叢書集成續編

一八四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八四册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宋

劉左史文集四卷……宋　劉安節撰　永　嘉　一
王魏公集八卷附校勘記一卷校勘續記一卷……宋　王安禮撰　金　華　一一一
金華唐氏遺書十四卷……民　魏元曠撰　豫　章　一二三
詩解鈔一卷……民　胡思敬撰　三　九
九經發題一卷……宋　唐仲友撰　金　華　一二八
魯軍制九問一卷……一三五
愚書一卷……一三八
悅齋文鈔十卷補一卷……一四五
誠齋策問二卷附校勘記一卷校勘續記一卷……宋　楊萬里撰　一二五
倪石陵書一卷附考異一卷……民　魏元曠撰　豫　章　一二五
胡宗楙考異　民　胡思敬撰
舒文靖公類藁四卷附錄三卷……宋　舒　璘撰　四　明　二九一
徐時棟輯校　宋　倪　樸撰　續金華　二七一

袁正獻公遺文鈔二卷附錄三卷	宋　袁燮撰	四	明	三九一
雲谿稿一卷	清　袁士杰輯	續	金華	四二三
格齋四六二卷補一卷附校勘記一卷	宋　呂皓撰	續	金華	四八三
敏齋稿一卷	宋　王子俊撰	豫	章	四四一
宋簽判龍川陳先生文鈔二卷	民　胡思敬撰	豫	章	四四八
四明文獻集五卷深寧先生文鈔摭餘編三卷補遺一卷	宋　呂殊撰	續	金華	四八三
雪窗先生文集二卷附錄一卷	宋　陳亮撰	明	辨齋	四八九
勿齋集二卷	宋　王應麟撰	明	辨齋	四九一
	清　葉熊輯	明	辨齋	四九三
	明　鄭眞輯	明	辨齋	四九五
	宋　孫夢觀撰	四	明	六九五
	宋　楊至質撰	宋	人集	七四七

劉左史集

孫氏周易詁

元祐紹聖間程先生講道伊洛東南之士多從之游而爲永嘉倡者太學博士周公起居郎給事中二劉公也嗟夫人不可不知學學不可不知道世之曰先王行市人者其誰曰不知學哉學而不知道文字章句之間聲音笑貌之末外浮而內不實言出而行不逮非學也假學以欺人者也是其自媒寵利與之俱汩耳禍福得喪之衝安有所存者邪夷考三公之出處時右新學進而之他甘心指黜曾是師伊川爲荀賤者祖鄒志完於詩張旁出之時挫蔡京於炎勢方張之日不移不撓之功大矣不然以位達以文名前後相望也而學者於三公則祠遺像而矜式誦空言而則慕亦反其本而已矣

臣等謹案劉左史集四卷宋劉安節撰安節字元承永嘉人元符三年進士官至起居郎擢太常少卿出知饒州遷知宣州卒於官是集不知何人所編前有紹元剛序標題頗稱劉左史集而其文始終以周爭劉安上與安節並稱謂之三先生孫諤議謹按留序所謂太學博士周公出程門故留氏以之耶稱此已與二劉同爲周爭劉則失之不攷　此又祇言其氣節而無一事及文集莫之詳也其編次頗無法首以奏議次以表次以疏狀是矣而以功德疏入之疏狀則爲失倫又次以應酬諸啓冠墓銘之前又次以祭文青詞冠經義論策之前則顛倒尤甚終以漁樵問對其名與世傳邵子書同核其文亦皆相合考晁公武讀書志稱漁樵問對一卷皇朝邵雍撰（按此爲讀書志之原文故設爲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邵氏門人記其舊聞謹附識於此）　言其祖之書也當考云云則漁樵問對有謂出白邵子者有謂邵子之祖者均不云安節所撰不知何人編入集中然以太極圖歸鶴林寺僧壽涯以先天圖歸華山道士陳摶儒者皆斷斷爭之以此書歸於安節而儒者未嘗駁其非或亦疑以傳疑歟安節出伊川程子之門其生平略見卷末附錄上蔡語錄三則及許景衡所作祭文墓誌中其文章亦明白質實不失爲儒者之言經義尤明白條暢當時太學之程式後

臺 纲準初 07 版

奏議

論謹擇皇子官屬

臣聞天下之本有三法度皇子人材是也而法度人材又以皇子爲之本皇帝陛下詳延俊良列於庶位恢張綱目細大畢舉實祉稷無疆之業乃者皇子就傅選置官屬爲之輔導獨出宸鑒之所識擢可謂急所本矣臣聞資誼言曰天下之本繫之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胡善侍講記室之職實掌教諭前日慎求既已精矣而左右者亦不可以不慎謹論教之官遍見有時左右之臣朝夕於側所以服習積貫者爲賴已多必得其人乃克有補方今近侍之臣其賢與否固已不逃陛下之鑒察矣臣願慎擇莊恪純厚而博學者以充左右之選左右罔非正人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元良正而天下定矣苟羣枉雜進則治忽以分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論尚同之弊

臣伏覩獻歲紀元之號曰改和謹白神考稽古立政實創厥始繼繼承承至於今日損益克底於中此政和之實也然臣聞之和與同異可否相濟曰和可可否否曰同曩者朝廷立法之初意甚美也而議論之臣曾不爲國家深惜惟務希合以濟其私往往順承太過浸失本意臣尚同之弊也幸陛下神聖獨斷親洒宸愉以勅有司參酌前後之宜悉從中制一代之典遂成完文應時惟和適在今日夫同者憂其說之不合一己之私也和者惟義所在天下之公也願陛下明勅羣吏各公乃心務輸忠悃毋徇己見參於至當以合乎孔子所謂不同之義則政和之效由前古矣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此言湯政之和而獲天福也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表

大觀改元賀正旦

開歲發春帝方出震體元御極王乃憲天肆皋后之在朝開明堂而坐治隆名從古縟典備今申賀誰惟皇帝陛下睿智有臨謙沖不伐維紹休于烈考以欽命於昊穹正月始和茂對乾元之首大觀在上一新漢號之孚爰舉盛儀用昭鴻烈奔旅庭之萬國儼執玉之千官坐廻威容密符辭祐臣適將使命由技學官去國遄時望不逮於一咫奉觴無遄須徒極於萬年

賀天寧節

電繞斗樞上昭乾緯虹流華渚俯貢坤維凡居二氣之中咸御千齡之會歡然萬口蠭若一辭伸賀誰惟皇帝陛下嗣守丕圖誕膺明命無疆之厥如日之升有渰之年與天同久五百餘載適丁一遇之期億萬斯年爲愛四方之賀臣幸逢休旦明被誤恩奉使者車雖無神於言部覩聖人壽窮有慕於堆丹

賀收復洮河積石

廟謀獨運坐攄羌戎沙磧一空願爲臣妾捷奏交馳驟聲四馳伸賀竊以高宗之伐鬼方商師必克宣王之征玁狁周道復興然動兵久至於三年而開國僅聞於百里功著二代言垂六經矧我聲復臨洮遠連積石極司空伯禹導河之所自抵博望張騫尋源之所窮坐收岸地遠境之功遂無亡矢遺鏃之費戎車所至莫不相迎不逾浹旬之間

奄有千里之遠貿然上古邈爾擬倫非有陋神武不殺排浮議紛紜之眾運沈機毋忽之先顧言有苗之征無遠弗屆迺淮西之烈惟斷乃成臣荷國誤恩逢時休運靖王闔之葬誼嗣崇之傳上金縢之篇獨遺譬紳之列

賀九嘉瑞

鑄九牧之金成一代之寶聖讓有作國勢益隆中賀竊惟神器之廢興頗與天時爲消長周遷洛邑爰開卜世之祥漢得汾陰亦重紀年之號或襲於前而非作或得其一而靡全尚能對天罔休作固重鎮著在信史播爲美談烈去千古億載之間而成九鼎萬鈞之重煥矣龍文之爭耀炳然金鉉之相鮮眡之神宮名曰大寶蓋歷世所不克爲者非聖人孰能與此歟恭惟皇帝陛下以寬沖接下之德大

養羣賢以聰明周物之智取新百度盡欲銘功於不朽又將保祚於無疆質鬼神而無疑配天地而不悖孝思斯格固無飛雉之來升神物所存想有黃雲之在上臣獲聞縛禮扃使一方瞻望漢庭雖貴預吾帥之對猶參夏鼎猶能預大禹之功

饒州謝到任

楊檗散材一無可用乾坤大度何所不容顧雖煩言排孽之餘猶玷千里師帥之寄藏恩深厚撫己兢慚中謝伏念臣頃迂誤偶然遭際龍墀賜對初無可採之言爲府備員誤膺不次之選履舟冗散顧跡清華所宜激昂少報知遇而乃攝承言路未及旋明定省親庭遽爲辭去以主記室之吏薦聞常朝廷進退之恩莫非曲折臣子辭受之義猶昧幾先是皆臣罪之當誅敢容人言之可畏投閒置

微誠仰干慈祐伏願皇帝陛下珍符錫瑞祚延洪嗣歷無疆新又新而不息降年有永朔復朔而惟休大敷皇極於黎元以享太平之盛福

天寧節進銀狀

右前件物充晉國之土貢出魯洋之帶餘伏以虹電流輝於赫聖神之運梯航納貢交修臣子之恭剡適昌辰明命萱儒宮之多士將使節於一方雖由呼者三莫預上觴而稱壽然庭實旅百宜有內金之示和幣地虞虡之餘少効楚芹之獻誠非物稱愧與懼并

又

右前件物虞虡之餘禹貢所載竊以握符御極適啟運於聖神奉幣獻琛爰輸誠於臣子莫不旁連海嶠駢集梯航矧惟一介之臣親遣千齡之會蒙恩已厚論報惟何上萬年之觴獨遺鴻鵠之列致五官之貢敢忘螻蟻之誠願莫稱於情文第彌深於祝頌

劉左史集卷十一　五

又

右前件物邦國之常臣職所謹伏以五百餘歲適丁一遇之期億萬斯年翕受四方之賀梯山棧谷聲教航珠莫非王土之毛曾何臣力之有顧以一介遣遣國恩嘉與諸生講明學政上觴稱壽悵莫緩於朝班內金示和願遠充於庭實情非物稱愧與長并

明堂進銀狀

右前件物繄晉國之土毛充侯服之祀貢竊以惟聖瑪能饗帝允屬熙朝而至孝莫大配天肇修縟禮濟濟齊走之在廟戩戩左右之奉璋莫非王臣各揚爾職而臣猥以一介遣遣國恩嘉與諸生講明學政使臣有命莫陪執豆之

恭王祭不供宜獲包茅之譴軌轍不牖之賦以敘無能之副顧勿稱於情文第彌深於兢懼

啟

代賀林樞密

伏審榮被宸恩擢參機政十行錫命奉綦禁之新書再拜揚休識青氊之舊物華夷交慶朝野共瞻恭惟某人學造古初知周事表言行不渝於素履謀謨多見於廊功實賢興能六卿之遺典制禮作樂三代之宏規凡曰制度云為之經必資討論修飾之力以至入侍從纂出擁旄韜尹眾大之區曾茂一人之獄典銓衡之選各當羣吏之能非遑盤根安知利器如遊餘刃不見全牛可謂周才蔚有成績久著聞於輿頌寶簡在於上心進登樞機大奉帷幄朝廷之勢已增重於萬鈞樽俎之間自折衝於千里某風蒙麻菟無從臨風徒劇於再三濡筆詎殫於萬一

劉左史集卷十一　六

代賀宋右丞

伏審拜命中宸提綱右轄之紀綱朝野具瞻華夷交慶恭惟某人養剛大之氣挺璟瑋之才射策龍墀光生華布抗章烏府聲動簪紳金百鍊而更剛松四時而不改禮樂載講爰藉遠猷學校中興悉資碩畫力其持於國是心自結於主知果副簡求益隆眷委朝廷斡正安若太山而四維祉稷撫驅北戴明堂之一柱某蒙恩滋久主德猶新緬想教言隱然在耳適縻官守邈爾承顏望風常極於再三濡筆詎殫於萬一

代賀梁右丞

伏審拜命中宸提綱右轄增重本朝之勢益隆寰海之瞻

恭惟某人識量淵涵才猷穎拔丹誠許國盡自結於主知
洪業在民懋久頒於與望頃自地官之重仍專天府之繁
昔時所難不日而理僉謂有所亟登九成之儲猶狂之間
曾蔑一人之獄方須皐陶之底績果聞虞帝之念功進總
憲綱參持政本大賢在位勢已固於金城和氣致祥時遂
調於玉燭某蒙恩滋久聞命維何大廈以成喜宴深於燕
雀慶雲所庇惠豈間於荊棘顧以頑冥之資叨飾陶冶之
賜永言欣幸倍百等夷

代賀徐右丞

伏審拜命中宸提綱右轄增重本朝之勢益隆寰海之瞻
恭惟某人博學究乎古今勁氣貫乎金石方冕旒之垂聽
職臺諫以讜規遐時中更秉志不易雖風雨以雖晦松冬
夏而自青抗直辯明引義慷慨戔然強禦之畏休有忠讜

之風在廷諸儒無出右者雖古烈士何以加諸用能定國
是於紛紜之中結主知於啟沃之際夕郎批勅力可回天
版部理財政開富國雖指不次之舉本宛非常之才及此
綸言擢之柄任朝廷既正次若太山而四維祗現寧壯
哉明堂之一柱某蒙恩滋久聞命維何詎膺鏞鍾之餘猶
是門闌之舊撫躬何有欣白附於青雲企踵爲勞嘆末披
於宿霧永言慶懌倍百等倫

代賀薛內翰

伏審親屈使軺肅將王命越從水之畯進直金鑾之崇
儒道有光士林相慶某惟某人學海舟航方雅
洋之盛新蹤綽紳而登用入陪
庶比隆於周室四科取士未專
前邁難風雨以雖晦松冬貞而

力振久陰之宿霧還我大明經二迴既倒之狂瀾須古救
天風中命雲漢成章顧學政更新撫非極一時之選惟備
宗難繼是以終三年之淹士論未平上心方眷花砌晨入
日影未移蓮燭夜歸漏籌頻轉豈止掩芳於三俊直將比
美於六經某梓里諸生芹宮一介戲陳組豆嘗爲同隊之
魚景迫桑榆獨作空羣之馬仰飛黃之騰踏笑斥鷃之翔
翔管席甚疏尚幸故人之不棄廣門在望未知何日之可
登倘容附驥之蠅一振處鷄之鶴誓將碎首報以終身

代賀朱都運

伏審光奉皇恩榮司漕計近在西郊之外寤爲諸路之先
宸睠甚優師言惟允荼惟某人美出世濟忠以孝移艱嘗
備歷於百爲險易嘗持於一節馳驅奉事久矣賢勞懇惻
抗章遽以疾請方聖主進爲之日豈賢人退處之時果爾
公者鄰門一由郎吏相迎滿目山川依然前日之舊爽道
父老恍若故鄉之歸習俗便安吏民懽悅某頃依北覆每
荷吹噓屬守官箴致妨實謂惟貧賤於召節嘗面賜於慶
面尚托餘輝少安綿力誠惟忻幸易究敗宜

代賀盧轉運

伏審光奉宸綸寵更使繡暄行軒之在邇輿太都以交欣
恭惟某人德器靚深久膺士論才猷明敏參結主知方皇
家廟算之才復周室鄉兵之衆出持便節往按邊封白陝
以西已餘蹺勇惟晉之舊更籍規爲大修充國之屯田廣
募魏氏之武奉茲惟上策允屬全才方圖慶福之修先尊

代賀孫答曰

伏審被命申宪按兵劇部周才搜試公議攸歸悉惟某人茂著風猷雅宏器業詞章藻麗久播儒林政術設施方隆宪睠爰自對敭之美寵將出使之權制晉鄭墟曰古弦國盡好武出於天性自昔而然而敎兵誠之民間於斯爲盛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何待三年可使有勇坐令二虜罔不畏威卽拜優恩以彰成績顧惟不敏實仰高風欽頌之誠敎言曷究

代王漕賀馮提學

伏審光膺詔符榮擁使軺蔚爲多士之依歸允副一時之遴選國家遭時定制稽古建官實興賢能周鄭師之分職衍行都國漢博士之觀風無非愼簡於宗儒於以補將於

使指恭惟某人士林擢秀學海資深絳帳橫經已變貴遊之習繡衣持節更恢化育之功矧夫大河以東全晉之地文學宗子夏之富經術推仲淹之窮今古相望顧流風之未泯席序設敎方盛世之所先行視牖軒之行一開洋宮之化異人間出髦士攸宜顧實論材則同大部倘攝官面承乏徒盡瘁以在公況宗風務之非專爲有舊政之可告仰高澤久暱德來遲傾頌之私敷宣罔究

代吳提學謝執政 吳以遊曦言事謫學事

刻章失當自抵刑書議問從寬止還銓部罪深責淺恩重命輕伏念某樗櫟散材久知無用斗筲小器終愧易盈頃新三舍之文誤膺一介之使雖更異議不負初心萃輶能言必也能行詩書所稱豈有異致公卿之選悉由此途凡其一時出長大治之庶官或非大鄉時書茂效之多士待以積久取之盡公斯民所以直道而行在昔稱爲至治

之極降及後世澆於末流以六藝爲繁文謂士庶非急務太常受業徒評平日之空言列郡應書盡出臨時之私意上之所求幾於無用下之所學亦非可行不知操縵之爲安焉有讀餅之可食噉矣千載循乎一途此衰世之恥所以相尋而聖人之道未之能復悲惟國家承百年之積弊恢七世之大猷泛觀古今洞見根本謂兩漢而下所以失由觀人以一日之長而三代之治所由興盡入學有中年之功乃闢賢舍以來俊英增弟子之員旌新書之萬卷春誦夏絃而經以師授月書季考而士由舍升既考之於鄉常復試之於倉卒且環橋者億萬不已多乎及揚觶之再三僅有存者故自元豐之肇造迄乎紹聖之續承雖有求者累年於茲而所得者數人而已宜獲異材之間出以彰新法之大成如某智不適時學方爲己徒以雙親孝養

未忘干祿之心三舍序升武重興賢之禮俛首百試族身七年幾成上考之功猶屬中變之法頃造公選再程爰文言實工於前時名亦玷於異等知其非幸許以從新方虞再黜而衰甘爲殿後不謂適矢復脅領之無功進旦望雲之有日蹟其所自敢不知歸茲蓋伏遇某人云云頃膺明命而董學官幸升大子之堂獲就諸生之列參乎末達方求一道之歸假也何如或許片言之是待以殊等由於眾人雖華塗浚逝於宦司而雅意不忘於璧水龍門益峻猶許再登爲馬方疲幸叨一顧緊餘光之下庶使朽質以生榮故於選掄誤被收錄力採聖賢之闕域誓窮師友之淵源

謝王學舉改官

孺文論荐方有賴於二天北海爲賢譚見推於一騎願藝

龍之無取辱聲聞之過情豈其所宜祗足爲媿竊以保舉之法古稱至公請託之私今爲後患以言故不若親之近以論才不若勢之嚴拾此二端未知一可儻非大賢之特達自拔流俗之卑污苟爲清朝舉一寒士如某者服畸冷族佔畢爲儒頃緣三舍之書生擢預外臺之屬吏芙蓉泛水幸厠英游松柏成林獨慙駑植坐見飛黃之驟蹈分甘斥鷃之翔翔自知非才每以無怨剡洋宮之長育貢簑筆之丁寧官各攸司顧簡書之可畏言非有補川澤以何爲提空師以焉歸儲舊巢而是託左車餘膚曷足與謀管仲困時固多不列所宜剡章而薦貴乃復借譽以共言豈有淺能可希寸進此蓋伏遇某人秉心近厚立行有常范叔甚貧嘗有一日之雅而晏嬰雖久不忘平生之言曲憐留滯之餘加畀吹噓之末其爲賜也不已多乎某敢不祗服官儀益修士檢至所未至聞所未聞非曰能之倘遂古人之志可無愧矣不虛國士之知

謝司業改官

膺門餘地雖幸登龍融帳多賢敢希鴈鶩省躬有愧荷德無窮竊惟中古以來未有今日之盛鄉郊置學環水爲池淵然道德之流邃矣詩書之府維時工匠作我主盟凡厥抱材咸希推轂矧兆司於鼎洋悉隸籍於虞庠顧之偉人以光清塗如某者門闌棄物湖海散材偶緣三舍之諸生擢預外臺之屬吏追隨使命幾披汾晉之山川猥濫師承徒夢棹雍之鐘鼓每惟疎遬久此棄捐命賜自天人孰爲地不謂大賢之特達曲憐小己之遐遺借以片言俾之寸進蓋蓋伏遇某人善惟引類美務成人謂其少學藝文談中程於上客雅知規矩常侍席於先生曲矜留滯之餘加畀

吹噓之末其爲賜也不已多乎某敢不益進初心力修舊學遠採聖賢之旨趣上承師友之淵源非曰能之儻遂古人之志可無愧矣不虛君子之知

謝葉博士

烏府備員方慙非據蠲蚼庇職敢幸見收諒難愜於師言已追還於成命過蒙矜恤豫賜褒揚義不敢當愧無以處倘憑餘庇之及獲安舊職之常荷德實多敘言奚究歲云暮矣物不終窮賢者履之福將自至竹膺異數式慰鄙懷

墓誌

宋國寶墓誌銘

永嘉宋君國寶既歿之明年卜以九月甲申葬於郡西寶塘原前期弟某狀君行以書抵辟雍錄張煇子充曰某不悌不能恭厥兄天降之罰以不畀於我家今葬有日儻不得賢者銘以垂不朽是重某不悌之罪也況兄於今監察御史劉君厚而執事劉所敬也若因誌事以請必得銘一日子充詣余致其言且曰若國寶銘無愧矣余既知君又重違子充之請遂序而銘之君諱之珍國寶其字也先生九歲喪其父家貧能自謀學不爲異業奪比長益砥礪爲節行非其義不一以毫挫於人謹身約用以取給有餘輒班其兄弟之貧者居平不妄言笑不以色假人人若不可

得而親至所與交必傾倒爲之盡情骨清氣爽望之可知其人也年三十二始以進士選爲台州司理參軍有告坑戶疑其匿官白金者不實法應杖吏受賕欲寘之流君曰在法告不稱疑雖不治可也而反坐之耶問之歷之勢竟不爲變獄無小必躬閱不專委吾吏所平反者甚眾歲餘丁母憂徒跣扶柩旋葬某鄉備極哀瘠廬於墓者三年服除調應天府穀熟縣尉所部兵獲强盜或詰以躬捕爲名可增秩君曰以欺冒賞不忍爲也勿聽初君嘗上書言事坐是齟齬不進故再尉會稽遇俗率以春月競渡其費用一切皆官爲取之民蔵病其擾而在位者苟覬娛嬉方務極奢侈府丞意喻諸邑邑倒以尉督辦至君獨詣府條其不可者三一府闃然皆爲君難之君不顧其事竟不行大觀三年詔削黨籍君曰吾罪滌矣庶幾伸其志者明年

祭文

祭婿立之

嗚呼余與汝家世爲婚姻故復以女託汝終身如何五年有子二人一初學語一方在衽汝遂往矣彼將誰親嗚呼哀哉孑復何言灑酒告誠淚潺湲

薛承奉祭立之

女子之生於人是倚嫁也倚夫夫沒倚子嗟爾母兮初喪爾父家事多難將子是付子復往矣母將疇依二弟尚幼嗚呼母悲嗟我矗明婚嫁初畢謂已無累矣倏終日如何至今百累猶存嗷然之翁而哭諸孫嗚呼老矣爲累滋多未化之身爲之奈何

代賈道祭婭立之

天禍我家降之百殃歲在癸酉我兄棄亡期月之間再罹父喪今汝又往使我重傷慟昨與汝付翁之側諄言從容

汝有倦色翁曰往哉汝其歸息年未及壯已入老境其能久乎有嗣爲幸時余與汝雖聞此言親親之心亦冀不然孰謂今日天不汝假追念昔時我淚如瀉嗚呼哀哉人孰不死汝爲不遐人亦有天汝爲可嗟汝母班白汝兒咿哇汝弟汝妹曰未室家逝去之夕對我欲語氣出如線幾不能吐余曰吁哉其屬我親乎豈敢忘猶有鬼神領以應我去無及矣骨肉在旁環其泣矣嗚呼哀哉汝其無可奈何兮乎亦無奈汝何兮

立之移喪路祭

聞諸古人喪先遠日豈便於生惟死是卽乎之云亡日近三七肉未及寒輿置他室抑又聞之於親恠命是行豈其死也而異於生吾親苟寧亦子之情往以安之勿怖勿驚

祭丁逢辰

嗟我逢辰名家以儒不說方士不師浮屠獨抱六經以恢聖謨曰異此者則非我徒翕然高門不戒而孚子如其父戊辰闈多士逢羣舉經行以公應書事乃中沮賢網之疎臨川太息失吞舟魚公曰命也歸與歸與笑指東郊先子舊廬詩書可樂琴瑟可娛盡往葺爲子將隱居命二三子無乘是圖以講以問則孚與俱學也早達詢宮海隅綠服從侍式歌有餘天不相人冢子云殂慈懷孔傷秬憂成痾竟以不救吁亡已夫嗚呼哀哉日逝月徂窀穸告期永隔幽墟會是婚姻君之葭莩今此長往心焉何如侑祭以文君其知乎

祭吳助教

天之降才非徒生之人之負材終有一施昔者莊惠伯王之師進僚於功退僚於貴惟公之初家事未治日與其季出謀斯爲不有居者孰營余私汝盍往學余爲汝資舟車所適水泛陸馳閱歲幾何各獲其期季以學顯公以幹推俱爵於朝同功異宜亦既知足幡然改思卜居東嘉養氣自怡剛直有禮信而不疑歲推其餘以畀宗支鄉黨族屬服其義慈咸謂五福有全不虞嗟公平生未嘗丐醫一旦遘疾乃久勿支逝去之辰神魂欲離猶能晏然與諸孤辭嗚呼壽矣夫復何悲惟是鄰里游從有時載燕歡笑旣相諧熙願託婚姻以永不衰通好未幾公疾已危遽云逝矣迅弗可追再拜柩前奠此一巵想公精神死猶有知

祭王正翁

嗟嗟正翁而遽然耶其一去而終不復返也耶昌公之赴

官臨川也予往江心孤嶼餞之曰公仕矣且去鄉里其亦有私事未集者乎予不敏願竭力焉公曰吾仕矣又何求然吾他日歸廼未有廬可庇者公愛我蓋爲我營之予曰唯唯公既就道余惟命匠治公室是勤室且成公亦代有口予固銜夜望公之歸以寘其居也而乃沒於中道也耶其託我以居居成而不得寢處之也嗚呼哀哉是月也公之子將以公之柩葬於西岑之原故悼公之不復見也敬侍母親往以薄奠祭公於新居之正寢惟公有知其鑒斯文以審我哀

祭方積中

昔公妙齡秉筆學文朝謁白屋暮而青雲如何十年挾囊求仕抱璞以泣蔑然知己我初見公謂才可求公亦自信學以日修造其不遒謂命之使公亦自疑學其已矣吁嗟

人生各有所營退必獲利進必獲名公之營身豈云不力云胡二者而亡一得我意天理否人則通昌有如公竟坐此窮天不可知才不可恃公之長才命止斯爾日沒復出公歸不還登公之堂莫承公顏我酒既清我肴既潔哀以送之終天之訣

爲林思廉祭林介夫

大道之行維國求賢往往其君擁篲以先後世多私維賢求國倪首有司以幸一得偉哉先生則異於是曰予之學初不爲利胡爲去親千里決科丐祿幾何出耕東阡入奉北堂夫豈無他而行一鄉孟子去齊國人矜式王通河汾訟者自息施于有政是亦正人奚其有爲先辱其身維此麟經將聖之志諸儒屑屑莫究厥義微發大旨析其異同一時諸公舍已請從嗟余晚學實愚不肖會謂

先生肯賜之教誨我諭我謂我宗盟勉我以學忘其不能維是頑庸莫堪讚策先生之教夫豈不力尚期終身佩服不遺如何中年天奪之師嗚呼哀哉自今以往凡我小子孰勸孰奬考日惟貢輩車東馳訣祭一觴誰知我悲

祭陳八夫人

昔我伯姊首歸諸陳不竟其壽卒從夫人夫人之初適於夏氏有子而喪實我兄子陳爲吾姊夏爲吾姻者好之再敦夫人親鳴呼哀哉昔我往節拜夫人壽今也則亡來哭其柩我酒既酌我肴既陳聊以祭之嗚呼夫人

又

嗚呼夫人而命然乎前年之春實喪厥夫靈柩在堂未先大葬如何夫人亦繼而喪嗚呼哀哉宗家堂堂惟君子經之營之實夫人爾承之嗚呼今其往矣將誰使承之惟夫

人有知其福爾子孫以慰我親姻之思

詩詞

爲子孫保安設醮

天聽雖高不疾而遠日監在下有感必通頃緣陋息之負癘嘗漸丹誠而敬懇賴神之賜厥疾有瘳是用嘉長共陳洪會玉虛金闕仰投摩爾之誠風馬雲車也見翻然而下有酒惟旨有椒惟馨雖邊豆甚微物無以稱者然精誠所至神其吐之乎

經義

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

立法而授之侯者王也奉法而施之民者侯也先王之於諸侯列之爵分之土豈私厚之哉代王行法於是乎在然而人之情也遠則易忘法之行也久則或弊以易忘之人

奉或獎之法苟不有人以稽正之則禮法亂於僭擬法度壞於因循異政殊俗莫之統一而先王所特以維持天下者將不幾於廢弛乎是故周官之制每於十一歲之久必使行人之官以巡天下之邦國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者凡以考正諸侯之治故也謹瑞以合驗節以示信而用之交四鄰者也度以度長短量以量多寡而用之以平百物者也牢禮者行人禮九牢之類用之以禮賓者也數器者若典命各眡其命之數用之以爲儀制之者也夫邦國之地封疆百里比之王畿雖曰壤地褊小然所以交四鄰平百物外之禮賓內之飭已與夫制而用之揆而制之一皆有賴於頒者之法一法不舉獎之源也則欲撫於邦國者可不考而正之哉何則瑞節所以爲信也瑞非其瑞則

朝會有辭鄙非其節則門關有禁而邦交有不達之國矣今也六瑞之用辨其圭璧六節之物異其金竹所以達之也度量以爲平也布帛長短同而度不相若五穀多寡同而量不相若則童子有適市之欺矣今也五度之則正其分寸五量之容辨其會合所以同之也牢禮之具所以同禮五玉此舜巡守之日也而周官之制乃使行人考於前期之一歲何哉蓋帝者之政富於德儀物少而用度省則是於伯而不成其爲侯矣子男矣今也牢以命而爲之禮使之無虧焉所以成之也數器之節所以辨等也侯伯以七爲節而僭於九則異於侯伯之禮矣子男以五爲節而僭於七則異於子男之禮矣今也器以命而爲之數使之無異焉所以同之也道與時變法隨俗易書之所戒今見其虧焉所以補之失者救之此法則之損益也瑞節也度量也牢禮也數器也有不可已者所以修之也瑞節之制於子男以五爲節而僭於七則異於子男之禮矣今也器以命而爲之數使之無異焉所以同之也道與時變法隨俗易書之所戒今見其虧焉所以補之失者救之此法則之損益也瑞節也度量也牢禮也數器也有不可已者所以修之也瑞節之制於子男以五爲節而僭於七則異於子男之禮矣今也器以命而爲之數使之無異焉所以同之也道與時變法隨俗易書之所戒今見其虧焉所以補之失者救之此法則之損益也瑞節也度量也牢禮也數器也有不可已者所以修之也瑞節之制於子男以五爲節而僭於七則異於子男之禮矣今也器以命而爲之數使之無異焉所以同之也道與時變法隨俗易書之所戒今見其虧焉所以補之失者救之此法則之損益也瑞節也度量也牢禮也數器也有不可已者所以修之也瑞節之制於子男以五爲節而僭於七則異於子男之禮矣今也器以命而爲之數使之無異焉所以同之也道與時變法隨俗易書之所戒今見其虧焉所以補之失者救之此法則之損益也瑞節也度量也牢禮也數器也有不可已者所以修之也瑞節之制於子男以五爲節而僭於七則異於子男之禮矣今也器以命而爲之數使之無異焉所以同之也道與時變法隨俗易書之所戒今見其虧焉所以補之失者救之此法則之損益也瑞節也度量也牢禮也數器也有不可已者所以修之也瑞節之制於子男以五爲節而僭於七則異於子男之禮矣今也器以命而爲之數使之無異焉所以同之也道與時變法隨俗易書之所戒今見其虧焉所以補之失者救之此法則之損益也瑞節也度量也牢禮也數器也有不可已者所以修之也瑞節之制於子男以五爲節而僭於七則異於子男之禮矣今也器以命而爲之數使之無異焉所以同之也道與時變法隨俗易書之所戒今見其虧焉所以補之失者救之此法則之損益也瑞節也度量也牢禮也數器也有不可已者所以修之也瑞節之制於子男以五爲節而僭於七則異於子男之禮矣今也器以命而爲之數使之無異焉所以同之也道與時變法隨俗易書之所戒今見其虧焉所以補之失者救之此法則之損益也瑞節也度量也牢禮也數器也有不可已者所以修之也瑞節之制於子男以五爲節而僭於七則異於子男之禮矣今也器以命而爲之數使之無異焉所以同之也道與時變法隨俗易書之所戒今見其虧焉所以補之失者救之此法則之損益也瑞節也度量也牢禮也數器也有不可已者所以修之也瑞節之制於子男以五爲節而僭於七則異於子男之禮矣今也器以命而爲之數使之無異焉所以同之也道與時變法隨俗易書之所戒今見其虧焉所以補之失者救之此法之大常所不可得而變易也故達之成之同之法則也此法之小變所可得而損益也故脩之大常者使之同而不可踰所以成法之善小變者與之脩而無獘所以救法之失一常一變而邦國之法盡在是矣孔子曰誰能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此之謂也雖然先王之撫邦國豈一日之積哉存省及於五歲則察而治之者既至於三矣書命及於九歲則論而勉之者又至再矣猶以爲未也於是有十一歲之考考之悉矣於是有十二歲之巡守察之不若論之爲益論之不若考之爲詳考之不若巡守之爲大故曰修法則而上行人之事也至於巡守則王往治焉此先後詳略之序也然王之巡守非可遽治也是必行人之治之於先然後王乃巡之於後考之於先不爲幅員之巡於後不爲周人是故變禮而不從者可得而流之也卓制度而爲叛者可得而討之也討流之罪重矣而先王行之不憚者亦有行人孜孜而已矣是以王者之治至簡而詳至約而博有功諸侯莫不各諫簡度以承天休無或亂常以平先王之誅書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綏厥兆民此其致治之效也蓋然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此舜巡守之日也而周官之制乃使行人考於前期之一歲何哉蓋帝者之政富於德儀物少而用度省則巡之五歲爲已數矣王者之政富於儀物多而用度費則巡之十二爲已疏矣數者易治疏者難察則行人孜孜其事以爲之先尤周政之不可忽也至於來歲而王又考之矣書曰考制度于四岳此之謂也方是時也巡守至於十二歲之久而未聞以疏爲患者蓋達達法則同數器一度量論禮樂而正人合方氏掌交之官歲時往來既諭之矣

至十一歲則行人又考之及將巡守則職方氏又戒之以其法備其官眾故也述夫法壞於後世而行人之屬亦廢而不修於是諸侯之政亂於衛諸繆數器亂矣兩國爲之交質何行於瑞節諸侯皆去其籍何有於法則起數法者皆先王所以綱持天下之具而乃廢弛如此宜乎憒亂於後世而欲行政於四方者猶以權量法度爲心焉嗚呼使之得行其道則仲尼之烈是亦周公而已豈不惜哉

以周知天下之故

以天下望一人則受責爲甚重以一人臨天下則用力爲甚微夫以甚微之力而任至重之責則刻主至廉列侯至眾君之足力有不給矣萬民利害之情有不給矣曷不給曰不周焉爲之酌人君者幾何不負天下

之望哉是故周之盛時設爲小行人之職以巡邦國之諸侯治其事故而因以察邦國之政民之利害事之得失天時之變人治之常一皆載之書以告於王焉是以執要之君有不必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者以有此官爲之巡行故也不必自力察乎千里之外者以有此書爲之稽考故也得其人以識其書則天下之事有不足知者矣故其職曰以周知天下之故夫王頒常法以授之諸侯俾奉常法以施之民可也奈何民無常利政無常得時無常順而乖戾之變有出於所遭之故者不有以知之則天下之不治有不

其於此乎是以先王之於邦國也必因行人使於四方以致其察焉喪恤貧補災賀善行人之爲使也萬民利害應治逆順凶荒悖亂康樂和親行人之爲書也奉使者行人之職而書其政治者特因之而已故先王之五物皆曰反命於王者所以遵其出也後之五物皆曰反命於王者所以紀其歸也其出也於以同休戚王之仁智所治王之智也行人一出而王之仁智兩得焉豈不曰法之善哉雖然行人所書特天下之故而已周知其利害者職方氏之書也周知其治者司會之書也職方者九州之圖一定之常典而已司會者四國之治三年之成功而已天下之事固有昔是今非而不出於一定日改月化而不得於三年者行人之書安可略耶隱先王既以其身當天下之任矣天下之利害吾身之休戚也有人於此疾疢之不

師氏以嫩詔王

任己者不足資人者有餘妍大者不足積微者有餘於大哉己者人之類也資諸人斯足以成己矣大者之理也君子於此有貴於學者豈以人固有餘於己微固有餘於大哉己者人之類也資諸人斯足以成己矣大者微之積也積於微斯足以成大矣故雖以王者之尊道體大則雖嫩也猶謂之微而已盍書之初生其端甚微若火之始然一撲之可滅也若泉之始達一隙之可塞也有能充之則燎原之烈成湯之盥自此以成人之爲善何以異此自充實之美進而至於光輝之大則吾王爲大矣自光輝之大進而至於化則吾王爲聖矣自化之聖進而至於不可知之神則吾王爲神矣夫進王於神道雖非師氏之所能而詔王以嫩爲之開端者實師氏之功也孟子曰左右前後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苟非其人則讒諂日進慝信日退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有不保其萌者矣一弊人倆諸眾楚人咻之有不能正其言者矣尚何足以成盛德者乎是故先王之時既擇師氏之官以詔王矣又使

之王舉則從者爲是故也雖然師一也有曰太師者三公之職也有曰師氏者中大夫之職也而鄭氏乃以師氏卽王之三公失之矣先王設官以道之至者爲公德之中者爲大夫公與王所詔者嫌其職之小大固不同矣故稱公以師則曰太師大夫以師則曰氏者義可見也然而師氏卑矣不嫌於稱師者蓋善之所在無貴賤吾知師其道而已庸詎知其人之爲貴賤耶觀先王名官之意而尊德重善有若此者則其詔王以嫌蓋無有一言之不聽者矣爲師氏者而有隱衷焉其先王之罪人乎

時見曰會

先王之正名資禮豈苟然哉因時以制禮因禮以定名如斯而已矣蓋禮有出於四時之常者朝覲宗遇是也禮有出於一時之故者時見之禮是也禮之常者在天有時在

國有經不待鎭圭之命而四方諸侯各以時至故名斯禮者亦各因其時義以道其勤而已至於無常之禮特出於一時之故而非若期焉者也當是時也非天子有以命之則諸侯莫知所赴然則名是禮者如之何亦曰惟我所以集而合之者以命焉可也大宗伯曰時見曰會其義一歟之始猶曰之有何則朝覲宗遇四時之常禮也春者朝焉夏者萬物相見猶人之有宗焉以春爲朝則秋爲夕而暮氣衰矣於此而見可謂勤矣故秋爲覲以夏爲相見則冬爲相辨而各歸根矣於此而見是適遠也故冬曰遇此四禮者皆有常期則正名其禮豈他求哉因時而已若夫王國有可議之政侯方有不寧之變於是將合諸侯而命事焉苟俟四時之朝而後國之則失事之幾矣於是爲位而會百神以祭之大會而祭之則眾矣此其祭所以謂之旅也蓋旅之爲義猶辛旅之爲旅也書若先王奠甲旅

王大旅上帝何以謂之旅

先王之制祭祀大豈一端而已哉無事而祭者也有故而祭者禮之常者五帝固有方矣百神固有職矣欲以祭之則卽其常位而已若特出於一時之故而非若無事之時爲祫也則會而不及卑與大而不及小則非所以嚴祀於百神於是卽上帝之位而會百神以祭之大會而祭之則眾矣此其祭所以謂之旅也蓋旅之爲義猶辛旅也書若先王奠甲旅

之法於鄉遂之中五家爲比則合五人爲之伍爲五比爲
閭則合五伍爲之兩爲四閭爲族則合四兩爲之卒爲五
族爲黨則合五卒爲之旅爲四卒而下其人衆矣則旅也者可名爲衆也自其無事而言之則
五旅之人散而爲民有事而言之則五旅之人聚而爲旅有至於五百人之衆矣夫先王之
制祭祀因有異用而同議者矣今夫一歲之常祀無事而
祭者也祭青帝於東郊祭赤帝於南郊祭白帝於西郊祭
黑帝於北郊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至星辰風雨之神各
於其位而祭之亦何異於五旅之民無事則散而爲一人
之寡耶及其有故而旅於上帝也則神不可偏祭力不可
偏及於是五精之帝日星之神風雨之師凡屬乎天者舉
會於上帝而祭之亦何異於五卒之人有事則聚而爲五

百人之衆耶惟其百神之旅於上帝非其常位也則又與
夫旅之爲逆旅者合矣陳而成列也則又與旅者合矣然則先王之正名祀禮夫豈苟然而已哉且以
下士之旅言之六官之長有至於三十有二人而謂之旅
者以其衆也六官之屬雖至於十有六人不謂之旅者以
其寡也幽而天神明而下土而取名於軍旅之意一皆以
衆爲義焉則夫旅之爲衆抑又可考矣雖然天神之祭固
多端矣致道以祭謂之祀祀昊天上帝也備物以祭謂
之祭燔柴於泰壇祭天是也盡情以祭之謂之享惟聖人
爲能享帝是也類其禮謂之類類於上帝是也造其所謂
之造類造上帝是也營衛其神而祭謂之禜日月星辰之
神緪雩風雨之不時於是禜之是也祀祭享無事而祭也
三祭而異義類造禜有事而祭也三祭而異名禜之祭止

謂致人之功水之勢致其下矣人之功致其深矣則水之
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川是皆
決高以趨下去淺而就深者也故其流行之勢蕩然無滯
雖有浮土不可塞也雖有腐薪不可遏也歷歲已久而滿
之爲利猶曰通而不窮孰謂不善滿者能之乎嘗觀禹之
治水也始於冀中於雍豫於兗曹因水之勢而導之下
故書曰九川滌源言其通而不塞也江淮河漢水之大者
也治九川如此則浚畎澮距川亦若是而已矣見以商周
承於其後雖其授田之法由於一時而滿澮之法一本於
禹詩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此之謂也若夫稻人之爲溝
也特施於下地者爾然其職亦曰以溝蕩水蕩之爲義泄
而去之之謂也大之爲江漢小之爲下地爲溝之法出乎
一理則雖神如禹聖如周公且不能逆水之性而治之況

於後世者乎

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若概而不稅是也掠取其物謂之斂若秋斂皮冬斂革是
也析而言之其義固異合而言之其用則同以閻師考之
農貢九穀園貢草木若謂之貢矣而其先曰以時征其賦
則知貢與賦之用同也以司書考之掌邦之九賦九政九
事此貢賦之謂也而其終曰凡稅斂者受法焉則知貢賦
與稅斂之用同也大抵理明之義不一而足有曰貢曰賦
者所以辨所取所供之義曰稅曰斂者所以辨所取所取
之義也貢賦之征大故司徒司書皆以貢賦爲之主稅斂
者物微故司徒司書以貢賦文所未盡者特言凡稅斂以
該之而已周官之時貢賦稅斂雖有異名而所取曾不過
乎什一者要其實而言之故也逮其後世諸侯侵叛莫之
知止以區區之稅而稅斂江甲田賦之法相繼而起其慢
經界於斯其甚矣故聖人勤勤輦之於經者其亦欲以正名

而救當時之失云耳

經義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惟大故能有容有容則爲物之所歸也孔子曰唯天爲大惟堯則之天下大物也非王德之大其能容天下之所歸乎今夫匹夫匹婦私營其身祖一身之外隘然若無所容此一身之所爲也不可以有家孤卿大夫士私營其家視一家之外隘然若無所容此一家之爲也不可以有國公侯伯子男私營其國視一國之外隘然若無所容此一國之爲也不可以有天下蓋家大於身故有一家之德者匹夫匹婦以其身歸之國大於家故有一國之德者孤卿大夫士以其家歸之天下大於國故有天下之德者公侯伯子男以其國歸之其德愈大則

其歸愈衆王人之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豈非天子有冒天下之德而能容天下之所歸乎冒圭之制刻之以象以驗圭也刻之以圓以驗璧也四方之諸侯大者執圭小者執璧各以其時而見於天子天子於是乎乘冒圭以臨之所以示其有冒天下之決故能受諸侯之來朝也昔者文王小國之君修德行道天下歸之書曰我咸承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是也逮王幽王暴虐無親雖其兄弟之國猶且叛之菀柳之詩所爲作也文王雖小國之君而有冒天下之德幽王雖有天下而行匹夫之行然則諸侯之從違斷可知矣先王制圭之意可不深念之哉然而必以四寸者小之至也於是乎又昭之以謙也老子曰聖人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其官車旗衣服禮儀各帀其命之數

傳曰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名器先王慎之不敢以假人者以信之所出禮之所寓焉者也公卿大夫士此名也有其實者然後得其名官室車旗衣服禮儀此器也有其名者然後得其器名器雖人君且不得而私也況於臣乎古之王者考實而定名緣名而授器立之紀律誡之典策信以是出禮以是藏使天下之人不敢犯如江河不敢越如城隅絕覬覦之心而滅陵犯之志者命立而分定故也周官設典命之職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命而曰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各帀其命之數凡以是而已命者所令也謂之命則若天之命萬物長短大小一成而不可易也上言而令之下稟而聽焉人豈得而私之哉諸侯之命以九以七以五皆陽數也人君故也諸臣之命以八以六以四皆陰數也人臣故也邦國之制既詳於諸侯而諸

臣之命尤不可廢是以公之孤四命帀眡小國之孤矣其德能衣被人則不可屬之卑者視子男之禮不爲僭也公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或以三或以再或以一則諸侯之德降而位卑者也故其臣之命數稍降而不爲辱其官室車旗衣服禮儀亦眡而畧各有筵宅各有度咼之爲貴或小之爲美而官室有制也乘樐車者不敢以乘墨車乘夏縵者不敢以乘夏篆旗各有等旂各有數而車旗有辨也元士之服不敢以黼飾大夫之服不敢以朱裸小人無赤韍之賜君子有繡衣之譏而衣服有

別也尊卑貴賤詳畧異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而禮儀有數也若然者非各眡其命之數其能若是之稱哉成周之時正邦國之位則有大宗伯之用則有小宗伯之禁令而典命者又載其命數而藏之有司若有辨則眡焉此邦國諸臣所以無僭命以犯上者也逮夫王室微弱諸侯恣橫先王禮籍之用盡其害已而尙之恥焉常旌時上不知所命下不知所承山節藻梲有如臧孫氏門反坫有如管仲宮室之制亂矣其車有如慶封諸繁纓有如于冤車旗之制亡矣殷服離衛有如子圍瓊弁玉纓有如子玉衣服之制失矣魯以肆夏享卻至周以上卿享仲父季氏大夫也而有泰山之祀三家陪臣也而用雍徹之樂而禮樂之制壞矣其始也諸臣僭諸侯其末也諸臣不僭諸侯而僭天子夫以諸侯之卑而上

僭天子之貴則錯亂甚矣尙何名器之足信乎是以後之君子思爲政於天下則曰周公之典在焉蓋將有所考而正之也惜夫

辨法者考焉辨事者考焉

結繩之政後世不復久矣聖人有作易之書契豈特以備遺亡而已百官以治實取諸此是故設爲治法所以與百官治人於明者也設爲吉禮所以與百官事神於幽者也百官之治才不必皆强智不必皆達而怠惰黯闇之政有不免焉然則先王所以治人事神者不幾於廢弛乎是故設之太史之職而六典八法八則之法祭祀之禮一具其文以藏之使大達而有辨者可以有考此辨法者考焉辨事者考焉所以爲百官之治也莫非法也六典治邦國八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凡以治人爲務者此太史所書之法也莫非治也簠簋之設內外之神爲務者此太史所書之吉凶也莫非事也宰司會逆之此無非以法爲任辨法焉則以太史考之盟考其法非掌其書者莫知其詳故也然祀之事宗伯建之肆師祭僕相之此無非以事爲任者及辨事焉則以太史考之以考其事非掌其書者莫知其詳也盟史之爲職掌官書以贊治而太史以大爲之又其贊治之大者也百官有辨於此考之焉乎而不可忘故邦國有治辨乎我考之六典之書可也都鄙有治辨乎我考之八則之書可也官府有治辨乎我考之八法之書可也等之而其辨不信則是姦僞以侮法者也故於是乎刑之祭祀有所辨之位考之禮書之故當可也考之而其辭不信則是怠惰以從事者也

故於是乎誅之刑之罪大誅之罪小法言刑事言誅亦各有所當也觀司約所藏盟約之載以待邦國人民之不信者大有殺小有罰則先王所以待不信之罪者亦隨其事之大小而已故祭祀誅其不敬小宰刑其不用法者而詛之不存故攻亡而籍存有王者起猶得而正之矣觀孟子所謂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則天下之所懼宜有在於法事之所存也然則太史所掌烏得不爲之重事耶

以六律爲之音

學詩之道有本有用志之所之詩之所止其本也聲成文謂之音此其用也本失其中則言不止乎禮義其文能足論而不失乎用失其和則音不出乎度數其聲能足樂而不流乎是故先王之教人以詩雖其本之道德出於性情

者固已盡美而聲音之末亦有不敢苟焉者非以是爲美
觀也蓋將以納世於太和者而乃不能使其聲是樂而不
流且不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豈作樂之意哉此太師之教
六詩必以六律爲之音者此其意也且夫奏之以無怠之
聲調之以自然之命非宮也非商也而合乎大順非律也
非呂也而應乎自然此聖人之天樂而出乎心之無所傳
而然者雖師曠冥夜傾耳以聽曾不得其聲音尙能以律
呂而爲之節奏哉夫惟存於心而爲志宣於口而爲詩既
已存於心矣且得無形乎既已宣於口矣且得無聲乎形
聲者度數之所域也域於度而求出於度域於數而求出
於數則將與物爲忤而失所以和順之道此學詩者所以
不能舍六律而正五音有待於太師之所教者也是故黃
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此黃

之爲宮也六詩之聲卽此以求之則聲成文而爲音矣大
呂爲宮夷則爲徵應鍾爲商無射爲羽南呂爲角此大呂
之爲宮也六詩之聲卽此以求之則聲成文而爲音矣非
特黃鍾也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凡屬乎呂者莫
非特大呂也應鍾南呂林鍾小呂夾鍾凡屬乎律者莫
不然焉惟六詩之章一出於六律而爲之度數故能播
之金石形之舞蹈宣之絲竹達之匏革而與堂上之歌相
和爲一會如其始作也純如其從之也繹如其樂成也翕
然而爲一律故爾以傳來之六
永有毫釐之差者蓋其所歌出於一律而已未聞有以聖王之政爲問焉者非不問也學不
至也故聖人之告以政也亦不出乎數者之事而已若夫
顏子之志則進乎此矣觀其晏然處於陋巷之中寧甘心
於簞食瓢飲之樂而不肯屈身以從仕彼其志豈淺淺也
哉故孔子許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夫旣與聖人同其
用舍矣而用之則行必將有聖王之政此爲邦之問所爲
發也然而爲邦之道奈何曰三代之時時也而夏以忠爲
善三代之軌轍也而商以質爲善三代之規矩也而周以
文爲善至於功成作樂也雖舜爲韶焉書四代
之法一代之法也孔子之言萬世之法也然
大成豈特此哉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
之和皆集之
以爲行者也百王之訓謨三聖之憲集周史
之雅頌吾集之以爲經者也政也行也經也
若是乎以至射也燕也冠也川樂莫不皆然此六詩

集之前代以成吾萬世之大法後世雖有作者不能易此也嗚呼聖人之道如是之大也非亟聖易足以語之孔子言政所以特告顏子也

質若虛

道心天也天豈有量耶而或者以有我求之則取道有量矣有物者必盈盈者必矜何則彼其所以爲善者非曰理然也我也以有我而爲善則六尺之軀其所容幾何哉雖其量有多寡未有久而不盈者持其盈以夸於世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則天下之善雖有大於是者其亦何由入耶嗚呼是亦淺矣乃若昔之好學者則不然方其未得之也孜孜然若不足及其既得之也亦孜孜然若有所不足非故爲謙損以要夫君子之譽也蓋其心之所存者道也彼其心以謂天之與我者與天爲一天不窮於道而我獨可以窮之乎

以窮於道乎是以愈實而愈虛愈大而愈不足也豈若淺中之士廣己造大以爲莫己若者哉此實若虛曾子所以稱顏子也嘗觀二三子侍坐於夫子子路則行行然勇者也子貢則喋喋然辯者也子張則堂堂然莊者也而顏子獨頹然於其間恂恂然若無能爲者孔子乃與之夫豈其中有大過人者歟何聖人與之也顏子曰願無伐善夫有善不伐不敢有其己者也爲善不有其己則以天下之善皆吾所當爲而爲之其心豈可量也哉此孔子見其進未見其止也雖然顏子猶未離乎實者也若夫大而化之則舉萬善而融於道周語知吾所謂實者非虛珣所謂虛者非實即虛實兩忘聖人之事也噫衆人則充實者也至於聖人然後虛實之名忘矣若顏子者其聖聖者歟宜乎付子所稱如此

焉用稼

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勞心以治人者大人之事也勞力以食人者小民之事也治人者必資勞心之所治食人者必資勞力之所食食人者必資勞心之所治此天下之通義未有一人之身而可以兼焉者然則君子於此將安取乎亦曰脩其大者而小者從之而已矣又焉用稼爲哉子曰焉用稼所以闢焚遲之問也且嘗譬之大人之事以譬則心也小民之事以譬則耳目手足也一人之身四體不能以相通則亦各司其任而已耳司聽目司視手司舉足司運而心居中兼致思以制四體之用焉不視不聽而耳目供其則不舉不運而手足供其用夫君子之待其身亦期於若心之制四體焉祼負其子而苟待其身以大人之道則四方之民望望焉襁負其子而至將爲我稼豈不猶耳目手足之幷心服者哉故古之人

有脩孝悌忠信之道雖不獲用於世猶儔伦食於諸侯不以爲素餐若其道素脩也又況得行其道乎後之昧者不知察此有若許行爲神農之學欲與民並耕而食孟子所以闢之若它矣然則孟子若其孔子之徒歟

操則存何如其操也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精故能不惑惟一故能不二不惑不二則心之至神有主於中可以允執而不失之矣孟子曰操則存亦其意也且心無形也君子於此何以操之乎一主於善則昭然而存一忘於心則茫然自失所謂操者亦主之使勿忘而已矣是故昔之學問以求其放心者遵次必於是頤沛必於是坐如尸立如齊其處也若思其行也若迷盤盂有銘几杖有戒視不離於袷帶言不越於表著聽不惑於左右斯須之間未

嘗改愈其所操頗瞬然則存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果何所見哉其心存故也楊子曰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且以孔子之言考之自十五而學至於三十而立則操而存者之事也四十而不惑七十而從心則操不足以言之也然心之所存者神也體而不違何有於存亡卽而不離何有於出入而孟子云衛者特以操舍而言之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夫聖豈有罔念者哉謂狂聖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間耳噫耳目手足人之所謂小體者也心之官則思人之所謂大體者也世之人知存小體者多矣一指不若人則知惡之至於心不若人則未嘗知求之也是故以全足笑王駘之不全者天下皆是也乃若王駘則有不亡者存而人則存者亡矣然猶笑之尙能充其類者乎

合而言之道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性既分於道矣而仁又出於性此仁與道之所以分也道無方也分於仁則有方道無數也分於仁則有數蓋陰陽之氣以有生則域於方而麗於數人人所不能逃也人與人相與分於陰陽之氣以有生雖曰於物爲靈其出於道亦已不可謂之全矣雖然道一也散而爲分不失吾一合而爲一不遺夫鴻則夫人之於仁獨可以自異於道乎蓋不合於道累於形者之過也人能忘形以合於道則天地萬物且將與吾混然爲一不知吾之爲天地萬物耶天地萬物之爲吾耶進於此則夫所謂之人乎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之謂歟

達則兼善天下

莫不義也推吾禮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禮也推吾智以善之使天下莫不有智也推吾信以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長長幼幼之序朋友之信凡吾皆之所以善其身者今則無一不與之同天下之不善也吾亦若不善其身之爲變天下之皆善也吾亦若其身之爲樂天下之與吾身以分觀之則不同而君子之所以兼善之者未嘗有異然則君子之用心豈不亦仁且厚乎伊尹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伊尹之心方其聘而未就也若將終身至於畎畝然而改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不顧非其始忮而終也特以然則君夫婦則獨善其身達則推善天下可以獨而不獨

君子以爲犯分可以兼而不兼君子以爲苟脈犯分不敢苟誠不仁二者君子所以不爲也

論

行於萬物者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之上下而言之也世之昧者不知其一乃以虛空嘘蕩而言道故終日言道而不及物以形名象數而言物故終日言物而不及道道與物離而爲三不能相通則非特不知道亦不知物矣蓋有道必有物無物則非道有物必有道無道則非物是物也者論其形而道也者所以運乎物者也明乎此則莊周之論得矣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一以至萬皆道之所生也一名於道必生以及物而不能自已則其散諸物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星

辰之所照臨河岳之所融結動植之所生成果且有已乎哉道有不已物之形所以生物生不已道之用所以著今夫仰視乎天則天積氣也然其日星風雨之散潤寒暑之運行一往一來一盈一縮若有迎轉而不能自已者豈積氣之所能爲哉道實行於天下矣俯察乎地則地積形也然其山川之興廢澤之通氣草木之華實鳥獸之蕃息一消一息一化一生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已者是豈積形之所能爲哉道實行乎地矣中察乎人則人也者又積形積氣之委也然其耳目之視聽口鼻之吸噓手足之舉運一動一靜一作一止若有關鍵而不知其主之者是又豈積形積氣之委所能爲哉道實行於人矣三才者萬物之大者也而道實周流其中焉舉三才以該萬物則道之爲道可視矣孔子曰立天之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道一也即其所行於天地人而言之故分而爲三焉則物各有道矣物各有道則道亦萬也而不雜其爲一者萬物之生本於一故也道非一則不能運萬物萬物非各有一則不能以自運人如一之爲萬而不知萬之爲一則並行而不悖於道豈不昭然矣乎嗚呼道之行於萬物也如此而或者昧之謂道在天珊仰而視之見天而不見道是徒以形求之爾胡不反求諸身乎彼其視聽食息之所以然者孰主張是孰綱維是是必有尸之者矣誠能齋心沐形去智與故以神求之則廓然心悟瞬然目明向之所見無非物今之所見無非道矣見無非道則是道在我也者所以行道非道行於道者也嗚呼論至於此聖人之於天道之事也學者可不勉乎哉

君師治之本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有二焉一曰形二曰道合二氣之精鍾五行之秀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視則面貌聽則言談人之形也父子之恩君臣之義夫婦之別賓主之禮朋友之信人之道也形與道具則人所以爲人者盡矣然天地能畢人以元而不能與人以形父母能與人以形而不能化人以道則夫統而正之教而成之使人日由於道飢而食渴而飲以相與生而不亂者得無自而然哉君師者所以化人於道者也故君師之本而列諸天地先祖之後以爲禮之三本善乎其推明之也竊嘗謂人生於天地之間其不能無君也从矣羽毛不足以禦寒毳爪牙不足以供啫慾雪霜風雨之甚暴于外則必挽草木

室編絲麻以成之飢渴男女之欲役於外則必鑿井
泉播黍稷合夫婦以成之力不能兼通也必有士農工商
以成之智不能獨任也必有鄉黨朋友以成之夫一人
之身而與是數者之眾相與爲群於天下紛紛籍籍冰易
利而爭亂之鵬自此熾矣先王以謂人之欲利之情吾固
不能絶其欲也必將節義風以興動之俾其皆知義之可
尊而利之不足尚而視不義之得若納溝中之污常恐浼
我者則名節奮而爭亂息矣義之與利猶陰之與陽也陰
可使佐陽而不可使勝陽陽道常健陰道常順然後萬物
生也利可使和義而不可使勝義必常重利必常輕然
後天下治也昔之人君所以成極治之隆者未有不本諸
此以古考之營國面朝後市欲其先義而後利也市師所
莅之次謂之思次欲其見利而思義也士之
之圭田欲其以義而受利也而又擇其長以相統正比其

人以相糾愛或是其賢或黜其不肖凡此皆所以示民以
義之爲重利之爲輕是以天下之人知義若是之重故不
敢棄義而逐利知利若是之輕故不敢趨利而犯義閭門
之內子猶其孝而無好貨不顧父母朝廷之上臣致其忠
而無好貨不顧其君鄉黨之間無利合之友闤市之塵無
飾僞之爲出而田野無爭畔之夫道路無拾遺之人
舉天下之大臣皆趨乎義惡之端凡不以義
不爲故無爭奪之患無鴟梟之變中正之俗成節義之風
著猶自此息刑自此措三代之君所以登太平之盛而後
世莫之及者由此道也漢武之君不審夫治亂之原有乎
去或不去雖出於禮之變然其所以
也傳曰父生之君治之師教之故事
夫也然則君師之論其亦生之事之
可識矣學禮者不可不察也

有由矣此董仲舒所以救當時好利之弊而欲以教化隄防之也嗚呼義利之心人皆有之然好義者常寡而好利者常多故孔子亟無賜以義利之辨而孟子謂宋牼以罷兵說秦楚之王皆以明義之路凡以救其弊而已

策

兵

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以孔子之聖豈容軍旅之不知然而云爾者所以救靈公好戰之弊也後世學者遂以謂學者之道專事俎豆之間豈不妄哉昔者季氏問於冉有曰子之知戰學於夫子耶性之耶冉有曰卽學於夫子者也夫子固未嘗言兵冉有孰從而學之蓋文武之道非有二也一理而已儒者明乎一理之變以接萬事之散殊平居無事晏然自若卒然有變則亦何異乎指遯之間而左右周旋以應之耶夫武事之於儒特其政事之一爾求之仲尼之門冉有季路其人也孰謂仲尼之徒不學之乎仲尼

之徒未嘗不知兵不知兵者不足爲仲尼之徒第不若後世之論爾大抵天下之政自有常理好戰非也忘戰亦非也好戰之甚傷財害民其弊也常至於忘戰忘戰之甚養寇遺患其弊也常至於好戰此勢之自然所不能已者是以聖人未嘗去兵亦未嘗好戰順其所以爲天下之具不得不備以待不虞之變爾後世之學聖人者乃或不然甚者抗兵相加暴骨平野以快一時之憤否則棄去武備以召不測之禍此皆非得爲兵之大勢者也若夫或攻或守或進或退或示之奇或示之正此特在臨機制變之間爾可預言哉趙括能讀父書而不免長平之敗房琯用古車戰而有陳濤之斡此輕言兵者也是故古之善言兵者必先觀天下之大勢而後議攻守之術不知勢而議攻守之術不知勢而議攻守之術不知勢而

復契周召之徒得以同心而共理以贊其君於帝王之盛詩書所載後世無加焉天錫我宋主上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德龍飛於九五之位兢兢業業日念至治遂拔一二大臣而用之此正稷契皐陶周召之徒利見大人之時也而廟堂大臣又思所以一志協謀上副吾君願治之意旁招俊秀列於庶官可謂合於泰之彖征吉君子在內而一心謀治以承功動者矣承學之士智慮淺末不足以窺測萬一竊嘗讀書見堯舜三代之盛其君之所以任臣其臣之所以事君惹其無以過於今日謹因明問論書以爲獻焉昔者舜之命九官也既各任之以其職矣復戒之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夫以禹稷之相汲引宜其異意無有也而舜猶戒之故禹得以贊益而奏鮮食贊稷而奏艱食雖堯父而興于而君臣相信而不疑此人君求治之至誠而相戒之

若者也是唐虞之所以治也昔者周公之爲師也召公之爲保也而召公不說夫召豈疑周公哉以成王中興之主而承難繼之口所以憂之也故周公作君奭以論之至卑成湯文王皆行臣隣協力之助期於相勉以輔成王治故其卒也周道以興此大臣求治之至誠相勉之效者也是周之所以治也夫唐虞三代之治一本於君臣之相戒如此則爲今日獻口姑舉諸興說訓誥之文以陳之而已矣若夫漢唐黨錮之事此則不知戒者之鵬也蒙故不敢道焉

州郡立學皆置學官

愚嘗謂三舍之法視賓興爲不足視科舉爲有餘何以言之賓興之法詳於行而略於言三舍之法詳於言而略於行則取人以言者不若行之爲愈也補科舉之法一試而得之則取人以言也猶者先皇帝將欲化成人才以須後日之用乃行三舍法於太學是皆將欲救當世之弊而成周之制爲不可盡行於今日哉蓋嘗聞唐太宗之言曰不井田則周公之制不可行也井田立故貧富無相臨之勢是以公道行焉公道行者是非得眞私道行者是非失正然則鄉舉里選之制後世其不可復矣必欲合衆人之私心而一取公於法則三舍之制其賢於科舉不亦遠乎故自元豐以來尤所注意天下之士望風麟集爭趨禮義之化以幸此日之難遇者蓋肩相摩而足相躡也雖然三舍之法行於太學而太學之員才二千餘爾遠方之地距京師者或數千里而後就學於此天下之士不可勝計而就學限以二年則教養之道無

乃或未適乎道不廣則擇之也不博則取之也不精此明詔所以弦郡立其學學立其官而下問於諸生也愚雖不敏竊願布一二焉昔者吳起嚙毋臂以請從師於曾子曾子薄之陽城爲國子司業一日令於諸生去而覘親者蓋不啻數千人夫學所以學爲忠與孝也今也太學之制告假者限之一年而預上舍者必終歲而後可得窮恐有孝如何諸者有不得預茲選矣昔者仲尼設科於魯從之者蓋三千人至於七十二弟子之列則魯人居其半其次莫如齊衛之鄰國也夫裹糧千里以從師古人之能事也而他國之士從師於孔子猶未若齊衛之盛況乎四方之士遠京師者或數千里終歲聚糧尚懼不繼則雖有賢如原憲者猶恐不能自致於太學矣故爲今之計者莫若拓三舍之法以行於天下使近者不至抱鬻旅之戚

而遠者亦得承誘掖之化顧不善矣哉若夫欲撫勞民費財革制不可爲之勢愚願循舊制欲考察德行道藝而進之得其當愚願明賢閉何謂循舊制州縣之間必有學焉因之可也其或士徒鮮少數不滿百併之可也如必路五之學則一路之士固已多矣斥大營舍則爲擾民併遠就近則爲勞士必郡立之學則僻陋之邦士固少矣建置官師則爲具位士徒不足撫以充選故莫若酌其員數之多寡因其營舍之廣狹可因則因可併則併則併則勞民費財非所患也何謂明賞罰曰三舍之行利害繫焉苟欲趨利何所不至權行貴胄有請託之私干金之子多假借之僞狃僞並行而望進退之當蓋亦難矣故莫若嚴其大法而略其細文大法嚴則徇私者不得逞細文略則好爭者不得肆夫如是則考察不審非所患也行之於先既不爲擾民僞者也奈何強明自任耻於見屈一時賢士誅戮殆盡其間獲全以終其身者類不過乎公孫弘石慶之順從而止爾東方朔司馬相如之談諧而止爾其君所上如此幾何不使天下之士崇勢利而羞仁義者乎故自元成以來雖

考之於後又足以得士然後遞而升之於太學則降一等以取之是亦自鄉升之司徒之遺意也行之數年愚將見塤篪僻陋之壤亦閭閻然濟濟然無以異於轂轂之下矣惟執事者以人才爲念而爲上陳其說焉則天下學者幸甚

名節

愚嘗評天下之節有二槩焉有上節者有下節者昔者孟軻養浩然之氣以遊乎齊梁之罰談帝王論仁義雖其君不說至於怫然變色方且雍容閒暇請以正對而不可奪此節之上者也冉有仲由親受業於聖人可謂知義矣而顓臾之伐力不能救乃從而飾之曰夫子欲之而已果欲之而得不爲之救乎其後由雖死於孔悝之難然亦不中節矣此節之下者也暗節義者君子之大致人君所恃以維持天下國家者也上節如孟軻古人所謂豪傑之士不可多得者也下節如仲由蓋自衆人而下多有之必欲進其所長救其所短以至於大全蓋亦爲之勸沮之方而已何則中人之性進之則上排之則下進之可使溢跖爲伯夷排之可使伯夷爲溢跖此勢之必致者也胡不觀兩漢之間乎西漢之士非固不好義也而挺名節者一何少耶進之故也蓋嘗效高祖以馬上得天下首嘉功名而薄仁義士之自好者固已遁商山而不出矣逮至孝武所謂好儒者也奈何強明自任耻於見屈一時賢士誅戮殆盡其間獲全以終其身者類不過乎公孫弘石慶之順從而止爾東方朔司馬相如之談諧而止爾其君所上如此幾何不使天下之士崇勢利而羞仁義者乎故自元成以來雖

節道塞學士大夫包羞含垢俛首於下執事以奉升斗之祿茵然無復自喜之氣雖賢如揚雄者猶幾於不免況餘人乎是以姦雄之徒無復畏憚得以談笑而攘之蹟其所以致此豈特崇顯啟君之罪哉抑高祖孝武實以抑之於其初而然耳光武之興也列侯名將相與戮力以成一代之業者有裨寇鄧耿賈之儔其豐功偉績有足褒重者固亦多矣不此之顧而獨勤勤以身先於侯湛卓茂之徒亦非素有顯赫之功也一旦加之列侯之上曾不少貳於是天下曉然知勢利之爲可尊矣更相崇尚遂以成俗雖歷世之已遠而其風不衰下至於懦夫孺子忠義所發猶有甘心於斧鑕湯鑊而不悔者而況耿介者乎漢雖已衰微而姦雄熟視不敢竊發誠以仁人義士所與掀持者甚眾故也跟其所以致此又

豈獨陳蕃竇君之力哉亦光武有以進之於初而然衛大
抵人性靡常惟君所上其開端也曾不出於旦暮之間及
其成效也乃在乎數十世之後不可不察也然則爲今計
者奈何亦稽諸兩漢而已稽西漢所以失則彔媚之徒沮
之可也稽東漢所以得其廉節之士勦之可也何謂勦曰
廉節之士介然自守彼其視夏畦之勞若去烈火猶懼不
速其肯肴諂笑以自媚於人哉不用於朝則亦去而之
山林而止耳爲政者必得若人而用之優之爵祿崇之名
尊豈徒忠直之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士亦將欣然慕徠
然從而日趨於禮義之域矣何謂沮曰諂媚之士望風希
旨以求合乎上者直志於得而已無惛其他也曰然亦
然吾不知其實然乎否也曰不然亦不然吾不知其實不
然乎否也上之人一不得其情而遂用之則今日之然又

將轉爲他日之不然矣必在察其情稽其事驗之以所與
往究之以所從來則信諶見矣其不信者滿加擯斥不
復用而貪得之士亦冀苟合所守而犯所禁哉此勦沮之
方也雖然天下固有所謂豪傑之士招不來麾不去如孟
軻之自信者矣殆非勦沮之所能動也苟非其人則必畏
誅而慕賞人皆畏誅而慕賞則善勦沮之道行矣及其久
也漸以成風則天下之士又將有不待賞而勦不待誅而
沮者觀東漢之季士有不畏朝廷之誅戮而畏天下之清
議者此又其效彰彰所睹然者也今也誠能本之學校以敦
舉之而輔以勸沮之法愚將見在位之人皆節儉正直有
加文王之時者也區區黨錮之僉又何足道

用人

古之御爵祿也五等公也孤也卿也大夫也士也先王豈
以等級天下之士哉以其德不足公也故命之以進之於初而然衛大
其德不足於孤也故命之以爲卿以其德不足於卿也故
命之以爲大夫以其德不足於大夫也故命之以爲士其
貴承於天子而無嫌其德大也其賤列於下士而非屈其
德小也夫小德之於大德相去遠矣求小德於衆也猶什
伯也求大德於小德猶千萬也是以古者天子之制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其中下士之數則以萬計
豈不德愈大而求愈難德愈小而求愈易哉孔子曰才難
不其然乎夫公者止於三而已猶曰無其德則闕之況孤
卿乎然孤卿之才則不若三公爲難者也故自古以來未
之敢闕惟其不闕而又當其才此古治所以爲可尚也文
王之時小大之才皆可用而棫樸之詩作薪之槱之是也
宣王之時小大之才採之有餘而采芑之詩作薄言采芑

是也夫才之大者爲難得也而文王宣王之世獨取盈焉
豈非教養而然乎我國家以庠序養天下之士求之經術
擇之師儒所以作成人才之意固已進乎宣而有餘而乃廟
堂之上每以乏才爲憂待從之列省寺之官闕者幾半久
而未補此議者不得不致詰於斯焉愚嘗思其故矣朝廷
以資格取天下之才以薦舉待天下豪傑之士處於下
列固有之矣而試之未詳知之未盡亦未之敢舉也故必
擇其優爲之者然後敢用求於適足而已此君子憤名器
之道也奈何前日異意之人臣悉以擯斥是皆出於大臣
得從之列也斥者既退矣而欲用者尚試之未詳也是其
所以闕員者乎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
其舍諸此言才之難也又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此言擧才之道也夫自侍從以至省臺寺監之官其員衆矣吾君獨能盡知之乎是有賴於侍從之臣也昔唐太宗謂房杜曰僕射所以助朕廣耳目訪求賢才若也比閭曰閱訟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勑細事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夫閱訟事之小者也一訟或失在一事爾而擇人一失其敗事豈不多乎姚崇嘗擬郎吏於元宗元宗不主其語乃曰大事吾與辨除郎吏小事爾顧崇不能重煩我耶夫擇人任官眞宰相之任也以爲百執事之衆不足以徧知亦使侍從省寺之臣薦其才而已陸贄語於德宗曰左右丞郎中御史大夫中丞達官也陛下擇宰相則可擇天下之才可耶柳渾亦曰陛下當擇臣等以輔聖德臣等當擇京兆尹以洪大化尹當擇令以親細事夫才之難也久矣誠以一人之

明不足以徧知天下之賢則亦上下相委以廣求之道也已所不知人其知之矣必欲懲妄舉之失則察之可也孟子曰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故察之見賢焉然後用特在吾君吾相而已昔前所降之詔許侍從之臣各擧爾所知以應任使者正爲時擇才之大法也卿生無知姑敘所聞焉

雜著

漁樵問對

漁者垂釣於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於磐石之上而問於漁者曰魚可釣而取乎曰否非釣也飼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而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烏知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與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利乎食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人人害乎財何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耳樵者又問曰魚待烹而食必吾薪濟之乎曰然子知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濟吾之火也薪之能濟魚也久矣不待予而後知苟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邱山獨且奈何樵者曰火之功大於薪固知之矣敢問水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性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是故能濟火能相息非

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以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乎人萬物之道備乎身衆妙之道備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今而後知吾心踐形之爲大不及子之門則幾至乎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俄而論易

漁者與樵者遊於伊水之上漁者嘆曰熙熙乎萬物之多而未始有窮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

之矣非予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則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物亦我也亦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有何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爲本以體爲末地以體爲本以用爲末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惟神與聖爲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夫名也者實之賓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者必以名眾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何害生實喪之有耶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則無害生實喪之患惟有德者能之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具六物而得魚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沈也鉤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天也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人也人也

也可不愼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利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固無利害之心焉無利義而起害由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臂於中逵者哉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千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鈎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舍欲取之則不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豈直有傷身之患耶蓋魚與薪異也其食而爲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千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

雖一毫猶且爲害而況千斤乎吾之貪魚亦何異子之貪薪乎樵者嘆曰吾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敢問易有太極何物也曰無爲之本也太極生兩儀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天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爲二先得一爲一後得一爲二二之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何物也曰四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道之本於斯爲極曰四象生八卦何謂也曰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盪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大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日星辰始終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變遷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通變而不勤稼穡者其號也不亦鳴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號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閒錄

上蔡先生語錄凡三事

元承曰誠意積於中者既厚則感動于外者亦深故伯淳所在臨政上下自然響應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所以不進者何只爲未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何以見他進未有進處不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

御亦卓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御了

昔從閒道伊川學者多有語錄二劉各錄得數冊

高閒伊洛辯

伊川先生議論不事文采豈有意於傳遠哉然猶班班可考者以有劉元承之徒口爲傳授故也

許右丞祭左史文

公游太學我亦諸生我蒙召還公在朝廷毓舍國南門巷相望把酒道舊其喜洋洋嗟我昏蒙惟公之畏公不我鄙委曲敎誨庶大精微我駭且疑公指其要莫先致知用舍行藏我亦公告公曰有命豈不自好取別汳堤歲月如馳公往不還而以喪歸大車夷塗發軔千里伊誰梶之而止於此公之道學我實銘之匪告於今維後之貽公葬荊川

劉左史文集卷四

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則欺也得之必有鴻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猶農夫有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號也不亦鳴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號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墓誌

有宋承議郎權發遣宣州軍州管勾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借紫金魚袋劉公卒於州之正寢其弟安上安禮護其柩歸卜以卒之二年二月壬子葬於所居永嘉縣仙桂鄉之外彎山鄉人藏迅狀其州里世次道學歷官行事之實而安上問銘於橫塘許景衡景衡曰墓有銘非古也旌常彝鼎著人功善以示不忘今不復用則銘乎烝惟劉氏系出彭城其後世者始將泯然矣無已則銘乎烝惟劉氏系出彭城其家於溫也久矣大父諱彝種諱有陰施識者知其後必大父諱敞以公恩起宦義郡公諱安節字元承資稟不凡方兒時已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求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

於得而後已少與從父弟令撤餼待制安上相友愛皆以文行爲士友所推稱既冠聯薦於鄉同游太學秀山諸生間號二劉一時賢士大夫皆慕與之交而宗工名儒見其文問其爲人皆嘆服元符三年擢進士調越州諸暨縣主簿國子祭酒萃其屬表留公太學不報除棗州州學教授未行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久之同時學校者皆進顯於朝廷獨公奔走小官未嘗爲進取謀議者惜之改宣德郎愛代來歸當天子厲精庶政之日孜孜賢俊求之如不及宰相以公名聞有旨召對便殿公言眷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即日擢爲監察御史數決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月攝殿中侍御史論劄然稱得人公之爲察官也謁告省親於鄉亦既陛辭矣而殿中命下故

不供職而歸俄除起居郎有旨趣赴闕公迎宣義而西居無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義固止之以爲朝廷厚恩宜修職報效且吾志安於閭里事親者務養其志可也公遂不敢言明年除太常少卿而言者尒公在言責時無所建明且久不寧親責守饒州州薦飢公至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邊糴軍儲不足他日皆取諸民公曰歲飢如此重困之可乎他用宜有相通者正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爲在官者擾至晝日閉關或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廉僚屬化之久閱守獄訟積留紀綱隳壞吏媮而民病公爲究其本末先後疏剔滯礙俾就條理未幾飢者以充乏者在河東同僚有交惡者一日邂逅公座間其緒餘不豎自以濟逃者以復凡爲民獘害者悉除去於是與之更始賦出裁制貢舉奉所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民既和樂愛戴之如父母雨暘有禱輒應人以爲精誠所格也

冬祀貢縑有期會而民未能盡輸公請嚴督之亦未必辦吾其以罪去乎豪民數十人聞之曰可使我公得罪即相與代輸之其得大心如此治聲流聞京師移知宣州去饒之日民遮留之泣涕不忍別耆壽以爲州自范文正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半日水大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蓋數千人而不可計夏五月己亥公得疾牖爽不昧與家人語如平時至乙巳卒享年四十九吏哭於庭民哭於巷雖童稚亦知感慕而士大夫無遠近識否皆爲之嘆息娶何氏同郡大

愿之女封榮德縣君公貳太常改封宜人公之娶也初行親迎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聞者駭且笑比朝廷頒五禮於天下於是人皆思公之倡始云宜人仁孝可稱人以爲宜相君子者先公得疾且瘳會公病卒哭之不成聲後二日亦卒生子男曰璧孫有異質九歲而夭一女尚幼以安上之子誠爲後部使者表其治績及勤民致死狀天子惻然惜其才未及盡用特命誠將仕郎公清明坦夷雅近於道嘗從當世先生長者問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久之存心養性於是有得其氣貌溫然望之知其有容過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略不見其怒色志離也其在河東同僚有交惡者一日邂逅公座間其緒餘不豎自失相與如初默靜默勿校宜若易與者至於有所立則挺然不可回奪也間人善如己出或歸以過未嘗辯過事不

擇劇易人所厭苦者行之裕然無迫遽勤瘁之色敏於從事區處黑白惟義之適不以禍福利害爲避就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者數輩追路勞勉之時朝廷震怒痛治送行者追逮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而哲宗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如也事親能承順其意敎養諸弟恢容周旋有古人所難者族居踰百口上下愛信雖臧獲無閒言也嘗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開矣其與人遊嘗引其所長而陰覆其所不及諸暨令不事事州將欲易置他邑公既左右之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遂善遇之宣州賊濟公疏以爲非敢專也蓋有所愛之於是朝廷錄部使者之功而進披焉蓋其志非敢私其身而在於爲人其所施置常在於公天下以爲心不如是則非所以合內外通彼我

也其於窮理盡性之學方進未艾使天假之年有爲於世則吾未知與古名臣爲何如耳觀其爲二州專以仁義敎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俾無再犯閭有鬬者將愬於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公輒中輟以是延無可治之事而或踰旬不施鞭扑其爲政效見於此公之講學常攝其要使人廓然知聖賢岐轍可望而進而景衡也實與切磋之益今銘其墓著其行事乃止於此而已蓋公之潛德隱行雖至親厚善亦不能盡知之也然因其所常言而逆其所不言以其所已爲而究其所爲庶幾後之君子有考焉是不爲略也銘曰

自明而誠　大人學兮　聖門授受　其來遼兮
孰溯其源　朱流洒兮　紛紛百家　益偏駁兮
後學專門　孤守墜兮　上下千載　曾幾剝兮
溫溫劉公　其美璞兮　斯文有得　與敲琢兮
始乎致知　物斯格兮　沈涵充擴　卒自得兮
衆人巧智　獨敦樸兮　衆人迫隘　獨恢廓兮
衆人利欲　獨淡泊兮　洞然無礙　油然樂兮
遘厖有陳　其利博兮　御史左史　帝親擢兮
出守二州　愈民瘼兮　浩浩江河　載一勺兮
天命在人　孰厚薄兮　氣之所鍾　有美惡兮
會元卒粹　艮不數兮　幸而得之　欽冥漠兮
茫茫九原　能復作兮　我銘其藏　尚後覺兮

右宋祁居郎永嘉劉安節元承集四卷其弟給事中
安上元承集五卷前有紹茂潛序茂潛嘉定中知溫
州是集蓋即其所合刊也給諫集據行狀有詩五百
篇制誥謏文三十卷今所存才十之一左史集篇卷
尤少殆皆非完帙然陳直齋所見者卷數已與此同
則散佚當在南宋初也左史給事垂事二程事蹟見
伊洛淵原錄是集所錄制誥經義居其大半間有不
經意之作然大率明白質實不失爲布帛菽粟之文
以周恭叔浮沚集較之蓋如驂之靳矣是集
國初時已不易得朱竹垞展轉傳寫始獲其全百餘年
來流傳益尟余家舊有　文淵閣傳鈔本挩誤實改
殆不可讀丁卯秋試於杭州購得盧抱經所藏舊鈔
本給諫集　家大人又從祥符周季貺司馬所錄得

吳枚庵校本左史集命詒讓以家本對勘刊補頗夥
會武昌開書局刊布經史永康胡月樵丈實總其事
屬爲重刻以廣其傳盧吳二家鈔本行款不甚符
合所出蓋非一本今亦不敢舉改定以存宋槧之
舊云同治十二年七月後學瑞安孫詒讓記

集王羲之聖教序

庚申孟夏

劉主深書

己未仲夏刊於南昌退廬

王魏公集八卷　永樂大典本

宋王安禮撰安禮字和甫臨川人安石之弟也登嘉祐六年進士第歷官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尚書左丞遷資政殿學士知太原府事蹟具宋史本傳安石兄弟三人惟安國數以正議見絀其文集亦湮沒不傳安禮位稍通顯史稱其以經濟自任而闊略細謹故其生平一以知潮潤兩州與倡女共飯論罷屢躓屢起蓋亦跅弛於法度之外者然其知制誥時因彗星見極言執政大臣不察上惠養元元之意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其語皆以譏刺新法則於大體尚能持正固未可以一節概貶之及則其爲史所略者固已多矣

張章叢書

視安石雖規模稍隘而核其體格固亦約略相似也安禮封魏公史所不載惟田畫所撰王和甫家傳有云累勳至上柱國爵魏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蓋宋世每遇郊恩輒賜羣臣勳封名號冗濫故史不盡載觀安禮所修靈臺祕苑今著錄子部中者書前有安禮署銜一條題上騎都尉劇縣開國男而本傳亦未之及則其爲史所略者固已多矣

王魏公集目錄
卷一　詩四十三首　詞一首
卷二　詔七首　制八十五首
卷三　制五十八首　誥一首
卷四　劄子八首　附策問四道
卷五　表四十首　狀六首
卷六　啟三十四首　書一首　記一首
卷七　疏五首　青詞四首　朱表九首　齋文十五首　上梁文一首　祝文八首
卷八　墓志銘十五首　祭文二首

宋 王安禮 撰

詩

鴻鵠

鴻鵠慕稻粱日夜疑匿眾蜻蛉善翬翔不爲飲食留
膠絲竹竿杪童子與我仇出處或類此明明君子羞
近世喜高論罔知道沉浮朵頤非吉人赴海豈善謀
萬事固有理彼哉寓易求愛予智慮明吾言非暗投

常州寄呂進之

戢戢霍丘上可以望九州滾滾蔡河底日夜無停留
子與山水近宮冗亦少休登高望我居寄書託東舟
非唯畏疑作慰我思亦以解子憂我欲問子訊冰泥塞
邦溝又欲識子處東山豈高垣惜哉所處異會合寄
易求何時春風來從此繁臺游

遊集禧中元東軒分題得東字

策馬從仙子探春遊帝宮愛此高尚志開軒池水東
鴨綠漾殘日樹碧留清風生我滿灑思超然塵世中

昔日

昔日登名級天衢是勝遊昔日初得志潘鬢未驚秋
逸驥乘風遠遷鶯出谷幽瓊林領宴處樓殿彩雲浮

丙寅九月二十日同蔣隸叔從長干雨中登高座寺

弭節蕭帝寺驅車成子岡莽卉開翳塗泥霖雨露衣裳
躋攀逾百尋險滑步寸量生公不可見雨花空此堂
當時聽說法神鬼久已藏烟雲渺無窮淒風來我旁
山川萬邑屋所見未毫芒驚言吾將歸重勞徒御將
遲明羲與和宇宙觀暄暘安行淩大虛曠朗觀八荒

送別范希聲

馹吏闖曉鼓僕夫樂晨征叙別何草草君今千里行
捧檄近京國拜親還洛城層巒望太行慷慨無俗情
抱才太華高視利鴻毛輕世路有夷險君行常直清
朝廷正博采幕府詎久嬰少別勉自愛他年看名卿

麴院輸麥二十二韻呈開父

嗟我實僚友追攀勞至誠贈言豈無意愛子智慮明
自訟愚且鄙平生事酸輸爲文謝超卓得祿未盈寸
一官走窮僻百事宜黽勉昨者得州帖輸租被公選
麴舍只容膝侍立如牛喘逢逢鼓咽耳漠漠塵翳眼
微風六月息烈日四簷短一坐灑腥雨萬夫揮午汗
斗升煩較量朱墨謾勾管豈惟畏刑書農事寧可緩
賴有萬衣翁志趣頗高簡愛民一心勞慰我百憂遠

臺灣珮珊版

誰人坐華堂玉質羅婉孌清樽近美竹冰紈依素扇
質愚定勞逸實賤天所賦分乃自然何須慕華弁
況予山野姿風尚本蕭散縈纏正自取有類蘧作蔪
得柄未知潮盈庭已占艮悅怪舊學淵寞羞素期舛
便當謝官長趨墀來欽板才譾又不力引去非宜欵

酒罩

妙絶應心匠華堂此集英輕塵避涤蟻密影占香瓊
醉有陶彭澤狂如阮步兵褰頭籬菊下棄擲任縱橫

捧香人

綺席延佳士香來似有情當筵漫拱默終日費携擎

偶以朱藍僭還因刻畫成猶勝海上客逐臭了平生

贈道光法師

聞名非一日許見便忘年宴坐得眞際與遊無俗緣
杖藜尋古刹洗鉢試幽泉稍寄鍾山約臨風但慨然

爲愛

爲愛詩家景分題畫幕褰寒生洞庭石翠滴華峯蓬
刷羽天門過潛鱗海窟眠未饒元白輩爭購百金傳

中父禮院學士挽詞

漢殿曾親册收科咫尺問文成疾翻水學富似登山
夷路方騰駕重泉忽掩關鄉人灑淚送猶想去車還

王夫人挽詞二首

仙去還猴嶺喪行指洛川松楸隔故壠筑墓近芳田
制詔隆名定銘詩具美傳王宮盡恩舊雨泣望雲軿
啟國恩章稱頒恩典册寢都人瞻鹵簿王子泣綵衣
落日隨丹旐悲風引素幃西城供祖奠倜悵昔遊非

贈別君重安撫太尉

簫鼓紛紛到酒樽賢侯於此駐高軒平明受詔辭龍
闕睿聖分憂在雁門種落望塵迎漢使夾民填道看
王孫一瞻東馬人皆樂寧識安邊策略存

宿直二首

天上春風水外寒琉璃瓦濕月團團千門納鑰塵飛
遠一夕聯文火禁寬人想柝聲來睥睨鳥驚花影墮
欄干少陵老去唯便靜此地優容欲報難

燭淚灌灌罷賦詩幅巾乘興步東西銀河逼夜光芒
墮玉宇參天次第迷稍夢荆江三里嶋忽驚漢殿五
時雞平生出處無心較亦似莊周萬物齊

題靈壁蘭皐張氏園亭

池塘脉脉春泉動亭館陰陰夏木涼砌葉亂風搖月
色簷枝留雪宿年芳四時氣象誰長見一夜追遊我
太忙從此與君携酒後夢魂應不隔滄浪

次韻敘之學士馬上口占

料峭風來午漏遲璧門轀輬輕支侵尋出谷春鶯囀約略營巢社燕期隱几稍同南郭嗒原誤塔澀巾未改北山移值君佳句吟哦久等是官曹得暇時

遊齊山

曾隨嘉客在層巒秋色陰晴一望間洞外暫乘雲縹渺林端時露水灣環維舟暇日來尋勝經世高才却愛閒聞說使君歌舞去盛遊應不減東山

飛林苑賜燕餞別留守太尉輒繼元韻

名德從來重四夷朝廷今日見官儀陪祠自冠三公位分陝猶爲百辟師金谷望塵多眷舊瓊林賜餞盡丞疑都人喜看旂旄美寄識勳名在鼎彝

次韻僕射相公侍燕集英長句

天授嘉符帝祖宮仙枝産秀福來崇金莖對峙靈根固雲朶交升聖澤通法駕留觀知錫羨從臣稱慶未酬篇詩人只解歌行聲寄識君王造化功

御沼環流瑞景長集英宮殿紫宸旁香隨銀漏留春色花壓瓊筵闕日光仙樂緩調瞻鳳扆天人高拱對龍章皇家多慶千宮喜萬歲聲中獻一觴

春日即席有題

早是天涯多病客可堪春末少年時風流任使花王笑懽樂除非酒伯知荆岫定爲郊社器渭川終作帝王師頊玕未實煙空老不恨年來紫鳳飢

七言一章贈別吳興太守中父學士兄

蓬山仙子任天眞乞領南麾奏疏頻金鏁關邊辭禁籞玉壺水晶宮裏得朱輪公庭事簡頒丞掾齋閣詩多泣鬼神莫爲行春戀茗譽鑾坡揮筆待詞臣

送盧大雅赴闕

蕭蕭紛紛載酒醪送行汾水覺秋高吏民遮道瞻思切車馬還朝氣豹豪聖主詢謀忘旰昃明庭收選盡英髦看君才業何人似聊矣趨榮勿告勞

送呂陶赴闕

賦比相如已絶倫即論才識又名臣致身可但諸公右發策宜爲上國珍今日朝廷思讜直一時賢俊待經綸行看致主唐虞術與笑淄川曲學人

送子玉赴闕

寂寞揚雄與世疏賴逢佳友慰窮居深沈智盧三冬學磊落胷懷萬卷書自古賢豪今日盛看君才調幾人如還朝好作登瀛客聞說元臣薦子虛

和踏青

踏青爭惜賞春施盡日無辭到月華金谷正宜開錦
幛曲江翻想映璫車俠卿醞藉歌飛雪遊女娉婷臉
奪花更詠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

清明日賜宴瓊林苑奉酬宮使太師相公

清明春律十分回草色連雲花盡開禁籞幸隨諸彦
入安車仍賜上師陪百壺未許都門餞九奏先從帝
所來魚鑰恩留方錫勸柳邊遲日莫相催

送吳殿中知景陵

柘上論功使節臨奏書傾動士人林沙墀通籍露新
龍澤國鳴弦試好音郭畔黃蘆宜日晚水邊紅橘與
秋深君才八九吞雲夢應笑離騷向此吟

贈無爲張居士

余學無爲無所成每聞風論便神清鄉人來問眞如
理居士能忘物我情勝業久應三界護妙言非止百
金輕世途多少冥行客好與分明說化城

過王整狀元墓寄薛唐卿郎中

業履今安匹賢勞上所知都畿重尹正延閣舊論思
治出諸公右經爲大帝師三邊更惠愛一體繫安危
羌虜跳西夏朝家念北陲祕庭還舊秩左轄正新儀
榜三尺翻如百姓墳古木帶風號晚照野花和雨泣
秋雲賢候若爲刊碑碣乞取東牀內翰文

恭和御製上元觀燈

道與千齡遇身將百祿隨民瞻方有裕天寵蓋無疑
俊乂思皇日欽明樂清時緇衣加寵慶願續武公詩

夢長

夢長隨永漏吟苦雜疏鐘動蓋荷風勁沾裳菊露濃

寄君重安撫大尉

三伏重冰上五臺荷葛生摘薦新酤雁門太守住公
子應喜王孫擁節來

清明日賜宴瓊林苑奉酬宮使太師相公

殘年留滯起遲愁只憶家園燭漫遊今日西來更愁
索却令人意憶并州

王魏公集卷一　十

戎鼙聲裏冷雲秋役老難堪此段愁說似傍人都不
管待憑書札到并州

月墀繡扆想無蹤庭戶新涼綠篁空寄語金泥舊裙
釵莫教放盡石榴紅

春日感懷

柳亭暮靄籠金眼茶嶺輕寒卓翠旂春色正濃人未
老擲觴飛筆好追隨

詞附

西江月

梅好性嫌淡竚天教薄與脂眞妃初出鳳凰池酒
入瘦肌半醉　東閣詩情易動南樓玉管休吹北人
渾作杏花疑惟有青枝不似

詔制

賜夏國主詔

朕以爾膺受封爵世爲藩臣職貢之修歲時無怠朝
廷待遇恩禮加隆頃以權彊敢行廢辱達於予聽良
用震驚嘗令邊州就往移問居而不報繼犯疆陲王
師徂征蓋討有罪義存拯患非蔑已焉今者還使造
廷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朕心釋然深所嘉
納已誡邊吏撫輯出兵爾其遵守先盟愈勵臣節永

綏寵祿庸副眷懷

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韓絳奬諭詔

卿舊德儁望百辟具瞻出寄鎮垣四方是式善明紀
律樂起事功粵惟保塞之方乃建藩完之議約徒簡
費人用不勞版築告成實壍內外無患方策所
書省覽奏陳良深嘉歎

賜建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潁昌府韓絳赴
地班左輔位冠右樞方邦采之仰成屬門弧之紀慶
宜加餼錫傑介壽祺

賜邊鎮節度使加宣徽使制

門下登壇席寵外增方鎮之崇授鉞啟行內繫朝廷
之重若時俊德休有顯庸爰擇剛辰誕敷成命具官
材資沖茂器識閎深有折衝制敵之才有開物裕民

之略踐更事任奮發猷爲毀譽不回夙夜匪懈撰策圖事而國論惟允消萌禦侮而人望愈隆眷乘塞之巨藩實宿兵之要地緊爾鎭撫底于敉寧爰考僉同是加褒進永惟服采之諮寵以宣猷之華威名重于一方班著參乎四近率皆度德而授位曾匪爲人而擇官膺予嘉寐之求副爾士民之望於戲自古在昔維聖與賢知人則哲者世主之難能事君盡忠者人臣之大節懋乃攸績行之惟艱往其欽哉無替朕命

成州團練使賜緋魚袋曹詩可特授光州防禦使駙馬都尉制

勑朕致孝祖妣推恩戚疏厥惟近親宜有殊數具官某以賢選尙以善禔身憂哀居廬克終喪禮置使禦侮位秩甚隆祗服命書往哉求稱

內殿崇班馮務本可內殿承制制

勑具官某爾祇職邊陲材勇自奮有功中率遷序厥官愈懋忠勤更需榮寵可

景福殿使入內內侍省都知利州管內觀察使張茂則可特授延福宮使依舊入內內侍省都知利州管內觀察使

勑具官某父某廣譽令名自昭于世實有賢子爲予邇臣徽數寵名以鴻爾慶往安德善永介壽祺可

明堂軍員封父制

兩制封父制

某父某宗祀于天均慶在位嘉爾有子爲予爪牙錫

以寵章往其祗服可

百官封父制

朕宗祀明堂禮成樂闋眷言列位榮祿逮親宜有寵章示均神惠具官某父某躬率德善有稱於時教子義方致位通顯相予釐事迄用休成爰錫命書以爲爾慶往其祗服永介壽祺可

百官贈父制

具官某父某朕昭事上帝得歆于神中外臣工具瞻福祿用嘉厥考爰錫寵章膺此命書尚榮寵穸可

父任兩制子升朝官制

自宮徂廟休享備成維顯及幽並均神惠具官某父某昔陪法從爲國信臣才實行能自昭于世逝日逾遠賢聲不忘可

兩制贈父制

有孝有德相予明禋追命顯親是宜異數具官某躬率德善垂裕後昆爲予寶臣名實兼稱嘉爾義訓錫之命書尚其恩榮聞于幽穸可

贈父制

某亡父某朕均神之休以勞天下嘉而有後實將營屯恩典論惟允序遷厥位其往欽哉可

權江淮等路發運副使刑部員外郎盧秉可依

宣德郎至承務郎磨勘制

勅具官某考課之法存於審官爾服采有庸應令當陟往求自稱惟旣厥心可

馬軍都虞侯金州觀察使燕達可依前官充馬軍副都指揮使殿前都虞侯深州防禦使劉永年可邕州觀察使充步軍都指揮使制

勅熊羆之士保乂王家慎簡材良爲之師帥具官某忠謀武力夙踐滋多入總營屯有折衝消萌之略出乘疆埸有禦侮撫遠改作執訓撫忠之功篤實恭勤簡在朕志進遷位等其往懋哉可

石遇四廂都指揮使制

勅虎賁之士周公以爲人主所當知恤者也況所使將此哉具官某比以材選服勞于邊折衝禦侮嘗有所試矣遷進使號付之部督往其欽任以保寵榮可

舜卿四廂都指揮使制

勅國家置師兵以爲衛所選者皆天下之材付部督未嘗輕其授者也具官某踐更邊要忠力有聞選將營屯衆論惟允序遷厥位其往欽哉可

權江淮等路發運副使刑部員外郎盧秉可依

前官充集賢殿修撰兼權江淮等路發運使制
勅具官某褒善序最朝廷大公況吾信任才良之臣
有歲月賢勞之效榮任寵數其可後乎爾文學吏能
屢見推擇出總使事休顯有聲麗正論讜之官宿學
嚮望之選今以命汝茲惟異恩往其欽承愈務報稱
可

翰林醫官副使殿中省尚藥奉御仇遠可依前
殿中省尚藥奉御充權易副使制
勅具官某古者飭廩稱事然後能者勸而不能者勉
是以醫師之職歲終稽其醫事以制食焉爾世服厥

官祗奉宮省原診察色調養有勞予嘉汝能進貳使
秩愈期勉懋思稱恩榮

內殿崇班曹謹可特授供備庫副使制
勅爾惟近親躬迪義訓躐進官等時迺寵章非特推
廣外族之私庶幾上稱神靈之意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王孝忠可降授供備庫副使
制

勅某備屬王官率職弗謹制作苦窳罔或察知奉事
履閫失於糾簡曠壞若此當窮明刑降秩示恩勿忘
循省可

內殿崇班屈黃可供備庫副使制
勅某奮不顧身深探賊穴遇敵挺鬬斬馘而還忠勇
可嘉往膺遷寵可

內殿承制張僧可供備庫副使制
勅某偏師凱入幕府第勞數馘則多實應勳格遷官
一級以寵武功可

入內內殿承制衛謙光可入內內侍省供備庫
副使制
勅具官某計其歲月考其功績以叙進羣吏雖有司
之常格然非率職厲行克保譽處不足以致此惟爾

祇事宮省夙夜恪勤會課當遷列于使秩往其欽佩
尚有異恩可

引進副使定州兵馬鈐轄周永清可客省副使
制
勅爾備使省閫出領將屯忠勇材謀見稱於世有司
錄最應令當遷就易寵名往其祇載可

右正知制誥王存可承議郎加上騎都尉丹陽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制
勅朕推大慶於萬國不遺於逖疏而況左右侍從之
臣居討詢問色之地寵章徽數其可後乎具官某文

壹 捌肆册 97版

學之華行義之實有聞于世簡在朕心肅雍齊明相
時宗祀進勳序爵其往懋哉可

崇德使忠州刺史彭孫可依前忠州刺史充六
宅使制

勑具官某爾果勇材武見稱於時出總兵符洊更歲
月課最來上於法當遷進秩使聯往其祇服尙有異
賞遲爾懋功可

王珪男仲皖可大理評事制

勑某郊丘慶成澤逮臣庶朔吾輔弼爲爾求官爰錫
命書是稽前比勉於修飭思稱恩榮可

中大夫至朝議大夫磨勘酬奬制

勑具官某古者材必稱位賞不遺勞所以居官而職
事修制祿而忠信勑朕率是道以圖康功以爾踐更
滋多寄屬惟允序庸稽最應令當遷往服命書勉焉
思稱可

朝請大夫至朝奉郎磨勘酬奬制

勑具官某古者黜陟誅賞所以褒勵庶工肆朕時憲
以爲考課之法爾率職謹行蒞官有閎稽最序勞酬
奬云稽賞應令當陟欽承新命往愈懋哉

宣德郎至承務郎酬奬制 選人同

勑具官某錄勞序最朝廷大公爾能勤厥官以底成
績進增位等往愈懋哉可

承議郎至通直郎酬奬制

勑具官某名器不可假人爵祿所以勵世古之道也
其可忘乎以爾材謂知能自庸懋賞進遷官等邦法
有常往愈勉哉不患無位可

韓絳觀文殿大學士制

門下輔成樞極既嘉柱石之良總制戎旃蓋寵鈞衡
之舊眷言碩哲斬解要權播告在廷誕厥成命建雄
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充西太乙宮使上柱國南陽郡

開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六百戶韓絳
世載賢業躬享德名嘗翊政機再升宰席寅亮帝載
阜成天工柔嘉不回膚敏維則旋授平陽之節出臨
定武之師薦易歲華就更播服旂旌入覲人士具瞻
角犀豐盈璟告宗臣之體操行正直居然列辟之師
方寘使於祠庭迺總辭於蘞鉞重遹志願宜錫恩章
加秘殿之隆名增治朝之新秩併惟異數屬在老成
於嚴服勤王家是有均逸歸安里第倘佇告猶毋或
謂遐而不予輔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
士依前西太乙原作一宮使加食實封四百戶勳如故

主者施行

將官制

勅以爾某官某受才敏通造行疆濟久於任使皆以能稱稽實發功是宜褒擢入班省閣出總將屯朕命惟休往其祗服可

故歸德郎將蒲麻勿男述可特授懷化郎將制勅某爾父服于遐荒克有才智王師致討勞勤顯聞錫爾官榮庸示褒勸可

王拱辰納節予宮祠制

門下任賢圖舊所以享名位之隆酬賚遺榮蓋以成

志尚之美若時耆艾得對朝廷誕告庶工肇再顯册具官王拱辰莊直簡重肅恭惠和弼亮三朝廟相一德惟古訓是式惟大猷是經建哉勳收寓之勳寵至逾戒定長世久安之策謙弗自名頃以端冕親祠淑旅入覲元老來助具贍愈隆大宗序班具列三台之位留都分守猶爲百辟之師天下聳聞乎風聲京師并蒙乎福祉重念祖宗之陵屬永膺廟社之儀刑遽覽封章願還印節雖諭言之備盡終誠素之莫回是用疏寵以申恩惸勞而從欲觀秩冢宰冠名上公式昭令名併示殊遇於戲道尊德貴兼天爵之重名遂

身退亦人臣之難毋或謂遐而不予輔可

皇姪皇城使登州防禦使令晏可依前官加食邑三百戶實封一百戶制

勅朕於釐事之成均尊賞之施疏恐圖隱且蒙神休況吾宗藩宜被殊寵具官某信厚敏明屢膺器使駿奔在位相我宗祀嵗數寵章往其祗服可

尚書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呂公著可正議大夫充樞密副使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二百戶制

勅朕均神之祺以勞天下況於股肱輔弼之臣恩禮攸進陪樞要聞望愈隆爲國宗工相予明祀增封行食異寵章嵗數其可後乎具官某器識閎深資質冲茂遷貳使名往惟懋哉以對休命可

資政殿學士尚書工部侍郎元絳可正議大夫依前充資政殿學士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制

朕宗祀于天侑以聖考羣公鄉士各以職來進于休成具有慶賜具官某俊德偉望昔豫政機總事祠庭庶幾求助相予肆祀能勵厥勤恩典寵章往其祗服可

王珪曾祖永皇任起居舍人贈太師可特贈太
師中書令制
先王追崇宗廟而其禮達於諸侯肆朕嚴聖父以配
天而亦褒厚於肇臣之祖考具官某積德累善施于
孫曾海內具瞻爲國元老載加愍悼秩數甚隆尙其
有知享此休顯可
曾祖母追封韓國太夫人尹氏可追封吳國太
夫人制
宗祀慶成邦有大資維予貳弼特異寵章爵秩之加
上逮三世具官某祖母某氏柔明淑惠體順蹈和澤

流後昆貴極公衮胙之韓國亦既顯榮改命於吳尙
其歆服可
祖贊皇兵部郎中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追
封昌國公可追封蜀國公餘如故制
朕齋明以祀得歆于神維顯及幽並受多祉具官某
祖某令聞廣譽自昭于時禴祠烝嘗罔有缺絕之蓄詣厥來裔弼亮
而賢實熙帝載申加恩典啟胙大邦尙其淑靈知享
茲寵可
亡妻鄒國夫人追賜冲靜大師鄭氏可特追封
越國夫人制
宗祀休成澤均中外朝廷之士家室與榮矧予輔弼
之臣當極追褒之數具官某亡妻某氏育德慶閫來

臣恩逮祖妣具官某祖母某氏溫恭淑愼柔惠靜專
作合令人是宜象服賁于泉隧申錫國封殁也有知
亦云寵矣可
父準皇任三司鹽鐵判官太常博士祕閣校理
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兗國公可追封
魯國公餘如故制
朕尊禮輔臣與圖政事褒崇祖考厥有常故具官某
父某行實才名見稱於世施不大耀垂裕後昆爲時
宗工位冠百辟相予肆祀肅雍在廷改胙大邦尙其

嘉享可
朕尊禮輔臣與圖政事褒崇祖考厥有常故具官某
父某行實才名見稱於世施不大耀垂裕後昆爲時
宗工位冠百辟相予肆祀肅雍在廷改胙大邦尙其
嘉享可
王魏公集卷二 三十四

嬪碩輔淑柔淑惠象服是宜死而不忘嘗錫道號飭終之數亦既顯融大國徙封尚榮泉隧可

楊遂曾祖諒贈太子少保制腦詞同前

具官某曾祖某潛德弗耀積仁在躬福祿之蕃實詒厥後昭于幽壤申命有加尚其營魂膺此優渥可

曾祖母劉氏追封昌化郡太夫人制腦詞同前

具官某曾祖母某淑惠柔嘉來嬪令族克昌厥後象服是宜錫以郡封賁于泉隧沒而不泯其亦寵哉可

祖德皇不仕可贈太子少傅制腦詞同前

具官某祖妣某氏懿德嬪于虎臣淑慎靜恭是宜積德累善所以慶流於後昆立身揚名是謂光昭于

前烈眷股肱之重寄副士民之具瞻曾命所加上逮三世典章維舊寵數則新具官某曾祖某懿行在躬積德累善所以慶流於後昆寄重旄節含章不耀蕃衍之福厚于曾孫允協師言入貳樞政章炎改云章炎改云參酌國論改封大國東官之輔以極褒嘉尚其有知享此休顯可

曾祖母韓國太夫人李氏可追封燕國太夫人制

章惇曾祖母陳氏可追封潁川郡太夫人制

傳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豈特君人者可以觀德哉蓋位有上下故禮有隆殺德有厚薄故施有遠近此輔弼之臣追賁先世至於大王父母而止非在廷庶工

所能與也具官某曾祖母某氏肅雍端靜嬪于令人若時閫孫登貳名府章云登貳政柄圖任之始改封名邦維靈有知尚克膺此可

祖保樞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可追封冀國公餘如故章惇祖佺贈工部尚書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保制

輔弼之臣恩禮尤異追榮及於祖考錫命至於公師惟克當於人情亦以奕夫貽訓具官某祖某蘊行積德施于後嗣進陪機務爲世名臣大國易封章佺改云秩正三司位極貴顯尚其冥漠知享此榮可

祖母周氏追封魏國太夫人祖母鄭氏追封魏國太夫人可並追封兖國太夫人章惇妻定安郡君張氏可嘉興郡夫人制

昌縣太君楊氏可建安郡太夫人制

朝廷褒贈之典所以飭既往而勸將來也若夫善積厥身慶鍾後嗣榮懷追貴可無再哉具官某祖母某氏淑懿見躬來嬪令族母嚴婦順宜其家人若時賢孫登預機要章云登豫政事嘉而有後改錫章云疏錫大邦尚此休榮通于幽冥可

母周國太夫人蒲氏王氏可並追封兖國太夫人章惇母吳興郡君羅氏可追封吳興郡夫人

輔弼之良與國同體政事之重非賢不居顯名寵數加乎身德善勳勞材諸位宜爾家室可無稱乎具官某妻某氏出自慶門是稱淑媛徽柔莊靜作儷寶臣克協朕心擢貳機政爰錫小君之號仍疏大郡之封維靈在幽膺此休顯可

馮京曾祖碧贈太師中書令可贈兼尚書令制

具官某曾祖某躬率德善稱于州邦慶延厥家蕃衍光大丁時休享秩數愈隆尚其營魂享此新命可

前贈詞同

曾祖母追封燕國太夫人李氏可追封兖國太夫人章惇母吳興郡君羅氏可追封吳興郡夫人

夫人制 腦詞同前贈誥

具官某曾祖母某氏積仁累行滋大厥家維其孫曾陪與國論疏恩序爵既極顯融申命徙封尚榮幽冥可

祖禹謨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可追封崇國公制

我將我享得歆于神有壬有林具膺純嘏具官某祖某積仁累行州里所稱蓄衍福祥以遺其後典朕機密爲時宗工休命寵章以爲爾慶賁于寢廟尚克知榮可

祖母追封吳國太夫人胡氏可追封魯國太夫人制

政事之臣與國同體相予肆祀能厲厥勤追賁之恩逮于祖妣具官某祖母某氏淑愼懿恭克配君子典朕幾要迺時聞孫序爵飭終既極榮寵疏封畋命尚克歆承可

父式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昌國公可追封蜀國公制 腦詞同前

具官某躬率德善蔚然令名垂延福祥啟佑賢子典司機要爲國宗工褒數寵章以榮寢廟宜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慰爾子思慕之心哉可

母追封韓國太夫人朱氏可追封冀國太夫人制 腦詞同前

具官某母某氏婦順母嚴顯聞于世是生賢息教以義方謀謨廟堂爲國良輔命書加錫畋胙大邦尚惟享之以昭幽冥

亡妻追封安化郡夫人可追封文安郡夫人制 腦詞同前

具官某亡妻某氏徽柔忠和協德君子劬勞肅後象服是宜畋錫新封尚其休享可

亡妻追封普安郡夫人富氏可追封延安郡夫人制 腦詞同前

具官某亡妻某氏育慶高閎來嬪有德恩章寵祿不及其存序遷小君亦云顯矣易封大郡尚惟欽哉可

妻進封大寧郡夫人富氏可特封延安郡夫人制 腦詞同前

具官某妻某氏育德盛族來嬪慶門柔嘉協于君子序爵名郡是惟休榮申錫畋封往其祗服可

文彥博曾祖崇遠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齊國公可追封燕國公制 腦詞同前

具官某曾祖某積德累善施於孫曾海內具瞻爲國
元老載加愍飭秩數甚隆尚其有知享此休顯可
曾祖母宋氏追封齊國太夫人可追封燕國太
夫人制誥
同前
具官某曾祖母某氏柔明淑慝體順蹈和澤流後昆
貴極公袞胙之齊國亦既顯榮改命共燕尚其歆服
可
祖稅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可追封
周國公制誥
同前
具官某祖某令聞廣譽自昭于時福祿之蕃詒厥來
纘承大統四方上下莫不安寧而勳績茂有聞者比

父洎暗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陳國公可追封
魏國公制誥
同前
具官某父某行實才名見稱於衆施不大耀垂裕後
昆勳賢俱隆詡亮三世丁時休享肅雍在廷改胙大
邦以極褒寶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慰爾子
思慕之心哉可
祠部員外郎劉瑾可朝奉郎復天章閣待制制
勅沃恭聞仁宗皇帝深惟天下大本意有所付而執
政大臣左右讚順以成聖志及英宗皇帝進位元儲
纘承大統四方上下莫而動績茂有聞者比

覽故臣家奏考驗不誣其讜厚忠實可謂至矣詩不
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褒嘉尊顯顧可忘哉具官
某勳賢之舊躬迎義方頃繇材名擢寘法從坐事左
降望實不隳遷復近班迺時異數非獨上稱文考報
功之意庶幾光昭神祖知人之明可
百官封妻制
具官某祖母鄭氏追封唐國太夫人可追封越國大夫
人制誥
同前
具官某祖母某氏善積于躬慶流厥後疏封序爵既
已飭終改號啟邦尚其歆享可
皇城使榮州團練使峴洮州蕃部都巡檢使包

順父瞻鐸心可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母
鷄忙氏可狄道縣君妻抹卒氏可長道縣君制
勅具官某父母爾子妻云爾夫熙河開拓之初率衆先附
戰多之最簡在朝廷積勤累勞致位休顯眷言迺父
母云眷言爾母妻云眷言家室未被褒嘉錫以官榮庸勸忠義可
水部員外郎王同老可朝奉郎充秘閣校理制
勅以爾夙承義訓享有令名擢寘書林迺時異數非
獨上稱文考報功之意庶幾光昭神祖知人之明
故文思使內侍省內侍押班忠州刺史高居簡
可特贈耀州觀察使制

王魏公集卷二

親近之臣出入宮省序勞錄善當以厚終具官某爰
自先朝選置左右服職歲久勤謹可稱永惟奄亡宜
有追貴察廉命使位秩甚隆尚其營魂膺此休顯可
皇伯故鎮安軍節度觀察留後宗袞可贈武寧
軍節度使兼侍中追封彭城郡王制
宗室近屬蕃維盛官坐而尊顯於朝廷殁則褒嘉於
爾能勤厥官實應遷格往服褒寵勿忘懋功
故贈昭慶軍節度使曹億門客進士王父寶臣
行溫恭信厚夙以賢稱謂宜榮享有眉壽不幸及
於大故用震悼於朕心親賢俱隆禮秩務稱建旌授
鉞序爵至王名兼左相之崇位蓋人臣之極尚其冥
瀆膺此寵章可
皇兄故武右衛大將軍恆州團練使仲隨可贈
曹州觀察使追封濟陰侯制
古先哲王治四海以孝親九族以仁生則致敦睦之
恩死則盡追榮之數民德歸厚朕甚慕焉具官某序
于宗藩躬迪善行無媿遊之悔有信厚之稱永言奄
亡良用盡盡恩禮之厚屬在親賢侯爵侈封廉車貴
位尚其營魄享此恩嘉可
右諫議大夫呂公弼可給事中知青州制
勅臺省之要官朝廷之盛選與陪法從總領价藩寵
秩恩章是宜異數具官某才謀政術有稱於時踐更
茲多寄屬惟允進遷位序啟殿方維往服命書勉之
無斁可
前守汀州上杭縣尉林璋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某汀閩之俗舊苦多盜執獲致賞國政所先
爾能勤厥官實應遷格往服褒寵勿忘懋功
故贈昭慶軍節度使曹億門客進士王父寶臣
可假承務郎制
勅具官某教授戚里緣恩請官錫以命書是稽前比
往膺新秩毋或弗祇

美人張氏親兄孫林可假承務郎制

勅某宗祀慶成澤均中外錫爾一命厥惟恩榮勉於自修然後能稱可

文彦博男宗道可承事郎制

勅某爾父相我仁祖協佑聖謨進建元儲國以泰定忠勞勲績謙弗自名無言不讐宜爾褒顯以爾幼承義訓夙有令名擢授官榮酒時異數非獨上稱文考念功之意庶幾光昭神祖知人之明可

制誥

皇太后曾祖母李氏追封魯國太夫人可追封秦國太夫人制

朕宗祀明堂禮成樂闋斂時百福賚及萬方外族之尊宜有異數皇太后曾祖母某氏淑惠體仁靜專循法嬪于慶閟享有令名序爵啟封既光顯矣寵之新國尚克歆承可

曾祖母李氏追封魯國太夫人可追封秦國太夫人制

夫人制

澤溥者其流長位高者其享厚古之道也其可忘乎皇太后曾祖母某氏徽柔靜專率蹈義訓慶流厥後母有朕躬疏寵蒙榮既胙全魯往膺新命尚克歆承可

祖繼勳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荊王餘如故制

朕昭事聖考哀配上神有壬有林具茨福祿況嘗錫封大國而爲外族之尊乎皇太后祖某材謀武力服勤王家垂裕後昆母育天下甫終厥事載修厥封尚其明靈安此休顯可

祖母王氏追封陳國太夫人可追封荊國太夫人制

朕新執珪幣以事文考以配上帝嘉與內外同其福釐維予母族之尊得盡褒崇之數皇太后祖母某氏嬪于令人善相宗事劬身靡後以啟休勞方推肆祀之恩特改疏封之命尚其冥莫膺此寵章可

祖母康氏陳國太夫人可追封荊國太夫人制

朕蠲潔以祀得歆于神推恩羣公以及祖妣矧惟貴戚宜極褒崇皇太后祖母某氏育德華族來嬪慶閥積行累功實昌厥後維予文母坤育萬方進疏大邦增寵位號沒而不泯尚克知榮可

祖母郭氏韓國太夫人可追封荊國太夫人制

朕於釐事之成均爵賞之施焉其幽至於奄岁皇太后祖母某氏嬪于令人躬有懿德流澤蕃衍啟佑後昆母育朕躬儀刑四海載加愍飭改錫大邦尚惟歆哉膺此休顯可

父遵甫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衛王可

追封楚王餘如故制

朕有大賚於天下而爵位高顯者其澤溥又況德厚

位隆屬尊戚貴禮有異數是惟宜哉皇太后父某智
畧材謀世載榮問篤生聖女母儀萬方熙事之成侈
封大國尙其幽穸膺此寵章可

母周國太夫人曹氏可追封楚國太夫人制

朕得四表之驩心以致嚴於聖考者豈獨羣公卿士
之力哉蓋率循于慈訓也則上稱文母顯親之志顧
可後乎皇太后母某氏柔惠靜和儷德君子篤生聖
女坤育萬方熙事休成澤均幽顯疏封大國既已飭
終申錫有加尙其知享可

母周國太夫人李氏可進封楚國太夫人制

朕宗祀上天侑以聖考我將我享既燕翼於神明有
王有林迺緝熙于福嘏維文母之遺事宜禮秩之致
崇皇太后母某氏靜莊柔嘉協德君子蕃衍之福莫
之比隆疏國改封胙之全楚往安燕譽永介壽祺可

諸司人伎術人授官制

敕具官某祇載厥職歷年滋多稽諸有司序于官秩
往共爾服毋或弗欽可

進納授官制

勅某振乏理財朝廷之致爾能輸積以助有司褒賜
一官往其祇服可

淮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毋王氏可
追封濮國夫人制

同天之澤均逮臣工矧吾宗戚之賢宜有室家之慶
顯名異數其可後乎具官某妻某氏襲德高閎言歸
公族靜莊柔懿協于令人將相兼崇嗣封王國爰錫
副笄之寵庸昭繼世之榮祇服恩章永安燕譽

尙書庫部員外郎權發遣福建轉運使公事兼
提舉本路鹽事賈青可尙書祠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此先王所以勸
飭在位也若夫賢勞著于事功利及于人寵秩顯名
朕無所愛以爾出使閫嶺覆濟敏通鹽事阜成稽實
來上左曹之陟特異故常往服褒嘉愈其祇載可

仙韶副使朱氏可特授掌樂同管勾仙韶公事
制

某氏爾性資專良祇事宮省率聲技之職積歲時之
勤宜有甄陞以示褒勸典司備樂參總衆工往服寵
章毋替朕命可

皇姪右武衛將軍孝詔孝參孝奕可並休前官
加勳制

勅朕稱秩新禮以親祭于明堂迄茲休成具茨福祿

具官某生而乘慶幼則象賢敏惠令嘉若出天性丁
時大賚增邑錫勳往服命書永綏榮寵

故尚宮柳氏可追封華原郡夫人制

掖庭之嚴並建衆職尚宮之選屬在令人生而積服
采之勤沒則侈追榮之數國有舊典顧可弭忘具官
某氏祗事禁省歷年滋多莊靜謹恪迄無罪悔奄忽
物化怛然興懷其疏大郡之封仍錫小君之號尚茲
幽冥知享異恩可

故殿前副都指揮使宣遠軍節度使楊遂可特
贈侍中制

勑地嚴宮盛將帥之臣生而尊顯於朝廷歿則褒嘉
於泉隧古之道也其可忘哉具官某忠武知謀屢膺
寄屬出乘疆場有執敵捍患之才入總營屯有折衝
消萌之用勤恭篤實簡在朕心不幸奄亡盡傷何已
龍朝臨奠既極於哀榮追命飭終尚昭於冥漠逝而
不泯其克欽承可

彰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駙馬都尉李璋育母授
博陵郡君崔氏可進封仁壽郡太君劉氏可特封安康郡太夫人制

勑宗藩近戚在屬爲尊寵數徽章於以求稱具官某
妻某氏柔嘉莊靜夙有賢名婦順母儀是宜象服爰
錫小君之號仍疏大郡之封往服命書永安燕譽可

宗寁新婦改云宏錫副
并之命仍疏全國之封

光州防禦使駙馬都尉曹詩所生母杜氏可特

封安康郡太君制

崇養顯親是謂能孝咨予貴戚宜異恩章具官某所生母某氏柔惠昭和靜恭循法克生賢息榮祿令名錫以命書封于大郡迺時休寵其往欽承可

左監門衛大將軍克艱所生母孫氏可特封安福縣君制

勅具官某所生母某氏莊靜徽柔嬪于宗室是生賢息寵祿令名相祀均釐啟封大邑茲惟休命其往欽承可

左領軍衛將軍子春新婦劉氏可特封長樂縣

君制

勅具官某新婦某氏徽柔靜專作合宗子丁時休享疏邑錫封往服恩加思永燕譽可

前東上閤門使果州刺史夏元幾可西上閤門使依舊果州刺史制

勅自古在昔陟明黜幽行治或愆法不汝貸具官某總將屯之劇寄介上閫之使名廉聲密閫陷于吏議奪位一等迺時宥恩往祗命書毋廢循省可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克暨可右武衛大將軍彬州刺史制

勅具官某序于宗戚享有官榮坐法左遷屢更歲月能自飭勵思補厥愆進服舊班愈其祗謹

入內東頭供奉官李舜舉可文思使充文州刺史制

勅具官某祗事左右歷年滋多恭恪直清迄無罪悔蹤遷藏秩時乃異恩其往欽承愈思報稱可

四方館使榮州刺史李評可特授引進使依舊榮州刺史制

勅具官某才能知略見稱於時非專爲恩以致顯位有司會課爰陟班榮往其欽承愈務報稱可

追官勒停人左衛將軍駙馬都尉王銑可慶州刺史制

勅議法原情錄善宥過朕率是道逮乎親近具官某選尚之初見推材氣官榮位寵爲世顯人言行或差陷於吏治循省祗畏闕於朝廷稍復舊班示不汝廢尚有終譽往惟欽哉可

昭容朱氏進位賢妃制

朕惟始基王化是資內德之良崇建婦官莫重列妃之選惟時碩媛合正寵名爰告路朝式孚渙號昭容朱氏柔明秉質温惠率躬顧史問詩進有靜專之善

佩環鳴玉退無險詖之私早受福於帝歆遂發祥於
哲嗣誕著成人之德肆膺胙土之封是選佳辰有稽
舊典越視三公之秩峻超九御之聯以參麗於禹衣
益侈榮於彤管採賢斯稱錫命維新於戲綏御家邦
朕欲廣儀刑之治憂勤夙夜汝勿忘輔佐之誠祗服
訓辭往其無斁可特進位賢妃仍命所司擇日備禮
冊命

賢妃朱氏進位德妃制

門下王宮六寢允資內德之良天極四星明著列妃
之象朕稽百王之故實紹五聖之燕謀位號雖蕃選

納尤簡方延登於邦媛俾輔佐於坤儀颺於外廷詔
爾羣辟賢妃朱氏秉誠淵塞賦性温恭八月良家蚤
預增成之列三公視秩進膺禹狄之華而能謹環珮
之音師保阿之訓高禖錫羨屢陪弓韣之祠吉夢應
占載協熊羆之慶是用俯循舊典陞貴隆名以始國
風以備婦禮於戲寤寐思服關雎樂淑女之逑警戒
相承鶏鳴陳賢妃之道勉躬柔度往對殊休可特進
位德妃仍令所司擇日

翰林學士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權知開封
府蔡延慶可落翰林學士知制誥依前司封員
外郎知滁州制

敕學士以論思獻納爲官而開封典治京邑惟忠信
諒直有詞學政事之能者宜在此選苟懷邪失職則
爲時起羞具官某頃以藝文寘于法從擢伊畿甸入
踐禁林宜思首公以稱榮遇而乃顯爲姦慝棄義狥
私交通中人屈撓國法申朋比之志亡側媚之恥累
國傷體無甚於茲言者力攻深駭予聽褫職補郡猶
示寬恩往自省循毋重尤悔可

翰林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御史中丞李定可
落翰林學士依前太中大夫知制誥知河陽制

勅居綱紀準繩之地爲左右侍從之官維行與言朕
所信任拂于公論罰不汝私具官某拔自周行寘諸
華要典領憲府論思禁林畜馬均民抗章來上逮樞
臣之獲罪終新令之莫移曾無片辭復議得失依違
無實其理已明用黜舊班俾臨近郡往承恩宥毋或
勿欽可

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劉沆可追封兗國公

敕序德報功是宜厚往褒賢念舊所以勸忠維時顯
庸申彼慇錫具官某以宏材遠業經緯四方以偉聲

英聲儀刑百辟相我仁祖協成聖謨進建元儲國以泰定勞勤勳績久而自昭篤實沖深朕用嘉歎宠爲大國公爵極崇尚其明靈膺此休命可

祖保樞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追封燕國公餘如故制

勅令夫與我共守祖宗之業而裁成天下之化者非二三輔弼之臣歟故於進拜之初優其禮命而追榮及於祖考所以欲其移孝而爲忠也以爾具官某天質渾厚器識閎通有長者之風而自顯其德有君子之澤而垂裕於後克生賢嗣爲時大臣今而令孫復

嗣厥位游歷機庭之貴進貳台宰之司奕世三公宗祊已崇於典册封爵五等燕邦載徹於土田告諸幽扃識茲茂渥可

尚書禮部郎中分司南京楊繪可落分司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制

勅具官某舊錄材望入踐禁庭坐法左遷出分留務能用循省以補厥愆錫官制之號名總祠庭之職事往愈勤勵以需甄收可

泌堂五院副行首佐千牛衛長史馬永錫左金吾衛長史充泌堂行首制

勅具官某給事公府祇慎有稱爰考舊章序進官秩是惟爾寵無替厥勤可

尚書刑部郎中知信陽軍范純仁可朝散大夫直集賢院仍加上護軍制

勅具官某頃繇材名膺被器使陷于吏議奪職再暮逮茲宗祊有大資既肇新於官號仍遷序於勳名復寘書林併爲異數往承休命毋或弗欽

太子中允館閣校勘范鎮可依前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充監察御史裏行制

勅具官某御史府綱紀糾正之地舊制職務從簡官不必備今朝廷方講明憲令增置佐屬所以飭庶政而廣言路也爾文章吏事有聞於時往副選掄勉祇厥職可

承議郎至通直郎磨勘制承制崇班通事舍人同

勅具官某褒最錄勤朝廷之政爾治身率職兼善自將會課有司法當甄序往其毋怠思稱厥官可

太中大夫知集賢院學士知廣州陳繹可依舊太中大夫集賢院學士充龍圖閣待制再任制

勅錄勤序最朝廷大公況吾邇臣久勞於遠宜加寵任以示褒優具官某頃繇材名更踐華要出寄藩屏

治聲有聞稍復班榮俾仍舊服往膺新命爾其懋哉

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丁執禮可依前大常博

士集賢校理兼監察御史制

勅具官某御史府朝廷綱紀所在以糾正官邪主平

邦憲爲職非忠厚端諒明於治體者孰能勝其任哉

爾文學行義茲治敏明內外踐揚號爲稱職監察之

遷實爾故官其往欽承愈思懋勉可

龍圖閣直學士朝奉郎權三司使公事李承之

可特授樞密直學士依前朝奉郎權三司使公

專制

勅樞密政事府舊置學士院地嚴官盛其選甚華非

寅恭清明望實素著者烏能勝其任哉具官某受才

彊敏致位顯榮遷使三司號爲稱職丁時休享與有

賢勞進陟要塗以勸能者往服新命可無勉乎可

尚書職方員外郎馬默可特授朝請郎權開封

府判官專管勾使院公事制

勅具官某著籍審官序遷有法屬孚新於官制爰昭

錫於階名佐治開封是爲材選往共厥服其亦懋哉

可

朝散郎充史館修撰陳睦可朝請郎依前史館

修撰制

勅具官某黜陟詠賞所以褒厲庶工肆朕時憲以爲

考績之法爾文辭政事屢見推稱使事有勞職秩加

顯審官會課當得序遷往愈懋哉不患無位可

贈太尉謚文安王堯臣可特贈太師中書令改

謚文忠制

勅具官某以宏才達業取重譽髦以遠望英聲進參

幾要逮事仁祖協成聖謨登建元儲國以泰安勞勤

勲績久而自昭篤實冲深朕用嘉歎敏而好學慮國

忘家考行易名在法爲稱令師之位并示追崇尚其

明靈膺此休命可

虞部郎中李君卿可降授駕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比繇推擇掾屬京府治正庶獄期爾底平

而乃懷依違阿比之私失具備簡孚之實陷于吏議

當寘明刑降秩示恩勿忘循省可

司天監靈臺郎王利賓錢子善可並特授守司

天監主簿制

具官某治歷明時政之先務稽求爾學應格當遷往

服恩章愈其思懋可

右監門衛大將軍世閤第三女婿鄭敦臨可將

作監門主簿制

勅某爾繇推遷獲倩宗女錫以一命國之恩榮勉於自修然後能稱可

提舉茶場故太子中舍李杞長男珏可將仕郎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爾父率職首公功利尤著奄忽物故賞未酬勞錫爾命書庸示褒勸往祇義訓移孝爲忠可

萊州萊陽縣尉侯通可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某剽奪寇攘民罔不懲執獲致賞國政所先爾能勤厥官實應遷格往服褒寵勿忘懋功可

樞密院副使太中大夫孫固可特授依前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制

敕輔弼之良與國同體樞宥之重爲王本兵惟忠諒可以豫謀惟明哲通能祇載必求俊乂爰正寵名具官某有疏通之才有宏遠之業典朕幾要爲時信臣毀譽不回夙夜匪懈公論所屬具瞻愈隆爰考僉同進遷俾命書而加錫往祇厥服其愈懋哉可

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制

依前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制

勅維樞宥本兵之嚴參從疑論道之貴任人賢否繫國重輕眷爾譽髦膺予遴選具官某受才宏博造行直方廣聞足以鎮浮遠識足以成務出入左右靖恭明敏永言服采之勤夙協縉紳之望擢貳右府與國期成康功

太子中舍守本官致仕王沃可換通直郎致仕制

勅具官某爾率職宣勞序于朝位以疾得謝進遷勳名往服恩章永安譽處

大理寺丞王古可通直郎提舉京東西路常平事制

勅具官某材名行實有顯於時憂哀居廬克終喪禮進遷朝位將命一方祇服恩章求爲稱職可

同知樞密院事制

勅具官某典司機密正名定位時迺舊章具官某資質冲深器識宏遠入陪樞要望重朝廷屬右府之進遷俾命書而加錫往祇厥服其愈懋哉可

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樞密都承旨韓縝可依前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制

勅維樞宥本兵之嚴參從疑論道之貴任人賢否繫國重輕眷爾譽髦膺予遴選具官某受才宏博造行直方廣聞足以鎮浮遠識足以成務出入左右靖恭明敏永言服采之勤夙協縉紳之望擢貳右府與國期成康功

太子中舍守本官致仕王沃可換通直郎致仕制

勅具官某爾率職宣勞序于朝位以疾得謝進遷勳名往服恩章永安譽處

大理寺丞王古可通直郎提舉京東西路常平事制

勅具官某材名行實有顯於時憂哀居廬克終喪禮進遷朝位將命一方祇服恩章求爲稱職可

宣德郎知磁州安武縣傅正可通直郎權發遣
夔州路常平等事制
勅具官某爾材能操行比見推稱召對于朝聲中其
實進還厥位將命一方往服恩休勉思稱職可
宣義郎權發遣廣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可特
授通直郎權發遣兩浙路常平等事制
勅具官某錄最任能朝廷之政爾繇材誼祗事嶺南
有賢有勞簡在時論進還朝位改使於吳往服恩章
愈思稱職可
某氏封充媛制

古者王之六宮必有婦寺之職所以述宣陰教輔成
內治朕若稽古登建嬪御位不必備唯才德之稱焉
具官某氏敬柔懿敏淑惠靜專保阿之訓有光葆祝
之辭厥應充媛之選視秩甚隆非爲汝私於以求助
式燕且譽好爾無射資富能訓惟以永年允懷于茲
用對寵渥
封岳州昭靈妃誥
湘湖之神主福方國位秩名數可無稱哉岳州昭靈
妃純孝加人生稟至性利澤及物死而不忘瞻言祠
宮莫彼州服比因旱嘆甘雨應祈有司請焉理宜有

答敷錫諡號顯揚靈休

劄子

論明堂配帝第一劄子

臣伏覩詔書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昊天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以臣所聞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圜丘則徧及於天之羣神明堂則弗徧也祭上帝而已所謂上帝者則昊天上帝與五帝是也何以知之肆師之職既曰類造上帝又曰封于大神則是以上帝兼及五帝故又以

大神別之也司服之職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若上帝專謂昊天上帝則何故不正曰祀上帝又加以昊天者何也由此觀之則上帝之不專爲昊天上帝明矣以周官一書考之其別於五帝則稱昊天上帝其別於昊天上帝則稱五帝其合昊天上帝與五帝而並則稱上帝前後參驗無一不合於此者蓋自昔言禮者皆以明堂專祭五帝不及昊天上帝唐成之徒既已乖謬歷代沿襲朝廷方欲是正典禮以革前世之弊雖祀昊天上帝而今又悉廢五帝之祀則是其失與前世等也記曰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接神之際其謹如此況於輕絕五帝之饗違經變古著一代非禮之舉失孰大焉方陛下祇畏天戒此事尤宜加審伏望聖慈以臣所言廣延博聞彊識之士更賜論議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日曾論列明堂配帝事竊聞禮官所定有與臣言不同者朝廷已從其議緣臣所陳並因周禮正經前後參驗皆有稽據系知禮官復用何說欲變易此論伏以陛下講希闊之典追合先王宗祀嚴配之意此甚盛典莫大之事也今欲除前世久行之變必須

當義中禮然後上帝居歆神罔恫怨理或失安悔將何及此臣所以夙夜惓惓忘冒昧之誅不能自已者伏望聖慈以臣所論付兩制近臣與太常禮官令以所見異同各據經旨具議狀聞奏陛下擇其可否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近因請對曾再論列配帝事伏聞聖論臣以迫於日旰未盡所陳今輒敢援引古義薦瀆宸聽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蓋

大旅上帝者以上帝兼昊天故下文以五帝別之則掌次所謂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者專爲五帝而言也類造上帝者以上帝兼五帝故下文以大神別之則肆師所謂封者專爲昊天而言也掌次設文正與肆師互相發明則上帝兼昊天與五帝尤爲明白矣其謂之昊天上帝者何也夏曰昊天氣之主也而所御者萬物相見之事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又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蓋帝體物者也萬物皆相見而帝亦於是與萬物相見故兆昊天於南郊以禋祀祀之也其謂之大神者何

也神之爲神無乎不在在地則維嶽降神田祖有神之類是也在人則乃聖乃神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之類是也在鬼則神保是饗神具醉止之類是也此以道言之也地則謂之示人則謂之鬼唯天則謂之神者此以禮言之也禮者我無加損焉正其名而已矣故周禮一書在天者皆謂之神唯昊天則謂之大神若地示人鬼則無有謂之神者蓋以正名爲書則不得不爾雖與他經所稱不同其理一也故其稱昊天上帝也五帝也亦各正其名而已至於郊祀圜祀之說臣已粗陳大略矣臣智識淺昧學術無取被蒙聖問不敢不盡其說干冒天威死有餘恐惟陛下斷其可否不勝大幸取進止

論河東將校功賞第一劄子

臣勘會宣撫司昨指揮本路領兵入界至囉兀城與种諤會合仍令修列堡障創置四寨許咸吉等既至會合處道上亦不曾遇大敵只是捕斬老小驅掠牛羊蓋乘西人不備遂到彼處至于修置堡寨驟動一路致西人將引重兵攻剽爭奪左知向去不能守禦朝廷必已詳知事實今來論功行賞不自朝廷宣撫司又不待經略逐司次第保明只據當時諸處供到

草狀一面超轉官資除授差遣至如都鈐轄通事舍人乃是朝廷謹選之官今來只用宣撫司劄干並已除授宣撫司指揮本司令限劄子到便起文請受俾呼新官自得指揮以來外人議論紛紜不唯差次等第未得平允兼以謂今來除授乃是宣撫司以昨來出兵絕無成效超越除拜無以慰塞輿論臣竊觀自古用兵委用將帥未有今日之事向使宣撫司所任將佐皆能摧堅破敵開拓疆境合得上件爵賞至于近上官職亦須奏請朝廷乞降恩命況今來只以將士深入不測之境暴露日久須合酬其勞苦宣撫司

自當詳悉差次輕重何以遽然如此輕授致駭物聽
自昔人臣得專封拜非治平得已之事也臣被命守
邊所見如此不敢默默非不知宣撫司指揮奉行不
疑可以無咎重念臣曾備位政府國家安危臣實與
共休戚今若共行此事依違不言不惟臣私義不安
大懼有累朝政伏望朝廷將昨來得功將士除將校
蕃官已依宣撫司劄子指揮施行更不重定外其將
官使臣轉官差遣並令中書密院或專委官重別裁
定所貴不僭稍全國體取進止

論河東將校功賞第二劄子

臣勘會鄜延路將佐所得功賞臣不見得逐人功狀
次第所有本路將官使臣等略具不均人數在前檢
會元初論列宣撫司功賞未得平允及將近上官職
差遣一面除授又不依應得先降行軍賞格今准聖
旨令臣密切別定酬奬等第開析聞奏緣本路得功
賞將佐並係臣統屬若將宣撫司所得爵賞令臣增
減實于事體不便兼臣元奏候宣撫司降到勅告未
敢給付後來宣撫司並已一面給與逐人尋已申奏
不足以達事物之理夙夜勉彊仰塞睿旨今已撰到
五首謹親書進呈伏望聖慈裁擇刊改取進止

依行軍賞格定奪合得官職聞奏若必以將士深入
賊境與尋常陣敵不同則乞于賞格上量功狀輕重
特賜推恩所貴賞不虛受人自知勸取進止

貼黃

臣所乞付不干礙官司定奪蓋爲臣從初論列此
事其將佐又皆在臣部下若只用臣裁定追奪恩
命於緩急指授之間恐生疑阻却于人情事體不
便如朝廷以地遠難于會問取索只乞付本路監
司令依公定奪伏望聖慈詳察實非避事今來臣
開析功賞不均只是准密院劄子內開坐原奏人

數日近又准宣撫司送到曹偃等二月一日修寨
處得功將佐宣劄等臣未敢給付乞早賜取索定
奪

進策題劄子

臣近蒙宣諭學校策義令檢閱故事綴緝成文臣韋
弼累日僅就篇次大懼詞學淺陋違失睿意今具進
呈伏乞宸翰深賜寬改或可施用取進止臣近奉手
詔令臣更擬策問五首臣學不足以通古今之宜文
不足以達事物之理夙夜勉彊仰塞睿旨今已撰到
五首謹親書進呈伏望聖慈裁擇刊改取進止

元豐五年殿試進士策問

朕聞動民不以言效上揆於令三代之王也正心誠意出於莊席之上移風易俗至於江漢萬里之遠是以德産茂遂歡欣交通伊古以來號爲極治朕承祖宗之休帝有天下夙興夜寐期底治寧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有明目達聰之意而壅於上聞責實循名而樂事勸功之效未著信賞必罰而塚官慢令之習不除任職多素餐之人居位鮮自公之士廉義忠直見譏於時詖汗私邪以黨相尚歷年於此未就平成豈朕之德有所未孚歟將至治有所未至教有所未立歟子大夫其詳言之

昧先後之理而無其序蛲抑習俗之弊可以久成難以速化煩稽往古而不泥施來今而可行子大夫宜有志焉其著于篇

朕聞爲君之難莫難於知人四海之廣萬機之衆聽事合治不可一日闕其官居位任職不可一日非其人苟無知人之術則中無凝止而姦言並至嘗試之說滋起矣用之如轉石之速或未盡於人材去之如拔山之難將有室於賢路擇士以言則能言者未必能行選衆以行則有始者未必有卒以貌則聰明者有守之以思以事則就義者或去之若熟察之以聲聞則忠正之士以剛直而陷求全之毀考之以譽然則知人之道果何以哉堯知人以九德周弊吏以六計魏晉有中正之官九品之制至唐又考以二十七最見此類者施之於今足以盡知人之術歟抑非歟子大夫其詳言之

朕聞先王之治天下也感人以心而人無不化動人以行而人無不隨故文王之陟降庭止則在位者自公退食無私交之行不遑暇食則從政者莫或遑息無斯須之安及其久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上自使

臣之賢而下至征夫之賤內外不形慘悴之色非特將帥之忠而有見於僕夫之臧君臣上下憂勤百爲休戚一體此先王所以德日起而大有功也朕甚慕焉夙興夜寐正心誠意以躬率在位然而下之隨上曾未足以庶幾先王之治不識何道而能致先王之盛乎子大夫事變之所更者多則義理之所閱者博耳目之所接者廣則志慮之所及者遠子大夫其精究而詳言之

朕聞邊鄙之爲中國患其來尚矣自昔將帥謀謨之臣如韓安國王恢賈誼董仲舒晁錯陸贄之徒或欲

懷其心或欲堅其約以一擊十以易制難皆槩乎其
聞者也今欲考衆說之是非以求至當之說若驗之
於已行之迹然古之禦戎者不過有命將帥而伐之
者有築長城而絕之者有奉金齎幣而和親之者有
卷甲輕舉而破降之者嚴尤以爲古無上策周得中
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班固從而析之以爲尤論當
矣而劉況乃以謂嚴尤論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然
則考古之事酌今之宜務求最上之策以外威四夷
內強中國子大夫以爲何施而可乎

朕聞王道之始必本於農故爲之常平之政使倉廩
之積農夫得以取其陳爲之免役之法使官府之徭
耕者無或妨其力然天下之民猶且力本者寡趨末
者衆一遇水旱之災則強者散而之四方弱者轉而
蹈溝壑朕甚憫焉永惟所以強本抑末之道而未得
其方也嗚呼井田廢而爲阡陌疆理之法不可復講
矣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限田之令不可復行
矣然則率市廛之民歸南畝之業使天下游手者寡
所以義勇且令就逐州軍訓練使知戰守出入次第
然後隨事措置遂於進卷內別具貼黃乞候將來教
閱稍成倫序日分往沿邊防秋駐劄漸次減省正兵
已曾聞奏今來蔡挺所乞依倣涇原路以一萬五千

夫以爲何道而能臻此乎朕承祖宗之大統永惟先
王之所以化民成俗觀之以象示之以事德有所虧
則成之過與不及則均之載之如楊舟無或棄之物
養之如新田有可采之芑當是之時學士大夫外備
其文內美其質用修文事而無不宜用作六師而無
不及蓋致其道成其業也如此周衰子衿之詩作獨
詹儻公始修泮宮道以政治廸以武事卒之以獻功
故孔子猶有取焉如魏之拓跋唐之文皇鄉縣立學
遠人慕義皆頗有其意矣教養之實亦有近於古者
乎朕方崇廣三舍而來四方之賢良何修何飭而能
臻先王之盛歟意者井田廢三代之法不可一朝而
復則魏唐之制庶幾有補於今歟其無補歟用之必
有本末施之豈無先後子大夫其詳言之

義勇成邊事宜劄子

臣昨於二月十二日進呈刪修義勇保甲條貫其分
番教閱勸募鼓舞之法條目粗已完具大抵欲使諸
路義勇則代沿邊正兵防戍保甲則代逐處巡檢縣
尉下兵士弓手巡捕但以立法之初人情未盡服習
所以義勇且令就逐州軍訓練使知戰守出入次第
然後隨事措置遂於進卷內別具貼黃乞候將來教
閱稍成倫序日分往沿邊防秋駐劄漸次減省正兵
已曾聞奏今來蔡挺所乞依倣涇原路以一萬五千

人分爲五番輪赴總管司教閱及將嵐石等州軍義勇分番更戍自餘近裏州軍不係輪番戍守者解發優獎之法亦當減等臣今相度欲乞依臣前來所進新法候年歲間義勇教閱稍成次第日委逐路經略都總管司將涇原路分番出戍之法比附相度逐路州軍去沿邊地里以近及遠並令分作番次出戍以代正兵如此則邊費可省兼不誤戰守其近裏州軍人戶既充義勇即便無不係輪番戍守之人解發優獎之法難議減等更乞朝廷詳酌指揮

言時政劄子

臣聞和氣致祥乘氣致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感之以德則災異消忽而不戒則禍敗至蓋天以君爲子愛之顧之可謂至矣政一弗迪則垂象譴告將欲人君悔過遠非慎微省事以自全安也自昔言災異者皆不出此迺者彗出西方異之甚者陛下恐慄祗畏避宮省膳亟下明詔敷求直言乾道昭然今則消復臣聞無災而懼禍亦不萌患至而思咎將誰執當陛下思變貢躬之日臣實不敢懷未信謗已之嫌恭惟陛下即位以來憂勤庶政興起敝廢總持權綱可謂欲治之主不世出矣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有温恭好問之實而壅於上聞廣土衆民未躋既富萬方黎獻罔或彙征在位多素餐之譏比屋無圖空之頌是非雜揉賢不肖混淆民勞於室謫見于天臣竊思其由未知其實意者左右之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爲不忠謂不賢者爲賢朋黨比周讒忌蔽塞以惑陛下之聰明歟任職言事之臣附勢以亂情僞倚法以狥愛憎賞不及功罰不當罪而政事不得其平歟乘權附利之臣不察惠養閔仁之意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圜夫兵民嗷嗷或致愁嘆人不得安而失職歟凡此數者足以干陰陽之和致乖沴之氣

天象之差幾在於此陛下仁慈孝友格于皇天外無狗馬玩好之求內無險詖私謁之事是陛下脩之於上正之於朝廷而羣臣隳之於私室伏願陛下察觀親近之行使無以濟其私杜羣枉之門使得以歸其直省不急之政作紓弗勝之力役凡可弛以利民者一切罷之則善言可以退舍美意可以延年復見於今日矣若夫貶損之舊章祈讌之小數臣竊恐皆非陛下所以昭事上帝之意臣羈孤憃愚旁無佽助獨蒙陛下拔擢幸得待罪從臣常懼無以報稱故敢冒昧不避斧鉞之誅以先衆臣唯陛下留神裁擇不勝

臺 捌肆 册 97 版

幸甚干冒天威臣俯伏俟命之至

王魏公集卷四終

宋 王安禮 撰

表

彗星退舍乞御正殿表

龔封甫上所冀矜從制檢遽頒重加貶損敢率在廷之懇再干當宁之嚴臣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齊聖被躬欽明紹統諸福之物畢至四方之民大和偶星象之或差屬官占之來告善言罪已誠意動天懼于撫災既懋昭升之德興而視夜遂發退伏之祥乾度載清逾言胥慶伏願皇帝陛下仰懷眷命俯徇輿情

夙戒九筵具朝列辟肆陳百品復御常珍於以奚廟社之靈豈特慰臣工之望臣等無任

彗星退舍乞御正殿第二表

屢貢愚衷繼膺穆詔雖螻蟻之誠已竭而乾坤之聽未回凡逮造廷塵遏等舍臣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惟聰天縱性有堯之欽明時聖日躋躬有禹之勤儉會躔離之出異告占驗之非祥大矣王言甫詢求于草野嘒然妖象遽退伏於雲睿蓋緝熙之德於昭故踰此蓋代遏皇帝陛下寅畏上儀光數令典既受於五室用錫福於羣倫因俾疲癃奚慶叨徼數

謝明堂加恩表

盛饌明示等威虔候俞音用安愚見臣無任

明堂禮成賀皇帝表

躬見總章已獲肅雝之助載臨象魏隆於在宥之恩臣中謝竊以宗祀盛儀義存於親禰宥過大號德本於好生慶肇一人恩加四海恭惟皇帝陛下仁含幽蒂孝感神明獄絕斜紛監周伏隱臚傳所逮嘽舞實同臣迹繫藩條心馳闕角幸逢熙事喜倍常情

明堂禮成賀太皇太后表

宗祀上儀實一朝之盛典宥過大號屬九服以懽謠臣中謝竊以精意以禮克成熙事喜災而赦允屬昌時慶肇宸闈仁霑寰海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母儀上

毛三世有光子惠下民萬方無怨臣適茲匏繫阻豫駿奔祗奉曠恩喜深常品

謝加恩表

將事合宮莫階祀禮承流綏服亦被殊恩中謝伏念臣秉志闊踈受才庸鄙乃浸塵於撫仕實被遇於休辰屬禋祀之舉成加井封之有衍載惟恩隱祗愧僭踰此蓋代遏皇帝陛下寅畏上儀光數令典既受於五室用錫福於羣倫因俾疲癃奚慶叨徼數

謝明堂加恩表

解澤汪洋普霑遐外夫光煜耀橫被么微中謝伏念臣頃在先朝最爲孤立晚厠大臣之末行靡量淺地而深謀陳愚屢吐於肝脾積毀遂盈於山嶽懇從外補僅獲小康嗣逢景命之興尙曠遷班之覲矧宗祀之盛典又阻駿奔逮熙事之權成亦叨褒數捫心何幸撫己更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邁岐昌治隆洛誦易於捐爵急在求材亲柄各得其宜展履必當其任有如固陋亦在甄收敝矣之車曲荷未捐之賜疲然之馬誓殫再驀之勤臣無任

解免明堂加封表

交神隕祉萬邦共慶於熙成進律衍封四近特隆於褒渥驚龍光之猥及願分義以奚堪臣中謝伏念臣韋帶孤生茨簷陋學聞譽不足以重搢紳之望辨論不足以奉前席之咨會三歲之嚴禋總百神而稱秩親覩聖人之能饗實爲儒者之亨逢及此均蘧仍叨錫命寵借實逾於華衮兢虞豈異於深淵伏望皇帝陛下崇出信之名謹馭臣之柄雖天地並貺動有感於精神而君臣之交宜無虛於授受願寢異權之令追還渙汗之恩庶使微衷終逃彼已臣無任

謝判公配饗表

服勞王室懋昭一代之宏休配食廟廷欽承百世之殊報寵加既往燕及方來臣中謝竊以明主能錄人之功孝子善繼人之志凡預宗祊之大饗實維社稷之元勳伏念臣兄某頃荷裕陵召從江介精神胥會不殊肺腑之親聲氣相求有若符節之合明道術之微於將墜飭政治之蠹於已形事功攸崇歲月遄邁鼎湖龍去忽號弓劒之遺蒿里露晞遽畢掩藏之景時適丁於多故業始至於無傳嗣遘重光首蒙追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復有望德灼見俊心率昭考之攸行念先正之不貳睠懷前烈從祀無疆豈唯寵岁

之衔恩抑亦搢紳之知勸再念臣弟兄遭遇終始兩朝存歿哀榮超踰千古儻忠義之可報誓生死之弗渝臣無任

謝知制誥表

誤被恩除叨陪法從永惟睠奬弗以次升寵則踰涯榮不蓋愧臣中謝竊以開物成務之本出自中書討論潤色之才屬在外制常因德進最號才難蓋贊明命書非止尙爾雅深厚之訓而切問近對抑以廣論恩獻納之方資望之華古今攸重如臣者受才譾陋得數奇危比試劇煩親蒙識拔樸直自信讒邪所讐

學欲爲已而積爲迂愚智雖做官而纖無欲助每惟薄技分蔽塞于當塗何意孤生得超踰于此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興起治具作新人材劘磨朋比之風特立因之不耀察知踈遠之行拙守所以懷申未閔歲而即眞非近年之故事俯循寒窶仰戴寵鴻誓堅許國之誠少答自天之賜臣無任

謝賜茶藥撫問表

奏牘屢聞深虞譴斥使軺遄降重荷眷存賜之藥茗之珍藉以奮封之實拜恩特異揣分何堪申謝伏念臣出自羈單旁無依助偶承空於近列乏可紀之微

勞謬遭隆平常思奮勵適困負薪之苦難推吮馭之忠愚悃已殫尙頼天而未獲訓辭加厚更踰地以莫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上聖是期臣無遺策以至仁御衆官不易方惟是州麾豈難付屬冀於舊物假因假寵光遂忘固陋遺譬無用深荷未捐驅馬已疲以末光使曲遂於便安庶終蒙於完復誓堅晚節圖報鴻私

謝賜湯藥撫問表

制函傳命臺饋及門眷其誤育之辰勞以匪頒之數拜嘉優典捐已兢慚臣中謝伏念臣幸會聖神越踰華顯斗筲自竭惟期事君以忠亳髮何裨乃知致遠則泥尙煩容覆未即棄捐門設左弧方念親而感日

物從內府更遣使以示恩殺餘旅陳壺觴狎至備周
褒之名數推漢酺之旨醇百困服禾已重素飧之愧
萬年介福敢忘既醉之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化
乾坤假寵臣庶禮不以人而或廢賞寧以僭而必加
敢不愈勵歸報之誠庶幾少當慈惠之施臣無任

第二表

生育之辰實人子終身之感慕匪頒之式遍朝廷厚
下之恩私捧優詔以恭承省微躬而惕厲臣中謝伏
念臣力不足以任事食已甚於浮人無一毫可用之
長才當千載難逢之亨會未報邱山之賜不勝戰慄

之心豈謂仁天俯存誕日酒醪麴蘗況參用汝之求
芻黍稻粱式是養賢之實使華聿至君惠有加顧慙
黎糗之生具享簠簋之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無私
於物浩乎如乾坤致愛諸臣視之如手足并容綿薄
居胃籠光臣敢不勉誦太平助既醉萬年之福力懲
素食逐取禾百億之譏歸荅鴻慈不渝丹悃臣無任

賀皇太后表

釐事備成神明感格湛恩渙發華夏歡呼中賀蓋闔
萬講上儀所以詔天下以愛敬之道敷施大澤所以
示天下以在宥之仁國典克修母儀是賴伏惟皇太

廢遑寧處中謝竊以殺以制節聖人止乎中行變而
從宜喪禮戒於太過恭惟皇帝陛下睿明紹統仁孝
在躬伏自大行太皇太后違豫彌旬醫禱備至徧走
羣望涣發德音及玆上仙追懷罔極喪期易月已循
遺誥之所貽便坐視朝尚曠萬機之親決伏望迪祖
宗之彝訓安臣庶之懇誠臣無任

請皇帝御正殿聽政第三表

慶達下誠冀遵遺誥躬臨庶政允協舊章伏覩詔音
未暘俞允中謝恭以大行太皇太后受遺仁祖儀刑
兩朝惠保聖躬德化四海憂勤夙夜遘疾彌留皇帝

陛下仁孝情深攀號永慕臣等兢惶屏息啟處不寧
伏望夙御便朝適遵先志祈天祈命得請爲期臣等
無任

請皇帝御正殿聽政第四表

喪紀之節有以義制而以日易月之禮三日聽政之
權非獨遺誥之所貽蓋在昔至今不易之道也中謝
伏自大行太皇太后違豫以來薦歷明晦陛下承顏
調護罔或寧居夙夜寢門未脫冠帶勤勞之極屢罷
正朝造事几筵哀摧已甚恭以天下之大宗廟社稷
之重軍國忽務動繫安危久廢詢謀尤鬱中外伏望

理極未回淵衷地遠聽高罔知寄處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紹祖德業憲天聰明適御恤於東朝幾除喪於易月摧傷毀棘高越古初聽斷詢謀久曠機務奉先思孝是謂神明時惟以禮制心所以民之攸暨伏望仰迪義訓思媚宗枋俯就彝章化形海宇蓋天子之孝也非聖人孰與焉臣等無任

英宗皇帝祔廟禮畢賀表

賓構肇新蒸儀交舉瞻瘁容而如在陳備物以妥靈海寓駿奔人臣胥慶臣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誕膺聖緒祗廣孝思順考前猷遹祗先志出遊原廟雖循漢號閱踐士盛世時人初乏適時之才終無出衆之行

帝之儀以祀文王將繼周人之德臣與聞盛事方守遠藩阻率舞于虞庭效懽呼于嵩岳臣無任

喜雪御筵謝表

同雲薦瑞澤及枯荄湛露示慈恩霑遍列伏惟皇帝陛下德侔穹昊政順璣衡四方之民大和諸福之物畢至臣甫臨陽長已兆歲豐中飭饔庖具均燕喜臣等自惟尸素獲與班榮徒愧屬厭未知論報臣等無任

辭免右丞表

疏榮特異揣分非宜理有可辭義難虛受臣中謝竊以頃新大法董正庶官適覩厥成是慰數天之望疇若予采宜登命世之賢臣學不適時道多違俗比蒙聖簡獲列從官論思禁林汔無稱述尹正京邑積有誘嫌陛下力賜保全偶迷傾覆守此不遷之任已憂欲報之難豈圖誤恩俾預大政苟忘量已之任實累知人之明伏乞皇帝陛下博延羣議別擇異才庶畢協於師虞更獲安於拙守臣無任

謝右丞表

峻秩驟陞殊異漸磬之序進愚誠盡布難回渙汗之已行服明命之光華撫懦躬而震懼臣中謝伏念臣駑闇賤士盛世畸人初乏適時之才終無出衆之行

進不由於類舉居獨恃以主知寒之者衆而陛下照之使溫搖之者頻而陛下培之彌固越從禁從擢與政機慚甚於榮寵踰其量恭惟皇帝陛下稽若古訓肇新庶官責實循名率由道揆稱事制祿俾無食浮品位一新既名正而言順賢能畢舉將治定以功成宜得殊才使膺公選如臣甚陋何德可勝拔於羈旅之孤投以鈞衡之貳見知則悅豈犬馬之忘情式克欽承倘涓埃之有補欲圖報國惟誓捐軀臣無任

辭免左丞表

承藉之官職思甚重宰衡之貳寵利特優居不遑寧

進尤非據臣中謝竊以朝廷若稽古道董正治官典
圖著明法式詳具有相臣以爲之師表有憲府以糾
其僭違宜奉以周旋守而勿失苟小物之不稱豈嚴
譴之可逃而臣充位於此逾年亡補過不在大臣猶
知之方圖改玉以自修敢意匿瑕而遽進義豈容於
僥冒分有在於固辭伏望皇帝陛下俯亮無華之誠
追還可復之命考謀載采擇授惟良庶俾微衷粗安
拙守臣無任

謝左丞表

位序進陞仍錫便藩之異數訓詞敷奬難收渙汗之

孚言食莫愧於浮功心固危於居寵臣中謝竊以賡
歌之際元首明而庶事康親治之朝陰陽調而四時
節然猶戒乎股肱之惰申以官師之規夙夜同寅始
終一致故能舉無遺策坐底丕平詩書所稱功業不
朽矧今至治若昔大猷翕名實以相參責臣工之無
曠盍各人傑共贊國鈞而臣賦樸澈之凡才守庸愚
之陋學近器遠用小智大謀譬彼微塵欲助岱嵩之
峻相時燔火詎稱日月之光夫何優容復此還擢退
循俛分有靦面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立政惟其人
與人不求備因門於穆得虞氏之衆賢三俊並登儼

會合宮之涓日嚴法駕以待祠人謀天從龜協筮吉
敢緣盡恭歸美之義輒敷循名揣實之誠臣等中謝
恭惟皇帝陛下承五聖之重熙接千齡之景運雄才
天縱廣問日躋温恭塞淵智敏英膚德刑參用柔中
國而撫四夷文武並行加殊俗而暢方表人材丕變
治具畢張延登俊頁有棄征之衆允消沮讒慝無動
悔之羣疑庶尹克諧百工祗協患斂散之無叙則理
財正辭廣勸禁之未明則信賞必罰振起敝廢總持
權綱維此爰緻兆人所以昭事上帝而又儲精蝖濩
玩志希夷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同然而生莫知

其生誘然而得莫知其得動和至妙法諸自然不式
義以度人相子技也或絕類而棄智紛而封哉若敷
求多聞法式古訓嚮用經術誣排異端講藝遝英每
懷尊師重道之意崇儒大學永底化民成俗之方詖
行淫辭知其窮繆學雜舉識所正然後講兵符而討
軍志戒戎備而擇將才去暴除殘雲行而雨施發號
出令淵嘿而雷聲有爲必成無遠弗屆爰整其旅旌
旆既指而洮隴改襟來獻其琛干羽未絕而句驪斂
衽可謂功成而治定所以禮備而樂和方且弛役緩
刑務農重穀惠養無告哀矜不辜信被豚魚澤及草

木省耕所以廣常平之蓄黎民不饑增祿所以長廉
吏之風善人是富若夫惇睦九族祗嚴兩宮貴不可
驕而親行堯舜之難尊無與亢而身先曾閔之行此
所謂紹天之體憲道之原文足以緯地而經天武足
以戢兵而禁暴仁霑動植孝奏神明是以三事大夫
西岳羣后齊御攄僕宗維成藩青衿諸儒黃髮耆老
蠻夷之長釋老之師擯參典章稱頌勳烈佇觀鴻册
來造大庭皆以謂帝冕親祠而號稱猶闕盍遵信
而祝嘏無辭亦何以茂昭遠猷翕受靈貺臣等不勝
大願謹昧死上尊號曰紹天憲道文武仁孝皇帝伏
惟陛下仰懷眷命俯徇輿情肇祀總章成祼獻之盛
節躬臨法坐享鍾鼓之多僕于以妥宗祊之靈非獨
幸臣民之望臣等無任

政府待罪表

贊元調化屬在輔臣慢令瘝官議有常法尤釐無狀
自訟所宜臣等俱以陋庸並叨眷委上既乏經邦之
効以濟協于猷爲下又乖取吏之方或廢循于典制
比從臺訊恂屈邦彝冀顯絀之遂行庶多言之可弭
臣等無任

政府乞退第一表

寅亮天工參陪國論欲臻極治當用異才願冒昧以
久居必顛躓而隨至敢披誠悃進瀆威尊臣中謝伏
念臣趣操弗高行能無取偶被知於上聖寖致位於
大僚廉陛謨猷自量無補章程攸覆庶或可圖每盡
慮於宵埃期赴功於毫髮而罪戾已積於歲月之衆
精力常弊於讒誣之多雖欲苟安固知難彊仰恃包
荒之德尚懷守土之謀伏望皇帝陛下施乾坤之恩
回日月之照俾永罷於重讞許遂解於繁機含垢匿
瑕免累始終之遇承流宣化誓殫夙夜之勤伏望聖
慈罷臣政事差知江寧府一次臣無任

政府乞退第二表

愚衷盡布願解繁機淵聽未回特加優詔伏帝闔而再叩幸宸辰之垂矜臣中謝伏念臣本以凡才出逢休運進不繇於當友居自信於顓愚一玷台司兩遷歲歷眷憐備至補報蔑聞讒謗交騰已荷匿書之示怨仇尚臧終虞市虎之疑故輸罷懇誠實冀遂蒙聽納庶安拙守不負膚知伏望皇帝陛下天度廣臨皇仁博施從其私欲委以便藩屬相猷爲既無功於致治宣揚德澤或有助於化民伏誓廉捐仰酬恩造臣無任

政府乞退第三表

天地之恩莫知云報螻蟻之賤鍾欲有陳臣中謝伏念臣樸樕凡才末愚下品生逢休運寔至要途獨蒙膚哲之知擢在政機之列謨猷誤獻蹇淺智慮潤疎難未寘於太阿曾莫聞於小補再念臣幼失慈父育於仲兄致此遺逢皆其訓誨而鄉邦一別歲歷五遷豈無風夜之思徒以簡書之畏自聞被命尤切懷歸每夢想以爲勞幾致廢而廢務伏望皇帝陛下人惟求舊地之名貸俾免魚肉于怨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人惟求舊極辨之朝秉無私之德是非洞判曲直煥分有如積毀之餘猶假承流之寄誠銜恩施莫悟報效願納履石之方出與邦寮頌國民社之政臣無任

便介赤歷具在鈞攷非輕借如僕夫就僦賃之程亦有文契課功食之直豈于奉料不許拘收尚賴慈哀每加簡照諉外臺之司察迫旁證以究窮被受主司諒不無于觀望附會事節終不近于彈章方和市增錢蔑有虧抑之實速貿遷除稅了無微隱之情況利初不入子臣躬論法恐未淪于吏議然孤蹤殆甚絲髮獨任于千鈞而敝族寡焉風雨窮秋之一葉盡天地之含貸僅免魚肉于怨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人惟求舊極辨之朝秉無私之德是非洞判曲直煥分有如積毀之餘猶假承流之寄誠銜恩施莫悟報效願納履

鏊冠已乘先見惟飲冰食蘗更勵貞圖臣無任

宣州謝上表

黜奪尚新誘誣未辨遽更大郡彌切厚顏中謝伏念臣偶隨官牒素乏宦情遭逢先帝之有爲黽勉凡才而自奮薄功厚享知必取于顓蹲重罪輕誅果曲煩于全度恩慾未慙加惠爲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覆育如天弗遺幽菲并包如海靡問潢汙念茲菅蒯之微曾託臣隣之後稍還寄委粗示甄收臣敢不勤體眷私尚或少施毫忽顧惟末路空有寸心

青州謝上表

淮海奧區麾符重寄克蘄舊治祇奉新書中謝伏念臣蚤隨官牒事功無毫忽之長久冒國恩罪戾有邱山之積投閒置散灰絶望于復然宣化承流氣已衰殘尚留簡記荷恩則厚撫己何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武體堯儉勤纘禹繼志述事方大有爲壤植散羣無小不忍號令四衆歡呼一情況臣蚤被于使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剛不息離照方亨念茲草芥之微猶是臣隣之舊尚分外寄未忍遐遺臣誓體鴻私勉殫駑鈍權輕重魚鹽之利尚惠厄窮務并容獄市之繁庶消姦宄臣無任

江寧府謝上表

貳政宰司曾蔑閼於小補分符鄉國更曲被于厚恩祇奉綸言就膺薄寄効官伊始撫已若驚中謝伏念臣性稟非奇材資弗競不閑亦式誤爲先帝之所知

無言不讐屢展小忠而自獻未盡毫忽不勝怨仇差池去國者七年荏苒更郡者五政一身踽踽在庭無期功彊近之親四海莽莽當路乏蚍蜉螻蟻之子援賴蒙全度尙假麾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盛包荒仁深念舊焯知孤遠之行了無左右之容再念臣拙于趣時勇在疾惡苟豪猾之踰檢誓不顧私倘讒巧之飛言豈能還忌窮通有數生死不逾臣無任

狀

辭免翰林學士第一狀

王魏公集卷五

臣今月二十一日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翰林學士者聞命之始不任震慄竊惟禁林之職以侍從獻納潤色討論爲事責在詞翰豈容冒居伏惟皇帝陛下虛問日踏聖學天縱每因大政親形詔書四方傳誦多士式目皆以謂理包道德語符經誥鴻生碩老猶或不知則于斯之時視草代言左右之臣猶懼難稱況如臣者見聞卑陋辭伎瑣薄使居此任必貽辱明庭苟貪寵榮終負憂愧乞回成命冀安愚誠所有上件勅命臣未敢祗受謹具狀辭免以聞伏候勅旨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狀

旌今若苟叨官榮遂冒賞典非惟私義不安深恐更招物議伏望聖慈追寢恩命所有勅告臣未敢祗受謹具狀辭免以聞伏候勅旨

辭免直舍人院奏狀

右臣今月二日准閤門告報奉勅差臣直舍人院籍以直舍人院以典掌誥命爲職惟文學俊博論議閎通之士當在此選苟非其人則何以潤色王猷發明國是臣智識淺陋寸無所長備員儒館積累歲時較行論才尤宜澄汰文字之任尤非所堪妄冒以居必累公議所有上件勅命未敢祗受伏望聖慈特賜寢

罷候勅旨

秋宴笏記

秋物順成歲功茂遂是頼燕衎俯逮臣工伏惟皇帝陛下堯德無爲禹功不伐致國家之閒暇得朝野之歡娛均湛露以示慈慶豐年之底豫臣等親陪盛際猥列通班徒愧屬厭未知論報臣等無任

王魏公集卷五終

啟書記附

回文太尉賀冬啟

三統得天一陽復地人驗土灰之應官修雲物之占
恭以某官行踐九言器涵六德入冠宰路蚤經萬務
之微外鎮留都用廣四方之憲方肇臨於休旦宜丕
擾於多祥未遑慶問之馳遽沐榮函之賜永惟欣佩
曷喻名言

與監司賀冬啟

魯觀望雲啓朝亞歲陽德潛長君子履亨矧惟高世
之才宜對自天之誕恭以某官德猷宏遠閫望高華
久緣簡照之隆暫屈簉思之重履茲令序倍擁殊祥
某方繫賤官未緣展慶

回賀王太尉啟

龍建節旄再司符鑰伏惟慶慰留守太尉德高世範
望重者明自首掾於儁科孟備揚於華貫出入三朝
之久周旋四紀之勤向留鎮於國門已薦成於期政
雅意屢形於止足上心增重於倚毗果誕告於外庭
丞發場於洪號賜之朱紱帝開爵宇之雄是有衮衣

民詠我公之復既頒成命胥協公言馳慶牘以未遑
辱榮緘而首及乃情感愧曷罄敷悃

賀楊太尉啟

光膺制檢參總帥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業履高華
材資博茂以壯猷許國以廣譽對時將略宏深久蒙
榮於帨論廉車要重方坐鎮於邊陲某幸託庇輝遽
蒙音誨即期披覿預切忻愉

與契丹人使成狀　四道

伏以虔聖膺期時紀電樞之慶寶隣修聘嵗傳星傅
之華方清夏之在辰惟脩途之久御蹔勤跋履無爽

節宣

奉將聘節來會慶辰涉春夏之煕和勞川途之跋履
茂惟氣守休有善祥

載馳傳節已次邦畿深惟徒御之勤少展饗羞之勞
慶禮迄成歸途載御居官有守出祖無階幸駐使軒
薄伸禮餞

賀文太師啟

薦抗襄封力辭藩政安居遂請懋典遷榮伏惟慶慰
某官望重三朝勳高百辟贊元調化厭居鼎路之崇
布政承流久司宮鑰之寄允矣佐時之略卓然定策

之忠膺心方切於倚賴雅意屢形於止足重違誠悃特露異恩冠品帝師燕居京輔既盡君臣之義又爲朝野之光凡在觀瞻舉同欣羨維更綏於眉壽期愈協於輿情疊拜需封懇還政事俞音久秘褒數薦加遽承賜可之恩仍極班朝之寵隆名莫擬逝世罕儔伏惟致政太師著蔡百工羽儀元化相自仁考默有定策之忠翼于聖時實爲軟物之範辭塵幢於兩鎮冠品秩於三師甫授安車歸榮里第永綏耆艾之福益副士民之諮方阻見言尤深慶頌

與盧學士啟

近被辟書來趍使府瞻風雖切奏記未遑茂惟賢哲之居休有神明之相恭以某官聲猷俊博德業高華親遇昌辰數更膺仕使聯要重聊試於微才將略宏深佇覩於殊拜某受知甚裕託庇有階係望樂郊尚遙燕席方履炎歊之候宜臻和裕之休更冀節宣以酬瞻頌

賀李都尉啟

伏審光膺制檢茂建齋旄疏奮甚優展親斯盛竊惟慶慰太尉世載善聞躬會昌時自選俊尚於先朝荃騰聲於外戚斬車赤弭久承榮館之華蒨茂淑旂果席登壇之寵見聞所暨欣羨舉同未剋慶函遽頒溫教永言感服曷罄敘陳

賀王待制啟

伏審光膺制命進踐宮榮伏惟慶慰恭惟某官德業高華材資博茂以壯猷訏國以廣譽對詩簡在上心以公望結主知以奧學登賢路百城所寄暫淹屈於

敷更膺仕霞聞席寵方資調護之良延閣升華更佇
論思之美蒙榮妙簡增耀近班承睿渥之惟行撫丹
衷而竊抃不圖謙眷先枉珍題永惟勤厚之私倍積
傾祈之素

賀人轉官啟

顯膺明命峻陟華階席帝寵之甚優增官儀而愈重
方圖懿慶遽辱貽音永惟意愛之勤但劇名藏之素

賀人轉官啟

光被綸音榮遷官秩伏惟慶慰某官材猷宏遠志業
高華茂對昌辰久崇榮於朝論數更膺仕方坐鎮于

邊陲果緣帝眷之隆進陟使聯之重側聞睿渥增忭
懦衷敢期謙光先頒書翰感佩之至敘言莫周

回安韓二樞密辭免啟

顯承中詔進長安樞密作秉字內樞成命誕揚與情胥悅某
官性資宏遠業履高華應哲人之令名值眞王之休
運有猷有守久推廊廟之才是斷是遷允協士民之
望側聞謙執未即欽承願回難進之誠即副旁求之
厚

賀三舍人啟

拜寵中宸堅華西掖一時高選衆論僉諧舍人智足
以參睿謨明足以觀聖學密陪法從方且盡于嘉猷
仰贊沈幾無慮據于賢業良欣頌願遽枉縑封傾荷
實深敷陳罔既

賀蔣脩撰啟

進職書林就帥嶺表方誕揚於明命諒深慰於雅懷
時屬斂辇氣初寥泬緬想戒嚴之暇靡愆衛養之經
接清醼以非遙前增欣忭屏華緘而先逮更極感藏

與守倅賀正啟

歲更其始日正於元班夏歷以知春倣漢廷而肆會
欽惟君子之寶茂介陽祺之休某適繫官曹阻齎慶

謁先貽榮問徒劇感懷

回文太尉馮觀文賀正啟

獻歲發春禮載始和之候振萌出滯管推太簇之生
伏以某官貴名重於三朝盛德儀於百辟入冠宰路
馮云入總樞要蚤經百務之微出尹留都云外布藩條用廣蕃方
之惠人望久思於圖舊主恩宜對於獲新未遑慶問
之修首辱榮緘之貺永惟感佩未易敷陳

回外丙制賀正啟

歷惟人統蓋羣陽開闔之端經重王春實萬寶發生
之首竊以某官氣資剛大道稟直方遍居華要之職

蔚著事功之美屬順迎於嘉序宜茂進於吉祥敢圖謙私先枉慶問感懌兼至敷序難宣

謝賈侍中啟

某啟伏念某末愚下品樸遫小才向以賤身至於樂國蒙恩獎納屈意拥循望履鳥於下塵剽尊俎之餘論薦寵已厚榮兢實多恭以安撫太師侍中賢譽對時壯猷許國入冠百辟則天下備聞乎鳳聲出臨一方則京師并蒙乎福祉顧尊榮之莫抗非疵賤之敢階豈意鯫生過煩曲禮蓋蕩蕩之海衆水之所與歸菁菁者莪大陵之所宜育義無棄物志在誘人顧慙大劬庶官既名正而言順一新墜典斯治定以功成

將擇近司宜圖重望某憨愚陋士鄙樸常人鄉譽無毫髮之長官謗有邱山之積謂當譴斥乃得甄升此蓋伏遇某官行膺中庸文參經緯沛周才而成務施善道以宜民貴名振於四方恥忘賤遠威德儀於百辟務育英賢致此愚昧之微亦與丞疑之末誓更堅於圖報庶無累於知人

除右丞謝文太尉啟

國家上稽周官下採唐典一新位號參建疑丞進登網轄之司陪與幾衡之政選用既由於下第圖任或難於大受智卑實昧於遠圖自顧庸愚奚堪揀拔伏惟某官報恩薦士常憂天下之遺賢爲官擇人每慮

耆龜當世柱石本朝王嶽徵曾端明止云才不世有道皆時施固嘗借潤於星河矧復增華於廟器寖依近輔得贊遠猷方酬上德之隆敢替師瞻之厚

除右丞謝丙兩制啟

治兼三輔無尤異如古人位冠六曹列近司惟聖世既叨右轄之選復玷下台之躔道未足以憲王僚識用何而酬國論敢慕不孤之德終虧樂告之言上答主知次諧友志

除右丞謝外兩制啟

尹眞不稱非有最論報政亟遷敢知優假矧中臺之清峻復右弼之崇嚴臨寵自驚涉川何濟況託侍臣之後偶超國士之聯位高而惟務於相先善少而猶存於樂道過形褒貢但切感銘

除右丞回謝皇親觀察等啟

誤膺制檢參秉國鈞顧遜避之弗從唯兢慚而靡措詎期謙意先枉慶函感佩增深銘言曷喻

與兩府親王辭免左丞啟

宸綸誤寵省轄備官居已不遑進尤非據恭承上聖之述作遠復先王之典型相維百揆之紀綱丞辨六官之儀制憲章尤屬分守固嚴宜須魁傑之才以佽弼微重叨優渥誓終圖於報國期不負於知人

除左丞謝親王啟

參貳宰司未知云補敘升官次弗獲終辭祇命以還貪榮是懼竊以聖上踵三王之高致恢萬世之遠圖綱紀文章煥然大備形名因任偉矣成功宜得非常之才式裨洪業之治某猷畝無能之畸士茨簷一曲之陋儒居官無以瘉人共學未可適道繆陪末論嘖有煩言敢謂聖恩猶遷左秩此蓋伏遇某官緝熙帝載寅亮天工文尉云三朝舊德一代元勳輔義行仁彌厲達才之志推賢揚善獨存兼濟之心致此屬微重叨優渥誓終圖於報國期不負於知人

除左丞謝親王啟

大王相公地冠親賢之重曾居茅土之崇務在服儒樂於爲善致茲庸瑣猥玷寵光誓堅報國之心無負知人之賜

賀韓左丞啟

伏審顯膺綸綍進貳鈞衡成命誕揚輿情胥悅竊惟禆之相與民瞻所屬期宵澤之下流展慶未遑騰緘猥逮承言遠愛之厚曷勝感戴之誠

謝何侍郎啟

被恩中夏得請南邦甫至舊閭獲虔初命瞻風甚邇覿德無階方脩好之是圖遽騰書而見速時方孳斂氣以沈寥惟善衛于寢興庶少符于頌嚮

與宰相論上尊號書

某等得旨揮令撰上尊號表某等竊恩今來外廷雖政而興起弊廢開延誘掖而進之與士子講論夫子之道而不爲苟簡之見須遲久之功者良有以也蓋萬君聰明强敏勇於敢行其異日光顯於朝廷得行其意則施設又將大閎矣區區小邑之間何足爲萬一

令道哉然與夫專簿書之勤計歲月之勞固已遠矣於其成也爲立石於庭庶以告後之來者嘉祐七年乞裁酌

高唐縣學記

十一月庚申記

王魏公集卷六終

王魏公集卷六

雜著

興龍節功德疏

右伏以機策迎祥雅協于齡之運禖祠誕慶率交萬國之歡伏願翕受神禧備膺天保培福基而增厚衍壽惡以彌昌施等乾坤永涵濡於聖澤照均日月當被冒於王明

夫人進皇太后生辰功德疏

右伏以毋儀光大惟海寓之傾心聖旦誕彌方人天之慶祉更資眞教式罄微誠伏願寶殿居尊永享無疆之算梵宮協祐益扶累盛之期妾無任

右伏以深恩難報雖鏤骨以何言妙法可歸誓悉心而永嚮茲有無疆之祝共懇最上之儀伏願坤德鴻寓箕躔遐衮大千法界施已浹於無窮億萬年齡福益新於有慶仰希覺聖俯照精誠妾無任

夫人入內進功德疏

右伏以植梵天之福實資最上之乘瞻堯日之輝敢頌無疆之壽妾願惟微陋獲望威尊前飾仁祠具延淨衆讚揚祕典締集妙緣同格純釐以申至悃伏願

帝圖廣大與佛常尊寶算延洪後天齊久妾無任

右伏以龍光之渥第極於欣榮臣妾之誠若爲而報稱惟憑佛力上答聖恩伏願慧日增輝法雲垂蔭恢寶圖之有永延庥算之無疆妾無任

右伏以大乘之法眞蔭之多垂慧日之休光灑慈雲之芬澤爰荷龍靈之數敢依殊勝之緣肅就仁祠虔敷祕典用祈嘉祉仰報洪私伏願天步綏安攬乾樞而至健膺圖長懋挲山壽以無疆妾無任

夫人入內進皇太后功德疏

右伏以華藏妙言緜一音而演法私庭善頌期萬壽於無疆妾祇奉國恩獲趨宮掖隊延緇侶恭集梵因伏願帝祚延洪母儀光大均慈雲之普蔭齊慧日之殊輝妾無任

右伏以祇荷聖恩深肌膚而莫報上憑梵教竭誠意以惟勤伏願覺苑均休法雲布潤延椿齡之繁永介茨福之蕃多妾無任

右伏以寶法傳心證眞如之妙覺祇園演教集景福於殊因仰被寵休共修聖果伏願永隆慈訓長固毋儀資梵印之護持羣聖圖之緜久妾無任

夫人內進皇后功德疏

右伏以坤儀厚德仰須無疆佛土眞乘共修大願妾親逢休運叨荷宸恩憑梵供以薦誠資貝文而讚福伏願四星明朗光承北極之尊兩殿比隆共永南山之壽妾無任

右伏以汪洋之澤所被惟深感戴之誠無由自達爰就梵宮之地式茲貝葉之文伏願慧月流輝慈雲等蔭介襄福之景福對永永之丕圖妾無任

右伏以眞乘立教妙果爲宗沛甘露之清言垂諸天之大庇幸叨慈渥寅奉殊緣爰敷貝偈之文上祝龜疇之福伏願延明玉慝永厚坤儀膺法寶之護持輔

聖猷於常久妾無任

坤成節功德疏

右伏以夢月儲祥倪天紀慶前依靈刹具集勝緣伏願寶命延洪永固南山之壽母儀光大長居北極之尊

集禧觀洪福殿開啟謝雨道場青詞

伏以庶物方蕃常暘爲厲夙依琳觀虔啟蘭場果蒙聖眞錫羿甘澤式申昭報永靖丹衷

內中睿思殿設消災集福周天大醮青詞

伏以道妙難名幽無不燭聖眞爲寂誠至則通敢憑金籙之科虔叩瑤霄之馭夙開秘殿宣對尊儀仰冀鑒觀俯垂眷佑具綏福履申弭眚災人用靖嘉物社疵癘

和甫爲陝西興師於西嶽開啟祈福道場青詞

伏以選士厲兵侮亡取亂靈旗所指巨嶽焉依嚴寶供於仙科祓蘭場於廟貌仰祈眞聖終錫成功

景靈宮聖祖前開啟皇子消災祈福靈寶自然齋道場青詞

伏以聖眞四達降監無私誠意上昭求靈如答即琳宮之祕遂開寶籙之妙嚴茂對清場虔申久禱覬除

災眚俾熾壽祺

永昭陵爲慈聖光獻皇后大祥啟建前依靈刹具集勝緣伏以悲憂罔極致三載而加隆思慕未忘感四時之再復具嚴法會彌篤哀誠仰冀明靈俯垂願享

景靈宮天興殿聖祖前罷散皇子消災祈福靈寶自然齋道場朱表

共欽琳宮具嚴寶供尊儀如在妙道焉依冀上穹之降康俾衆靈而錫羨徧除災疹永介壽臧

兗州東嶽等處罷散立秋道場朱表

流火御時涼風從律贍言嶽鎮冀彼邦封夙啟靈場

甫成釐事冀神明之純佑躋品彙於太和

杭州吳山廟罷散秋濤浩大道場朱表

三吳之會舟楫所憑乘氣序之肅清起濤波之洶怒言瞻廟貌久殿邦封具罄齋誠甫終釐事敢祈善利永錫安流

爲陝西興師於西嶽罷散祈福道場朱表

比陳兵禱冀佑師征載瞻嶽鎮之靈實主邦封之福甫終釐事獲罄齋精惟列聖之降康俾全軍而制勝

荆南府紫府觀等處罷散先天節道場朱表

維帝降衷錫珍符於永世肇秋班朔紀令節於斯辰

虔叩琳宮夙陳寶供仰祈道妙俯監齋精覃及羣黎具綏福履

相國寺罷散道場齋文

天祐民而作君必得其壽臣歸美以報上惟既厥心仰籲覺慈恭攄善頌恭惟皇帝陛下禹功勤儉湯德寬仁寅事天格三靈之眷佑忠厚及物孚四海之歡心貢琛畢來風雨時若方萬寶有年之後適千秋標節之辰即觀晝堂慶逾漢殿露囊金鑑事侈唐風樞密知院樞密通議一德寶臣具瞻元老運遇景炎之盛日臨震夙之祥祇欵法筵肅祈遐福皇帝陛下

接千載之熙洽御六氣之和平業固崗陵年彌箕翼明禮興樂偃革措刑樞密知院樞密通議伏願茂沃嘉猷益光直道俾吾民之得所無一夫之向隅澤被華戎俗躋富壽

電樞星渚夙符出震之祥貝葉琅函仰祝後天之算投誠紺宇肸飾梵筵恭惟皇帝陛下體舜蹈堯繼文接武葦籥中天之化彌綸萬象之微運屬隆平日臨震夙晝堂交觀慶竭肇於先朝寶鑑丕襲歡實均於率土樞密知院樞密通議五朝俊老一德元臣嘉誕節之淡辰效封人之善祝皇帝陛下伏願蘿圖肇固

寶命延昌三靈扶不拔之基萬壽須無疆之壽樞密通議伏願休功益著輔成晏晏之風純嘏咸臻永作元元之福

永昭陵開啟中元節資薦慈聖光獻皇后道場齋文

伏以昊穹始肅陛魄既盈望極仙遊感深孺慕具陳法施之會虔瞻妙相之尊所嚮等慈證成願力頓超覺路長御眞乘

永昭陵十月一日酌獻慈聖光獻皇后道場齋

支

伏以水行方用陽月就盈感節物之徂遷瞻寢園而
摧慕夙陳梵供哀對佛乘冀升濟於仙遊資頓超於
覺路

永昭陵爲冬節資薦慈聖光獻皇后水陸道場
齋文

伏以日月流邁長至薦更霜露零濡永懷靡及肆法
筵於仙闕資勝果於佛乘仰冀眞如俯垂印可

慈聖光獻太皇太后齋文

悲哀罔極至三年而加隆思慕未忘感四時之已變
徽音如在勝果焉依恭惟慈聖光獻太皇太后德盛

不居功隆絕擬詒孫謀而燕翼協祖訓之惠慈慶養
方崇靈游忽往今皇帝天賜仁孝日躋聖欽雖既練
以從宜曷遹追而有已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伏願大
千沙界永福塵勞不二法門頓開覺路今皇帝伏願
寶圖居羨淵體迓祥底聖神化育之方格天地平成
之序然後藩維宗戚廊廟臣工均與榮懷咸綏壽善

下天竺寺禳禱改謝道場齋文

維熙寧五年歲次壬子九月朔日皇帝遣入內內侍
省東頭供奉官睿思殿祗候麥先於下天竺寺禳禱
伏以茲涉杪秋僅成久雨念重陰之未解憂積潦之
爲災爰潔梵筵大嚴法會冀覺慈之垂證廓霽景以
蒙休

王魏公集卷七　八

大相國寺大殿供養佛牙開啟祈晴齋文
伏以神降嘉生屢豐有望天作淫雨將害于成謹祓祇園具嚴梵供仰冀真如之妙力俯垂暘若之善祥歲則順成物無疵癘
後苑華景亭并相國寺開啟謝晴齋文
伏以化養御時霖霪爲診風依禁籞虔叩真乘蒙監齋精獲應暘若共臨法會昭報聖因周俾俊艱尚祈終賜相國寺內禁籞字改作精舍字
祈雪文
天正將建時澤尚愆敢罄齋精仰祈鑒祐俯諒祈年

之悃幅遍敷盈尺之嘉祥
寺觀祈雪文
春陽載動時澤尚愆深惻皇仁俾修明祀仰祈妙道垂憫嘉生大法蘊隆之災即呈優渥之瑞尚饗
神廟祈雪文
自冬涉春旱暵爲軫嗷嗷靡所止戾粒食屢空井飲相捽民責是任神豈無意精誠既竭牢體罔貴越月踰時膏澤終閟豈言之輕未易加惠詔旨遄臻俾修明祭冀假威靈即呈上瑞呼吸之間溥哉其利尚饗
洪福毀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維時亢陽旱慝爲虐獲應膏潤庶物用蕃仰答聖眞俯終釐事尚祈孚佑永錫順成
內外諸宮觀等處罷散中元節道場朱表
昊天始肅陰魄既盈祇按靈科夙成釐事瓊鍾在御珠蓋言還仰冀聖真俯昭精悃極幅員之丕冒膺戩穀于無疆
內外諸宮觀罷散天慶節道場朱表
穹昊降康祥符紀慶祓蘭場於靖館嚴寶籙於靈科遡仰眞風欽承先志具蒙顧享迄用休成尚冀聖衷

永垂孚佑錫羨四方之福延鴻百世之祥
延福宮修蓋神御上梁文
兒郎偉我國家膺期撫運拓統開基龜鼎受萬年之符圖書膺上帝之佑累朝繼治列聖重光掩全盛於方初享丕平於天下今皇帝山河承祚日月齊明仁紹服以無疆孝因心而不匱脩嚴時祀祗事宗祧嘉籩妥食於几筵法曲象功於大樂復興原廟環始祖之靈宮仍奉睟容館禁庭之別殿式瞻朔望儼覲衣冠滋擇令辰安新寶構宮占獻吉梓匠致勤金錢悉出於水衡工築弗煩於外府升虹梁之天矯攢藻栱

之輪囷宜罄讜謀以資盛事

兒郎偉拋梁東複道透迤接漢宮雲出岱山農畝翠

日升暘谷海波紅

兒郎偉拋梁西洛水晴光飲綵霓拂荼紫珠呈寶貢

交河文馬獻霜蹄

兒郎偉拋梁南遙瞻雙觀鬱耽耽慶雲來映重門九

鑾岳閒呼萬歲三

兒郎偉拋梁北玉壘嵯峩接隣北極榮光遙起隔津河

成聲遠徹單于國

兒郎偉拋梁上天宇澄明浮萬象靈車時顧閟宮來

罷香迎得雲間仗

兒郎偉拋梁下聖孝馳神動神化寶地時瞻七佛光

瑤庭每候三清賀

伏願上梁之後紛綸景貺雜沓珍祥社稷無疆蒙祖

宗之祐聖明受祉同天地之長本支蕃衍基祚隆昌

風雨弗愆歲百神於玉幣粢盛無害駕萬室於倉箱

滁州聖祖殿告遷太祖皇帝神御祝文

伏以受命穆清肇潛燕翼屬車所至原廟有嚴完繕

用成威神歸御涓辰潔告永冀居歆

靈其降止尚饗

修建中嶽鎮壇祭告土地祝文

滁州端命殿奉安太祖皇帝神御祝文

伏以凝命中天胎謀來世瞻言館御夙舍衣冠懼致

圯隳比虔修繕揆日成室揭虔妥靈仰冀威尊永垂

監祐

揚州建隆寺告遷太祖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若昔大猷受天明命瞻言原廟夙舍屬車飭庀

工材比虔修繕盥塗云具歸御有期涓澤令辰敢忘

昭告

揚州建隆寺奉安太祖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創業艱難貽謀燕翼衣冠所至館御如存懼歲

月之圯隳飭工師而完繕涓辰考室備物妥靈逖想

威神永垂眷佑

中書祭土地文

黍稷茂止祀事孔明或肆或將以妥以侑神保是享

介以繁祉尚饗

萬寶順成百工休舍爲酒爲醴或肆或將祀事孔明

神具醉止尚饗

江寧府告遷後園土地文

廟貌圮隳庀徒改作考室伊始歸御有期日吉辰良

靈其降止尚饗

修建中嶽鎮壇祭告土地祝文

伏以瞻言嶽鎮肇祀國封度土建壇涓辰令吉惟神聰直主治此方致告有常冀蒙歆祐

祭謝左藏文

惟靈彊毅果敢報國以功列職寖高享年宜永遠茲傾逝精爽不忘薄酹單肴庶幾來格尚饗

王魏公集卷七終

誌銘

宋宗室右內率府副率仲愈故夫人郝氏墓誌銘

宗室仲愈前右內率府副率夫人郝氏曾祖勳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晏累贈太師中書令追封慶國公父惠內殿崇班嘉祐五年三月十一日生元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卒享年二十二九月十四日祔葬西京永安縣銘曰孰予其善不畀以

年嗟乎夫人永矣茲阡

仲訥妻賈氏墓誌銘

右監門率府率仲訥夫人賈氏曾祖貴不仕祖習贈右驍衛大將軍父達故前副都指揮使建武軍節度使贈侍中元豐元年歸仲訥敏靜恭淑宜其家人三年十月以疾卒年二十有二明年九月丁酉陪葬于西陵銘曰婦德內備隱屏弗章銘昭其幽垂聲不忘

賈圭墓誌銘

信卿諱圭賈氏觀文殿大學士左僕射魏國文元公之大子也魏公以經術相仁宗慶於英宗朝英宗親書大儒元老之碑六字使刻諸墓碑之上其家世遷徙行治勳烈不獨在碑刻與史官所記天下士無賢不肖皆知之歎慕之信卿以蔭補太廟齋郎再授將作監丞勾當在京諸司糧料院用明堂恩遷大理寺丞勾當雜買務宮市要賂索不以時人莫敢爭信卿因事指中貴人之過詰三司詰治中貴人坐罪自是都城列肆絕侵擾之患遷太子右贊善大夫通判徐州翰林侍讀學士呂公溱之爲州也屬縣得鹽盜數十人信卿覽其獄曰是可疑也入白呂公請自窮治果得詿誤者數輩釋之遷殿中丞國子博士會呂公

徙治成德辟信卿通判軍府事及呂公得罪幕府坐累去職者數人爭爲自辨信卿曰若歸咎呂公我等幸以自明豈士爲知己者用之意哉卒不辨謫監在京藥蜜庫英宗卽位推恩入尚書爲虞部員外郎賜緋衣銀魚稍遷比部員外郎魏公鎮大名爲請於朝改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充供備庫使提舉點疑衍醴泉觀公事明年魏公薨信卿請復故官持喪天子許之用遺恩推官一等信卿以讓其叔父又許之繼丁魏國夫人陳氏憂信卿且得疾矣服除乞守本官致仕熙寧五年十二月乙

未卒于京師享年四十五累階至朝奉郎累勲至上騎都尉信卿容貌奇偉善射嘗舉進士一不中遂不應刻意書傳欲有立於世不幸短命死矣平居交遊寬和恭畏君子也嘗官遇事慨然不可奪者士友以此稱之曾祖諱某太子右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祖諱某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所生母裴氏封壽安縣太君妻李氏衛尉少卿昭選之女封樂安縣君子六人公定光祿寺丞公盛太常寺太祝公靖公詠太廟齋郎公正公迥早卒女二人未嫁孫男一人适以

六年三月庚申葬信卿於魏公墓側銘曰魏公諸子多以材稱信卿維仲少則榮名寬恭慎靜孔武以敏志不時施半塗而殞大儒之里實葬魏公祔于新塋維卜之從

相州觀察使宗景夫人同安郡君李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鎮國軍節度駙馬都尉贈太保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和文公遵秦國獻穆大長公主之孫鎮潼節度觀察留後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良定公端懿嘉興郡太夫人郭氏之子年十有八歸今相州觀察使宗景服事舅姑李定王姑崇國夫人以孝聞縫紉烹飪必以身而晨昏寒暑飲食必以時性莊靜讀書傳略知大方閨門之內人無間言始封昭德縣君進同安郡君以元豐四年二月甲子終享年五十有二九月某甲子陪葬于西陵子男二人仲堯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先夫人卒仲獬太子右贊善大夫贈太七人長昭德縣君適左侍禁郭唐卿次寧德縣君適右班殿直石繼祖次崇德縣君適蔡州錄事參軍次比丘尼崇因院主妙覺大師悟本次廣德縣君適右班殿直曹琚次早卒一未行銘曰婉婉夫人稟德自天閨閫孔肅饋祀罔愆彼蒼者何不錫以年刻銘垂

芳於久其傳

宋宗室右監門率府率叔鬻妻翁氏墓誌銘

翁氏三班奉職舜弼之女也祖曰新內殿承制閤門祗候曾祖通贈左監門衛大將軍元豐二年十月庚申卒享年二十有二明年二月癸酉葬于汝州梁縣秦悼王之塋次夫人采婉明惠知好佛書事舅姑以孝聞內外宗族不見喜慍之色卒之日知者皆爲出涕銘曰茫乎何往宿乎曷藏淑惠之德死而不亡

故朝奉郎權發遣秀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借紫沈公墓誌銘

公諱季長字道原曾祖承諒贈光祿卿祖玉屯田郎中父播贈中大夫母元氏封吳興郡太君其先湖州武康人也再世家于杭州錢塘不知其所以徙至公皇祖守眞州卒於官遂家焉今爲眞州揚子人也公五歲喪父祖母春秋高無他子尊夫人有高節大志自力以養其姑而退保諸子公性至孝哀憤感泣已如成人少長卽自奮勵閉門讀書家人有終歲不見其面者年十七舉進士薦于鄉辭章典麗已可觀居數年乃專取羣經深探而力索之至忘寢食寒暑遂又以經術稱學者歸之轉運使上其行義朝廷賜以

粟帛中進士甲科補越州司法參軍丁母夫人憂服除爲南京國子監教授南京學廢久矣國人多不知學學者多不知經公取羣經爲諸生講解誨誘之甚力方朝廷以經術取士士之從學於公者通經爲最先故禮部歲所貢士多公弟子其後亦復稍稍爲時顯用歲滿改萊州掖縣丞未行天子召見問勞命進所著書因謂公曰朝廷方新學校朕將用卿典教姑爲朕悉心焉除國子監直講公出入學舍與諸生論經歸則謝客未嘗請謁權勢歲滿遷大理寺丞權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兼權判尚書禮部進講發明皆

誖乃爲陛下辯譖耳後轉寶文閣待制常秩與公不阿且有大用意已而除天章閣侍講兼集賢校理管勾國子監公事假太常少卿爲大遼國接伴使同修起居注上特留公曰卿獨立少與朕酢知每恨用卿爲晚行且用卿矣閒語及前代君臣因曰漢武帝學神仙不死之術卿原其意否此乃貪生以固位耳故其晚年舉措謬戾禍貽骨肉幾覆宗祉且人主固位其禍猶爾則爲人臣而固位者其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每患天下之士能輕舍祿者少公曰士而輕爵祿爲士言之則可爲國言之則非福也人主有尊德

樂道之志士皆以不得爲恥寧有墾爵祿者哉
至於言進諫佛士有去志故以爵祿爲輕上曰誠如
卿言異日又留公因問人物邪正公曰臣介愚與世
少偶人之邪正多所不知既退或謂公曰事君有犯
無隱此得無近隱乎公曰自先王澤竭善惡既無定
論士之好惡又不以公吾豈可循好惡不公之士取
善惡無定之語遂必人之邪正哉直舍人院權同知
元豐二年貢舉還太常丞太學生有犯學制者自處
屏棄乃投匭上書訟講官受賕天予下其書俾公議
所以處又下其書開封府置獄推究無實狀乃移其

獄御史府御史取救前及狀外事上言乞一切推治
議遂及公百計以誣卒莫能得乃坐公不實而誣謂
翰林學士許將嘗委監丞王念請於公乞爲外舍生
陳雄陞舍學制歲終取諸生試文累上簿者名聞中
書中書考察陞舍雄初未嘗陞舍也纔一上簿爾有
司議法雄文非優是爲曲法坐奪兩官免天下籍籍
皆謂爲冤而公無一語自及六年官制行復通直郎
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在淮南踰二年嘗職不
怠士人謂公能安於義命數以政事與在勢者忤而
獨爲民所愛譽愈久而不忘八年遷奉議郎今天子

卽位恩遷承議郎又遷朝奉郎權發遣南康軍爲政
簡便不擾御史上言沈某久以清脩有重望於時名
在謫籍人皆知其冤乞以元坐付有司議除其罪下
其奏御史因取太學諸坐罪者條奏乞除其辜有差
於是同時之人盡獲昭雪而士皆意公必且復用居
兩月被召至闕除少府少監改權發遣秀州事卒于
官舍實元祐二年十月十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公
和厚靜默出於天性或有問焉不苟譽以斷合當熙
寧元豐間神宗自知公稍顯用矣忌者毀公異時論
以獲進於是衆人相與排公而紬之以至於今復得

召見衆議謂公當且留朝廷而諫者又指公爲前政
之朋附用古害今遂斥于外然則公之自守而不遇
可知矣公視窮達禍福皆無足以動其心者行止進
退取舍辭受必求中理未嘗近名接人御物泛然若
無所不可至立朝莅事則所與必義不爲勢屈其於
親黨交游內無間言外無疑行好急人之難有以窮
歸者雖甚貧必多方以周之晚喜佛書所閱數千卷
纂錄其要百餘萬言然未嘗爲人道也文集十五卷
詩傳二十卷論語解十卷對問五卷娶王氏德安縣
君有賢行不茹葷十年後公百六十日無疾而終子

三人銖和州防禦推官文學行義皆有可稱錫讀書舉進士鏐亦孝謹皆假承務郎女四人壻朝奉郎通判宿州事章仲山奉議郎錢青箱陳州觀察推官熊伴承務郎劉旦孫一人耕郎孫女一人以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葬眞州北山之原公之配予同産姊也尤審公行治銘曰敏誠洽聞居仁蹈義在幼有聞踰壯而仕恭信直方强恕恺悌愈紬愈榮學則爲已

宋宗室故潤州管內觀察使贈鎭寧軍節度使追封儀國公墓誌銘

元豐二年九月甲午制曰古先哲王治四海以孝親

九族以仁生則致享叙之恩死則盡追崇之數民德歸厚朕甚慕焉皇伯湖州管內觀察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湖州諸軍事湖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五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戶克勤庶於宗藩躬迪善行無驕嫚過差之悔有端莊謹厚之稱永言奄亡良用傷盡恩禮之厚屬在親賢授鉞建旌錫封南國尙其冥漠膺此休榮可贈鎭寧軍節度使仍追封儀國公謹按公字進之奏悼王薨美之曾孫廣平郡王德隆之孫至觀察使娶薛氏封仁壽郡君先公卒于男二人叔昂右龍武軍大將軍懷州防禦使叔愷右羽林軍大將軍舒州防禦使女十五人長壽縣君適內殿崇班張保次永康縣君適西頭供奉官李宗亮次仁慈縣君適內殿崇班張從遜次適西頭供奉官李宗亮次仁慈縣君適內仁壽縣君適東頭供奉官王君貺餘早卒孫男十二人羨之右武衛大將軍施州刺史勞之遷之右監門衛大將軍澄之右千牛衛將軍聽之抗之政之率府率用之元之三班奉職餘尙幼曾孫男六人公鉉公繪率府率四人未名曾孫女八人元豐二年九月丁

亥卒明年三月癸酉葬于汝州梁縣悼王之塋次公以宗室貴近幼服恭儉自奉朝請踰五十年厚重端良迄無罪悔宜其寵祿光大令問始終褒恤哀榮恩禮備稱制書所紀辭章爛然臣某幸以文字爲職獲志公事謹昧死以聞銘曰有翼儀公煒我宗子蹈舜去奢居儉離祉制行不踰厚終令始刻銘墓中以告無止

宋宗室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楚國公墓誌銘

公諱宗藎字才叔濮安懿王第二十五子也起家除左班殿直十一選

右監門率府副率皇祖中大享明堂進太子右內率府率稍遷右監門衛將軍英宗登極拜大將軍未幾以近屬再遷階州刺史今皇帝嗣服進邵州團練使丁母永嘉郡太夫人皇甫氏憂服除改道州防禦使元豐三年二月戊申薨享年四十有二上聞震悼以慈聖光獻皇后在殯不克親臨其喪猶勅中人賻贈之甚厚制贈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楚國公四年九月丁酉從葬于濮安懿王之園次

娶楊氏封仁壽郡夫人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景宗之女也子男六人仲江右監門衛大將軍筠州刺史次仲郵仲的皆右千牛衛將軍仲葳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匿早卒女四人長永安縣君適澶州錄事參軍孫景初次永泰縣君適右班殿直程溫叟次永泰縣君適右班殿直王佐一未行孫男三人女六人尚幼公姓純孝居母喪勺水不入於口七日哭泣悲哀弔者不忍聞服除痛自刮磨故習至不飲酒令內聲色玩好悉皆屏去好收異書喜爲文不以字畫工拙輕出財力以急人之難有稱於宗室中不幸遐壽是可哀也銘曰宋受天命系緒有光翼翼公宗子之良居寵惟約立志以強謂茲令德克亡壽殤云何不淑奄忽以亡有京者家實維其藏刻石昭昧以告茫

宋宗室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兼御史大夫護軍天水郡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贈左領軍衛將軍仲頤字脩甫曾祖諱元偓韓恭懿王祖諱允弼相孝定王父諱宗藝武寧軍節度觀察留後彭城郡公起家除右內率府副率遷太子左監門衛率府率以元豐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二十有六娶李氏昭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亮之孫尚東作坊使惟寶之女也子士啟士陪皆右班殿直女一人尚幼元豐四年九月丁酉陪葬于西陵銘曰天賜之德而不以壽往安于藏庶蕃厥後

宋宗室左領軍衛將軍墓誌銘

贈左領軍衛將軍仲朋字明甫魯恭靖王之曾孫信安郡僖簡王之孫今魯國公宗肅之子生於嘉祐六年十月卒於元豐四年四月官由內率府副率遷右監門率勳上護軍爵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娶鄭

氏子三人士訢士愷早卒士軼右班殿直九月從葬於先王之塋次銘曰温恭而孝信厚以和壽不侔德命也奈何

宋宗室密州觀察使進封高密侯墓誌銘

故贈密州觀察使高密侯諱仲侔字脩甫魏公憲王之曾孫平陽郡恭懿王諱允升之孫隨州觀察使諱宗楷之子初授右丙率府副率由副率五遷爲登州團練使元豐四年五月戊子以疾終享年四十有三以四年九月丁酉從葬于先王之塋次娶高氏封秀容縣君子男八人士極右千牛衛將軍士鱣右監門

王魏公集卷八　十三

率府率士晉士閨士淳並右班殿直餘早卒女七人長適右班殿直陳琬餘尚幼孫男五人不剛三班借職女二人公性資純厚幼不喜從兒童嬉戲少長以才氣自負當熙寧間天子勵精政治始詔宗子由裡免而下願補外官驟其自效而公以宗室近屬常感激欲自奮拔立功名以見世不幸其志未就而逝可悲也哉銘曰山高水深兮洛之涘佳城兆啟兮遠日至侯之藏兮既固而安尚利其嗣人于世世

宋宗室右武衛大將軍持節温州諸軍事温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天水郡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彭城侯墓誌銘

宗室仲來字進之曾祖魏公祖允言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父宗立昭信軍節度使開康郡王生四歲賜名授太子右內府率用明堂恩遷右監門衛大將軍今上嗣位進右武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遂遷筠州刺史魏國公以卒享年三十七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妻李氏延長縣君男十人士倪右千牛衛將軍士抃右內率府副率士浚士調皆右班殿直餘幼未名女八人元豐四年九月十四日葬于河南府永安縣銘曰寬敏恭靜慈和惠良何以昭之納幽堂

宋宗室右武衛大將軍持節温州諸軍事温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天水郡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贈彭城侯墓誌銘

侯諱世岳字希甫太祖皇帝之玄孫越懿王德昭之曾孫贈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之孫贈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韓國公從藹第八子也母大寧郡君慕容氏育母安吉縣太君田氏慶歷二年八月二日生于睦親之第慶歷七年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明年大禮改監門率遷千牛衛將軍英宗登極遷

臺北肆冊97版

監門衛大將軍今上即位授武衛大將軍燉州刺史
遷溫州團練使環衛如故元豐四年七月十日卒享
年三十有九訃聞于上兩宮遣內人臨奠賻贈加等
詔贈徐州觀察使追封彭城侯九月丁酉陪葬于西
陵初娶李氏安化軍節度使端憲之女蔡國獻穆大
長公主之孫先侯十三年卒再娶仁和縣君馬氏供
奉官迪之女二男令祕右班殿直次未名一女尚幼
侯性質溫厚樂慕名教早失韓國大寧之養痛自修
飭玩習書史略通大方勤儉謹畏稱于族人路曰原
高壤厚兆此新阡何以昭之銘詩萬年

王魏公集卷八

資政殿學士太子少保致仕贈太子少師謚章
簡元公墓誌銘

元豐六年七月十二日庚辰資政殿學士太子少保
致仕上柱國冀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
一千戶元公諱絳字厚之冀于蘇州袤纚坊之私第
年七十六訃聞天子震悼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
謚曰章簡錄其子孫四人以八月二十九日丙申葬
于杭州百丈鳳凰山之原公舉天聖二年進士知禮
部貢舉翰林劉公筠奇其文擢寘高等入試崇政誤
用韻猶賜同學究出身補楚州淮陰縣主簿會淮南
旱蝗部使者風郡邑毋得蠲賦公按行以實免於是
獨淮陰人得不殍再擢進士第調江寧府觀察推官
歲飢境內流庸充斥官爲館粥發廩庾公悉意循
拊穀價卒不能增全活者數十萬至它旁近郡之民
皆賴之攝治江寧上元兩邑破姦擿隱吏不能欺民
大化服縣民王氏豪橫吞奪民田誘掠人奴婢有欲
告者或戕殺以滅口鄉人至號爲王豹公擒捕掠治
卒伏法鍾山民介居南北祓酒相讎擊於道既歸明
日有盜別其兄者其妻呼隣里皆意鬬者之所爲也
捕至公語其妻曰汝可去盜已服矣陰使吏隨其後
果有浮圖迎笑竊語相賀公即執浮圖廡下召妻一
問伏姦衆問公曰何以得之曰吾視其妻哭不哀泣
不下又與傷者共牀而血不濡其裾然後皆讋曰公
神明也范文正公仲淹安撫江南李康靖公居谷知
軍府事交章稱薦召還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吉州永
新縣世指以爲難訟訴日數百公聽斷如流至隣邑
爭不平者詣公決焉大姓周整少孤里人龍聿誘以
蒲博以姦勝上腴田萬畝因脅取其質劑整毋訴于
縣又訴于州于轉運使至撾登聞鼓皆不能自白公
取案牘一閱而察其姦田卒還周氏一縣駭服用舉

者知通州靜海縣江淮制置使言私販鹽至二十斤以上請坐徒徙公曰海旁之民鹵斥不毛恃鹽以生自是非羣販者止笞罰縱去衆賴以安嘗奏審官五事從其議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請得知台州大水昏墊之餘公出庫錢就民作室數千區許人自占與之期三歲償所費於是流亡皆復業又劈其城因門爲堤以禦暴漲至今爲利權三司度支判官會甘陵罷兵河北饑經費外卒辦於縣官者尤多公調度折亥而人不知勞出爲江南西路轉運使請除籍丁之法以便民從之儂智高反舆廣州城甚急宿軍邕州

歲薄又不足上以爲直集賢院就充廣南東路轉運使乘遽至部遣瀕江水砦數十以待逋寇繕治十五城器械樓堞一皆完給而軍食以有餘用功還尚書工部郎中判三司鹽鐵勾院又除兩浙轉運使賜三品服改河北轉運使召充三司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福州英宗即位遷右諫議大夫又遷給事中知應天府兼西京留守司又徙河北都轉運使奏事殿中英宗顧問甚久謂公曰罕有如待制忠者朕弗忘也今上嗣位遷尚書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廣州兼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又知越州知荆南府皆兼本路兵馬鈐轄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未至部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開封府已而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拜三司使三司火災落侍讀學士未幾復職充羣牧使拜參知政事後三歲七十數上章乞骸骨上遣中貴人封還所上章面請者又六七上遣曰聞卿子耆寧孝謹好學使校書崇文且留二期公恐懼俯伏請避賢者路固不受命上慰諭久之公歸語親友曰上恩如是吾不知稅駕所矣會太學生虞蕃上書訟博士受賕不法遣繫諸生公族人伯虎隸太學生得教諭小學逾半歲公弗知

也御史府執耆寧下吏耆寧素羸疾自幼事公未嘗跬步離牀下公大駭愕即上章願納平生職祿乞許耆寧即訊于外如事連臣不敢計是非一皆引伏上詔諭再三許如奏而御史格詔夜立者寧庭中遣使蹙迫伏辜又謂公使學官孫諤風祭酒鍰伯虎以爲教諭已而御史至府第簿責公公不復省視即取牘書審如所劾其後獄辭成則曰伯虎之得小學即嘗白公而耆寧乃至逮捕前數日始因伯虎語乃知爾是豈公素不使子知之乎況諤與公非有舊公肯私謁耶人或恚公自伸公曰吾爲大臣也已嘗自陳不

敢不盡胡乃自負其言內無愧耳又何辯焉出知亳
州陛辭日召對上迎謂曰卿行事朕所自知一歲即
召卿也又欲更以陳許州公頻首謝臣罪大陛下貴
死爲幸安敢擇郡使臣得小州如潁足矣上許之賜
坐使服金帶如舊慰勞備厚明年以資政殿學士知
青州并京東東路安撫使過都朝謁問邺繼至留提
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自頃還朝未踰年乞歸老前
後累章十數上謂公志力未衰尚宜在左右公懇辭
曰臣老矣雖銜恩欲彊自勉餘年無幾至於癃瞶失
職而去爲終身羞幸陛下保全其終始因移疾彌月

上數命中使至第存拊公力疾入謁曰臣疾憊予羸
誠恐一旦先朝露則遺骸不得以近先人之邱墓矣
上惻然猶不得請曰朕爲卿辦治雖百予何以加公
每造朝詔勿多拜車駕遊幸聽免扈從邇英進講亟
召公至溯泣避位上敦諭再三乃就席又上章面
傾悃愊遂以太子少保致仕公由著作積十二遷至
侍郎會更官制乃除正議大夫嘗判通進銀臺司兼
門下封駁糺察在京刑獄判昭文館崇正寺修玉牒
官權判尚書都省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同譯經潤文
都大提舉三館祕閣踐歷華要所至稱治遂登丞弼

封不略細故秋毫委曲務盡其實而平反之有讞獄
集五十五事爲十三卷傳于家天性孝友自諒豈弟
待後進不爲邊幅每以砥礪名節敦尚風義爲先唐
國有疾公請命于天誓以身代神示其象唐國亟愈
及後丁內艱倚廬三年哀毀骨立公以布衣起家兄
弟六人與其孫子皆無仕者公既貴悉以蔭補官猶
月給俸錢購市良田使之充裕不爲分毫計惜推賢
與善惟日不足薦士千數後多知名至輔弼待從者
甚眾卒無一人累已與人交際務出忠信或用此以
爲賺公弗之恤也及預政盡忠無私將順諫救慎重

不泄雖耆寧莫得聞省中語議上前惟正之從不爲苟且及得謝上謂公曰卿自與政中立不倚比有忮害卿者事往矣不復道也公謝曰臣不肖待罪近司無所裨補陛下含容不誅其退分也尚敢以片辭校枉直哉上憫然久之曰卿可營居京師朕資卿金幣且便耆寧仕進公皇恐遜避曰臣有田廬在吳歸可售卽築室都城得望屬車之塵幸矣何冀賜耶行次近郊上遣近侍賜金千兩詔曰無事早還京師公旣至吳二子分直洞霄鴻慶宮圖書盈前琴瑟在御扁舟簣與湖山自適踰年手奏臣垂老多病朝夕先墓

不克奉詔其辭皆感戀恩遇之語旣薨上得公遺奏涕泣因出示執政曰此必元某之文也遽命內璫遠拊其孤餽金百鎰詔其家集平生文章上之元氏系出於危危出姬後封于新厲秦漢晉唐皆有仕者五代時全諷起建昌爲撫州刺史其仲子倡任信州刺史爲公之曾祖與淮南楊渥戰北信州走吳越錢武肅王因自易元姓生德昭官至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封晉國公謚正宣爲公之祖先九子皆以父任至顯官獨幼子守文舉咸平進士擢第官至大理寺丞爲公之考公旣貴贈曾祖太子太保曾祖妣徐氏部國

政也吏師帝謂公曰往哉弼予易直端亮一其終初公拜稽首敢有不共弗馮弗面惟正之從御史折獄于閩于廣維屏維蕃乃登翰林乃尹帝畿文國之華君次參卒孫延祖似之皆早卒幼曰紹京銘曰

夫人始娶太原王氏越郡夫人繼娶蜀郡王氏魏郡夫人子耆寧館閣校勘有至行好學能文上所褒者耆弼承奉郎女長適尚書司封郎中李平一仁和縣

宋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宣徽南院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充太乙宮使東平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實封一千四百戶上柱國呂公行狀

本貫開封府開封縣沛陽鄉伯祖爲戶曾祖龜

祥皇任殿中丞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
祖母魯國太夫人李氏祖蒙亨任大理寺丞累
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祖母韓國太
夫人韓氏父夷簡皇任太尉致仕累贈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楚國公妣楚國太夫人馬氏
公諱公弼字寶臣少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累遷大
理寺丞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同判太府寺將作
監遷殿中丞判尚書祠部遷太常博士通判鄭州丁
母夫人憂服除判吏部南滑賜緋魚袋以尚書屯田
員外郎擢充三司判官公以文靖公方引疾得謝懇

辭不拜乃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久之復以爲三司
鹽鐵判官文靖公薨以恩遷度支員外郎服除又爲
鹽鐵判官爲淮南轉運使賜紫金魚袋召爲三司度
支判官遷兵部員外郎糾察在京刑獄拜直史館爲
河北轉運使北道民力貧敝困於餉役公始通御河
之漕移內郡之粟以實塞下又置鐵冶以佐經費因
請減近邊屯戍冗兵使就食京東諸郡練訓義勇以
助戰守諸城皆增置壯城軍不給他役專事修葺大
名城累年決溢公議脩郭固口以殺水勢河患遂息
公在部四年省支移之賦與不時之役以數百萬計

於是自天子大臣皆知公才能可用就改尚書工部
郎中天章閣待制充都轉運使召還權三司度支副
司權判吏部流內銓加龍圖閣直學士高陽關路經
略安撫使知瀛州遷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御史言
判登聞鼓院劉宗孟事連宰相委公鞫治公盡理推
折無所顧避進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辭不拜充同
羣牧使爲北朝祭奠使再除樞密直學士涇原路經
略安撫使知滑州還右諫議大夫廊延路經略安撫
使知延州公所至嚴重安靜不苛不縱未嘗法外戮
人而軍士肅然番官胡乙叛歸夏國公移文詰執殺

於境上異時守帥屬羌逃去或不敢究以幸無事至
公令行莫不警伏終公去無一人叛去召充羣牧使
判尚書兵部提舉醴泉觀拜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府
邛蜀遠方其俗易搖爲守者往往務爲威嚴以盡察
爲能公獨撫以寬恕屢以有年蜀人德公其去也作
蜀父吟以思之方今流傳不息英宗即位加給事中
遷尚書工部侍郎召爲羣牧使權三司使嘗奏事殿
中英宗謂之曰前使蔡襄訴訟多不以時決頗有留
事卿何以處之公對曰臣自蒙恩備位即考求襄之
政事未見其怠且失也恐言者妄爾上省納之居月

餘遂拜樞密副使公自以世受國恩知無不言因奏
疏言陛下即位以來諫官御史之言罕見聽用雖有
耳目之官實無視聽之助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望
陛下自今以來政事責成於大臣視聽專委於臺諫
能其言者即加寵任失其言者無憚繩易則言路通
而視聽廣矣又乞以祖宗故事常置玉几延英講讀
更用此書以代夾傳言甚切至嘗從容進對上論及
人物使公選擇可用者以名聞公薦十餘人皆當世
一時之選多被進擢有至大用者於是朝廷士大夫
皆歎曰呂公之知人今上即位以功加刑部侍郎上

既更用大臣擢公爲樞密使制曰屢形憂國之言多
發便時之策於是天下又知公有言於上也公在政
府七年持法守正議論不阿權貴嘗奉手詔條列邊
事公上十事多見採用其言京東武衛令分隸河北
諸路總管司更出防戍可代京師禁卒以省冗費河
北義勇率五分擇一分爲上等募令養馬騎射優爲
復除條目完具公私便之迄今著爲定法又奉詔條
陳陝西守禦之策議者欲廢慶州帥府以隸鄜延州
東自黃河白草西抵邊州定邊凡二十二寨其地相
去千里若爲一路則番漢往來緩急應勞不及事矣

部侍郎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時朝廷以宰相
宜撫河東陝西遂遣將西路城曜兀修列堡障通綏
銀路詔公應接公隨宜綏撫衆賴以安初發兵夫二
萬轉餉囉兀由荒惟三泉新路以往公曰我之大兵
雖已通行西人必設伏斷我糧道我師退不可得進
不逢援無噍類矣今永和關路雖迂遠且違宜撫之
期然可免鈔略之患乃使由永和關以往已而神堂
援兵果遇伏不得進邊人乃相與感泣德公之活已
也上聞之嘉歎手詔褒諭時既城囉兀築三寨又欲
增置堡障公上言三寨之役糜壞兩路民力未能成

就何容此外更置堡障臣觀三寨地形散漫空濶必
難固守大兵入界殺獲既多西人懷忿日夜聚兵必
爲邊患臣望朝廷罷寨戢兵專爲靜重之策以沮西
人犯邊之謀後卒如公策棄三寨賊遂不復入寇初
宣撫使之出以知制誥爲判官將吏當賞者得承制
專行而所賞多所未當公奏言臣得宣撫司指揮令
本路出兵至囉兀城與种諤會合又令修築三寨許
成吉既領兵至會合處道上初不過大敵捕斬老小
驅掠牛羊而已至於創置三寨致西人將引重兵攻
剽爭奪又不能成就今論功行賞不自朝廷至如都

鈐轄宣事舍人蓋朝廷直缺之官又不用制敕先已
除授論議紛紛皆以謂自昔人臣得專封拜非治平
得已之事也臣望陛下以入界將佐功狀委中書樞
密院重責裁定則功賞不僭稍全國體書奏從之時
轉運使以軍興調發遽急騷動內郡得罪朝廷悉罷
歸之又言事不豫圖迫以期會其勢不得不至騷擾
朝廷爲薄其責頃之公以疾乞便郡得知鄭州州之
西南舊引湖水入城東注僕射陂灌溉民田議者以
隄防爲費請廢罷公以謂隄防之費可損而無擾也
果也故英宗擢公主大計月餘遂登樞府公出入內
外詳達治體受命之日人莫不謂宜天性純孝事文

靖公無纖毫過失故文靖公加愛焉平居好學問克已下士來者必盡其意及在朝廷恥言人過所薦士百餘人多爲名臣有未識其面者每進見上前奏議諄諄皆出於仁厚其處大事雖倉卒之際常從容有餘度量宏博家人亦不見其喜慍也在政府時即治地鄉里日欲乞身以歸已而出帥并秦志不得就然未嘗以內外易意其所經畫皆以不失朝廷威重綏輯邊民爲意故所臨莫不稱治及以疾還第精識不衰疾革之日屏去姬侍顧孫子在前諭以後事安然無怛色公先娶扈氏贈贊皇郡夫人再娶王氏太尉

文正公之女贈清原郡夫人皆先公卒子右贊善大夫希逸贈尚書司門員外郎好學自守爲善士公所器重希仁大理評事贈殿中丞希明祕書省校書郎希逸希仁早卒女四人長適太常博士祕閣校理韓忠彥早卒次適保州推官向紀次又適忠彥次適光祿寺丞趙偁孫四人淑問太常寺太祝淵問祕書省校書郎清問未仕曾孫一人師中未仕公自高祖以上葬太原曾祖而下葬開封新鄭縣神崧鄉懷忠里卜以今年五月某日祔公之喪于文靖公之塋次謹具歷官行事狀請牒太常議謚所牒史館垂編謹錄

狀上

祭文

下事祭文

維爾之生稟粹懷沖岐嶷夙成姿相端豐謂宜俾熾壽善享終云胡不淑夭閼罹凶諏良卜吉窆此菑宮遣使致奠悲乎曷窮

祭吳相公文

嗚呼公乎學問文辭昔者童幼來遊京師決科從仕服彼艾耆宏材廣業左右具宜以賢獲用唯聖爲知公在相位弼諧允釐恭莊靜密無苟笑詒施設後先

世或莫窺惟其事君不枉不欺人忍居爾公惡弗爲哀哉亡矣正直是思我等至陋與聞政機陟降帝所辱公同時爲此醪醴靈其饗之尚饗

王魏公集卷八終

王魏公集校勘記
卷一
三頁十行筵原作年　九頁十六行文瀾本作舁
卷二
十一頁十七行滕疑作亂
卷四
三頁十三行以原作之謂從文瀾本改　四頁十行待文瀾本作得　五頁三行知原誤治從文瀾本改
卷七
六頁十行壽下疑脫樞密知院四字

卷八
五頁四行守原脫　十四頁十一行持節下原脫温州諸軍事五字依原校本補　十七頁末行下知字依原校本補　二十三頁二行亨下疑脫皇字　二十七頁十一行直下文瀾本作大

四庫總目王魏公集八卷從永樂大典錄出不知文瀾閣本何以逸去第七卷茲從南城李振唐家所錄校本再据閣本校之首卷以下皆典制之作其文體質凝重亦復和易寬博具大臣之度詩亦朐次超然風骨道上不似荆公以拗折取勝亦猶曲阜之于子固力雖不逮固不愧一代作者可頡頏於伯仲間也
己未十月南昌魏元曠跋并校

王魏公集校勘續記

卷二

首葉七行居疑始　四葉四行下之比上疑上之化下

卷四

首葉十二行正疑止　四葉十七行有下疑脫如字

七葉末行有疑或　十二葉十一行幾當作或

卷五

五葉十九行臣字當在伏念下　六葉四行替當作簪　二十一葉三行子字衍十五行知疑如　二十二葉十一行幾當作或

卷八

三葉五行者字衍　四葉二行方疑意十一行於當作以　二十葉二行輒下當有成字　二十二葉二行封字衍十二行面疑回　二十五葉十行之字衍二十九葉九行孫子倒

右王魏公集八卷李振唐鈔自南京較文瀾本多卷七雜著四十二首文瀾本卷數雖同而析末卷誌銘祭文爲兩卷疑非四庫之舊集中文凡十八

體詔制誥係代王言表狀陳之於君啟達之於僚友疏青詞朱表齋文祝文祭文以交神明總二百七十五首皆駢體也其餘散文通計劄子策問書記墓志不過二十餘首而以墓志爲最佳沈季長元綰兩篇四庫稱其足補史闕誠不誣也已未八月新昌胡思敬校訖并識

氏金華遺唐書

金兆豐署

甲春康宗校

錄梶胡永子

宋 金華唐仲友撰

因始六義

周南召南皆文王之詩但其時有先後地有遠近化有淺深故以諸侯王者之風別之而分繫之周召耳其地近其時先其化文王猶淺其地遠其時後其化文王已深隨其所得分周召以繫之也夫聖人之化亦有遠近先後淺深之間乎曰聖人天地也天地猶以久成況聖人乎一念之中萬物無不包覆者理也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者理之寓於勢也文王之化自始至終難以一毫殊觀而感文王之化以爲詩之風者固自有次第也故召南之末進乎周南騶虞是也周南之末進乎雅麟趾是也雅之末進乎頌魚麗是也王之風周衰也豳之變也遭變而慮周也宣王之雅猶有美刺也復之而未盡焉則亦未離乎變也魯之頌王徵而魯抗也商之頌存古也邶鄘唐存其國之舊也季札聽詩之序史之舊也今之次夫子刪詩之所定也

詩解

兎罝　武王

爲善之至雖幽閒僻陋有所不棄爲不善之至雖通都大邑有所不逃之謂大邑有所不逃也性情不異而俗殊豈民之彝哉王通曰非民無詩聽詩者之罪也不然也教化不行而思之罪聽詩何異瑟知吾說者却通之續詩可以無作

兎罝　武王

兎罝施於中林敬之至也譬道有諸齊子豈弟無忌憚之至也方周之興至善見於徵賤及其衰也至不善見於諸侯雖教陵遲如此而主文譎諫之辭盡而不汙以是知先王之澤在民者深

漢廣　野有死麕

漢廣言馬與駒野有死麕言麕鹿先儒以禮儀稱之古昏禮惟用雁幣說者遂以馬駒爲遊女之乘麕爲殺禮與先儒駁或者又謂詩人之託意不可以文害辭詩人發言不可專以託意稱吾謂莫雁特所以行禮至於稍儀苞苴未可執一山不可以魚鱉澤不可以鹿豕讀之順人情物宜者皆如此何獨於馬駒麕鹿疑之

行露　小宛

雖訟以明斷爲主在昜雷電交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其靜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明之至也不明以動其能豐承故明之至者雖疑似之植尚可以察不明之至者雖昜見之理猶不能知誰謂嵐無牙何以穿我墉疑似之極也而召公能察之故強暴不能侵陵交交

桑扈率場原棄場見之至也而幽王不能知故填厚宜於岸獄人固未能皆召公而天下之理可以事驗握粟出卜自何能殺觸類長之人豈能欺之哉

駉牧

仁如駉牧說者以爲美歟或以爲文王之圃官其於仁如駉牧之義皆可強通然天子以駉牧爲節樂官備也從此二說則詩不見官備之義雖首之辭不存采薇采葉詩義甚著何獨於駉牧不見官備之義是以知駉牧之說未的駉牧二官也駉主御廐主圃冀有待獲麟之事三驅失前禽駉之事庶不違物駉不說過然後合禮不傷文王之仁今也駉牧之仁發於詩人之歎嗟則書所謂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者以爲官備之樂不亦昭昭矣乎

泯谷風

天下之達道五父子兄弟之外君臣夫婦朋友皆人合也天屬猶乖以戒矣君不以道待臣新必問舊谷風之詩可以知傅瑕之死而憫陸贄之忠

谷風

陸贄知裴延齡之得君亦自知其必去德宗之於大臣鮮克保全贄之身危矣而疏論延齡不能自已惓惓然有毋逝梁毋發笱之意彼豈知其身之不恤而遑他及者蓋贄之於德宗細大漠深無不展盡所以爲唐計者甚至德宗得以危而幸安垂亡而免皆贄力也德宗一任延齡視贄如弁髦土梗辭氣顏色容貌之間疎贄甚矣曾不念與元奉天之難頃刻不可無陸贄贄猶匪匪爲唐遠慮贄之賢與舊望等德宗眞衛人之類哉三復谷風之詩爲之歎息

王揚之水

揚之水皆以喻弱之不能制強也平王不能制諸侯鄭忽不能制權臣之詞意如此

揚之水

揚之水皆以喻弱之不能制強也平王不能制諸侯鄭忽不能制權臣臣晉昭不能制曲沃人皆曰平王以東遷弱鄭忽以無大國之助弱

詩解

風非託也然亦可以爲君臣之喻臣以利事君利盡則離氓之詩可以戒矣君不以道待臣新必問舊谷風之詩可以知傅瑕之死而憫陸贄之忠

谷風

陸贄知裴延齡之得君亦自知其必去德宗之於大臣鮮克保全贄之身危矣而疏論延齡不能自已惓惓然有毋逝梁毋發笱之意彼豈知其身之不恤而遑他及者蓋贄之於德宗細大漠深無不展盡所以爲唐計者甚至德宗得以危而幸安垂亡而免皆贄力也德宗一任延齡視贄如弁髦土梗辭氣顏色容貌之間疎贄甚矣曾不念與元奉天之難頃刻不可無陸贄贄猶匪匪爲唐遠慮贄之賢與舊望等德宗眞衛人之類哉三復谷風之詩爲之歎息

王揚之水

揚之水皆以喻弱之不能制強也平王不能制諸侯鄭忽不能制權臣臣晉昭不能制曲沃人皆曰平王以東遷弱鄭忽以無大國之助弱

揚之水

揚之水皆以喻弱之不能制強也平王不能制諸侯鄭忽不能制權臣臣晉昭不能制曲沃人皆曰平王以東遷弱鄭忽以無大國之助弱

詩解

理參也欲慵讀之詞引喻切而辭意深讓人之言無所不至慵重緩急則讓有難易慵讓之意亦有淺深故以喻小蕭以喻大艾以喻急事之序也小以月言大以秋言急以歲言情之殊也爲詩者將其慵讓之情而情之深如此平王之好惡讓可知矣

狡童

狡童指屬公子臺之徒皆忽之弟狡謀以圖忽者也賢臣必不與狡童比狡童必不與賢臣謀忽之不能與賢臣圖事疑其貳於己也不知賢而疑之則所信者皆權臣之黨耳制權臣莫□賢臣不能與賢臣圖事則權臣何憚而不擅命忽之死亡在於旦夕而不知賢臣憂之至於不能食息而忽猶不悟宜其中狡童之計死權臣之手也狡童之刺所以冀忽之悟終不悟而揚之水刺之何晚及矣賢臣之於忽惓惓如此說者以狡童爲斥忽過矣以其不與吾圖事而被其若以狡童尚得爲賢臣乎說狡童宜不與吾言吾食者子宜與吾言吾食而亦不能吾能不與之至於不能食息乎蓋賢臣之詞意如此

忠厚之至也乃見狡童狂童之狂皆非斥忽之詞

甫田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人則見之矣覜兮變兮總角丱是也不遺故舊伐木子阪釃酒有衍是也有酒酤我則民德歸厚矣兮末幾見兮突而弁兮積善者所以求之之道此而弁必至之理也詩章之義次第甚明以親親以睦爲常棣之詩則章義乖矣作楠案此駁孔穎達小序疏

碩鼠

民之可畏久矣莫莪蒙棘孟子之言人皆以爲已甚觀此詩而後知孟子之言敬齊宣至矣重斂而將去之喻其君以碩鼠而夫子猶取之是恩之無邪者實是不忍絕其君垂涕泣而道之者於卒章見之誓將去汝非決辭適彼樂郊非眞情不堪命而忿激一至於此其本心則不然樂土之得我直樂郊宜亦有所得也有所得則宜忘去固之悲而力且永號又從而丁寧之曰吾爲誰之故而永號如此毋乃爲吾君之故乎忠之至愛之盡如此夫子能不取之哉碩鼠非斥君之辭也言碩鼠之食我黍苗人猶不願之可以君之宜以左右民而甚於鼠乎三歲貫汝則豈食之深矣雖以碩鼠喻之猶爲愛君也

然人君則可以戒矣于嗟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皇祖之訓如此三歲貫汝則何止於三失而碩鼠之刺豈止愚夫婦而已哉然則序言貪而畏之詩有是意乎告之以適彼樂土是知其畏人也夫不修其政則以千里而畏人況魏之侵削彌小哉因其畏而儆之去汝猶冀其悟爾故存碩鼠無害於君臣之大義足以儆世刪碩鼠則二人之肆於民上多矣吾是以知尊君卑臣出於焚詩書之後

小雅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采薇出車杕杜魚麗文武之詩也常棣閟失道伐木言八鑾天保稱于公先王其爲成王時詩無疑然則文武不以三者治內獨曰燕兄弟燕朋友故舊朋友故舊下報上文武亦有詩成王易以今詩其辭異其義同雅皆樂章也文武豈關此三者哉皆以爲周公作則於采薇三詩窒矣

伐木

親親以睦友之親者以速諸父是也友賢不棄友之賢者以速諸舅是也不遺故舊伐木子阪釃酒有衍是也有酒酤我則民德歸厚矣詩章之義次第甚明以親親以睦爲常棣之詩則章義乖矣作楠案此駁孔穎達小序疏

出車

出車之五章序其室家之情與草蟲同辭皆述大夫妻之意乃所以勞還率也豈民望王師之辭哉言念君子溫其如玉閔之之辭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喜之之辭也秦之婦人猶及此況周之大夫妻乎

魚麗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太平而微物衆多豈獨交於萬物有道哉作楠案此駁聶崇義詩傳之說內平外成至和之氣交洽於天地之間所感召當然也故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南有嘉魚

至誠之心見於卒章嘉賓式燕又思誠之至也舞斯慍常情也式燕又思至誠也

南山有臺　菁菁者莪

成王已太平而曰立太平之基何也太平之業保之在賢此道有父不能傳之子者得賢以維持之則大平可久故得賢所以立太平之基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者非喜樂吾身之得見太平也喜樂吾之子孫有猶得見太平之理也詩人喜樂之情豈目前之見蓋後世之計耳

蓼蕭

四海蒼國之諸侯天子之澤及之至於有譽處六服承德不言可知

湛露

一章天子之均恩二章諸侯之守分天是以莫不令德莫不令儀

彤弓

易之師曰丈人吉九二曰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

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夫三錫而萬邦懷豈獨一時有敵愾之功哉其丈人之德服人有素故非九二以剛居中不足當之蓋王者未嘗與小人共功名其命之敵愾固有九二之德者故曰我有嘉賓不稱其功而稱其德詩之三章三錫之義嘉賓丈人蓋一道也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戒明甚師而用小人則彤弓之賞有所不行而萬邦離矣何懷之有

六月　采芑

南征北伐其事大於常武江漢而列之小雅異於序所謂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者何也六月爲吉甫作采芑爲方叔作常武江漢爲宣王作觀其卒章意皆可知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遠衆庶小雅譏小民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又詩之一說以六月采芑詩意觀之疑其皆勞還卒之樂章

六月

此物四騶言殷也元戎十乘言啟也戎車既安言中也一詩而軍法

備詩人之法言也傳曰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是楚略得用兵之法莊王之爭衡於中國宜哉

采芑

古之兵出於農地政修鬵兵力之強弱也周之衰田萊多荒而軍政壞宣王中興而農政修兵復出於農故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然則不先修地政而求兵之強者吾未之信也

其車三千兼鄉遂之師也鄉遂十五萬人爲戰車千五百爲守車千五百不言戎車而曰其車者兼攻守也（作補案悅齋井田綱領上云鄉遂乘法減於族鄭兵車一乘馬四匹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輦車一乘牛十二頭卒二十五人鄉遂各七萬五千人攻守自備爲兵車三千輦車三千叔滑止其車三千此鄉遂兵制也）

方叔率師而乘路車佩蔥珩受命於廟受服於祖有常服矣此之謂也滑者乃會左氏曰帥師者受命於廟之服當如此故曰服其命服

師之初簡其兵器合其卒伍故曰其車三千師干之試以路車有奭故其勤至周公之於三王如此況宣王於丈武之業乎怵惕維厲中

觀之方叔蓋周同姓入爲周之卿士者

車攻

車攻復古之詩言復古非難而保復古之功爲難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可以爲復古矣詩人不於此乎信必其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然後信其爲能復古故卒章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蓋復會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有以保其修攘之政故也復會諸侯宣王因會東都修政事矣故復會之以保功也故曰會同有繹繹之爲言繼也祭而又祭謂之繹會之有繹會而又會之謂若曰周之盛時嘗於此會宣王始復會焉則非繹之義矣易之萃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既濟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常情愈於功成則干戈朽斧鉞鈍者有之矣因田獵而選車徒得萃既濟之義矣

田車既好非無徒也東有甫草言車而不言徒易野車爲主也選徒暮暮非無車也搏獸千敖言徒而不言車險野人爲主也司馬田獵之法見於詩者如此尤足以彰宣王之復古

吉日

法能制人於所及見不能制人於所不見至於思禮之所感則雖幽遠而愛敬之心存君射則有司禦五豝是法也至於搴沮之從天子之所豈法之所能制哉能拘人之所當爲不能得人於所不必爲至於恩禮之所感則無親疎而愛敬之心同王田則虞人莊禽是職也至於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豈職之所能拘哉惟下之奉上如此故上之人得以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不自以爲能而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則謹微接下之道終得有始矣宣王之省徐生平推爽未嘗不若發豝之中微南征北伐未嘗不若殪兕之制大亦推謹微接下故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耳故吉日之所美者微而寓意則大

庭燎

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而得之坐以待旦其事難故其思深

夜以興寤其宜也未央而問夜不爲過中詩人美之喜其勤也因以儆之懼其怠而已

河水

王化之未孚諸侯之貳者不朝懼者進退幸有順者讒言將興王者於此苟以責人則諸侯自此離矣民之訛言臨莫之懲言當畏訛言而反求諸已夫豈使之懲訛言哉

鶴鳴

鶴鳴雖全是興義最易曉專是修己任賢之喻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是脩之修身也身修則賢之在遠者至故魚潛在淵或在于渚問于天又著於野矣身不修則賢之在位者隱故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維木言園能使美惡當其分如此是以可樂王可不使賢否當其分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爲錯即立賢無方之義地雖退人雖賤而用可亟王其可以賤以遠棄之哉天下之治亂在信任賢否而賢否之進退在身之修不修聲無小而不聞

行無隱而不形故居室之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室之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誨君之道孰先於此中庸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鶴鳴備之矣

右詩解鈔一卷蘇平仲敘錄悅齋書目有六經解無詩解經義考於六經解外別出書解及此書且引咸氏雄論此書解頑鼠篇語殆所據者即六經解中分出別行之本如宋史藝文志於諸史精義中錄其唐史精義歟原本久佚惟悅齋文粹第三卷載有三十二條頑鼠一條亦在卷中當即雪崖所見之本矣婺儒言詩宗朱祧鄭吳正傳云由漢以來毛鄭之朱子始見其謬用戰吟上下不之嘗自北山何先生基得魏鶴山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至白雲許先生謙四傳有衍無闕益大以尊至於疑經疑經而說有難通勢又必至於改經如魯齋詩疑移配二南倒置風三十二篇是豈可訓吳正傳因許文懿不從師說反斥言已放之鄭聲何爲尚存而不刪亦太橫矣獨

九經發題

易

按金華文徵錄此篇題誤作易論

昔伏羲氏受河圖法象天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觀鳥獸之文土壤之宜生蓍倚數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爲六十四炎黃堯舜通變盡利皆取諸卦周官太卜有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楚左史倚相能讀八索蓋上世遺書八卦之說文王因羑里序卦始乾坤終未濟分上下篇繫辭焉是謂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以翼八索門人子夏爲之傳周末疇人子弟分散更秦焚書周易以卜筮獲存連山歸藏惟載筮占莫能知其眞僞自商瞿受易孔子五傳至田何漢興易有數家之傳何易以卦爻彖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二篇說者自爲章句何授丁寬後有施孟梁邱氏列於學官京房自言受易焦贛贛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易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丁寬一家止傳民間後漢立施孟梁邱京氏費高未得立陳元鄭眾皆傳費氏馬融鄭康成荀爽魏王肅王弼各爲傳注弼注亦用卦爻彖象相雜之經自是費氏大興至西晉梁邱施高氏書亡孟京氏有書無師江左諸儒並傳王弼弼不注繫辭以下相承以晉韓康伯注續之河洛猶祖康成至隋王注盛行鄭學遂微唐詔孔穎達等撰正義雖博採眾說而主伸王學後李鼎祚以鄭王皆滯一偏乃合康成以來三十餘家爲集解終不顯行國朝易家大抵本王注孔義參以己說象數之學始自陳摶稍復派別更相詆訾學者罕傳初揚雄擬易作太元後儒復有洞極元包皇極經世潛虛之屬雖參差不齊皆易之支流餘裔夫易道深矣人更數聖辭變象占四者具焉去聖既遠傳者失其本眞術數頗碎學

九經發題

別爲京氏學嘗立復罷費直傳易本皆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專以彖象文言參解卦爻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兌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高相易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丁寬一家止傳民間後漢立施孟梁邱京氏費高未得立陳元鄭眾皆傳費氏馬融鄭康成荀爽魏王肅王弼各爲傳注弼注亦用卦爻彖象相雜之經自是費氏大興至西晉梁邱施高氏書亡孟京氏有書無師江左諸儒並傳王弼弼不注繫辭以下相承以晉韓康伯注續之河洛猶祖康成至隋王注盛行鄭學遂微唐詔孔穎達等撰正義雖博採眾說而主伸王學後李鼎祚以鄭王皆滯一偏乃合康成以來三十餘家爲集解終不顯行國朝易家大抵本王注孔義參以己說象數之學始自陳摶稍復派別更相詆訾學者罕傳初揚雄擬易作太元後儒復有洞極元包皇極經世潛虛之屬雖參差不齊皆易之支流餘裔夫易道深矣人更數聖辭變象占四者具焉去聖既遠傳者失其本眞術數頗碎學

書

按金華文徵錄此篇題作書論

書者古君臣胥訓詰教誨之辭皆其事之大而書於策者主於記言掌在右史孔子觀周得四代之書討論斷定自堯迄秦凡百篇帝王之制備矣中遭坑焚道隱籍滅伏生口傳二十九篇古文出於孔壁孔安國以隸古定併序五十九篇引序各冠篇首定爲五十八篇號古文尚書上之書府受詔作傳會巫蠱不以聞諸儒所傳授皆伏生書由是有今文之號今文泰誓一篇何內女子所獻言白魚流火之瑞自董仲舒司馬遷相如皆信據之百兩篇出張霸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又採左氏傳書序作首尾凡百二篇未幾書蝕諸儒頗有好古文者劉歆杜林鄭興之屬傳之賈逵馬融爲作訓傳鄭康成亦爲之注然皆二十九篇而已晉杜預左氏集解凡在伏生書外皆謂之逸書是預亦不見古文也及永嘉後伏生學絕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安國之傳賾舜典一篇以王肅注伏生書補之齊建武中始列國學至唐明皇不喜隸古始更以今文行於世而藏古文伏生之學

有歐陽大小夏侯章句相傳至數百萬言迄晉而書亡孔傳始出倘與鄭氏並行至隋而鄭氏微唐貞觀中諸儒定正義宗孔傳明皇更今文易頗爲費孔傳獨行迄本朝熙寧中王安石受詔作傳多與孔異又用字說分析小文儒者厭之更好孔義安石傳行數十年寖以微息而書不勝異說漢儒見古文爲訓傳止二十九篇計在決科安石傳行孔義幾廢士學經爲道而趨時好類如此夫書政事之記文雖爾雅要之上下相勑主於開論據經文反覆之坦然明白雖傳注章句亡缺孔學獨存而書之大義略可覩矣庶事萬幾細大舉舉固未可以一言該至於奉順天地敬育民物反身修德任賢去邪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者帝王一轍而君臣更相責望之意大抵在是以序文觀之思過半矣典謨訓誥誓命後儒益以貢歌征範非也貢謨之屬也歌與範皆訓也征誓也六體備矣古之君不敢自謂不能而欲盡君道古之臣不敢謂其君不能而欲盡臣道亦不敢愚其民謂可智籠力使而必欲其心悅而誠服也故推其至誠之心發於都俞吁咈丁寧告戒之際以相可否以相始終以相開益以相保惠無非大公至正之心而無一毫之私意小智夫是以上下相信相親以爲唐虞夏商周之盛雖人有聖賢時有汙隆其道一也從之則治則安則榮違之則亂則危則辱以陷於死亡萬世之鑒戒著矣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堯舜禹湯文武也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啟中宗高宗成康也困而知之勉強而行之太甲穆王也困而不知反以極於危亡太康桀紂是也始乎堯典終乎呂刑書之義備矣必繼以平王魯秦之書何也王道之缺聖人有望乎此也平王之命猶有周也奈何其不自強也費誓所以屏藩周也奈何其子孫莫之繼也秦誓悔力而反德也奈何其不踐言也齊晉霸矣聖人無望焉三書可王而不爲也其國猶存焉存三書以望乎三國而閔斯民也聖人定書之意尤切於此湯以亳文王以豐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周魯雖衰未貶於百里秦則過之矣秦周之舊也變德而力易禮而刑幾復而不能文武之道堅矣書於是乎終見秦之猶可復乎周而況他乎帝王之道於是乎

不墜故書之斷自唐虞者易知而終乎三篇者不可不辨也昔之言書者有揮諱顯顯遲遲之異文之世變固如此然所爲言者不同則辭亦異爲聖賢言易簡而溫厚爲中材言深切而丁寧爲衆人言總切而繁悉觀其所爲言以探其君臣之心術其大公至正一出於至誠者庶幾見之至其政事之纖悉道德之精微一言之間悉有深旨未可以訓詁盡者又在學者默而識之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此書之綱也

詩

詩本乎性情發於歌咏則自生民以來蓋有之矣孔子得古詩三千餘篇刪取三百一十一篇雖遭秦焚存於諷誦亡其辭者六篇而已其義猶可知也漢興詩有齊魯韓毛之學魯申公作訓詁齊轅固作傳燕韓嬰作內外傳皆立學官毛公作故訓傳以後出至平帝時始列於學後漢謝曼卿鄭衆賈逵並作訓傳康成作箋毛學遂盛齊詩

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在而無傳至本朝惟存外傳其說與毛義絕異諸儒雖本毛鄭頗以己意增益詩序先儒謂子夏所作毛公衛宏頗加潤色近世諸儒議之不一自歐陽修論詩頗疑序有淫詩蘇轍獨存大序夷考其說辨不本序義者王安石訓其義子秀訓其辨雖知本詩序至於比興穿鑿荷碎學者由此拘牽小文勝而大義隱盡古者採詩以達下情豈不紀所爲作者之意至於雅頌乃祭祀燕饗所奏樂章安得不明著其義子夏毛衛之傳蓋有所授之矣舍序義而言詩猶適千里而無嚮導也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詩非無思而夫子自著其去取之法如此未可獨以片言隻字求也夫子謂興於詩又謂詩可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而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亦所不廢故諸儒有專爲詁者名定而義顯說詩者固不可忽至於牽制以害辭志獨爲博識之書殆詩之細耶夫子刪詩止採商下取魯然於周爲備其興也由風而雅由雅而頌其衰也頌息雅變下衰於國風幽幾於變而宣

之不能領於正其訛鑒升降墨戒著明盡詩之感動情性入人最深而其存者視書禮樂爲備於以啟發聖明則優游諷諭之頃喜悅憂懼自得爲多何獨孔門學者興於此古之教者皆先於詩於以導廸人情感動善心然自孔門高弟必如賜商始可與言詩則自得於詩者鮮矣故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古人得言詩之要未有若孟子者嘗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知詩爲王者之迹則其變其正所以爲升降盛衰終始者皆可見矣知詩與春秋相爲存亡則凡詩之美刺無不合於聖人褒貶之法者矣知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則凡詩人之用心有隱顯有重輕如繩墨規矩之於曲直方圓矣七篇中說詩最多如北山雲漢鴟鴞皆深有發明而小弁凱風之怨具見孝子忠臣之心殆無一毫之隱學者欲言詩宜先知孟子觸類而長之賜商不難到也自春秋

君臣朝聘燕饗類多言詩以見志其後荀卿子之徒著書亦多引詩而或斷章以取義惟孟子所援引若靈臺皇矣之詩不一而皆詩人之本意也詩之作自聖人至於小夫婦人悉在所錄所謂夫婦可以與知與行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苟不悖於道皆在所錄若其義之幾深固未可以一概論其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則一也詩主文而譎諫故不可以文害辭或辭同而意異或辭異而意同或假此見彼或傷今思古其類不一故不可以辭害意志之在人者若難知而意之寓於詩者已可見矣故說詩者以意逆志則得之矣在心爲志詩序一言而盡作詩之本以意逆志孟子一言而盡說詩之道學者當知此爲入詩之梯階毋視爲常談忽而不思至於六義四始詩之綱維別具圖說作樹按悅齋六義四始圖說詩帝王經世圖譜第六卷作者之志各見於詩茲言其意而已

周禮

嗚呼周秦之際諸侯厭棄先王之典籍非一日矣禍極於坑焚而禮樂之亡尤甚高堂生二戴相與收拾殘缺以補其缺孔氏之遺文薈

說則有之矣至於先王太平之典其僅存者周官五篇而已何問獻王始得之求冬官不獲以考工記補之考工特事典之一耳然而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創物之智往往見於此惜乎漢之諸儒蔽於師傳百有餘年但存秘府劉歆移書深取憎嫉鄭衆馬融以來發明寖多康成各集衆說斷以己意何休林孝存更相毀難不能廢也唐初作五經正義而周官之說賈公彥爲之大抵以康成爲主本朝熙寧間更令儒生爲新義而王安石實董周官其說多用字說破碎經義又因國服爲息婦下青苗之令諸儒非之遂鄭衆馬融以來發明寖多康成各集衆說斷以己意何休林孝存更相毀難不能廢也唐初作五經正義而周官之說賈公彥爲之大抵以康成爲主本朝熙寧間更令儒生爲新義而王安石實董周官其說多用字說破碎經義又因國服爲息婦下青苗之令諸儒非之於是併疑周官雖蔡卞之學猶不免於是後學遂忘義理名數稍有不合不加思慮考證遽以非聖人全書藉口世之治經者便文快科而已先王之典寖以不彰吁可歎已周官之書乃周公設官分職之事禮典特其一耳而統論之周禮蓋先王以仁義治天下禮爲之節文唐虞以前尚矣自建官惟百至於官倍極於三百六十而大備故周之禮尤具諸儒閔古禮之亡得周官之書雖不專爲禮而大經大法可考於此其說則有之矣至於先王太平之典其僅存者周官五篇而已何問獻王始得之求冬官不獲以考工記補之考工特事典之一耳然而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創物之智往往見於此惜乎漢之諸儒蔽於師傳百有餘年但存秘府劉歆移書深取憎嫉鄭衆馬融以來發明寖多康成各集衆說斷以己意何休林孝存更相毀難不能廢也唐初作五經正義而周官之說賈公彥爲之大抵以康成爲主本朝熙寧間更令儒生爲新義而王安石實董周官其說多用字說破碎經義又因國服爲息婦下青苗之令諸儒非之遂鄭衆馬融以來發明寖多康成各集衆說斷以己意何休林孝存更相毀難不能廢也唐初作五經正義而周官之說賈公彥爲之大抵以康成爲主本朝熙寧間更令儒生爲新義而王安石實董周官其說多用字說破碎經義又因國服爲息婦下青苗之令諸儒非之於是併疑周官雖蔡卞之學猶不免於是後學遂忘義理名數稍有不合不加思慮考證遽以非聖人全書藉口世之治經者便文快科而已先王之典寖以不彰吁可歎已周官之書乃周公設官分職之事禮典特其一耳而統論之周禮蓋先王以仁義治天下禮爲之節文唐虞以前尚矣自建官惟百至於官倍極於三百六十而大備故周之禮尤具諸儒閔古禮之亡得周官之書雖不專爲禮而大經大法可考於此其說則有之矣至於先王太平之典其僅存者周官五篇而已何問獻王始得之求冬官不獲以考工記補之考工特事典之一耳然而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創物之智往往見於此惜乎漢之諸儒蔽於師傳百有餘年但存秘府劉歆移書深取憎嫉鄭衆馬融以來發明寖多康成各集衆說斷以己意何休林孝存更相毀難不能廢也唐初作五經正義而周官之說賈公彥爲之大抵以康成爲主本朝熙寧間更令儒生爲新義而王安石實董周官其說多用字說破碎經義又因國服爲息婦下青苗之令諸儒非之遂鄭衆馬融以來發明寖多康成各集衆說斷以己意何休林孝存更相毀難不能廢也唐初作五經正義而周官之說賈公彥爲之大抵以康成爲主本朝熙寧間更令儒生爲新義而王安石實董周官其說多用字說破碎經義又因國服爲息婦下青苗之令諸儒非之於是併疑周官雖蔡卞之學猶不免於是後學遂忘義理名數稍有不合不加思慮考證遽以非聖人全書藉口世之治經者便文快科而已先王之典寖以不彰吁可歎已周官之書乃周公設官分職之事禮典特其一耳而統論之周禮蓋先王以仁義治天下禮爲之節文唐虞以前尚矣自建官惟百至於官倍極於三百六十而大備故周之禮尤具諸儒閔古禮之亡得周官之書雖不專爲禮而大經大法可考於此其說則有之矣至於先王之典籍非一日矣禍極於坑焚而禮樂之亡尤甚高堂生二戴相與收拾殘缺以補其缺孔氏之遺文薈

法可考於此其謂之禮固宜康成於經最深而於周禮猶未得其綱領故其大節若封建井牧軍賦之屬其說猶多缺蓋嘗考之古文賈略有互見有省文官有不常設職有不兩受能加考究觸類而長無不通者至於考工明堂之說通諸經傳無不合者先儒不通互見之義自枝其說以至於今衆訟是可歎也昔有從董遇學左氏春秋者但以熟誦告之曰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學者苦之卒無傳遇學者用或傷今思古其類不一故不可以辭害意志之在人者若難知而意之寓於詩者已可見矣故說詩者以意逆志則得之矣在心爲志詩禮之說不幸類此周公之書文法簡嚴讀之百遍未必記憶千遍尚恐不合句讀能用萬遍之力或冀一斑之見蓋名物度數不比文義可謏說相高若言封建井田使之分畫言軍法乘馬使之計算言寢廟明堂使之營繕自當仟伾束手豈得抵掌高談未嘗窺豹謂南山之霧無文豹之隱不亦謏乎然而道器同本精粗一致周公親傳文王之道作三百八十四爻之辭嘗因周禮測聖人之用心無一非易

之道德性命是乃誠實之學聖人所望於後世者徒誦其文不曉其制而妄自尊曰吾志其遠大者是周公不足信也周公豈欺我哉至於射妖去毒若甚煩碎亦吉凶與民同患之意無往而非道者不可以精粗間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惟善學周禮者可以語此若其典籍師傳之詳已與二禮併論

春秋（按金華文徵錄此篇誤題作春秋論）

古文各有名魯史謂之春秋孔子閔王室之衰歷聘列國不得伸其志反乎魯而修六經修其文以寓王法不更其名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也魯春秋名不同而其爲史一也魯官書之爲史孔子修之爲經寓王法焉史所不能與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凡春秋之大旨不出於此然夫子在匹夫之位而操天子之權慮深意遠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春秋罪我春秋門人不能贊一辭

九經發題

本末具而圖前後歟公之事若不通春秋之意三傳或未之知況啖趙乎片言隻字必繩以王法其說甚美而聖人之意未必如是僅如酷吏之用法無一毫之貸而已夫意之忠厚莫如詩者詩亡而春秋作則聖人之意固可知矣以王法言春秋殆類乎操切繩墨者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善言春秋之法者也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深懲惡而勸善此善言春秋之體者也左氏載事得實春秋之案牘也譬諸用法後人莫得其意得案牘而考之猶庶幾焉舍案牘而臆測之豈無偶合於用法之意而其事已不可考是則公穀而已矣公穀猶爾況啖趙乎況後之諸儒乎據左氏以觀春秋其書事之末若胥命於蒲者尚不知其始也其書事之本而其效見於春秋之後若晉三卿齊陳氏者左氏猶得而載焉公穀茂如也其本末皆在春秋若莊叔朝公終於楚子滅蕭作邱甲繕之作三軍舍中軍而季文子三思

九經發題

乃爲擅魯之計者悉據左氏而可見公穀所矣守二傳者如荀揚之言性摭刪三家者三品之說也謂左氏不得聖人之意吾無憾焉舍左氏而觀春秋無乃不知而作乎學者據左氏之事實參春秋之本末其不在左氏者其前推之詩書周官其後參之司馬氏得其事實然後言聖人之意篇類而長之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議其小莫不有夫子之道焉君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禮記

自古禮散亡於衰周絕滅於秦漢興開獻善之路河間獻王得孔氏弟子及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劉向又得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戴德刪合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合爲四十九篇鄭康成爲之注與周禮儀禮通爲三禮魏王肅別爲之辭又集鍾證論以譏短之梁安孫炎駁而釋之亦作禮記壯南北諸儒傳傳講學者十餘家至唐孔穎達作正義見於世者南惟皇侃北惟熊安生二家而已穎達據皇氏本稍而其端乃先於春秋數百年或事之本而其驗在數十百年之後或

以熊氏以申鄭義本朝諸儒禮學不名一家而行於世者鄭注孔義而已至胡翼之程頤呂大臨楊時專以中庸大學二篇傳授謂之精義而制度文爲之學寖以微絕蓋禮記之書雜出諸儒其師傳或異故有兩存之說如呂不韋月令漢博士王制又皆刺經而作兼有時王之制學者考其說間與周官牴牾不知秦漢諸儒乘古參今未嘗施用乃折其說以相折難此聚訟所由起也然先王之制頗在於是禮失求之於野而況孔門漢儒其源流皆有自來是未可廢要其雜記四代之制且所聞各異而必求其合是則學禮者之過矣雖所聞均出聖人而見有淺深辭有詳略未必皆深合聖人之意然其不悖於道者引而伸之皆可見聖人之蘊至於曲禮少儀內則玉藻之屬曲折細微皆道所寓未可以洒掃應對進退廢也中庸大學誠爲入道之門此外四十七篇之書孰非道者視爲士苴緒餘則學者將蕩而無守思而不學則殆禮記之書與注義或幾乎息矣若乃刪摭訛誤皆如柳宗元時令論苛碎刻裂不知議者之在後其弊至如會稽夏

休破禮記此如子孫不聞前古之事而臆度祖父之傳爲非是謂吾獨見聖人之心乃聖人所謂不知而作者非吾所敢聞也

孝經按經義考錢此篇題作孝經解自序

孔子爲曾參言孝道門人錄之爲書謂之孝經秦火之後河間人顏芝藏之以獻河間獻王凡十八章孔氏古文一章二十二篇本出屋壁劉向校書定著十八章至於唐諸儒說者且百家明皇帝詔諸儒集議劉知幾詆鄭注請行孔傳司馬貞非之力申鄭說帝乃采集六家自爲之註頒之天下以十八章爲定元行沖爲之疏本朝冊昺增損之爲正義訓詁引證詳矣先正司馬公光范公祖禹皆爲古文指解所發明益以通暢夫孝百行之本學者所當先聖人之言簡嚴易直而天人備固非一家所能究其說故於諸儒遺意相與講貫務通理而不篤文學者以筌蹄觀之庶幾不悖先聖人之意

論語摘錢華文都錄此篇談題作論語論語

論語者孔門弟子所錄講論之語漢初有齊魯之說

齊人傳者二十二篇龔奮夏侯勝魯扶卿蕭望之之徒傳之古文出孔壁與魯論同惟分子張問政一章爲一篇故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馬融爲之訓說張禹本授魯論兼講齊說合而考之刪除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周氏包氏章句出焉鄭康成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古爲之注魏陳羣王肅周生烈皆爲義說何晏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謂之集解齊論遂亡古論篇次亦不復見梁皇侃本晏集解兼取晉江熙集衛瓘等十三家附以諸儒訓說名字出十三家外唐賈公彥韓愈爲之注疏皇朝邢昺奉詔刊定本晏集解刊校侃疏約而修之賈疏韓注不傳於世筆解託之愈及李翺非其本眞自昺疏後論語之說益多程氏發克己一貫之學繼之者紛如矣孔子抱帝王之道當春秋之際無位以行設教洙泗之上弟子頗從之游而觀於周反於魯不用則適諸侯反復齊衛杞宋陳鄭楚蔡之郊雖所至之國必聞其政名卿大夫執贄問道終不能聽多致困厄聖人樂天知命不失其時而四方弟子歸之益眾其徒三千達者七十蓋相與問答講明是道抑揚高下長善救失譬諸造化隨物賦形精粗本末纖悉該備子貢譽之宮牆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然可得而聞者夫子之文章而已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顏淵喟然之歎曾子一貫之唯唯幾及之然聖道曲成小大各得學不躐等教不陵節得其片言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皆可求至聖人之域夫子既沒曾子有子之門人慮門人各有傳授源遠而末益分所傳者駁因與聖道外馳乃相與論集夫子與弟子及時君時人答問併其所常稱誦應事接物容貌禮節間以諸弟子善言行事不悖聖人之道者略以義類相附謂之論語凡二十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燦然著矣學者能以心會於一言有所悟解即爲入道之門所到淺深則視力之勤怠心之作輟漢儒數十家大抵訓詁通而已以爲聖道深遠未易以言語發明略著大義使學者自求之而自得之也近世釋者極力探討各以己意爲說以

爲聖人之道盡在是他所說者皆非則過矣善乎司馬公之說也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中之爲多也然則羿能百發百中而不能禁他人之中何者的不獨爲羿設也道未始私於聖人聖人未始私於後學則凡中乎的者不必皆后羿之矢也取其中乎的者舍其未中者不敢自謂取舍之當可以傳學者姑以開顓蒙可也雖然吾猶未免於蒙也亦資衆人之見以自訓而已唐氏駿曰末段爲集註而發

如道未始私於聖人云云則篤論也

孟子 按金華文略錄此篇談題作孟子論 又按悅齋文粹另有孟子論

漢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至趙岐謂外書四篇似非孟子本眞獨條理其七篇爲之章句分爲上下凡十四卷孟子書之本末岐言詳矣未爲深知孟子者故其書博大尊顯而未得其精微蓋孟子之道自荀卿不能知之方列諸十二子謂之罪人卿以性爲惡禮爲僞其非孟子則宜漢揚子雲唐韓退之皆尊孟子子雲稱其知言之要知德之奧又稱其勇於義而果於德若深知孟子者退之謂孔子傳之以道鳴則未免與荀等列孟子自明誠而之極致者也閔聖人而師之雖得子思之正傳而不聞夫子之親授其視顏曾爲難卓然獨立於微言已絕百家並起之際守夫子之道見於言行無毫釐舛跳學而知之造乎聖人之域未有能先之者子雲智足以知孟子之汙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功不在禹下信然類之荀卿褊矣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孟子以之非卿之所能及也子雲思苦言艱有見乎奧要而自病其允蹈之未至遯尾之厲於勇蓋有羨焉至闢塞路欲自奮於勇果者故其稱美之言云爾退之排釋老不避死故尊孟氏窺有志焉至於深見性命之本子雲退之瞠乎其若後矣自荀揚韓不見性命之本異乎孟子之論後儒因謂孔子止言相近子思謂之天命皆不指言其善自孟子指言而啓三子之異論悲哉何考之不詳而不知孟子之心也孔子之時大道雖隱而異端未熾戰國之際不勝異說矣公都子之問性無善無不善有性

孟軻孟氏醇乎醇孟氏功不在禹下可謂推尊之極至謂優入聖域以道鳴則未免與荀等列孟子自明誠而之極致者也閔聖人而師之雖得子思之正傳而不聞夫子之親授其視顏曾爲難卓然獨立於微言已絕百家並起之際守夫子之道見於言行無毫釐舛跳學而知之造乎聖人之域未有能先之者子雲智足以知孟子之汙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功不在禹下信然類之荀卿褊矣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孟子以之非卿之所能及也子雲思苦言艱有見乎奧要而自病其允蹈之未至遯尾之厲於勇蓋有羨焉至闢塞路欲自奮於勇果者故其稱美之言云爾退之排釋老不避死故尊孟氏窺有志焉至於深見性命之本子雲退之瞠乎其若後矣自荀揚韓不見性命之本異乎孟子之論後儒因謂孔子止言相近子思謂之天命皆不指言其善自孟子指言而啓三子之異論悲哉何考之不詳而不知孟子之心也孔子之時大道雖隱而異端未熾戰國之際不勝異說矣公都子之問性無善無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其說蜂起如此則發明性善孟子豈強爲之說哉因其紛擾昏迷乎善不善之際故以一定之論發醒群惑覆明人之皆可以爲堯舜使人爲可勉而天理不滅豈好辨哉不得已也惟善不善混而不明故明告之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惟性命離而不合故明告之曰性有命焉君子不謂性命自二說之開明而易繫中庸略若日月誠知萬善具於一性舜跖同於一天味色聲臭安佚隨所遇而無求仁義禮智聖人率吾性而可至尙復有雞鳴而爲利犬放而不求者耶開明萬世之功參於六經豈若惟惡善惡混性有三品之說反觀一心尙如暗室者耶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又謂大賢擬聖而作書則象論語取其旨意合同者類而列之尤未爲知孟子者孟子願學孔子乃在於聖之時八卦始乾而終艮乾之進退存亡艮之行止動靜時之謂也故於孔子不求苟同亦不苟異辭受去就惟道是從幾若夫子之無可無不可者浩然之氣是乃乾坤之專直翕闢其學蓋深得於易擬議以成焉孟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之徒相與記軻所言

其變化者也故言行之發醇乎醇其仁義也微乎微其性命也謂其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是以文求之而未知其意以漢儒待孟子者也可者浩然之氣是乃乾坤之專直翕闢其學蓋深得於易擬議以成焉孟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之徒相與記軻所言焉耳退之此說較諸趙岐則象論語之言見識殊矣嘗以太史公書考伐燕之問乃在湣王凡孟子之書言齊王者皆湣王也其稱宣王問取燕者皆當爲齊王傳之誤也宋之稱王乃偃之自立是皆亡國之君也而孟子且爲卿焉爲其大夫言焉以滕之褊小猶勉以爲善國豈非聖人之意以人之性善亡者可存小者可大而不忍絕人耶孔孟伊周同乎一心故夏桀衛靈齊湣宋偃在所不棄茲其所以爲大也說者譏孟子言湯武異乎孔子宗周之意是豈知聖人之時也哉周衰而欲興之本心也周不能而望魯魯不能而望齊齊晉不能而望秦秦夏舒之誅栢舉之役雖吳楚不絕也詩曰天命靡常商士膚敏祼將于京天下乃天下之天下豈一人之天下哉七國各據千里而王以塗炭其民非有如湯武者決鳴條牧野之戰尙有倒載干

戈之期耶湯武之師不舉而秦以力政得之天下並起而亡秦漢假
湯武之名而遂收之事半古人功必倍之孟子不忍斯民之禍而言
可謂驗矣彼迂儒之言何足病哉本朝王安石尊孟子以配孔子而
以財利變舊章如人尊其祖父之貌像而頫其訓者司馬光惡安石
可也而作疑孟至欲推揚雄以先之雖不顯言其意如此此如見子
孫尊其祖先而其術不善併其祖先而疑之是齊楚得失之論也尊
孟子如子罍退之則可矣而獨於性命之本有所未達程子如孟子
之大而謂其未醇則亦昧乎性善之說耳然則何以處孟子曰灼見
乎性命之本大醇乎仁義之說學力之極致聖人之正宗中庸曰惟
天下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孟子者學知而至乎
覺利行而至乎安深造之道而及乎取之左右逢其原大不足以盡
之其進乎化而猶可知者歟

右九經發題一卷悅齋說經有六經解孝經解經子難答以
立說不與洛閩合學者罕稱宋久即廢惟此書據蘇平仲悅

齋文粹序知明初尚附刻文粹中然既霣嶼金華文徵錄此
書易書春秋論語孟子等篇皆改題曰論經義考悅齋孝經
解下錄此書孝經篇改題曰自序蓋文粹久無傳本二公掇
拾於灰燼之餘故不復知爲發題中語也茲從殘本文粹錄
出間有斷爛處以文徵經義考及金華文略唐氏譜校補復
成完帙攷唐九經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
爲中經易尚書公穀爲小經宋則三傳合爲一又舍儀禮而
以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又升孟子爲經併論語孝
經爲三小經悅齋發題一易一書三詩四周禮五春秋六禮
記七孝經八論語九孟子尊時制也宋儒解經聚變漢唐舊
詁朱子闡明正學意在別異白面定一尊故與陸子靜爭無
極與陳龍川爭王霸與呂伯恭爭詩序與張南軒爭論語而
與林黃中論太極西銘不合且至於互劾惟陳止齋言鄭風
不淫得冕詞遊免耳今讀是編如朱子以先天卦位解天地

魯軍制九問

宋　金華　唐仲友　撰

春秋書內大夫帥師作卽甲卷臧四卿作三軍舍中軍蓋著季氏擅魯由來者漸左氏載事本末可考公穀失之於前傳注泪之於後使經意不明季氏心迹亦不著甚非屬辭比事之本旨故發九問以推明之具如左

一問魯本幾軍

古者大國三軍其賦千乘魯以周公故爲雖侯而軍賦皆大國之制也作楠案王海引此篇無魯以周公故以下三句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郊卽鄉也天子六鄉具六軍六遂貳之合都邑之師爲萬乘魯三郊具三軍三遂貳之合都邑之師爲千乘所謂千乘之國成國半天子之軍者也古者積伍五人至卒百人而車法成其七十五人爲戰車一乘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其二十五人別爲重車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爲戰車百二十五乘徒九千人甲士三百七十五人一軍合爲九千三百七十五人魯頌閟宮言公徒三萬者舉三軍之成數也言公車千乘者舉魯國兵車之成數也以是知魯本三軍皆非是

二問魯作卽甲何故

成公元年作卽甲左氏曰爲齊難故作卽甲杜預云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卽甲此二說皆知魯國公共之情非季氏深意也案春秋宣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於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左氏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蓋自宣公之立三桓皆強公室卑然猶有公子遂臧孫許公孫嬰齊等皆爲卿兵權未專歸三桓歸父既與宣公謀去三桓不克見逐季氏最強遂有擅魯之計欲分公室而三家勢均魯止三軍季氏欲多取非增軍不可故因齊難爲制上下以作卽甲自此魯遂有四軍卒至季氏取二而後止此季氏擅魯之始也

三問卽甲之制如何

作卽甲左氏無正說蓋其事在經比事觀之甚明不須更說故杜氏曰周禮卽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卽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卽出之若如杜說是魯一旦增四倍之賦魯民何以堪先儒疑之是也然欲易以穀梁卽作甲之說則非也王鉱通解謂成公之前甸賦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爲一甲是四卽共出三甲耳今作卽甲是卽出一甲其於賦增四分之一謂卽出一甲是矣謂增四分之一則又非胡侍講疑之故雖本通解說又謂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此皆後世備者不知古之兵制故謂甸出七十五人不知實出百人蓋四卽爲甸出兵百人作楠案閟宮紀聞引此篇無蓋四卽爲甸出兵百人九字其七十五人戰車也其二十五人重車也是一卽二十五人一甲而三十三人有奇今卽皆出甲是一甸而出兵百三十三人有奇則三增其一其爲三甸而增一乘尙何疑乎魯本三軍今三增其一則四軍具矣故三年鄫之役四卿並書謂卽作甲皆非是

說不審於經典無驗非可爲據

四問鄫之戰何以四卿帥師

卽甲既作魯遂有四軍四卿分將並出爲鄫之戰蓋季氏擅兵弱公室之始故夫子具書之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所將魯常賦舊有之三軍也公孫嬰齊所將魯作卽甲之一軍也鄫之後又二年而臧孫許卒臧孫之軍仲孫蔑有之又二年而以帥師侵宋見於經自是魯之三軍盡歸三桓而公孫嬰齊所將之新軍不復見於侵伐至作三軍之後嬰齊子叔老尙與季孫偕出會向以此知卽甲一軍雖不用其軍行不廢亦不分入三軍此季氏包藏欲四分公室之意至昭公元年季氏有舍中軍之謀叔弓始復以帥師見於經末幾遂舍

中軍則知季氏擇二乃是兼取叔弓之軍盡其謀兆於陽父之逐而成於叔弓之卒以經考之則季氏竊取兵權之始終皆可見矣

五問魯作三軍何故其制如何

魯本三軍至作邱甲則有四軍故書作邱甲自臧孫許卒三桓盡將魯之舊軍已盡竊魯之兵權尚未盡有其人民貢賦也至是三分公室之舊軍三家各有其一故書作三軍則魯之兵盡去公室矣其增立邱甲之軍叔老雖軍行尚存不得專有其人民貢賦亦不常用則亦公室之所不得常征也若三軍之制則猶舊制耳

六問魯作三軍三家已分公室叔弓所將何軍

季氏已作三軍三分公室至昭元年叔弓帥師復見於經則所將何軍學者疑之吾考諸經叔弓叔老之子嬰齊之孫也自作邱甲季氏已有取二軍之心然未敢也故作三軍季氏盡征之孟氏征四之一叔孫征二之一則三家之力季氏最強孟氏最弱季氏無憚乎孟氏而憚叔孫氏故昭之元年因叔孫豹會於貍季武子以計伐莒意欲公室仲叔忌之而國人亦將不平故以四卿分將四軍並立則公室

晉楚討魯叔孫必諫可以乘間制仲孫而取其軍雖叔孫幸免然魯之懼晉楚已甚季氏復以此脅制上下以起邱甲之軍而叔弓復以帥師見於經春秋不書復邱甲者蓋三軍之作邱甲之軍行猶在但書叔弓帥師則知爲邱甲之軍矣

七問魯舍中軍何故

叔弓之師復起已爲季氏之用然未顯有之也及叔孫豹卒季武子無所畏憚謀舍中軍四分公室而季氏擇其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三軍之作公室已三分不應季氏能取仲叔之已有以益己盡作三軍三家分公室之舊軍舍中軍則併與邱甲一軍而取之自是公室無一民而魯之兵季氏有其半故昭十年書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序叔弓於季孫之下見魯復有四軍而叔弓之軍季氏已兼有之然叔弓之軍自舍中軍之後尚以帥師三見於經而諸儒不能明其一況望其盡通乎蓋務求聖人於太高而不以庸

之仲叔明矣

八問舍中軍後魯有幾軍叔弓所將何屬

自舍中軍後四分公室季氏有二二子各一則魯仍有四軍而分謂之左右師是也然書於春秋者或三子或二子或一子蓋魯之軍爲三家所有而叔弓之卒軍不復見於經季氏兼取之也季氏以仲叔同出於桓既倚以爲援又知勢均力敵則其權不常在季氏故始以計作邱甲增舊軍爲四次以計分四卿皆出而先竊其兵權次以計作三軍而先分公室之舊軍後以計復叔弓之軍糧又以計舍中軍而所增之軍遂歸季氏矣其集取魯之軍凡三四更張兆謀於宣之十八年而成於昭之十五年自舍中軍之後大蒐者再其車至於千乘之多而公室無一兵昭公不勝其憤嫣公族之烏合起而攻之遂有孫齊之難而定公擁虛器矣蓋始不增其軍則季氏不可以多取故作邱甲增而遷多取則不惟公室仲叔忌之而國人亦將不平故以四卿分將四軍並立則公室

猶有兵也故作三軍而盡邱甲一軍於用否之間邱甲之軍遂不用則季氏不得而有而起邱甲非嬰齊之孫不可故復之以叔弓帥師叔弓遂消雖德季氏其後世不可保故終叔弓之身而叔孫不復帥師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人臣之禍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也慶父之難而季友得民是一陰之生也履霜於文子之作邱甲而堅冰於武子之舍中軍當時豈無知者其逐歸父也臧孫許知其將擅也故惡其作三軍也叔孫豹知其必舍也故詛盟其舍中軍也村洩知其必篡也故哭事至於哭則吾末如之何之時也而昭公乃欲起而收之其奔走而野死宜哉昭公之亡也史默對趙簡子曰魯自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公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公也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然則季氏之竊兵他國猶知之而況於魯乎春秋所書前後甚明而諸儒不能明其一況望其盡通乎蓋務求聖人於太高而不以庸

九問春秋書內大夫帥師何義

凡春秋書內大夫之帥師者皆有大旨非謂卿之將而例書也無駭大夫擅兵之始也翬慶父遂皆獄君之賊也歸父敎弒君之賊也友行父宿意如斯皆季氏也蔑速揭貜何忌皆孟氏也茲彭生僑如豹州仇皆叔氏也臧孫許斐齊叔弓則季氏所假以巧取邱甲之軍者也此皆所以爲僭國賊亂陵夷之原者皆自隱公以兵假人之罪也故託始於無駭之入極其他則係僭之大節乃書之他雖有受命而將者猶不書帥師也學者不得其旨止以將尊師眾之例而觀之大抵專得其軍者其力足以賊其世得其軍者卒至於分有其民以計而多取其軍者遂以擅國逐君而莫之禁由隱公懷匹夫之小諒自處以擁兵權遂至於下移春秋能不始於隱耶

右魯軍制九問一卷舊闕玉海載悅齋古者大國三軍其賦千乘一篇在一百六卷末識其篇題又因學紀聞車乘人數條引悅齋儒者謂句出七十五人不知實出百人語亦未知採自

何篇後讀馮氏夢華胡氏安國春秋傳辨疑李氏鳳雛之春秋紀傳吳氏鳳來之春秋集義今皆傳播藝林獨悅齋經解無一存者故錄此以補趙子

軍以及龔戰書四卿無駭以後書內大夫帥師皆以左氏書參互鉤考以傳證經而經意自明不特可以闕廡說者之口而先儒治經每事必窮究其本末亦即此可概見矣吾婺撫傳說春秋者悅齋同時則有東萊呂氏之春秋左氏傳說續說博議後乎悅齋則有仁山金氏之通鑑前編及董氏鼎之春秋經傳辨疑李氏鳳雛之春秋紀傳吳氏鳳來之春秋集義今皆傳播藝林獨悅齋經解無一存者故錄此以補趙子

難答之亡張作楠書

數始於一成於十積而至百至千則多矣古之學者或聞一以知十或聞一以知二至於愚者則千慮而一得人之才智相遠如此然聖人不之絕亦教之勤學而已人一己百人十己千雖愚必明斯言豈欺我哉仲友幼乏師承獨蒙義方之訓天奪所怙思慮荒迷不暇泛觀史氏百家之載惟取經傳細繹奧義愚慮所及隨輒記錄非敢望必明之抑亦庶乎一得焉故總謂之愚說嗚呼過庭之問不復聞矣賢諸先子之所畏尚冀得其指歸云爾

君臣篇第一

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過剛則亢非柔無以接下太柔則佞非剛無以方外剛柔濟君臣之道盡矣易曰天地交泰

堂陛分也塤篪情也禮以分嚴而明道以情通而合則下者不絕而高者不危矣易曰履而泰然後安

制命在君然不可居物之先代終在臣然不可享功之成故用九以死首爲吉六三以含章爲貞詩序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龍則致雲雲豈能致龍陽則倡陰陰豈能倡陽故有不得君之臣無不得臣之君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百體運動心虛於中列星迴環辰居其所心以其虛爲運動之主辰以其居爲迴環之樞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

命討天也行之君也威福辟也佐之相也惡者必懲則姦民無盜跖之誅善者必信則賢士無原憲之貧故君相不可以言命也太宰之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道全於聖偏於賢以全納偏無不用之才以全責偏無可用之士詩曰洸洸武夫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漢舟孫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禮者賢之招也仁者禮之本也惟仁能盡禮惟禮能得賢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任人而猶親其勞人不可得而任也享逸而不知其節逸不可得而享也無爲以受委任之福像成以攬持守之道可以無憂矣易曰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人君有三畏畏天命畏民心畏輔相之臣畏天則敬畏民則仁畏臣則正畏其一無不畏也忽其一無不忽也忽萌於心治亂效於國書曰在昔商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

大臣正君其次謀國其下謹身伊傅周召可謂正君矣管仲于產可謂謀國矣季文子公儀休可謂謹身矣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爲臣之難在正其君正君之難在制其欲不望其源如決流何不剪其根如滋蔓何防微銷萌力少而功多易曰童牛之牿元吉君僭則木臣譬則縄民譬則影臣譬則形扳而責人且怨而狂反身

而正人將我師誓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敢師言

謀一勸百何益於德利一害百何益於政是故大臣任君民之責眾賢爲大臣之用詩曰蔦蔦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蔦蔦王多吉士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皇極天下之權衡也主張維持者其在君臣乎大中之君不以獎獨高明變其道大中之臣不以黨羣稟稟其心詩曰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位尊難安德盛難全大中以達天下之道小心以守人臣之分其惟大臣乎易曰黃裳元吉

道者人之所共由官者人之所獨居從道而官修君子體其常從道而官廢君子遵其變官者載道之器也未有守器而喪其物者也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

勝人人必恥下人人必喜恥生競喜生敬競而不已合而軋之敬而

不已率而推之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傾否易處泰難小人不安而求復君子其危矣容之材之合并而無
私君子之所以安小人也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
行
物壯必衰人窮必亂道不足以相容而矜眾以勝寡君子恥之枕潛
之使不衰優游之使不亂所以去小人而無後患也易曰健而說決
而和

士民篇第二

士之於國猶輔之於車輔不自行車不自持更相資而不可相離是
故避世非君子之心得人乃國家之福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民莫先於士而可以自後乎道莫尊於士而可以自卑乎守吾仁天
下之祿不能易也行吾義王公之威不能屈也如此而後可爲士孟
子曰士尚志
中狹常易盈內荏常易屈易盈者不可以大受也易屈者不可以重
任也過而受之必覆強而任之必折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
所恥在道恥不可無也重外而輕其內逐末
而喪其本則去道也遠矣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
議也
君子之進退風俗之樞機也必退絕物其俗激必進失己其俗競不
激不競以善天下之俗者其惟漸乎易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
德善俗
道可廢而不可詘士可殺而不可辱廢而不詘不害其爲存殺而不
辱不害其爲壽是故君子不以此而易彼也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
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得金之正者燥濕不能變其質得木之正者寒暑不能改其操得道
之正者窮通不能易其志是故義之所在甘豆羹如鼎食道之不行
視華衮如縕袍孟子曰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膏雨未降良耜胡施秋水時至敗舟則危能而不用於人何尤用而
不已率而推之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傾否易處泰難小人不安而求復君子其危矣容之材之合并而無
私君子之所以安小人也易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
行
物壯必衰人窮必亂道不足以相容而矜眾以勝寡君子恥之枕潛
之使不衰優游之使不亂所以去小人而無後患也易曰健而說決
而和

士民篇第二

士之於國猶輔之於車輔不自行車不自持更相資而不可相離是
故避世非君子之心得人乃國家之福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民莫先於士而可以自後乎道莫尊於士而可以自卑乎守吾仁天
下之祿不能易也行吾義王公之威不能屈也如此而後可爲士孟
子曰士尚志
中狹常易盈內荏常易屈易盈者不可以大受也易屈者不可以重
任也過而受之必覆強而任之必折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
所恥在道恥不可無也重外而輕其內逐末
而喪其本則去道也遠矣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
議也
君子之進退風俗之樞機也必退絕物其俗激必進失己其俗競不
激不競以善天下之俗者其惟漸乎易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
德善俗
道可廢而不可詘士可殺而不可辱廢而不詘不害其爲存殺而不
辱不害其爲壽是故君子不以此而易彼也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
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得金之正者燥濕不能變其質得木之正者寒暑不能改其操得道
之正者窮通不能易其志是故義之所在甘豆羹如鼎食道之不行
視華衮如縕袍孟子曰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膏雨未降良耜胡施秋水時至敗舟則危能而不用於人何尤用而
山之士感於情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財匱則民散力拔則民怨武備則民苟免是故什一之征三日之役干羽之舞幸罔之刑聖人所以用中於民也顏淵曰舜不窮其民

治教篇第三

爲治者不可變常進言治者不可厭常談二帝三王無恢詭之行詩書執禮無奇怪之說惟其常而已法言曰素常珍而嗜乎異饌者鳥瞎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鳥瞎其識道也

聖王之佑後世其至矣乎厚其德澤建其法度舉其賢能正其風俗四者備矣君子守之以太平庸才賴之以無患雖有昏王社稷不傾

其源深而本固也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物爲吾有慮之必久物非吾有慮之必苟慮民久者民畏而愛之慮民苟者民侮而怨之非民異心勢使之然也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令悖而必於行民不聽也令悖而輕於變民不信也不聽則法煩而

怨生不信則法弛而事廢故出令不可不審也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

所治在己若小而大所治在人若大而小治人者未必治治己者無不通我不爾求而性則同孟子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持不圓之規不足以爲輪引不直之繩不足以爲矢吾聞正之能矯枉矣未聞過正之能矯枉也法言曰大器其猶規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勤固勝怠勤而非禮則勞儉固勝奢儉而非禮則遏君勞則失其職上遏則忘其分存小節而喪大體君子不取也詩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莫高於山人猶登之莫深於淵人猶航之賢者在朝則道德之威不可得而凌王澤在人則禮義之防不可得而越彼險在形此險在心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滅頂以拯溺不若衡舟之戒也焦頭以救焚不若徙薪之早也圖之

未然者其功倍救之已然者其傷多有天下國家者無使小人幸災以徼功斯可矣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莫易縱於情莫難處於樂享之者不如保之者保之者不如安之者詩曰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治莫善於教教莫善於化未嘗無言鼓舞乎言之先未嘗無法規矩乎法之外默然而喻曠然而變其神之所爲乎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行乎地者莫神於風行於國者莫神於教興以入之物莫知其所以入心以感之人莫知其所以感詩序曰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民易教乎寒暑怨吝民難教乎物則固有難者在彼而易者在己爾正爾躬民胡不從書曰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教不可以有慢心亦不可以有忘心臨之不莊人將我侮求之太速人將我欺正己而緩於人其庶幾乎書曰敬敷五教在寬

士有宜民有性善教者因而已因其宜天下無不行之教因其性天

下無不同之俗大司徒之職曰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善爲教者反諸身而已枝葉必其根之枯影曲必其木之枉秦之於彼反之於此薄反吾仁倫反吾性慢反吾躬身正而教不行未之有也易曰觀我生君子无咎

水疏之而增流墓之而臭腐木天之而薪蒸長之而梁棟鬬而絕之雖美何用養而成之雖微必遂詩序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書業之矣

物無可棄之材人無不善之性隨其材而使之隨其性而威之因其性而威之頑昏傲狠猶可諸也子曰有教無類

善教者一發而衆解善刑者一罪而民服當其可而已矣師勞而聰明不開刑繁而姦宄不勝吾之道也易曰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古者以刑輔教後世以刑爲教教不改而詠之聖人猶不忍也不教

而聽其獄可不哀哉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兵則篇第四

古之兵以仁義後之兵以詐力伊呂之福及其子孫韓彭之身不免夷滅非幸不幸術使之然也易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慮遠者見必明謀深者發必果故血氣之剛老而必衰道義之剛老而益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公天下者人亦公之私一身者人亦私之公之而其心一私之而其心離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兵有本有教有習本在人心教在禮義習在學校本立教行而習成則威加於強敵矣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有戰之勢君子求勝於其道有戰之道君子求勝於其辭不以道逆勢太王之去邠也不以道慶辭武王之觀政也書曰同力度德同德

度義

怯不勝勇勇不勝敬勇者動敬者靜勇者輕敬者重勇者盈敬者謙勇者忽敬者戒靜常制動重常制輕盈虧而謙益忽敗而戒成外視之怯內察之敬可與行三軍矣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古之爲兵者教之以孝弟忠信惟恐其不君子也後之爲兵者教之以權謀變詐惟恐其不小人也是故古之衰世其民猶愿後之浩世其兵猶悍也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

古之爲兵其仁矣乎上愛其民而不敢急下趨其事而不敢緩是以上有常德而下有常心也詩曰王舒保作匪紹匪游

兵有權宜昧之則泥兵有常法廢之則敗達權以救敗則民莫不趨其事守法以制變則敵無所乘其隙詩曰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既成于三十里

兵以勢勝勢以道成以強大勝弱小勢也由弱小制強大道也商之興也以亳其勝也三千周之興也以岐其勝也八百孟子曰得道者

多助失道者寡助

民爲我勞斯有不勝用之材民爲我死斯有不可敗之兵人孰不惡勞必所惡有甚於勞然後爲我勞人孰不惡死必所惡有甚於死然後爲我死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富家者資之國富國者資之天下富天地天有時地有利非人不因也一民或失其職天下必有不足之食不阜之財太宰之職曰以九職任萬民

行潦之集瀦之不涸江河之流決之可竭不厚其本物何由阜不節其用積何由富記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寒水之源萬頃可竭伐木之木百圍可蹙田萊多荒則倉廩不足以救天下之饑桑土不蠶則貢篚不足以禦天下之寒貨財不阜則府庫不足以給天下之用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古之君民何其交相愛乎上之勸民先民而後已下之趨事先公而後私所以施報兩盡而君民兼足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養民王道之本也救災民事之末也無本而恃其末謂之小惠有本而兼其末謂之仁政大司徒之職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數口而救饑可小不可大也計日而望歲可暫不可久也施惠貴乎廣備災存乎豫是故梁王移粟不足以得民臧孫告糴非所以爲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取民之財以養兵不若使兵自養之易供也用兵之力以衛民不若使民自衛之甘心也彼能其全吾用其偏輸者死貧戰者死寡人君欲救民之死亦本其情而已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爲國者務眾其民而已士眾則官備農眾則士闕商眾則貨通工眾

則用足眾其民而授之職國之不富我未之見也語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子者取之端也報者施之符也人方時雨我獨枯槔人方江湖我猶滯沫不足以取人歟以自取故君子貴其大也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道學篇第五

仁義道之經權也中庸道之體用也孝弟道之本根也忠恕道之操術也君子謹操術植本根全體以致用守經而行權心以及親親以及人措之萬事放之四海百世以俟聖人孟子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

仁者心之常也義者事之權也禮者情之防也智者理之鏡也小惠害仁小節害義小敬害禮小利害智君子舍其小取其大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順命如順親保性如保子養心如養苗歐氣如馭馬防欲如防川待勿畏勿輕學而已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水以一源會眾流木以一根敷眾枝道以一理貫眾說眾流無非水也眾枝無非木也眾說無非道也是故閎不厭博識不厭精不博無以為學不精無以為道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支以明道或以敬道傳以通經或以翫經學以知性或以汨性大患同出於好異背大公徇小見舍至正由他歧說日益新理日益味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楊墨老佛之於道非不若黑白也兼愛似仁為我似義清靜寂滅似無思無為見其似者而堅執之其說足以欺世是故君子之學謹其始也易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為不善之至雖清晝市人有所不畏為善之至雖闇室獨居有所不欺習而安之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莫易欺於形莫難欺於神形視吾外神視吾內形襲吾語神聽吾默心具而神存未始離於身君子豈有畏乎其外不忍欺吾心而已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道者事之理事者道之實於道默而識之於事敏以求之不以道而

廢事不以性而廢學其惟聖人乎語曰子入太廟每事問
失其義陳其數雖禮樂猶藝也見其粗知其精雖書數亦道也故孔
子之多能不失爲聖人智伯之技藝適足以殺其軀而已子曰志於
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聖賢篇第六

堯舜以禪禹以功湯武以伐其道同乎公其心同乎正是故天下有
異時無異道聖人有異事無異心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知覺性也見聞學也上焉者先知覺而後見聞下焉者先見聞而知
知覺及其知覺一也是故傳說以學進高宗於湯羣臣以學進成王
於文武書曰念終始典于學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
天心其平矣乎天道其公矣乎不以天爲心者偏心也不以天爲道
者私道也達而用之以賞罰窮而用之以褒貶聖人者天而已中庸
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書曰推亡固存傳曰懲惡而勸善
聞其樂德可知也知其德心可見也於都夏見聖人之本心於豳武
見聖人之不得已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天道不常盈物理不常信時虛則虛乃所以爲盈時屈則屈乃所以
爲信有太王之去邠故有文王之興有文王之事商故有武王之代
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又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幽顯一理神人一心有不戰無不勝有不祭無不享循其理合其心
而已再有之邾齊戰之小者也子路之知禮祭之微者也子曰我戰
則克祭則受福

上無湯武然後威文得以霸下無威文然後暴秦得以并威文假湯
武之術暴秦承威文之弊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
五霸之罪人也
有見於此無見於彼是偏見也可言於此難言於彼是偏言也一德
而剛柔兼濟一辭而抑揚兩存惟聖人能之故聖神文武所以爲堯
始終條理所以爲孔中庸曰道並行而不相悖
未有欲有既有欲其若無未實欲實既實欲其若虛孜孜其心謙謙

其德退以爲進損以爲益是故之才之美未足爲周公不矜不伐所
以爲大禹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人有眾寡道無眾寡分有尊卑道無尊卑合之則是違之則非有心
於從已則失人有心於從人則失理是故盤庚違眾以遷毫子產安
眾以焚書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
太公達天下之大權者也伯夷立天下之大經者也權以救斯民之
患經以垂萬世之教一權一經相反所以相成孟子曰二老者天下
之大老也
三聘而就湯非要君也三宿而出晝非懷祿也伊尹之守道也重孟
子之憂民也深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聖人之道與時偕行忠臣之心因事乃見是故流言之變所以彰周
公之聖陳蔡之厄所以知夫子之大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
也
營桐宮有伊尹之志則可誅二叔有周公之忠則可見南子有失子
之道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無周公之忠則賊無失子之道則辱子
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夷非無可不勝其不可惠非無不可不勝其可學夷者偏於不可是
故陋學惠者偏於可是故不恭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小人將我詘聖人不違禮以苟免小人將我逼聖人不直辭以速禍
危行以信道遜言以全身雖強暴其若我何孔子曰諸吾將仕矣
道者天下之大公也高則難及難及則廢中則易從易從則免聖人
能其高而用其中賢人好其高而過其中是以子發之辭賞廢功子
貢之不受金廢贖曲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
君子不絕人之情亦不徇人之情則可以得不固辭以爲廉難可以
免不輕死以爲勇貧樂於富然後害富而居貧義重於生然後舍生
而取義故子在則顏回不死有辭則孟子不拒曲禮曰臨財毋苟得
臨難毋苟免
眾人所爲賢者不爲也聖人所能賢者不能也眾人徇利以犯難賢

者潔身以避害載道以濟世而不罹其患者其惟聖人乎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道出於天體於聖法於賢由於眾觀其所出體者可知也觀其所法者可知也觀其所由者可知也天地聖人吾見其同聖賢眾人吾見其異法言曰觀乎賢人則見眾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

右愚書一卷此書自宋以來無著錄者惟據蘇平仲悅齋文粹序知有刻入文粹中然文粹久無傳本此書遂與佚金華縣志藝文志乃列之張志和太易戴景魏陰符經注之間今從殘本文粹錄出書凡六篇篇二十則每則之末仿孝經坊記表記例各引經傳以證之粹然儒者之言志退列雜家殆未見本書故不免如崇文總目編樹萱錄於種植門耳古之儒者立身行已誦法先王務在通經足用而已自性命理氣之說興於是儒林道學始分為二講學者以此辨別宗派

而不載者非以欲枉其實則咎家紀載難証據事直書又與朱子有發歎昔耒陽胡文璧重刻悅齋東野語或謂符離富平等役顯涉南軒之父愚陳之陋生母之服則晦菴致堂有嫌焉書不必刻刻則請去數事此修朱史者之故智也而文璧不從其識不遠出托克托等上哉然悅齋雖以不附和道學得罪此書却有道學篇其言不必求合洛閩而醇正篤實有體有用為洛閩之學者或莫能先焉其君臣篇云勝人人必恥恥生競競而不已合而亂之其有懲於台州之事歟既遭放黜閉戶窮經學問既深意氣自平故其書亦精純自成一子吾獨怪悅齋等身著作為講學家燬滅殆盡而講學一編獨愚拔不壞沈埋六百年而忽發其光其必有不可磨滅者矣曹棻生日說苑新序而下子家引詩多斷章取義惟此書百二十條即可作各條所引經讀之義疏自序稱取經傳細繹奧義愚慮所及隨輒記錄蓋讀經有得積久成編末所引即其篇題也然則悅齋六經解雖亡而未亡矣張作楠書

永康胡宗楙據唐氏遺書本校錄

悅齋文鈔序

悅齋文集四十卷別集三卷千頃堂書目尚著錄然蘇平仲悅齋文粹序云諸孫懷敬得重刊本以發廔愚書足四十卷之數且駢麗之什應用之作居多非復稿次之舊是文集原本明初已佚黃氏所錄殆重刊本歟自懷敬刪重刊本爲文粹而四十卷之本遂不復傳趙鶴爲金華守編金華文統意在表章道學悅齋之文橫遭屏斥雪崖咸氏雖覺其非然所編金華文軌僅錄悅齋文五篇周秦道藝諸論館職諸策上諸執政書以文多不錄及霞嶼阮氏編金華文徵時文粹已散佚然猶賴其掇拾殘賸得存什一於千百今東陽王氏金華文略所收二十一篇即從阮氏本錄出也補襲於二十一篇外從衢氏禮記集說得郊祀明堂社稷舜尊卜筮等說六篇於文獻通考得九畿及司徒建國案此篇亦見考一篇於玉海得軍賦及圖書卦章說五禮通考一篇於歷代名臣奏議得劉子五篇又於山堂考索得禮記發題之半於嘉靖浙江通志得台州郡學記中津橋記於文軌得肇說於經義考得孝經解序六義四始說於金華府志得金華縣治記續八詠詩於赤城志得游盖竹山詩於金華詩粹得雲峯院石洞帥舍諸詩都爲一册以冀續獲旋從姚春本家得殘本悅齋文粹校勘襲所得者復於所錄外得劉子二篇館職策二篇官制兵制田制總序三篇論十三篇雜著六篇經說四十餘則以奉檄徐州未及編次歸里後先大夫命藏茲事採摭粗就不幸棄養又復中輟近馮羊山以其先都諫所輯唐氏經解錄見贈丙田廬保伍九州十二州五行五紀八政入統十二月卦等二十五篇皆糲所未見而曾梁生及唐氏尤執尚圭兄弟亦以辟疆圖宋文選婺賢言行略厚園唐氏譜來助校因與濟之合諸本勘訂以成先志除易書春秋論語孟子諸論孝經解序編入九經發題諸篇本發題文阮氏朱氏據拾於散亡之餘故易其舊題詩說六義四始說編入詩解軍賦說軍制答問編入儒軍制九問別自爲卷外凡劄子九篇館職策四篇書二篇序說三十六篇論十九篇雜文十四篇詩十二篇經爲十卷而以逸篇逸句附於第十卷之末蘇平仲云悅齋著

適因爲朱子所排皆澌滅不存未竹垞云林黃中唐與政皆博通經學一糾朱子一爲朱子所糾所著經說學者遂置而不問厥雪崖云君子不以人廢言若唐與政以帝王經世之學雄視一時其文要亦不可盡沒其善今悉從擯棄非惑歟全謝山云王深寧私淑朱子而困學紀聞引悅齋之言津津如此已見昔人之有同心近於永樂大典中得詩文若干首鈔而編之以備南宋一家之言即令朱子復起或亦以予爲然四君追悼遺文之亡不無遺恨於新安末派然吾觀兩朱通儒如鄭夾漈洪容齋王伯厚文集皆盈百卷而今存者寥寥即吾婺潘默成集十五卷方韶卿存雅堂稿三千篇今殘稿不滿百篇此非有人拉雜摧燒者而殘缺若是則或傳或否似有數焉存乎其間未必盡由秦炬也且使悅齋無可傳彼依草附木者必不屑忌而排之至排之不已舉其著述拉雜摧燒之必其經術文章萬非若二篇於歷代名臣奏議得劉子五篇又於山堂考索得禮記發題之半於嘉靖浙江通志得台州郡學記中津橋記於文軌得肇說於經者復於所錄外得劉子二篇館職策二篇官制兵制田制總序三篇論十三篇雜著六篇經說四十餘則以奉檄徐州未及編次歸里後先大夫命藏茲事採摭粗就不幸棄養又復中輟近馮羊山以其先都諫所輯唐氏經解錄見贈丙田廬保伍九州十二州五行五紀八政入統十二月卦等二十五篇皆糲所未見而曾梁生及唐氏尤執尚圭兄弟亦以辟疆圖宋文選婺賢言行略厚園唐氏譜來助校因與濟之合諸本勘訂以成先志除易書春秋論語孟子諸論孝經解序編入九經發題諸篇本發題文阮氏朱氏據拾於散亡之餘故易其舊題詩說六義四始說編入詩解軍賦說軍制答問編入儒軍制九問別自爲卷外凡劄子九篇館職策四篇書二篇序說三十六篇論十九篇雜文十四篇詩十二篇經爲十卷而以逸篇逸句附於第十卷之末蘇平仲云悅齋著

士升朱氏之矣潛氏伯衡楊氏士奇阮氏元聲戚氏雄焉氏亮及朱氏彝尊秦氏蕙田顧氏宸朱氏炎美氏韜全氏祖望已採其遺事傳料六百年後斷簡殘編仍登秘閣得仰遵聖主之褒題哉然則悅齋之不朽者仍不朽矣茲編較原集雖甚少較文軌文徵文畧所收則已多欲觀悅齋之文者殆莫能舍是矣惟全氏所編既訪求未獲而永樂大典藏在禁廷又非外吏所能到吾鄉幸有讀書中秘者肯賚油素往鈔乎吾知必有好事如謝山者張作楠序

唐悅齋先生文鈔目錄

卷一
館職備對劄子一　殘本悅齋文粹　歷代名臣奏議
館職備對劄子二　文粹　名臣奏議　金華文徵　金華文略
館職備對劄子三　文粹　名臣奏議
館職備對劄子四　文粹　名臣奏議
信州朝辭劄子一　文粹
信州朝辭劄子二　文粹　文徵　文略
台州入奏劄子一　文粹　名臣奏議
台州入奏劄子二　文粹
台州入奏劄子三　文粹　名臣奏議
卷二
館職策一　文粹
館職策二　文粹　文徵　文略　委貿言行略　摩圍唐氏諸
館職策三　文粹　文徵　文略　委貿言行略　唐氏諸
館職策四　文粹
按此篇斷爛不完
卷三
上張相公書　文徵　文略　歷代名臣奏議　金華文徵　金華文略
上四府書　文徵　文略　宋文選　唐氏諸
卷四
官制總序　文粹
兵制總序　文粹
田制總序　文粹
井田溝洫圖　宋文選　唐氏諸
井田溝洫圖說　文粹　金華文徵　金華文略　宋文選　唐氏諸
按此下三十三篇皆委貿言行略　摩圍唐氏諸別見帝王經世圖譜
井田溝洫圖說　文粹　文徵　文略　宋文選　唐氏諸
井田溝洫圖說　文粹　文徵　金華文徵　金華文略　宋文選　唐氏諸
井田溝洫圖說　文粹　文徵　金華文徵　金華文略　宋文選　唐氏諸
井田溝洫圖說　文粹　文徵　金華文徵　金華文略　宋文選　唐氏諸
井田溝洫圖說　文粹　文徵　金華文徵　金華文略　宋文選　唐氏諸
井田溝洫圖說　文粹　文徵　金華文徵　金華文略　宋文選　唐氏諸
井田溝洫圖說　文粹　文徵　金華文徵　金華文略　宋文選　唐氏諸
井田溝洫圖說　文粹　文徵　金華文徵　金華文略　宋文選　唐氏諸
井田溝洫圖說　文粹　文徵　金華文徵　金華文略　宋文選　唐氏諸
井田溝洫圖說　文粹　文徵　金華文徵　金華文略　宋文選　唐氏諸
井田溝洫圖說　文粹　文徵　金華文徵　金華文略　宋文選　唐氏諸
井田溝洫圖說　文粹　文徵　金華文徵　金華文略　宋文選　唐氏諸
井田異同說　經解錄
力政異同說　經解錄
周知民數說　經解錄
太宰九職九賦九式九貢說　經解錄
農桑勸課說　經解錄
委積補助荒政說　經解錄
農隙講事說　禮記集說　經解錄
齊內政寄令變周說　經解錄
卷五
九州十二州說　經解錄
九畿說　文獻通考　經解錄
司徒建國說　經解錄
司徒建國與武成分土孟子願祿異同說　文獻通考　五禮通考　經解錄
建極說　經解錄
三德會極說　經解錄
五行五事庶徵感通說　經解錄
五紀庶徵感通說　經解錄
五紀說　經解錄
八政說　經解錄
圖書卦章說　玉海　經解錄
卜筮說　禮記集說　經解錄
卷六
祀天說　禮記集說　經解錄
祀地說　經解錄
社稷說　禮記集說　經解錄
葬尊說　禮記集說　經解錄　按集說此採明水一段
明堂說　禮記集說　玉海　經解錄
學校說　經解錄
保伍說　經解錄

六統說經解錄
鄉八刑說經解錄
明刑弼教說經解錄
卷七
湯誓論文粹　經解錄
周論文粹
秦論文粹　文徵　文略　唐氏譜
漢論文粹
魏論文粹
晉論文粹
唐論文粹
范蠡論文粹
王陵論文粹
汲黯論文粹
顏曾論文粹　文徵　娄賢言行略　唐氏譜
子思論文粹
孟子論文粹　按文徵所收孟子論乃孟子發題之文　娄賢言行略　唐氏譜
荀卿論文粹
性論文粹　文徵　文略
學論文粹　文徵　文略　娄賢言行略　唐氏譜
詩論文粹
道藝論文粹　文徵　文略　唐氏譜
釋老論文粹　文徵　文略　唐氏譜
武成脫簡文粹
讀荀子禮論文粹
讀荀子樂論文粹
送同官黃教授序　文徵　文略　宋文選　唐氏譜
韓子後序　文徵　文略　唐氏譜
重修金華縣治記　金華府志　唐氏譜
重修台州郡學記　赤城志　嘉靖浙江通志　唐氏譜
新建中津橋記　赤城志　浙江通志　唐氏譜
筆說文載
題王介甫荀卿論下　文粹
書秦少游書王嬙事後　文徵　文略　宋文選　娄賢言行略　唐氏譜
卷十
續八詠并序　金華府志　唐氏譜
石洞金華縣志　金華詩粹　金華詩錄
游盖竹山赤城志　唐氏譜　金華詩粹
雲峯院詩粹　詩錄
郵舍詩粹　詩錄
逸篇逸句

壹拐肆册67版

悅齋文鈔卷一

宋　金華唐仲友撰

館職備對劄子一

臣聞人主之道清源正本而不從事於末流是以所操彌約而所事彌大所治彌近而所及彌遠臣竊賢諸籍訓深探治道之原本竊以爲成治功在善風俗善風俗在行直道行直道在去私心私心于之蠹日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私心去而直道行也繼之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言直道行而風俗善也終之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言風俗善而治功成也蓋私欲公義在方寸間如衡之首尾此重則彼輕如田之苗莠彼消則此長好惡一由於作偏黨反側一萌於中決擇差於毫釐而天下之從風而靡者已不勝其眾治道亦從而謬深可畏哉臣仰惟

陛下紹累聖之休緒纘太上之丕業宸心孜孜屢精以求治功之成蓋無所不用其至是宜中外丕應以承休德然而十年於此僅克小康而未能卓然遠追隆古之盛臣嘗推原其故則縉紳之列奉法循理者雖眾而誕謾苟且之賣佞煩於司敗閭里之間利仁樂義者豈無而姦宄詐僞之罪日千於刑書未見聖人在上而風俗之難善如今日者也明詔屢下豈不丁寧懇切而美意未孚臣竊惑之意者直道之行未盡行歟且大公至正之道人心同然不爲智有而愚無亦非昔多而今寡豈直道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哉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言民無淳漓道有興廢人君亦當求諸已而已臣觀自古直道之行本於正心誠意之間顯於舉賢放佞之際故益之戒舜先以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佚罔淫于樂繼以澤中興之業所由以成及明皇修心一動德則以復河湟讜右是三君之心在於富強則有李林甫楊國忠溫杞趙贊皇甫鎛程异之徒相與迎合所言所行無非開土地充府庫剝

館職備對劄子二

臣仰惟陛下紹太上興復之基念中原陷溺之苦憂勤宵旰於茲十年聖意未嘗一日不在於恢復也荷付託之重既不可畏憚而自怠圖艱難之業久不可果敢而欲速然則建一定之規收萬全之效在陛下先審其本末而已曷謂本治安是也曷謂末富強是也安者必富富而不安其富易貧治者必強強而不治其強易弱此本末之所由分人君之用心不可以不審也用心於其本則所進者皆道德仁

義之士所行者皆保民治國之術其初若無可喜之迹其終乃有不可勝計之功用心於其末則所任者皆權謀功利之臣所謀者皆攻戰聚斂之事其初似有目前之利其終乃有不可勝救之弊自古人君以此二端而有成敗安危治亂榮辱之異其迹皆可考臣不暇縷數請以唐之三君略言之明皇開元之際幾致太平末年乃有天寶之亂德宗建中之初有貞觀之風未幾而有奉天之難憲宗十餘年間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而亦不克終彼皆一君之身而治忽若此相反非其才智之殊特以用心之異爾方明皇之勵精政事德宗之罷逐貢獻憲宗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是三君之心任治安則有姚崇宋璟楊綰崔祐甫杜黃裳李絳之儔相與謀謨所言所行無非納忠直遠讒佞修己任賢節用愛人之事是以三君進其德天下蒙其澤中興之業所由以成及明皇修心一動德宗連年用師憲宗欲積趙贊皇甫鎛程异之徒相與迎合所言所行無非開土地充府庫剝

下附上勦民怒眾之事是以三君受其欺天下被其毒已成之功所由以壞載在信史最前事之可爲鑒戒者也陛下天資高明灼知此理臣言固以爲贅然臣猶有私憂過計者竊觀比年以來朝廷之用人先才力而後學術郡邑之布政急催科而緩撫字駸駸乎戰國秦漢之風而於三代之遺意祖宗之家法若不能無異者此臣所以不能自已於言也臣愚無知竊惟中興大業可以道勝非可以智求可以德服非可以力取伏望陛下遠師三代近法祖宗進用道義之言抑退功利之說專講治安之策不急富强之計使德澤流洽政教修明下慰人心上當天意然後總帥天下之賢俊以舉順應之師臣見其摧枯拉朽之易爾不然臣恐功利之說得以熒惑聖聽小人藉此而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則中興之期或非臣所敢知也臣愚不識大體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館職備對劄子三

臣聞崇儒納諫人主之大利而小人之所甚不利也自古聞以不用

儒創業未聞以用儒亂聞以不聽諫亡未聞以聽諫危蓋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政貴其上莫若儒明是非辨邪正察乎幾微而消於未然莫若諫儒用諫行則國家之根本强固人主之耳目聰明彼小人方無所容而何利於此哉故必煽爲邪說以上惑主聽下沮清議儒者固無非之可指諫者固無罪之可名也然儒者必談王道其論似迂闊諫者必進苦言其迹似矯激小人欲塗人主之聰明蹶國家之根本未有不以此藉口者也詘詘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而況迂闊矯激之說乎仰惟陛下降意儒術虛懷諫諍前古帝王蓋未有先之者一時士大夫亦宜知儒雅忠讜爲先然臣復至聒聒已經二年每聆縉紳之論咸曰毋談王道時將以汝爲矯激臣始聞而駭之以爲聖明之時爲迂闊毋進苦言時將以汝爲矯激臣始聞此而退藏者非朝安得斯言至士大夫之間安知不有眞儒忠諫聞此而退藏者非朝廷之福也然以臣所親聞質之則二說決不出於陛下之聖意臣之先臣某仕宦三十年不離校官晚蒙陛下擢置風憲不愛軀命空腹

運議興事之臣鮮爲經久遠大之謀易言輕舉數爲數更尙多作無

益而見小利者是故發運無益於財而害民屯田無益於食而害兵見增租之小利則根括沙田見商賈之小利則議變鹽法此四者未覩一毫之利而有不可勝言之害其他若淮之銅錢處之鐵冶諸郡之甲冑版橋之楮幣徒作而無益利小而害大者又未易以悉數也且當聖主有爲之時而有司救過不給尙何以共成大功仰稱德意臣嘗察之其間託公營私假途求進者誠多有矣然亦豈無持區區之心欲爲國家興利者蓋其所見止於小者近者故不能權其輕重以務求其遠者大者耳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國家之益莫大於益民國家之利莫大於利民在易益以興利其象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蓋益民乃所以自益利民乃所以自利也漢武帝士馬强盛窮追遠討乃文景務在養民之餘力宣帝推亡固存罷于慕義乃昭帝與民休息之成效今之議求益謀利而不本之於民此所以害有益而妨大事也臣愚竊謂勸農治兵具有成害除弊去聚訓教术無奇策

陛下推至誠於上有司奉成法於下雖不多爲紛更日積月累爲益甚大若百姓滋殖則無求不得無爲不成較之輕爲數變卒無所利得失甚明惟陛下留神詳擇天下幸甚取進止

信州朝辭劄子一

臣聞理財之道中正爲主苟過與不及必有偏受其患者令出乎朝廷而行乎郡邑雖小大之不同然貴乎中正則一而已上有督責之令則下有暴吏上有姑息之令則下有猾民故出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行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臣竊惟國家自祖宗以來建立法度以經理天下之財賦明白周備無非中正倘能上下同心謹守弗壞豈惟僅足雖致富可也然出令者惑於浮議則法有時而變行令者牽於私意則法有時而壞變數多則胥吏因緣爲奸而斯民深受其弊公家之用亦從而乏矣臣願陛下內飭朝廷謹守祖宗之法度毋數以浮議而變外戒郡邑謹守朝廷之法度毋輒以私意而壞內外遠近精白一心共由中正之道庶幾奸猾無所容而善良均受其賜足以裕民可以兼得少副陛下培固國本規恢治功之意取進止

信州朝辭劄子二

臣仰惟陛下軫念元元憫苦役法數年以來數採議臣之請損益斟酌期歸至當德意蓋深厚矣臣誤被臨遣下愚之管見不忍自默以負陛下臣初任縣僚嘗歷考役法之本末久伏田野又熟察民情之利病乃知法雖善一而情有萬殊法可以通乎人情而不能自用乎人情願行法之人何如耳得其人則法行而民情安非其人則法廢而民情擾比年以來民情所以厭苦於差役者蓋有由矣縣令情弛巧於迴避委政胥吏緣爲姦弊百出其始差也甲當充役或先差丁丁導使論丙轉以及甲故民破產於爭訟其既差也峻刑於追呼巧法於科率需索誅求貽壑無藝故民破產於應擾二弊不去陛下雖日更良法美意民之困苦固自若也臣愚竊謂縣得賢令雖以簡要之法行之而民情安縣無賢令雖以周密之法行之而民情擾陛下推至誠於上雖不多爲紛更日積月累爲益甚大若百姓滋殖則無求不得無爲不成較之輕爲數變卒無所利得失甚明惟陛下留神詳擇天下幸甚取進止

信州朝辭劄子一

臣聞理財之道中正爲主苟過與不及必有偏受其患者令出乎朝廷而行乎郡邑雖小大之不同然貴乎中正則一而已上有督責之令則下有暴吏上有姑息之令則下有猾民故出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行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臣竊惟國家自祖宗以來建立法度以經理天下之財賦明白周備無非中正倘能上下同心謹守弗壞豈惟僅足雖致富可也然出令者惑於浮議則法有時而變行令者牽於私意則法有時而壞變數多則胥吏因緣爲奸而斯民深受其弊公家之用亦從而乏矣臣願陛下內飭朝廷謹守祖宗之法度毋數以挾情以肆欺罔特其所見者一方之利害急於上達而不暇究其他不免涉於偏見故言之未必可行行之未必能久此臣愚所以惓惓歸於治而已言者之見聞或未能周知而厭其一偏之說則利於此未必不害於彼得其一未必不失其二號令之未孚事功之未成皆由此也以陛下之聰明神聖如青天白日照臨於上凡百臣子何敢挾情以肆欺罔特其所見者一方之利害急於上達而不暇究其他施行若推廣此意及於言諸路州縣之利害亦滿而後發之術也如蒙聖慈採納臣言乞自今以後有言一路一州利害者先令本路本州開具因依立限聞奏如係監司郡守任滿所陳即令現任人條具如與言者符合自可即行如有異同別委監司或專使體量朝廷從長斟酌然後施行其欲天下通行或權宜施用者小則令本部勘當然後大則集議而後行如此雖難於初必利於久較之多言數更得失相遠臣愚不識大體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台州入奏劄子二

臣聞政事財用初非兩途故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理蓋灼然也且以郡邑財用言之不過夏秋兩稅權酒征商之屬稱詞訟淹延追呼煩擾則農桑必至妨廢差徭不公豪猾放縱則戶口必有逃移理索不得其中則貧富無以相資過割不及其時則版籍至於紊亂如是而欲夏秋兩稅之及時可得乎寇攘不禁則道路充斥質劑

不信則商旅留滯釀酤不善則人不樂酤滲漏不檢則利歸私室如是而欲榷酒征商之登羨可得乎若乃姦吏不除文書不明人情不通法守不譴則又百弊之所由生難以悉數無政事而欲財用之足臣不敢信也臣觀比年監司之於郡守之於邑苟財賦倚辦其他率多闊略假借而又守令權任浸輕倘有奉公憚民之心則猶胥豪民之所不利多方中傷有不幸罹於罪者而含糊不斷以苟延歲月類獲善罷更相襲創務爲苟簡趣辦之計但得官物不欠則慶以爲職舉至於民事類不經意詞狀有彌旬而後受者追呼有累月而不到者獄詞版圖契券要會視爲不急胥吏因緣爲姦豪猾得志善良抑塞催科既急句稽不明形勢鮮或誰何下戶重併追擾戶長破產代納數年未免監繫雖財計目下取辦其如中產良民浸就朘削財用之源日以耗竭非所以仰承陛下愛恤斯民培植本根之意願降睿旨戒飭郡邑之吏使以政事理財用無以財用廢政事凡監司察舉守宰郡守察舉縣令必其政事修舉財用兼足者若專務趣辦緩於

民事者毋得薦舉其刻剝偷惰取怨於民必加糾劾庶使守宰奉法循理兼盡撫字催科之能兩得保障蔭綏之利不爲小補取進止

台州人奏劄子三

臣伏覩近歲屢稔而戶口日眾官用寖廣公私蓄積未至充衍年一不登民已艱食陛下軫念元元力講仁政所以周急濟困慰安小民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雖至愚願效管見竊覩近降指揮私下債負守令勸諭富室上戶更加接濟容令寬限了還如實貧乏委無從出不得因此轉利爲本及非理準折亦須麰麥成熟方可旋行理索臣謂勸諭借貸最爲救荒之急務此令既行爲利甚溥臣愚尚慮舊新債負併在麰麥絀民必困理索富民慮借者不得併還未樂借貸更宜明爲期約示之必信臣聞本朝司馬光以河北災傷條賑贍之策曰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榜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誅誘臣請光言可行於今欲望陛下採光之策明降睿旨下諸路運司一應災傷州縣並令守令勸諭富民自陳蓄積

館職策一

問今日之患在於員多缺少欲嚴取士之式裁任子之令可乎軍籍冒濫欲覈虛僞之籍汰老疾之人可乎用度乏急欲括田多之贏更錢重之弊可乎貪吏肆行欲行鞭箠之令用黥墨之刑可乎

對圖事之道以謀爲主斷爲輔謀善而斷從之天下之事未有不成者也謀不善而斷先之天下之事未有能濟者也由古以來曷嘗一日無當爲之事倘患之不可不去興利之不可不興欲治之主有志之士孰不思決拘攣奮剛斷矯革而振起之以興利除弊去故取新哉然而利害可否之毫釐成敗得失殊於霄壤故必爲之深謀遠慮而不敢以輕舉妄動非樂因循而憚改作也非干名譽而畏怨謗也以爲革而不當動而不獲則非徒無益也古凶悔吝從而生焉昔

者國僑之於鄭豬人之田疇人欲殺之而僑不懼髦錯之於漢更高祖之約削諸侯之地父猶危之而錯不恤二人之爲斷則同矣然三年之後僑有與人之歌七國之變錯受首謀之禍其濟否之不同何哉僑之謀善而斷從之錯之謀不善而斷先之也故姑息之與矯枉皆足以生患猶豫之與輕發皆足以取敗俟河之清作舍道旁謀而不知斷者也欲速則不達無遠慮必有近憂斷而不能謀者也有一於此不足以辦天下之事明主忠臣所不爲也今日之患人仕多而缺不足以給軍籍濫而財不足以贍用度廣而賦不足以供貪吏肆而法不足以禁此上下所共憂公私所通患不可不蚤圖不可不深慮者也然而聖主焦勞於上議臣講求於下凡救弊之術理財之方戛戛之禁每疇咨熟計重於更張明策又以下詢豈果敢力行有未足乎管見測之蓋不輕於斷而欲善其謀爾天下之理利與害相生愛與惡相攻未有利而不害愛而無惡者也且欲嚴取士之式裁任子之令以紓員多之患非不可也或未免致怨之廣括多田之贏更錢重之弊以濟用度之急非不可也或恐重吾民之擾行鞭箠之令用黥墨之刑以止貪汚之風非不可也或恐傷好生之仁此議者所以紛紜而未決也亦嘗權其利害之重輕較其功用之淺深乎由古迄今取材斂賢雖非一途科舉任子得人爲盛三代以降名卿才大夫類多王公之族隋唐以來元臣碩輔皆由進士而選今以員多而欲裁減之是因噎而廢食也慮其遺才非過計矣軍籍之濫爲日已久上下相蒙姦詐百端猾髯幼弱而貊廩賜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虛名冒賞以規厚利者非其將校卽其統帥今以財匱而欲簡覈之是一拔而去齒也廣其致怨亦非私憂矣有餘而責之輸錢重而權之法固未至於擾民然特理財之末耳財之在天下譬猶水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甫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無本者如是財而不理其本未爲盡善也賊民而加之刑豈國而重其罪固不失爲好生然特禁人之外耳政之入

人不深於教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者王者之事也人而不化其心亦未爲盡善也大抵爲天下者當務乎經遠可行之謀不當狗乎權宜一切之制彼權宜者欲速者也無遠慮者也見小利而忘大體者也昔張延賞以省員致謗蕭俛以銷兵生厲階用度不足財所當理而孔僅桑宏羊之屬因以剝下吏道多端法固當嚴而張湯杜周之流倚以害善當時名臣智士與後之善議者若李泌非不爲之更張若劉總非不爲之措畫若汲黯非不爲之廷爭若路溫舒非不爲之極論或諫而不用或悔而已晚此厥鑒不遠在漢唐之世者也至於經遠可行之謀則異於是因其勢而利導之操其本而力救之通其變使樂而不倦神其化使由而不知待之以馴致而不迫處之以忠厚而不暴法若甚寬而其嚴不可犯猶江河然功若不顯而其利不勝計猶天地然此唐虞三代之所先務而五霸漢唐之所不及也今日經遠可行之謀果何在乎請去泰甚精考課以滿入仕之流請擇將帥明

賞罰以革軍籍之濫請興屯田省浮費以濟用度之急請尚風化獎廉潔以變貪墨之風此皆易知易行非有超世絕俗之舉也何謂去泰甚黃霸有言治道去其泰甚者矣臧厲之家恩幸之臣卜筮技巧之流騎子舞胡之屬皆寧私以則而不宜私以名器者也流外之積勞入貲之拜脅降人之換補獻言之酬奬皆可授以試官而不可使之親民者也今大則析珪組分旄鉞小猶通閨籍溢京秩若於此輩吏加吝惜則仕流漸滿任子稍寡矣太祖皇帝踐祚之年日不暇給首開貢舉不敢少緩至於技術流外之屬待之甚嚴或罷還歸農或詔不得入今承或詔不得擬外任非愛彼而抑此理當然耳成憲具在可不鑒而行之乎何謂精考課陞贊有言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今之考課蓋有未精者矣自外臺之權輕而制舉之職廢有過者既多倖免閭有得罪又易於牽復所宜力行漢宣帝之信賞必罰綜覈名實使罷軟無能者廢而不得遷進姦贓罪惡者去而不得復用則源澄而流清矣譬之取金焉其始欲之沙與金

猶未辨也鑪之炭之則沙去而金存此最官人之要道也唐武后收人心務拔擢其官最爲冗濫然陸贄謂其賞罰明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贄之格言豈不可用之今日乎二策誠行之於唐令一下而願耕者什五六遂能不煩饋運而給十七萬之戍卒豈今日而不可行乎何謂省浮費記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山林不能給野火饒海不能實漏卮浮費不省雖富易貧況不富乎漢文帝專務敦樸海內富庶是可師也武帝窮奢極欲海內虛耗是可鑒也太祖皇帝省費見於郊祀仁宗皇帝節用先於宮掖豈聖主能行其一而難其二哉聲色不邇服御不增夫人無曳地之衣禮飲無卜夜之過耳不聽鄭衛手不玩珠玉此皆前世恭儉之美聖心所素知者在加意而力行之耳二策既行而用度不足愚不信也何謂尚風化羔羊之詩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化之感人其深如此豈嚴刑之禁所能及乎魏毛玠一尚書耳率人以儉而天下之士

宜師勾踐之謀以待敵國使疆場得以休息舉子儀之事以勉諸將使士卒知所觀效且命有司市耕牛鑄農器儲糧種以給貸耕者須熱則償其種官爲增價以糴其餘不過一歲而趨利之兵勸矣李泌行之於唐令一下而願耕者什五六遂能不煩饋運而給十七萬之戍卒豈今日而不可行乎何謂省浮費記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山林不能給野火饒海不能實漏卮浮費不省雖富易貧況不富乎漢文帝專務敦樸海內富庶是可師也武帝窮奢極欲海內虛耗是可鑒也太祖皇帝省費見於郊祀仁宗皇帝節用先於宮掖豈聖主能行其一而難其二哉聲色不邇服御不增夫人無曳地之衣禮飲無卜夜之過耳不聽鄭衛手不玩珠玉此皆前世恭儉之美聖心所素知者在加意而力行之耳二策既行而用度不足愚不信也何謂尚風化羔羊之詩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化之感人其深如此豈嚴刑之禁所能及乎魏毛玠一尚書耳率人以儉而天下之士

莫不以廉節自勵唐楊綰爲相滅騶衛散音樂撤幄損膳曾未終日而效之者相繼清德之化人若是速者蓋禮義廉恥人心所同非由外鑠我也惟聖主觀化原於奧窔之間大臣承休德於具瞻之地使百吏羣臣不待言詔默得於觀感之際則雖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貪廉懦立而況於今日乎何謂奬廉激天下有豪傑之操固自若也至於中人則不然有王而興雖無爵賞之勸而冰霜自若也至於中人則不然有以勸之則勉無以勸之則怠今使清白之士待遠次甘薄俸仰事俯畜有所不給而與貪汚苟賤者同進於常調則中人安得不怠天下豪傑少而中人多宜乎廉恥之不立也周官六計以廉爲主而漢之吏亦往往以察廉進宣帝之賞朱邑光武之用孔奮顯宗之賜祭彤又其卓然見於表異者也今誠擇其甚廉者而陞擢之賞二二人而千萬人悅風俗將曠然而變矣二策既行而貪墨不止愚不信也雖然此八策者皆法而已法者治之流非治之源也精神之運心術之動不離乎方寸之間而四方萬里被其禍福矣僥倖之門難窒而易開佚欲之心易縱而難返可不防之於微乎情僞毀譽之難明浸潤膚受之易惑可不慮之以公乎民至愚而難欺法既久而易壞可不守之以信乎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虞帝之歌也公生明偏生闇荀卿之言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千之訓也信能行此三者何謀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前所陳者皆其緒餘土苴耳何足以裨末議

館職策二

問六朝鎮守所在不同今日江淮荆襄巴蜀之地必守之處何在欲守而必固其策安出

對自古有一定之地形而無一定之土宇故險要之處不易而守備之計不同世所謂山川之險者羣落成皐之固也宜陽商阪之塞也白馬盟津之要也井陘飛狐之道也洪河涇渭之川也長淮大江之阻也西則隴蜀殽函東則碣石海岱北則太行常山南則方城漢水鍾離合肥壽春義陽爲鎮守又進而有淮北則胸山下邳彭城泗口角城舒城垂瓠白苟堆爲鎮守又進而全有河南則東陽歷城碻磝

矣何必區區於古人之迹哉自古以來封疆之守其詳不可勝言矣姑取其切於時宜者六朝是也孫氏奄有江東江北之地所得絕少故其鎮守夾江而已晉宋齊梁經略河南暫得暫失而羯胡拓跋深入淮甸故其鎮守自河南至於江南雖常厥所陳於淮南暫復而旋失之故其鎮守江南爲重孫氏走晉操得荆州之半故亦夾江以爲屯守晉兩失襄陽而復得以至於齊乃喪樊鄧及蕭答附魏江陵失守則陳氏所得江南而已故其鎮守亦隘時而遷焉劉氏全有蜀漢陽平建浩實爲重鎮晉三失蜀而三得之宋取仇池而不能有梁失漢中人而後復至其末年併與蜀而失之考其鎮守往往漢之故處也顧其進退棄守不同如此皆事勢當然無足怪也太抵無江北則守江南京口石頭牛渚姑孰濡陽夏口江南之鎮守也進而有江北則廣陵歷陽濡須皖城邾城安陸爲鎮守又進而全有淮南則淮陰

滑臺雍邱滎陽虎牢洛陽爲鎭守自江南至於河其表裏可考如此
建平西陵樂鄉上明公安荆州之鎭守也進而有江北則石城江陵
下湋戍爲鎭守又進而有漢上則赭陽新野樊鄧襄陽爲鎭守沿爲
水陸之衝蜀之鎭守也進則劍閣爲鎭守又進則漢中爲鎭守又進
則武都爲鎭守自荆蜀踰於漢洮其表裏可考如此且由蜀漢東漸
於海綿亘幾千里（作楠按此句令華文徵作綿地不知其幾里也歷代守備之處大要不出
乎此紀陟所謂如人有七尺之軀所以禦風寒者亦數處耳便則進
而據之否則退而守之惟不失吾之要害斯爲善矣國家今日全有
江淮與荆襄蜀漢之地比年東收洞海西得唐鄧則凡淮漢之南北
與江上之所當守者蓋易見也山川之形無改於舊城郭人民之屬
非昔形矣必曰古人如是吾今亦如是不可也必曰古人如是吾今
不如是亦不可也在量其力審其勢誠便力誠及重鎭之可也
勢誠不便力誠不及輕戍之可也又何紙上語之拘乎古之善爲兵
者其於棄守之際可謂審矣勢所當守雖效死有所不去勢所當棄

我寡而爲疑也張邊之迎呂布也荀彧之所守者二城不以敵強己
弱而爲懼也根本其可以不守乎有是三者雖死守勿去可也曹公
欲遷江西之民而廣陵廬江九江蕲春尸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
虛是以吳魏之際江淮之間不居者數百里則無民安得不棄之乎
殷浩出師無功王羲之遺之書曰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計
非復所及莫若遠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鎭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浩
違其言重致狼狽則力之不足安得不棄之乎吳以三萬人戍邾城
胸侃以其隔在江北內無倚賴外接羣夷必引虜入寇故棄而不守
庾亮繼侃以萬人戍之卒致毛寶之敗則勢之不便安得不棄之乎
有是三者雖去而勿顧可也棄守既審守可以必固乎曰未也居險
固之地則守之易居四戰之地則守之難是以有自然之險有使然
之險山川邱陵自然之險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使然之險也周官
之職有掌固焉有司險焉皆主守備之官也掌固曰若造都邑則治
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之境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

有山川則因之司險曰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設國之
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夫固者人之
所爲而或因乎山川則使然者非地不固也險者地之所有而復爲
之溝涂則自然者非人不守也不特此也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
之固則既有可守之處矣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則又有能守
之人矣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則凡可
以爲禦備者無不具也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則
用惟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則凡可以爲救援者無
不素也晝三巡之夜三鼓以號戒則警備之嚴如此國有故則藩塞
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惟有節者達之則譏察之密如此數者
皆得又何守之不固哉然而均是地也或固或不固則守之兵不同
也均是兵也或勝或不勝則將之人不同也守非其兵則棄地將非
其人則棄師有一於此將覆亡之不暇其可以守國乎是故備禦之
難易常繫國威之盛衰國威之盛衰常繫將帥之能否昔匈奴方強

烽火達於甘泉則漢屯長安之旁以備胡及衛霍深入大有斬獲則匈奴屯厥脫以備漢東西魏之分也周人嚴椎河冰以防齊及齊政既衰則齊人椎冰以防周信平備禦之難易繫於國威之盛衰也魏尚在雲中匈奴不敢近塞邘都守雁門亦爲之舉邊引去李廣則號爲飛將李勣則賢於長城子儀存則回紇革心馬燧罷則吐蕃得計信乎國威之盛衰繫乎將帥之能否也謝幼度之守廣陵也彭超席累勝之鋒踐踖淮淝至於三河幼度起而麾之追亡逐北故境不旋踵而復開蹴而有淮淝之功矣今之守廣陵者有如幼度否乎蕭儉之守山陽也太武以滻山倒海之威深入而反儉珍斂人民儲糧械砦設水以待之魏師過而不留今之守山陽者有如儉珍否乎荀齊之初高祖料索虜之必來以壽春兵衝使垣崇祖守之及寇之至崇祖誘之以小城灌之以淝水沙囊一決而强敵遁逸今之守壽春者有如崇祖否乎東昏之末壽春叛人於魏淮南幾亡矣梁武帝命韋叡取合肥而守之魏軍畏憚謂之韋虎及其救鍾離也戰艦一奮而

百萬爲魚今之守合肥者有如韋叡否乎以三千之衆當百倍之師晝夜拒守卒全其城有如昌義之守鍾離乎以寡弱拒守再破石虎之師功名亞於周訪祖逖有如桓平北之守襄陽乎內圖步闡外抗羊祜水陸克捷舍誠萬計有如陸抗之守荆州乎朔漠交馳圍棋自若振險堅守卒困曹爽有如費禕之守漢中乎誠得其人矣弱可奮而爲强虛可張以爲實瘡痍者可養而瘳流散者可誘而復若未得其人則反是矣形勢不改而利害已殊可不慎撰而久任之乎且我宋之肇造也北無燕雲故北虜强西無河湟故夏賊熾據晉陽以游魂伺隙則又有劉繼元焉國家所有者中原百餘州山川之險得之少矣然藝祖垂意將帥選任有方命李漢超等五將鎮守河朔以拒北虜命郭進等分戍河東潞澤以禦太原命趙贊等屯陝石靈武以備西戎皆少與之兵而富之財重與之權而責之功待之必誠任之必久由是邊城得以募養死士使爲間諜以探知敵人之情僞俟其入寇則出奇設伏以破之皆有以少擊衆之功契丹既不敢犯邊求

畏也善乎趙襄子之知守也方其避智伯之難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固襄子曰罷民力以成之又殫民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殷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又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智伯圍而灌之沉竈產鼈民無叛意信乎富強之不如德也襄侯治天之寇可謂盛矣三軍之士有戰鬬死傷而無有屑爲降虜者北邊之民有流離凍餓而無有去爲羣盜者上皇之德深厚矣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守備之上策也其勿以爲老生之常談

館職策三

問歷代屯田皆有成績今日兼行官莊募民之法得不償失何也意欲兵民樂業耕戰並修以省大費其亦有術乎

對夷狄強盛不足憂兵農未一深可慮中國禦戎自有常道貪欲徼求是賂之而已倚嫂驕倨是容之而已背約盜邊是備之而已深人之所甚懼而君子以爲不足憂也彼以其衆我以其寡故戰常患乎不勝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故用常患乎不足少發則有濟師之請多募則有乏食之虞鋒鏑未交而戰士之氣懾於强敵聽場未固而齊民之力匱於久餉將帥畏縮以失機會官吏趨辦以苟目前日甚一日雖有智者將不能善其後此不亦深可慮而無以救之使不足憂者遂至於可憂則亦何取於善謀哉然兵農之分久矣雖堯舜復生井田之法亦未易於遽復於其未易復之中求其粗可復之術無出於屯田而已募民徙邊居室田作因以備胡龜錯之議也文帝行之而邊備以修步兵留田得十三利以省大費趙充國之策也宣帝從之而先零以降二者雖非井田之法而耕戰並修實有古人之遺意此誠安邊制敵之長算後世之不可易者也故漢之西域魏之許下唐之振武皆倣錯之議而行之也杜茂之於廣武鄧艾之於淮南荀羨之於石鞏皆遵充國之策而爲之也彼其行之一時而成效昭然著於史策何獨至於今日而不可行哉國家自中興以來計司議臣屢嘗及此而皇華之遣以講求規畫爲名者亦至於再三矣既立官莊之法又下募民之令累年於茲而功効未見豈獨時變之不同實亦講之未悉而行之未誠耳議者皆謂兵農之分莫甚於本朝蓋自有唐方鎮以來迄於今日幾四百年矣爲農者力耕以養兵爲兵者捍患以衛農各安其事各享其利吾將一旦合而同之屈其果敢强力跅弛不羈之氣以俯首於耒耜之閒驅其安居樂業畏懦無能之衆以從事於橫屍之地是强其所不能也幾何而不駭且亂乎爲是說者是知時變而未達於人情者也人情雖有惡勞之心亦必有趨利之心雖有畏死之心亦必有自保之心因其情而利導之若水之於下未有不趨者也且兵之驕而難制孰有甚於唐永泰之後自德宗時屯兵在關中者十七萬經費不充德宗議減之李泌獨曰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煩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究

其策非有他也出緡帛市耕牛命官籍農器糴麥種募戍卒願耕者給貸之須熟則倍償其種而增償以糴其餘俟其安土則徙置其家而以田爲永業此亦不出乎因人情而利之耳令一下而願耕者十五六孰謂今日之兵而不可使耕乎秦之遣戍也皆謫而往民之行者如坐棄市及罷錯之募人也誘之以贖罪勸之以賜爵安之以室家聯之以保伍爲之城郭之固設之賞募之利以至中周虎落蘭石渠答之備委曲周密使民樂徙而有常居之心文帝從之蓋未嘗有一毫之害也豈秦之民異乎漢之民哉亦避害就利而已孰謂今日之民而不可使守乎兵可使耕民可使守而吾之屯田未獲其利盡亦深究其情而爲之計乎蓋自古養兵未有厚於今日者平居無事列營於都會之地奇技淫巧萃於目前皆足以蕩其心而情其志孰肯服田力穡於南畝之間故官莊之設類爲虛文募人以耕得不償失無足怪也朝廷募民以墾閒田其給復有限彼力足以耕者無非江南之富人也輸期將及則舍而之他既無租賦之入徒有招徠之

費其無益於軍儲亦不足怪也爲今之計莫若募出戍之卒而使之耕立力田之科以爲勸則實利興而邊儲足矣蓋出戍之卒與安居者勞逸苦樂實相倍蓰習於勞則不憚於耕乏於用則易誘以利善新募者以勸其來則翕然而趨之矣有力之氓能墾闢者命之以官爲之等級以俟其增廣則士著之法可以漸行而無業之民從之若流水矣二者人情之自然不待強而從者也雖然無以率之則戍卒未易募無以保之則富民未易勸也將者士卒之表率將之所爲則不令而自從將所不爲雖令使伏旄鉞者燕安自居而使士卒兼耕戰之勞則雖嚴刑驅之適足召亂而已昔晉扶風王駿之鎮關中也督勸桑農與士卒分役以及僚佐併將帥兵士等人眼田十畝是以恩威並著羌虜降附郭子儀之鎮河中也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士兵有餘糧且以貴如扶風郭子儀尚欲以身率之況勢位功名之下此者吾之將帥誠能上體朝廷之德意遠追古人之高風載耒未可以比方古人則借民以耕以瘠地易上地或未免於唐人之患而先劫佃兵恐反墮於鮮卑之謀也然而軍之紀律治之在我誠擇近臣之有方略素爲諸將所嚴憚者以兼董其事久選寬和通敏之材以爲守令使與將帥同心協力以調輯之亦無患乎兵之擾民矣至於敵人之情則在廟算有以制之非將帥攻守之所能獨爲也昔白容於眾乎議者見趙充國之於臨羌與羊叔子之於襄陽屯田積穀坐制強敵皆知屯田之爲大利而不知其有所因也夫臨敵境而屯田至難之事也吳人大佃皖城稻田四千餘頃積穀至八百萬斛一旦而盡士之死者五千餘人祖逖之王渾使應綽攻之倉廩舟船一旦而盡士之死者五千餘人祖逖之佃於譙北也熟則寇至丁壯戰於外老弱穫于內多持炬火急則焚燒如是數年亦終不得其利遯猶若此而況他人乎是故湟中之戰不捷則充國之騎兵必不可能石城之成不撤則叔子之邏卒必不可減否則雖欲驅而治田適足資盜糧耳今吾沿江之城池荒圮成卒單露彼民愚而至神雖有重賞之勸亦未肯自取於危難之地也況長淮之流經冬淺涸可涉之處無慮數十胡騎迅疾去來如風驟雨積糧以速寇至亦未爲國之利也莫若命將帥牧守行視地形度且以至常之理言之羈縻備禦者待夷狄之常也征伐和好者待夷

館職策四

問漢唐禦戎之策如嚴尤班固劉歆說各不同此下對此下以漢唐之行事而考嚴尤班固劉歆之議論有可得而辨矣

狄之權也兼用而兩得者上策也得多而失少者中策也得失半者下策也一舉而兩失之無策也以三子之明智豈不足以知此三子之博辨豈不足以言此顧乃人自爲說而莫之一者亦各因其時而已嚴尤之言爲新室言之也班固之言爲東漢言之也劉昫之言爲唐言之也請先言其常而後推明三子之意天之生夷狄也限之以山川阻之以關塞言語衣服不通於中華飲食嗜好幾同於異類其地不可有而耕其人不可臣而畜故聖人外而疎之不及以政教荒忽無常則嚴爲之備不使害吾民也文告不悛則增修其德不以動吾民也其來也勿拒其去也勿追故曰羈縻備禦者待夷狄之常也然而中國不常治夷狄不常服多難之世不暇與遠成之師瘡痍之民不足當新羈之馬則太王之事有所不免魏絳之策於此乎可用矣冒沒之不已搏噬之無厭患不止於疆場而深至於畿甸毒非止於蚊蚋而有類於蛇豕則南仲之師不可不遣薄伐之師有時乎深入矣屈中國以事之毒天下以征之豈得已而不已哉常道不足以

制之則勢必出於此耳故曰征伐和好者待夷狄之權也周之盛也內列六服以謹藩圉九州之外止於世見不王者告之而已其責之甚輕也若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坐諸國門之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其待之甚薄也雖在平成之際猶戎兵以涉禹迹其備之甚嚴也及宣王丁中微之運詎茹之寇內至涇陽甚不得已六月出師然其詩曰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則何勞師之有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則何黷武之有雖奏膚功執醜虜特以定王國復境土而已是以交侵之患弭而中興之業成此所謂兼用而兩得上策也漢高懲艾平城之圍而用婁敬之約呂太后隱忍娼書之辱以從季布之言文帝增厚其賂景帝遵而不改然而背約入盜終不少弭有志之士至以手足倒置爲之流涕常人視之誠若無策然新造之漢瘡傷未復叛者九起於中呂氏七國之難皆非小變加以匈奴之強控弦者數十萬計使當時不少容忍以開邊釁漢之安危未可知也雖叔女嫚於穹廬然有小恥而無大辱烽火通於甘泉然有後患而無深憂此

上張相公書

宋　金華唐仲友撰

竊以宗社之計維幄之謀制之在相公斷之在明主誠非小官晚學疎賤淺薄者所可議其萬一也雖然國之與家事均一體國安則從而安國危則從而危故敢忘其狂僭以犯屢不恤緯之罪豈敢效俳公憂國之心哉亦以謀身而已三思越職僭分之愆稿成復削者屢矣乃承相公在泮之日利顏忘勢俯詢芻蕘之言仲友雖至愚敢不效其區區伏自狂虜迭死淮南重取夷戮於今七月矣中國外攘之策彌無底止竊聞於士大夫之間大概三策而已越淮而戰一也沿淮而守二也夾江而成三也三策不早定則爲謀不專爲謀不專則爲備不豫以犬羊陰狡之謀而以不豫備應之其爲患可勝言耶試以今日之勢妄論三策之得失夫越淮而戰最上策也何則天下之最可憤者孰大於君父弟兄之讎所可恥者孰大於宗廟陵寢之辱

所可哀矜而痛惜者又孰大於億萬蒼生汚腥羶而墜塗炭耶爲此三者忠臣義士泣血痛心幾四十年矣今不因狂虜之敗盟中原之忿宋奮其武怒以爲恢復之計此時一失遺民向盡南北之勢遂定英雄得之反爲萬世子孫無窮之憂故曰越淮而戰最上策也雖然天下未有無其本而有其末無其事而有其功者使吾兵強而敵脆智而勇羅落周密財力充裕中原有響應之誠狂虜有必敗之勢長驅而前一戰而定忠臣義士孰不願之今乃不然脅不擇士不足特也士經新亂未可用也長淮以南�speak爲耶壘而無備籬之固也儲蓄度僧盡用弊法而無歲月之儲也向義之民懲陳蔡之禍有狐疑之心也新立之酋襲累世之業未見可取之形也設今欲爲進取之計必以重兵鎮臨淮下蔡以引北方雖未深入而有危道三焉夫二鎮者淮南之門戶也爲國譬如家今有據人之門戶而主不爭必有深謀存乎其間不然則必爭矣吾將分兵以屯則不足以禦虜之爭將悉兵以屯則後無精銳以爲之繼使虜兵圍合而外援不至則守不

固以全師而不能圍一城則事勢去矣此其危道一也二屯隔在淮北而長淮可涉之處甚多若虜以數萬人纔吾二屯而簡精銳徑渡他所以搏吾之虛則二屯必退而自救一去城守腹背受敵彼先據吾便地主反爲客有必敗之勢設欲堅守以牽制其後則吾之江上備禦必寡而虜之姦計得以行矣此其危道二也虜若深知吾情以萬全相圍盡空河南以誘我師堅守柯北以待吾敝吾將殺而不進則無以慰中原之心進而無得則何以爲持久之計旬月之間情見勢屈馬肥兵合彼以十萬騎徐驅而來彼敝我寡彼逸我勞陳之平原步騎不敵元嘉之事商鑒不遠此其危道三也有危道三而欲進取衆人之所寒心安得不少加隱忍以爲一二年後圖之計乎越淮而戰既未可輕議故有沿淮而守之策雖然守淮亦不易也自安豐至壽春僅有之而城守之備百無一有狂虜之來吾之諸軍度其不可守禦備設櫓儲充術兵力強或賊方遠來利在速鬬吾則因變制宜以長策持之可戰則戰可守則守戰不戰常在我而不在敵吾制其權而敵反從之故其強易弱也今自淮以南大鎮皆無城池可恃惟壽春僅有之而城守之備百無一有狂虜之來吾之諸軍度其不可固守則怯者退保而勇者僥倖於一戰捨吾所長墮彼之計彼所以易爲力吾所以難爲功也又況合肥以北水運不通近者鍾離壽春屯軍甚寡而旬月之間時告匱乏若鍾離壽春安豐皆宿重兵則饋運之夫不減數萬淮南歸業之民既不可役江南本根之地又難重困未知何以繼之議者欲以運船入淮此又非長策也自泗至濠自濠至壽至安豐相去皆二三百里深涉敵境亦流而上虜若以輕兵抄之糧食舟船悉以資寇可不慮乎比者陸運丁夫有及渡江而道亡者十二三水運兵稍僅達淮陰亦或羣聚而拾去人情豈不願忠於國誠畏死亡而惡勞苦也議者曰吾與屯田矣擔不患乏也吾招

降將矣兵不患寡也吾作堡寨矣守不足兵不足以護之資盜糧也招降附而兵不足以援之遠賊倉也作堡寨而兵不足以援之爲寇守也祖逖誓屯田譙北矣熟則蔬至行之數年不得其利豬裒誓納魯肅之降矣覆師代陂河朔二十餘萬日皆不能自拔南唐白甲軍農敗周師卒無預於淮南之存亡抑又有甚不可者屯田應募之人大抵強壯者一而老弱居其六七以丈量之計因其農隙城而守之則吾之勢蹙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四也夫所食計之歲雖大穰僅能飽其口稍有凶旱固不足以自給況歲輦其有餘以省饋運乎今種藝之時既已久矣北來之民且當坐食官不廩之則立見饑困欲常給之則望來歲之麥猶甚遠也曠日持久賑救不繼則新附之民羣聚爲亂與舊民勢不相安郡邑之吏思之計因其農隙城而守之則吾之勢蹙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四也夫所食計之歲雖大穰僅能飽其口稍有凶旱固不足以自給況歲輦其有餘以省饋運乎今種藝之時既已久矣北來之民且當坐食官不廩之則立見饑困欲常給之則望來歲之麥猶甚遠也曠日持久賑救不繼則新附之民羣聚爲亂與舊民勢不相安郡邑之吏思之

不能撓石勒之鋒則下於二手者又可知乎況兩淮事勢與舊不同去歲未及收成虜騎已入堡寨之民尚特累年之儲稍可持久今一旦驅盡矣秋高冠至餘糧栖畝而舉之入堡將何所得食與其聚爲餓殍孰若縱其避冠猶可以苟生乎此其甚不可二也二者既不足恃而欲以單寡之師沿淮而守誠不易也故有夾江而成之策焉特而欲以單寡之師沿淮而守誠不易也故有夾江而成之策焉說曰我師可守而不可以戰也淮南可以輕處而不可以重鎮也朋山可憑也湖壽可棄也吾豈長江而守之彼豈能輕舍戍馬以與我爭舟楫之利也吾舉淮南而空之彼豈能千里饋糧以與我爲持久之計也吾以東軍屯廣陵西軍屯歷陽以爲夾江之形勢小入則道而擊之大至則避而守之蓄銳以待其敝徐行以躡其踵此誠因時量力之計然以理揆之則有不可者八焉自古迄今但有勞師費財不出於三策者今乃曰皆未可用是終無策而可乎不然也況古人以爭要害之地未有舉數千里盡棄之者淮南則長江之險與彼共之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五也長淮之濱誠爲難守然其間山川之阻塞可以多變矣其大要不過天時地利人和而已今之所謂天時雖不論可也所急者地利耳所賴者人和耳分屯淮陰盱眙以捍清河堰瓦梁

固清流以扼中道祖下蔣軍山之險以守淮西此因地利之說也廣
招募以重督府而固根本明賞罰以悅人心而勵士氣嚴保伍以禁
姦民而助軍勢此致人和之說也地利有二有自然之地利有使然
之地利自然者非人不守使然者非天不因不可不加察也淮東最
爲今日要害而清河又當虜人舟船之衝淮陰盱眙是其控扼其地
多水非騎兵用衆之地曩者兇酋固嘗畏之惟廣陵以西滁陽以東
平原曠野利於用衆昨虜渡淮分兵東馳三日而入滁陽五日而戰
六合七日而至儀真乃繞出淮東軍後邵宏淵以衆寡不敵力戰而
不能抗非將士之過失地利故也滁河翕受淮東衆山之水瓦梁居
其下流堰而瀦之六合西北可使浸爲大澤沮洳泥淖騎無所騁環
滁皆山而清流關爲之喉襟其地險阻亦可爲控扼之處此淮東之
地利也淮西自合肥以北平原千里惟利騎戰而我師經楊林瓜洲
之鄙衰馬甚多不可棄吾險阻與彼爭利惟山口以東至於青陽重
岡複嶺非用騎兵之地宜因而設險以爲拒守之計此淮西之地利

也今去防秋不兩月宜速遣材智強力之士與諸曉渠堰者往視瓦
梁之利害而程其功用之多寡速發江南旁郡丁夫募淮南游手與
大軍雜作既成則置屯其上以千人守之時其繕修而防其益決仍
遣軍將之明練與幹官之材敏者同往清流視其關隘而營築之併
諸山之間道苟可以過師者皆相視焉可塹則塹可柵則柵或累石
以險其道或槎木以塞其徑不可塞者則置候望以守之仍以便地
築壘以示持久圖山憑高之處多置烽燧以伺察警急又遣官屬往
合肥之軍與其主將親自按行自山口達於青陽凡可以爲關隘者
稍如人力如清流之制則兩淮之形勢成矣形勢既成然後悉淮東
之軍分屯於淮陰盱眙而以偏師屯於滁陽悉淮西之軍分屯於合
肥居巢含山而以偏師屯於舒城壽春鍾離安豐留馬軍一二百騎
列鋪以爲斥堠虜之未至使將士解甲休息牛酒日勞以養其銳氣
又使募其民以爲鄉導相與弋獵馳騁出入平山澤之間以習知其
道里遠近曲折險易之處山澤高下扼塞安害之形無間新遠莫不

畢至虜若來寇則淮陰盱眙之軍據肘後擊其前鋒而淮東之主
固矣虜之小入則合肥之軍簡吾精銳逆擊以挫其前鋒居巢含山
之軍分扼下閤柘皐青陽之險以虞其衝突虜若大至則合肥之軍
亦倣衆以就柘皐之屯據險而守勿與之輕戰舒城之屯不易其處
以蔽廬江而淮西之備設矣虜欲進不可而急於與我鬬則其情見
見然後乘間伺隙出奇合變利以誘之伏以待之吾既習其地利而
彼輕墮吾之計中可一戰而破也此說誠行有三利而戰勝不與焉
兵屯便地水運流通人力不費軍食不乏一利也虜之間探必知吾
情守備既修姦謀自阻二利也險塞既成居民有恃流冗來歸物力
漸復三利也議者必曰淮陰盱眙未易守也劉錡以全師據之卒舍
而退今之將士能否未可知而必其守可乎是不然籌非敢而退也
虜出其後而歸以自救也今瓦梁既立清河既固無後憂矣淮東之
不可棄其辨之已詳又何疑焉議者又曰瓦梁吳之捺塘也孫權作
以掩北道用兵十萬人其功力必大今能爲之乎是又不然吳之役

在疆境而廣陵去楚邑不四舍故必重兵以護之而又併力以作築
城以守用人不得不衆今吾乃作於內地必不若是之煩費可知也
就令用工十萬其費幾何而能省兵數萬亦何憚而不爲思小費而
忘大患非良策也議者又曰瓦梁之下良田何啻萬頃今堰一城漫
爲陂塘所失大矣利未見而先覩其害人誰樂從是又不然虎豹之
爲害也焚山不顧野人之救粟也蛟鼉之爲害也竭澤不顧漁人之
網罟也今將捍天下之大患而恤區區之田不已閒乎南淮膏腴何
啻千里皆爲荒榛誰能恤之又況此堰一成其旁高仰之田必爲沃
壤民從而耕之是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也復何慮乎議者又曰南
唐豈無瓦梁而周師乃自清流以趨六合方冬水涸豈能斷虜來之
道乎是又不然吾作瓦梁非以斷道也既守清流又以爲重險也浸
其平原要之監路虜與我隔競逐乎壽常丈尺之地而無所用其衆
爭衡乎泥淖污澤之中而無所騁其技彼雖至愚豈肯輕涉往地以
自入於天牢地陷之間哉議者又曰清流之險不足恃也皇甫暉以

數萬人守之太祖皇帝以二千兵取之如拾芥況欲以偏師守之乎是又不然天下無不可守之險欲閉長江亦嘗失利又可棄而不守乎太祖皇帝神武也且有天命皇甫暉龐將也以十倍之衆不能持久而倉猝於一戰是以取敗安可以常理論哉虜知吾設重險以待之必不用大衆而以偏師來吾亦以偏師當之且得地利無患不勝矧吾步卒精强短兵便習以寡可當虜人之衆固不待兵之多也議者又曰淮東之地誠不可棄壽春合肥皆爲必爭之地又可棄乎是又不然地有常險兵無常勢以常理觀之寸地亦可惜以權宜論之爲解耳鬬若有謀必攻江淮以求吾成則關中山東之師不戰而自退安可恃其不來乎使吾設險於此而虜不敢南下則吾已全勝此上兵伐謀之說也至而圖之將墜膚矣議者又曰審如此策能保我師之必勝乎是又不然仲友所論者地利耳抑又有人事焉若百將不恤士士不一心三軍同力雖百萬之師猶天之鴈猶可敗也若將不恤士士不用命雖金城千雉天塹萬里猶難恃也故仲友敢獻人和之說竊觀自古江南之兵未有如今日之募者蓋古者軍民一道故民富則兵益多今日兵民異道故兵多則民必困加之息兵以來姦臣誤國諸處大帥任用匪人隱蔽尺籍名存實亡朝廷平時眩於虛數恃以爲安一旦出師乃飛檄而請救今雖知之而未能覈也料今現兵以守兩淮猶恐未足而大江以南京口建業本根之地殊未有以鎮之萬一不捷何以爲繼又觀近日軍情驕而易怠稍不如意浮言胥動上下苟且幾有脅指不相運掉之處彼謂國家恃我爲命而他未有以制之其勢不得不爾若吾在內之軍足以當之則恩易以制而號令行矣雖然朝廷嘗令諸將募兵矣既所得不多其間復有冒濫今將如何而廣之耶仲友以爲今日招兵不當於沿江諸郡人情誰不惡死彼日擊兩淮諸軍戰鬬死傷暴露疾疫道路流離之禍雖有重賞未之守何足恃乎是又不然天下無常勢或分爲十二或合爲六七鼎峙而爲三中分而爲兩莫不各設險以固其國豈山川必若江淮而後可乎戰於平原粗得地利猶可勝敵孰謂連山之阻從而修之不足爲阻乎矣歲敗虜於彼蓋由我得地利而下關爲之牽制王權之棄昭關由不守下關而虜師入之遂出我師之背此又成敗已然

彼而入是又不然光烈斯黃相去皆數百里水運不通非用大師之地若分兵而來吾以九江之屯固守其前而以襄漢之師聲援其後勢必可解假使吾之重兵屯於壽春豈能禁虜之不向弋陽哉議者又曰古人皆疾戰以定天下守險抑爲下策不足用也此又不然新造之國興已成之業不同草昧之初英雄無定主生民無定志事成則帝不成則虜亟戰以決雌雄誠不容緩至根本既立人民既安較之一鄣不若出於萬全今日之業雖未大成要以安國家定社稷爲主不可輕也又況戰守常相因戰所以爲守守所以爲戰初無定形要不失吾地利斯可矣議者又曰淮西重山之險不著於傳記前人未之守何足恃乎是又不然天下無常勢或分爲十二或合爲六七鼎峙而爲三中分而爲兩莫不各設險以固其國豈山川必若江淮而後可乎戰於平原粗得地利猶可勝敵孰謂連山之阻從而修之不能使之爲兵彼之所畏有重於所欲故也淮山越之民剽悍輕疾類以私販自業曾聚爲羣動輒數百豪民以氣力相高蓄養游手教智兵器頗成部曲若於閩浙江湖素號風俗強獷之地重立賞募能招集强壯壘充行陣及五十人者則命以軍功之官使長其人而食

其祿遞而加之至於千人各有等差其有願爲屯田之兵者則一以當二倍加其祿州縣之官能募及其數者比類賞之如是則私販之黨與豪民之部曲與游手之民皆可號召而至不數月而十萬之衆集矣又於沿海諸郡山多材木水道流通之處多造戰艦令至干艘富人能以私財爲官造舟者計其工費視募兵推賞然後以所得兵分二屯駐之江上以爲淮軍聲勢戰艦水軍布列津要以備緩急各遴宿將之寬厚得衆紀律整肅者爲之長示之戰陣使知方圓曲直之形勒之金鼓使知坐作進退之法教之武藝使知騎射擊刺之便以身捐循教而勿縱使其稍稍習熟上下相安將知士心士識將意明之以號令示之以賞罰教之既成然後用之不愛其生今使之履鋒刃蹈矢石出入乎萬死一生之地者豈他術哉重賞誘乎前而嚴刑驅乎後耳其可使之不當乎雖然朝廷嘗竄逐大臣王權劉汜矣又不吝厚賞以答戰勝之勳矣今將如何而明之耶仲友以爲兵之刑賞不當專以成敗論要觀其用命與否耳甘誓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是也去歲諸將固有於尉子之戰馳入萬衆以救姚興身被重創者矣於楊林之退身履兵刃勵士力戰爲諸軍斷後者矣而賞未有當功也固有身提禁旅來援淮右首鼠觀望旬日不進者矣有安坐舊屯妄奏克捷執降人欺爲虜獲者矣而罰有未當罪也又況六合之戰未見顯賞淮西之敗未見嚴誅則使之募兵其誰從之是又不然曩爵之令不信於民人彼猶不願矧使之募兵其誰從之是又不信於民人矣彼以無事之後必爲棄物是以不願今募兵則軍功也又不待參選而已食祿是朝費而夕榮也且有功名之望其誰不欲矧私販之魁首姦惡之囊橐一旦應募則去盜賊而爲王官乎雖然必重其賞而不可以吝賞薄則人必不從若以百人南一官率之不過千官而得十萬衆矣今一提而受賞者數萬人官濫甚多而不能吝也何嫌何以謝天下今天子既以大權全付相公罰罪賞功在此一舉勿於此而吝之議者又曰以今現軍而財力不給令欲遴增十餘萬衆則金穀器械貲備之費何以給之是又不然曩者琴兵之際數大將之屯其兵數殆倍於今彼時既能給之豈今而乃不能蓋閒合斂散

之未善而耗散侵盜之尙多也今欲握國勢而立主威非兵昌濟乃欲以乏財廢之將坐待其斃乎議者又曰熙豐保甲之弊人皆知之今乃欲蹈其轍不亦難乎是又不然井田之制新室用而亂唐室用而治車戰之法馬隆用而勝房琯用而敗法之善否亦在人而已祖宗之時海內久安朝廷之兵不下百萬無故而興保甲人是以擾今時方艱難兵勢寡弱人有自保之心因時而利導之不亦可乎但當熟議而謹守之不當因噎而廢食也議者又曰山澤之民既多喜亂一旦結爲保伍使之私習戰鬬無乃導之爲亂乎是又不然天下之民善惡常相半惟善者無以自保則惡者得以肆行保伍既立則善人安而惡人懼矣若重城郭而輕郊野使有以十制一之勢旌旗器械悉藏諸富民士大夫之家而細民不得而私有亦何遽至於召亂哉議者又曰今之民力已匱乏矣朝廷方將賚其助君之須又使之爲保甲有旌旗器械金鼓之費不幾於重困乎此又不然保甲良法也非乘有事之際不可以興彼富人者類皆高貲而多怨尤惴惴有

寇攘之憂今吾之法將以衛而安之彼亦何吝乎一時之賚哉若擇其隣里士大夫之賢者而統率之亦不患乎擾人矣由前之說而得地利由後之說而得人和因之以天時持之以歲月則設險之策可進而爲守淮守淮之策可進而爲攻取利則可爲恢復退不失爲固守之計矣雖然此特區區管見不足進於相公之前抑又有私憂過計者自古大臣分閫外之權任天下之重內必有同心之賢以濟其謀外必有實用之材以辦其事大臣之於君誠有魚水之親也誠有雲龍之會也然而握大權制重兵其情雖親其跡易疑至明徹於膚受之愬慈母惑於三至之言雖郭子儀之忠見害於元振則功或不究必有忠信哲艾之士謀謨足以動悟人主忠力足以折服姦佞以爲吾之內助則君不疑而謀以濟若李西平得陸宣公爲之主是也大臣之於事智謀誠足以察也器識誠足以任也然而運籌決勝者不親汗馬之勞發蹤指示者必有獲敵之矣苟違節度易於取敗雖諸葛亮之賢見誤於馬謖則事或不成必有戰勝攻取之將忠義足

始信言者之不妄當緩急之際地遠兵少守禦不充東西奔命顚頓道塗鋒刃未接而戰士之力疲矣二年間四易軍帥交手相付前後一轍議者輕爲進取計亦以眩於虛數故也散亡之後所存益少比閱水陸之軍械在而舟船不踰百甲士不過萬聽諸輿言五尺之童知其無蓄之半聞諸計司名籍尙不減數萬若朝廷按以調發前欲其捍淮泗後欲其固江左是可不爲寒心乎又聞之道路襄蜀江池京口暨陽之屯亦仍舊弊例非實數果如其言豈不深誤朝廷哉故曰眩於虛數以兵爲足用一患也虜自南寇以至於今計其敗亡死喪之數當不減二十萬其勢力之弱於曩日雖不待於間諜之言孰不知之遽謂其無能可乘而取則未免於過聽也昔趙與秦三戰而趙再勝秦無所失而趙之地半入於秦強弱之勢異也譬之二人一壯而一怯其受病均其醫療均及其愈也壯者先而怯者後此無他所稟素厚則虧之難而復之易也以吾平日之土地人民與虜較之孰壯孰怯不必智者而後知也舉兵以來勝負略當是其受病同也

悅齋文鈔卷十三　十四　勞選

秦隴之師吾之上將苻離之役吾之大舉碓山之屯忠義之巨擘也二年之間數與虜角得未毫毛而喪踰邱山醫療之方又孰巧孰拙乎吾尙能悉力爲六月之師議者料虜不能爲患亦未之思也果其不來是夷狄之有謀而吾之大憂也何足深喜以盲沒輕儌之性宜其易動乃能隱忍以休息其民不輕爲報怨之舉又未見其眞弱之形此有識者之所甚懼也邊特其不來將墮其術中矣故曰惑於間言以敵爲無能一息也朝廷用兵以來事從儉約自乘輿之服御與中都之官吏裁減併省之令無時不有而仲友猶以爲妄費何哉夫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君子皆以爲非誠以此又何爲者耶誠使有益於國雖有過於此者猶不當惜今命令一行徒使僥倖姦詐之流以爲得計而忠義勤勞之士捐腕而太息豈不爲國之害乎議者曰高祖之用韓信必以爲大將又爲之齋戒登壇拜恩之優拜既以身任之又委以六院兵馬使吾將焉取豪傑可客於齊賞哉此亦與妄人爲規以竊盜賞者也高祖之臣如信有幾元膺之將如茆有幾得一信遂定天下得二茆遂入蔡州今信茆由今觀之得兵若干乎築城幾所乎降附有益乎豪傑響應乎器械

比肩而慴慴有敵國之憂何也苻融之役信都何在去歲朝廷以檢校少保貰救胸山之功而受之者快快不平彼誠見無功而得太尉是以缺望使果實不妄加孤棘之榮豈易得哉故曰官爵濫而輕與四患也夫賦歛數而以兵爲足用則失於不知已或阻言而以敵爲無能則近於不知彼財力屈而妄費將無以給用官爵濫而輕與將無以使人既無以知彼知已又無以給用使人和可得而恃乎守可得而固乎若以朝廷之勢去是四患非甚高難行也內之兵歛而增之可也外之敵畏而備之可也用財不吝費而必考其績出爵不計貲而必當其功信能行此四者則知已而不輕知彼而不怠財用而事立賞行而人勸和則無後患矣守則可持久矣雖然仲友觀朝廷二年之間凡所設施不可謂不當矣人望所歸則用之論薦所及則用之請行者付之不疑來附者納之不拒所以圖謀恢復守備邊陲拯濟生民之道甚備然而四患未去者皆所用之人誤朝廷也兵籍多虛是將帥誤朝廷也虜情莫測是圖諜誤朝廷也財之妄費興事者誤朝廷也睿之輕與保薦者誤朝廷也抑嘗深維其故蓋亦有由來矣天下惟厚德君子能不輕於從人而乘隙抵巇者莫甚於功利之士爰自聖天子赫然奮怒厲復讎之志二三大臣同心講謀以贊盛德蓋有速成大功之心而行險徼倖之徒因得乘間以肆其說獻議則誕謾於咫尺之書進圖則欺罔於一幅之上奏功則曰簡此未有言敗則曰兵家常事遂使將帥屢犯所短迄無寸效反有前之四患仲友之愚計以爲塞欺蔽之原定興復之計惟在朝廷深謀遠慮匪棘其欲而已矣一氣不頓虜虜之衰形雖見然大羊之力未竭今吾欲以單弱之師旅空虛之府庫一舉而經營之所以事倍古人而功未半也嘗論勾踐之滅夫差燕昭之報齊恐皆君臣相與計謀積累十數年之功而收之一日非不詳且熟矣向使夫差信子胥之言知所戒懼箝王不以屢勝而虐用其民輕棄其鄰國則會稽之恐未易報五國之師未易合爲勾踐昭王者又當何如也若子能爲興復之計不能爲興復之時計定而時至一發而成功計定而時未至君子增修其德以俟之蓋不獨在其一身而亦有在後人者焉故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後何哉强爲善而已矣此言非迂闊也今和之頃非吾之實謀至計也吾之實謀至計要當君臣至誠日夜不忘宗社之讎先爲立國之計以建興復之基力行不倦以須可爲之時得時則起而收之臣子之至願也倘時之未至必使吾君臣之誠心明足以合於人幽足以通乎神上無負於祖宗下不愧於民庶在天之時終亦必至而已矣以主上之豁達果斷而春秋鼎盛執事之博大高明而叠膺重在上下同心協力而爲之近期十年遠期二十年狂瞽愚賤若欲遽而危國勤民幸安而玩時惕日事雖不同失則均耳仲友至愚無識不勝忠憤激切之情惟執事察其忠而赦其愚仲友之幸也

悅齋文鈔卷四

宋　金華唐仲友撰

官制總序

爲民設官其來尚矣立制定名則與時沿革伏羲始以龍瑞爲龍師而龍名炎黃少皞火雲鳳鳥亦皆以祥紀顓頊以降爲民師而命以民事惟烏官之名粗見簡策其餘莫得詳矣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及周浸以倍蓰典謨禮經粗舉名數惟周禮五篇燦然可觀分職奉屬大綱小紀各有條貫然五家之比下士一人通計鄉遂多於府史胥徒之數說者疑焉蓋官有不常職有兼治古經簡蓋難以文拘法制詳盡未有過於此書者也周衰諸侯去班爵之籍人用私意僭逼不常左氏所載諸國官名曾無常制晉卿具軍行楚邑僭公號況其小者乎嬴秦事不師古設爵級以勸武功厥後龍侯置守盪滅典籍王制蕩亡漢興不暇紛更大抵因陋貿苴請更官名見沮絳灌孝景頗氏不平周官以曠宰相充位漢制具文魏晉兩朝弊於閒閣元氏迫張奏之論乃立資格車載斗量亦唐中葉之敝政也名固宜正責實名以體大臣創左右以一好惡亦時勢使然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以著實不可不正名存而實亡何益先王之建官也使官稱其事人稱其官繁簡因革特其名數揆任之意則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尹尤在所先襲秦因陋不改五代之舊漢唐國朝未害爲善治也故詳之詳矣舉其大要丞相總百揆大尉主五兵又有御史大夫執憲以貳丞相九卿尚書凡目斯治自餘衆職咸有司存外則刺史守令各置僚屬若爲官擇人循名責實雖制殊隆古亦可期夷治民安自外成擅權成以將軍輔政東都懲創更以三司綜理庶務自歸臺閣泪於叔世梁竇踵武無改前轍徒使宰相失職三公備員此則無治人而非法之過也三分鼎峙大抵仍漢之舊兩晉宋齊小有沿革無大更改時艱政濫尤多一時之制元魏興自朔野治以諸部大人其官名多雜夷禮遷洛之後甫慕中原臺省位號頗與江左殊異梁武定諸卿之位配合四時置戎秩省有餘號其他多緣齊舊曄氏稱小惟循舊物東魏高齊亦遵大和之制宇文遠倣周典復置六官制作皆出盧辨後復多有更改隋氏革周復倣漢魏然南北之際治少亂多制度考文非由上哲倣古未必爲是更制尤多權宜自創以下無譏可也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未幾已有員外置特置同員正檢校兼守判知之類寖非本制隨事置使廢置不常舉其定

兵幾七百萬羨卒不與焉不耕而食於公者不什之一春蒐夏苗秋

兵制總序

凡有血氣皆有爭心爭端一萌非兵莫弭秦將剔林彪列乾度地中有水著在義豐毒民吉眾其來尚矣炎帝而上載籍不可得聞黃帝氏弦弧剡矢重門擊柝攻守兼用邱井里法亦農戰兩修焉故雖兵師曾衛靡常厥所而大災以定蚩尤以平後世所不能加也禹征有苗會羣后啟戰于甘乃召六卿侯國王畿之兵見其大略少康成田旅眾以復禹績井賦之法昭然於此禹貢甸服面五百里五等之卦大不過同則以十制一之數也三代之典周禮僅存出賦制軍教戰牧馬頗可考見大抵鄉遂立軍郊乘出賦而又太宰有宮正之版司馬總虎賁之士司冠屬四夷之隸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田與追胥壻作自成人以上無不執干戈以衛社稷考之者九州之廣大約其數爲兵幾七百萬羨卒不與焉不耕而食於公者不什之一春蒐夏苗秋

猶冬狩無不教之民國馬足以供軍公焉足以稱賦無不蕃之牧所以居重馭輕兼制夷良法制備矣周道中衰宣王復古內修外攘歌於小雅四驪十乘其車三千具見先王之制然不藉料民版圖卒乘寖以耗缺東遷以降諸侯力爭各變古制以謀富強齊作內政晉作州兵魯作丘甲鄭作丘賦楚有乘廣吳教車戰兵革不息田萊卒荒更相吞滅至於七國商君始開阡陌募三晉之人力耕於內使秦人尚首功征伐於外遂強諸侯齊之技擊魏之武卒趙之胡服騎射莫能當也自此耕戰始分饋餉日滋矣始皇既并天下快心胡越謫戍之法遂召一呼之難嶺山赴僅救周章之禍而蠭起之寇遂不可支蓋民承六國之餘習於兵甲跋扈陷慕三晉之人力耕於內使秦人所能比烈也漢興總帥豪傑又兼巴渝蒸貉之助天下既定制度大抵襲秦京師置南北軍郡國有材官騎士此其常制也而募罪人七科謫及家子彉刑徒孤兒複船之屬名制不一當時邊郡士卒猶起田閒從軍養於公者蓋寡然已病轉輸而募民屯田之策起矣東都

大率循舊三國分裂生民殄瘁魏收黃巾之衆吳出三越之民蜀資南中之產晉平吳蜀收其吏卒大概二戶而贍一兵大康以後諸王各擁強兵因致簒奪又廢州郡武吏以召寇攘然鄴下議衆榜門歸耕則一時調發非皆仰給於公者也江左草創大抵籍兵於民而權歸征鎮荊楚擅強計其吏兵倍蓰他州失輕重之權屢致窺窬之禍其法制無足言者元魏起戎狄控弦百萬盡有中夏自遷都河洛六鎮舊兵勢隔榮進遂以召亂高齊將卒皆出六鎮之餘宇文據有關中始拔府兵之法隋氏稍增其制蓋以強宿衛重京師而邊鎮亦各有兵邊左之役九十六總管兵百餘萬知其不獨府兵之出也唐起汾晉助突厥先得關中兵強天下遂置折衝府雖暫有廢興而法備貞觀大凡爲府三百六十餘而在關中者二百六十三等通率爲兵六十萬以備宿衛征行而邊兵戍守不與焉又以河北人多壯勇不置府兵京師復有禁軍與宿衛對時是時成加四夷邊兵尚寡高宗以後府衛寖缺倉猝征行或一切募兵充數至明皇時衛士不充張說請募廣騎總其數不過十二萬不居府衛二之一而外事邊功諸鎮之兵增至四十九萬戎馬八萬餘匹天寶中禁衛皆市井之徒而祿山兼三道擁兵十八萬馬二萬六千餘匹又採訪河北外總諸蕃尾大不掉以召禍亂雖西北諸鎮悉兵赴難猶不能當至外假回紇南蠻之援安史既滅山東之地遂爲降將割據田承嗣使壯者習戰老弱耕稼驍兵蓄銳乃知太宗不置府兵之意深矣自是跋扈相延征伐不息諸鎮各務強兵仰給度支者日衆而神策二軍悉歸中尉天子幾無一兵之權閒有太原簡厥牧昭義教步兵瓜南置雄邊子弟皆人自爲制取強一時議臣策士欲復府衛終莫能也由是宦寺藩鎮權勢相軋以至於亡蓋自元和中李吉甫爲會稽錄率三戶養一兵生民之困已甚況其後益陵遲乎五代分裂椎兵是懲大率皆出權制劃守光首行黥涅而良民恥於爲兵杜仲威倚兵爲市而贍養之費遂倍周世宗斬先奔將佐紀律稍張矣太祖承百王之弊始禁侵掠嚴階級簡閱招募制益嚴洛舉天下兵不過十五萬而天威

無敵太原既平太宗始事西北淳化以後諸將屢戰素練之兵所存無幾乃調西北民丁以益兵數遂倍前其宗戎車再駕遂盟澶淵然招募益廣至數十萬及元昊外叛契丹要盟邊兵日增遂逾百萬之數又有義勇弓箭手之屬以助軍勢熙寧以降頗事開拓禁旅之外又增民兵雖保甲保馬繼有廢置而嗣丁刀弩手之屬益廣矣國初兵在州郡元豐始置將總之而州郡頗患缺備調發不以時集又京師禁旅漸以併營爲功復多出戍前日營屯廢爲游觀之地承平日久將卒驕惰遂無藩籬之固太上中興東南奮弱爲強化叛爲忠十餘年間天聲遂振和議既成悉收三帥之精銳以強聲勢分屯之軍皆隸禁旅臂指屈伸靡不如志可謂一時之善制矣然艱難之際事多權宜偏廂倍增後雖息兵因不能改天下經費兵居其九干戈載戢而府廂尚虛弓箭手刀弩手增丁之法寖亦廢缺無善後持久之計議者病之屯田保伍屢有建置而未睹成績大抵將帥務增軍計臣慮廣費糜察急撫摩邊鄙圖備禦求其兩得未見長規昔越燕以

弱報強皆拥備其民終得死力今江淮楚蜀之民不爲不衆而尺籍伍符未嘗春秋霸國之數有司尚有乏帝之慮時異事殊一至於此故歷考古今之變著於篇以備執事者泰酌焉

田制總序

神農氏爰耒耜以教天下黃帝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陶唐以前簡策罕存法制不可得而詳矣舜命后稷播百穀禹定九州則三壤賦中邦弼成五服甸服之賦百里爲差畝數廿野乃召六卿田賦軍法大略可見商因於夏更立助法貢之用否莫得而考周自封部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公劉居豳徹田爲糧古公至岐下迺疆迺理文王仁政耕者九一然猶諸侯之制商家之法周公致太平經制大備法兼夏商不可易矣中更厲王紀綱文章大壞宣王命召伯韓侯疆理畝籍至於幽貊方叔南征其車三千周道燦然復興而不藉料民寖以違古幽王荒廢不能修成王之業以委禹功詩人悲傷思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所爲剌也平王東遷王政不行諸侯力征變成法以

簒其私齊作內政以寄功利魯號秉禮之國亦稅畝作邱甲用田賦子產相鄭復修廬井國人始欲殺之後更頌其德法壞難復如此其後又作邱賦甸尾見議爰田州兵晉法非古楚爲賦亦一時之興廢也戰國並爭經界愈慢典籍亦亡孟軻爲齊梁王言王政皆謂迂濶獨滕文公問井地軻言大略卒以國小而逼不克自振秦用商鞅開阡陌以招三晉之民遂傾六國併天下先王法制無復存者漢興蒐求遺典祇得周禮五篇名儒宿學尚未之見或加詆訾故董仲舒輩皆謂井田難猝行欲限民田以漸致之哀帝用師丹之請公卿議定卒以權貴不便寢王莽妄意古制令天下皆爲王田民用愁怨雖勉強復故世已大亂世祖止行檢覈迄東都不復更張三國六朝兵亂相尋因循苟簡而已元魏都洛甸服蕭條趨井流亡田賦淹滯始因李安世之議均給天下民田時勢人情適當可變非其智能優於往昔也齊周迄隋大因小革唐朝損益以分世業制度初立時人戶滋官吏偷惰版籍淆紊以紛亂天寶以降經常之法蕩然不存矣五

代日不暇給周世宗讀均田圖慨然懷古享國日淺大志不遂國朝歷載三百十聖相承俱存不擾遠按禹績以復周典我則未暇又諸儒考論周禮疑信大半人學家師古制益以曖昧蓋周公制法思兼三王鄉遂都鄙爲制不同古文質略舉凡互見當時官有典常更相發明今惟一經又缺冬官一篇漢儒訓釋矛盾橫生康成一家自相牴牾者不可勝述今舉古法爲綱領二篇維以兼析著後世法制之變以便觀覽自漢以來復有屯田以贍軍國雖法異井牧亦庶幾農戰並修之意故併列於後

井田綱領上

井田之制周禮略存其大經鄉遂都鄙爲法殊塗諸侯之大小不同而內外輕重詳略之法與王畿相似漢儒不加剖析周公之制遂以不彰今別而言之井田之綱舉矣王畿方千里而各五百里百里爲郊二百里爲甸三百里爲稍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六鄉地居四郊其民皆兵所謂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同在郊六遂如鄉在甸郊之餘地以爲場圃宅田賈田士田官田牛

田賞田牧田甸之餘地以爲公邑稍縣都以爲采地鄉遂王所自治公邑之外是爲都鄙先王制法重內輕外蓄之大同不憚小異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人可任也者一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其無公田不過家一人然則鄉之授地均以百畝其出兵均以一人其無公田不用邱乘取兵之法明矣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六鄉之田用夏貢法孟子所謂什一使自賦也遂人治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居民出賦大概同於六鄉所小異者授地有田萊之差而任民均於下劑則家二人而已六鄉地狹人衆故因其地而等其人六遂地廣人稀故輕其役而均其地使地皆足以養人人皆足以給使則不同之同也鄉遂乘法成於族鄭兵車一乘馬四匹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革車一乘牛十二

頭卒二十五人鄉遂各七萬五千人攻守自副爲兵車革車合三千乘故采芑言方叔率止其車三千此鄉遂之兵制也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夫九夫爲井則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中田有廬八家各二畝半餘八十畝共治之則私田百而公田十孟子所謂九一而助其實皆什一也四邱爲甸六十四井而乘馬之法所謂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者也一甸之富百人攻守車各一乘司馬法不備言者欲明兵車之制故止以牛見守車也司馬法又言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若與邱乘踳駮者地兼溝洫屋兼三夫車舉守車而以士十人互見攻車也一甸所出卒長御右而司馬與守車之伍長合十人則有攻車可知攻守之車皆革鞔而攻車建五兵故於邱甸言兵車於成言革車古文簡質互相發明類如此設或甸無革車不應言牛成無兵車則士十人將安用哉大司徒造都鄙不易一易再易之地略與遂人上地中地下地相倣而都鄙無一廛者處在中田則有室而已不易百畝而上地菜五十畝若不同者周之制地征其貢九等而互以三等見之家百畝者田上上菜五十畝者田上下二百畝者田中中三百畝者田下下自百畝至三百畝每二十五畝爲差九等通率相補皆再易之地也都鄙授田與六遂同出兵不當六遂五之一先王殫餘弱枝意在此鄉遂出兵雖五倍邱乘而牛人掌共兵車之牛校人掌事物馬而頒之馬質戎馬有物賈受於有司者書焉車僕凡師共革車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而頒之司常大閱贊司馬頒旗物則知鄉遂之馬牛車甲兵器旗物皆頒於公非若邱乘之具於民此先王所以爲至公王均者也故夏曰貢商曰助周曰徹徹者通貢助而用之夏敬甘野之識乃召六鄉則鄉治鄉軍自禹法如此非周公創意鄉遂用貢具六軍都鄙用助通王畿出賦萬乘周禮井

田之大經不其昭昭乎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所謂成國半天子之軍而宜公稅畝成公作邱甲則魯郊遂之外用助與邱乘與周同矣子告滕文公請野九一國中什一亦欲復周家之徹耳言井田者遍乎鄉遂都鄙貢助軍賦之異制則畢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井田編領下

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井方一里積而計之法備一同同方百里爲提封萬井山川沈斥墳衍邑居園囿術路三分去一以定墾田辨其五物九等十二土壤之名物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是謂度地六鄉自五家爲比積至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遂自鄰至遂如鄉之數都鄙自入家之井積至千有二十四井爲都凡民皆五畝之宅其半在邑曰室其半在田曰廬析因夷隰順四時以出入是謂居民鄉以上地中地下地辨可任之民遂以田里安氓授地有田萊多寡之等都鄙制以室數而授地如遂載師任土之法宅田

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皆在農夫授田之外農之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此士工商家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民年二十授田六十歸田是謂授田遂人治野夫間有遂積至萬夫有川凡五匠人爲溝洫田首之遂積至同間之澮凡四又有稍人掌稼下地頒職遂列溝澮之制尤詳是謂溝洫鄉遂用貢稅夫無公田取以司稼之歛法都鄙用助制公田不稅夫於所食四之一征其十一諸侯之地公食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載師自二十而一至二十而五大抵在授田之外是謂稅歛六鄉家以一夫爲兵四閭爲族卒乘具焉六遂亦如之都鄙用邱乘之法六十四井而卒乘具干里通率萬乘六軍近取於鄉而遂貳焉諸侯倣王國之制大國三軍取具郊遂而通率千乘大國二軍小國一軍成倣焉是謂兵賦鄉以地制征家可任者三等遂以下劑致氓則均之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罷田與追胥竭作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豐年均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田札則無力政是謂

力役耳乘之馬牛車甲備於民鄉遂之馬牛車甲出於官牛田牧田皆在遠郊鄉遂爲戎馬六千而牛三之國馬足以供車公馬足以耕賦故惟鄉遂爲有牧田是謂畜牧五畝之宅植墻下以桑菜茹有疇瓜瓠果蓏植於疆場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拾繅桑臣妾聚歛疏材以共祭祀以食肉以介眉壽以食農夫魚鼈不勝食材木不勝用養生送死給足焉是謂蕃息王親耕后親蠶以勸農桑自甸師至宗伯猶農者九而王繼以大狗蒩蕭亦如之教稼穡掌土化土訓農田萊而王繼以大狗蒩蕭亦如之教稼穡掌土化土訓農田萊而由司徒下逮草人設官非一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植木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蔵如寇盜之至其遏狩諸侯則以地之荒圴行農責焉是謂訓農爲之邪望方社雩禜烝嘗以逆祥除災下至猛虎防庸使之必報一遇水旱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共蜡乃通以同民樂嘗麥社稼稙卜來歲終則有始以似以續是謂祈報民力有餘更子之田如餘夫謂之疆子田不耕者使出三夫之粟謂之屋粟里布夫布夫家之征以懲無

隶無牲無盛無禴不帛不衰以恥不勉是謂賞罰歲不常豐故有遒人掌委積以待施惠旅師聚鋤粟屋粟閒粟而用之力不常足故有興鋤利氓轉移執事新氓之至使無征役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謂補助中春教振旅以蒐中夏教茇舍以苗中秋教治兵以獮中冬教大閱以狩皆於農隙因人之欲場作以習武事教之坐作進退趨走擊刺之節遠近示之禽以觀其不犯命私縣獻豺以明其守分頒獲隆諸長以蒐其弟順其在諸侯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是謂治兵比以相保閭以相愛族黨以相葬相救州鄉以相賓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道路輦重相分班白不提挈是謂厚俗里有序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使民以暇日修其德行道藝自閭以上月書時考歲終進退司諫司救巡問觀察以強其進而救其過又使諸侯立學以教訓其民是謂育材三年大比別異其賢能賓以鄉飲獻書於王遂以興弧如鄉之制諸侯歲貢其秀異王以射擇其能否出長入治

於是乎取之是謂異賢凡先王之所以富庶斯民而加之教至於王德流洽禮樂明備皆由井田出故總其大要如此蔵氏雄曰蔵氏說一畝可蔵其大自井田廢後從未見有鄉此說之明且盡者

田廬說

先王居民因天時之宜取人事之便順陰陽以出入故五畝之宅半在田野雖鄉遂井牧之不同而此制則一但古文質略互見於在邑半在田雖鄉遂井牧之不同而此制則一但古文質略互見於鄉言國宅無征以見田廬於遂言頃田里夫一廛以見與鄉同制於造都鄙言室數以見邑居有以知其無異制也農事方作而陽氣未盛故厥民析陽氣已盛而農事急故厥民因農事猶急而陰氣未盛故厥民夾農事舉而陰氣盛故厥民興天無式時人無廢事野無曠民民無災疾歲成輔相之宜未有先於此者也

保伍說

古之爲保伍將以安民後之爲保伍將以厲民書曰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敖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言上下共由此

道以相容也故自五家爲比至於萬二千五百家之鄉使之更相親愛同其憂樂然後軍旅田役貢賦追胥從而出焉其本在大司徒小司徒其末也後世授田法廢民失其養凡大司徒所謂相保相愛相葬相救相賙相賚者皆無有矣獨軍旅力役貢賦追胥之事與有異奇袤則相及者獨存耳故民不知疾視其上而保伍之害更相傾亂爭鬬之獄日煩爲上者不自反其法之不善又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其失先王之意遠矣

授田異同說

古之分田大約上中下三等焉貢所謂三壤是也於三等之中又各析爲三等加九等大司徒所謂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是也九等授田自百畝始等加二十五畝至三百畝而五等正等正當二百畝是爲中數餘入等更相補故以一易之地二百畝爲通率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而遂人上地有萊五十畝非不同也司徒主以易不易言之故舉上上中中下

下三等此不易一易之正也遂人主以上中下言之故舉上下中中下下三等舉其一可以見其二也古人文約義詳故於三等之中互見九等之法如此

力政異同說

先王之制力役內自六鄉外至都鄙其輕重多寡番睘皆不同而歸於大均說者惑之而徒爲異說第末之深考云耳鄉大夫言國中鄉也言野遂也因鄉而及遂見鄉輕而遂重也小司徒以上地中地下地任民鄉法也遂人以下劑致氓遂法也合而觀之見鄉重而遂輕也都鄙用井田五百七十六家而出兵百人則較鄉遂五倍其數若重矣然鄉遂賦出於公都鄙賦出於民則實均耳先王之微意強幹而弱枝重內而輕外鄉兵欲衆而強故以中地爲率正卒二而羨卒三遂則以下劑致氓正卒羨卒各一（按鄉兵欲衆而強下帝王經世圖譜作遂兵欲足以爲鄉三之二都鄙則助鄉遂而已休遂之美率減於鄉三之二之一云云疑有訛脫今從唐氏經解錄本）都鄙之兵不當六遂五之一鄉晚役而晏休遂晏役而晚休則鄉兵實強遂兵弱於鄉矣至

於以豐年中年無年爲役之多寡有無以龍見日至爲力役之始終貴賢能服公事老疾之皆舍則無間乎鄉遂都鄙同乎亡而已當異而異當同而同終歸於大均此類族辨物所以爲同人衰多益寡稱物平施所以爲謙容民畜衆所以爲師也王制不從政之說漢儒約三代之制而參取之又古文殘缺不得其眞故有與周官牴牾者姑存之以見異同

周知民數說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坎之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天下若是之習坎險阻而難知而先王必有以周知之蓋不獨周知其地而又周知其人不獨知其人而畜財器械亦不得而隱至公至均之法由此可得而施果何道以知之曰惟乾坤與坎之時義而已王至尊也兼覆載獨狩之必親百官皆振其職日日成至歲會無敢惰乾

之至健也歲月日時無易自鄉遂達於四夷秩然有序六官之屬各居其職坤之至順也故若甚難而未嘗不簡彼雖若甚險阻而吾有以知之由日至歲由王而至於場廩百工無一日之怠所謂常德行以習教事也不如是而欲知民數則宣王之料民是已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所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也料民而適以示少惡事則易者難簡者繁矣不精千畝一不習於常以失乾之健其孰至此周公之法可輕議乎

太宰九職九賦九式九貢斂財制用說

先王之理財生之有道取之有義節之有禮其事總之太宰故失之九職任萬民所以生財也次以九賦斂財賄所以取財也又次以九式均節財用所以節財也三者備矣然後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蓋王畿之內經用取具焉而後致九貢以爲之助而已先儒謂萬民有職之貢又有九賦以口率出泉非也先王之取民不過什一既貢又賦不幾二乎況古之爲賦各供其有泉非民所有者惟市與閒民則

輸之豈以口率若後世之法哉蓋先儒見大府既言九賦又言萬民諸侯之貢遂以九職九賦九貢製而爲三九職既貢其物不得不以九賦爲出泉又見司會言致邦國之財用合田野之財用亦折以爲三益信其說蓋曾未深考之耳大府言九賦以頒財用言之言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以受財言之非既使之貢又賦之也閭師任民止於國中四郊而稍甸縣都不與焉縣師徵野之貢賦而國中四郊不與焉載師任地又有在鄙遂井牧之外者故司會互見以相備於九功曰民職於九賦曰田野云耳閭市山澤邦中之賦皆在九賦豈田野可該而甸稍縣都豈無民職之財用九賦出於九職九職爲九賦豈有賦而復貢者哉故於九職言任萬民於九賦言斂財賄於九式言均節財用太宰之職較然明矣九賦足以供九式九貢以待弔用言則以王者之致貢非以爲己私奉而邦國之貢不止待弔用而已禹之貢任土而作周之九貢則以六服爲服然亦其大法耳職方氏言凡邦國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則亦未嘗以行人之法

壹 拾肆冊 97版

拘之也楚於周非侯服而包茅不入齊得以責之則視貢不止於侯服行人之文盡亦互見耳古者取民以什一爲中正而載師任地乃不同若此以所謂任地者非鄉遂之貢井牧之助故爲法不同都鄙食四之一而取其什二則通率亦二十而一所謂貢助之什一未始變特於其什一之中取之以上供耳至於漆林之征則非田稅之比先王豈有深意先儒言近者役重而稅輕遠者役輕而稅重是未深考任地之法以三者觀之可知矣

農桑勸課說

觀下觀而化也其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井養而不窮者也其象曰君子以勞民勸相觀者噬嗑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繼噬嗑蓋者貴其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繼井者革其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先王之勸農桑兼有之矣王親耕后親蠶大狩者三省婦功者一以勸蠶事蓋取諸觀取諸井乎又獻種而耕於孟春省斂於秋薦衣

而蠶於季春獻繭於夏緜事舉而麻事起其取諸革乎遵豜以歸荒爲慶賈里布屋粟無戚不弔不哀以司其情其取諸噬嗑乎三推三盆手而下降殺有等自農師至於王先後有序元紱至於衣其夫尊卑有倫其取諸貴乎不特此也祈而後耕薦而後蠶天人因成之理也后獻種而王耕天子爲衣而后蠶陰陽始終之義也上之愛民若此民其忍不從乎上之率民若此民其能不從乎上之防民若此民其敢不從乎周之政本末兼舉如此

委積補助荒政說

先王之於民制爲常產教之稼穡既足以生養而有餘慮天時之無常則遺人爲之委積其有不足則補助行焉其有災患則荒政行焉荒政之目不一大抵損上益下上以厚下安宅而已委積以待既濟之思患豫防也平頒興積移民通財則謙之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也緩刑解之赦過宥罪也眚禮薔樂節之制度數議德行也除盜嗟嗟之明詞勅法也遊而以休豫而以動也索鬼神因之利川

祭祀也一事而衆善備其委積補助荒政之法歟然梁王移粟自謂盡心而孟子以爲五十步笑百步何也盡先王以井地爲常法以荒政爲非常之備委積補助荒政之條目皆助常法之所不及廢其常法而特其助非益之有乎惠心也故而習是謂重險君子觀斯象則亦常德行習教事而已果能此道後雖重險其能陷我乎太平之書而預爲凶荒之備分職聯事詳審委曲如此天能使之貧乎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可謂重險矣然民無菜色以出乎險者蓄積多而備先具也周之委積補助荒政易之意堯湯之法也

農隙講事說

昔者聖人爲弧矢以威天下蓋取諸睽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於既濟則曰思患而預防於革則曰除戎器戒不虞先王豈患之深知此講武之制所由立也坎之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於象則日常德行習教事師之象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其象則曰容民畜衆兌之象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於象則

曰朋友講習先王之寓兵於農而習武以田其兼得諸此乎兵至險也習之四時則無以不教棄民之患兵毒民也寓之虞井則無久蓄不用之憂兵勞而犯難也習之田獵有說之義焉比鄰鄉井出入相友得講習之義焉講武於始以同其慮患之憂田獵於終以同其從禽之樂公私之義其初律以禮法其久出於誠心故曰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致禽之禮其初帥以官師其久出於自盡故曰搜狩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薦天子一發五豝虞之仁也五豝一發騶之仁也故曰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國人畢作而老者優壯者獲禽而長者厚故曰五十不爲甸徒須禽隆諸長者而弟逮乎蒐狩矣拔者取之服者舍之而威德兼著故曰舍之而仁義之兩得故曰昭逆取順失前禽也振旅先長者治兵先壯者而仁義之兩得故曰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自王至於庶人禮有等差自牧伯至於諸侯時有疎數而上下之分明矣田車既好則狩于甫草選徒嚚講則苗于敖而險易之利盡矣鳥獸孳尾則蒐於春五穀既

楠則苗於夏猶於既烝狩於畢時合圍掩羣在所不忍而對時育物之道得矣大有宜造小有伯壽前有麦貊後有蓋獸社祠祊烝各順其時而成民致力之義彰矣先王之講武田獵其道悉備如此豈獨仁心仁聞之所能實周公設官分職聯事合治法制備具之所致也後世棄先王之典換心於從禽如詩人盧令之刺安怠於佾禮如春秋蒐閱之書則周公之典壞矣

齊內政寄令變周說

春秋書公如齊觀社三傳之說皆不得其本意古者之於社備其車賦合其卒伍君親誓之以習軍旅齊始變周之制作內政寄軍令則於社有變焉齊寄軍令本欲遂得志於諸侯魯隣國鬬其更張託於觀社以察其軍政春秋書之記齊之變禮而魯公乘其社而觀人之社也魯周公之後國有常典修而不廢齊雖寓政其若我何不親誓其社而觀人之社是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魯軍政之壞可知然則齊之變周制奈何周之制有遂而復有都鄙於諸侯亦然今制國制鄙獨存二法又其名數與周盡不同其變可知然亦大同而小異耳周制成於百人即周之入族爲聯也周以兵車一百二十五乘爲一軍齊以百乘爲一軍減周制五分之二五鄙四十五萬家而爲軍五百乘減周千乘之圍亦五分之一蓋管子據齊桓公初所有人民爲三五之制如此耳鄉出軍家一人與周同鄙出軍九家一人輕於周耶乘之制蓋周辨其可任者四耶爲甸齊則總其民數九家而一兵非能輕於周而未嘗重於周也五十人爲小戎半車之制說者謂一車步卒五十人非也車無二隊可成陣法之理據車法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則亦兵車二十五人守車二十五人也李靖問對以兩爲五十人謂庵山澤多於周制亦非也然則齊制亦有異於周者乎曰有周之爲保伍也惟恐民之不安故比長曰從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齊之爲保伍也惟恐兵之不強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政既成令勿遷徙然則王者之政順民情者之政強民順民者久而安之上畏民而自反強民者久而忘之下抗法而姦生孔子所謂道德齊禮有恥且格道政齊刑免而無恥自此分矣然則齊之變周非在變法變其道也

宋金華唐仲友撰

九州十二州說

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原註此計山川畫折）畫野分州（原註黃圖云帝嚳創制九州經界）經界既無明文名號疆域難以臆斷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原註書云錫禹禹舊服諮汝二十有二人）貢之書是也商因於夏無所變更（原註書云殷因于夏禮）土芒芒禹敷下土方（皆因夏也）周既克殷監於二代而損益之改禹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之地以爲幽幷（原註按山川圖得青地青得濟地濟地充得徐地今之疆界存其大略耳）禹之五服方五千里周自鎮服而內方五千里此三代九州疆界道里之大略也舜典註謂治水之後分爲十二州舊圖謂舜以冀州闊大分爲十二州皆恐不然蓋舜攝位之初乃歷試之三年禹方治水耳以是知漢志之說可用至禹治水功成禹貢之書止於九州不應以十二州分疆而以九州作貢先儒所疑不過舜格文祖後洛十二牧猶以爲十二州耳曾不知初

以土壤斷絕分十二州因置十有二牧後雖別九州而以十二牧總諸侯理無相悖蓋以已命爲牧者無可廢之理至禹貢金九牧則復九州之故矣況舜都與堯同在冀州無以其關大分州之理周之併梁於雍則以廣王畿而析冀爲幽幷則以都在雍據舊圖說後儒以周制度舜非事實當從班固漢志爲是爾雅九州與禹貢職方不合說者以爲殷制然終無考亦難遽信姑存之以傳疑

九畿說

舜命禹治水弼成五服自王畿而至荒服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之境方五千里爲方千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外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者不在五服之內則與九州之法實同無毫釐之差學者惑於五百里之說謂周公斥大封域九州之界方七千里非也又謂夷鎮皆在九州之外亦非也或謂周之境廣於禹貢五百里雖稍異於鄭氏亦未盡知禹貢也若如諸說則不惟不與禹貢合周官既言六服又言五服祭公謀父周人也不言五服何哉蓋九州五服一也自禹貢一面言之率五百里限周禮以二面言之率以二百五十里爲限則自鎮而內二畿而當一服與弼成五服至於五千無纖毫牴牾者周公祭公之說亦不待釋而明矣惟蕃畿在九州之外即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者也周官以二百五十里率之亦非地域止於此也夷鎮尙在九州之內以其荒服使之終王各贄所寶同於蕃國行人之言與周官六服合矣不謂夷鎮即在九州之外也然則爲制如何曰商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自邦畿至四海知其與禹貢周禮同制也又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中葉來享外葉來王知其與祭公之言合也況作康誥之初周禮未制已言侯甸男邦采衛則周因商禮其可知矣然則王制言四海之內九州方千里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說者謂商之制有說乎曰王制漢文帝博士所作自春秋而降四夷交侵中國之境土褊矣王制採六經而作欲行諸當時此乃據所見境土言之豈商制哉方五千里爲方千里者二十五由堯迄周無異制也況禹貢五服自侯服

而外已有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別與周九畿何異哉

司徒建王國說

王畿方千里面五百里王城之內謂之國中爲里任焉六鄉之民所居也其賦曰邦中之賦五十里爲近郊鄉田之外場圃宅田士田賈田任焉百里爲遠郊鄉田之外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焉其賦曰四郊之賦其獄則鄉士治之二百里爲甸六遂在焉餘爲公邑其賦曰邦甸之賦遂獄在四郊遂士治之鄉遂皆出軍乘馬之法始於公邑以甸名任焉故曰邦甸公邑之獄縣士治之三百里爲稍家邑任焉大夫與王子弟之尤疏者所食采地也其賦曰家稍之賦稍之言采地之小者也四百里爲縣小都任焉卿與王子弟之疏者所食采地也其賦曰邦縣之賦五百里爲畺大都任焉公與王子弟之親者所食采地也其賦曰邦都之賦邦家之獄方士治之三等采地之餘皆爲公邑孟子言天子之公受地視侯卿受地視伯大夫受地視子男此家稍小都大都之等差也受地不得視司徒邦國之封

疆視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田而已都鄙制以室數而出賦以邱乘則采地之大者其民不過百乘較之外諸侯其勢相什自稍至都近者愈小遠者愈大防微杜漸之意深矣禹貢百里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率以百里爲差此王畿出賦輕重之法也郊有遠近以別任地之征都有小大以明采地之等曰四郊以見四面相似曰家削以別公邑小都曰縣合縣而成都大都曰畺在國之境也自公邑至於大都通謂之都鄙兼君子野人所居而言之也

司徒建國與武成分土孟子班祿異同說

學者見司徒建邦國封疆與武成分土之等及孟子班祿之制不合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爲周禮者又强爲之說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變商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考之耳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然則大國三軍出於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

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馬司徒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爲之帥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諸侯之軍制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周之九服卽禹之五服烏覩所謂七千里者周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遞過於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則曰是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之地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爲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爲兵六萬尙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謂圜廛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鄉大夫公子弟之采邑於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他無餘地車轂馬牛干戈之屬於何出之百畝之分以中農計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則十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次等之祿也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鄉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又於何給之尙未言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衆府史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朝之朝貢四郊之邦交於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

國明甚況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產孟子之言非歟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爲言省文而互見詳而考之未有不合者古之爲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出於國之郊者也天千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於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者爲兵車萬有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爲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者爲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二定出賦五十乘軍賦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三遂略當一同合爲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

伯二同則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二里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鳧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面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於革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況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也於諸侯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天子言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實相通何嘗紛亳忽悟哉且先王之於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勸懲哉公之地錫之山川

土田附庸合五百里而止侯伯子亦然男之百里所自有有慶而益以地則豈以百里爲拘哉存男之百里以見自有之封疆耳公侯伯子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康周公云爾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於齊有賜履焉於衛有封畛土略焉於韓侯有奄受北國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蓋相表裏矣然則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諸儒之說孰是乎曰皆非也鄭司農謂所食租稅之數男通五十里是大國貢輕而小國貢重也鄭康成謂公以一易侯伯以再易子男以三易是大國土沃而小國土瘠也九等自不易至再易而止未有三易者豈諸侯之地皆無不易者哉康成之說既不通司農又倒置之輕大而重小是侮弱而畏其強也豈所謂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哉子產曰先王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制也列卑貢重甸服也甸非侯甸之甸乃祭公所謂邦內甸服也甸乃祭公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不亦尊重而卑輕乎康成曰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其意是矣奈何以一易再易三易爲說也授之沃壤而貢重子之瘠土而貢輕是乃適所當然烏在其爲正之字之哉當以王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爲正然王之食豈盡取其所稅哉諸侯以什一取民王又以什一取諸侯則四之一者是乃四十之一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於其什一之中概取其二焉此甸服之所以爲列卑貢重歟

職方氏七伯當爲十一伯註說爲是素氏惠田曰唐氏以百里不足以意立說無所據依萬井之田而云爲公侯之封其說誠是其餘皆也載九等因去其二存其七以象內爲邦國之制其謬二也天子建郊百里公建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二鄉一鄉在百里爲郊與鄙疆聯續全不令其際註有確據今改爲二百一十里出千乘千里出一萬乘何所據乎其謬六也大國三軍之所出其謬三也又推而上之方二百里則十二軍矣其謬四也大國地共不過五百里而以百里爲郊次國七十里爲郊小國五十里爲郊五也千里之中而出萬乘經有明文天子建郊百里之內六軍千乘六十六乘餘六十二人計三百三十三乘餘二十五人一軍萬二千五百人計五百乘二軍二萬五千人計一百人一軍萬二千五百人計五百乘二軍二萬五千人計一百人一軍萬二千五百人計五百乘二軍二萬五千人計一百

言而已道至於言末也不得已也惟順天理以迪之使知所趨向則雖未能使歸其極亦可使復其相近之性矣近天子之光相近之謂也建極而上性保焉作極而中人歸焉斂言而後覺近焉無一民之不極而建用皇極之道至矣如此則德可以爲天之子爲民之父母如是而受人之歸往以爲天下王庶無媿哉舜之執中湯之建中文王之克宅厥心建極也舜之敷奏明庶湯之德官功賞文王之遐不作人作極也舜之出納朕命湯之播告之修文王之發號施令敷言也古之聖人未有偏廢於此者而夫子亦然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顏淵知之由求不與焉兼人故退退故進由求知之樊遲不與焉無違之告未喻而何謂之問繼發夫子誨之亦諄諄焉故唐虞之民比屋可封三代之民直道而行夫子之門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皆建用皇極之功也或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于鉞鉞何以作極爲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何以敷言爲此執一廢百于莫之論也觀而無賞也作極可已也賞而無威也敷言可已也威者兌上之卦聖人之感人心亦必以言惟其出於誠則言發而天下和平庶民而以近天子之光不謂和平可乎而何惡於敷言哉故聖人惡夫不建而作不作而言者不惡夫建而後作作而後言者咸其黼頰舌不作而言滕口說而已豈得謂之皇極之敷言哉于欲無言建極聖人之本心也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敷言聖人之不得已也既曰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並行而不相悖本末精粗該貫而兩得者其惟皇極中庸之書吾厭說書者混并紛擾而訖無所發明故詳釋之云爾

三德會極說

聖人之道皇極兩已皇極之德正直而已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使人皆秉彝則無往而非平康者而以三德爲哉然而人不能以皆中故德必有權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此因人而爲德之權也德不可反中故權必有道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依乎中而行權之道也有正直而剛柔輔焉有剛柔而正直成焉聖人之用剛柔豈得已哉其

不知偏勝之失無異於執一者故論爲治之德而至於箕子之三德無餘蘊矣剛柔之德不必至於福威雖頗笑抑揚之間而剛柔著矣至於福威則剛柔之實也故必君而後可以專之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可以詔而已作之則惟辟而已曰威福足矣而又曰惟辟玉食何也蓋人主之失權皆自失禮始權者人主之所寓常若不足愛曾不知禮一失而權從之矣故繁縟曲縟似不足較而夫子深惜之於奠者慮夫禮一失而權從之也二執戈者前則楚公子圍之爲君人皆知之矣改玉改行玉食可以假人哉嘗之將爲田氏也晏子謂惟禮可以已之亦是意也故玉食不以假人則福威惟辟矣福威惟辟則剛可得而沈潛柔可得而高明矣剛而沈潛柔而高明則彊弗友燮友皆歸於平康而剛柔會於極矣會於極則烏覩所謂剛柔者哉故商頌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畢命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此非無剛柔者也善用剛柔而會於極者也夔之典樂舉陶之言知人無其失而有其濟皆會於

極而已故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此商之所以亦克用勸也歟

五行五事庶徵感通說

天人分際之說聖人之訓甚明諸儒汨之使洪範五行五事庶徵感通之理轇轕而不彰甚可歎也天地之與人其勢懸絕而不通其所以相爲感召者惟一氣耳一氣播而爲五行降而在人爲五事五行之氣流行上下而爲庶徵然則人之感動乎天天之以行與事示人者其能舍是三者乎天非屑屑以是應人人非區區以是感天同稟乎一氣機緘之相關此動而彼隨桴鼓未足喻其速也三與八合而成木在人爲貌曲直之象也木之化爲雨故貌之休咎雨實應之四與九合而成金在人爲言聲音之象也金之化爲暘故言之休咎暘實應之二與七合而成火在人爲視火明外景離之象也火之化爲燠故視之休咎燠實應之一與六合而成水在人爲聽水明內景坎之象也水之化爲寒故聽之休咎寒實應之天五生土在人爲思土之

化爲風土者金木水火之所生也思者視聽言動之所資也風者雨暘寒燠之所待也故思之休咎風實應之別而言之曰行曰事曰徵合而言之同出乎一機其能不相通相應若合符節詘箕子之言明著易直如此奈何漢儒汨之而後世諸儒欲舉而去之也然則漢儒特爲其效也漢儒之病以皇極列於五事以爲六其於六極則偶合矣於五行庶徵既闕其一則增益而離析之益霿於咎益陰於罰析魚於龍蛇至於向散父子而有異同之說宜乎後儒厭之欲舉而棄之也近世諸儒以皇極統五事庶徵合福極以應休咎固不易之說也至謂皇極建則五事皆得休徵五福應之皇極不建則五事皆失咎徵六極應之則未可也自堯舜以來雖大聖人之世或未能使皆休而無咎皆福而無極至於三代中材之主與後世之賢君其於建用皇極殆未盡也而於五事固未至於皆失也故離之而拘牽合之而混并者皆非箕子之本意也然則皇極之統五事奈何曰觀之書

可知也正直固皇極之道也既曰剛柔矣而復統於皇極者何也用剛於弗友而沈潛之用柔於燮友而高明之故三德無非極者而於五事亦然肅乂哲謀聖極也狂僭豫急蒙不極也極於一事則咎於一徵福隨之矣不極於一事則咎於一徵極隨之矣事徵之相感各緣其類福極之應則不可強合視其德之厚薄失之大小以爲所得之量數焉耳極之在五事猶冲氣之播於四時豈曰和於春而逆知三時之皆和乖於冬而遂至三時之不可以復和耶顧其所用何如耳然則漢儒言如是則五行失其性亦盡矣乎推庶徵而至于妖孽既痾眚祥相沴之說經無所有亦可信乎曰五行之理廣大悉備漢儒未舉其一隅而況盡之乎且五行萬物之本也其寓於人者爲藏爲官爲神爲府爲事爲常而後一身得以生其寓於天地者爲時爲氣爲日爲星爲方爲辰而後百化得以興其寓於物者爲形爲材爲聲爲色爲臭爲味而後萬類得以成至於蟲之爲蟲牲之爲牲器之爲器靈之爲靈皆此氣之寓焉者是故五行有性有氣有位有形有

材有事有味箕子之疇互見而兼該焉獨詳之於味者味所以養人者周禮備之矣人得五行之秀氣參天地而用萬物者人君又其魁明而人所賴以爲父母則夫一服食器用頻笑動靜之間已足干天地之和召五行之變而豈止若漢儒所言數條而已哉略舉其凡則以五常五事協之四時五氣如漢天文志五星之說庶幾得之而五行志之條目亦其舉隅不可廢也至於妖孽痾眚祥相沴之屬皆咎徵之類人君所賴以儆戒而正厥事者祥桑鳴雉拔木偃禾皆爲商周之師保何可忽哉吾慮君子厭漢儒之拘牽故依經訂傳譜而明之庶不因噎廢食視天人爲適相值以啟小人無忌憚之說使箕疇庶徵幾於無用亦悒悒不忘之意云爾至於洪範言五行五事之序以其生出之次而庶徵特繫諸人事而不可以次言亦箕子微意所當知者故併列之

五紀庶徵感通說

庶徵既通乎五行又通乎五事何也曰王者之五事修諸身者也本

諸五行而庶徵者五行之流散也王者之政事見於職者也應乎五紀而五紀者庶徵之所由出入也職存乎人時協乎天情在於下法在於上以人而合天治之所以興也捨法而狥情亂之所以致也通乎五事者修乎人以感乎天通乎五紀者取諸天以驗乎人其爲徵則一也位有尊卑事有詳要職有勞逸所位彌尊所事彌要尊者享其逸卑者代其勞在天在人無二理也王所省者歲會王歲之象也卿士所省者月要卿士月之象也師尹所省者日成師尹日之象也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用成王卿士師尹無易則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所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也反是則天之時失其常而物從之人之治失其序而人從之所謂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情之偏乎民之證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法之存乎臣之證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卿士捨法守以狥民情而致亂之證也故曰取諸天以驗乎人也天者人之驗則人足以感天矣庶徵以時爲休咎時以職爲得失月之從星卿士實

感之也歲月日時之無易日月歲時之既易亦修諸人而關乎天者也堯以曆象授時舜以璣衡齊政凡以察此而已然則洪範傳言日爲寒温月爲風雨信乎日行有冬夏既言日月則失行而爲災矣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師尹卿士之得失係民之休咎關天之和否如此故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然則如之何曰明乎王之道而辨乎臣之職謹乎曆數以協歲月日時之紀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而人職修焉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而天工成焉如是而休徵之不應猶有極備極無之凶吾不信也曰日月之行可得聞乎曰堯典著之矣月令詳之矣漢志備之矣畢夏致日秋冬致月以辨四時之序不曰有四時而獨曰有冬夏何也二分陰陽之中也二至陰陽之極也寒燠之求於是乎取之其極猶不可違所行以從民好而況於其中乎舉冬夏則春秋可知矣舉月之從星則

而治人事也人不天不成歲月日時星辰天之所爲而人所不能違也天不人不因曆數人之所推而天所不能違也天與人合而五紀可得而用矣故曰協用五紀一寒一暑以爲歲春夏秋冬之四時統乎月者也一晝一夜以爲日朝夕晝夜之四時統乎日者也一經一緯以爲星辰寒暑之所由推遷日月之所由交會也合是四者而推步其數以爲曆則聖人之所以治人事也蓋聖人之協用五紀有三義焉步其數以授時觀其文以察變法其序以分職三者備則協用五紀之道盡矣堯典之曆象授時之事也周官之馮相實掌之舜典之璣衡察變之事也周官之保章實掌之洪範之庶徵分職之事也周官之司會實掌之故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五紀之謂也乾坤之策所當卦氣之該於易矣實觀天文以察時變革以治曆明時五紀之義易備之矣堯典一篇最詳者授時成歲之事舜之受終最急者在璿璣齊政之

法考績之典黜陟之戒則於分職亦云謹矣禹受堯舜之傳箕子發
圖書之經總其能不謹於五紀之協用耶周官之列職深切著明矣
周衰官廢而天人之道晦授時之不謹至於再失閏不告朔察變之
不詳至於官失其日用牲伐鼓之非禮春秋既皆譏之矣當時君子
尙能占象推驗詰符節之合則先王之遺法尙有存者至秦滅學而
先王之道掃地後世曆家僅能立法倚數以成一家凡先王授時之
政一切無有而作說成易析因夷隩之事一聽之自趨而已至於象
數變現視爲偶然者反以左氏所記爲涅巫醫史之說而不加省亦
可悲矣夫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惟大人能之則協用五紀
豈可忽哉

八政說

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五事君所以修身也五事敬則可以言
政矣故八政次之食所以養民貨所以通食而濟民用養生備矣則
可以報本追遠矣故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先養生而後送死先成

民而後致力於神也養生送死無憾則欲其安居而樂業也故司空
次之飽食煖衣逸居不可以無教也故司徒次之教有所不行不可
以無弼也故司寇次之六者具自治道盡斯可以治人矣賓以禮之
師以正之治人之道備矣農用八政何也主乎厚也先養之而後怡
之先自治而後治人先本而後末先報而後安先教而後誅自反而
有禮而後師無非厚者蓋其所以爲農用也觀乎十三卦制器之義
知八政之所由始焉觀舜之命九官周之六典知八政之所由傳焉
觀詩之風雅知八政之所由廢興焉觀春秋知八政之所由壞焉觀
孔孟之書知八政之不克復焉觀月令知八政之於秦本亡而末從
焉觀王制知八政之於漢有其意而無其事焉噫古之養民何其厚
而後世何其寖薄歟九官之命詳於養民而兵刑合爲一官六卿分
職則本末該矣而食貨教合於一官因興創之異也兵與刑分爲二
職業鉅事冗也七月公劉太王之詩不及乎刑者非無刑也無俟乎
刑也刑非所以美也或以無訟稱或因事而言或思古而作則有之

圖書卦章說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漢儒謂伏羲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
是也凡九疇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劉歆以爲河圖洛書相爲經緯
八卦九章相爲表裏經緯表裏之言則然謂羲獨則河圖禹獨法洛
書則偏矣偏取圖書以分卦範則所謂經緯表裏者散猶未盡知也
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事不經見然圖書皆出作易之前是說未可
據信也今以易範考之則河圖洛書易範兼取之矣河圖之數四十
五四象也四象奠方入卦成列而居中以貫之者五也洛書之數五
十五五行也以奇生者以耦成以耦生者以奇成而得位以合之者
亦五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易之取河圖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易之取洛書也總其凡則自一至九其數四十五範之取河圖也總
其目則自行至極其數五十有五範之取洛書也易之中爻範之皇
極則貫象數而通之者中而已河圖象也天五錯綜而地十之數隱

於錯綜之間洛書數也天五有合之際隱顯不同而土之爲十五者常自若也然則大衍之數五十者何也會隱顯而通象數者也圖顯其十書隱其五參天兩地隱於術數之外而顯於生爻之中聖人所以則圖書而妙象數也圖顯其十聖人顯之乎書隱其五聖人隱之乎聖人而隱顯是數也聖人繫矣五數之中也五行備矣十數之合五之行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皆五十而衍數立矣聖人安能隱顯之能知之能用之而已大衍通於範乎五行隱而皇極虛斯大衍之數明矣五事而次皆曰用初一曰五行不言用大衍之義著矣月令河圖之數也故土藏十主盛德言故四象舉成以見生土之盛德也不以成數言者十非土之盛而分寄於四象者也按王海載原註春入夏聖人之則圖書也以畫卦以陳範妙極天人之蘊而其緒餘則畫井田原註八家皆私百畝井居制軍法原註中三三爲九以一役八陣法四頭八尾中爲機奇奉時令咸出於此然則聖人之觀象倚數意可知矣況寓其神智於蓍卦吉凶與民同患者大衍之數也其可以私意鑿哉

卜筮說

紀氏昀曰朱文公易太義易學啟蒙所載諸家之說皆以證十爲河圖九爲洛書河圖授羲洛書錫禹之分也劉牧之說考之經傳既無左驗托言出于希夷則康節之學非出于希夷平何爲而不同耶今悅齋此書獨主劉說豈考亭之書是時方成悅齋偶未見耶抑以好惡不同而偏有所主耶其白爲說則又謂圖隱其十書隱其五則十之爲圖固矣

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天地大矣有所不能而聖人實成之聖人之聰明固高於天下而不敢自用其聰明明則有人謀幽則有鬼謀謀無不盡斷而行之則固在聖人故百姓之與能舍聖人亦無所歸也洪範之有稽疑其以此哉夫五事修於已八政施於民五紀協於天皇極建而三德又人事可謂盡矣理有未易窮變有未易應明而人謀不能無疑將遂行之乎疑謀之成其害實大將遂不行乎勢有不可不行者聖人於此乃始決之於鬼謀人心之與鬼神本無以異知覺有先後則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大人而已故人心之不同不若鬼神之德於吉凶爲審也鬼神猶不可數矧可於君倘不失爲知命也龜蓍之神物一也龜天產而屬乎陰故古人有短長之辨而周官有後先之用故龜從筮逆猶

吉其從何疑三者有所未同則從其重可也故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古之用卜筮有常事焉有非常之事焉祀之牲日昏冠之日賓主之宅死之葬居之鄰家之宰師之衛右致師嘗之卜戒社之卜稼若此之類皆卜筮之常者故龜有八命筮有九筮官司之守在周禮詳矣於左氏備矣其大者君或臨之要告常事而已稽疑言王者大法豈言其常者哉所謂大疑則周禮之大詢所謂國危國遷立君者是矣王者之於大疑豈遽舍人謀而從鬼謀哉先之乃心次之卿士次之庶民然後及於卜筮禹謨之所謂官占可考矣使立君而皆如禹國遷而皆如作洛行師事而皆如伐商則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臚可必矣詢國遷如盤庚之治亳詢國危如周公之東征吾得無權哉故五占從其多而以龜筮爲主則雖如商周之卿士庶民小有不同終亦可以獲吉而制文公之遷繹雖不利於君倘不失爲知命也龜著之神物一也龜天產而屬乎陽著地產而屬乎陰故古人有短長之辨而周官有後先之用故龜從筮逆猶

可以作內龜筮共違於人則靜吉而作凶稽疑圭乎卜筮卜筮圭乎龜蓍故也然聖人之爲卜筮以稽疑也不疑何卜晉立驪姬崔娶棠姜雖不卜知其凶矣然卜而皆驗以是知受命如響吉凶與民同患聖人之仁天下至矣卜不可違故違卜不祥卜不可瀆故卜不習吉卜筮不相襲卜不可以非所宜故易不可以占險春秋之際猶可驗也然春秋之際卜筮之法數猶存而稽疑之意乖故違者瀆者卜非所宜者以卜爲市假卜爲詐者廢不有之洪範之道晦周官之職廢矣然當時賢者尚多祿仕於卜史之中其占驗皆若符契自秦滅學而曙人子弟分散三兆之書遂亡周易僅存而後世術數淺駁莫能明古人之法遇艮之八坦然著明而學如杜預尚不能知遂使花甯謂左氏失之誣而柳宗元非國語肆爲無忌憚之論夫以卜筮者尚其占乃聖人之道而稽疑九曙之一也其庸可廢乎至於占夢眡祲亦卜筮之助也特職之有官大人占之可也召故老而訊之則非矣雖然稽疑者盡幽明之謀而斷之在聖人若乃發言盈庭我龜既厥

不敢告猶則非所以爲稽疑矣然豈有他哉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故臧者違而不臧者依矣盤庚大誥之書則程于先民而經以大猷者也然則王者之稽疑可不監盤庚周公而戒幽王哉吾以近世之談易者略卜筮言書者昧然於稽疑故以易範周官參考之而撫左氏之遺法以存其梗概云爾

祀天說

先王祀天之禮見於經傳甚明而諸儒異說矛盾制始不明惟參考而公取之則坦然可舉大抵常禮歲九郊禜明堂圜丘兆五帝于四郊也變禮有旅有類造有禱祠有柴望有告有用牲稽經可歷考也夏正之月祈穀于上帝詩之噫嘻郊特牲之迎長日春秋書郊左傳啟蟄而郊是也夏祈穀于上帝詩之噫嘻月令大雩帝春秋書大雩左傳龍見而雩是也季秋大享上帝于明堂詩之我將月令之大饗帝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是也冬日至祀天於圜丘詩昊天有成命大司樂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冬至之日登靈臺以書雲物（冬至之日以下十一字禮器因吉土以享帝于郊是也兆五帝于四郊則小宗伯所掌月令迎氣是也此則歲凡九祭皆祀天神鄭氏之說是矣然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六天之說出於讖緯不攻自破矣王肅謂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而已迎氣明堂皆祭人帝若此則噫嘻祈穀我將天右孝經配上帝周禮禋祀五帝皆非祭天可也肅之爲說又不通矣參而取之一天六帝歲有九祭常禮之不可易者也若其變禮則大故有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禮器大旅具矣是也師役有類造爲位泰誓類于上帝是也旅陳類禜則合上帝五帝而一祭焉者也大哉有禱祠肆師禱祠于上下神祇雲漢上帝不臨春秋大雩書旱之類是也巡狩則有柴望舜典至於岱宗柴詩時邁禮器升中郊特牲適四方先柴是也至於軍（按帝王經世書帝王經無此二字）事有肆類伐有告革命有柴作邑有用牲亦事天之變禮也就陽故於南郊因天故於圜丘至敬故掃地燔柴故於泰壇此冬祀祈穀之所同也蒼璧牲幣放其色樂以圜鍾爲宮所以禮之也四圭有邸牲用騂樂奏黃鍾所以祀之也大圭案重大裘陶匏稿鞂蒲越犧尊疏布冪椓杓太羹用犢貫諸鉉賁也鉉圭玉路太常環有十二旒被衮晝布冪舞或則天數或明天道又以致其文焉夫事天之禮豈一而足哉先儒以圜丘蒼璧爲冬祀南郊四圭爲春郊大裘無旒乘素車被衮爲魯禮祭天無祼不用彝皆考之未詳者也禮神之牲幣玉則燔之祀神之牲玉則薦之降之而後禮禮之而後祀南言其方圜言其形大裘而冕則被衮矣素車玉路乘之各有時亦兼文質而已稷邰以事上帝大旅陳籩豆則雖無祼酒猶設彝故酒正言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而冪人疏畫亦通祭祀言之爲可考矣大旅張甒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帝重案昊天上帝亦張設之可知矣大報天而主日故典瑞言晉大圭執鎮圭以朝日掌次言朝日祀五帝則用於郊祀可知非實柴圭璧之祀矣祀五帝沃尸盥則郊祀有尸矣然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則尸乃配侑之尸歟魯之所用郊雩也其見於經傳則詳矣郊用夏正魯於四月失禮也等用龍見月令於仲夏秦書也明堂兼饗五人帝侑以五官主於宗祀故於堂室而禮文於郊祀詩有牛羊似與用犢不合蓋配侑之太牢歟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則帝之牲與配牲各有不同矣郊配以稷明堂祀文王考之詩孝經明矣鄭以禘郊祖宗皆爲配天以禘其祖之所自出與后稷所配皆爲感生帝於經未有考也曰昊天上帝曰五帝則吾嘗聞之學者當信經讖緯不足惑也禮天地兆五帝器宜有七而六者兆于四郊則從四方之色而已古祭天之祀一歲已九又有變禮非王者所盡行則有攝位之禮矣禮莫重於祀祀莫重於天故卜日皆戒具脩皆致其嚴大饗不問卜者不徧問五帝而一祭焉者也大哉有禱祠肆師禱祠于太宰言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非不卜也常祀多分有時乎合大饗是也變禮多合有時乎分巡狩柴望是也常禮則備變禮則略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類造禱祠柴告則又略於旅矣有故則旅故存奠釁厭樂器豈非以其凶災耶類或用於師柴或用於狩或用於軍其禮一也旅掌於大宗伯類造掌於小宗伯則其隆殺可知告與用牲則又其略矣雩有二龍見常也旱暵變也其禱一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則大雩豈爲得禮乎自郊徂宮則雩其孚禱之先歟作樂於豫享於鼎立廟於澳均是事天而所因之時異

也唯聖人爲能饗帝仁人之事天如事親然則苟盡其事天饗帝之道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祀地說

王者父天母地奉祀之理宜均而周禮宗伯無祭地之文以經考之祭天之禮一歲四行而祭地獨行於夏日至何其詳略之不同歟蓋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尊地之於人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王者之於地也親之其祭之若簡爲有社焉周禮之稱地元有五曰地元曰土元曰大元曰后土曰社爲名不同而皆祭地之禮也祀天之禮雖諸侯不得僭而社通於庶民尊親之別也祭地之禮等於天者惟夏日至之一祭與大哉之禱祠社則降殺矣周禮於祭地所載獨略以太宰大宗伯推之則凡無異文者大抵同於天地神州之說出於讖緯鄭氏述之以經有牲玉樂舞之異文離而二之不知禮神祀神同在一祭而方丘奏樂泰折瘞埋同在北郊之地初不可析而二之地禮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社

所以神地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以社配帝又以配郊又謂之神地道則社之爲祭地而以親地下達於天地鼓鼙之失禮且僭也水而鼓用牲則又甚矣謂伐鼓責上公諸儒之鑿說也勝國之社屋之陰訟聽焉刑官爲之尸皆陰之義所以別於周社也周之亳社勝國也宋亦亳社雖商後而封於周不得自私其社也先王之祀上下達禮未有如社稷者也耕耨斂藏人力所可勉旱乾水溢則係於神祇故凡先王神祇之事皆爲民祈報也天尊地親故事之不同噫嘻事之以誠載芟事之以力載芟良耜人事盡矣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忽於神也故祈焉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忘於神也故報焉祈非吾過求也振古如茲矣報非止於今也欲其有繼焉所謂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者溉卜來歲之稼之意也諸侯危社稷而變置者古有之矣旱乾水溢而變置社稷者未聞焉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之故舉是禮以言人君固不可舍己而求之神也雲漢之詩

社稷說

先王之於地也親之故有社焉有社故有稷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人非土穀不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親而事之不嫌於下達而禮則有隆殺焉祈於耤田蒐於仲春報於秋蜡於冬天子之禮也而諸侯大蜡之禮則殺民社則春秋之祭而已天子諸侯社有三變置者古有之矣旱乾水溢而變置社稷者未聞焉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之故舉是禮以言人君固不可舍己而求之神也雲漢之詩

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宮后稷不克宮社宮也意吾常禮之未修則祈社修矣意吾變禮之未舉則郊徂宮矣而終不敢以責神也自反而已自勉而已周之先王其於豐凶之際所以敬事社稷者蓋如此陽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先儒未有深明之者以棄易柱則當以禹易句龍或曰禹王禮不可祀以公或曰商不可以配禹於社是說非也聖人無私心禮無定尊后稷周之祖而奉以爲社宋商後而立亳社何嫌之有夏社之不可遷其以勝國之故乎夏社之在商猶亳社之在周也禹之不可配夏社而三社之不可二配也明矣故社稷國之主也兵農之事繫焉古者兵出於鄉遂邱乘其本在社有社斯有民有民斯有兵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故奉之主車載則行焉勝則獻焉報本反始焉耳言公社以別私言民社以別官王與諸侯爲羣姓立者公也自爲立者私也里社民社也百室以上官社也命民社則下通於二十五家之里社大割祠于公社則王之大社而已事地之禮有公而又有私親地也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於

天子而無二尊事地察故下達於庶人而且有公私焉尊新之辨如此

彝尊說

周禮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幕人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大抵古之祭有明水鬱鬯五齊三酒明水鬱鬯實於八尊每祭用二尊而兩之尊皆有罍合而爲八尊按經解錄載原註如祠禴戶閒用兩獻尊堂上用兩象尊堂下四罍爲八蓋實祠禴祭觀此　分而言之則曰彝曰尊曰罍合而言之則彝與罍皆得謂之尊也又曰夫人東酌罍尊是罍亦得謂之尊也司尊彝

一祭之正也王后酌在戶在堂之四齊諸侯爲賓酌在下之沈齊尸酢王以清酒酢后以昔酒酢賓以事酒而尊卑之義明矣其二祼以鬱鬯其加爵以三酒而質文之義合矣其酌之也鬱齊獻酌則酌以獻神也醴齊縮酌則以茅縮之也盎齊泲酌則泲於清也凡酒脩酌則泲之也泛與醴同用於朝獻緹沈與盎同用於饋獻則其酌亦同歟五齊獨用於尸三酒則兼用於酢故齊酒不貳皆有器量而已三酒則貳焉貳謂副益之也其益之也視其用之多寡故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詩曰醴酒維醹酌以大斗謹古之用酒也必有大器以盛酒醴設於八尊之外然後以大斗酌之實於尊焉三貳者四酌之也再貳者三酌之也一貳者再酌之也其酌之多寡抑又有數焉三酒有二五齊不貳而曰齊酒何也蓋分而言之則曰齊曰酒合而言之則齊亦可謂之酒坊記曰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故禮運曰元酒在室泛齊醴齊在戶盎齊緹齊在堂沈齊三酒在下故禮運曰元酒則見於舉醴則見泛矣舉緹則見沈齊事酒昔酒矣其位則明水泛齊盎齊在右醍醴醴齊緹齊在左沈齊三酒之位亦自右而左焉特牲實明水鳥彝黃彝雞彝皆貳鬱鬯獻尊著尊大尊皆貳泛齊醴齊彝尊于戶東元酒在西是其序也隨其祭之所用則雞彝鳥彝皆貳泛齊醴齊彝尊壺尊山尊皆貳盎齊緹齊罍皆貳沈齊三酒可知也其巾則尊罍皆用疏布彝皆用畫布蓋明水設而不酌貴本而已鬱鬯酌而不飲貴臭而已故彝皆以畫布冪之質必被之以文也五齊三酒酌而用之者皆以疏布冪之文必本之以質也是禮也大祭中祭小祭皆備設之特異其酌數器量而已故曰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也蓋古之大祭祀凡九獻而二祼加爵不與焉王及后各四諸臣

先道而後事先古而後今先尊而後卑之義也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其說盡於此矣吾以三鄭杜子春崔靈恩賈公彥聶崇義與王安石陳祥道陸佃之說考之無一合者蓋不以經文爲正而附益穿鑿以失其本旨故互有得失而莫之能通記曰凡尊皆上元酒謂凡用尊則以明水爲上而已非謂每尊皆加之以明水元酒也鄭氏執五齊皆加明水之說是以司尊彝所用之尊雖不能備五齊之實遂變其說曰惟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崔靈恩又從而廣之曰祫備五齊合十八尊祫用四齊合十六尊時祭用二齊合十二尊聶崇義祖其說於六尊圖亦曰一實明水一實醴齊一實明水一實盎齊是皆經文之所無而臆爲之說者也經稱凡祭祀則初無大中小之別也司尊彝於時祭祫祭同用二彝四尊四彝初無十八尊十六尊十二尊之說也彼見特牲之尸西少牢房戶之間皆有元酒故謂五齊必以元酒加之殊不知天子諸侯奠用罍故元酒在室卿大夫以下奠用壺故元酒在戶烏得以卿大夫之禮而推天子之禮哉陳祥道率於醴故元酒在戶烏得以卿大夫之禮而推天子之禮哉陳祥道率於

酉酌犧象東酌罍尊與夫人薦盎之文乃謂犧象所實泛與醴也罍尊所實盎以下也若然則罍當有六與犧象四合爲十尊不得止謂之八尊矣蓋夫人薦盎與東酌罍尊本不相因曰君夫人則諸侯之禮也禮記所言又雜有虞夏商爲之禮焉背司尊彝之本文而取諸侯之禮以爲王禮之證吾未見其可也陸佃圖五齊三酒之位自室至於堂下共尊十有八尊之外加以明水元酒二尊其位則室戶二尊而在堂在下皆三尊焉考諸經文亦莫之合六尊六彝既分用於四時祭祫祫之禮則室中之二尊當以何尊乎且司尊彝所用止於四尊罍爲諸侯之所昨則陳於堂下可知今也五在上而三在下是五尊而三罍也於司尊彝所言又不合矣蓋其說起於以元酒明水爲二物而不知舉澄酒足以見事酒昔酒沈齊故數既不合而位亦外矣周禮有明水而無元酒則明水卽元酒也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鑑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燭明燭共明水大司寇掌其明水火皆言明水而不言元酒則明水元酒之非二物可知也郊用其牛則三俎有牛俎三丈一尺而已祭祀之時登升鐘磬舞尊在

明堂說

明堂之制雖不詳見經傳其制尙略可考諸儒各執所傳聚訟而不通起於考工記之經文質略大抵舉隅互見亦考之未精耳本朝李泰伯作明堂定制圖刪撫諸家異同考工記月令大戴記白虎通之說較諸鄭康成蔡邕李謐聶崇義爲近矣而猶有未盡者亦考經未盡通也謂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各用其半四堂之修不等一不可也用其半則三筵有半僅三丈一尺而已祭祀之時登科鐘磬舞尊在

堂自簷之內爲地三丈一尺何以容之況王者於此聽朔祀帝百官
在列四海來祭而以修三丈一尺之堂聽之不亦陋乎二不可也嘗
造之法修廣崇高略須相稱以修三丈一尺之堂而崇九尺不亦太
高乎三不可也王者會朝諸侯咸在明堂獨褊其南北此爲何意四
不可也總闔設於堂之前楹則諸侯之位當於何所容戶牖設於室
之四面二筵之中尙可酌獻跪起乎五不可也九階著於考工必以
爲十二階朝位止在於應門而必虛設桌庫不亦衍乎六不可也臨
諸侯以九尺之堂而室堂無階級之問是尊己而卑人七不可也考
工三代之制雖異其名皆明堂也其制相沿所異者夏度以步商度
以尋周度以筵夏商崇三尺周崇一筵自狹而廣自下而高而已其
制度未始改也夏之堂修二七則四面之堂各修七步矣廣四修一
則東西九步南北七步矣東西雖九步而虛其二則四堂之修均矣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總之而面十二步一室而面十二尺也九階
者四堂二而太室一也四旁兩夾牕者八牕而四閨室中之制也白

盛白綴牖也牖白綴則戶赤綴矣門堂三之二居四堂三之二也室
三之一一門而二室三分之也夏后之制儉矣五室合方二十四步
堂修止七步可以無重屋也商人度以尋則皆增四之二故商謂之
重屋者始重屋也堂修七尋與堂修二七一也夏舉其二面商言其
一面也堂崇三尺記其沿於夏也唐虞至儉猶土階三尺夏之堂不
崇一尺明矣康成臆說也禹卑宮室然而致孝乎鬼神其不稱明堂
之制決矣商崇三尺言基也周崇一筵言陛也陛九尺則基四尺有
五寸矣周堂之崇其不遽三倍於商人明矣四阿所以爲上圜也重
屋所以爲四阿也周人明堂明堂之名舊矣舉明堂以見世室重屋
之皆明堂也度九尺之筵則又增商人廣修九之一也東西九筵卽
廣四修一也南北七筵卽堂修二七尋也堂崇一筵則再倍
於商矣五室猶夏之五室也凡室二筵卽三四步四三尺也總之而
十二筵分之而十有八尺也諸儒不能通而妄分以爲宗廟路寢明
堂而紛紜之論起矣堂各居十二辰之位月令明甚而謂堂亦在四

隅則先儒之失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舉每堂之修耳而謂五室十
二堂總在九筵七筵之內則又先儒之失也今據考工爲本參以月
令白虎通於國之陽豐地四面方二百四十筵於中取方二十四筵
以爲五室每室方二筵積三十六筵虛其十六筵室之兩旁爲牕合
八牕子午卯酉所虛二筵開四閤總謂之太廟中央四隅爲五室縱
橫數之爲九室四阿重屋上圜下方崇於堂一筵前爲一階以通明
堂太廟室之外東西虛各四筵南北虛各二筵占地修十筵廣十四
筵南北之堂廣十四筵修七筵崇一筵三在前四在後以設其戶牖
上爲重屋橫六楹以爲五間左右个前直三楹如个字之形每楹間
二牖一戶太廟敞其前凡一堂爲九戶十八牖三面之堂亦如之四
堂八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面各二階與太室合爲九階堂之四隅
以爲四阿堂皆有門居堂三之二門堂各有室居門堂三之一外爲
應門雉門設兩觀參之考工記大戴禮白虎通制度無一不合計其
室堂門庭之修廣不儉不侈可以遵用以是爲天子布政之宮以聽

朔視朝而饗帝於其上亦庶乎其可也若乃本五室而不合乎月令
之堂言九室而有乖乎考工之數折東西南北之筵而褊陋不足以
容朝祀之禮宜其紛爭而莫之決也明堂之制定而明堂之禮可行
故於是合饗昊天五帝於季秋謂之大饗月朔以牲告其方之帝及
其神坐於明堂以頒月令謂之聽朔天子負扆於明堂自三公至九
采無不在列謂之朝位大饗在周配以文王我將之詩者也謂明堂
之說是矣謂明堂獨祀五人帝而不及天不知我將之詩與樂記孝經
堂祀五帝而不及昊天不知孝經者也詩言天孝經言上帝則祀昊
天上帝明矣謂五室各設於明堂不知昊天上帝者也五帝各居其
方則昊天祀於何室昊天祭於太室則五帝與配位必非二筵所能
兼容況夏室度以步耶故爲之重屋以設昊天配帝之位於其上所
以尊天異於五方之饗也冥方而五室通數而九室有戶牖而無三
面之壁者所以容五帝之座而便於周旋執事也祭天特牲而詩曰
維羊維牛則配座五人帝有牢禮明堂之禮見於郊丘矣文王配上

帝周之子孫未之有改孝經謂之嚴父者爲周公言之也樂記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爲武王言之也若成王以降則亦祖而已德如文王而後可以配上帝文王既配帝則武王雖無配可也康成謂聽朔配以文武鑿說也其說謂祭法禘郊祖宗皆配天之祭亦考之未詳耳禘祖宗宗廟之祭郊配天之祭也鄭氏註大傳祖之所自出謂祭感生帝感生緯說不足信也虞夏禘黃帝商周禘嚳玆所以爲祖之所自出也長發大禘之詩而敘契至於阿衡其爲禘昭穆之祭何疑禘不爲郊則祖宗不爲明堂審矣況祭法曰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豈有不變宗廟者乎十二月各居其堂聽朔而已常居固在路寢耳堂以居室以祀中央非月朔也於是時告黃帝于太室無可頒之令不居祀神之室明矣於此告神雖謂之居可也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愈近者益尊鄭氏以九采爲九牧非也門內六服也門外蠻夷也應門外鎮服也四塞即蕃國告至而已其或來也則位於九采之次決矣或曰古人謂明堂太廟辟雍

同制而異名信乎曰是起於大戴禮言外水爲辟雍又言或以爲文王之廟也又言此天子之路寢也蔡邕之徒祖其說皆考之未詳耳路寢之不在郊明堂之不可爲學宮太廟之不可爲明堂之制不待論而明矣大戴所記雜有三代之禮兩存或者之傳則亦未可以決辭觀也古之辟雍居中而四學居其四旁太室上圓下方外水則有辟雍之象五室謂之太廟而於是祀文王復廟重簷茅屋示儉則有清廟之制外之四堂與其戶牖路門則亦令於路寢常居謂之路寢明堂亦謂之路寢猶宗廟謂之太廟四堂及五室亦皆有太廟之名古人簡質不嫌同辭非謂明堂即常居之寢太祖之廟也世室重屋明堂異名按玉海九十六卷引同制此篇名作行恐誤寢按衛氏禮記集說七十八卷引此篇無路寢二字制有同者其實異所而蔡邕合之愚代之不爲明堂與其議論之不決蓋由此起

學校說

人之情富不可以不教不富不可以教先王之於民養之閭井而教之學校先後有序終始相成慮其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也慮其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也學校因閭井而興閭井因學校而睦法是用久化是用行學之時義大矣哉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易曰正其本萬物理故建師儒以教民也而必先以嬪御教六宮自上而下自內而外在易有之觀與家人是也官府次舍王衛王宮而糾其德行教之道藝者不廢游倅以待太子之用而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之爲務不忘於習坎犯難之時尤謹於顯沛造次之際在易有之坎兌是也貴者猶學賤可已乎於變猶學常可已乎是故幼之爲小學壯之爲大學內之爲國學外之爲鄉學教法布於都鄙命教達於諸侯無一學之不建無一士之不勉其效至於兵寢刑措帝王教化之極功也大學之道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凌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故自六歲至於二十其學爲有序自名數至於禮樂其業爲有漸立之師保聯之朋友則易之漸進升積童蒙兌說之義也

政之四惡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故自月吉至於正月之吉其讀法有時自司徒布教至於禮樂其刑戒有素勸之以司諫防之以司救則易益之遷改嗑噬之明勅之義也不旌則善無以勸不別則惡無以懲故德行道藝書考之詳則繼之以賓興論辨慮其猶有遺也則詢以鄉射明其有功屬其地治衰惡過失誅責之不悛則待之嘉石圜土猶不忍終棄也故能改者出之有時其久不遷於三年而舍此易大有之過惡揚善嗤嗑之小懲大誡也按唐氏經解錄原註糾戒誅罰之法王制所載與周禮異周禮覽而王制嚴當是商制法勞而不遷則必怠能而不孫則必爭故爲之養老鄉飲以道其暇而禮因焉焉爲之齒冑鄉射以教其讓而能益以音焉爲此易簡之節慎損之懲忿窒欲節之制度數議德行也萬民教於鄉胄樂頤之節子教於國天子曰辟雍五學具焉而小學二諸侯曰頖宮四學設焉而小學一尊卑貴賤之等著矣易履之辨上下者如此出師則受成於學以定其謀振旅則以訊馘告而歸其功羣醜於是乎風好音於

是乎懷文武威德之道全矣易之師以眾正者如此其立學兼四代之制其建學以成均之法其養老則燕食饗脩而兼用之閭不厭多制不厭備易之大畜多識前言往行者如此邦國都鄙教法之不殊內外尊卑學制之不一不以異慮同不以祠害異易之同人類族辨物未濟辨物居方者如此六鄉之吏教於鄉師保教於國總之者大司徒樂師載其小大胥分其任總之者大司樂官正教於王官內宰教於后宮總之者小宰司徒無還弄官無相侵易艮之思不出位豈如此養老鄉射以蜡大比以三歲大成以九年讀法書考歲月日時册易羽籥干戈讀書學禮與四時合其序民用不亂事用不悖易革之治曆明時者如此德必貴之以行藝必根之於道豫以永其聲舞以動其容華實相赴本末兼備易之蒙果行育德小畜餽文德賁觀人文者如此賁宜能訓惟以永年則仁壽以此躋內體外尊養老乞言則福祿以此成長育人材天下喜樂則太平以此保養備動時故天不能窮人才眾多故時三可以免易之泰財成輔

相既濟思患豫防者如此建一物而眾美備其學校之謂矣後世崇備之君固有興先王之教者不過爲脩治美觀而無先王教化之功者豈惟其思慮之不精稽考之未詳蓋失其本矣有司之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然後有觀之省方觀民設教故曰物大然後可觀不可以教也有井之養而不窮不可無革之大人虎變故曰井道不可不革富不可以不教也先王之繩不全漢儒之說紛錯故詳著其制以備富教斯民者擇焉

八統說

周禮以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其所掌凡十事詔王者二焉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賦九式九貢其書在司書小宰司會太府太史或貳或執或兼或分蓋皆有司之法守也八柄雖以詔王其法亦在內史至於八統九兩皆不見其典籍之所藏獨太宰掌之乃知周禮非獨法守之書冢宰不止作而行之者也法固治天下之具也然必有道以揆之有人以行之揆法之道八統是也他有司之不得參焉

固宜而亦非典籍之所能盡也顧行之者如何耳八統詔王與八柄同而所以詔王之意與八柄異柄以執言操乎此而加乎彼威福惟辟之意也柄在於上而臣之進退生殺吾之聽如六轡之於馬也故曰馭羣臣雖然八柄末離乎法也法加於其所及而不能加於其所不及故足以馭羣臣而未足以馭萬民於是有八統焉統之爲言貫也率於上而從於下上行之而下效之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茲其所以爲統也弗弼弗親庶民弗信故太宰特詔之而行之者王之躬親也王道始於親親故者親之推也達於進賢能與庸賢之次也能者不必賢庸者不必能貴則以貶而已吏則以勤而已故又次之而以禮賓終焉親不可疏則親之故懼其狎也則敬之賢難進而易退能違所長則無功功者人之所忌故進之位之保之各適其宜焉貴當尊者也吏賤而易抑者也尊之達之或從其當然或忘其不然也賓非一等以情接之則厚薄無常而責望易生禮情之節文也無施而不稱隱之心而安矣諸人而歷

者也禮賓者以禮接之之謂也王親親則民亦親其親王敬其故則民亦敬其故王進賢則民敏德王使能則民進藝王保庸則民尊貴則民敬上王達吏則民服勤王禮賓則民好禮行之於此應之於彼斯之謂八統也吾觀於詩於二雅之廢興末始不由於此凡文武成王之所以垂統持盈者皆此道之興也小雅之所以盡廢而四夷交侵中國式微者皆此道之廢也宣王之所以中興而未免乎箴規誨刺者皆此道之大醇而小疵也幽王之所以大壞而東遷之所以不復者皆此道之遂亡而春秋作也九兩之繫民則亦維持此道而已此道雖王之躬行而太宰獨以之詔王其教民之目則散見于司徒凡以達此統而施之民至於八者不幸而麗於法則有八議之辟專掌於司寇又以輔此統而全之斯則有司之法守也子思言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大抵與此統相表裏而祭統之十倫盡宗廟之一祭祀之間而八統大略具焉則王之所行與冢宰之所詔何適而非八統者斯固法之所不能拘而常之所不能盡宜乎太宰之有其

凡目而興籍不見於他官也故曰八統者揆法之通也夫八統豈王者私術哉蓋天之降衷於人固有是八者之心矣仁義之端所以爲親親故也智之端所以爲尊賢禮賓也無是四端八統不立無是八統四端不充民心所無而欲强之使從雖家至戶曉日撻而求其聽亦不可得矣烏得謂之統哉斯統也自堯傳之矣親睦九族繼之以平章百姓終之以協和萬邦八統之序也是謂始於親親終於禮賓而自敬故至於達吏皆平章之目也天子之賓諸侯爲大賓於四門四門穆穆治人之道盡矣故可以協和萬邦而八統終焉

鄉八刑說

孔子告冉有既庶加富既富加教牧民而三者具則王道成矣曰兩曰保息曰本俗所以庶之者至矣則有職事荒政士會士宜士均之法以富之既富矣則有八統三物十二教五禮六樂以教之教之既至猶有不率者然後待之以刑鄉八刑是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即此刑也在我者既極其至然後責其在彼故教行而民不犯堯之命三后舜之敘九功孟子所以告齊梁之君者即周公之法孔子之意也至於皐陶之刑不在三后之列乃周司寇所掌非司徒之教刑也以弼五教而已後世先王之典廢獨其刑法存耳望民之富庶而不犯於有司難哉庶富教之事其大綱皆總之太宰司徒而謂之天地宥者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作民父母者其事莫先於此故以天地名官而四時之官分職以佐之耳雖然弗郎弗親庶民弗信自九職以下皆有司之事獨八統詔王馭萬民者行之於上效之於下王之事也太宰特詔之而已易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其八統之謂歟司徒之教而必糾之以刑禁於未發之謂豫也噬嗑之初六曰屨校滅趾无咎其鄉八刑之謂歟至於何校滅耳以屬於司寇之五刑則無及矣故詳其庶富教之次第終以八刑以見周家忠厚之實云

明刑弼教說

聖人之有刑將以愛民非以殘民將以輔教非以害教是故立之欲其嚴也禁之欲其漸也議之欲其當也臨之欲其哀矜處之欲其忠厚也有間之當去不免於用獄不明勅之是罔民也使民觀刑象狥官府以木鐸五禁五戒左右先後之是謂立之欲嚴易之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是也小懲大誡小人之福於蒙之極而擊之不若於蒙之初而發之滅耳於問之終竄其滅趾於問之始故平之以嘉石而教之以圜土是謂禁之欲漸易蒙之初九發蒙利用刑人噬嗑之初九屨校滅趾无咎是也情與法適相當心與迹不相戾猶必盡心焉剖於疑乎聽之於眾稽之以貌明啟刑書而胥占之無簡不聽眾疑赦之是謂議之欲熟易之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是也過者疑者重而適輕者恩義之所當恤者舍之則仁刑之則害仁吾故曰焉易之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是也故者不改者輕而適重者亂政而疑眾者刑之則合義舍之則害義吾有刑殺焉易之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是也合是二者是謂刑之欲其當也而造兩劑以禁獄訟自夏至王皆參聽之非不明慎於用刑也然士之治自旬至朞旹有期日而又有肺石以達窮易之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是也三后成功不廢堯之哀矜九功惟敘不愆舜之寬簡不濫不虐敢怠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君臣都俞大抵厚於自反而薄於責人易之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是也茲數者恤刑之道也猶不敢以道之得慶法之修五刑有服五服則三就五流有宅五宅則三居刑有重輕罰有多寡所以爲當其罪也野刑不以旄於鄉軍刑不施子國宮刑不以施于官所以爲適其宜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法有權所以爲得其情也刑罰世輕世重惟齊有倫有要所以爲合于時也既訊之羣臣又訊之萬民所以爲稽于眾也罔攸兼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所以爲各得其職也本末兼備八法兩盡如此是以能久用三德而明德慎罰囚教閉繩皆至於亦克用勸也一毫之有愧於昔人吾窮過於厚無過於薄周禹之泣罪穆王之訓刑漢文之除肉刑殊時而同道異德而同心

湯誓論

湯誓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安國爲之說曰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近世諸儒從而更之曰升陑攻人非地利也以人和而已二者之說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湯之伐桀以其凶德貫盈甚不得已爲應天順人之事必合諸侯會眾士以共致其天討湯都亳安邑在蒲師行千里其誰不知乃曰出其不意是必非聖人之所屑爲也兵者除暴之器非所以毒天下聖人之行師雖無苟勝之心亦有必勝之道豈故舍其地利而行於危道哉吾觀聖人爲兵之謀無所不用其至也平居暇日撫柔其民井其田疇比其居里教之稼穡種藝以養其生迪之孝悌忠信以厚其性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刑罰慶賞相與相共且賓與其賢能出使長之入使治之故其上下更相親睦居可以同其安樂征可以同其患難兵之本既立矣於是合其什伍簡其車徒教之射御習之兵器因農之隙以講武事春蒐以振旅夏苗以芟舍秋獮以治兵冬狩以大閱辨其鼓鐸鐲鐃號召旗物之用教之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爲之斬牲以戒其不用使之從禽以觀其不犯俾斯民目識旌旗耳熟鉦鼓晝戰足以相接夜戰足以相聞兵之末既修矣本末兼舉猶不敢以輕動也必有逆天道亂人紀貪婪無厭桀紂自恣文教之不悛威令之不禁乃不免於用武則又度其德量其力博謀之卿士大詢於眾庶受命於廟受成於學所以盡人之心也謀之筮龜證之夢寐告於皇天后土禱於名山大川始乎類終乎禡所以求神之助也聖人之於兵戒之重之若此其至豈有修之累年棄之一日謀之廊廟失之中原捨地利而自置於可敗之處帥大眾而蹈之於必死之域不幾於行險徼倖以民命爲戲乎古人所謂仁義之師特言其德耳至於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未嘗偏勝也其出也合眾而戒之其戰也陳師而誓之致果於殺敵之間決勝於應變之際必有大智大勇以濟其成功也仲虺知之故曰天乃錫王智勇表正萬邦詩人知之故曰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由是觀之聖人之兵未始不本之以仁義而行之以智勇也然則書之記升陑何也曰此序書者記其道里之所出也湯居南而夏有黃方其伐桀也必濟河而北猶泰誓言師渡孟津也武王之伐紂四誓其師故各言其地湯之誓一而已故先言其道之所從出也然則亦有戒乎曰有吾於升陑渡孟津之際見險之不可恃於鳴條牧野之戰見民之不易使也陑在河曲之南去安邑不遠孟津距朝歌不五百里當在王畿之內桀紂以萬乘之國如林之眾既見伐於諸侯反近戰於二十里之郊其民之不爲用可知矣故湯武得其民征伐於千里之外桀紂失其民不能使戰於近郊之內然則地之爲險兵之爲強亦在德而已

周論

自古享國久長莫如周周自昭王以降王道寖缺至厲而大壞宣雖中興其終不免於刺幽覆宗周平遂東遷聖賢之君不復作寖微寖滅自同小國然猶天下宗之以爲共主數百年而未泯讓者推其由來蓋不一而足也論封建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論用人者曰周五序得其道千餘歲而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論積德者曰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世尤長三者皆近之矣然未極其至也天道不爭而好還民心至愚而難欺急於得者其失之必易強而從者其去之必速是故取天下易也誠服之難得天下易也堅凝之難吾觀文王何其盡誠服之道吾觀周公何其盡堅凝之道耶文王當商之末斯民厭紂之亂撫我則后天下易得也而文王有不欲取之心故大雅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又曰匪棘其欲遹追來孝其至誠不欲蓋若是也及其既

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內則四方無虞外則左衽咸賴周公豈强而使然哉惟文王之不欲取故後世諸侯有不敢窺周之心惟周公之不欲速故後世之民有不忍去周之心卜世之久長二聖人力也嗚呼吾以是知周之爲至德也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眾人必以爲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爲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覽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僞爲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曾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因羑里囚演周易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循之說殆非文周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爲口實其害豈小哉吾權其說之惡經也故辨之

秦論

天下有不勝防之患亦有必可防之理不得其理多爲之防適足以啟天下之患不可不察也昔者秦皇可謂密於防患矣天下之患不在諸侯則在權臣不在權臣則在宗室外則有夷狄之侵凌內則有好雄之窺伺五者古今之通患也秦皇以併吞八荒之氣翼蓋六合之威并天下面一之將尊之萬世而不絕於是罷侯置守以絕諸侯之害尊君卑臣以削大臣之權疎戚屬以弱宗室之勢南取百粵北築長城而卻匈奴以止夷狄之侵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鏤以杜姦雄之變秦皇之心自以爲子孫帝王無窮之業矣然而趙高刀筆之材乞丐揣養之量下之死命扶蘇以冢嗣之親蒙恬以宿將之重迫於咫尺之詔頸首就戮而不敢抗勝廣氓隸之徒蹂躪秦關梃棘之子振臂大呼豪傑響應並起而亡秦族覆郡以百勝之兵王離以世將之略挫於楚漢之鋒天下也地非其有而欲取之民非其臣而欲得之不視爲至公之物且鰓鰓然有苟得之心則將行不義殺不辜以趨一時之利其貽謀必不永矣故創業之君在於無心天下者非後王之天下乃先王之天下也基業中債而欲振之土地既失而欲復之不斷爲必取之謀

漢論

創業之君在無心中興之君在有志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地非其有而欲取之民非其臣而欲得之不視爲至公之物且鰓鰓然有苟得之心則將行不義殺不辜以趨一時之利其貽謀必不永矣故創業之君在於無心天下者非後王之天下乃先王之天下也基業中債而欲振之土地既失而欲復之不斷爲必取之謀而無死亡之憂知其不然徒欲預爲之備今日進其劑平其厲明日

乃恐恐然有狐疑之志則將性大敵忘大恥而爲偷安之計其成功必不廣矣故中興之君在於有志昔者文王有庇民之德無君民之心所以作周也宣王承厲王之後內有撥亂之志所以中興也二王之用心可謂各極其至矣繼周之君獨漢爲盛吾觀高祖之創業其出於有志乎高祖以泗上亭長崛起於逐鹿之時獨能伏大義除殘賊以脫生靈塗炭之苦其無心因明矣然尤見於屬任之際光武以南陽宗室切齒於新莽之禍是故結豪傑定計謀以圖撥亂反正之功其有志亦久矣然尤見於應敵之時吳漢之封高祖曰漢狀有反相知漢之必亂東南也呂氏之問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知呂氏之必爲漢害也知漢之亂而不誅之知呂之害而不去之吾有以知高祖之無心也昆陽之戰兵不數千亭邑之眾跨百倍也王郎之亂倉卒南馳司馬之屬無尺兵也當強大之敵而勇益奮處援攘之間而氣不懾吾有以知光武之有志也惟無心故豁達大度足以得天下而建無窮之基惟有志故剛謀雄斷足以濟大業而振中微之緒四百年之傳祚二君之力也或曰韓彭之死皆以功高見疑雲夢之游得爲無心乎光武舍廣河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有始得其一之疑得爲有志乎曰爲人臣者無要君則必誅信越委贅於漢固陵之戰觀望不進必待分地而後會兵其罪足以死矣高祖有聖人之資而無王者之學又不得三代之佐故僞游之事不免過舉亦不得爲有心也古之君臣必有問難所以更相啟發光武之披圖將以咨禹之謀其規模已素定於胸中不待禹言而後知也禹因其問而力勉之所以堅其意不得爲無志也高光之處心積慮固已審矣雖然創業在於無心不可以無心而失時中興在於有志不可以有志而輕敵高祖之在蜀漢也曰吾亦欲東爾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斯欲也所以爲除害也諸將怪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斯怯也所以爲養威也除害以救民養威以濟事高光之用心皆在於斯民而已

曹操以鬼蜮之資乘雲雷之會奮起郡邑挾天子以令請侯二十年間十分漢境而有其七嗣不因業遂移漢鼎僕謹效尤旋傾魏祚萬古君臣之義至是凌遲歷代篡竊相承禍端斯啟跡其本末可得言矣漢政不綱威靈肆虐人怨神怒逆卓興戎凶悖英豪乘機蝟奮託義濟私忠詐莫辨操居其間蓋姦雄之尤也智足以濟其詐勇足以行其謀強忍足以自勵殘刻足以持法乃攬申商之術通孫吳之變奮臂四方走楊奉梟呂布西指則張繡稽服南邁則袁術野死致屈官渡遂啟冀方揚旌黑山肅清朝野荊琮震慴而獻地隴超破散而遁逃昌霸係頭稽顙璋供貢賂亦遑矣功亦大矣向使教在三之義毋問鼎之心復于明辟恪恭臣位遷都中土汎掃九廟祀天建官不失舊物然後奉辭問罪先之文告孫權安能鴟張於吳會玄德何必跱峙於巴蜀如是則伊周之勳復見於斯齊威晉文比之褊矣自可位冠羣后世祚黑赤備物典册死生極其哀榮命服世官子孫用其禮樂顧不偉哉懿矣哉奈何天資險陂不爨不饗包藏雖深姦逆寖露文舉以正色顯誅荀彧以九錫潛斃逼殞楊修帝嗣成厥相及嘻煩無遺一人擁虛莫知死所擢髮數愆幾於莽卓矣遂使忠貞扼腕豪俠藉口曲直不分智勇俱困兵破於烏桓威折於漢中遲延潘時卒

達西破馬譙東殄公孫孔明天不假年外憂雖弭而懿戚蓋諸將內權已移矧復肆宮館之營重元元之困昧守成之道納僉佞之說崇立幼弱付託昏庸爽義既殄師昭世執其柄芳惟主祭竟老桐宮髦不勝憤旋殞車下劉禪既佚璋亦高揖覆轍相尋曾不四紀原此禍亂誰生厲階在昔帝王之有天下也得民以仁受命以義揖遜者既道高萬世征伐者亦事出至公雖以秦之強暴猶未嘗挾大義以濟姦謀也然且大堰懷日實之慚夷齊有不食之義爲之者身受天下之過論之者不廢抑揚之辭故曰武未盡善遜取而順守之何有安忍無親殘戮以建基業假公行私盜竊而有神器貽害萬祀操爲罪魁況其殺不辜以明法行不義以逞憾陶謙是怒千里濫誅文舉是憎百口俱殄愛姬以不覺蒙誅主吏以人言借死輕用人命同於草菅顧乃追悼愛子之亡彌留妃妾之念彼亦人子也天其可欺乎徒使生民塗炭者數十年篡逆相踵者幾十代偏方斥爲老賊夷狄歎其狐媚豈不信其然哉彼羿浞莽卓無分毫之功有滔天之罪

迹非疑似人得而誅操才濟其姦首爲盜竊正以二方未一事不遂於厥身丕自量重欲欺世竊痛君臣之義所由廢篡逆之端所由啟後世君子猶有昧操心而不正其罪者是故論之

晉論

晉綱失馭五胡亂華元皇以化龍之祥協金陵之慶保有江東不絕晉之祀稷傳世十一享國百有餘年於時卿相大臣則有王導卞壼溫嶠蔡謨謝安父子之儔岳牧將帥則有祖逖陶侃劉洪周訪桓庾弟兄之輩幕府則庾翼江道郗超王珣之屬與其謀偏裨則劉遐毛寶桓伊劉牢之之徒爲之戰蓋嘗擊楫誓師東載屬兵爭衡河洛之區馳驅趙魏之境然而功喪於垂成謀沮於將舉民雖降不能援地雖得輒復失季野覆師於代陂深源挫衄於山桑仁祖失律於許昌猶將外侮內陵救過不暇況復貪功之臣經營望表竊命之將假威萬石狼狽於渦潁元子西至灞上北征枋頭皆以不利而退牢之一勝澗洛引旆鄴都亦以輕進而敗及至劉裕以不世出之英資總南北之豪傑悉荊吳之精銳東擒慕容西滅姚泓中原之境未復其半

而晉之鼎祚已遷天下之勢竟裂而爲南北矣議者因謂江淮無山西之將吳楚非持久之兵建業異建瓴之勢自守可以僅存征伐不足取勝至乃絕望經綸甘心僻陋跨荊益以閉關恃江漢而設險安居猛虎之側甘寢積薪之上棄彼樂土使爲匪人鳴呼是皆聞其聲而不見其形齊其末而不揣其本者也且以將之難得耶韓信何以有必勝之智兵之不精耶項羽何以有橫行之威地之非利耶吳越何以主上國之盟三者皆非所患則晉之不競蓋有由矣宣王之攘夷狄也必曰內修政事政事者國之本也名分非政不定制度非政不立甲兵非政不強財用非政不足號令非政不行故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悖小臣竊若是則危亡顛覆之是憂可恢復之圖哉自武帝驕淫綱紀寖弛孝惠愚弱禍亂繁興政事之大壞于賈論之詳矣及元皇以一州臨極主弱臣強五馬之謠始爲戎首幾事不密終貽陵辱明帝以岐嶷之資神謀內斷制勝帷幄遂取鯨鯢晉之威令幾於復振而天命不佑享國日淺

繼以成康穆哀四世短祚委裘主祭政出他人蘇峻祖約洎天於其前庾亮桓溫覬覦於其後海西受昌邑之誣簡文同總已之聽及元惡自殞太后逼政僅成淝淮郤敵之功已惑國寶庸受之憩道子元顯以昏虐斲喪王恭仲堪以速亂相煽安帝不辰事同赧獻政之大略可得言矣述其典型紕繆忠逆混淆慶賞刑威掃地幾盡含垢匿瑕則偷安旦暮危言正論則取禍頃刻不計郭默謂之遵養時晦分任三桓以爲經遠無競登天折翼僅止士行之志迺風擁扇倘汗元規之塵自古政事陵遲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故詳周札之議而知逆黨之無憚察周顗之死而見大臣之修怨覽周謨之論而識將帥之非人感撫箏之歌而悟讒諂之得志觀治城之對而恨清談之敗俗內治若此雖以金城天府之國百萬精銳之師儲械若山積攫如坻猶將外侮內陵救過不暇況復貪功之臣經營望表竊命之將假威勤王適足以啟寇喪師招權助虐耳何益於中興故向使王敦既夷桓溫已死君臣輯睦及閒暇之時明其政刑使賞罰有章賢佞各得

張禮義廉恥之維勸忠良骨鯁之士歸威福於九重違號令於四海然後興利補弊訓農治兵觀釁而動仗義以弔伐雖大羊之眾戎馬之強何戰而不勝何攻而不克哉奈何明帝温曙天不假年武帝謝安谷非同志此義士之所以痛心君子之所以慨歎也嗚呼帝王之興當有功德天人所助在於信順晉之開基義乘臣子貽謀不遑取笑後人使英材之君掩面知愧其能保江南之業亦云幸矣故曰人眾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吾於晉見之矣

唐論

唐有天下三百年傳世十八其可稱者三君明皇憲宗皆不克其終獨太宗之業爲盛蓋其一身盡創業守成之益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然吾觀太宗之爲人天資有餘而學道不足有聰明英果之才而乏忠孝和平之德有經營締造之謀而無至誠持守之意能辨佞人而邪正不免於並用樂聞忠言而疑似有時乎見猜强辨或以飾非忌心或以好殺狃於用兵之道而不知止溺於愛子之誤斥封倫之論二十年間終始若一可謂子載明良之遇矣然則

貞觀之治豈獨其臣之功哉亦其君之力也

范蠡論

爲將不難於用智而難於知道料敵出奇臨機制變進害而趨利捨堅而攻瑕其守藏於九地之下敵不知其所攻其攻運於九天之上敵不知其所守若是者謂之智順陰陽之宜因天地之常達翕張子奪之變明消息盈虛之理用天下之至柔而能勝天下之至剛用天下之至弱而能勝天下之至强若是者謂之道用智之將貪功或以危國矜功或以喪身知道之將師勝而國愈安功大而身不辱此不可不辨也昔晉厲公與楚爭鄭大夫皆欲范文子不欲將戰於鄢陵大夫皆欲文子不欲其與卻至樂書往反辨論之尤力至獻六間之謀卒戰勝楚及將館穀文子立於馬前而戒晉君反國則使宗祝所以禮待賓則申之以誠深切懇到意皆出於忠愛之誠非有他也其後晉厲公弑書爲道首至孫卒滅其族晉政遂亂不踰歲而鄢作三郤誅

至於此吾是以知用智之不如道也范蠡之佐句踐其幾於道者乎方句踐遷蠡諫而山棲濱於死矣召蠡而問蠡無懼心卒以計事吳而退其兵與句踐入臣於吳三歲而後反乃相與謀取吳之計及吳王淫於樂而亡其百姓句踐曰可矣蠡曰姑待之吳殺申胥句踐曰可矣蠡曰姑待之吳殺伍員句踐曰可矣蠡曰姑待之伐吳而至於五湖吳人挑戰句踐欲許蠡曰弗許栖吳於會稽吳人請和句踐欲許蠡曰弗許卒能不傷越民而滅吳觀其說前後累數百言大抵不出乎天地陰陽日月四時剛柔屈伸盈縮轉化左右死生之理與老聃之書相出入吾以是知蠡之用兵蓋近於道故能廣運百里之境并取強吳而國無疲敝之災輕舟於五湖之上而身無刑戮之患皆知道之力也或曰所謂道者當本仁義蠡事吳使之驕又勸之伐齊及其螺稻又使句踐弋獵觴飲以疑之皆近於譎詐豈道也哉曰此雖時有權變未能純乎仁義然其大意近於詩書仲尼之詰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酌之詩曰於鑠王師

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聖人豈樂於用兵故為是攻取遵養之術哉患之未除有不得已師之象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此之謂也越吳之讎四怨仇已深其勢不兩立越既失計以敗於吳不卑事之勢不能免以夫差之好兵而輔之以子胥非移於他國則越不得以無患及吳之亡形雖具而大國未可以輕測彙使之同力致死則未見必勝之理蠡因外子而內圖之得取亂侮亡之義無害其近於道也曰蠡之取吳可也功始成而遽去之又策種而致之死鳥在其為道乎曰吾於此益見其近於道也范氏之言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又曰無德而福隆如無基而厚積屬公之所以死者惟無德而服者眾功烈多也句踐之始立也入則酒荒出則禽荒百姓之不圖惟舟與車固非上智之資也迫於會稽之恥乃勵志於復讎固非安而為之也方其以小國并強鄰懼心必亡修心必生修而不戒難又將作種蠡其左右手失之必懼懼必求人越之才大夫舌脣舉如之屬尚多必能輔睦以相保此蠡所以蓋

遁又遺種書而勸之去也種狐疑不決以自取禍豈蠡之罪哉然則孫武之書曰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則武亦知道者乎曰武佐闔閭破楚入郢師老於外卒為秦敗智猶不足而況道乎豈子胥急於復讎而不欲歸耶將闔閭之不盡用武耶不然則空言而已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此之謂歟

王陵論

王陵事君與親孰重曰臣子均忠與孝孰大曰義命均不幸而難以兩立君子何以處之權之得則兩全權之失則兩喪此必然之理也曰王陵從漢王項羽取陵母置軍中母伏劍而死陵卒從漢陵可謂忠臣乎曰陵萬世之罪人焉得忠漢帝不戮非治世也班固不誅非良史也不足為楚漢之重輕徒戮之患皆知道之力也或曰所謂道者當本仁義蠡事吳使之驕又勸之伐齊及其螺稻又使句踐弋獵觴飲以疑之皆近於譎詐豈道也哉曰此雖時有權變未能純乎仁義然其大意近於詩書仲尼之詰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酌之詩曰於鑠王師

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聖人豈樂於用兵故為是攻取遵養之術哉患之未除有不得已師之象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此之謂也越吳之讎四怨仇已深其勢不兩立越既失計以敗於吳不卑事之勢不能免以夫差之好兵而輔之以子胥非移於他國則越不得以無患及吳之亡形雖具而大國未可以輕測彙使之同力致死則未見必勝之理蠡因外子而內圖之得取亂侮亡之義無害其近於道也曰蠡之取吳可也功始成而遽去之又策種而致之死鳥在其為道乎曰吾於此益見其近於道也范氏之言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又曰無德而福隆如無基而厚積屬公之所以死者惟無德而服者眾功烈多也句踐之始立也入則酒荒出則禽荒百姓之不圖惟舟與車固非上智之資也迫於會稽之恥乃勵志於復讎固非安而為之也方其以小國并強鄰懼心必亡修心必生修而不戒難又將作種蠡其左右手失之必懼懼必求人越之才大夫舌脣舉如之屬尚多必能輔睦以相保此蠡所以蓋

遁又遺種書而勸之去也種狐疑不決以自取禍豈蠡之罪哉然則孫武之書曰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則武亦知道者乎曰武佐闔閭破楚入郢師老於外卒為秦敗智猶不足而況道乎豈子胥急於復讎而不欲歸耶將闔閭之不盡用武耶不然則空言而已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此之謂歟

王陵論

王陵事君與親孰重曰臣子均忠與孝孰大曰義命均不幸而難以兩立君子何以處之權之得則兩全權之失則兩喪此必然之理也曰王陵從漢王項羽取陵母置軍中母伏劍而死陵卒從漢陵可謂忠臣乎曰陵萬世之罪人焉得忠漢帝不戮非治世也班固不誅非良史也不足為楚漢之重輕徒戮之患皆知道之力也或曰所謂道者當本仁義蠡事吳使之驕又勸之伐齊及其螺稻又使句踐弋獵觴飲以疑之皆近於譎詐豈道也哉曰此雖時有權變未能純乎仁義然其大意近於詩書仲尼之詰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酌之詩曰於鑠王師

之以全其母羽使將則誠告而辭之爲祿仕以致其養母役則致臣而去躬耕以終其身則臣子之分庶幾其兩全乎曰告漢王而不許則如之何曰告之不許則逃逃而不免則死可也善乎徐庶之爲子也始事先主情契已深及荊州之退母獲於曹公則辭先主曰所以從將軍圖霸王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老母被獲方寸亂矣乃詣曹公然終其身不大用於操忠孝之節豈不一舉而兩全耶嗚呼陵庶之罪人也事親若徐庶可也

汲黯論

自古姦雄覬覦人之國家不懼其士地之廣甲兵之衆而常懼其有仗節死難之士蓋國之興廢常係乎人心而感激人心者莫大乎忠義理義固人心之所同然也不幸而怯於勢力之强暴憤懣抑鬱而不能以自奮必有大過人者抗不回之操以折凶虐之氣雖姦鉄逆鼎陳於前甘心蹈之而不悔則匹婦孺孑聞風而興起猶知扼腕不平誓雪大恥而況於壯士乎況於君子乎此國家之所深恃而姦雄

之所深憚也秦始皇帝游會稽濟浙江項籍觀之曰彼可取而代也隋煬帝方盛楊元感私於李密曰上多忌隋曆且不長彼姦雄之窺人國豈異其廣且衆哉漢淮南王謀反猶憚汲黯直諫死節守義至說公孫宏輩若發蒙耳節義之能懾姦心見於此矣且黯之在朝經術不如宏寬文章不如相如談說不如嚴助吾邱之屬其所長者不過節行修潔任氣好諫而已其所慕者不過袁盎傅伉之爲人而已使淮南亂黯止一死何能爲漢重輕而淮南畏之若是何哉獨不聞王蠋之事乎蠋諫齊不聽退耕於野及燕之入齊欲以爲將不聽將屠畫邑蠋不從而縊死齊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卒以齊反燕盡復其故地節義之感人若此也使淮南而殺黯則漢之羣臣激於義憤者豈後於齊之士大夫必不置淮南於地上此所以逆折其姦萌也或曰何武言衛青在位淮南寢謀直畏青之善戰爾非憚黯也曰淮南誠畏青不過欲刺之非憚其義而不敢發也嚴助謂黯号

宋　金　華　唐仲友　撰

顏會論

聖人之傳道必以心心學之不明似是而非之說有以惑之也昔者孔門之高弟得夫子之心傳者惟顏子與曾子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顏子之悟道如此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之悟道如此觀其默會自得於言意言之表似非積習之所能致探求其端未有不始於至誠力學者後世之士求其說而不得反流而入於釋以爲道者當趨請頓解徑進於聖人之域相與用心於不可測度之地而學問修爲之功幾於盡廢畢世窮年茫然如捕風捉影卒無分毫之得乃曰吾之學心學也內以欺於己外以欺於人是豈眞如顏會者哉道如都邑學如行人道之不可不學猶適都邑之不可不行也自誠而明知津者也自明而誠問塗者也知津則一矣他岐交能惑也明

者所以求乎

也吾觀夫子其知津而至者乎吾觀顏會其問之知者乎夫子之學也二子之悟道豈非問塗而進於知者乎後之學者不爲顏子之服膺而求顏子之不違不爲會子之一唯皆聖人也生知之性世無及焉嘗自言其進道之序必自十有五至於七十自志於學至於從心不以知道而廢其學也顏會之在弟子中其學最篤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顏子之學也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會子之私介乎其間也倘吾方寸之中若天道之公無人欲之累湛然虛明洞見物理雖天地猶將鑒之而況於人乎嘗觀帝堯之知人思知人不易知也吾觀子思其得聖人之所以知人乎中庸之言曰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嗚呼此子思盡發夫子之秘直指知人之道以詔天下後世也所謂知天者非若詮巫瞽史屑屑乎吉凶禍福之說也知天理而已天之聰明可一言而盡以至公之道循自然之理無以一毫之私介乎其間也倘吾方寸之中若天道之公無人欲之累湛然虛明洞見物理雖天地猶將鑒之而況於人乎嘗觀帝堯之知人益知子思之言不可易也夫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心也放齊薦朱堯知其闇訟嚚稱共工堯知其庸違四岳舉鯀堯知其方命堯之知人若是審者知天故也吾夫子之門人得是道者蓋鮮矣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其賢之也蓋譏之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而聞則其方人未免出於用智也子思學於曾子得夫子之正統斷然以知天之說筆之於書其過子貢不亦遠乎雖然知天之道非他求也人之性本同乎天物誘於外純白乃喪反而

而弟子之所以不及歟然則欲求顏會之悟當自好學始欲求顏會之學當自寡欲始

子思論

君子之道莫大於知人亦莫難於知人爲國而不知人國必危修身而不知人身必辱事親而不知人或失其孝事君而不知人或喪其忠故君子莫大於知人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亡其心不見於色也佞或似忠姦或似賢智或若愚巧或若拙深情巨貌險於山川故君子莫難於知人昔者聖人之設教未嘗不以知人望學者也論語二十篇雖出於門人所記然其次序先後亦必祖述吾聖人之遺意今觀一篇之末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一書之終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此蓋夫子常常諷誦之言故門人得以記之也至其言知人之方則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是說也學者皆知之矣然得其所以視得其觀未得其所以觀得其察未得其所以察雖勞其精神竭其思慮人固未

求之一心有餘師矣孟子學于思者七篇之書於盡心深致意焉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天理之不外乎性也然則夫子知人之說得子思而明子思知天之說得孟子而明聖賢之言更相表裏者也

孟子論

義利之說相資以爲用不患其並立而患利之偏勝此聖賢之立言所以不同也易以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文言釋之曰利者義之和也義利豈可以相無哉至孟子游於戰國始專以義爲言凡及於利者必深詆之非惡於利而好爲甚高之論也因時救弊不得不然也昔者堯不以天下利丹朱而以舜利天下舜不以天下利商均而以禹利天下當時信之後世仰之灼知堯舜以天下之大義興天下之大利也故義利之說並立而不害不辨而自明至於禹之傳子非以爲利也將以息天下之爭也後世已疑其德衰湯之放桀非以爲利也將以除天下之虐也後世果以爲口實禹湯皆聖人也時非唐虞

不得已而爲夏商天下之君子固知其心而衆人或未之知也於是義利之說始交相勝而不明矣武王之克商無以異乎湯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則義士固非周矣商民之心亦不能無疑於周周公作書誥複論之若曰非我小國敢弋商命又曰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又曰非予罪時惟天命其言武王則曰不敢替厥義德其命康叔則曰用其義刑義殺深欲天下知周之伐紂非利而爲之皆義而已矣至於周衰王者不作齊桓晉文始假義以討其利伐楚以責貢納王以示民夫豈出於誠心哉吾夫子蓋愍之乃判爲義利之說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門弟子知之故曰子罕言利夫子之言已有心於救世矣逮至戰國先王之道喪天下始專於趨利而不知有義爲君者好利而忘其民爲臣者見利而遺其上游說之士朝縱而暮衡捭闔之徒俯賀而仰弔若孫吳申商蘇張公孫衍之屬既甘心於爲利楊墨之說又乘間而入之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是賊義以利其身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是賊仁以利於人也孟子以一身扶持王道倘不深斥爲利之說以專明吾義不幾於推波助瀾抱薪救火乎是故答梁王則曰王何必曰利闢宋牼則曰何必曰利不從陳代枉尺直尋之請力辨萬章割烹食牛之問鄙僞爲妾婦之禽獸之域至於湯武放伐之事往復論之尤爲詳明夫豈好辯哉將以存吾義也雖時君謂之迂濶終莫能聾然使萬世之下知有仁義之說不相胥而爲夷狄者孟子之力居多也世之論者謂夫子以周爲至德言武爲未盡善而孟子告諸侯則每言湯武之事殊不知春秋之際諸侯猶有畏義之心而王室之衰微未若戰國之甚故夫子不忍言湯武之事而每有爲東周之心至於孟子之世天下合爲六皆闢富兵強侈然有開土地朝秦楚涖中國而撫四夷之志故孟子每言湯武而要之仁義使諸侯知有仁義之說則征伐之事敢輕爲之乎是乃孟子之所以存周也然則義利之道得堯舜而行義利之說得孔孟而明聖人之有功於後世豈不大哉

荀卿論

戰國之際七雄以詐力相傾處士橫議申子商君蘇秦張儀虞卿犀首吳起孫臏之流既以富强約闔之術徼時好以取富貴淳于髡鄒衍列禦寇莊周田駢慎到楊朱墨翟之徒又相與造爲異端充塞天下聖人之道不絕如綫所幸者孟軻闢其前荀卿振其後雖周游天下窮老無所致用而垂世教孟子之書七篇荀卿之書二十二篇說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專以明王道勉霸功闢異端息邪說皇皇乎仁義禮樂性命道德之旨二書蓋相表裏矣後世學者推尊之曰孟荀莫敢少貶或皆稱其優入聖域或皆許以王者之師以爲誠然以吾觀之孟子而用必爲王者之佐荀卿而用不過霸者之佐二子不可同日而語也王霸之道起於用心誠與不誠之間至其所就乃有聲壞之異故曰其外而觀之王者爲仁霸者亦爲仁王者爲義霸者亦有義王者有禮信霸者亦有禮信王者有刑政霸者亦有刑政及自其內而觀之王者之心一出於誠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霸者之心雜出於詐故假仁以爲利利勝而仁衰仗義以本人人從而義廢湯武咸文由此分也商自契至於成湯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豈有心於得天下哉正心誠意於閨門之內而道化行於萬里發政施仁於朝廷之上而德澤溢乎四海其植本固其流波遠天下欣然歸之有不可辭者後世憑藉其德欺民愛戴之心至數百年而未已是豈出於僞爲者哉若威文之霸也救那封衛以繼存亡之仁伐楚會世子以假尊王之義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類非出於誠心故葵邱之會振矜而失諸侯河陽之狩以臣而召天子不終其身而德業俱喪僞爲之事可暫而不可以久故也吾觀荀卿之書若尊王而賤霸矣至於論王霸之說則不一而足既曰粹爲王而駁爲霸又曰義立而王信立而霸又曰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又曰善日者王善時者霸是何說之多端耶以卿之不知本故也卿之言性曰人性惡其善者僞也夫善之可以僞爲則仁義禮信何適而非僞四者既出於僞何適而非霸者之心

其去王者不亦遠乎吾以是知卿之用必爲霸者之佐也卿之言既不用於世而李斯之學實出於卿斯用於秦卒蹙六國而夷之又佐始皇焚詩書殺學士以愚黔首卿之僞蓋有以啟之使卿用雖未如斯之過其不能爲王者之佐固昭然矣或曰卿之書言誠多矣君曰君子養心莫善於誠又曰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卿豈不知王道之出於誠哉曰子以爲誠者自外至耶將在內耶性者與生俱生誠者天之道初非二物也既以性爲惡則誠當自外入外入則僞烏覩所謂誠乎人之性善如火熱而水寒其誠如水之能潤火之能熱也今既更之曰水熱而火寒又求其火熱水潤之功豈不臧哉然則孟子之必爲王佐何也曰孟子之言王霸蓋亦多矣而不外誠僞之說故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其言深知王霸之本則其爲王佐斷可識也吾觀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又其言辨幾與孟子角至於言義則以爲外言性則以爲猶杞柳故孟子力詆之卒推其說荀卿之書

性論

天下之易知者莫若性難言者亦莫若性性者生之質人所受之於天者也性不可見而寓於心隱於吾心而求之性豈難知哉然性之邈甚微而其動則雜出於情欲之間自其外而觀之性與欲殆不可辨此言性之所以難也昔者夫子嘗言性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嘗言性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二聖賢之言固已較然明甚故孟子祖述其意專道性善以曉天下當時若告子者屢爲異論終見詘於孟子至荀卿乃有性惡之說至揚雄乃有善惡混之說至韓愈乃有上中下之說孟荀揚韓皆大儒而言各不同後人莫敢輕議而益惑矣吾於四子之說竊有取於孟子故不得不助孟子而與三子辯木之生也有櫾栝有樸爲舟爲器爲弓

爲輪之不同而曲直之性則一水之流也有河海有行潦爲澤爲沼爲泓之不同而潤下之性則一人性亦猶是也今見人之有智愚中人因謂性有三品然則水木之性復有幾品乎此韓子之失也炎上者火之性昏墊之巖可使趨下就下者水之性激之數仞之谷可使在山人性亦猶是也今見人之有不善遂以爲性惡之說爲害尤大性本火之性亦上下混乎此揚子之失也至於性惡之說自荀卿始荀卿之言既善也而以爲惡善本誠也而以爲僞然用朱象乃其本真而堯舜出於矯飾乎且世之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足以見性之善不知其爲惡也象之謨蓋舜也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鬱陶之思以僞爲也忸怩之顏以誠發也欺形於言愧見於色象之本心固知僞之不可爲也其性豈不善哉使象而性惡則欺舜之言居之必安何愧之有乎易言天地之情則於咸言天地之道則於恆至言天地之心必於復蓋方羣陰剝陽而至於六陰之用事則天地之心或幾乎隱及一陽動於下有來復之象則天地

之心始可見矣人之誘於物也何異乎陰之剝陽及其俄然而復亦一陽之復也衆之怔忸蓋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於復觀之

學論

爲學之道在於務實而專心務實則可用專心則有功此學之大要也晝地爲餅無救於饑紵絮三千無益於寒學而不務實其無用亦猶是也奕秋小數也專心致志而後有得承蜩末技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學而能專心其有功亦猶是也古之學者用心貴乎主誠不以好高自欺操行貴乎篤實不以立異駭俗造道貴乎力行不以空言惑衆爲文貴乎濟用不以華藻相尙用其長不强其所短得於此不慕其在彼終其身而不倦世其業而不易是以學必可用而用則有功後之學者其才未必如古人也而欲爲古人不可到之事凡世之所謂可貴可尙者必欲兼取而盡爲之其學荒唐而無統其言誇誕而無當其行詭譎而不情其心矯僞而不愨平居聽其議論若無以異乎陰陽及其俄然而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

日失其業而天下之治功日不及古求春秋之人才已不可得而況其他乎雖然無越乎後之學者不及古也古之取士必曰眞賢實能後世之取士乃專以無用之虛文古之用人必曰度德定位後世乃自百職至於三公使之更進而爲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是以浮僞之士類以大學自居實用之才多以固陋見笑嗚呼無越乎後之學者不如古也

詩論

詩發乎民情而關乎風俗風俗衰則詩亡詩不作而王者之迹熄乎熄矣先王知詩與風俗之相須也正心乎奧窓之間端本乎朝廷之上去奢崇儉而民趨於醇厚尊賢遠佞而民公其是非立師尹以引之表儀興賢能而使之長治四海之內萬國之衆漸摩乎仁義習熟乎禮樂道德一風俗同發言爲詩以歌詠上之德澤粹然一出於正乃以孟春之月道人振木鐸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王者巡狩之國亦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乃取其合於法度者

播之管絃被之金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出於民情者還以感之動盪血脉流通精神歡欣交暢上下和協經夫婦在是厚人倫在是成孝敬在是此教化所以益成風俗所以益美也王道既衰禮義廢政教失國自爲政家自爲俗風雅始變矣然其民猶有先生之澤凡可怨可刺可喜可愕無聊不平有動於中發於歌詠者尙或止乎禮義而采詩之聖亦未盡廢故吾夫子猶能得古詩三千篇刪而爲三百五篇風化之在人若此其久也自周衰不振而詩遂亡涉秦其風俗大壞由漢以來凡躬化之本既非出於至誠而範民之具一切因於苟簡雖號爲淳厚反樸之際猶且法出姦生令下詐起其是非毀譽既不出於至公則形於歌頌益不可取信是故諛言單詞轉易守長反以累中興之美曲鉤封侯非衣小兒之歌皆有中傷善良之意民詩之不足采乃至於此而士之爲詩者又更務詞句而忘義理就景物而失諷諭喜過譽而昧規諫月鍛季鍊徒以新奇相誇尙詩之名存其義亡矣問其忠臣孝子發憤激昂感時憂國觀物思人觸事

寓興一切寫之於詩可以省風俗而知厚薄察政教而明得失者既無徇路之採又無比律之官甚者以片言隻字寘人於罪使有志者箝口結舌不敢措辭遂至風俗媮薄士氣委靡言路否塞詔諛成風詩之興俗至是而交喪矣昔薛收問於王通曰今之民胡無詩曰詩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又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亡矣詩可以不讀乎通知民無詩歸罪於職詩者不知反求其風俗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爲國者明教以正俗設官以採詩兩者並行而不相悖庶幾敢言之氣振而觀民之道盡矣嗚呼孰知詩之存亡係言路之通塞歟

道藝論

古之學者兼於藝後之學者恥於藝周官之教萬民以藝養國子以六藝王宮之官府則宮正教以藝國子之游倅則諸子考其藝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入小學習六

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三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此其教之序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此其教之時也古之學者其兼於藝可謂勤矣後世不然禮樂不素習曰吾將求其義射不屑爲曰吾將專於文書數不求精曰吾將志其大見簠簋籩豆牲牢珪幣之陳則曰彼有司存焉覩鐘鼓管磬干戚羽旄之設則曰彼太師掌之至於祝史射御醫卜百工之事則曰彼皆執技以事上出鄉不與士齒者也此後世之士所以恥於藝也嗚呼周公大聖人也而曰多材多藝孔子大聖人也而曰執射執御況下於周孔者而可恥於藝乎學者猥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吾當學德行而已烏在其爲六藝是特知聖人之言未知其所以爲言也聖人之爲是言不欲學者之專於藝而欲其兼於藝不欲學者爲藝之藝而欲其爲道之藝也道散乎形氣之間性命生死之際而周盡乎天地鬼神之理顧與吾周易合至于披析示人則又優于備書吾學之可以直造其本源而不勞于積習此說無乎不在故六藝之中各有道焉先王之教必曰道藝蓋取乎有道之藝而不取乎非道之藝也嗚呼吾不得見盛周之道藝而尙得聞

釋老論

自釋老之說熾於中國使吾民人不蕃田疇不闢財用不足兵甲不堅士木無度而奇巧之技衆男女怨曠而淫辟之罪多其害比之百家數十倍矣然猶不足與之辯所不可不論者陷溺人心之甚也天下有君子有中人有小人而道釋之說皆有以中其欲報應禍福足以感小人超升解化足以移中人清淨寂滅足以疑君子小人曰吾罪惡貫盈飯僧可以免吾貴戾山積熒章可以禳不惟可免又可以增算吾何恤于爲惡何憚于事釋老乎中人致福不惟可禳又可以出入生死吾學道而成可以長生久視與其溷世處塵俗孰若自在而游樂國乎與其同朝菌友蟪蛄孰若蟬蛻而登蓬瀛乎吾何爲而不從釋老也至于君子其識必異于衆人則又曰吾不取其教而取其道吾不觀其外而觀其內蓋其說深入乎性命生死之際而周盡乎天地鬼神之理顧與吾周易合至于披析示人則又優于備書吾學之可以直造其本源而不勞于積習此說一立而道釋之害牢不可破矣嗚呼自吾之教化不明爲士者失其

壹 挑肆 册 97版

所學小人中人既不可以道理深責而報應禍福超升解化之說皆誕幻謊謊不待攻而自破至於君子則吾道之所願以傳天下所觀以爲法也乃或於疑似之際反引而加諸聖人之上使斯民從之瀾然而莫之反吁可悉矣性命生死之理知之審者不言而好言者不知也聖人之知神矣是以不必多言道釋之家惴惴焉不能忘懷故道者欲不死釋者欲無生其實皆未之知也易曰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理也聖人盡盡寓於易矣然不諄諄以告人者慮學者之不能無惑也子路之遇難也結纓而死其不懼若此非不足語道也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夫子之意蓋曰事人所以事神知生所以知死不欲子路舍其常行而他求也曾子病命弟子啟其手足使曾元起而易簀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其啟手足言全而歸之也易簀者欲得正而斃焉也君子豈必壽其考終者形骸也小人豈必不壽其漸盡者精

神也二子平日之言易簀一語若道釋云者而於死生之際大過人乃如此蓋其所得不離乎日用常行之間也學者不求之於易論語而好觀道釋之書不以曾子子張爲法而輕受愚夫之誑平時高談則曰吾學道釋有所悟矣及遇利害事不能毫釐底往往易其所守幾不能自立於世乃曰吾學出世法求其所謂死而不亡者噫亦惑矣生死一理晝夜一道豈有不可於生前而可於死後者是誠可哀矣然亦無足怪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道釋之學皆剽儒書之餘以文飾其說不可謂無可觀也故尤足以惑人此道釋之甚害而君子之所深惡也昔孟子比楊墨以禽獸爲其似是而非其流弊必至於此今道釋者爲己則一毛不拔責人則摩頂放踵是兼楊墨而爲之其爲禽獸也大矣後之君子信吾說而守之奉天下而歸正道斯民其少蹇乎獸之食人其少止乎

宋　金華　唐仲友　撰

讀十二月卦

坤一變成復再變成臨三變成泰四變成大壯五變成夬六變成乾
成遯三變成否四變成觀五變成剝六變成坤此六卦爲陽長陰消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象也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也
復卽乾之初九潛龍勿用之時當靜養之待其道長乃可用也蒞卽
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欲其早辨故勿用取大也
復如大病之初愈一君子之初進乃陽氣萌芽於黃泉雷在地中復
之時當靜養以俟其朋來若遽欲用之則如大病初愈而勞之君子
初進而與小人爭未有不死傷者也如雷在窮冬遽出於地微陽發
洩則泄陰沍寒必有甚於前日者矣
臨則長矣然猶二陽也遯陰長矣然猶二陰也於二陽之卦已著入

月有凶之戒知臨之必有遯也於二陰之卦已著君子遠小人之象
知遯之必至於剝也戒遯尾之厲於初明屁遯之利於上言遠小人
者不可不速且遠如此陽奇而陰耦君子少而小人多故君子常難
進而易退小人常易進而難退是以聖人切於戒君子而急於遠小
人於二卦見之揚雄覃思太元而自跼遯尾之厲投閣符命危身取
辱其法言稱莊沈冥鄭子眞名震范蠡肥遯者皆悔辭也然肥遯
君子之事蠡未足與此
泰不拔茅則君子無繇無以保泰否不拔茅則君子無繇而有爲故曰志在外也君子類進則外
以傾否拔茅於初九引其類而有爲故曰志在君也君
卦陽進而泰可保矣拔茅於初六愛其身以有待故曰志在君也
子全身則否衆能進而否可傾矣詩小雅南有嘉魚樂與賢南山有
章以疏宜官欲揚于王庭也不亦難乎
在夬而施祿及下則人心安在否而不樂以祿則小人不得以厚祿
廖君子人心安則小人無間以求復君子不廖於小人則能遠害以
得未用之賢有可成之才以繼之而後泰可保此所以立太平之基
待其散夬不施祿是去小人以爲己利也否而樂以祿是邪無道而
而天下喜樂之也東萊呂之際剝之時也李膺陳蕃之徒方將拔

富貴也

茹乃一陰之萌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之時何謂女壯陽始往而陰始來來者壯而往者衰不辨于早則遯與否剝皆馴至者也故辨堅冰當於初六履霜而辨之則無及矣茹之勿用取女早辨之道也

保泰非柔納則不能得臣非九二包荒不能安衆休否非君臣同德無以救天下之亂以剛居近奉命而行乃可以死咎而疇離祉也泰六四復否之端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隣否九四復泰之端則必有命而後无咎君子之難小人之易如此陳蕃竇武欲誅宦侍於女主之手其死命有咎而疇離祉者乎

否非大人不能休也休否遂以爲死否其否也不旋踵夫子贊易詳矣小壯之求助其亡之辭也

十二卦反復聖人皆致意於君子小人之際惟觀不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童觀闚觀皆著小人之情狀而卦意主爲設教蓋觀在剝否之間事亦可知易道變通取象不一不可以典要求也坤之六四即觀

也著括囊之義焉天地變化泰也雖草木猶蕃行葦是也天地閉否也賢人猶隱君子陽陽是也否已當矇則四之括囊尙何疑哉賢人而括囊則人物失其性者多矣非大觀之聖人神道設教以服之何以慰斯民哉

君子常欲損上以益下旅奚無過是也小人常欲剝下以媚上柔夷公好利是也剝下乃所以剝上自足而辨自辨而膚小人之剝勢必至此君子知厚下安宅則不至於剝矣小人何自進其說以剝君子哉

閽官自古有之以宮人寵何不利之有周官閽爵止士屬內竪供門戶掃除之役而無與政事其貴魚以宮人籠之意歟漢光武唐太宗得之宣帝明皇失之遠矣

倘非肥遯於遯拔茅於否則君子盡於小人尙安有不食之碩果哉肥遯拔茅所以爲碩果碩果所以爲來復也

復欲朋來慮其無助也泰欲朋亡慮其聚物也朋來所以爲泰朋亡

所以保泰

荀卿作成相言文武之道同伏羲蓋有深意作易圖該三才之道不止爲君子小人而已六十四卦言陰陽消長君子小人之進退最著明者在此十二卦故總而論之周公祖文王之道以告成王者立政之書是也與此十二卦合而觀之及此

讀仲尼之誥

南巢之放聖人之大過以救民也湯有不容之誠仲尼極改過之說則愛小人而危君子伏羲文武無異道也荀卿爲楚作成相故其言非是誇美其君爲諱過之言後世之告其君反是觀者審之

讀盤庚

盤庚深愛其民不忍以其未喻而加刑戮故開諭委曲如此足見王者之仁後世誣民行私而假此書爲說皆盤庚之罪人也

武成舡簡

或問武成舡簡有諸曰不然古之爲文亦相祖述以湯誥例之武成文求昭然初非舡簡底商之罪以上皆告羣后之辭也

讀荀子禮論

卿謂聖人惡亂故制禮即性惡義外之說與孟子節文斯二者矛盾然則荀卿之禮強人者也孟子之禮充其性者也故吾謂荀子告子之流其極有性僞之論

讀荀子樂論

卿言樂人情所不能免與孟子樂則生矣合乎曰樂人情也樂斯二者樂之正也形而不爲道樂之流也聖人因人情而制樂順其正而防其流獨以爲惡其亂而制之則正聲乃矯揉而淫聲乃若其情者平抑卿見禮樂之末而未揣其本者也

送同官黃教授序

紹興歲辛巳北虜猾盟天子震怒命將進討河南郡縣稍欵附捷書日聞中外翕然謂克復可日月計時永嘉黃君北老方爲金陵泮宮

師僕始忝同僚從容言及之君曰虜爲謀久矣今王師壓境下數城而兵不出情叵測且蓄恨而發其毒必深冬十月虜酋果悉其師入寇戊申渡淮壬戌渡江我師退敗相攜人情岌岌不自固君復爲僕言虜實强暴可畏然罪貫盈天將亡之已而果有變守巢穴者自立兇酋斌于軍使來告退希功者因言虜衆潰願歸侵疆宜乘機進取十二月天子親視師正月至金陵縞紳韋布之士章交公車皆有空朔庭封狼居意君慨然曰是可不爲天子言乎虜酋雖死衆尚强且我師老矣陳之中原果遇必敗不如先圖關中勢可萬全乃投匭上疏言晉宋奚陳北討不利凡八事且盡取秦五利既奏天子下其議君亦貢副封於宰府不數日稱譽翕然滿都下公卿大臣恨見之晚無人不自得孟子所謂大丈夫人皆歸退之而不吝至於三上書宰相潮州謝表盡將祿仕於諸侯與庶幾憲宗之改故故皇皇不忍棄棄不忘之意丁寧反復而不能已世或疑焉則知退之者鮮矣退之自謂文皆約六經之旨舉其大概聖德詩約乾之文言別知賦約詩之

閭事同議妄意自謂知君爲悉望其容粹而温察其心和而平稠人廣座語如不出諸口間發一言必審而當理於前數者兵兼之矣是不用中權匪人隱藍尺籍伍符乾沒財貨軍行凋落戎馬駑敝一旦遇敵不死則奔士卒平居飽食安坐驕不可制荷戈一出觖望釀賞未及徧行睢盱桀驁有圓視四起之意兩淮十餘州失業數十萬人無所得食相攻剽以爭一旦之命江南白丁給饋餉供徒役北至子淮踣斃踵道東作方興未有息肩之期願君推前日誠心復以是告宰爲高選皆佩韋以自緩耐蒞辦則民不堪前此掊斂急事劇於舊賦增斂急事劇於舊羣惡猾賊外橫征繇者隨其規田里廩息屑矣縣兩輸悉於州無倉廩莞榷之贏其貧猶民也治麻創於五代修於皇[illegible]歲日敝居者猶親不敢興役補葺支撐敗傾脅今宰木君既視事顧瞻而歎曰君言之意衆曰善因書以爲別且聚以詩

韓子後序

張籍論退之排釋老不如著書退之答以待五六十又謂夫子道雖尊其窮亦甚願其徒守之尚使獨言獨書其存可冀乎仲友三復而悲之退之年不至六十弟子亦無成其志者李漢趙德僅能次其遺文於四部入於集子緣儒流無韓子書此於退之無加損學士知誦習模倣取高於世謂之古文至其道高深博大亞孟軻越諸子者或未盡知亦其徒未能尊其書之過也仲友既刊荀揚王通書因掇取念之古文三十四篇爲四卷題曰韓子以合於三書非敢自附弟子之列庶以成退之之志自孟軻沒養浩然之氣未有善於退之者論宮市諫佛骨之死不悔逐鱷魚論庭奏軍至誠無不動者中庸所謂無入不自得孟子所謂大丈夫人皆歸退之而不吝至於三上書宰相潮州謝表盡將祿仕於諸侯與庶幾憲宗之改故故皇皇不忍棄棄不忘之意丁寧反復而不能已世或疑焉則知退之者鮮矣退之自謂文皆約六經之旨舉其大概聖德詩約乾之文言別知賦約詩之

谷風佛骨表似無遜送窮文近北門鱷魚異類故體多方而嚴潮州表愛君故兼小弁凱風之怨此學者猶能知之若乃符讀書城南謂誘人以利祿孰知約宮雅肆三之旨感二鳥賦謂有衰於榮光孰知約飲食教誨之旨夷考退之行事鮮不合道而文旨無非經今而取以爲子乃不並存者懼後世獨以文觀之也讀三十四篇編類而長之獨文乎哉

重修金華縣治記

金華爲婺治其山水清遠士田沃衍物阜而俗美冠於屬邑然境狹人衆占田五夫已名富室民皆勤耕桑畜用度以卒歲無蓄積盖藏以應公家急須自遒葦鞏僑寓輻湊郡費實廣賦增斂急事劇於舊羣惡猾賊外橫征繇者隨其規田里廩息屑矣縣兩輸悉於州無倉廩莞榷之贏其貧猶民也治廨創於五代修於皇[illegible]歲日敝居者猶親不敢興役補葺支撐敗傾脅今宰木君既視事顧瞻而歎曰君

子居之一日必葺茲何因循之甚耶博問精思得其所以則又歎曰邑於郡子弟也奉養是職何敢以煩請民吾子也擾之傷吾慈慮靡寧是懼葺不可已吾當自任其勞庶以成之耳於是檢漏入約浮費鳩工庀材纖悉會計一毫不以煩郡與民民有擧壺漿持原酒棗脯來犒役者笑而受之曰嘻煩吾子矣經始於六月乙巳畢工於十一月甲戌凡葺廳事之堂與西偏之便廳復其舊觀中間而新之增壯麗焉堂之東建齋以便燕處爲役蓋不煩而民不知可謂善矣夫欲速則不達敏則有功聖人之言初不相悖緩者不及辦者苛擾則失之違矣勿亟于始成于不日固聖人盛德事苟緩於欲而達於才不害民而有功亦近古之良吏也本君於是役也庶乎不欲速而敏者仲友邑民也入其門登其堂周觀而歎曰美哉君子惠後人多矣其庶吾民厚矣貴德者不望報而報施禮也繼是改者毋怠事毋求速毋橫賦而苛役居是邑者毋歸訟毋牟厚利毋隱戶而逋輸以共樂斯成而享其安庶可報吾本君之賜乎君笑曰然於是乎書

重修台州郡學記

本朝以恢儒爲家法自慶秝迄紹興命教益廣矧在甸服敢不欽承仲友奉命假守至郡既謁先聖行視學宮將就領地慨然念非宣化所宜乃議修學集鄉之縉紳推其賢能者二人庀役事擇僚屬四人助之始作於庚子孟春畢於首夏材良匠能可支百載夫以天子命郡置學選名師教士以德行道藝以培植風化震蕩習俗使人知有禮義乃王道之本生民之命不可一朝緩也茲郡遵辟雍而以水火風旱之相仍補敗不給顧視歉吝以迄於今又因循而不修守之罪矣於適用則未也善乎王右軍之論曰昔人或以琉璃鏡大今捐數千緡而賢士大夫衆與共成豈獨守之責塞實亦成前人之志副多士之願非天子之德厚而朝廷之化深歟喜其成而推其本言之不足而至於咏歌詩其可無作乎詩曰有學之宮既入斯圮匪鄉之英孰葺而起伊鄉之英匪爲我勞辟廱之化其流滔滔有庶斯修有門斯閎多士復來居移氣壯台山巍巍江水遶遶有學之宮與江山齊既安爾居既敦爾倫靑靑子衿盍遵爾業我風斯移我俗斯美詔爾多士無負天子

新建中津橋碑記

郡介括蒼天台間城臨三津其中最要道招舟待濟寒暑九病仲友以淳熙庚子來守自念叨忝乏牧養大利可作迺分官吏化工徒度高下量廣深立程度以寸擬丈創木樑置木池中節水以衛故潮進退觀者開愉然後賦役始於四月丙辰成於九月乙亥築兩隄於皇華亭之東砌以巨石貫以堅木載護以蓄楗中爲救道兩旁爲却月形三其扉以殺水勢南隄上流爲夾水岸以受水衝隄間百十有五尋爲橋二十有五節旁翼以欄載以五十舟舟置一碇橋不及岸十六尋爲六筏維以柱二十固以楗筏隨潮與橋岸低昂積以版四級鐵鎖以固橋租竹爲纜凡四十有二其四以維舟其入以夾橋其四以爲水備其二十有六以繫筏繫鎖以石獅子十有二石浮圖二纔當道者植木爲架遷飛仙亭於南岸還州之廢亭於北岸以爲龍王神之祠爲僧舍及守橋巡邏之室二十有一間凡

橋橋舟筏竹纜之須用錢九百八十萬既成因其地名曰中津銘曰台江之津橦橦往來橋之未作吾民其咨豈無智謀亦阻深議橋之既成其勤在纔矜吾民兮閔吾勤兮永詔厥後見斯文兮

筆記

靜女之詩曰貽我彤管彤管有煒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禮曰史載筆博物志乃謂蒙恬造筆非始造也其制作至恬而始精爾至漢以降乃有寶跗玉匣翠羽黃金隋珠和璧文犀象齒麟角之飾珍矣於適用則未也善乎王右軍之論曰昔人或以琉璃鏡大鼈佩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蹶矣又曰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緣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而後爲寶也此深知筆之利病者也漢制天子筆皆以秋兔之毫蓋造筆當以兔毫爲正譬如硯必用石鑑必用銅傳子乃言豐狐之柱秋兔之輸歐陽通用狸毛爲筆裹以兔毫其九精者則有鼠鬚猩毛皆人搜奇而用之甚至於羌人翦而征其直者眞好異之過也晉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

必兎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此思其上者不可得故思其次者較諸嶺南用雞羽之屬差勝耳惟羊毫勁健宜於大字用以覆兎毫作方寸以上書清勁可愛下此則少圓熟矣毛顯之族中山爲翹漢時諸郡獻兎毫出鴻都惟趙國毫中用時人皆言兎毫無優劣管手有巧拙此論固當矣然自江以南兎毫皆不可用大抵兎生於平原者沙平草軟則毛長而勁生山林者出入荆棘間則剡銳而短故不入用無他故也唐給集賢諸學士歲千五百皮亦止以四郡所貢者良由此爾古人以筆爲鋤耒欲善其事必利其器則筆固不可不擇然古人善書者又以不擇紙筆爲工虞世南以是辨歐褚優劣至如張伯英臺池智永師筆塚所用之多若此必不暇精擇也然鑒筆亦甚難事柳公權求筆於諸葛氏卒還其先與者而取常筆況他人乎嚮筆之用至廣大矣用之以斡旋洪鈞陶冶萬類是爲化筆用之以鋪張閎休鼓舞羣動是爲樣筆用之以鎔範衆言恢宏至道是爲文筆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蜀之死也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諸法章之立言法章之立而反諸蜀之死單於是乎不得獨有其功

詳刑時則有丹筆援筆以寫龜圖則彝倫敘焉抽毫以命才子則文賦作焉分金銀斑竹之飾以紀述名士則功德文章著焉記人明遠開物成務著古昔之唔唔傳千里之悤悤捨我其誰若古大賢以筆端盾寸滯爲霖雨其次者亦粉澤王化丹青王猷使當時號大手筆又其次作文之士下筆不能自休稠人廣坐援而書廣會不停綴專意述作者至於門牆藩溷悉置紙筆文字一傳使作者心服欲焚棄筆硯嗜書者禿千兎之翰以字畫名其家古人用筆端不苟然也故以符應之著形於夢寐則有點額兆孫氏之祥如椽應大册之異五色爲藻思之符出爲靈響倘能與博陵生商古今而論得失也惜乎世訛道喪文武異途始有投筆而求封侯特長槍大劒而以毛錐子爲安用者是可歎已況乎爲上者既不中書流而爲刀筆吏惡俗且恃以爲歸訟之資至號班筆之民則吾所不取也已大丞相以管城子賜僚屬明應淨几拂歙石研松煤寄興乎格先生之門於是乎書

題王介甫荆卿論下

卿無加損據事務實錄附之單傳則知卿探矣太史公傳韓非於老子之後而晉蝸於單傳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爲之復齊之功蝸實倡之也皆推見至隱之意歟

續八詠併序

齊禮部郎沈休文出守東陽爲八詠詞祖騷而義本於詩諄諄平慕君戀闕之意非特流連光景之文也後人或引佐梁之事訾在齊之作才名受屈久矣郡西樓以八詠名文高而宇褊太守參政李公卽其東更搬宏敞於舊目力所及曠豁幾倍題詩揚榜更勒詠碑郡人賡酬充於屋壁落成之日仲友適居深山歸而登之睹舊觀之增偉喜前作之有繼候盡感秋何能自默三復休文之辭蓋興六而賦二言吾土之風物一篇而已況兼一郡之美不主茲樓之勝乃用其調而更其題別爲八詠凡作者之本意前後之規模興樓之光景盡在是矣深虞學步非敢效顰雖媿續貂猶庶刻鵠云爾淳熙丁未季冬戊辰朔唐仲友序吳氏師道曰沈休文八詠詩語麗而興深後人遂以名樓照映千古爲吾邦美談獨恨人累其文耳唐興政淳匹中嘗別爲八詠冠以序稱休文之美而謂後人引佐梁之事譬在唐之作爲才名受屈吁一時諸公之論皆以八詠爲樓專而興深後人竟何如哉

雙溪古勝地一

占勝地勝地難摹寫二水護城闉千山帶林野山林鬱蒼蒼千里遙相望栝蒼轉曉色九峰含夕陽危欄壓雉堞嘉名寄文章陰晴閒變態晝夜無故常郊平漲潦渺滄溟渚迴澄波縈素練霽後適岑歷歷分霧中巫嶂濛濛見塔遠目兮雙明含清輝兮四面奉分星之肸蠁切宴居之眩轉邦人來此意以恭客子臨之遊欲倦神莫睹敬先通言有盡興無窮烟籠野以浮碧浪射霞而湧紅連赤松之佳氣過三洞之罡風仰層閣而跂翼俯浮梁而卧虹數征帆而引興瞻僊翼而省躬接絃歌之盈耳震鼓角之淩空洪鐘發天半清磬入雲中英靈降神異舊隊生物豐清絕茲樓景佳哉冠江東

八詠談英詞二

談英詞英詞有微意懷章戀雙闕吟情深六義秋月清可依春風惠

無私草桐感霜露鴻鶴傷羽儀解玉佩去朝會鶺朱旛張皂蓋張蓋非不榮解佩難爲情青縞矯濁俗錦帳懷休明邦衣未容褫況值佳山水時來一登臨清曠豁千里既爲茲土愁復云茲土美揖林壑俯清檐摛錦繡歌陽春天球鳴兮朱絃奏朱絃奏兮玉律新靈均洞源建安風度參衆體於相梁接遺聲於楚賦值重光歎盈敏曳長裾懷散聚想西園兮不復游興南尉兮未能去薄淮陽之見疎幸孚邱而來顧非流落以爲患謀熱中而怨慕景人詠以增輝詩因樓而得趣嗟暗投於拙目指微瑕於寶璐高文一何寥絕境亦難遇子期久云亡蚍蜉祇撼樹

千年增舊觀三

增舊觀舊觀已云美棟宇未羣飛賢侯爲興起昔時兮清賞昔日兮清文揮絃兮歸雁隱几兮浮雲八篇合綺麗萬古垂芳芬鶴歸城郭幸未改人去典型猶得聞風流兮代變城闕兮勢遷故蹟兮溪山靈祠兮門闥湊香火於庶繁局宇宙於褊側惜經度於無地厭往來於如織重舊貫於改作付流年於未極負吟咏之高名起登眺之太息侯至懷古賢民樂值豐年謀始規模壯競辰旌旆遷落成騶不日面勢快勝前昔人應有待神交臭蘭茝淚碑忽已新革帶儼如在當時屈望郎此意屬眞宰樓高兮山遠野曠兮水長冥冥兮鴻翼淒淒兮鷗行客至有永日詩成無短章見聞庶不逮名實非自彰隆昌七八載作者永相望

萬象出新奇四

萬象出新奇震吳越經營得要領呈露入軒闥迢迢梧蒼山虬龍南北環中含七邑壤下注溪流灣昔樓已摧勝今樓與名稱東西倍軒豁高下增比興極目送朝宗日窮波未窮萬里出寸碧千里來雄風地迴月偏蚤草綿心易仲窻影射朝白簷牙留晚紅村村辨迴互樹樹分玲瓏長烟低抹岸遠水淨涵空雲閒無迹翼天末識歸篷輪奐觀新作邦人胡不樂憧憧絕紛擾宜茲泊溪響答棋聲雲影入杯酌守橙心自知客至意亦宜哦詩句易得憑檻坐忘疲垂名千古

地一朝風景異楹桷歷閒閑邱壑輸胸次清游未渠央吾民那可忘

詞章貴高閣前後雨甘棠

遲日春偏麗五

春偏麗偏麗雨溪湄三農喜趨事萬物欣滋時伊吾土之恬樂勤獻

畝之東作瀰隴麥之曠望徧水田之疏淪抽新綠之桑麻換柔青之

林薄林薄初遷鶯郊原青澤晴圃花張錦烟隄柳弄絲輕落樽吹香

盡芳草連天生遊人自適意客子偏傷情韶華忽云暮簪楹亂飛絮

南浦綠波瀾秀野深烟霧魚肥鱠釣舟沙煖多翹鷺紅殘少踏青日

落喧競渡翩翩來去燕芳洲御泥便弱羽度高城斜拂微和扇物態

皆光輝憑高自忘歸輕雷送夜雨江色含朝暉俗厚異觀泊服成思

浴沂所幸獲不作但願年無饑寬書已屢下宣布關深機

薰風夏更宜六

夏更宜更宜倚欄客扇化養之清徵布豐美之潤澤空翠輕之桑柘

漲黃雲之麰麥掃圃圃之落紅溢畝澮之疎白亘東西之入望固高

下之無擇響纖車於林野度牧笛於阡陌淵永晝於尊罍散輕暑於

絺綌嘉賓可以娛塵襟可以釋俯檻草芊芊懷人情脈脈黃梅熟兮

大霍洪濤漲兮古渡前渚長已沒浮梁斷兮斷無路駐征客之

行舟失遠村之芳樹望青林之濟溺慮黃帕之爲寇浪洶湧而未息

雲冥濛而猶固幸學海不爲遠忽安流已如故赤日照奇峰絕壑召

神龍奔雷過車響急雨跳珠容爲霖利已溥潑墨收無踪微涼入殿

閣朝爽開心胸高明可居君莫厭變化莫測吟可供

秋空月皎皎七

月皎皎皎皎飛明鏡滌風露以孤高照溪山而清靜協二氣之金精

蕭萬物之西成捲雲衢之點綴廓天路之澄清掃埃塵於玉宇流沆

瀣於金莖汎林光於遠野轉簷影於高城邊金蛇兮深浪湧銀兔

兮長灘平射潛淵兮魚龍動伶樂棲兮鳥鵲驚在冰壺兮心腑快吸

瓊華兮毛骨輕念遠人兮懷塞北依末光兮思承明顯氣分深淺素

魄有虧盈橘成牛女渡日沈河漢傾光輝半入月憂樂殊羣情蕭蕭

漸寒色還雁向南征此景皆奇絕茲地獨崢嶸當午夜之寥閒帶遠

烟之蒙羃認遠山於微微分近樹於歷歷急搗衣之寒砧引泊舟之

橫笛繫賞心之難并對茲景眞無敵佳人兮懷哉參已橫兮歸去來

冬野雪垂垂八

雪垂垂迴野望中奇眞迷一色混琢鏤萬般宜嚴風初作意愛日爲

收曦千山淡若慘萬壑凍無姿同雲忽沍合飛絮漸分披漫天歷亂

落邊檻橫斜吹粉侵兩溪浪瓊削千林枝素虬橘枕渚冰柱瓦流澌

田種皆龐伯絕非千期抄頭雁影滅城角鳥聲悲烟孤辨村墅天

沈迷酒旗愛登樓之縱目忘起粟之侵肌忽愁容以暫開掘朝暉之

照曦射積素之峰嶺認微波之溪谷燦垂簷之明珠燭開府之羣玉

凍暮寒而復凝夜聲而相續觀開閤以多端玩朝昏而未足孤松

氣獨剛百穀土增沃積陰那可久見晛深所欲白雪與陽春願賡郢

中曲

游蓋竹山

籃輿東出雨初收衆山捲霧奔蒼虬麥田濛濛連千畴去年見種今

見秋農家椀大飯快活使君不去能無羞春光欲盡誰挽留千林蔕

蕤新綠柔桐花遠近淡無色自開自落那關愁洞天爲我暫晴露使

我蠻展窮冥搜天門發秀萬馬下水口離立羣峰稠瀑泉對面瀉絕

壁寶劍郤倚丹鳳樓溪聲噴薄雷震動石色古怪神剜鏤洞門谿砌

鳳飛飛香爐峰下蛟龍滅中峰特秀小爲貴左右旌節森戈矛幾時

秘奧一日覩談笑指示君知不精盧但欲占勝處專事棟宇非良謀

飛閣跨水納佳氣奚兀堂殿居上頭軒楹高下有奇致洗滌肺腑明

雙眸我將於此棲羽流鳳笙鶴駕應來游丹成一舉凌九州下視渴

世如浮漚靈祠欵謁路阻修眉巖曲澗蓬且幽經營輸金助爾何須求晚雲漠漠鳴雨鳩僕痛泥滑吾欲休虹

騎城鼓已報初更籌追攀別乘聊復爾乘與何如王子猷習池不爲

倒載去兒童不用拍手攔街謳

石洞

流泉在石上細路在石下天宇開復閉竹樹遂而雅我來不值桂壑
風月寒病骨難迎逢野田午後愛日烘杖藜扶去穿徑籬霜清水落
石正瘦落葉擁徑行龍鍾決流作瀑飛短虹小閣踞坐塵慮空蕭然
一笑出山去迴首峻壁紛青紅

雲峰院

木杪出危閣軒牕羅翠屏更須登石望欲盡遠山青

郁舍

草色紅泉井桐陰白板扉徘徊不忍去坐待白雲歸

逸篇逸句

悅齋遺文什不存一今將篇目可考者採錄如左其全篇雖
佚而斷簡零帙尚見各家徵引者即採附篇題下不得其篇
題者則彙次於末

代提舉國史進哲宗徽宗寶訓表　按悅齋以紹興庚辰中博學宏詞科此下五題即試題也

少曄氏官名記

唐文恩博要序

寶奎殿太宗皇帝御書贊

因學紀聞紹興庚辰宏詞以寶奎殿太宗皇帝御書贊命題唐

悅齋中選但云慶歷二載而不紀月日以實錄考之乃二年正
月辛未也實錄云命呂夷簡撰記而悅齋謂煥平堯章親加記
述亦誤

辭學指南唐悅齋寶奎殿御書贊序有缺誤

漢考工令箴

賀仁宗英宗室前柱上生芝草表　此下五題見辭學指南

辭學指南載其起聯云聖皇至孝荷神鑒之溥臨清廟儲祥挺
靈華之秀發又中聯云天錫嘉符芝稱珍物俯延英之御座發
興唐帝之詩生甘泉之齋房嘗下漢皇之詔

代臨安府進瑞麥表

辭學指南載其中聯云効貢亳都上掩太宗之遊仰圖蜀郡益
增仁祖之光

擬唐遷東道大總管論高麗首領部落檄

擬幽鎮招撫使論朱克融檄

擬右衛率府長史召西城兵討中天竺檄

中興賦倣序　見因學紀聞

因學紀聞班孟堅兩都賦序遷齋謂唐悅齋中興賦序得此意
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傳陋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
皆變化馳騖不失古人之法度蓋用適有夷隆學有粗密之意
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

楊雄論　此下三題見殘本悅齋文粹第一卷目錄

崔寔論

李德裕論

六韜論　此下十六題見文粹第二卷目錄

周衆論

歸弼論

刺客論

因學紀聞引其中段云諸侯棄甲兵之讎爲盟會之禮乃於登
壇之後奮七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誅乎君臣之義有
死無貳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剸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
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老母之年遂殺
身以爲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窮困歸燕丹軻
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
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
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乃引而寘諸四子
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審勢議

待時議

務實議

宅謀議
革弊議
達情議
愛日議
節制議
察舉議
車戰議
衆民議
安富議
館職策五 問奉使 此下二題見文粹第五卷目錄
館職策六 問官冗欲清入仕之流
館職策七 問韓信諸葛亮之規模局量謝安之決勝 此下四題見文粹第六卷目錄
館職策八 問諸葛亮圖魏劉裕平秦
館職策九 問馬政

館職策十 問水勢
蒼山新峴潭靈濟廟碑 此下十二題見文粹第七卷目錄
重修靈康廟記
禦海潭靈拾廟感應記
謁蓋竹山詩記
寧海桐山飛橋記
桐柏眞人新像記
丹液亭記
送姪赴樂清序
十全方序
荀子後序
揚子後序
吳師道法言序云揚子法言十三卷晉李軌注錢佃用國子監
治平中舊本刊之當時已用宋咸注增入矣今以司馬公宋咸
唐仲友序附錄於後以見諸公之推尊揚子者如此之至仲友
略及其出處而以易之肥遯當之義殊不類蓋亦曲爲之辭者
文中子後序
擬上留守書 此下九題見文粹第八卷目錄
上洪丞相書
上衢州程守書
上趙守舉詞科書
上張丞相書
再上洪丞相書
上李侍御書
代汝兄上虞丞相書
代人上李參書
代人上史相書 此下十二題見文粹第九卷目錄
代人上向漕書
代人上葉樞書
代人上梁參書
代人上宰職書
代人上湖守書
答邵兄書
答杜伯高書
書張保皐鄭年傳後
讀史記樂書
辨元和聖德詩
辨唐兵三變序
考侍御史墓誌銘 此下十四題見文粹第十卷目錄
妣大碩人吳氏墓銘
知饒州滕使君墓銘
審計周君墓誌銘

將仕曹君墓誌銘
兩唐君墓銘
時夫人唐氏墓銘
吳居厚墓銘
曹君墓誌銘
歐陽氓墓誌銘
陳君墓誌銘
陳俊卿墓誌銘
祭甘五弟文
祭小八姪文
司馬法在六藝兵法如孫吳皆後世變詐之兵非古之兵書也雖陰（見玉海一百四十卷）
陽神農黃帝之號皆託也（見困學紀聞八卷）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見困學紀聞八卷）民心之得失（條又見十三卷張文潛梁父吟條）
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釋道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見困學紀聞卷二十）
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只合委任大臣使百官各得其職又況西都呂霍上官王氏皆是權戚不是大臣不免政歸房閫捨宦官外戚孰得親近（見山堂考索續集卷三十一）
後元富庶緣不用兵又武帝不開邊雖不入粟拜爵亦可（見山堂考索續集卷三十一）
四十五
雄最知大衍數者故元數曰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五五爲土元圖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爲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不言五十爲土五與十相守者知藏十之爲大衍也（見經義考卷二百六十八）

永康胡宗楙據唐氏遺書本校鋟

唐楊倞注荀子後序

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初漢劉向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一篇除復重定著三十二篇爲孫卿新書十二卷至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皇朝熙寧初儒官校上詔國子監刊印頒行之中興蒐補遺逸監書寖具獨荀子猶闕學者不見舊書傳習問本文字舛異仲友於三館睹舊文大懼湮没訪得善本假守餘隙遍以公帑鋟木來令蔣樞李概張公盛葛立柔司馬儼陳伯廣趙汝越補敝支傾剜未經久教養道闕士氣不振俗用蕪陋主簿丹陽葛君采始至謁先聖顧瞻堂陛蓁蕪頹圮惕然不寧既閱月歲月旬稽職舉憧惠孚哨然嘆曰我祖清孝文康以儒受國恩今四世矣小子敢忘本即告於令黃巖鮑君祖文愀然曰學廢令負責設歲幸豐民補敗未給美哉親乎當何爲計葛君曰祿雖微皆君賜民膏請捐數月以爲倡庶身教者從事克撙鮑君曰誠如是吾亦何愛於五斗謀既定以咨丞尉

僉和不疑樂輸勉從民是用聽得緡錢數百乃以淳熙戊申季春月甲子鳩工庀徒命學職于琢佐經畫石康功司出納石知義宣統各贊以力役既閱時太守修撰趙公以閩平之望下車脩教聞而悅之吏民奮厲越仲冬晦新學成費子緡半出民助廣殿崇麗倍蓰舊規重門列戟外疏兩池疏達繚垣植柳外環邑人改觀咸知士尊既畢工于琢以狀事來告仲友曰吾邦有賢牧使令佐獲展其能學敝以新教化復起上化用宣窳俗將變不可無紀劭夫美成在久問者學之儻廩多充他費厥數稍迫教用不給今學既成將豐厥養充厥教願聲以詩上達民情於黃堂使終惠於我士民永以爲勿壞之勤不亦�relation與仲友拜而言曰宋德厚矣自承流至於邑寮皆知重道以繢於成異時弦歌恢聞受人易使之風河潤千里居鄰邑者與受大賜豈敢僭葛君之命迺爲詩曰浦山之陽維蒼蒼兮浦陽之流維洋洋兮民生其間庶且康兮士業於儒顯亦嘗兮教化之宮曷其荒兮圮極其崇守維艱兮簿書其謀令曰臧兮甲子三周新化堂兮重門列

老師學者已眾二子適見世書寢鋪啜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去異意書當與七篇比此君子所爲太息大宋淳熙入年歲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請郎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唐仲友後序　見古逸叢書

重建學校記

國家稽古道命教編郡邑達通庶不承庠序盈門迨於荒陬矧是浦陽屬名郡爲佳邑嘗有顯者今通聲穀海流頻水化源下漸矧伊黌宮可廢不葺縣學凡三遷重建於皇祐間宣和七年徙今址紹興以來令蔣樞李概張公盛葛立柔司馬儼陳伯廣趙汝越補敝支傾制未經久教養道闕士氣不振俗用蕪陋主簿丹陽葛君采始至謁先聖顧瞻堂陛蓁蕪頹圮惕然不寧既閱月歲月旬稽職舉憧惠孚哨然嘆曰我祖清孝文康以儒受國恩今四世矣小子敢忘本即告於令黃巖鮑君祖文愀然曰學廢令負責設歲幸豐民補敗未給美哉親乎當何爲計葛君曰祿雖微皆君賜民膏請捐數月以爲倡庶身教者從事克撙鮑君曰誠如是吾亦何愛於五斗謀既定以咨丞尉

僉和不疑樂輸勉從民是用聽得緡錢數百乃以淳熙戊申季春月甲子鳩工庀徒命學職于琢佐經畫石康功司出納石知義宣統各贊以力役既閱時太守修撰趙公以閩平之望下車脩教聞而悅之吏民奮厲越仲冬晦新學成費子緡半出民助廣殿崇麗倍蓰舊規重門列戟外疏兩池疏達繚垣植柳外環邑人改觀咸知士尊既畢工于琢以狀事來告仲友曰吾邦有賢牧使令佐獲展其能學敝以新教化復起上化用宣窳俗將變不可無紀劭夫美成在久問者學之儻廩多充他費厥數稍迫教用不給今學既成將豐厥養充厥教願聲以詩上達民情於黃堂使終惠於我士民永以爲勿壞之勤不亦遑與仲友拜而言曰宋德厚矣自承流至於邑寮皆知重道以繢於成異時弦歌恢聞受人易使之風河潤千里居鄰邑者與受大賜豈敢僭葛君之命迺爲詩曰浦山之陽維蒼蒼兮浦陽之流維洋洋兮民生其間庶且康兮士業於儒顯亦嘗兮教化之宮曷其荒兮圮極其崇守維艱兮簿書其謀令曰臧兮甲子三周新化堂兮重門列

軼水牛璜兮士知自尊化爾彰兮天子之德吏奉揚兮學非美觀道欲長兮守尚終惠民不忘兮尚愛植柳如甘棠兮見上編卷二

兼聽則公正忠讜進偏信則浸潤膚受行此魏徵論聽納在用之本見貞觀政要卷一君道第二章集論

太宗之問禍福之機房魏之對更爲本末若言創業易太宗身更其難此不可罔若言守成易太宗必謂難者吾猶身濟之意忽生矣太宗悟二臣之意加謹於守成之難明哉見貞觀政要卷一君道第二章集論

太宗與房杜君臣之契深矣謂之明良相遇可矣而古之王者必有師臣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尚父是也是故能以道正君格其非心以登堯舜之盛故曰成王畏相房杜之於太宗可以爲名相矣未可以爲畏相也見貞觀政要卷二任賢第三章集論

責難於君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此孟子之言之不力見貞觀政要卷三君道第七章集論

諫爭徵有之矣見貞觀政要卷二任賢第三章集論

觀太宗待遇馬周過於房杜王魏如四使催趨飛白之賜皆異寵也見貞觀政要卷二求諫第五章集論

惜周不及四子功業止此史氏謂君宰不膠漆而固信矣然周之才豈獨不及說堂而已哉見貞觀政要卷二求諫第八章集論

此太宗見諫者悅而從之之一事也有功見之猶悅況諫諍而見知乎設宴賜帛謂思至意故舉酒相幾具有鹿鳴燕忠臣嘉賓之意亦一端也見貞觀政要卷二求諫第五章集論

太宗行王道之一端也必箴與太保旋契同意苟遂良之對是矣抑猶有說舜禹大聖徽過必箴與太保旋契同意苟卿謂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豈知言哉見貞觀政要卷二求諫第十一章集論

王珪納諫皆人主情慾之際人所難言可謂無愧於魏徵矣見貞觀政要卷二納諫第一章集論

魏徵之諫不啻讎夷窺中國也先王內中夏而外四夷其待之固有其道矣後世不爲所亂則爲所羣皆起於喜功貪利之故太宗聖明猶不免此徵之所言切中其病而終唐之世困於亂華可不戒哉見貞觀政要卷二納諫第七章集論

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人主勉進臣下之功德欲其不怠如此太宗誠有知子之明其教之亦云篤矣此數語者即周公無逸之書也至謂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此則煬帝有前鑒矣奈何承乾方欲以殺止諫雖百正倫何益哉見貞觀政要卷四擇賢太子諸王第一章集論

遂良之諫切中太宗之病此太宗十八舉義兵以已挾人不問幼小會不知人才不同未知稼穡之艱難乃使之臨民何止未能操刀而使割也況膏粱之性難正古人病之而況於帝子乎遂良欲養成德

器審堪臨州然後除遣眞良牧也然帝子之重土地不足藩維磐石之宗使臨一州亦何益哉賢乎適足以勞之不賢適足以累之而已惜哉唐之君臣其見之未及此也見貞觀政要卷四教戒太宗於玄素可謂不察矣玄素力諫太子至于一再至子三四承乾諱其切至遣戶奴擲擊遣刺客伺之其脫死者幸矣乃於他宮僚同坐至除名爲民起爲刺史訖不復親近太宗於此卅濫害及善人矣可不悲哉事與干忘寧同而賞罰異太宗何所見而然耶見貞觀政要卷四規諫太子第三章集論

仁義是帝王之道然必如中庸九經與大學自誠意達之明明德於天下方爲醇粹太宗言仁義本乎魏徵之勸然所謂仁義乃在制度紀綱而已見貞觀政要卷五仁義第一章集論若立者所謂一心可事百君忠義勇敢兼有之觀其於隱太子之死能不避難然君弘世衡既死則解兵而去不爲已甚則異乎徒勇者蓋可知也然立之與叔方俱可謂見危致命者矣較其人品叔方其

立之亞歟見貞觀政要卷五忠義第一章集論

姚思廉節義學問之士孟子論爲人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思廉之謂歟學問惟寡欲能精節義惟寡欲能立見貞觀政要卷五忠義第二章集論屈突通不死於稠桑更盡力於唐尚得爲節義乎曰隋運已亡河東之守力戰不屈天命有歸通知之何斬家奴射其子兵敗力屈而後擒亦足以報隋矣商之亡也雖如箕子猶陳洪範封朝鮮而欲賣人以必死不亦難乎若通之謂力於所事亦足以爲節義矣見貞觀政要卷五忠義第四章集論

若以隱巢之事不可以利怵死懼亦可以爲社稷臣矣然太宗此言蓋亦有爲瑣初以切詆房杜廢又以痛劾房杜罷至此復參知政事太宗賜詩欲羣臣知委任之意也魏徵之言亦以發明太宗之意若以獨較楊子雲近世社稷臣之論則猶有愧云見貞觀政要卷五忠義第八章集論書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蓋小人之情必虐煢獨而畏高明君子反是向無胄之言則太宗爲失刑背皇極之訓矣其爲利害豈淺哉見貞

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太宗不暇省歲餘乃以刑部命道裕太宗可謂能改過道裕可謂善議刑矣見貞觀政要卷四教戒公平第六章集論徵論基於德禮保於誠信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禮儀皆以誠信行之則終始惰未盡誠信最巾太宗之病道德仁義未益博由待下之惟一時乃日新豈至有善始之勤無克終之美哉見貞觀政要卷五誠信第二章集論太宗之失正在矜伐賴逢之對箴其膏肓太宗能得此道雖帝王可及也借其資矯拂勉強之力故時有用賢納諫之益亦猶飾非拒諫之悔也見貞觀政要卷六謙讓第二章集論

太宗辰日哭張公謹謂君臣猶父子義感人心獨歟之略高矣見貞觀政要卷六仁惻第三章集論

太宗言不敢多言意在史輦正倫之一言兩得將順正救之美宜乎太宗悅而賜之也見貞觀政要卷六慎言語第一章集論

上執其謙下輸其直此議論之體也以蘇之不才堯獨知之然從試最足以善從諫之美泊兩言之切中其病孟子所謂拒人於千里外者也答詔猶有反覆是非之言則太宗自聖之病庶亦難瘳賴泊言之不已使太宗許以能改不然其去德豈遠乎哉一鑑既往獨泊能出此言不亦賢乎見貞觀政要卷六慎言語第三章集論

太宗所言皆君道然謂守而不失亦望史官不書吾惡則有諱過之意矣伐遼之監不違而窮兵用魏徵而仆碑於身後知宇文士及佞而游言自解謂守而不失未免自矜也見貞觀政要卷七論貪第七章集論梁周陳隋之際吾道窮矣儒於此時猶守先王之經有如劉炫之徒至於流離饑餓而不悔其所發明有以資後學之講習太宗能引擢其子孫以報之至於左丘明等二十人用其書行其道者則又配享於夫子以褒大之先儒于孫蒙引擢之恩又有得配夫子之祀者則今之諸儒能不加勉又足爲後世故實大宗二舉豈不美哉見貞觀政要卷七崇儒學第三章集論

五極出於緇儒之餘諸儒習傳不勝異說當其並行之初是非當否之說特未定也世傳既久其迂怪淺陋之學稍稍堙滅其能盛行於世者如王弼之易孔安國之書毛鄭之詩鄭氏之三禮杜預之左氏何休之公羊范寧之穀梁皆卓然顯行於世而其他不勝異說之數十百家爲之盡廢然爲數子之學者又各持異見太宗始命名儒爲義疏以統一之豈可謂無益於經哉然亦崇其教而已道未也

又曰自漢以來經學分析傳習不同重以南北之分淺窄訛舛師古家世齊周乃能通晉宋舊文故能釐正南北之謬其有益於學者多矣並見貞觀政要卷七崇儒學第五章集論

詩書所載必起宗族家之未正其如邦何正帝子諸叔之昭穆豈惟得敘族之禮亦以明本支見貞觀政要卷七尊無二上之義見貞觀政要卷七禮樂第二章集論

古者重氏姓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以天揖時揖士揖爲之禮貿繁世辨昭穆史氏掌之豈容少有混淆自秦罷侯封而命氏別族之禮廢自魏有中原而華夷之姓雜然無辨唐承南北之弊氏族之書甚哉誤人之可畏也益不爲南越王於武德之初而肯反於貞觀耶

安得不作又出英斷以定高下不幸遭許李挾豔后以焚信書至見貞觀政要卷七

自爲勳格而又納幣踰制禁民昏成敝使太宗之美意不得一傳可勝嘆哉見貞觀政要卷七禮樂第六章集論

有父子則有骨肉姑漢以來尚主者以貴降其父可謂逆人倫滅天理矣唐與猶不行婦禮王珪正之不亦宜乎見貞觀政要卷九禮樂第二章集論

張蘊古文章頗直之士太宗以一時誤見猛誅最爲可惜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切中帝之病蘊古敏書傳曉世務文體當時加以切直太宗濫殺而悔則何益矣見貞觀政要卷八刑法第二章集論

徵言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此即皇極所謂王道書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二說並行而不相悖無作好惡道也惟作威福權也德大而常禮不足以賞於是乎有作威此非有司之法守而出乎人君之權者雖作福而德稱乎賞豈作好哉雖作威而罪宜乎誅豈作惡哉然則賞刑非不由喜怒也不由乎一人之私喜怒也

見貞觀政要卷八刑法第五章集論

太宗留心聽斷天下刑幾措固嘗推封德彝刑法伯道之說從魏公仁義之言雖道德齊禮未純三代而欽恤之意形矣嘻哉後世之不能守也見貞觀政要卷八刑法第九章集論

天啟興運亦不偶然助興運必有賢妃以漢唐論長孫賢於陰馬有古后妃之美無後世后妃之失太宗謂內言佐信夫見貞觀政要卷八敬令第四章

太宗因四夷之賓而以秦皇漢武自儆求輔弼之言此忠言可進之機惜哉玄齡無杜漸之言俾進乎帝王保治之道也見貞觀政要卷八貢賦第三章集論

名其爲賊乃可服之此兵法也太宗固深忿莫離支必欲討之其貢使之來欲治之而未有辭遂良之諫與太宗意會宜其從之速也見貞觀政要卷八貢賦第四章集論

譖言無端幾害忠良非魏徵何以明之以蕭瑀輔公祐不足勞偏師剪除益之區區何足當唐之興運然直壯曲老薛舉可擊之狀未可必也太宗罷之明哉以尉佗之驕倨文帝猶以德懷而況益乎全知命之臣止無名之師江淮以南所全活者不勝數矣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賢於十萬眾特以兵勢較之耳兵隙一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干戈轉餉瘴癘之鬼可以十萬算哉見貞觀政要卷九征伐第二章集論

古之待荒服之外正如此耳太宗推所以待康國而推之它夷不求臣服不亦善乎惜哉其未盡如此也見貞觀政要卷九征伐第四章集論

高昌地不千里勝兵纔萬人特遠不賓太宗討之以其地控西域之中故也見貞觀政要卷九征伐第五章集論

王魏既殺諫臣惟遂良循而其識量不及魏徵李勣一折而遂良之諫不行勣武臣耳所見惟邊功矣天下計何魏徵在勣此言必不發就使有此言徵肯但已豹遂良以克爲善則其言已不能無過矣胡不明夷夏之分申知足之戒以告帝曰高麗小醜不犯邊吏今而討

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不亦善乎勤之指魏徵乃以杜遂良之再諫惜乎不抗疏而力陳之太宗之欲用兵也指魏徵之失其悔用師也與魏徵之思諫臣繫國之輕重如此論諫必若魏徵可也見貞觀政要卷九征伐第十二章集論

易既濟六三與未濟九三均是伐鬼方均是三年之伐在既濟則戒之在未濟則勉之武功之未成聖人必勉之於始武功之既成聖人必戒之於終玄齡之書得既濟之象太宗莫之聽者無畏相之心耳見貞觀政要卷九征伐第十二章集論

荀卿言以德兼人者王以富兼人者貧笑厥既破頡利既擒若用魏公之言使處河北於邊無擾於國無費不亦善乎乃卒用彥博之策若不因結社之亂悉徙故地假之世數蕃孳爲唐之費不亦重乎大抵處置降人最難內之中國亂華俗置諸塞內生後患惟反之故地爲立君長從其故俗服則爲捍圉去不爲叛臣此長策也見貞觀政要卷九邊防第一章集論

谷那律淹識羣書稽遂良嘗稱爲九經庫油衣瓦爲不漏之對可見質直盡忠淹識之士難平質直故三益之友得一已善而況兼之者乎見貞觀政要卷十敬愼第二章集論

世南對山壞蛇見大水恐有窺獄柱弊亦未足以應天變矣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唐之女禍其兆先見於此世南名博學非不知此願太宗無女寵之溺無迹可言然獨不能援詩以爲說取證於漢鹽晉惠乎乃曰蛇見山澤適其所居以世南之忠直無以發太宗做懼之意惜哉

又曰世南論聲是戒騎矜此最中太宗之病校諸省錄囚之論大小殊矣並見貞觀政要卷七愼終第三章集論

人君善否之分其始毫釐其末千里論太宗貞觀初之所爲皆可以爲三代之令主至漸不克終則凡三代之辟王其極至於亂者不過乎此可不畏哉徵有憂之極言至論數其十漸有伊傅周召戒其君以終善道以保貞觀之隆專髣髴平三代之令主皆徵力也史以三代遺直許徵於十漸見之見貞觀政要卷十愼終第五章集論

吾鄉以經術史學冠絕古今著述最備繫富者無過東萊呂公悅齋
唐公悅齋所著八百餘卷冥過東萊徒以見迕朱子朱史不載其名
書籍亦幾絕沈先君子塲力蒐訪厘刻帝王經世圖譜一編求所謂
唐悅齋文集四十卷本泯不可得明蘇平仲撰悅齋文粹序云明初
請孫懷微以書久佚裒輯遺文得九經發題愚書置於首萊竹堂書
目載有此書自明以來傳本絕稀全謝山氏於永樂大典得唐仲友
詩文若干首鈔而編之書亦久佚余最後晤金華孫太史得張作楠
氏手寫金華唐氏遺書內有詩解鈔一卷魯詩制九問一卷九經發
題一卷愚書一卷悅齋文鈔十卷按悅齋先生所著六經解一百五
十卷見一齋書目朱竹垞經義考錄其六經解書解詩解孝經解俱
稱已佚此從殘本悅齋文粹錄三十二條爲詩解鈔又錄魯詩制九
問愚書二種首尾完整乃列卷端其九經發題九篇附從阮氏金華
文徵王氏金華文略朱氏經義考錄出文徵於尾書春秋作彡論考
論春秋論文略於論語孟子作論語論孟子論經義考於孝經作孝

經解自序張氏皆一更正悅齋文鈔則又錄殘本悅齋文粹歷代
名臣奏議婺賢言行略等書掇拾而成雖非完秩亦足窺見涯涘余
復於古逸叢書得唐楊倞註荀子後序於浦江縣志得重建學校記
於貞觀政要得論史諸條補刊於後至於唐氏學說張跋閻發無遺
茲不具贅季樵胡宗楙

誠齋策問

丙辰冬日寫畫

問六經疑難
問太平歌頌
問簡冊所紀祥瑞及今日祥瑞
問本朝歐蘇二公文章
問古今文章
問天文星象
問酒誥疑難
問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歐宋唐書得失

問今日屢詔舉賢良而未有應選者
問高宗孔明謝元孫權漢武魏武用兵
問論將用兵之法
問遞臣奏請選擇將才
問李唐宗子人材
問三代兩漢治體所尚
問左氏傳所載知人禍福事
問三代漢唐太學養士之法
問孔孟行事不同
問漢文帝及今日用兵禦敵事
問漢高帝襲導信軍文帝勞軍細柳
問詔禁臣僚苞苴請託
問慍刑詔令
問柳子厚貞符及今日祥瑞

問六經疑難主意六經之病非後世諸儒之罪乃後世無聖人以爲之主盟爾

六經奚從而病無聖人而病六經奚從而明有聖人而明大抵有日星則有彗孛惟鴻鈞一調而彗孛不能妖有英莖卽有淫哇惟玉律一正而淫哇不能亂有六經卽有異說惟聖人一出而異端不能鳴鳴呼烟橫瓜邱苔侵魯壁烏策篆素之遺文僅如降因之復蘇諸儒又皆人挾一椎鑿家築一宮墻而聖人之

六經化爲諸儒之六經奚世之君子徒知怨嬴氏之火罪漢儒之舌殊不知竊火本不能焚經漢儒本不能病經經之病也無聖人主盟之耳何者鄒魯而有孔孟經不火矣漢唐而有義爻經雖火而不火也昔者水德杪暮入索九邱蓋嘗亂經矣古詩三千蓋嘗混釀矣六經非無莠也夫子刪之一定一筆一削而六經無一穗之蓬蒿戰國虎闕莫非玉土蓋有疑詩者血流標杵蓋有疑書者六經固將蝕也孟子則以榮澤爲迴澤以檇李爲就李句之誤則合作繪宗彝爲一而析無我殄享爲二字之誤則變是用大誥爲太簡易貽我來牟爲麰麰嗟夫諸儒之病經如此非諸儒之罪也無聖人以爲折衷也使漢唐而有聖人故也嗚呼漢唐之世異端之病經

聖君則百家之蟬噪固可使逃楊而歸于儒矣惟其無聖人此學者所以變楊而爲杕也噫由堯舜至湯五百有餘歲而天下得以折衷于湯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而天下得以折衷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而天下得以折衷于孔子由孔子至于孟子百有餘歲而天下得以折衷于孟子孟子之後二千餘歲至于聖上學者得以折衷而六經得以有主顧非大幸歟蔡惟主上聖學高妙道德淵奧稽古如勳華遜志如商宗廼于萬幾之暇親洒宸翰表章六經剋傳注之魯魚活聖經之氣脈金暉玉暎

雲翻漢問如馬圖浮河如龜書出洛使學者數千百載之疑一旦鋸解斧破甚大惠也執事尚以所疑教諸生然愚謂此不足復疑也平步坦途中矣抑嘗聞之足未嘗行堯禹必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孟必問形象何者耳不若目故也昔文武學禹湯者也周公則不學禹湯而學文武蓋以親見同時之禹湯則不必復外求禹湯也孔子祖述堯舜者也顏淵則不述堯舜而習孔子蓋以親見同時之堯舜則不復外求堯舜也愚也幸鄉經載筆于中興盛時獲見今日之堯舜令日之禹湯令日之文武今日之孔孟何啻函矢

聖經以自陷于漢唐諸儒之罪乎苟卿不云乎學者以聖王爲師愚願銘斯言于座右

問太平歌須主意謂古者太平之世無可歌無可須者後世太平可形容乃是太平之衰天下有歌須不若無歌須歌須乃是歌須之衰

太平有形容不若無形容太平有歌須不若無歌須昔者典謨之書無豐年而麟經有豐年鄒魯無文士而錦城多文士夫子宰中都無治聲而卓魯有治聲豈列國兄于堯舜洙泗弟于巴蜀而二子賢于將聖耶大抵質極美則無華實不足則有名不有所短誰稱其長不有所拙誰稱其工以豐年稱者豐年之衰也嗚呼太平可形容其太平之衰乎天下而有歌須其歌須之衰乎陶唐氏有虞氏其君何君其相何相其功德何功德窮天下之筆舌寫萬一之形容金石絲竹之宜也歌須在何許乎以成功則無名以帝力則不知雖謠康衢歌明良然其辭不過出于兒童之戲語與夫臣下之虞嘗而已其事不過不識不知與夫庶事康哉而已堯之爲堯舜之爲舜卒不可及也其辭朴而野古而眞初無後之文人才子筆挾風雨辭泣鬼神之手也烏有分寸侵舌哉故唐虞爲唐虞

自夏迄周名稱日盛聲譽益著文王有二南而歌頌始拱把矣成王有雅頌而歌頌始尋丈矣然其作之者誰乎周公乎召公乎抑閎散畢公乎不過聲乎林謠野詠之口而播乎瞽矇之樂乎其言簡其事信多不逾百言寡不過十數語而其大概又不出乎述閨門之雍睦郊廟之莊肅而已闕雎鵲巢無他語也清廟既醉無他詞也取而讀之氣象何如哉然仰觀唐虞之質已少間矣故三代爲三代粤自唐虞蓬蒿三代邱墟天下無學校而魯人有學校是以有洋水之頌天下無賢君臣而魯有賢君臣是以有有駜之頌

至于復一宮宇修一馬政此細事也魯人則又頌克淮夷服荊舒荒徐宅僖公未始有是事也而魯人則又頌夸者蠭侈動千百言青黃腐株丹臒糞墻非不足誑俗目也如質何孔筆不鐫非予之也傷之也嗚呼歌頌于是乎病矣漢唐之後新音益淫古風不歸若王褒聖賢之頌若元結湘崖之碑若韓愈之聖德詩柳宗元之淮夷頌彼其髣髴泗碑鐫肝剔肺非不勤也所病其聲繃蔽其態非不麗也頌其相則夔契復生頌聖德則天寬地容頌治效則海澄河清頌文物則蔣典星爛頌威武則雷轟電掣鏗鍧煜耀讀之使人目動膽懼齒齧口瞻眞若可以培塿二帝而拳石三王也然究其所歸類皆言有浮于實質有愧于文識者覩之傅一笑耳嗚呼歌頌于是病甚矣夫高厚不可繪而細微易以描溟渤不可探而沼沚易以測知此則知有歌頌者孰若無歌頌之爲神椒漿桂酒之味出而大羹之風絶錦帆楫之舟起而刻木之制亡知此則知歌頌出于文人才子者孰若出于匹夫匹婦之爲得古今之醇醨治道之玉石明眼者當自知之今只口之盛其何得而歌頌耶一氣默運太虛無爲天下皆知吾君之聖而

不知所以聖手扶日月足履星漢天下皆知吾相之賢而不知所以賢猩狌綠草組豆春風弓矢積武庫之塵老稚鋤桑麻之影天下皆知太平之冠古而不知所以太平執事下詢尚以歌頌末作爲問嗚呼不言之化無聲之詩正在今日也雖使十韓愈五曼卿芝房寶鼎之筆黃鳥碧雉之辨愚知其不能獻巧于今日矣昔齊景公問于子貢曰仲尼之賢奚若對曰不知也仲尼之今謂天高愚智皆知其高幾何皆曰不知也趙簡子問于子貢曰孔子何如對曰賜賢賜不知也趙簡子問于子貢曰孔子何如對曰賜譬渴者飲江河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河也賜奚足以

知之吾君吾相之治卽得位之夫子也天下安得知之哉知之且不能安能歌頌而形容之哉雖然太陽之照雖不求葵藿之傾而葵藿自傾和氣之至雖不求倉鶊之鳴而倉鶊自鳴今日之治雖不可得而歌頌然臣子報上之心不能自已玉堂鴻筆鸞臺宿學必欲收拾宇宙之和氣發露古人之所未有亦天保歸美之義也然孰若忘言以報上哉

問簡册所紀祥瑞及今日祥瑞主意三代以瑞而漢唐以來簡册多祥瑞簡册無祥滿天下而不勝其書也後世祥瑞蓋古者祥瑞僅有不能不書也

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漢唐以來祥瑞在簡册非古之賤祥瑞而不書也祥瑞滿天下而不勝其書也非後世之多祥瑞而可書也無中之有寡中之多而不能不書也嗚呼祥瑞之多寡其治功大小之形像歟

使漢唐之世紫極而有堯舜青槐而有伊周宇宙而有泰和則尺地寸天在在呈祥岳貢川獻源源錫祉固未易筭計而鞭算雖族誅刻藤禿盡毛讀有不可記者蘭臺蠹蝕之手尚安能漁獵一二以藒槁竹之載耶噫簡册無祥瑞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册有祥瑞瑞之衰也治功之薄也愚嘗讀帝堯之典大禹皐陶之謨初不聞某歲某國獻某瑞也又讀文之雅武之雅成之須亦不聞某歲某地產某瑞也鳳凰來儀之說蓋因后稷之論韶而及之耳不以爲奇瑞也若屢豐年之說蓋因論偃武之美而及之耳亦不以爲殊瑞也然當時之盛問其君臣則都俞明良也問其禮樂則神和人欽也問其風俗則仁醲義酣也問其天下則海清瓜平也仰焉七政齊俯焉萬物遂內焉而適人安外焉而遠人格日月霜露之域飛潛動植之鄉何者非祥瑞耶何者非瑞耶故曰祥瑞在天下後世君臣不唐虞制作不三代自劉迄李

步趨一蹶問有羽翼差健者思欲學大神于古人往往銖兩之瑞方萌繪畫之飾已極固有獲一麟而作歌者不知此乃先王郊藪中常物也固有得一鼎而賦詩者不知此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固有喜一禽而改元者不知此乃先王林囿中常羽也吳蠶八育時則瑞乎家而末瑞乎鄉南稻再熟時則瑞乎鄉而末瑞乎邑騏雉萃桑時則瑞乎邑而末瑞乎郡珠還合浦時則瑞乎郡而末瑞乎萬邦也露雖甘矣天瑞而地不瑞也泉雖醴矣地瑞而人不瑞也鳳不來而赤矣瑞飛而不瑞潛鬼不浴而白矣瑞動而不瑞植祥瑞瑞之衰也治功之薄也愚嘗讀帝堯之典大禹皐陶之謨

賴一有而一無一至而一不至汗青之上固不勝其修矣鼓之帝王之盛世能幾許耶故曰祥瑞在簡册嗚呼唐虞三代祥瑞滿天下非祥瑞之自至也有是君有是相有是治夫豈得無是瑞漢唐以來祥瑞僅可書非瑞之難致也無是君無是相無是治夫安得有是祥大抵不窺瓊林之庫孰知扁舟之老叟未爲富不游上林之苑誰知金谷之花竹未爲繁不逢國家之鉅麗何以知漢唐之貧瘠乎蒸惟主上資挺至明運撫熙洽天寰地容而量包中外皇步帝趨而迹躡古今天下之匹夫匹婦皆曰不圖今日復有三五之君委任眞儒咸有一德幹旋乾坤而以鑪以錘運動握機而以橐以鑰天下之匹夫匹婦皆曰不圖今日復見三五之臣比年以來狼烟息紅塞草抽綠戈甲寢也詹楹蜺聳絃誦玉振膠庠盛也舞裾鵠立俎豆春回鄉飲行也圓壇天濟幣玉山歸郊儀舉也金殿巍巍千官拜舞元會修也日臨黛瓦風拂青旗籍田畢也大成諧音景鐘協律大樂成也樵童習禮戴白免兵民和而天下平也天下之匹夫匹婦皆曰不圖今日復見三五之治是故薌香感神明中和位天地諸福之物難致之祥昔所未聞于今則見蓬蒿書生剽竊盛事郊焉而神馬降祺焉而六鶴翔燮理之功妙而玉燭均調聖統之典成而陰陶澄霽其餘吐祥茁瑞不可勝數昔王子淵頌漢有曰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當時非眞有也今則眞有之左太冲賦魏有曰鴈兔育藪丹魚生沼三趾之鳥來儀九尾之狐自擾當時非眞有也今則眞有之長孫丞相紀唐有曰三秀六穗之祥集園巢閣之瑞照金鑑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當時亦非眞有也今則眞有之所謂祥瑞滿天下而簡册不勝紀者正在今日而載事先生且欲作爲歌須以模寫曠世

之偉績此實臣子報上萬一之誠也然嘗聞之物之可度者必小可數者必少至大者非度之所能及至多者非數之所能盡故九州不可以畝畝八極不可以道里泰山不可以丈尺滄海不可以斗斛何者大故也多故也今以無盡之祥而欲述之以有限之筆愚恐盡馬之不能盡其毛畫山之不能盡其高然昔人有言入極雖廣寸眸可圖萬物雖多一朝可齊蓋有其才而得其要也故皇風無象三墳或能象其象王道無形二雅或能形其形今日君相之美治功之隆瑞應之多雖不可得而丹青矣然玉堂老學鑾

坡鴻生固有筆描萬物辭奪造化者豈不能摹天地而繪日月耶散焉而瑞天下斂焉而瑞簡册愚殆見攀鴛遂古而遘轍漢唐韋布復何爲誦而歌舞之耳

問本朝歐蘇二公文章主意歐蘇文所以得其有實可用爲聖賢君子文者以抗裂膚之寒則錦繡盈篋不如一裘之温乘汨天之浪則蘭桂爲舟不如一瓠之固此言天下之事虛華而不如實用也嗟乎爲文章而無益于實用是特輕浮小兒販名一技耳何貴於文章哉甚矣文章之弊也世之才人文匠未有不溺於浮華者彼其汎筆點畫鏤肝鑱心孰不齒嚼氷霜眼染雲烟思所以平步作者之壇潛達造化之柄哉是故誇其健則必欲如風檣陣馬鬬其豔則必欲如趙舞燕歌逞其奇則必欲如峻峯激流競其美則必欲如金輿玉輦甚至剖一字之奇鍊一言之巧必欲聱牙屈曲鏗鏘琮琤使人憂憂難讀然後愜其意甚者目視飛鴻氣如虹蜺自謂可以虎踞詞林鳳翥文圃價壓機雲而香薰賈馬牙官屈宋而奴隸離騷矣嗚呼美則美矣施之于用何所補耶是獨未知聖賢君子之文章也昔者孔子未嘗有意於爲文也以聖道之蘊蝕於是而有六

經孟子未嘗有意於爲文也以仁義之揉燕於是而有七篇使聖道明而仁義行則孔孟豈有是哉下至漢之賈誼董仲舒劉向楊雄唐之韓昌黎陸宣公是數子雖不足以望孔孟然亦非摛繪其文爲浮華者也今取而讀之若沿安之策若三篇之文若新語說苑之作若太元法言之書若原道之論若奏議之集無非道德性命之理君臣父子之教禮樂政治之法其意純而深其文典而雅充乎其如五穀之飽人也温乎其如布帛之煖體也是其文之有實而可用爲何如嗚呼傳斯文之正脈得斯文之骨氣上以窺孔

孟之堂奥下以躡諸公之軌轍非吾朱歐陽六一昌山東坡誰足以當其任哉六一先生之文今天下人人讀之學者人人師之愚不復具陳姑舉其一條以見其他且如本論之文序其所以麾異端之道必推原其病之所自來欲先以禮義隄障人心雍容閑雅不迫不怒使釋氏之教可不勞寸兵尺鉄而囚聲永遁譬如端莊君子冠冕佩玉垂紳正笏坐於廟堂之上呼小人於庭下而徐責其罪雖無橫劍膠柱急叱大罵之威而彼將汗顏赧頤羞死不暇嗚呼作文而有用如此是眞文章矣東坡先生之文今天下人人

讀之學者人人師之愚不復具陳姑撮其一端以見其餘且如上神宗皇帝之書獻其三事之說廣譬而博喻旁論而曲證其言詳緩明白直欲網其君於堯舜禹湯之域初無矯詐激詭之態以觸逆鱗之怒而釣直名也譬如耆朮參桂性和而不暴溫而不烈優游浸漬已人之疾於不識不知之中而不見驟愈之效嗚呼作文之有用如此是眞文章矣歐公以斯文倡於前蘇公以斯文踵於後二公所以平生握手相歡連袂以入于聖賢君子之域者其亦以斯文宗派實爲至親故耶當時天下之人皆以歐公爲今之韓

愈名公鉅卿皆以蘇公爲賈誼陸贄復出眞確論歟

執事先生以二公之學提訓承學之士使之言其所得愚有以見執事之意欲追蹤二公以振斯文之統緒如愚不肖願摳衣以從先生後塵庶幾古之文章之苗裔有所傳付幸執事以二公之心爲心也

問古今文章主意人君欲成一代之文當如三代之教養其氣君子欲爲一家之文當如孟子之涵養其氣

工以器爲主賈以財爲主文章以氣爲主甚矣文章之作步驟馳騁抑揚高下無非氣使之然也其氣充者其文傑以壯其氣餒者其文弱以卑輕浮而驕吝者必無渾厚之辭褊刻而峭急者必多險譎之語汪洋大肆決非膚淺之人磊落不羈決非敝熱之輩也是故文章不關於所學而關于所養人君欲成一代之文必先教養其文氣君子欲自爲一家之文必先教養其文氣君子欲自爲一家之文涵養其文氣切譬天地之于萬物風以噓之日以煦之雨之所潤露之所滋生育長養各極其至然後萬物林林以生矣一代之文係乎君之教養者似之人之於一身調其飲膳防其邪僻順陰陽以出納時晝夜以寢興呼吸營衛各得其宜而後四體怡然以適也一家之文係乎君子之涵養者似之昔者三代之

時有學校以樂育有師儒以訓廸有仁義以漸摩奇言在所禁懼或有以熏其氣也異行在所誅懼或有以汩其氣也彼其一時之文書而爲誥誓詩而爲雅頌自今觀之有如太虛寥廓萬象畢陳滄溟渺漫眾流畢會豈不全且盡哉孟子之心不爲富貴之所淫不爲貧賤之所移不爲威武之所屈鄒魯文而不道懼有以駭吾氣也羞管晏而不爲懼有以卑吾氣也彼其七篇之文包羅天地慘舒鞠上下自今觀之有如雲埽長空暑無微翳埃空明鑑絕無纖疵豈不醇且粹哉惜乎三代而降世無教養之君故文章之氣缺

裂而不全孟氏而後世無涵養之人故文章之氣駁雜而不粹議者乃曰後世之文所以不三代如者非文之偏時不古也後世之文所以不孟氏如者非文之靡人不軻也嗚呼古今有異世而文章之資世者初無先後之殊天下有異人而文章之在人者初無賢否之別直顧其胷中所養何如耳三代而下教養天下之具安在哉黃金百鎰唾視於軻氏之口白璧一雙弃拾於虞卿之手時則士氣弊於縱橫擺脫世故笑文王之克勤繩弛禮法蔑聖人之名教時則士氣溺於虛浮唐以辭章取人其鶴膝蜂腰錦心繡口

非不可喜也然取青婉白駢四驪六則破天下之文氣矣漢以經術造士其敷暢儒雅緣飾吏事非不有得也然阿附取容諂諛順旨則溺天下之文氣矣噫文章缺裂一至於此不如三代之全且盡無惑也孟氏而後操修涵養之人幾何人哉以供奉翰林而醉飲於市以親近不容而放放不檢則李白所養無足道封事之書肆處士之大言鵬鳥之賦寫悲憂之隘量則賈誼所養無足取不在六經皆請絕之仲舒似雅正也然玉杯蕃露不免災異之習則文氣蕩矣書非聖賢有所不觀韓愈似淵源也然讀墨原鬼不免巫怪之談則文氣失矣噫文章駁雜一至於是不如孟氏之醇且粹無惑也雖然后夔之意不作世未嘗廢樂伯牙之琴不鼓世未嘗絕絃何者世雖古今人雖先後而理則一耳孰謂三代之文止於三代而非後世所可及耶我國家崇儒重道右文闡化垂三百年上之所以教育人材下之所以涵養術業洗異世鄙陋之氣而一空之是故元祐之文究極乎天人事物之歸熙豐之文根本乎性命道德之理雖三代之全盛不過是也六一本論斷斷乎生民之穀粟眉山衡書鑿鑿乎

治國之藥石雖孟氏之醇粹不過是也師問俯速方且以是策諸生顧愚何言哉抑又聞之三代之時非徒王公大人爲能文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發言吐辭有世之老師宿儒刻齒不能到者此其所以全且盛也彼西漢之相止於號令可述而班固遽許其同風三代烏足與論三代耶孟氏之書非徒權謀變詐絕口不道觀其辭萬鍾之祿棄齊卿之位殊不動心於軻冕之儻來此其所以爲醇且粹也彼韓愈三書之獻不無覬餌祿痔之態而史臣且謂其齊於孟軻烏足與論孟軻耶然則使一時之文如三代之全盛

臺 北 肆 册 97 版

一人之文如孟氏之醇粹尤當致謹于此不識執事何如

問天文星象主意天道雖遠無不越指掌而天下可知不窺龜觀牖而天道可見聖人之言學者疑之嗚呼學者何疑焉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況親受聖旨光啟乾文則昭昭然在圖籍者敢謂一隙之光有所不能知之乎大抵列星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人君觀象於此故因房星而爲明堂因虛危而爲宗廟則制作可考矣因烏火

昴火而知其見於午因昏中旦中而知其見於未則政令可攷矣以至歲月日星掌於焉相氏之職星辰變動志於保章氏之官則人君之所以奉若天道者其勤亦可見矣人事修于下則天道應乎上是以天柱平則政教得翼星明則禮樂興亢星明則大臣納忠氐星明則大臣奉度與夫昴明則獄平柳明則國安天監不遠豈誣我哉噫聖賢會遇太平之世也圖極垂祥太平之應也處太平之世不能言太平之應則虛爲太平人耳唐虞遠矣歷象授時璣衡齊政不聞於三代之下矣所幸巫咸甘石之經尚在人間學者於此可考而知也恭維主上掌握乾符光踐大寶而躬致丕平吾相運動樞機出宰鴻鈞而力扶盛世無爲之德蘊于淵衷則北辰之居所可俾矣相倪之情寫于金石則三台之齊色可觀矣璇璣昭鑒玉衡效應觀諸北斗而可見鶴書招訪鴛侶翔翔視夫少微而可知秘館連衡牙籤插架東壁生輝者以此也芝草留動青壇日暖左角穷應者以此也至若樵夫談王道而鋤者帶經邊鄙不警而化日舒長與夫陰陽調風雨時而庶徵各以類至則乾象之光明盛大開闢以來今日而已先生覩此盛事發爲問目愚雖

窺管焉敢無辭以對請質之前史及考之列宿互舉其類而推明之夫北辰五星最尊者也天運無窮而極星不移所以建帝形張百精與夫運機授度皆係乎此彼在天一南相近則太一之星爲其主使十六神如風雨水旱之事則與北辰固不伴矣按晉書天文志有曰北辰第二星主曰帝坐也亦太乙之坐如是則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特言其所居耳非以北辰爲太乙是猶太微爲五帝之坐而五帝內坐乃在華蓋五星之中是也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抵太微所以和陰陽理萬物與夫君臣和集

皆主乎此彼杓南分三星魁一星西三星則謂之三公焉其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則與三台亦有間矣按晉書天文志有曰三台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如是則所謂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特取天人之類而言之耳非以三台爲三公是猶角爲將相之星乃在北斗與郎位北是也牛星明大王道昌矣考之星宿亦曰星明王道昌者蓋率牛六星不明則百穀登如年穀豐穰吾知是星之明大也必矣若七星雖主衣裳文繡之事而庶徵無以異是其與斗星盛明王道和平殆相若也婁星明大天下平矣考之五

星亦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者蓋婁宿二星郊祀大享之禮夫郊祀明王者之盛事吾知是星之明大也宜矣若五星雖主偃兵歌舞之類而休徵無以異是其與織星俱明天下和平殆相若也以至箕畢東井之星亦可考而知之夫箕者東方之星其星有四畢者西方之星其星有八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洪範有是說矣箕好風畢好雨孔安國有是說矣晉志曰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由此觀之箕畢之主風雨也明甚乃若月宿井而有風雨是又東井入星兼主風雨之事也彼三

階平而風雨時乃其證也嗚呼天道之妙不易知也亦不難知也按魯昭公十八年火昏見而鄭火禆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然則天道果易知歟按襄公十八年楚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師不時必無功然則天道果難知歟愚莊誦斯訓竊謂天譬乎上人譬乎下不以天道爲易知然冠圓冠者知天時亦不敢以天道爲難知管見如斯不識先生以爲然否

誠齋策問卷上 二十

問酒誥疑難主意聖人之設酒醴所以爲成禮之方聖人之嚴酒禁所以爲救弊之術

禁哉嗚呼謂之美疢以其可以成禮也宜乎聖人之必貴也謂之狂藥以其可以階禍也宜乎聖人之必禁也知此則周公酒誥之作可黑白而辨矣昔有商之季嗣王酣身淫佚於非彝用燕喪威儀當是之時臣下化之則其臣可知庶羣自酒則其民可知一時之人登糟邱遊醉鄉其禍爲何如耶周公目擊其弊而欲救其弊故以商之餘民封康叔於衛作酒誥一篇歷歷而告戒之覩其言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則舉其失也又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羣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則舉其弊也周公爲酒之慮不亦防微杜漸之至乎愚嘗讀明策則不能無疑請具陳之若曰周公涵養撫字靡所不至羣飲之罪至死不赦苟以爲洋矣之餘僭侈易起不得不重以禁之耶則特可施於商民耳周民何自而至此耶是可疑也愚竊有說焉夫馭悍馬者不可縱銜勒撫亂世者不可寬刑罰羣飲不禁則酒維酒繩將復競起酒狂酒仙將復爭名其流禍不可救藥矣此所以罪之以殺又況周民被周之化爲已久商民被周之化爲未純商民羣飲則前日之態尚存不可不教也周民

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則舉其弊也周公爲酒之慮不亦防微杜漸之至乎愚嘗讀明策則不能無疑請具陳之若曰周公涵養撫字靡所不至羣飲之罪至死不赦苟以爲洋矣之餘僭侈易起不得不重以禁之耶則特可施於商民耳周民何自而至此耶是可疑也愚竊有說焉夫馭悍馬者不可縱銜勒撫亂世者不可寬刑罰羣飲不禁則酒維酒繩將復競起酒狂酒仙將復爭名其流禍不可救藥矣此所以罪之以殺又況周民被周之化爲已久商民被周之化爲未純商民羣飲則前日之態尚存不可不教也周民

賓酒之爲用不可輕棄如此然則聖人必設酒醴豈非其量必貽沉溺之災六尊必有罍以雷能作雲以澤萬物霖而不止必致浸淫之害盛之以觴戒其傷也挹之以巵戒其危也觚有狐之文觶有單之義使後世之人捧其器口其名飲其酒皆知所以思害而預防之惜乎流及西晉滋弊尤甚錢挑材頭身臥甕下鍤可荷也名可捨也源流至此又豈知聖人戒謹

之意哉甚者阮嗣宗陶淵明秦漢而下所謂獨識者猶且溺於此蓋斯人負經濟之才不能自伸姑把酒以自逃耳雖則云然亦名教中之罪人也周公復生吾知酒誥之書當復作矣嗚呼既觀羣飲之禍又觀西晉之禍則周公之嚴刑眞得救弊之術若以謂欺愚治庸外示之法而實無用則豈知周公也哉夫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既立爲公法矣又可容私意乎周公之必不爾也亦執事之所不信也亦公道之所不然也

問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歐宋唐書得失主意

司馬遷以氣爲主班固以體爲主歐陽以法爲主三史所長如此則其小疵皆可略也

隻輪不足以羞孟明學仙不足以病子房折屐失喜不足以玷謝安士君子陽秋人物瑕不掩瑜顧不當爾耶蓋咏不全盲人不全美纔人以焚廩浚井千古無孝子纔人以洗耳嚙薇千古無廉夫纔人以剖心抉睛千古無忠臣主權衡口纔墨以錙銖天下吾見人人皆唾去之果核也嗟夫史氣如子長史體如孟堅史法如歐宋泣麟眞派之數人耳學士大夫必欲刮其瘢摘其疵以瘉痍三史嗚呼若人者其墨兵家流之刻木賊甚矣後之學者習氣之薄也月牖雪窗專挾弓彈以惟恐不傷人爲事讀子虛賦者忘其諷諫之益而笑其枕枇盧橘之語讀蘭亭記者忘其詞意之高而議其絲竹管絃之句謂補亡詩眷戀庭闈非詩詞之法而昧其推明於孝道謂閑情賦皆屬情詹匪爲白璧之瑕而昧其寓意於憂君凌烟功臣須臺閣珠寶也必貶其二十四氣之說爲附會少陵古栢行詩家筋骨也必誚其二千尺之句爲差謬滕王閣記乃一段錦而或議其星分翼軫爲分野之誤阿房宮賦乃一尺璧而或議其言未雲何龍爲用事之

失嗚呼儇舌如許三史奚赦焉彼不知纔雲不能滓太清墨子不能疵西施大抵作史者要先定其規模讀史者要必識其古人之規模小疵不足置胷中也則知幾之三長正作史之藍醬爾而規模則渠辟子永見也吾嘗窺三史之氣脈於儀策之外而得其規模矣其槩曰氣曰體曰法史氣當如孟子之養浩然無氣則弱史體當如周公之定治道無體則雜史法當如孫子之整三軍無法則散太史公主於氣而體與法爲之卿佐孟堅根於體而氣與法爲之條枚歐宋源於法而氣與體爲之流波夫古人用意自有不

凡處學者剔抉其小疵而嗤之吾恐古人嗤學者也
太史公之書慷慨峻拔有終南嵩華之氣淵潛淳涵
有洞庭彭蠡之氣讀之使人有飛出宇宙之意宛然
先秦古人也其氣何如哉學者不是之識顧乃援汲
冢以證其言共和之事有誤援世本以辨其指正王
爲定王之失岸門之戰則本紀年表之相戾鹽氏之
攻則本紀列傳之不同嗟夫病遷者正爾耶遷不病
也孟堅之書淳麗敦厚有君子長者之體徘徊容與
有升降揖遜之體讀之使人有欣喜相親之意溫然
典詰氣象也其體何如哉學者曾不是察顧乃援漢

武故事而疑郊祀志閼基之字爲闕旗援荀悅漢紀
而疑劉輔傳卑人之語爲婢人百官表與石慶傳一
言其嘗爲太僕而一不言戾太子傳與外戚傳一以
生於建元而一以爲元朔嗟乎病固者正爾耶固不
病也學者病也歐宋之文森嚴周密敘事有筆削之
法褒貶重輕立論有爰袞之法讀之使人有肝膽俱
寒之意蕭然洙泗之苗裔也其法何如哉學者曾不
是思顧乃考高宗所生之年而疑公主四十不嫁之
年事則言傳游藝死矣至書長壽二年遣使殺流人
則曰傳游藝之旨也夫游藝之死至是三年安得以
殺流人爲游藝之旨耶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愚不
之字傳稱眞元而表稱元眞劉審禮之子傳名殆庶

敢效尤復議三史之病或恐未能病古人先自病也
執事翰墨盧扁也敢盡布其腹心

問遷史班史范史循史傳主意謂班固不如
馬遷范曄不如班
固遷史之循吏乃天下之所謂循吏也班
范二史之循吏乃二子自以爲循吏耳

項籍之重瞳似虞舜而德不舜虎賁氏之牀似蔡邕
而才不邕桓司馬之功似劉越石而忠義不越石班
范學太史公之傳循吏似則似矣抑劉知幾所謂貌
同而心異者耶嗚呼嗟哉喪亂蓬蒿三代邱墟赤子
懍懍寄血食於蒼鷹乳虎之爪吻千百年間億萬人
中幸而遇一二豈悌君子出而乳哺斯民風之以春

風雨之以甘雨天下同舌而譽之以爲循吏史官黜
筆而瑞之於汗簡誠喜唐虞三代之餘羊猶存也是
故太史公植其本班范枝其葉循吏也者其史家人
才之泰山北斗歟然嘗論之循吏之筆遷得其形固
得其影范則無形影矣非愚私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夫何故太史公之所謂循吏者乃天下之循吏也班
范之所謂循吏者乃二子之循吏也自周衰迄於麟
趾上下凡幾許載自列國遞於太漢有國凡幾許君
其間制鵷製錦之手爲政凡幾許士而其華衮於遷
之筆者孫叔敖而下僅得五人而止耳何其寡也愚
私意其五人者必也冰心雪操而天下廉其節玉折
金裂而天下介其直霆斷雷燬而天下神其明然後
得以俎豆於此也徐讀其傳則傳無一奇事詳考其
功則功無一奇跡略無可以綺人口而膾人口乃若
無能不才而大不及後之所謂循吏嗚呼惟其痕跡
俱泯故人不可得而廉亦不可得而介惟其才能不
用故人不可得而及亦不可得而能奉職循理不伐
功不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譽是眞循吏矣乎故太
史公之所謂循吏乃天下之循吏班范二史則不然
西京二百年而傳六人耳何其多耶東京二百年而

傳之十二人何其愈多耶然考其升黜之大概乃不
過建一學館以爲風化致一鳥獸以爲嘉瑞烏攫肉
者稱爲明察虎閉目者目爲感應會稽之錢百而取
一者謂之廉潔合浦之珠不盈而還謂之神明圭角
森然聲譽沸然是果所謂循吏者耶謂之廉吏可也
謂之能吏可也目以循吏匹夫匹婦肯許之乎甚者
至於罔上之佞伯立威之太守摘姦之縣令皆若是
其班則幾於援桀手而厮於莞席矣嗚呼史筆盲聾
如此則夫吳公邊鳳之詔宣傳而不傳翁歸杜母之
德宜編而不編其去取之不當無足怪也或序稱十

三人而傳其六或序稱八人而傳至十二其先後之
各異無足怪也與夫廣漢翁歸之或稱或否西都東
都之或寡或多其雌黃之無定皆自鄙以下無一議
焉可也故曰班范之所謂循吏乃二子之循吏大抵
瓊廡象廊之宮起而茅屋之風廢金甌玉斝之器作
而土硎之制亡西京之循吏已非先秦之循吏東京
之循吏其得爲先秦之循吏乎得百鎰之金於陽貨
孰若與得簞食豆羹於顏閔受萬鍾之祿於彌子孰
若與受粒米盂水於夷齊士大夫得傳於班史之循
吏者已不得傳於遷史矣得傳於范史者其能如傳

於遷史之榮乎循吏之甲乙史法之伯仲自有一定
之皂白明眼者知之矣難與俗人言也噫不讀三百
篇之詩無以知後世之無詩不讀二十五篇之騷無
以知後世之無騷不讀五十萬言之史記孰知後世
之無史哉蓋嘗味三史大抵范執鞭於班班驂乘於
馬往往而是非止循吏一筆而已若張湯者遷列之
於酷吏宜已固之傳酷吏乃釋之而不傳則網漏於
吞舟若夏侯勝京房固已傳之於夏侯始昌之後矣
至於儒林乃復有二傳則架屋於屋上以此學遷果
能遷乎蔡琰之失節於胡虜醜哉其行也范則齒之

於列女反以青蠅而止垂棘董宣之忠而不屈傑乎
其壯也瞱則首之於酷吏反以鶡雞而伍鴞梟以此
學固果能固乎張輔劉子元言之詳矣姑摘其尤秕
稗者論之昔九方皐之相馬天下無雙也以其術傳
於子又以傳於孫其子以其相馬之法求之於天下
經年而不得既而得之乃驁馬也其孫亦以其術求
之出門見巨蠃遽歸謂其祖曰得一馬九方皐往視之
四其足而雙其目但曉不如累趁耳九方皐往視之
則大笑曰此蠃也汝則誤矣嗚呼驥失而驁驁失而
蠃學之愈差也一至於此乎馬遷之循史傳相馬而
得驥也班范之所謂循吏驁耳蠃耳識馬者笑之久
矣執事何疑焉

問司馬遷傳循吏五人主意爲吏者不患無
廉之心遷史特取五人者其公廉之政而患無公
節而循吏之氣象用此可見矣

謹黜陟者莫備乎六官之典善褒貶者莫大乎獲麟
之經嚴去取者莫過乎于長之史子長之史其經之
遺意歟一何去取之當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
流光之遠達三代而末艾故遷取以首紀伯夷叩馬
而諫採薇而歌德風之揚激貪懦而氣奪故遷取以
冠列傳項籍割溝稱霸則近乎僭則列之本紀以顯

其過陳涉揭竿爲旗兆乎爲亂則置之世家以彰其
惡下惠之賢並於伯夷而論其有補風教則下惠無
聞故不傳之禦寇之學同於莊周而論其清虛不根
則禦寇尤甚故不錄之以至五帝不紀少昊者以其
不與六代之樂以其不懷仁人之教或去或取莫不
各寓深意是以史記一書辭氣豪放法度森嚴雖鴻
儒傑筆亦以此而欽服焉才如揚雄以實錄而譽之
學如劉向以良史而許之彼其去取之當爲世稱重
如此矣獨於傳循吏而失之耶今承執事之問請先
推原吏治以究焉遷之意當較然矣今夫奉宣詔條

講求民瘼教令飽於眾聽仁澤溢乎羣心農桑勸而
揚富庶之風學校興而闔禮義之化獄訟衰息而桎
梏爲之不用盜賊戢止而桴鼓爲之不鳴所居無赫
赫之功所至無奕奕之譽此則循吏之大槩也乃若
冰清其操玉潔其心已之利甯以便於人人之利不
以兼于已是特循吏之廉耳守九章之律遵三尺之
規鼎鐶可蹈而法不可蹈形體可虧而法不可虧是
虧是特循吏奉法之公耳安可斷於循吏之列乎然
嘗考之爲吏不患無循良之政而患無公廉之心吏
之所以不能循良者貪與私累之也貪爲之累則傷

民之生厚已之積肆威虐以侵漁窮旦暮以刻剝如
是而能有循良之政乎私爲之累則吹毛求疵潤略
已過以彼此而輕重其心以親疎而上下其手如是
而能有循良之政乎故愚嘗謂循良之政有不難知
公儀休不爭利而棄遺魚拔園葵而出織婦吏之潔
已者頻能之然充是心以往決不肯損下益上而所
謂人蒙其利民安其業者不足爲矣石奢爲父殺人
而自刎李離過聽殺人而伏劍吏之奉法者類能之
然充是心以往決不肯潰隄決防而所謂承流宣化
奉公循理者不足爲矣遷皆班之於循吏之列不亦
宜乎又況觀人之已爲可以知人之所未爲禹稷拯
饑援溺各立揆天揭地之功而孟氏方以陋巷之回
蓋以回之所已爲而逆其所未爲耳孫叔敖之治楚
使吏無奸邪盜賊不起子產之相鄭使門不夜閉道
不拾遺是其循吏之政固可紀也由三子之所爲而
撫之豈不可逆其如是乎切意三子之在當時循良
之政陰被其民而史氏傳聞不及詳遷姑著公廉之
一節而循良氣象固已可見然則遷史去取之當抑
又何疑嗚呼自春秋以來迄於麟趾千百年間馬遷
所列循吏止於五人公其取予蓋已甚嚴豈容復有

壹 拾肆冊 97版

所識故愚三復明問輒只管見遂陳於前雖然遷史所取之五人固無可議而疎漏之患亦或未免何者文景之時風移俗易黎民醇厚致治之美雖云成康未能遠過想其當時循良之吏布在天下如河南吳公嶋郡文翁亦復見遺網漏吞舟愚所以重爲遷史惜也班固史筆一代固宜特書大書以美漢代得人之盛而乃止述文翁至於吳公僅附賈誼以顯亦何以表吏治耶史筆勸善愚懲不當如是之吝也區區

問邇臣請編次寬恤詔令而天下猶不被其

誠齋策問卷上

澤者皆守令壅遏之過

雨露之澤無不涵濡而不能及屋屋之內日月之光無不輝映而不能照覆盆之中頗風惡林疾雷裂山而噴者有所不聞春色滿眼和氣襲人而寒谷有所不暖是豈造化眞宰有所私而然耶蓋有物以壅塞之而然耶嗚呼聖人之愛民造化之心也而天下猶有不被其澤者非守令壅塞之而誰乎何者人君之尊天門沉沉四海邊邊民之望之邈乎雲漢之上也吾皇有愛民之心歟民亦不可得而知也吾皇無愛民之心歟民亦不可得而知也故其所以見人君之心者惟在於詔令之詞而其所以布詔令之意實在乎守令之職然則天下之民有不被天子之澤者非守令壅塞之而誰乎歷觀自古人君非不下寬賦之詔也而守令則蒸民脂膏啄民骨髓而賦愈重焉非不下憐刑之詔也而守令則暴刑愈峻焉非不下勸農之詔也而守令則殘虐犹獨暴滅鰥寡而橋項黃臧者愈不得其所焉以至招覆流亡之詔下矣不聞某人某人之能鳩集下戶也賑救饑饉之詔下矣不聞某人某人之能

全活貧民也剪除盜賊之詔下矣不聞某人某人之誅薙鼠輩使兇徒形沉跡遁而不得以逋賊斯人也凡袍笏森然而人指爲守令者愚但見其飛大蓋躍肥馬醉淑媛而擁豐姬或臨流而賦詩或登高而嘯詠問之以宣布詔令則曰此非我輩之急務也嗟夫守令之壅塞如此無怪乎主德不宣而恩澤不流也嘗以漢一代之守令考之班固所書循吏六人范曄所書循吏十有二人與夫列傳之中英風傑望可以駭耳目者又不知其幾許也然其所謂賢守令者豈眞有他長哉不過曰鴈與五袴

耳不過曰鳳凰來翔而皇不入境耳不過曰去珠復還而猛虎渡河耳若乃求其能宣布詔令而民被其澤求之列傳之中與夫循吏之篇不可得而見焉惟僅得黃霸一人而已蓋霸之守潁川也布宣詔條而使民咸知上意則其於人君愛民之詔必能奉行而不敢壅隔可知矣嘗以唐一代之守令考之宋景文所書循吏者十有六人與夫列傳之中政事治譽可以磬汗簡者又不知其幾許也然所謂賢守令者豈眞有他長哉不過曰以俸代輸耳不過曰授孝經之義以假廬名耳不過曰鐫棠棣之碑以賣名聲耳若乃求其能宣布詔令而民被其澤者求之列傳之中循吏之篇不可得而見焉惟僅得元結一人而已蓋結之守道州也凡上之仁恤之令憂勤之詔無不謹而行之則其於人君愛民之詔必能宣布而不敢壅塞可知矣嗚呼不知宣布詔令以惠民而徒掇煩碎之細務飾虛誕之嘉祥以欺君罔民是何異奇花異卉嫣紅膩白含風而凝露照山而映水以爲觀美非不可也求其根柢實用果安在哉恭惟主上天地其仁父母其愛宸心睿意惻然不忍宇宙之中一肖翹一赤子不得其所故發德音而

下明詔無非寫其愛民之意是故憂守令不能輕賦而薄斂則詔之曰民力久困州縣不得非理科率此元年五月之詔也憂守令不能奉行而教令則詔之曰諸路當先宣德于民問俗前後詔條此二年十月之詔也憂其不能詢訪于疾苦則詔之曰自今守令到任當具民間利病以聞此三年二月之詔也憂其不能勸課於農桑則詔之曰齊守令皆以勸農爲官出入阡陌勞來撫循無奪其力此五年二月之詔也凡此之類不可髣舉愚晚生聖世始得聞之於閭里長者整冠躐纓再拜而後敢觀於是喟然嘆曰大

哉帝王之言乎大哉堯舜禹湯文武之用心乎比因邇臣建議請哀次即位以來愛民之詔編爲成書鏤於翠琰以待守令陛辭門謝之日人各賜焉上首肯其請是豈徒然哉誠欲使守令之臣恪恭欽若宣布奉行而不虛天子之賜則羲皇吾世成康吾民庶可覆掌致也執事先生猶慮詔令之頒恐守令不能悉意奉行或爲文具繹爲問目下詢諸生愚雖膚淺豈敢緘口縮舌蓋有功不賞雖堯不能帝有罪不罰雖十禹不能王昔我仁宗皇帝嘗於便殿閒燕之餘從容語輔臣曰令之先務莫如察守令之能者而褒

賞以勸之遂詔天下之守令政績殊異有惠于民者令本路而下莫不同舉審如所舉特與推恩然則仁宗之世守令之所以宣布詔令而不敢壅隔者仁宗有恩以勸之也英宗皇帝治平中嘗謂輔臣曰州縣之吏或以寬簡之稱使民有饑寒之歎是朕有欲治之志有愛民之誠而不能通乃詔監司凡牧宰之不務恤民者悉以名聞且行法焉然則英宗之世守令之所以宣布詔令而不敢壅隔者亦英宗有罰以懲之也今主上誠能遵二祖之所訓凡守令之奉行詔令者朝聞而夕賞其不奉行詔令者夕奏而朝罰將

見人人知所勸勵而澤沾于民矣御屏風上名字鱗鱗治縣譜中聲光藉藉端可鵠立而俟也若夫漢文之愛民當時之守令其事可考可推紛袍之士類能點筆而組織其言此皆陳語不足以齒牙於今日幸執事無笑其策之平平

誠齋策問卷上

盧陵　楊萬里　廷秀

問今日屢詔舉賢良而未有應選者主意謂賢良之才多見于多故之日而不見于無事之時今太平無事可言此賢良所以不見其人也

漢高祖喜武士而韓彭之徒出而爲之用漢武帝喜文士而賈馬之徒起而露其能唐太宗喜直諫而王魏立其朝唐德宗喜佞人而盧趙貢其諛蓋人君之好惡趨向天下所視如風草形影也有所不欲欲無不得有所不求求無不至譬之金之鑛乎山珠之照

乎淵雖千尋之高萬仞之深虎狼之所盧蛟龍之所宮人望之而不敢追視千金之子一有所欲則陸棲水涯之珍奇致之如草芥初無甚難者今我主上自即位以來屢詔賢良求賢良之士思得晁董劉賈之朋龍驤鷺集于赤墀之下俾之倒胸中之圭璧洒筆下之波瀾上以砭劑于宸聰下以雨露于生民求之不爲不切待之不爲不至而略無一人應餌經綸以慰上之心者其故何歟議者皆曰賢良之未見其人者事此不容于不至也今也六合澄清四海波恬高堂泉百氏庫貯九經之富徧稱五總之靈如此然後可以爲賢良之學問道根于正學根于正德足以有秩伊呂名期于奴婢管晏如此然後可以爲賢良之道術若太阿之芒刃若椳楯之健幹可以截盤盂可以棟橑桷如此然後可以爲賢良之才器錦繡五臟雕鏤萬化文章光燄萬丈詞源倒流三峽如此然後可以爲賢良之文章勇足以搏龍鱗辯足以劘虎牙直氣吐而星斗寒忠言進而金石裂如此然後可以爲賢良之忠義必兼是數者而全之盡之始謂之賢良此其所以爲人之難歟愚切以爲不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茂草物有不求則已未有無

物之歲也士有不用則已未有無士之時也蓋嘗聞之火之已燃則無事于橑檠之已登則無事于秬秠水之已平則賢良爲易見當太平之後則賢良無所施方其繡黼黻或麾豸職有闕補之者賢良也教化榛蕪紀綱頹弛整之者賢良也不有嬴秦之弊俗烏有仲舒不有日食之變咎烏有杜欽不有武后之僭竊烏有張柬之不有闔寺之擅權烏有劉去華不有元昊之逆命烏有富弼張方平蓋天下有可言之事此不容于不至也今也六合澄清四海波恬高堂拱堯舜之君密席坐皐夔之臣刑措而日轉棠陰兵

寢而風清榆塞以上治則四時調于玉燭而五星叶于珠囊以下治則嘉禾爲之獻秀而醴泉爲之薦祉以內治則人皆稷契家爲伊傅以外治則邊亭不鼓而烽燧不煙黃童白叟在途歌樵夫牧兒人人舞太平極治之效超三軼五光前振後天下無可言之事朝廷無可議之政生民無可陳之病君臣無可指之失天下之士方且鼓舞皇風餐飲化雨不爲聖主得賢臣頌則爲縉紳願封禪書以鋪張對天之宏休以揚厥無前之偉績不爲棄物而已雖有賢良之士亦何所容喙哉亦何補于時哉然則賢良之所以

無人者非果無人也特以其政之無所施而種學績文皆歸于進士之科以待上之器使耳謂其人之難得豈不厚誣歟愚嘗聞之治不必江河要之洗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取士之科何必終以賢良爲重哉要之得人則足矣昔魏相之功業固非以賢良進翦以眾謝元以寡孫腐滅竈而虞詡則增竈李廣無部伍而程不識則正部伍韓信背水爲陣雖云前左後紛至則振五經之管轄窺六藝之喉襟擢之鸞坡鳳閣必能騁調燮之才置之蓬山德海必能展判花之手置之郡邑必能坐嘯黃堂而鳴琴花縣任之按察必能氣撼山岳而威聾鷹鸇譬如公輸之圄千氏之匠斲而風清榆塞以上治則四時調于玉燭而五星叶于珠囊以下治則嘉禾爲之獻秀而醴泉爲之薦祉以內治則人皆稷契家爲伊傅以外治則邊亭不鼓而烽燧不煙黃童白叟在途歌樵夫牧兒人人舞太平極治之效超三軼五光前振後天下無可言之事朝廷無可議之政生民無可陳之病君臣無可指之失天下之士方且鼓舞皇風餐飲化雨不爲聖主得賢臣頌則爲縉紳願封禪書以鋪張對天之宏休以揚厥無前之偉績不爲棄物而已雖有賢良之士亦何所容喙哉亦何補于時哉然則賢良之所以

無人者非果無人也特以其政之無所施而種學績文皆歸于進士之科以待上之器使耳謂其人之難得豈不厚誣歟愚嘗聞之治不必江河要之洗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取士之科何必終以賢良爲重哉要之得人則足矣昔魏相之功業固非以賢良進翦以眾謝元以寡孫腐滅竈而虞詡則增竈李廣無部伍而程不識則正部伍韓信背水爲陣雖云前左後紛至則振五經之管轄窺六藝之喉襟擢之鸞坡鳳閣必能騁調燮之才置之蓬山德海必能展判花之手置之郡邑必能坐嘯黃堂而鳴琴花縣任之按察必能氣撼山岳而威聾鷹鸇譬如公輸之圄千氏之匠斲之手罷之郡邑必能坐嘯黃堂而鳴琴花縣任之按察必能氣撼山岳而威聾鷹鸇譬如公輸之圄千氏之匠斲而不足以喻其順也一日之間一陣之際爲變不齊應變各異苟拘一定之法而不以智謀參乎其間其不敗于敵以斃吾之赤子者幾希是故古之用兵者初無一定之法乃有不同之用子儀以寬光弼以嚴王翦以眾謝元以寡孫臏滅竈而虞詡則增竈李廣無部伍而程不識則正部伍韓信背水爲陣雖云前左後水澤而亦以取勝鄧艾縋兵而下雖曰犯危履險而卒以成功操縱開合橫斜曲直莫不爲我所用而敵終折北不支則知兵法誠不可拘特顧人之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善用之者以法而不以法故默有合于

法不善用之者以法而必以法故適以害于法古之
人如霍去病其所謂善用法者乎武帝欲教去病以
孫吳兵法而去病對曰顧方略何如不願學古兵法
則疑其不以法矣然其論烏戾討速濮絕大漠濟窮
廬遂封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其虜王降將
之功自大將軍外無與爲比非深知兵法者其孰能
之故曰善用之者不以法而獸有合于法霍去病之
謂也乃若韓信伐趙出兵井陘入井陘之道車不得
方軌騎不得成列使成安君納李左車之言絕其輜
重而不與戰則韓信之兵進退不能而生受擒矣成

安君乃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之今信兵號
數萬而避之弗擊後有大者何以拒之遂與信戰而
卒貽泜水之禍使其不拘法矣至於是故曰不善用
之者必以法而適以害于法成安君之謂也監霍驃
騎之所以勝與成安君之所以敗則兵法豈可必泥
哉伏波執敖市以高宗之伐鬼方孔明之討仲達謝元
之破苻堅孫權之縛關某與夫漢武之用賡陵魏武
之圖吳蜀數者兵法下詢末學愚雖不敏請得而商
確之則其或得或失有可言者蓋嘗謂兩軍相壘之
際莫不利于泥法莫利于料敵知所以料敵則雖每
事背于法而亦必勝不知所以料敵則雖每事泥于
法而終亦必敗高宗之時商運衰微而鬼方强盛高
宗知其不可與之角勝負于朝夕也故遲之以三年
之久而卒不害爲中興之顯主其能料敵如此又何
拘于師久暴則財用竭之法乎諸葛孔明與司馬仲
達軍于渭南雖雄之形未有敢決亮欲激之使戰也
故遺之以巾幗婦人之飾儻非魏帝使人仗節以止
之則仲達亦烏能自已是雖不能致仲達之出戰而
亦不害爲天下之奇才又何拘于我欲戰則敵人不
得不與戰之法乎苻堅以無道而伐有道百萬之眾
蹈死淮淝謝元逆料其然故以八千而破之雖兵法
有歸師勿遏之言不拘也此其料敵而有得者
兵法有歸師勿遏之言不拘也此其料敵而有得者
勝而不爲之備孫權逆料其然故命陸遜以縛之雖
愚故喜談而樂道之乃若李廣才氣天下無雙使之
自效未必無功而武帝則陰戒衛青以無令得當單
于至其于李陵也則又聽其以步兵五千涉單于庭
一則難于用廣一則易于用陵終使廣以失道而自
敗陵以兵敗而自降豈非不能料人之愚耶孫權保
據江東國險民附此未可以卒攻而魏武乘舉荊之

勢欲席捲以臨之先主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之間凡四五驚此可以投機而趨武遼劉曄之言不乘勝以取之一則易于伐吳一則難于伐蜀終至有赤壁之敗無混一之功亦豈非不能料人之過耶夫以漢武魏武號爲知兵而猶或有失是知不可以易言也用兵者之于兵要如書生之于書造乎心傳自得之妙而遺其塵編斷簡之傳則其視兵法特筌蹄之具耳杜牧之注孫子有言曰珠之走盤橫斜曲直不可須臾所可知者珠之不出于盤愚願撫此以謝師問執事以爲何如

問諸將用兵之法主意用兵法而知變則可以取勝用兵法而不知變則不可以取勝

祖按斷者不足與言律習模揭者不足與言畫喜蹈襲者不足與論文不知變者似之善奕碁者不守經精鼓瑟者不視譜工求鳥者不按圖知變者似之大抵吾作之吾用之謂之有法也非吾作之而吾用之謂之有法可乎有法而知變固可以爲法有法而不知變君子以爲徒法可以爲法可以取勝也以爲徒法不可以取勝也何則管仲耕戰之法惟管仲用之則可以強商君富強之法惟商君用之則可以取勝乎非管仲商君之法有法而可以取勝者其惟管仲商君乎非管仲商君之法則吾見其敗矣封建之法不可行于後世而郡縣亦足以治肉刑之法不可復于今日而鞭箠亦足以治徒法不可以取勝者其惟封建肉刑乎泥于封建肉刑則吾見其敗矣愚嘗獵是二說而借執事明策所謂有用之而取勝有用之而卒以敗者有祖其常而不失其常有變其常而不知其變者決諸將用兵之法夫孫武穰苴之法惟二子知之及其用是法也二子亦有所不自知焉何者變其法也抑上老人之書惟子房知之及其用是書也子房亦有所不自知焉何者變其書也是故漢之趙充國可謂知變而能持重以取勝者矣故行爲戰備止堅營壁而能擊散虜自取敗也亦宜唐之李衛公可謂知變而能乘機以騎也固宜若夫區區一魏之張郃何爲者哉而亦用是法以求勝且自謂善處營陣料敵審敕乃至木門之戰中矢而斃是不知變而徒守兵書持重之法以取勝者矣故一日一夜進襲定襄而能蹀血虜庭也亦宜若夫區區一魏之曹操何爲者哉而亦用是法以求勝且自謂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及乃至烏林之師一戰而敗是不知變而徒守兵書乘機之法以自取

敗也亦宜惟唐之光弼子儀知變其法一則整肅指
顧而戰勝攻克一則忠厚誠慤而坐收成功用法雖
不同而其取勝則同不失其爲同漢之韓信李廣知
變其法一則以行陣立幟而彼眾自怯一則以人人
自便而未嘗遇害用法雖不一而其取勝則一不害
其爲一以至曹參之以身督戰羊祜之輕裘緩帶是
又不可以力不力而甲乙二子也李愬之夜入蔡州
祭遵之投壺雅歌是又不可以勇不勇而伯仲二子
也夫惟法之有常有變故其用法者不可以徒守其
常而不知其變其他皆不可變而于兵法獨不可不

變也肆我主上天錫勇智天生神武英雄好謀而遠
邁于高皇廟謨雄斷而比迹于光武所以分閫布帥
推轂受師以整一時之變于時二三宿將莫不協力
一心濟濟相遜兼資文武者不以文武而相軋忠貫
日月者不以忠義而相高剏到交歡務先國家之難
有將拘于地理者不過曰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嗚呼
此最不通之論也必待時變則未免有臨渴掘井之
諸必求門望則未免有肉食者鄙之議必擇地理則
未免有守株待兔之失曾何補于世用哉皆者伊尹
莘野之一耕夫耳成湯得之遂伐夏桀以成創業之
功未聞拘于時變也傅說巖野之一築夫耳高宗得

之遂伐鬼方而成中興之業未聞拘于門望也太公磻溪之一釣叟耳文王得之遂能伐紂而有六韜之傳未聞拘于地理也自三代而降更漢歷唐其間願治之主置將之道亦未嘗拘于常制也陸贄儒生也首北軍之謀挈鼎鼐以還于劉氏晁錯儒生也上兵體三章若素達于軍戎賈誼亦儒生也條匈奴之策如指諸掌魏相亦儒生也申五兵之奏深切于時漢儒之知兵者如此故在當時能寢淮南之謀而見稱者豈特一汲黯而已哉要師德由科舉進以吐蕃強盛而應猛士詔遂並事屯田而西征之兵食用不乏

郭元振由科目進以北拔突厥而西走吐蕃遂制地握兵而武士惕息不敢窺伺張巡亦進士也固守睢陽使賊不敢東進而全江淮裴晉公亦進士也撫安魏博克翦淮右誅師道而河南悉平唐儒者之知兵如此故在當時能以禁中頗牧而見稱者豈特一畢珹而已哉雖然在漢之時非無子房運籌決勝之智亦非無亞夫眞將軍之勇而猶不能棄儒生之選在唐之時非無李靖兼資文武之才亦非無李晟身佩安危之寄而尤不能舍進士之舉豈不以儒者之知兵有將兵者之所不能知而人君之選將有一途之所不能盡故耶方今聖天子龍御寶歷三十餘年北虜爲患尚猶未甯所以禦侮之期尚有頻晁旋宵旰之憂厥今建旌旂擁貔貅而領疆場之任躬殺伐之勞者非次武之吉甫則元老之大臣可謂既得其美矣而邊臣有請則欲廣求儒者之善知兵者特加明詔搜訪本朝名將之後能研精于兵法者不次而擢用之臣庶之家有講明乎韜略者廣求而登庸之樞機之地命官屬以傳習之郡縣之間求遺才而拔舉之可謂不拘于常制而爲甚盛之舉也嗚呼何地不生才何材不可用況我主上崇尚儒術求

不知儒者而亦未嘗不得儒者何以言之方項羽侵
奪漢趙酈食其謀撓楚之權張良發八難漢王輟食
吐哺曰腐儒幾敗乃公事自常人處之必以此爲高
祖之不用儒者及其論功行賞之際則曰運籌決勝
吾不如張良始雖不喜而終必用之果可以爲善用
儒者乎方渾瑊與吐蕃會平涼帝語大臣以和戎之
策馬燧請盟而柳渾以爲不可帝曰渾書生未達邊
事自愚觀之敢以德宗爲不知儒者及夜半吐蕃擾
盟而明日慰之曰卿儒生乃知軍戎萬里情始不信
之而終且慰之果可以爲善知儒者乎愚謂高祖則

失矣而德宗亦未爲得焉今日廟堂之議誠意交孚
又非高祖德宗之比執事幸毋慮

問李唐宗子人材主意人材之在天下隨
取隨足而況于公族乎

人材之在天下猶木之藏于山珠之藏于淵也大者
爲楹小者爲桷工師之採于山者未見其有窮明月
之珠夜光之璧後人之得于淵者未見其有匱人材
之生斯時顧人君所取何如耳取之于世胄世胄固
足以得人取之于寒畯寒畯亦足以得人取之于夢
卜取之于魚鹽取之于負販耕築無不足以得人又
奚見其有所用而無其人哉昔者西漢取人于賢良

其理固如是乎蓋嘗即景文所書之傳而觀之如李
勉之鯁亮廉介李石之當軸風撓此其忠義之過人
也如李賀之七歲能詞章李白之十歲通詩書此其
警敏之過人也李亮之陳疏而多所裨正李漢之言
切而多所補救道堅之清白著稱景俊之輕財篤義
此其節概之過人也都督河南而政不苛細有如適
之檢校雍州而發摘姦伏有如崇義更都督而所在
稱治有如李渙之治江州而美政見褒有如李亶其
能于官者如此閽門修整有如元加賑恤甥壻有如
李巘執父喪而親友不復識者有如適彥居母喪而

家人不見言笑者有如伯高其孝于家者如此以至
李諱之拔地千里孝恭之令鴈南海李皐之單騎造
墨宗道之百騎入賊與夫復平蠻落如夷簡轉勞諸
軍如李誼飛矢著身而益勵流血汚袂而不告拘留
于突厥頡利而不屈如李泌李瀚之徒愚皆能爲執
事慮言之切以爲操斧而入山者長短大小必有所
取没身而赴淵者玓瓅璀琲必有所得選用宗子得
人蓋亦效之必至無足疑者姑置勿論願爲一說以
獻善言事者必推其成事之由善論治者必迹其致
治之自善觀人君之得人者亦必原其所以得人之

方是故選用宗子而不以教養先之吾未見其能底
成人之效也昔日成周盛時大司樂之所教小胥之
所師師氏保氏之所詔有詩書禮樂以訓之有德行
道藝以廸之所以教養宗子尤爲備至故其材之成
就取而用之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酆郇凡有茅
土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彼其得人之效視李唐豈
不相千萬哉我國家聖子神孫本支百世方且如葛
藟瓜瓞之綿綿則固不患于乏人苟能適其才之高
下而因任之將見得人之盛跨周而軼唐愚願以教
養爲先不識執事以爲然否

問三代兩漢晉唐治體所尚主意謂治無定
通其變則其弊有所尚而拘于所尚而不
不可勝言者矣
用兵無一定之機奕棊無一定之算爲治無一定
法兵機一定者其兵必敗奕算一定者其奕必窮治
法一定者其治必弊蓋天下之事常貴于通而惡于
拘天下之弊常生于偏而杜于全苟爲治而立一定
之法其勢必至于拘而不通其法必至于偏而不全
上有所市則下之人且將爭趨奔走源而海之邱而
山之其弊有不可勝言矣愚嘗讀堯典之書而觀有
唐之治讀舜典之書而觀有虞之治竊見其萬邦協

和百姓昭明而已竊見其五教敬敷五典慎徽而已
竊見其比屋可封黎民敏德而已初不聞其所定者
何尚也又不聞其所尚者何法也當時民風國俗渾
淪全粹大抵如良金美玉人皆寶之而不知其所以
寶如穀粟桑麻人皆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用曾何尚
之可名而弊之可指哉此無他爲治之法未嘗定於
一偏故耳及讀太史公之史記考周公之治魯尚齒
而親親是以魯人厚宗睦族循循于禮法太公之治
齊尚賢而尊尊是以齊俗慕義向風相矜于名節此
其爲治非不善奈何傳之末年魯弊浸弱奔命于齊

晉之侵而不能以自振齊弊浸弱掣肘于崔田之難而不能以自免當其盛時民風國俗如陽和一布千花百卉皆足以增勝概于林園而其衰也又頻秋風之隕籜孑然無復遺矣此無他爲治之法倚于一偏而不通于變故其弊必至于此無足怪也愚嘗舉是以應明有司之問則諸儒言三代所尚者斯有以繩東漢之興垂三百年所尚者名節如嚴陵崇高蹈之風耿恭邁蘇武之節激恭儉以恥威權勵廉隅以振貴勢名節所助亦云多矣然其弊也舍生取義視死如歸流而爲苦節茲非其病歟晉以清虛爲尚擺脫世故而逍遥物外似亦美矣至于隳廢職業如稽康阮籍輩吾不知其何關于治亂嗚呼兩漢晉唐其所好尚大抵若此則當時繼統之君如宣帝之雜霸雖非同尚于經術章帝之長者雖非同尚于名節豪傑之士如祖沖之夙夜王家雖不溺于清談李德裕之不置文選雖不廢于詞章然一齊之語其何有于眾楚之咻當是時上之所好下之所習莫不自以爲一定之政未嘗膠于一曲如此而載聖遷董之徒乃始倡爲忠質文之說列其全而偏之豈有不虧于三代之純全不啻天冠地履之遼絶則其孰是孰非相與矛

質可乎禮樂之著文命之敷不謂之文可乎商之有天下也繽禹之服其民猶醇其事尚簡其風聲氣習雖有似于質然非商之君專尚質以化之也今觀其檢身若不及不謂之忠可乎稽于法度不謂之文可乎至于有周之君淳樸澆散巧僞萌生當時著作之盛庶事之備雖有似于文然又豈周之君專尚文以化之哉觀詩人稱其忠厚以成其福祚則亦所謂忠也記言其陶冶以祀上帝則亦所謂質也嗚呼三代之政未嘗膠于一曲如此而載聖遷董之徒乃始倡爲忠質文之說列其全而偏之豈有不虧于三代之純全不啻天冠地履之遼絶則其孰是孰非相與矛

盾要皆置之無足道焉可也此兩漢晉唐之君各有所尙愚則所以欲鑒其失也嗚呼不有所短奚以見所長不有所劣奚以見所優不有兩漢晉唐奚以見三代忠質文非三代之所專尙乎惜乎世之議者考之不詳乃謂治天下者不可不定其所尙所尙一定至于千百年之遠而不變夫然後民皆習熟于耳目而後天下可治矣不知聖人之于天下治之而不示之以治之之方化之而不示之以化之迹使斯民日用而不知故其變亦無由而生借使必欲人知吾之所尙有在于此則天下之人皆得以循其迹而滋

其獘矣有天下者可不考論其故哉恭惟國家聖聖相承重熙累洽遠邁前古而爲治之道初未嘗倚于一偏是故謂之忠而不止于忠謂之質而不止于質謂之文而不止于文用西漢之經術而不至于阿諛用東漢之名節而不至于矯激治心修身無晉室清虛之獘砥礪名節無李唐詞章之失二百年來教化興行風俗醇厚民生其間如飛潛動植鼓舞生養于太虛之中自形自色自智自力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孰事方俾諸生稽古驗今推其所尙併論士大夫所以力行而俯赴之者顧愚管蠡之見安敢妄議天地之純全乎愚嘗聞之三子之制行伯夷以清下惠以和伊尹以任清之獘至于絕物遺世和之獘至于同流合汚任之獘至于揚己取名皆非所謂中行也若夫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兼三子之大成而一之故其道無時而不可行亦無人而不可用達巷黨人稱其博學而無所成名非以其道之無所偏歟今我主上道全德備仁藏用顯茲誠達而在上之孔子也必欲窺其治道之所尙願借孟子集大成之說以爲獻不識執事然之否

問左氏傳所載知人禍福事主意左氏所載知人之事蓋默契乎孔子曾子之說

此學者所以駭其事也筮短龜長卜人知驪姬之不
可立龜象筮數韓簡知敗德之不可數穆姜之筮而
薨于東宮文子之兆而得于南蒯晉使之敗文公之
勝畢萬之後必大陳仲之世必蕃無一不係于卜筮
此學者所以沮其說也至于觀人之際往往即其辭
色之微動作之漸而必逆其是非成敗于終身載事
之迂大率如此然則無怪乎范甯之誣之也以迹論
之雖若汗漫而無歸繆愈而無當惟概之以理則有
實然而不可易者夫巨跡燕卵鳥覆牛字固詳陳于
前矣矧獨左氏之怪異爲不然乎謀及卜筮爰契我

龜固具述于前矣矧獨左氏之卜筮爲不然乎借是
二者以證左氏之說可無辯而明矣請因師問而發
之天之高也占之以人則天可得而知星辰之遠也
步之以數則星辰無得而遁日之短長決于一線之
增氣之繆數視于一牛之喘夫以陰陽造化猶可因
微以驗其明由小以推其大而況人之一身首足具
方圓之象呼吸伸蹇暑之宜而動作威儀又與一氣
運用于天地之間苟即是而觀之亦奚有失人之患
哉故莫敖之舉趾而鬬伯比知其心不固趙孟之語
偷而穆叔知其不能久鄭公之視流而行遠單子之

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然則言辭動
作豈不足以動人耶左氏所載知人之事蓋誠有契
乎此也議者乃曰知人則哲帝堯猶以爲難言貌取
人孔子猶有所失知人之難若此而數于獨得以易
之是又不然然堯之所難于知人者非誠以爲難也
蓋欲其謹也孔子之所以取人者非誠有所失也蓋
貽後世之戒也不然堯孔之聖曾數子之不若耶爲
是說者殆未足以致疑于左氏也雖然跡之似誣者
固不足信而理之實誣者不可不辯漢之翼奉陳封
事于宣帝之朝首言治道之要務在知辯邪正知辯

之術在于執十二律六情如北方之情好而甲子主之東方之情怒而亥卯主之其言詭譎不經殆類淫巫瞽叟之論而奉乃自以爲自然之道萬不失一嗚呼天下安有是理哉讀史者樂道而喜攻之艮以其誣人已甚然范甯所謂左氏失之誣者愚竊其言子奠奉庶乎公論爲有所歸抑亦可以應執事所以下詢之意

問三代漢唐太學養士之法主意三代有養士之實而漢唐僅得三代之名

坐茅茨之屋操南風之琴可以爲陶唐氏有虞氏乎曰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不在是也耕莘野之雲釣渭濱之月可以爲商阿衛周尙父乎曰伊呂之所以爲伊呂不在是也自古及今天下之士貴夫得其實而已得其實而忘其名則愈不似而愈似顏子之具體是已有其名而失其實則愈似而愈不似有若之似聖人是已嗟夫太學養士之法誰不知三代爲最盛乎論選擇生員之行藝莫如三代論教育人材之衆多莫如三代擇才於其初而成材於其終君子是以知三代有養士之實漢之養士非不察素行而人才不知見唐之太學非不有人才而教養無其法漢唐之才果有三代之影響歟君子是以知漢唐有三代之情好而甲子主之南方之情樂而丙丁主之其言詭譎不經殆類淫巫瞽叟之論而奉乃自以爲自然之道萬不失一嗚呼天下安有是理哉讀史者樂道而喜攻之艮以其誣人已甚然范甯所謂左氏失之誣者愚竊其言子奠奉庶乎公論爲有所歸抑亦可以應執事所以下詢之意

問三代漢唐太學養士之法主意三代有養士之實而漢唐僅得三代之名

坐茅茨之屋操南風之琴可以爲陶唐氏有虞氏乎曰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不在是也耕莘野之雲釣渭濱之月可以爲商阿衛周尙父乎曰伊呂之所以爲伊呂不在是也自古及今天下之士貴夫得其實而已得其實而忘其名則愈不似而愈似顏子之具體是已有其名而失其實則愈似而愈不似有若之似聖人是已嗟夫太學養士之法誰不知三代爲最盛乎論選擇生員之行藝莫如三代論教育人材之衆多莫如三代擇才於其初而成材於其終君子是以知三代有養士之實漢之養士非不察素行而人才不知見唐之太學非不有人才而教養無其法漢唐有三代之盛治乎恭惟主上洗清六合之塵埃挽回三代之盛治

寇兵以來圖任眞儒聿興太學甚盛舉也觀夫遂殷
魏我崇堂发業儒宮啟也粉袍露集絃歌風布多士
聚也傾耳鸞和拭目翠華車駕幸也耆英宿傑以教
以督師儒擇也雲章奎文表章六經御書降也噫主
上之教育多士如此是以人才之成金鑑玉耀英辭
足以潤金石高義足以薄雲天行藝可以窺古人之
門庭才氣可以運風雷於掌上視成周之盛蓋亦足
以競鞭而爭馳矣而尚慮選擇生員之不精俯從邇
臣之請令天下嚴郡庠之補察行藝之人歲貢一二
升之上庠豈非聖人之心當人才既成之際猶選擇

教育故歟是宜執事併舉前古之迹與諸生論之愚
已陳其梗槩矣乃若推明今日之盛以盡歸美報上
之義庸敢饒舌於此嘗聞草木生於和氣之中亦能
吐榮華以爲天地之藻飾春禽感於時令之至亦能
出好音以增林園之勝槩況士生聖時餐飲善教安
能不洗其襟瞻形於歌頌以報上之萬一乎昔文王
之教人有道則詩人爲之作樸棫周王壽考遐不作
人是也成王之育材盡善則詩人爲之賦菁莪既見
君子樂且有儀是也僖公之能修泮宮則詩人爲之
賦泮水薄采其芹是也夫創業如文王守成如成王
賢侯如魯僖一能留意于養士而詩人歌頌如此愚
雖不敏尙能效舂蜩秋蛩之鳴執事勿以爲道傍之
苦李杜林之老櫟而棄之

問孔孟行事不同主意孔子不爲高言大論孟子不爲屈身貶已非所行之事不同乃所遭之時不同也

伯禹之拜昌言周公之禮賢士君子以爲當然而不
以爲屈是何耶蓋以時方清明人皆我知何必高自
標致則持謙挾恭在伯禹周公誠有不得不然耳伊
尹之輕駟馬伯夷之崇高節君子以爲當然而不以
爲傲是何耶蓋以時方昏亂人不我知又豈可愿而

無立則撫志立身在伊尹伯夷誠有不得不然耳藉
此以論孔孟則知明策之所謂不同者非固不同也
時之何如耳故時當治平道術已行則聖人於此固
無俟於高言大論苟爲反是則人孰不而畏之者多矣
又何足以行吾之道耶此伯禹所以遇虞朝之隆而
拜昌言周公所以遇周家之盛而禮賢士者夫豈所
無自而然哉及其時適紛擾道術不明則聖人於此
固不容於屈身貶已苟爲反是則人猶而疏之者多

矣亦何足以行吾之道耶此伊尹遇夏桀之季所以
輕駟馬伯夷遇商辛之際所以崇高節者亦豈無自
而然歟苟明乎此則孔孟之道可端拜而議矣且孔
子生於西周之末雖未可以望伯夷虞廷之隆姬公
周室之盛然而三綱猶未盡斁周王
猶有號令也諸侯猶或戴周也當是時道術可謂尙
明矣故如太宰則知其聖又如達巷黨人則知其大
蓋人知之者既已如此則爲夫子者又何必揚已取
名是以於南子則亦見於仁聖則不居於昭公知禮
之答雖爲君諱亦在所不辭豈非以其道術尙明苟

欲行道則固無俟於高言夫諭者乎孟子生於戰國
之際雖不至于伊尹夏桀之季伯夷商紂之末然而
三綱已盡淪五常已盡斁上之所取者無非權謀也
下之所遵者無非縱橫也當是時道術可謂不明矣
故如臧倉者則譖其後喪踰前喪又如公都子者則
疑其與章子遊蓋人不知者旣已如此則爲孟子者
又安得不自信其道是以於諸侯則不見於三聖則
不爲屈身貶已然則不見諸侯以自謂承三聖答饒
金之問而辯其皆是在孟子之時又豈得不若是者
耶由此言之則孔孟之所以或抑或揚者亦各因其
時而已又豈有不同者哉譬之能治疾者或補或下
雖則不同要之同其虛實而所以愈疾則一善理財
者或與或取雖則不同而所以生財則一論至于此
則孔孟之道吾見其一而不見其殊然則天下後世
皆曰孔孟而未嘗疑其道之異者嗚呼是豈私孔孟

者也

問漢文帝及今日用兵禦敵事主意帝王之
當戰而戰戰於所當用漢文帝而用
是也用於所當戰漢武帝是也

兵有所當用雖聖人不能遽戰兵有所當戰雖聖人
不可以必用神農九扈之伐大禹三苗之誅黃帝之
七十戰成湯之十一征豈聖人窮兵於鋒鏑哉兵所
當用而不可不用也班師振旅歸馬放牛或包虎皮
而倒載干戈或求懿德而載櫜弓矢豈聖人偷翫於
安逸哉兵所當戰而不可不戰也用其所當用故其
用也威以之揚敵以之畏戰其所當戰故其戰也無

才殫力屈之羞無兵連禍結之患帝王之師不過如是而已漢唐以來抑何倒置之甚耶戢于所當用用于所當戢不失之養寇則失之黷武而後世之兵始爲無名矣唐太宗以英武之才取孤隋攘群盜一戰而定河北再戰而取黎南又再戰而平江都延陀鐵勒悉爲臣妾高昌吐渾並置州縣臣上古之不臣服者百王之右是其成功非不駭也奈何好兵之心老而不衰乃至憤然自將以討高麗雖房元齡褚遂良力諫不聽卒至攻敵不下而帝亦不患負薪馬之勞則用兵于所當戢太宗不

容無失矣迨至元和之初唐之威令委靡不振河朔諸鎮其謂朝廷不能師也擅置吏私賦人偃然跋扈不以朝廷爲畏其勢不可不伐奈何憲宗雖能伐之而無必伐之意方其討王承宗也既未克獲則兵不可罷乃聽其詭辭止縛從吏凱旋而歸遂使承宗赦然無所顧憚則戢兵於所當用憲宗不能無失矣知憲宗赦承宗之失則知文帝因匈奴出塞而還師者爲養寇知太宗征高麗之失則知武帝命衛霍之將而窮誅伐者爲黷武要之皆非善禦敵者也請因明問而備述之冒頓之强世爲漢患控弦鳴鏑日騖

復遣衛青出朔方又明年出定襄又明年遣去病出隴西其出師則五道其深入則千里其歷時則自元光以至元狩窮誅極討無有厭已浮西河大漠置顏禪姑衍而漢之士馬物故亦無以復生矣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蓋皆根本於此則武帝窮兵黷武其孰爲何如哉我國家祖宗以來紀綱夙張威靈遐暨而蠻夷震讋邊陲靖安即有年矣不幸靖康之初奸臣誤國潘雞不守以至胡虜長驅蕩然無畏肆我主上之南渡也卑辭厚幣所以賂遺匈奴實爲備至虜人怵休其謂我國家不能師也乃者辛巳之秋背盟叛約

來犯吾國主上赫文武安民之心按轡親征王師所至風驅電掃一旦臣妾舊物版蕩故境復歸職方眞可謂曠世之殊功無前之偉績矣明策下問且以善後之計與所學諸生參訂之因有以及于漢之文武所以禦敵不同之說顧愚不敏何足奉承然切以謂今日之兵雖不可窮而亦未可戢夷狄之在上世先王本以禽獸育之得其地不足爲貢得其民不足爲用要必使之稽首稱藩服吾中國之威斯可矣豈必犁庭掃穴深入不毛之地而後爲快哉恭覩邇者天詔之頒勅諸軍而不越白溝圻之境則武帝轍迹固不復蹈而文帝之失抑亦不可不以爲戒故愚于此猶有獻焉昔唐穆之初兩得眞定而蕭佐當國謂四方無虞以爲武不可黷遽議消兵其後勃敵竊生而史臣有見毫末而不察輿薪之訽非其失歟今日坐帷幄而主籌議者自有良策然而區區之懷不能自已尙幸執事恕而進之

問漢高帝襲奪信軍文帝勞軍細柳主意襲奪信軍善知變者也勞軍細柳者知機者也

知天下之事有變又知天下之事有機然後可與論天下之事矣蓋天下之事其形也有變其成也有機知其變而防之于未然則變不可得而起知其機而藏之于至密則機不可得而破矣今夫猛虎之爲害則焚山而不顧黎蘿之微蛟鰐之爲害則竭河而不顧蝥蟘之細是何也有變可趨也拯溺救焚之人不可責以鄉飲之揖遜是何也有機可投也變可趨而不趨則是蔓草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而況於變乎機可投而不投則是虎兕出于柙也虎兕出于柙而況于機乎愚嘗借是以論高祖之襲奪信軍文帝之勞軍細柳有若印券契鑰之符者矣昔之善知變者莫若

漢高帝觀其未王關中之時雌雄莫決在當時所賴以運籌決勝者不過于房之智所賴以鎭撫轉餉者不過蕭何之能至於連師百萬戰勝攻取則有在於韓信之勇焉待以國士無雙者信也寵以登壇拜將者亦信也高祖非獨自以爲不如又且以爲吾得之晚考其與羽間關百餘戰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其立功不爲不多矣以至請假而得眞解衣而推食高祖之待信如此其厚迫其收功平定之日而信乃欲有無漢之心歸項王之亡將而不知敗軍之將不可與勇其變亂之心已

形於此矣宜乎輒有告謀反者其患可勝計耶使高祖於是時姑息之而不從陳平僞爲雲夢之遊則漢之所以爲漢未可知也其襲而奪之載之後車是高祖知變之謀也若是而猶以信之將權爲無乃爲太疎之說則信果可赦乎昔之善知機者莫若漢文帝觀其諸呂既誅之後匈奴入邊在當時斤賴以屯軍棘門者不過灞上者不過一宗正劉禮所賴以屯軍棘門者不過一祝茲侯徐厲至于河內之要衝咽喉之控扼則有在于亞夫之軍焉天子所藉以緩急者亞夫也吳楚所倚以設備者亦亞夫也文帝非獨尊其父爲丞相

又且封其身爲絳侯其勞軍之制行乎細柳士吏披甲銳兵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其軍機可謂深密矣以至軍門都尉則有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況胡人敢長驅乎迫其持節入門之後文帝乃按轡徐行亞夫以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其機事之密文帝亦深曉之矣宜乎爲之改容式車而羣臣皆驚輒起鄉者灞上棘門眞兒戲之語使文帝於是時收其權而責之以無禮則機事不密幾何而不害成功者耶其稱善久之勞軍而還是文帝知機之謀也若是而猶以亞夫之將權爲無乃爲太密之說則亞夫果可嘗之乎嗟夫前智後愚韓信以之祖於是時姑息之而不從陳平僞爲雲夢之遊則漢之所以爲漢未可知也其襲而奪之載之後車是高祖知變之謀也若是而猶以信之將權爲無乃爲太疎之說則信果可赦乎昔之善知機者莫若漢文帝觀其諸呂既誅之後匈奴入邊在當時斤賴以屯軍棘門者不過灞上者不過一宗正劉禮所賴以屯軍棘門者不過一祝茲侯徐厲至于河內之要衝咽喉之控扼則有在于亞夫之軍焉天子所藉以緩急者亞夫也吳楚所倚以設備者亦亞夫也文帝非獨尊其父爲丞相之善將將所以爲高祖之謀也若是而猶以亞夫之將權爲無乃爲太密之說則亞夫果可嘗之乎嗟夫前智後愚韓信以之祖擒而猶不能以明哲保身其有悵於子房多矣方今百將一心三軍協力非有高祖襲奪信軍之疑恭惟主上親驅鸞輿駕幸建康而行勞軍之制想其帝尊一臨士氣百倍其與文帝之待亞夫眞可謂千載一遇矣宜乎捷書夜報於甘泉露布日馳于輦道扇金賊之首以快中外之心復祖宗之業以舒宿昔之憤若無甚難者豈不休哉昔東漢竇憲特以一車騎將軍授任穆宗大破匈奴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況今堂堂天朝赫赫名將建此不世之功宜何如而刻石勒功耶石崖天齊可磨可鐫愚願秉筆以從

先生後幸先生進之

問詔禁臣僚苞苴請託主意謂官吏苞苴之
先有所欲而後爲官吏者
始得以苞苴中其所欲也

奬皆原於權門要官
楊墨之仁義原於申韓申韓之刑名原於道德秦人
之焚書原於諸侯去班爵之籍漢俗之矯激原於光
武寵名節之士天下之事其所致之由莫不有原是
故善去蠹者必究其生蠹之由善除害者必除其貽
害之始善革弊者必審其開弊之端何者誠以其原
起於此故也昔者魏風之薄原於在位之浮靡於是
得毛玠以典選而鮮衣美服自絕於下唐俗之衰原

於在位之奢汰於是得楊綰以當柄而導從音樂自
徹於時大抵天下之理上有以示之故下不得不從
我有以召之故人不得不應木以其樛而葛藟纍阿
以其卷而飄風至使木與阿而無以來之則彼胡爲
而然哉嗚呼通此說者可與論苞苴之術矣夫官吏
所以有苞苴之弊何緣而起耶其必始於權門要官
皆趨所向聯屬之吏思所以媚之往往珍甘拔巧惟
恐其後此苞苴之所由滋也且以一二言之擁使軺
者有所欲則一道之官吏孰不樂于奉承握虎符者
有所欲則一郡之官吏孰不競於趨赴銅章者有
所欲則一邑之官吏孰不亟於逢迎如是則苞苴之
弊何以革乎竊讀唐虞三代之書見其臣下百吏奉
法修職而不聞有苞苴之弊者此非古之官吏爲獨
醇也蓋其當時垂紳正笏於廟堂之上者惟知亮天
工而不知所謂利分職率屬於槐棘之位者惟知代
天工而不知所謂利爲司徒者知掌邦教而已利則
不知也爲司馬者知掌邦政而已利則不知也彼其
居于上位廉潔如此則天下之人雖欲以苞苴中其
所欲烏所得哉苞苴之不行于唐虞三代良有以也
乃若漢唐以來何其紛紛耶澤要者竊權選舉者竊

官典刑者竊獄修史者竊辭賄賂公行貨易成市士
大夫安而爲之習而成之恬不知愧且如韓安國貪
財嗜利而受淮南之金九卿之貴者若是餘何責焉
田蚡市郡縣器物相望於道以至諸奏珍物玩好
者不可勝數列侯之尊者若爾他何罪焉至于李逢
吉之黨有八關十六子之號凡所請求先賂關子後
逢吉無有不遂則欲其不爲苞苴不可得也王叔文
得君乃通天下賄賂日月不闕且裁巨匿之竅以受
珍則欲其不爲苞苴又不可得也然則苞苴之風所
以盛行於漢唐之際推尋其原實不有自乎恭惟主

上比降詔旨深以苞苴爲戒且謂居上位者必有所
欲而人得其所欲以濟請託之私嗚呼大哉王言眞
知所以革弊之原矣將見綸綍一下內而朝廷外而
百官莫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則苞苴之風何患于
不戢哉明策下詢且謂在位在服懷精白之操勵廉
恥之節以無負明天子之意愚雖不敏請畢其說昔
尹翁歸之治扶風也有欲託其邑子者畏翁歸而不
敢言羊續之爲太守也有遺一魚者掛之于庭後復
有獻則出以示之獻者愧而止使今縉紳之間皆得
若人郡下百吏有復爲苞苴以濟請託之私者乎區

區之意惟願居上位者清心寡慾而正以待之則苞
苴之弊不期息而自息所謂澄其源而流自清端其
表而影自正誠在於此執事大人無以爲無甚高論
問恤刑詔令主意天下所以刑獄滋多者良
以教化不明人心不知禮義而輕於犯法也

之所由生而區區欲持省刑之說以寬恤之其如犯
者之愈多何甚者又欲持嚴刑之說以懲禁之其如
民心之歸怨何昔者堯舜三代之世教化素明禮義
素著仁義素行以教化之術甚備防民之俗甚周待
之也勤而被於物者洽摩之也久而入于人者深故
能家有可封之俗人有士君子之行非慕賞而爲善
慕義而爲美也非畏刑罰而不敢爲惡趨禮義而不
忍爲惡也故能薜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何者不恃
吾有以制之而恃吾有以逆止之也夫是以不待於

省刑而民蒙其恩不待於嚴刑而民知所畏夫于所
謂必也使無訟乎正謂此也請復以近世言庶幾知
吾言之不爲迂闊嘗觀唐之太宗卽位之四年天下
斷死罪者二十九人何其少也蓋天下之民新出於
塗炭之中而息肩於安全之地太宗能因民之思治
而用魏徵之言行仁義之化故天下之民欣然如獲
再生而見父母感其教化而自愛其身夫是以犯罪
如是之寡而幾致刑措也太宗之善於措刑如此而
當時教化之效隨應又如此愚切恨史臣之制刑法
不能詳考精察而容有記事之不審者而後人或得

以疑太宗此不可不辨也唐史刑法志言貞觀六年
十二月太宗親錄囚徒閱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
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帝
嘉其誠信悉赦之嗚呼又何其犯罪者多也舉京師
一月之數如此以推一年之數不亦又多乎哉舉京
師一年之數以推天下之數又可勝言哉史氏之失
也何則自四年至六年未遠也太宗求治之意未怠
也貞觀人民亦四年之人民何其善惡厚薄遽爾殊
絶不啻百倍之遠哉況京師乃風教之所及者而死
罪尚如此之多則夫遐荒僻壞教化未孚者將何如
愚聞之魚不貪餌則雖巧於鉤者無所施其能民不

犯刑則雖虐于民者無所施其暴昔者漢武帝之世
張湯趙禹峻極巧抵天下之人皆爲所搏噬而陷阱
當時後世徒知二子之黠酷而不知武帝之時窮兵
黷武教化不明天下之人不知禮義之道是以盜賊
繁多而二子得以逞其刀筆煽其虐焰以肆其暴也
向使二子者生於堯舜之時亦何所逞其爪距者耶
主上既能以恤刑爲心又能以教化爲本殆見天下
之人父子有親而無小弁之怨男女有別而無行露
之訟長幼有序而無棠棣之闕於墻朋友有信而無
谷風之絶於道盜賊化爲君子姦惡改爲良善彼其

沉貫宗之星鎖幽囹之舍芝菌生于華械茂草鞠於
園扉可倚門而候也又何患酷吏之肆其暴哉惟執
事毋慮

問柳子厚貞符及今日祥瑞主意天有祥符所以勸誘人君
爲善之意而子厚著
貞符論以非之可乎

中牟縣令猶能馴桑間之雉晉代孝子猶能躍氷上
之鱗自昔賢人君子匹夫單人有一衆之善則瑞應
如桴鼓之至又況有天下者道足以斡回天地德足
以雨露生靈上天應協星祥降祓以彰其盛美此何
足以致疑於其間然嘗觀之唐之柳子厚亦一文人

也而乃著貞符之論反復辯論力詆符瑞之說自伏
羲以來至於堯舜三代漢唐之間凡瑞應之事如赤
虹大電白魚火烏之事類皆以爲淫誕瞽史之怪誕
謂受命不于其天而于其人天下之人始從而改觀
往往不能無疑者嗚呼魯恭王祥之事彰彰如此而
子厚敢爲是論而不顧雖然子厚之勇決猶不信聖
人之事彼豈信二子之事哉愚姑置是說而復有一
說與子厚辨庶挽其强項而使之心服也竊嘗熟視
子厚之文見其請復尊號表有曰地不愛寶置百工
之豐穰天惟降康呈瑞之繁委其二表有曰黃龍

皓兎甘露慶雲其證祥瑞表又曰休祥數見福應屢
臻仁木連理而垂陰嘉禾合穎而挺秀噫子厚既以
祥瑞爲怪而又復有此語何也大抵農兒驟富嘻嘻
而得志則哆哆然咤其祖宗之靈而所以陰贊于已
者一旦窮困無聊則憤怒怨懟反以祖宗之不予相
甚者以爲無知宗之靈至于棄墳墓而不祀者有之
方子厚年少時雖附叔文熱閙要津唾手俯拾彼則
以爲天啟之矣故當是時則以爲有天而有祥瑞也
及其失勢之後一落千丈弔影于腥烟毒霧之地日
夜思其復進而不可得也于是始者爲怨懟之文一
切詆斥天道毀詆神明舉皆以爲無有豈不知其不
然哉姑以二三洩其不平之氣耳若夫對非國語與
夫反覆論難劉禹錫天論之說皆是物也此言祥瑞
之說所以前氷後戾而操戈自伐歟雖然子厚其他
文所言矯激者猶未爲害至于符瑞此天之所以勸
誘人君爲善者也昔者仲尼之刪詩定書猶不敢廁
去鳳凰來儀騶虞麟趾之說子厚獨何人而敢輒爲
此論此正風教中大罪人也愚所以窮其說而與之
辯不敢少弛者豈徒然哉恭惟主上以堯舜之資而
輔之以稷契之臣十數年間美化大興內則禮制而

樂作兵寢而刑措樵夫談王道而鋤者帶經外則收赤白之囊熄烽燧之煙塞馬嘶風而榆關柝靜是宜仁風鼓舞而宇宙回春和氣薰蒸而山河吐祥珍符寶瑞疊至薦臻昔所未聞于今創見府無虛日史不絕書在丙寅郊祀之時則三台齊耀以示同德之象五星炳明以示偃兵之符其瑞應有如此者在己巳郊祀之時則禮三獻而胙釐通樂六變而鳳鳥降祥光弈燭協氣橫流其瑞應有如此者至于其餘諸福之物雜致之祥紛紛而出者又不可勝舉而沙算鳴呼休哉雖然此尚其小者未足以稱吾君之德請復舉其瑞之尤者表而出之恭惟太宗皇帝嘗與侍臣論及祥瑞之說而獨以豐年爲上瑞蓋周詩頌武王之盛不過綏萬邦屢豐年多黍多稌而已春秋之書祥瑞不過一書大有年一書有年而已夫豐年者國之財賦于是乎出民之繁富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之風由是而生敦龐純固之俗于是而成昔之爲天下者未有不以此爲盛美方今三光全而寒暑平三階平而風雨時四時以之而調五穀以之而熟鬱黃雲于隴畝積粟茨于囷倉是何祝于曾孫之稼哉愚謂此正今日之上瑞敢併以爲朝廷賀

誠齋策問卷下

二頁五行土六行坤均原作木十四行已原作以十七行檇原作雋　十二頁十六行怒原作恕　十三頁七行用原作效十八行矣原誤以　十四頁十二行誅上脫所字　十六頁六行闡原誤闢　十七頁十七行圜原誤國　二十二頁二行聖原誤商十七行挹原作絕　二十三頁十三行賤原作履　二十五頁八行也下當脫學者病也一句　二十六頁首行轡原誤蠻八行末必原誤可　三十頁十一頁十八行失原誤夫　二十四頁首行漢唐原脫有在代下末六原誤天　二十九頁六行勒原誤勤十行馬下脫上字　三十頁八行師原誤而十行方原作乃十三行極原誤及漠原誤漢　三十一頁首行轡原誤蠻八行末必原誤可　三十二頁五行戰原誤戰十三行過原誤遇十四行壇原誤堂十六行舉原誤與　三十三頁五行若原誤者　三十四頁十六行賊原誤賦　四十一頁十五行恭原誤公　四十二頁十行始原誤姑

南昌魏元曠校

誠齋策問校勘續記

卷上

五頁三行樂下乎字衍

十頁十九行功下之字衍

卷下

七頁十五行烏當作馬

九頁十三行穀當作轂

二十二頁首行正當作景十五行堯上衍一然字

二十三頁末行有字疑是育字之譌

二十六頁十九行時適疑是時局之譌

誠齋策問兩卷鈔自南京圖書局又在百三十三卷之外彌可貴矣兩卷三十三頁八行有字疑衍

誠齋集通行本只八十五卷四庫所收百三十三卷傳鈔本世不多見此策問三代兩漢晉唐治體一篇最爲精湛讀者宜熟玩之丁巳四月胡思敬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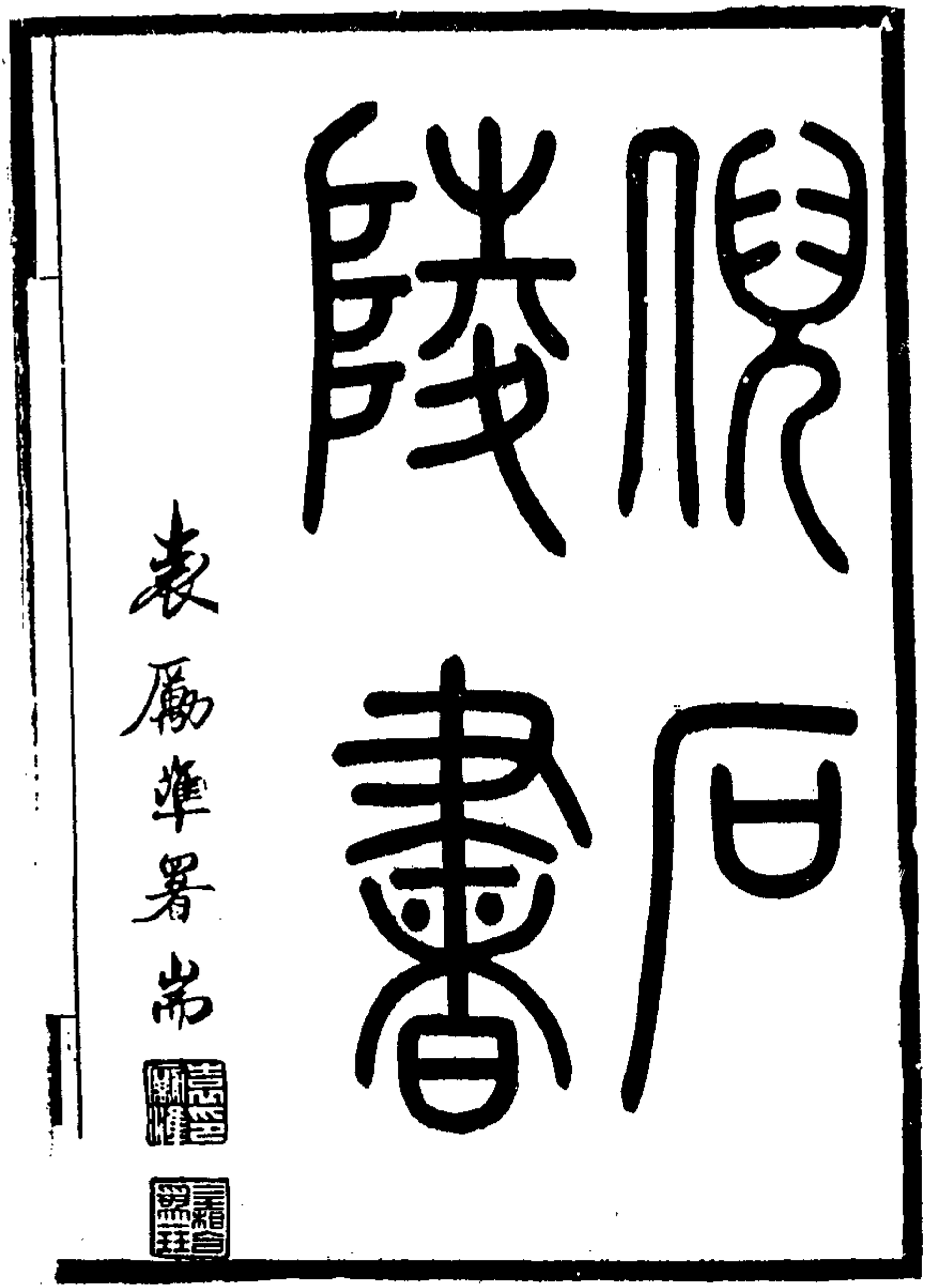
表
勵準署常

甲春康宗校
鋟梹胡永子

石陵先生倪氏遺著序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于南或推皇帝王霸之略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不可勝紀蓋東萊呂公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于史永康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頡頏其議論而獨貴於事功夫以國家兵戈離析之久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風俗蕩焉而失防意將自有酌古準今如知時識務之士雄豪智勇閭爽頴茂而出於其間或者猶慮其古方新病之不能以救亟也當此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計石陵倪先生朴實先後同父草嘗萬言欲以兵戰自效不下同父然同父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於罪費至老纔得高第終以不得馳騁于中原而遂至淪沒先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以罪廢徙錢陽故雖有志焉而終以寒窶而老死蓋予每觀先生之書則爲之沈吟痛惜而不能自已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爲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以爲圖

張之屋壁而預定其計策逆料其戰守者不一而足是將願出爲當世有用之學而不欲僅爲儒者陳腐無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爲能知之先生亦惟寄示同父而不遠以他及者也然使先生之志且與同父獲用于世天下之兵蜂集蟻聚勝負雖未可知必也人心固輪之既定於一力守東南以爲保障專意西北以謀進討江淮襄漢日以甯謐秦鳳陝虢之間遺民衋負義士壺簞尙不爲無補於萬一者是則後世所以深有取乎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曹蜍之淹淹待盡也夫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隅而焉跡之所被者率不能以徧慿黃河之源出於崑崙黑水之流播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遠相億度蓋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慿九渡河而後北會于綽斯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西界而徑趨于滇越之外境若可以燭照而數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北景北踰鐵勒斗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又豈得徒溺乎冀和揮天之器而獨不少究乎周髀句股之法哉是故先生輿地會元之書苟既不能以復見至於內外境土徼塞之圖則猶未免乎參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矣嘗呂公云亡先生貽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呂公後而同父怫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表於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壞於黃茅白葦而欲以爲同窮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緒曰結舌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玩時愒日偷懦憚事而不足以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生者也藉令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又無貴乎永康之事功則其所就且將不止于此雖然今之學者尙可及耶吾固未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初武夷謝皐羽嘗因先生之書選爲一編今始得其全帙號曰雜著者觀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洞窨塞棟宇傾蕩麋兒牧豎悲歌獻踴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況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于有言

不玉於此不及也是有古今文士著錄藏文者之一嘆也悲夫巨人

吳萊撰

宋景濂傳倪公朴于文學浦陽人物記可考也公當宋紹興中爲書萬言論滅虜事宜弗得進詔子讀其傳尙論其人求其遺書得於鄉人趙氏之壁遂併他所考錄刻之名曰倪石陵書舉重也公以布衣而有廟堂之志以文儒而兼武將之略是書其緒餘爾而弗一試此予所以重有感慨痛念于斯也嗚呼公譬則良醫也是書譬則良方也良醫逝而良方存不患乎其不試也公何以有是哉浦陽山川之勝之所萃也觀公之直節勁氣壁立萬仞發於議論如山嶽隨步異狀疊見迭出巍乎其高是有得於仙華者也通達事理周流無滯發於讜論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浩乎其無窮是有得於浦納者也今皆泯滅無傳焉嗚呼惜哉是刻成以布于邑人邑人曰斯文不墜侯之功也嗚呼微景濂之傳孰從而知之微趙氏之藏孰從而得之而願以功予非所望也雖然公之文衆矣此其一爾浦陽之文衆矣公其一爾邑之人誦其詩讀其書尙友先賢以之淑其身則爲德行以之用於世則爲事業昭浦陽文獻之懿續斯文墜緒之傳是則所望也已嘉靖丙戌聚峰毛鳳韶謹序

倪朴字文卿唐戶部侍郎若水之後也若水居恒州唐末之亂子孫南遷江浙間五代時有名盈者又自吳興遷浦陽之石陵世爲農至朴曾祖展始以貲雄于鄉初衢發警輸丁身錢相傳仁宗時永康胡則爲蒞免崇寧間欲復算之適部使者行郡展持則像拜使者於馬前感訴其非便使者上其事復獲免祖子從性好施田旱及半悉捐前歲所貸貧民券焚之或以爲言曰此輩負公家錢公焚之何也曰貧民與種家然又多奇謀建炎初山賊作亂遠近震動縣令丞揖子從問計子從爲之籌畫使其子統民兵爲前導賊皆敗走民兵別部有貪功擒至百餘人者縣令例縛之將斬以徇子從聞之急白令曰此輩豈皆賊者哉不如勿殺使自新賊不足定也令悟足其言事悉縱之事果帖帖朴豪飲不羈喜舞劒談兵恥爲無用之學欲見之于事功綜與問閭廟堂謀遷將揣清河洛喜曰依日月乘之功也嗚呼微景濂之傳孰從而知之微趙氏之藏孰從而得之而願以功予非所望也雖然公之文衆矣公其一爾浦陽之文衆矣公其一爾邑之人誦其詩讀其書尙友先賢以之淑其身則爲德行以之用於世則爲事業昭浦陽文獻之懿續斯文墜緒之傳是則所望也已嘉靖丙戌聚峰毛鳳韶謹序

倪石陵本傳

朴字文卿唐戶部侍郎若水之後也若水居恒州唐末之亂子孫南遷江浙間五代時有名盈者又自吳興遷浦陽之石陵世爲農至朴曾祖展始以貲雄于鄉初衢發警輸丁身錢相傳仁宗時永康胡則爲蒞免崇寧間欲復算之適部使者行郡展持則像拜使者於馬前感訴其非便使者上其事復獲免祖子從性好施田旱及半悉捐前歲所貸貧民券焚之或以爲言曰此輩負公家錢公焚之何也曰貧民與種家然又多奇謀建炎初山賊作亂遠近震動縣令丞揖子從問計子從爲之籌畫使其子統民兵爲前導賊皆敗走民兵別部有貪功擒至百餘人者縣令例縛之將斬以徇子從聞之急白令曰此輩豈皆賊者哉不如勿殺使自新賊不足定也令悟足其言事悉縱之事果帖帖朴豪飲不羈喜舞劒談兵恥爲無用之學欲見之于事功綜與問閭廟堂謀遷將揣清河洛喜曰依日月乘之功也嗚呼微景濂之傳孰從而知之微趙氏之藏孰從而得之而願以功予非所望也雖然公之文衆矣公其一爾浦陽之文衆矣公其一爾邑之人誦其詩讀其書尙友先賢以之淑其身則爲德行以之用於世則爲事業昭浦陽文獻之懿續斯文墜緒之傳是則所望也已嘉靖丙戌聚峰毛鳳韶謹序

倪石陵本傳

朴字文卿唐戶部侍郎若水之後也若水居恒州唐末之亂子孫南遷江浙間五代時有名盈者又自吳興遷浦陽之石陵世爲農至朴曾祖展始以貲雄于鄉初衢發警輸丁身錢相傳仁宗時永康胡則爲蒞免崇寧間欲復算之適部使者行郡展持則像拜使者於馬前感訴其非便使者上其事復獲免祖子從性好施田旱及半悉捐前歲所貸貧民券焚之或以爲言曰此輩負公家錢公焚之何也曰貧民與種家然又多奇謀建炎初山賊作亂遠近震動縣令丞揖子從問計子從爲之籌畫使其子統民兵爲前導賊皆敗走民兵別部有貪功擒至百餘人者縣令例縛之將斬以徇子從聞之急白令曰此輩豈皆賊者哉不如勿殺使自新賊不足定也令悟足其言事悉縱之事果帖帖朴豪飲不羈喜舞劒談兵恥爲無用之學欲見之于事功綜與問閭廟堂謀遷將揣清河洛喜曰依日月乘之功也嗚呼微景濂之傳孰從而知之微趙氏之藏孰從而得之而願以功予非所望也雖然公之文衆矣公其一爾浦陽之文衆矣公其一爾邑之人誦其詩讀其書尙友先賢以之淑其身則爲德行以之用於世則爲事業昭浦陽文獻之懿續斯文墜緒之傳是則所望也已嘉靖丙戌聚峰毛鳳韶謹序之

不共戴天以洗刷國恥以克復土疆乃復割地議和頻首請命忠義之士雖欲有爲每掣肘不用卒致淪亡而莫之救哀哉朴以一布衣之微非有爵號之榮祿賜之厚乃能赤心憂國吐其耿耿直欲叫帝閽上之雖其書不能進其視賈延佐之二疏陳亮之三書俊快朗烈照耀後先如朴者豈非人傑也哉使朝廷用之未必不能立奇勳奈何姦惡秉軸有志之士不獲展其忠憤之氣推是言之亦不獨人謀之不臧也嗚乎王業終至偏安父讐終至不報必當有任是責者幸朴書猶存百世之下非惟使英雄灑淚肉食者聞之亦或知勸哉金

華宋濂撰

又傳

倪朴字文卿浦江人居石陵朴嘗應進士舉有志功名不爲無用之學紹興季年爲書萬言極論滅虜事不果上究悉用兵攻守險要事尤精地理著輿地會元志四十卷爲人伉直不能委曲里豪樓益恭乘其與縣宰有隙誣搆之徙置鈞州以赦得還嘗自謂業古文三十

年雜著六十篇要之皆無愧古作者今存集七卷會元志失考云蔣

鈐吳師道撰

前傳見宋景濂浦陽人物記後傳見吳正傳敬鄉錄列於篇端以見公之大概云爾麻城毛鳳韶識

書

擬上高宗皇帝書

臣聞智者見成敗於未形之前衆人見成敗於已形之後今成敗之
勢已昭然矣而勞於國慮者猶且爲之憂疑不可不與之辨臣謂今
敵之勢可以必滅者有四其事勢相關而不可緩者有七臣請先論
其强弱之勢然後以次陳之爲陛下獻今之進謀者莫不曰彼强而
我弱彼衆而我寡彼大而我小强弱不敵衆寡不鬬小大不戰事未
可以先舉夫弱不可以敵强寡不可以敵衆小不可以敵大是天下
之常語耳非所以爲謀也古之人謀人之國者論其機會之可乘形
勢之可敗而已初不在於他也苟以强弱衆寡小大而言則秦弁六
國而强胡爲而喪苻堅舉百萬之衆初爲而敗不知天下之理大則
易危小則難傾强則易挫衆則難折是故取大國易取小國難滅强
敵易滅弱敵難向使贏秦不弁天下而獨據關崤之險劉項雖强能

有咸一舉而誅滅之是吾民怒之也天欲亡之吾民怒之事何慮乎
不濟哉此其可以必滅者二也國家自僃兵以來知者無所施其謀
勇者無所用其力愚者無所効其死貪者無所得其利其怒敵之氣
與國之心莫甚於此時也鼓而進之鋒必不可遏此其可以必滅者
三也國家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慘滅於天下而固結於人心垂二百
年非有窮兵黷武以害之而爲天所亡也非有暴刑虐政以殘之而
爲天所棄也是宜中原之民未厭於我也其心未厭於我必日夜引
領東望於我矣苟傳檄而呼之彼不望風而響應於我者吾不信也
此其可以必滅者四也敵不可以不滅其說亦有四者大抵以利害
相反而言也且天奪其魄而欲亡之矣是天與我之時也天與不取
反受其殃此一不可不滅也百姓怒其劍斂於我久矣三軍怒其陵
侮於我也亦已久矣苟逆其心而推其氣臣恐陛下之憂不在於敵
而在蕭墻之內也此二不可不滅也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
漸習之効也中原之民雖深被吾先王之化今爲

敵所據者亦三十餘年矣今而不取數年之後老而壯者大抵已死
後而生者不識吾先王之德化而惟敵之知則亦無復懷望於我矣
此三不可不滅也今敵幸其所可少和者惟增歲幣之一說耳倘可
增幣以幸其少和則一二年之後我愈窮而弱彼愈富而强彼得以
乘前三者之弊而肆其志我無一以待其變事勢之危可勝言哉此
四不可不滅也夫敵之可以必滅者既如此其不可不滅者又如彼
則滅之策其可不慮乎滅敵之策有三而所用則一非有上中下三
也皆所以因敵而制勝也用兵之法先發則制人後發則制於人今
彼雖有意於犯我而事未舉事未舉則謀未定謀未定則號令未一
號令未一則屯守未備陛下宜先其所發令諸將水陸竝進直衝其
屯戍之所而襲取之則破之必矣所謂迅雷不及暝目疾雷不及掩
耳也破其屯戍奪其要害而守之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陛下然後
進都江表以壯諸將聲援之勢以慰中原歸附者之心如此則黃河
以南可傳檄而定蓋先發之策誠今日之至機也何者敵自謂和以

來二三十年之間彼嘗恃强陵我而我嘗屈於弱彼嘗以賤脅我而我嘗趨於和彼則不虞於我也一旦吾能反前日之所爲出其不意以乘其虛而擣之是猶秦兵雖强而與項籍相持於河北不覺其主舉警備已嚴陛下當使江淮之師堂堂之衆出壽春出盱眙出建水以迎其前然後一軍出荆襄入陳蔡繞出其後以瀆河洛一軍出隴蜀入散關據關陝以震兩河天下定矣蓋彼以吾都吳會則必以吾所重者在東南其西北必虛故吾荆襄之衆得以向宛洛隴蜀之衆得以入關中關洛震動敵勢必分而我事專何有不濟昔者諸葛武侯嘗欲用吳蜀表裏之勢以圖中原矣嘗爲先主謀曰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衆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秦川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未幾荆州爲吳所襲表裏之勢故亮不能用蜀以取關中而亮之素志卒以不遂今者吳蜀一家荆襄一地臂指相從表裏相應無所望礙吾于此擁江淮之師牽綴敵勢於淮南使荆襄隴

蜀之衆相表裏擣其虛而潰於內此滅敵之策二也若其鋒未可當其勢未可過陛下當斂江淮之兵列江而守虛兩淮之地以待之彼之所恃者騎而已舟楫之閒非其所長以吾所長控彼之短雖百萬之衆無所用彼兵深入吾境臨江不敢飢渡吾深溝高壘據江不與之戰夫千里與師速戰則利相持則不利延日持久糧運不繼士心必危師久而無功則糧竭而財匱其衆不自亂則必自潰勢之必然也此不戰而屈人兵之策也擒之必矣此滅敵之策三也抑嘗思之陛下必欲一舉而復中原非蜀兵不可何者彼以吾之精兵皆在於東南其所慮于我者亦東南也吾江淮之兵深入敵境則必與敵相逼不入則必與敵相持勢不能直進與之周旋於中原也蜀之於吳相去萬里勢若不相關彼必不虞于我也彼之意在東南而吾之意在西北吾得志於西北則東南之兵不足慮也用兵之壯不過虛與實而已法曰實而備之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敵之實吾能備之敵之虛吾進而衝之則何不利之有且彼不與吾相持於東南

則臣之所言不徒虛語矣其事勢相關不可緩者有七曰順天曰立將曰屯兵曰强兵曰防姦曰安民曰理財是也國家自僞兵以來陰陽不和屢亢旱處下者怨水潦螟蟲大作陰害寖穀而今歲尤甚當春陽發生之時而凍雪連月淫雨不止蠶麥所收百無一二今又加之以大旱州縣快滯獄放逋租上下祈禱靡神不舉而絕無響應民心憂懼不知所爲夫今欲舉大事而天意若此其可危矣哉臣伏觀陛下無暴刑虐政以動民之怨無窮兵黷武以傷民之和又刻心削志不爲侈靡不樂遊獵不興宮室不營苑囿言斯聽謀斯從利則興之害則除之寬大之部無時不下其所爲皆善矣而天意若是者必有怨怒之氣積於下奸於上者故陰陽乖繆而雨暘爲之不順臣聞故將岳飛忠義無比志清宇宙一旦爲權臣所害天下痛其冤至今大小猶云云也夫孝婦之冤不伸猶歷年爲之不雨況忠臣義士勳烈炳天地精忠貫日月無尺寸之封而反受大戮其怨怒之氣豈不充積于天地之間哉是宜歷二十餘年陰陽繆戾而災變不

息也臣又聞前相張浚陛下佐命勳臣雖一時兵挫地失而志在滅敵陛下不念秦伯用孟明之事聽妨功害能之說而痛怒之終身錮而不用使天下之心失其所望夫勳舊忠義之士天下之所共望也臣晚生固不知浚之爲人也然卜之人心則知浚之爲人矣今浚雖未用而天下已期之是人心之所共望者斯人也人心之所歸天心之所眷也陛下違其望而違其心是逆天之心矣逆天之心而望陰陽之和是卻行而求前也且陛下所爲無不善當大有爲之時天之心當陰相而默助之今乃反若是之甚者蓋天意若曰吾將祐而助之而反逆吾之意吾其可不出災異以警之乎此天所以示其眷顧之意而陛下不悟也不然災異之來何自而起乎臣願復張浚以副天下之望則天時自順雨暘自若強敵可得而滅矣此順天之說也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天下之勢不爲安矣陛下之所注意者誰耶未得其人宜求其人而用之已得其人宜明而立之不宜尙循常職也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夫士卒所

以親附於將者以其威愛素有以服之也今有將之職而無將之權則威愛安足以及士卒乎邊境苟有倉卒陛下臨時授以斧鉞則諸將未必用其命士卒未必服其罰陛下今雖未欲築壇而拜之以張其聲勢亦宜假之以將權授之以兵柄使之得以自由分置士卒號令諸將則三軍之士知所服從矣太公六韜言論將而次之以選將選將而次之以立將立將而次之以將威論定而後選選定而後立立定而後威可行焉此太公用兵之深旨也陛下無謂今日事未臻敵未動不可假而與之權也今分遣諸將屯劄要害者大抵皆武悍之夫持兵帶甲動以萬數節制雖有所歸權輕不足以御之也臣恐輕躁妄動上無制將以統之其變恐不在於敵矣此立將之說也用兵之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則屯守之說尤在所先也昔晉將取吳或請益戍兵以備之而孫皓不聽及晉師起知其無備順流乘虛直造金陵若行於無人之地使皓聽其言增益精兵控其要害晉師雖強且豈不殆哉今陛下神智先見因其使命求獻而知其必叛故先

救出其所必趨使吾之守敵不知其所攻吾之攻敵不知其所守如此則勢雖分而實不分地雖遠而實不遠以守則固以攻則克然後爲策之善者也若各自屯守前後不相應表裏不相關是不知分合之變者也守而不知分合之變且不能以自守安能制勝於敵哉此屯守之法不可不知也兵強不在於衆而在於精而在於氣氣不壯雖精且衆不可恃今夫閭巷之間聚羣挾黨欲合鬬而別其雄者甲衆而乙寡乙雖寡其間有一人攘拳奮臂大呼而直前則乙之黨勇必倍而勝甲之衆雖至懦至弱者亦奮怒而不懼此無他氣使然也今朝廷久不用武州縣多有慷慨感激之士豪壯勇敢之人問國家將爲城敵之計莫不奮然而無由自效願陛下詔州縣其有豪勇敢死之士願奮義以助國立功者許自陳圖結士伍皆勿雖選優爲之制號爲義兵文武智謀之官擇其風采可畏愛於下者使帥其衆教以攻守之法勿與官兵淆雜養之有方教之有法賞格優厚用之則必欣然樂鬬大者貪功業小者慕爵賞所向必無前所戰

必無辭官兵得以藉爲聲勢氣必百倍勢益壯而威益强當之者潰
爲之者敗此强兵之策不可不早圖也今國家禁衛之兵及州鎮之
卒皆已抽發於屯戍之所朝廷深思遠慮令州縣有立四隣官分結
保伍而統之誠良策也以臣思之天下之民皆感陛下仁厚之政惻
怛之誠自非凶荒饑饉之歲雖驅之爲亂不可也然姦雄之人其黨
與必衆其聲望必雄藏姦匿盜爲之囊橐幸天下有變而肆其志今
州縣往往以此嘗雄於鄉閭豪暴而無賴者多從之四隣之
職悉委之此類臣常以爲憂且一都之間有都分一都之中有保正
副正副之下有大小保長之設上下相率大小相維暗與古之比閭
族黨之制相合而不善用之耳誠因此等級而卒伍之嚴爲之制使
各自安業不變惑其心遇有警州縣官長臨時部統而用之孰敢爲
變不然適足爲生事之端而已臣未見其利也夫姦雄之人難以牿
制而易以勢消彼之所資以動者皆其鄉黨無賴之徒勇健之夫也
無賴而勇健者以前强兵之策召募之則十去其五矣誠令州縣厚

賞以餌之多方以誘之則必盡得之矣朝廷資其用而姦心無所肆
一舉而兩得之此防姦之策也今事未舉兵未出紛紛藉藉咸妄謂
陛下爲遷都之事臣不知其然否也臣謂遷都啟邑在他時則可在
今日則不可何者當無事之時人君遷動則弱者無憂危之心强者
無覬覦之望此其勢然矣陛下必欲遷都金陵以壯軍勢且宜偏守
錢唐營繕城郭爲不動之計使民心安而無所惑使姦雄之人靜而
無所望待大將軍舉陛下明詔天下董六師之衆爲親征之舉以號
於民然後徐徐進而都之外足以聲援諸將慰撫三軍內足以安民心
慰民望此安民之說也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則三軍
所恃以動者財也況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理財之說其可後乎然
理財之說固多矣臣欲望陛下行屯田募壯閒而令敵釁已萌兵力
不可以罷邊境有警則貧民不可輕往臣欲望陛下算舟車借商賈
則不忍爲桑弘羊羣賓都制剝天下以斂民怨其所欲言者姑望陛
下權其所取以優民時其所用以省費耳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非百姓足而君能自足也蓋善藏者當無事之時則藏於民而聚
於國當有事之時則取足於民而不使其怨是故民不足則君亦不
足民有餘則君亦有餘然其斂散之術必有權以用之也權者無他
濟時之急權時之宜也關官爵賣度牒雖衰世之事然權一時之宜
濟一時之急猶勝於橫賦暴斂以害民也且彼買官爵買度牒者不
憚價例之高而樂欲得之者皆其有餘者也取其有餘以補不足是
亦天之道也此權其所取之說也夫祭祀之禮先王之所常行固有
天下者之所不可廢也然行之適時之豐殺講之合禮之誠實不務
於鋪虛文靡用度然後爲得之古者掃地而祭不以爲非二簋之薄
可以用享今之儀則已繁矣而浮文虛費濫賞僭恩近世之弊尤極
且如一青城之費用綿帛數十萬其中至有苑囿臺池游觀之所娛
悅耳目之具此豈齋戒交神之義至於三軍之賞資百官之賜予動
以千萬計此何爲者哉是以三軍一行諸道漕運勞於會計州縣官
吏罷於督責文符之往來胥徒之窮追急於星火令曰大禮年分稍

遠者刑而不怨上催下迫蠶繅未畢而有納帛違限之罰秋禾未熟
而有輸粟不時之罪承結催科之徒杖責不辭於體柳鋼不離於項
嗚呼神祇祖考其樂於此乎哉且陛下所以備圜邱明立明堂殺牲
備禮以禋上帝以奉祖考豈非欲昭答其心奉承其意使神祇祖考
鑒而享之安而樂之哉然天神地祇人鬼依人而行者也其所賴以
爲主而依附之者君而已今中原淪沒三十餘年矣神河帝嶽曠而
無主則神祇之心所以望於陛下者何如也故陵舊廟無所依歸則
祖考之心所以望於陛下者何如也謂宜明詔天下以恩賞無與於
祭事國步多艱財力不可以妄費臣民宜悉此意惟禮文儀衛之不
可無者當具其餘一切減罷停檐恩以需有功省濫賜以待將士使
幣藏豐實資用餘饒俟機會以復中原上以圖答神祇之心下以圖
報祖考之意其誰曰不可明堂之禮久廢不講陛下振舉舊典以易
郊祭是誠有意於省費也然賞賚之格去郊禮無幾而羣臣上下皆
知勢有所不可而無一人爲陛下言之者豈非言之則不利於已乎

且一郊之恩大者澤延於數世小者榮及於子孫非有公天下之心而不私乎已者孰肯爲陛下言之者哉臣願陛下斷自宸衷勿牽羣議裁節妄費以裕軍興則國用可足而兵食可給矣此理財之術要在於時其用而省費之說也夫漢屈羣策故能不階尺土而取天下楚懸羣策故雖得天下而身敗於人今陛下併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將圖恢復以成百世之烈臣雖愚昧無高世絕人之見然其所言皆合於天下之公心而當於神明之理階下無以爲狂瞽之言而忽之也無以爲冒進不根之言而黜之也臣草茅之士朝廷無先容之人而帝王之威雷霆不足以爲喻臣非土木豈故欲危其親亡其身甘心於此僥倖於萬一哉誠恐機會一失雖悔不可復追故忠義之心感發於內不能自已言出於口而不自知也夫智者當安危未兆之時猶不忘於慮禍事勢已形乎聖人當無事之時猶不忽於聽況有事之際乎臣願陛下參酌臣言推而行之以成天下之事業以遂天下之公願則退而就戮臣無所憾

上太守鄭敷文書

古之人一事之不知則終身以爲恨非固務爲該博而多識也以爲天下之事所不必知者吾不知也固無害所當知者一有不知則或至於失孟明視之伐鄭蹇叔知其必敗周亞夫之謀吳楚趙涉知殺鼂之間必有伏使孟明知殺之險而聽蹇叔之言則秦師無殺之悔矣使條侯不知殺愼可以姦伏而昧趙涉之策則中吳楚之謀必矣愚于此然後知地理之學兵家之所急而學士大夫之所當知也漢高帝之入秦也蕭何得秦圖籍國朝之平南唐也先得其十九州之圖經故高帝之取天下太宗之伐江南皆能盡知當時險阻阨塞戶口多寡之處據形勢而守其必爭之地以之取勝而無所失愚然後又知輿圖地志誠國家之要典也竊怪夫今之學者東南西北之不知遠近險阻之不識當其用兵多事之時指地圖案史册高論于變化風雲于鼓動雷霆而無事于勢滌以至雷霆伏寂然自處于無用之地及夫萬竅之中威怒一震則噓而爲雲神而爲龍扇而爲風零而爲雨合而爲雷電震而爲霹靂莫不翕然集

上太守周侍郎書（諱葵號渭溪先生）

妖淫不作天威不震則乾坤廓清萬象虛徹雲無事于飛揚龍無事于變化風無事于鼓動雨無事于勢滌以至雷霆伏寂然自處于無用之地及夫萬竅之中威怒一震則噓而爲雲神而爲龍扇而爲風零而爲雨合而爲雷電震而爲霹靂莫不翕然集

會不約而自號不召而自感是孰使之然誠氣有自然之相感物有自然之相動耳側聞國家興問罪之師舉弔民之役將以掃清河洛殄滅敵人而四方英雄豪傑之士莫不鼓厲奮發爭欲吐奇謀賈餘勇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助天誅亦其忠義之氣有以使之然也朴雖不才託處化鈞之下陶鎔鼓鑄爲日滋久其所成就實不肯自後于人不惟前古之興亡得失有所知曉而凡今日攻守成敗之勢未嘗不深計而熟究之也惟其自負如此是以聞邊堠之警聽戎師之捷慨慷感激不能帖帖坐于筆硯間思欲吐奇賈勇以伸平日之志然朝廷無先容之人將幕無薦拜之援胷中雖有知識無由而自進伏惟閣下挺經濟之才負天下之望而來臨父母之邦孜孜汲汲禮賢下士思有以副吾軍寄託之重此朴所以剋心營慕有望于閣下而閣下憂國之心正在於得人以清國家之急必不遽然而忘哉然而忽也然朴爲人貌陋口訥不學爲佞介以自處足未嘗一遍于公卿之門名未嘗一舉于衆人之口一旦以片言隻字卒然叩閽下之門

代名賢書

望閣下振而起之使之得以赴雲龍風雨雷電霹靂之會夫豈狂也哉誠知依歸有在矣夫騏驥長鳴於伯樂之前知伯樂有以識其才也盧狗哀號于韓國之側知韓國有以昭其能也朴今鳴於閣下之庭者亦知閣下必有以識其才昭其能耳閣下其信耶則朴無事于云云苟未信焉宜別而進之置之下座問焉以考其實策焉以驗其智然後從而進退之則朴也雖死於無用之地與草木俱腐無憾矣鄉者虜酋始萌朴嘗逆料其情而策其勢爲萬言書將獻諸朝天門九重因于無資地無階上達以今日事勢觀之大抵與朴鄉之所言實相應併錄其副以獻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知愚之辨景望

贈州牧雷教授書

昔人嘗論山川磅礴蜿蟺扶輿鬱積之氣其間精英之所鍾神靈之所稟不有異物必有異人是故申甫自嶽降揚雄王褒炳江漢之靈不可誣也蓋自周輻之東壓賢之生多出於齊魯之邦而漢之興惟泗沛潁間則英雄豪傑之所篤宅也世祖中興所賴以成功業者二

十八將而南陽潁川二郡實居天下之大半雖曰帝鄉故人而其功烈皆能以才力自致似非有以私之也蓋天地自然之氣鍾其生人物各自有時無所偏徇大江之西國朝以來異人輩出人物之盛甲于東南廬陵歐陽公首以古學爲天下倡而後之學者非古文不道遂使五代陋弊萎薾之餘習斬焉不存而後宋之文超邁軼唐稗然爲一王壯則歐陽公實啟之也臨川王文公雖其所爲有戾於人情然其文字宏博魁然有荀揚氣象若夫南豐曾夫子以斡學顯豫章山谷先生以文行著而祕丞劉公道原則又江西之巨擘也究明史體窮歷代之端緒遷固而下千有餘歲道原一人而已而道原則實筠人也至其他能以詩名如謝無逸潘邠老汪信民諸公號江西詩社者又不可以一二數江西蓋多士矣自時厥後奇才異秀橫翔載出表表自著者固不絕于時然求其磊磊落落如前數公者殆不可多得今者閣下還能以辭章魁天下而還章甫青毬之舊文名赫奕聲動四方之觀聽以繼江西前輩諸名流之後夫賢者聞世而生譬

猶景星鳳凰千百歲而一出非世之所常有目之所常見是故見者注目而爭親聞者傾耳而樂聽惟恐其後于人也盧狗哀號于韓國之側知韓國有以昭其能也朴今鳴於閣下之庭者亦知閣下必有以識其才昭其能耳閣下其信耶則朴無事于下之名舊矣今雖以罪拘于此豈不能彊顏強見以快披雲之觀乎夫出玉關度葱嶺涉大夏之西去中國萬餘里乃不能登崑崙窮河源則其還也鄉人有問其所謂崑崙河源者將何辭以對今朴會蒙恩東歸有日矣婆娑之士大夫設以筠陽巨儒雷廣文爲問而云不知可乎閣而不知是不智也知而不求一見是不敬也不智愚也不敬傲也愚且傲人將棄之朴也于是乎畏

投高安呂宰書

公道之不明緇紳大夫之過也幸而有公議者在以公心之所存也人心之公天理也人欲可以勝天理而不可以滅天理也閣下宰高安治爲天下最論言之褒宜在所先而諸司之薦章猶未來上公道之不明也然閣下之內稱道閣下不容口者豈非公議猶在公心之所存乎夫人之情夠之則喜拂之則怒譽之則悅奪之則怨譽之至

也必吾有以思之毀之來也必吾有以沮之今也拂之不吾怒沮之不吾毀方歌之詠之惟恐其去之而不留也俚語有之羊羹雖美衆口難調蓋好惡之情不一也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間猶有怨恨長短之言而況百里之廣編戶之衆士俗之繁其間強而肆者頑而狡者傲而有所特者不知其幾也好惡不同則是非亦異至難合也然若達若近若貴若賤若大若小萬口藉藉稱美德政舉無異辭不知閣下何自而得此者朝廷雖遠耳目甚明以閣下之才之美而政聲若此閭邑士庶列上其事奔走於郡守監司之庭數矣昔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乃獨明其不然而且與之游是豈孟子私之哉公論定於賢者之心毀譽不足以亂之也朴爲人直道而行不能委曲隨順取媚于人故多爲鄉曲所怪然而自以爲是而不恤人之我非也惟其自守若此故疾之者衆而非之者力閣下乃能獨照其心而明其無甚可罪者有曲直之辨得無以吾孟子之心爲心哉抑嘗以論語鄉黨一篇反覆詳味見聖人處鄉曲何其慮之深而情之至耶

曰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漢史言太將軍恂恂如鄙人則恂恂如者孔子蓋以鄙夫自處不敢以大儒之實誇耀鄉曲也曰似不能言者蓋以椎魯自牧不敢以賢知之名先鄉曲也當是時知其爲聖人者亦多矣而鄉曲之人且猶未之知也惟達巷黨人知其爲博學而已其他則曰彼東家丘曰鄙人之子知皆見輕之辭也夫聖人之善處鄉曲且然況其下者乎雖然聖人之心固自若也如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如此而已矣論語二十之中此語凡三四見豈聖人諄諄特以此自警耶學者當求聖人用心處固守而力行之夫遑恤乎人之是非而毀譽之不公哉魯男善學柳下惠朴亦願持是說以報閣下

答章子定書

自君錫處一別恐露跡蹤反爲累遂不敢復相見洎再往而子定已行矣自後乏便就館村下竟不知音耗得書乃知事竟潛喜不自勝且審來歸侍下神明攸持起居康勝爲慰朴株守無足爲朋友言者

上揚推官書

淳熙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罪人倪朴僭越裁書再拜獻于推官執

士閤下事有幸有不幸凡非其已之所自取而橫罹之者皆其不幸者也人有不幸而得非其罪仁人君子實痛傷之苟不察其有幸不幸而例惡之是重其不幸也仁人君子以恕待物其肯重人以不幸乎公恰長皆繫紲之中吾夫子不惟明其罪而又以其子妻之鄉陽以讞下吏賜從獄中上書以自明梁孝王立出之而又席爲上客古人之用心蓋如是古道不振久矣側聞閣下存復古之心而可以古道告也朴之罪蓋所謂不幸者也言之則最爲可傷不惟可傷而實可痛也夫犯于有司麗于法則曰罪罪之輕重視所犯朴之得此不知所犯者何事去年春緣本戶產去稅存經本縣陳乞爲豪戶樓益恭者買產不肯受稅耳初無可罪之事也彼樓益恭者乘縣宰于朴有讒巧之隙乃妄糾朴自紹興年間抵淳熙五年經官司舊事曰某年倪朴有某罪某年倪朴論某人文飾虛詞以駭觀聽其髣髴象似而略有根據者皆門戶事已經官結絕矣而非其所當告者設誠有之事在淳熙五年以前更數赦矣于今復有何罪而遂至于此乎茲

朴所以爲不幸也茲朴所以爲可傷而可痛也使朴近日妄有詞訴于涉縣道累其舊事以爲罪則亦所甘心今緣理稅而得罪若此使人痛入骨髓銜冤欲恨無所控愬犯由具在其造端其情犯其歲月可按而知也朴嘗讀史見司馬遷與任安書以坐李陵事腐之蠶室其言傷感痛切至今千餘載讀之使人爲之流涕今朴飾固陋之辭欲自明其不幸耶則事經朝廷而罪已受矣欲自傷自痛隱忍而不言耶則閣下安知其實無可罪令幸休洪恩而爲法吏所沮不得釋是又不幸之不幸也不能自已具詞經州事委清聽指定仰惟閣下按其本末深察其無事比附輕重平心指定俾得隨例承恩放還鄉井無使重罹于不幸也

書唐史諫傳

光弼以侍御史崔器傲倨不平之御史長揖宰相未爲無禮也固其不爲禮即付兵而斬天子御史光弼其能君哉曰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此何理耶昔禰衡裸袒罵曹操操不能加其于事也宜光弼之斬器

衆私恨也非權也右李光弼

馬燧平汴州解邢團感田悅斬李懷光以奇制敵功亦足尚矣至于以私忿而交惡于李抱眞暗于機會而許吐蕃之請縱敵生患而功以不立雖可嘉也亦可貶也朱泚陷京師帝西幸李晟以孤兵當巨盜燧提大兵坐太原止分五千援奉天燧亦忍人哉右馬燧

予始讀顏眞卿傳見其棄平原事補闕怪之以爲宜守以挫賊且以堅諸郡城守之心棄之則失策也及觀穆宗傳見魯公以不用宿言爲恨始知魯公之失實然右穆宗

肅宗以辭色折程元振見其不屈而後奇之遂用以爲將意其勇也人君以是取人疎矣幸而中焉不可以爲法右程名振

城居諫官數年不言事韓退之作諍臣論以激之城猶不屑也至貞元十年陸贄以論裴延齡事貶爲太子賓客時城居諫官已八年矣則貞元三年爲諫官也按德宗紀貞元六年殺皇太子及吳通元史法書殺者畀其君之濫刑也殺諫官殺太子皆非細事也而城猶不

以屑意使後無延齡事則曠官尸祿城何以辭雖然城賢者也在城則可在他人則不可後之居是職者欲効城所爲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則善矣右陽城

唐三百年如貞觀之致治開元之昇平高睢兩漢庶幾三代州縣循良之吏當不減于漢然唐史傳循吏者凡十五人而尉見于傳者又數人如賈敦頤韋丹之徒雖時有一善之可紀然其人皆碌碌不足道無有一人如漢龔黃輩聲名磊落膾炙人口者讀唐史吾得二人焉如倪若水之治汴以清正顯陸象先之治蜀以仁恕稱二子文雅足以飾吏事敦厚足以粹風俗則又非漢龔黃數子比擬也然史臣不傳之循吏者以循吏不足以傳二子也予于唐史獨有取于二子以爲唐之循吏云右循吏

崔群甫不屈宰相牛僧孺客信乎其剛可尚也然纂李林甫而逐張說何哉蓋憎愛之情異也剛則吾不知右崔群浦

韓朝宗嘗薦崔宗之嚴武于朝當時士咸歸重之至言不願萬戶侯

但願一識韓荊州今考其傳亦初無甚過人之事唐人乃云爾者蓋以其喜識拔後進之一節也然則樂推挽士宜其名重于時哉右辨

觀音院鐘刻碑

歐陽公五代史十國年譜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吾鄉先生倪石陵翁考婺城北觀音院鐘刻而著之辨謂其未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跡不可得疑後自諱之獨得其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今按婺州城北觀音院鐘刻云寶大二年乙酉吳越國錢元秀捨寶石制書言寶正六年辛卯則是寶大三年改寶正矣梁末帝龍德元年歲在辛巳三年癸未爲唐所滅改元同光此刻言寶大二年乙酉則梁滅之明年歲在甲申始改龍德爲寶大而不用同光之號也吳越受梁封爵國無主正朔無所稟故改號爲非擅也官稱吳越國則知錢氏未嘗稱帝而所以改元者不肯反面事仇奉正朔于唐也此錢氏立國之大節恨歐陽公不及見此鐘刻無以明其改元之端而見疑於信史也予不得不爲之辨

倪石陵書

跋鐘刻辨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十國年譜謂吳越稱帝改元而吾鄉先生倪石陵翁考婺城北觀音院鐘刻而著之辨謂其未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跡不可得疑後自諱之獨得其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今按婺州城北觀音院鐘刻云寶大二年乙酉吳越國錢元秀捨寶石制書言寶正六年辛卯則是寶大三年改寶正矣梁末帝龍德元年歲在辛巳三年癸未爲唐所滅改元同光此刻言寶大二年乙酉則梁滅之明年歲在甲申始改龍德爲寶大而不用同光之號也吳越受梁封爵國無主正朔無所稟故改號爲非擅也官稱吳越國則知錢氏未嘗稱帝而所以改元者不肯反面事仇奉正朔于唐也此錢氏立國之大節恨歐陽公不及見此鐘刻無以明其改元之端而見疑於信史也予不得不爲之辨

倪石陵書

跋

古人稱良史者有三曰才曰識曰學傳疑傳信之異詞非博學不足以周知可筆可削之故非明識不足以去取此古今所以論作史者之難也昔吳越王錢鏐之建國實受命於梁梁亡無所屬則改元稱之吳越者有不得已焉非擅也世或傳落星石制書有寶正年號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歐陽公作五代史無求其事跡疑之遂不載之世家厥後石陵倪文貞氏取婺城北觀音院鐘刻爲證辯吳越改元而不稱帝以破五代史之疑惜當歐陽公作史時無人爲此辯上之遂使世家疑而不書得不爲後來之一嘅哉然此非博學所能及幸而得石陵辨之而吳越改元而不稱帝者藉是而見於世非細故也此文不特爲錢氏之家寶誠可以補史氏之闕宜表而出之以俟後之執史筆者吳越之裔孫世淵家藏錄于去矜所書石陵辯文裝潢成卷徵賢薦紳文詞以白其事所謂祖宗有美不可不知而不傳也世淵其爲錢氏賢子孫矣何可得哉予竊觀歐陽公五代吳越稱帝改元事因無所據疑之而不登載蜀府長史鄭薄翁跋語云世家吳越稱帝改元此乃一時傳記之誤曾未之考耳恐或別有所據因并及之以俟博聞者考正焉金華杜桓撰

倪石陵書終

永康胡宗楙據文瀾閣本校錄

宋咸淳間吾鄉以經術性理著稱者若干人而永康陳同甫氏獨開皇帝王霸之略趨重事功毋亦以王室偏安非得雄豪奇杰之氣排寡而振厲之將疲薾不可復振耶倪樸氏興其學一本同甫凡有撰著必寄示同甫亦惟同甫爲能知樸卒以不肯出人下稿餓以死武夷謝氏翱編其遺文吳氏萊復得其全帙序以傳之曰石陵先生倪氏雍著倪居浦陽石陵村故曰石陵先生明嘉靖丙戌麻城毛鳳韶所輯曰倪石陵書書九首書唐史諸傳八則辨一首跋二首毛以上高宗書爲主故不曰集而曰書謝氏編本久佚是書卽毛氏所輯也

季樵胡宗楙

甲子春倪石陵書刻將竣江安傅沅叔先生以手校宜秋館刻本示余宜秋館以四庫本校傳鈔本與余所據文淵閣本大致無異惟中多譌奪均經沅叔先生朱筆校正樵按吳師道敬鄉錄有倪朴擬上高宗皇帝書上太守鄭敷文書二首書唐史諸傳八則遂據以與沅叔先生校本互相鉤稽成考異一卷凡與四庫本同者標同字與四庫本異者標某作某其未經傅校者仍標宜秋館本四字甲子孟夏

季樵胡宗楙

擬上高宗皇帝書

猶且爲之憂疑　傅沅叔先生校宜秋館本猶且作且猶

且作且猶

臣謂今敵之勢　傅校本敵作賊虜楙按四庫本凡虜賊等字皆改作敵文瀾閣本自四庫轉錄故一律沿改敬鄉錄亦四庫本凡虜字皆改作金人

而惟敵之知　傅校本敵作虜

此三不可不滅也　傅校本三作四敬鄉錄同

今敵幸其所可少和者　傅校本作今虜所可幸其少和者

此四不可不滅也　傅校本四作五敬鄉錄四作五

夫敵之可以必滅者　傅校本敵作虜

倪石陵書考異

而實甚易者此也　傅校本甚字無敬鄉錄同

敵之可以必滅者有四　傅校本敵作虜四作五敬鄉錄四作五

此其可以必滅者三也　傅校本也字下有中原皆禮樂衣冠之俗彊而夷之豈其心哉夫敵自溝和以來　傅校本敵作虜

此滅敵之策一也　傅校本敵作虜

蕃出其後　傅校本其作賊

蓋彼以吾都吳會　傅校本彼作虜

則必以吾所重者在東南　傅校本南下有彼如傾國而來其大兵大將必聚於東南十六字敬鄉錄亦有此十六字

敵勢必分　傅校本敵作賊

出秦川　傅校本川作州敬鄉錄同

故亮不能用蜀以取關中　傅校本能下有獨字敬鄉錄能未有獨字

此滅敵之策二也　傅校本敵作虜

三軍怒其陵侮於我也亦已久矣　傅校本其作夷狄之三字敬鄉錄其作金人之三字

不在於敵　傅校本敵作夷虜

漸習之効也　傅校本也下有中原雖禮義之地彊而夷之習而爲夷矣之者三十餘年矣今而不取則凡生長於彼者舉將習而爲夷矣胥而爲夷則無復有望於我矣此三不可不滅也五十八字敬鄉錄亦有此五十八字惟彊而夷之作彊而易之習而爲夷作漸忘其本

而惟敵之知　傅校本敵作虜

此三不可不滅也　傅校本三作四敬鄉錄三作四

今敵幸其所可少和者　傅校本作今虜所可幸其少和者

彼得以乘前三者之弊　傅校本三作四敬鄉錄三作四

此四不可不滅也　傅校本四作五敬鄉錄四作五

夫敵之可以必滅者　傅校本敵作虜

倪石陵書考異

滅虜之策有三　傅校本敵作虜

今彼雖有意於犯我　傅校本彼作虜

敵自溝和以來　傅校本敵作虜

此滅敵之策一也　傅校本敵作賊

蕃出其後　傅校本其作賊

蓋彼以吾都吳會　傅校本彼作虜

則必以吾所重者在東南　傅校本南下有彼如傾國而來其大兵大將必聚於東南十六字敬鄉錄亦有此十六字

敵勢必分　傅校本敵作賊

出秦川　傅校本川作州敬鄉錄同

故亮不能用蜀以取關中　傅校本能下有獨字敬鄉錄能未有獨字

此滅敵之策二也　傅校本敵作虜

幸擾敵勢於淮南　傅校本敵作賊

百姓怒其剝斂於我久矣　傅校本其作夷狄之三字敬鄉錄其作夷狄之三字

金人之三字

此滅敵之策三也　傅校本敵作虜
陛下必欲一舉而復中原　傅校本原下有滅醜虜三字敬鄉錄原下有仇敵三字
運籌西北　傅校本籌作算敬鄉錄同
候敵之衆　傅校本敵作賊虜
出駱谷　傅校本駱作洛敬鄉錄同
此臣滅敵之策　傅校本敵作虜
臣願復張掖以副天下之望　傅校本下有故岳侯之孫以申其冤抑之氣詔復十九字敬鄉錄復下有故岳侯之封爵祿其子孫以申其冤抑之氣詔復十九字
強敵可得而滅矣　傅校本敵作狂虜
遠者千里餘　傅校本下里餘作千餘里敬鄉錄千里餘作千餘里
則統於維揚　傅校本維作唯敬鄉錄同
則總率於建業　傅校本率字無敬鄉錄同

出其所必趨　傅校本必趨作不意敬鄉錄必趨作不意
州縣多有慷慨感激之士　傅校本縣下有閒字敬鄉錄縣下有閒字
爲射者敬鄉錄同
得以藉爲聲勢　傅校本勢作援敬鄉錄勢作援
而威益强　傅校本威作兵敬鄉錄威作兵
此强兵之策　傅校本兵下有者字敬鄉錄同
孰敢爲變　傅校本變下有哉字
皆其鄉黨無賴之徒　傅校本黨下有多字敬鄉錄同
待大將軍舉　傅校本作大軍將舉敬鄉錄作大軍將舉楸按傅校本作大軍將舉
本是
士不往　傅校本往作從敬鄉錄同
是以三軍一行　傅校本軍作年敬鄉錄同
躐縲未畢　敬鄉錄縲作累
承結催科之徒　傅校本結作諸敬鄉錄同
三十餘年矣　傅校本餘字無敬鄉錄餘字無
無與於祭事　傅校本事作祀敬鄉錄事作祀
此理財之術　傅校本術作實敬鄉錄同
故能不階尺土而取天下　傅校本下下有楚慜羣策故雖敗天下九字敬鄉錄下下有楚慜羣策故雖敗天下九字
豈故欲危其親　傅校本故作固
況有事之際乎　傅校本事作爲敬鄉錄事作爲
參酌臣言　敬鄉錄臣作人
上太守鄭敷文書
而守其必爭之地　傅校本爭作急敬鄉錄同
至公矣無私於業　傅校本矣作觀敬鄉錄同
有武唐亭　傅校本唐作棠敬鄉錄同
會歸於一　傅校本於作之敬鄉錄同
戰爭會盟之地古基遺跡　傅校本爭作伐古字無敬鄉錄同

自成一家幾三十萬言　傅校本自字無敬鄉錄三十作千
抑嘗觀古之人　敬鄉錄古下有今字
後之爲樂爲工爲射爲曆爲御者　傅校本作後之爲工爲樂爲曆爲射者敬鄉錄同
縱橫丈餘　傅校本作縱廣餘丈敬鄉錄同
上太守周侍郎書
殄滅敵人　傅校本敵人作夷虜
託處化鈞之下　傅校本下下有亦其忠義之氣有以八字
思有以副吾軍　傅校本軍作君
則朴無事於云云　傅校本云下有也字
投高安呂宰書
何自而得此者　傅校本者作哉
與陳同甫書　傅校本甫下有上舍二字
使道德日定　傅校本定字無

上楊推官書
皆繇魏之中　傅校本皆作在
書唐史諸傳
因其不爲禮　宜秋館本爲禮二字無敬鄉錄同楸按敬鄉錄是
觀音院鐘刻碑
十國年譜云　宜秋館本云字無
則知其當改元矣　宜秋館本矣作也
今按婺州城北　宜秋館本州字無
故改號爲非擅也　宜秋館本爲作焉

類纂詩文稿

靖

明張氏約園開雕

壽鋪嘗讀戴剡源文云家西十里外茅洋小山中土塚鼎然初不封樹鄉先生舒文靖公墓也爲詩弔之曰莫輕數尺黃泥壤埋卻斯人後更無嗚呼先生有立身之正學有修身之實行參承於南軒而仰證於象山違則審訂於周程朱之見聞近則問辨於楊袁沈之交際陳本堂題先生書堂言之盡矣夫爲學難爲學而求其平實尤難平而奇實而虛則難之尤難者矣當宋乾淳之際文氣稍萎敝矣自先生振之以宏實而士氣爲之一

變公朝拜爵私門謝恩上則挾富貴以臨下下則冒廉恥以干上雖名卿大夫亦終不免於流俗先生大聲疾呼謂薦舉之法乃國家所以求賢非士大夫干祿之門而士氣爲之再變世之言儒者必擯吏習吏者必違儒融偏採異以適於世用有幾人哉先生論常平論茶鹽論保長論義倉一一合於時宜不爲高談而天下後世咸取爲法每讀其書又未嘗不想見其人至若內美充實有孚盈缶卽之若虛叩之若無袁蒙齋所謂第見坦坦蕩蕩了無偏倚者自表而論固無異於常人也謝山

舒文靖集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宋舒璘撰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舉乾道八年進士初授徽州教授擢知平陽縣終宜州通判淳祐中追謚文靖事蹟具宋史儒林傳璘棲遲州縣終身未一挂朝籍故集中無章奏之文其經略遂不可考見本傳亦但稱其教授新安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浸盛然觀集中與陳倉劉子論常平義倉棊鹽保長之法深切時弊皆其教授新安時所作則璘亦非短於經世者也本傳稱璘釋褐之後兩除郡教授不就未著其所除者何郡今觀璘自作其父壙銘篇末有曰子璘迪功郎信州州學教授則是所稱兩郡之一而本傳失之者又本傳稱璘爲徽州學官司業汪逵首欲薦璘或謂舉員已足逵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先卒劉薦之今集中有申謝傳漕及張守陳倉三人薦舉劉子又有謝李提舉書乃獨不及逵其與樓大防書云前張守所惠薦章蒙示回簡方知所自與王大卿書亦云荷禮書尤丈漕使傳丈倉使陳丈惠然相與舉皆出提獎之賜亦

均不及逵與本傳亦復互異道學儒林兩傳爲修宋史者所最留意而參考斯集已舛漏如是亦足證托克托等之疏謬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舒文靖集二卷

宋舒璘撰璘與楊簡袁燮沈煥俱稱金谿之高弟煥著作全佚璘所傳者亦僅此然已見其學術之梗概

謹案類稾四卷爲子孫所世守其二卷本之著錄於四庫者則未之見也伏讀欽定提要中稱與陳倉劉子讀常平義倉棊鹽保長自作父壙銘謝傅漕張守大卿書諸篇目悉與類稾符合所引篇中語亦一一具在疑兩本大略相似特集與類稾命名不同二卷四卷編次互異耳今以未見閣本名卷悉仍明本之舊而恭錄總目及簡明目錄弁冕卷首以爲我舒氏子孫榮耀焉至提要謂事蹟具儒林傳考先臣在宋史列傳第一百六十九與沈煥合傳楊簡袁燮亦竝在列傳蓋當時纂修官以儒林傳中陸九淵傳末有

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之語故遂誤記之也同治十一年十月朔日知汝州直隸州候補知府卓異加一級臣舒亨熙恭跋

集刻廣平先生類稿序

道學之傳非一日矣堯傳舜舜傳禹禹傳湯湯傳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漢與唐焉賴有鞏儒修補而幸其統之不墜耳自大宋名賢輩出立說著書文章崛起建有朱子晦庵潭有張子南軒婁有呂子東萊撫有陸子象山而道學復明於世稱極盛焉我祖文靖公生於是世不憚千里而負笈直浹風雨以往來親炙於四子之門以得其傳亦可知道學之淵源有自也祖諱璘字元質號廣平先生諡文靖中乾道八年進士教授徽州築風雩亭啓迪諸生講明正學為天下第一教嘗後宰平陽及為宜州通守其所交游皆當世名公與答書啓劄子時勤砥礪以實學相規而未嘗懷利祿之心論常平荒政保長荼鹽開陳利弊以寬政惠民而未嘗行虛假之辭至今可倣而行焉厥後家房建塾名廣平書院立一山長講義教子若孫如鉉及津滋泌棫壯者咸得道學之傳無何世遠言湮而我祖之類稿鮮有見者迨八世孫諱讓手錄編次得十二世外孫鄔孟坎與本邑蕭侯付諸梓

人僅文靖公之高行考也所遺類稾終湮沒而無聞扵是也不肖既不能闡明家學又不能光顯前人三十游邑庠而集我祖之類稾者牛耿耿於懷痛恨不克光前以裕後自是搜羅編閱手錄遺稾一百十四篇與目錄相對無一缺者乃今而知類稾之全也意將鐫諸木矣而惜乎匱乏無資愧孰甚焉於是謀諸本族之子衿幸各慨然捐資讓甫定始授諸梓人時則有與玠同主祠事者若廷元正功琦佳爵哲如命從事戮力以勤厥成焉而我祖道學之傳有日矣然則集刻類稾也紹前賢之統緒起後學之景從由來以至於今亦如虞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相傳於不替云爾時雍正辛亥正月望後十六世裔孫玠頓首百拜謹序

序

舒文靖公之學得於其婿翁童公持之故楊文靖公高弟也文靖未成進士又受業於張公南軒因徧求益於晦翁東萊而卒業於存齋四先生之中莫若文靖之淵源爲最博其行亦最尊其生平所著詩說禮說皆爲經學之宗厥平類稾則其文也寶慶志云嘉定初朝廷革文弊選前進之文以範後學舒文靖公實冠編首世知文靖之理學而不知其文爲當時宗仰若此當文靖時巨公元夫甚多乃以其文冠者蓋其心氣和平而議論質實足以將詭誕之習俗嘗開諸痛痒之言以爲淳熙以後多竊取國策莊周之詞事遮起而輭語末暢而更斷續鉤棘荒唐變幻淪胥而莫能以救斯其所以亟取於文靖之文也夫六百年以來遺稾脫落康熙中同里萬先生充宗求之其家得其奇零不完者四卷南雷寄之詩曰甬上舒公有舊文郵筒千里特相聞是也時南雷方輯宋儒學案爲撮其論道之精者以及當平義倉鹽法茶法保長學政諸科可以見之施行者其輯宋文鈔亦錄其尤予乃更釐定之是雖不足以盡文靖之文

然而其得存者亦幸矣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雖殘編要可寶也行狀稱文靖於舉主無稱門生者今觀其謝薦諸啟皆引古誼以相規大儒風節不肯少屈如此是豈可以區區文字目之哉四先生之後裔舒氏爲盛明嘉靖中建正學於府城者舒氏之後人也近已頹矣予方謀重爲補葺而舒氏之後人復新之予喜其不忘先生之學統也乃勸以是稟付之梓人而序其首

右序從鮚埼亭集外編錄出亭熙今刻所據者爲國朝雍正間先文靖公十六世孫玢刻本玢與全氏同時似其本即出全氏所定然玢實據明成化間公八世孫讓刻本重刊非全氏本疑全氏所云奇零不完更釐定之者別是一本而固未刊刻也序謂黎洲撮槀中常平義倉鹽法茶法保長學政諸科入學案今學案具在黎洲但於學案後跋語謂皆鑿鑿可見行事而已何嘗采及諸科一字耶序又引行狀云云公之行狀不知撰自何人世無傳本恐全氏亦不得見之所引狀語則在寶慶志中至其援壹文清語以證明寶慶志所云嘉定革文弊選公文冠程文編首之如此亨熙謹識

卷之一
書
答朱晦翁書
答葉養源書
再答葉養源書
與呂子約書
再與呂子約書
答楊國博敬仲書
與袁學正和叔書
答河西尉書
答袁恭安書
答沈季父書
通都漕書
答孫子方書
上淮東總領韓郎中書
與汪子卿書
通趙守書

答劉宰書
與江司法書
答徐子宜書
再答徐子宜書
答袁恭安書
答徐寺簿書
答鞏仲志書
再答鞏仲志書
與紹興汪教克剛書
再招汪教克剛書
與樸大防書
再與樸大防書
答樸大防書
與汪明叟書
請汪解元書
與滕德粹書
答積溪王宰栁書
與汪清卿書

與黃子耕書
與徐子宜書
與某書
答徐子宜書
通陳郎中英仲書
與李舍使唐卿書
謝李提舉書
與豐郎中書
再與豐郎中書
答薛大卿泉先書
再答薛大卿書
與陳中丞御良書
答趙通判書
再答趙通判書
與王大卿書
答劉淳之書
答王丁夫書
答楊叔仲書

請徐學長書
答喬世用書
答楚仲齡書
卷之二
誌
竺碩夫妻舒氏壙誌
伯禮兄壙誌
瑯琊王公墓誌
汪母鄔太孺人墓誌代其子萬項作
先君承議公壙誌
袁輔德墓誌
舒子春墓誌
迪功郎汪公墓誌銘
平陽縣修社壇記
卷之三
劄子
謝傅潤鴻舉劄子
謝張守舉狀

謝陳倉舉狀
與陳倉劉子
與陳倉論常平
論茶鹽
論保長
論常平
論義倉
緡納劉子
與陳倉單劉子

與陳英仲劉子
與陳英仲論荒政
再與陳英仲論荒政
上新安張守劉子
乞差楚學正劉子
上太守劉子
上蘇運使劉子
卷之四
啟
謝解啟
謝王右司薦舉啟
謝王漕啟
謝彭祭酒啟
答巢司戶啟
上程安撫叔達啟
上蘇運使啟
謝林漕啟
答宋交代啟
上宋參議啟
上王倅啟
上黃倅啟
答武寧趙丞啟
答汪通判啟
答李縣丞啟
答張主管啟
答危尉啟
答黃僉判啟

通宋漕啟
通林帥啟
答柳推官啟
上王漕啟
答喬宰啟
答交代莫教授啟
通何通判啟
通徐通判啟
通太守張伯垓啟
通黃倅啟
答梁縣尉啟
答趙倅啟
答夥縣簿啟
答夥縣宰啟
答祁門于尉啟
答祁門趙軍啟

涵芬樓秘笈 約園刊本 明嘉靖刊本

舒文靖公類稾卷之一

書

答朱晦翁書

季春謹序恭惟尊候起居萬福某雖愚蒙不肖慕望先覺有年矣去冬摳衣晉謁始獲挹道德之容降既見之心執事與進循誘色溫而氣和情親而禮厚飲食教誨不啻父兄之詔告大于弟也顧某何以當之然虛心之教迫切之誨佩服不敢忘德所恨不得朝夕侍側以承博約爲不滿耳師友道缺絶久矣比年哲人淵喪言之

側然悽愴念今所賴任重斯文者咸以執事爲首稱大蓋屬之重則愛之厚愛之厚則望之全負後學既全之望凡施爲措置當以聖賢事業自期待固不可以毫釐之差爲世所惜惟執事以剛大純全之氣恢博貫通之覺涵養成就又非一日之積紘斯來動斯和此愚智賢不肖所共敬仰固不可少有如愚慮所及者然兢兢業業惟堯舜不敢自已望執事益進此道以無負四海祈向實鄙夫惓惓之心也某蒙見遇頁厚不敢以流俗訣依禮事大君子敢用副紙陳情乞恕幸察僭越不勝戀

速之至

答葉養源書

妻家子弟得賢師指授未審日來進學如何家庭鄰里蕩其耳目者不少所藉以浸灌者特指授間示之言行閑之規矩俾觀感於精神之妙在門下必有心法某日與諸公相聚始知成物之道咸在吾已我念無虧精神必契一豉百欠無限格言總成虛話端知爲己之學誠不宜一毫有虧損也

再答葉養源書

持敬之說汝棄所不取我心不安強自體認強自束縛如纏箍桶如藤束新一旦斷決散漫不可收拾理所宜然夫子教人何嘗如是其曰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敬與夫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如此等處在孩提便可致力從事無斁則此心不放此理自明聖賢事業豈在他處耶

與呂子約書

某衰老藏拙數載不通問蓋向之懷不如是忘也叔晦沒後曾得書憂懷萬狀不能寫去冬又辱賜書負負不容貸矣子約贊貳御府劇喜正人進用但自去秋炭炭之後所賴羣賢協贊而晦翁子壽德修相繼去國令人短氣未知見集賢得展盡底蘊盡扶持之力否某泝職再期朧成學舍學力短淺士習痼然其間知爲已學者僅得六七輩日懼辜負此邦某衰老無他進只得外境浮輕心無他撓得一意養拙其得力處則藉與朋友講明所見此外無新猶矣敬仲和叔常相會彼此有警發否

再與呂子約書

去歲交訊後未克嗣音邇日驚聞玦賜之命隱憂百集初不知所自昨日有自中都來者得兄所上書忠愛深長意切辭婉非他人憤激者比側目新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力堅明妥處逆順殆受此芬香之責履跋畏途不過遊篤敬與夫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如此等處在孩提便可致力從事無斁則此心不放此理自明聖賢事業山玩水當超然無累而爰不鄙綿之疏遽可以自處耶聞帶赤城一扈兵甚得力又聞一子弟隨行不知爲誰恐咎集憂憶須多多寬譬毋露一毫係累以增其之物而昭然理義蓋千古不磨正平時要著明處斷不千里之思每與兒輩言吾輩此身不過天地間數十年

可以數十年之物而失其所謂不磨者但欲酌義理之中處之安然耳此行甚善甚當更冀組熙學力不磨不淄以生盥斯道若祖宗有靈宗社無疆惟休則否泰循環吾道亦未窮也

答楊國博敬仲書

壽皇崩棄憂戚之懷正如來喻公庭不能盡哀退與諸生坐哭明倫堂下當是時事方岌岌後雖少定然傳聞猶伴免吾友入中朝與諸公數入否集賢巢相敬信得展盡底蘊否某學中諸生自得繼子有鄒夢眞汪行簡

戴泳皆有啟發可進但頹風未易返敬仲爲國子師如何端居靜念有治己之道無治人之法我若無病隨處皆應一或自蔽萬語悉空某日來灼見此弊不敢不勉更望見教象山行狀洞見表裏其間載有子伊川事甚當然鄙意謂此等處未易輕以告人人情蔽欺道心不著不知者徒生矛盾既知之彼自能辨良心既明往往不告而知用是益知自反不敢尤人敬仲以爲何如

與袁學正和叔書

學宮之除振起滯滁況得敬仲爲之僚此不易得更冀

行相遇取科第有餘以鄙見所欠不在此只大本未明故筆下所謂文章反見脈理不貫爾

答沈季父書

某幸邑踰年尙未曠敗不足軫記來書謂中年勞費酬酢深荷憂念事緒雖叢蒙雜而善幸不至以老鄧重藉平時師友開警之賜所示太極說謂易之極卽心之極甚善人皆有此極而不自明無他私念障之也某致力於玆三十年矣日用甚覺得力古人謂無偏黨無反側則極自會有忿懥好樂憂患恐懼則心不正斯言端不

吾欺未審如何幸見教

通都漕書

某竊惟三歲大比雖以文取士要得實才六經旨趣深長苟平時學有根原發之文辭自不可掩近主文往往欲務新奇故命題多斷章取義不惟有失經旨使士子投合有司巧於穿鑿故辭達之文少而巧說之語多習以成風爭奇取勝所得之士往往多輕浮躁露殊乏器識其失明經取士之意有如此先生經學源流士子矜式今玆提衡一道若明以公文關牒考官凡所出義題務要明經旨勿爲斷章使學者得吐所蘊庶典實之士得預計偕上以副國家選賢之意未識先生以爲何如

答孫子方書

來書謂與世不偶雖逢知己亦齟齬不合此不在他人更須自反使在我日用嚴密人當自信若彼此立見非無我之道更試與令舅講之晦翁當世人傑地步非吾儕所及其有不合者姑置之向在新安未嘗與諸友及此後有發明者能自知之後生未聞道吾儕之論一出便生輕薄心未能成人反以誤人此言不少更冀思之

上淮東總領韓郎中書

嘗謂天下之事初無難易之辨處得其要則大而難者猶將轉而爲易況於小而易處者乎夫大而難者人必精心竭慮思有以處之故皆不勞而辦至於小而易處人心必忽而不經意以易處之則難將至矣今日京口之潮閘是也夫京口一閘川陝荆湖江淮之都會漕運赴行闕者之所必趨也軸艫相銜歲不下數千百萬貫斛斧皆涉重湖冒大江備嘗乎險阻艱難幸免乎破碎淪溺而得至於此者莫不以手加額舉欣欣而相慶曰

是行也已見涯涘吾屬無慮矣不謂有司處失其要不量利害重輕以第其出入開柵一啟內外爭濟強陵弱衆暴寡而使舟中之人互爲敵國也夫日俟一潮如飢待哺幸而可濟莫不手舞足躍執篙拽桅以覬其必入夫何交相持終一朝而獲濟者不過五六又皆不急之舟江潮一退皆閣乎灘塗之上因之而敲側破損者日不下三四貫朽之錢尚可復校米粟一破壞不可食矣其利害輕重豈不較然明白也哉又況歲當大札漕運之粟源源未艾其數倍蓰於他年今重綱鱗比待乎外

者不啻百數以前日一潮所入如是其少則雖數更朔望不能使之盡入也此事之甚小若不足關執事之聽然錢穀之問正使臺之所詘可以恝然不經心哉恭惟某官負超卓之奇才蘊經綸之素志軍儲大計暫使提總聖天子姑以試讀相國劉中書之規模措畫也某不量愚陋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則今日之事在使臺可以責之有司以次第先後給之木牌重綱先入餘舟次之欲出之舟又次之越次者重刑以繩之苟如是而處之則一日二日出者入者皆可濟矣豈不若難而

與汪子卿書

竊謂學有職所以分典庠序之教非行誼素著爲鄉里所尊者不足爲士子矜式執事德望之重爲人老成正此邦之典型也學正久闕輒不自揆欲以此職屈致長

者未敢率爾有請嘗浼德粹致尊敬意得報乃知教誨不倦私淑鄉人未可其請某竊謂古之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雖未能兼善與其教行於邑人孰若擴之於一郡想閣下亦未始恝然也倘蒙軫念不賜鄙夷豈惟諸生之幸某實受賢提之賜豈勝願望

通趙守書

某不才試吏之初蹔等處江右漕幕隨行逐隊無補公家既罷不敢旁緣爲僥倖圖遂分教於此始至士子循習敝陋餔餟之餘奠然而散不惟學不知講而廉恥亦

喪某私竊自念平生荷師友之訓與人爲善之心不於是而少效則爲有負故不量拙鈍妄任是責然積弊之久不敢驟更勉焉孳孳聽其自勸今既踰年矣雖幸氣習纔回然學力淺薄終未能擴然大變心甚媿焉兼新安學糧單乏日給四十員而蕆終復以匱告不足招徠多士賢師帥下車闡教合郡傾心儻蒙特賜主盟俾不隳厥郡文學獲侍教令以廣士心實所願望

答劉宰書

某近者竊緣際會獲見君子傾盡之間溫辭粹容深聳觀聽由外以探中仰知閣下趨操之醇涵養之厚故雖恩恩會晤別後心不能忘遐企未及奉狀乃拜先施之寵辭旨眞切皆培根固本之論誠非易壞而難立正如來喻蓋事以百君子輯理之後不幸而值一小人則一

掃而廢幸而復得賢者紹之雖興型尚可究而綱紀條畫則已紊亂非積年不能復況君子少而小人多將何以慰民心而固國本耶此某所目擊而隱憂者敢因諄誨而及之琴堂善政使長甚相知財賦之事僭因能吏有辭上司不得不會問豈敢加征斂以作俑哉讀來文已究底蘊見過僉廳早晚具稟下行矣得一賢令尹方且爲一邑慶又安敢生事其間耶顒望懋德日新保護元氣以今日臨民父母之心爲異時膏澤天下之地某不勝至願恩恩具報不謹

與江司法書

某樸鈍學不加進獲值賢者教誨大悃所圖恨同官日淺未克盡究所懷中庸一編尤爲開警然區區短見竊謂分析義理太繁故曰者嘗以明道先生所解爲詩是書義理精粹辭旨深長近時諸長上以爲呂與叔筒本恐未必然取二書讀之大略可觀近在行都與二三益友論及此亦皆曰然以兄沈粹力學更熟加研究如何有辨論毋惜開諭舊編謹用歸納會司戶吳兄乞導意前嘗奉狀玆乍還鄉少穴未必再布此友趨嚮甚佳更乞相與切磋得其毋逐外毋守氣反觀內省以光厥德乃友朋相愛之道相望千里無由合并願言懋迪遠猷不宜

答徐子宜書

春間一得奉書後得家兄報知已呈徹且知兄長假道

辱溫盼至感至愧近聞被旨入覲未及走賀反專介辱
賜書且拜嘉貺祇荷不遺且得詳聞動靜爲慰暑氣方
隆伏惟四牡勞還榮侍有相台候萬福某藏拙郊居蠟
遺但老境讀書苦眼澀遂成習懶耳前日見邑宮謂兄
已除郎但未知所主何曹茲詢來使知十三方解纜度
傳聞不如是之速豈預願除目耶諸公愛賢不令居外
此意甚善唯是吾人平生所志期不負所學中都臭味
頗薰炙人造道如子宜誠知有不可泊者要須惟日孳
孳簡易明白以滌盡利祿境歷此志獲伸子宜以爲何
如某缺期在今冬已得代者書約十月交承年來揣己
相時擬爲櫟社之木負宗黨門戶之責又不免出而應
之惟子宜教裁是望和叔已畢大事叔晦家庭日來少
定但嫂叔終不能偕處侍讀爾敬叔已赴樂平任某未
得書近得其子姪報到官卻甚康強絕勝居家時人旋
布謝願言進德勉承王事爲邦家光

再答徐子宜書

邇者辱教及所賜紙筆之貺嘗具書報謝計已呈徽村
居不聞耶報傳聞已拜起部之除正人在朝敢以爲賀

答袁恭安書

恭安氣象精神有致遠器幼年篤志求師超出流輩數
十等不勝佳歎惜居厚多病使其強健儘不倦誨人到
此亦只兩得款接令似且在家間諸頑作輟正藉警提
凡事一切不須慮學校以某乍至整頓未成士子放心
日久不容一旦收拾兼此間養士無資日僅給四十餘
人過此而後則匱其間老臘貧窶占食日久不敢遽汰
後生輩止數十人今不敢作郡庠規模只如家塾日與
之處導其良心俾知興聖賢不異就日用間簡易明白

處與之講究規模雖整未嘗加察亦不敢起一毫忽疾心勉焉孳孳不敢責效覺諸公亦無齟齬恐在我學力不充耳若漸有次第卻擊家間子弟借令子同過學中也詳細令子能言之

答徐寺簿書

某分教兩期淺學謏聞大率不能易士風雖終日矻矻不足爲門下道自秋伏拜教墨且拜藥餌之賜感戢徒深倘稽報謝良悚良慚詩皇棄羣臣方摧割間民言無嘉日負岌岌今幸朝事一新釐可安迹得來教方知眷

貢之交嘗拼雲叫閽雖未嘗見得讜論觀平生志氣則義氣激烈可知某肝膽已荷洞炤勿作世俗相疑俾獲見稿庶激惕衰薦劉素荷吹噓今見教云云知保護之深安分久矣決不致有累明訓然紙後一說殊未曉平生荷師友箴警至頑不入處雖叱詈且忻受每侍教左右到盡言處方得就簀豈應尚有此肝膈耶明以教我幸甚幸甚新使君已於申辭交印二公平昔兒所熟知不敢復陳新倅亦天族今日入關新安今歲頗稔王會稽方得故人爲師又有攢陵之役凡百更望傾助遣价歸里乘便布狀

答鞏仲志書

某鹽者未見君子是心嚮慕數年矣去歲寫心既見眞若渴之飲飢之食惜門下事嚴侍教甚淺雖別後拳拳然千里對語與昔日想儀容於髣髴間有間矣拙鈍尚稽奉狀劉縣丞至忽拜先施良深感愧不謂大事未畢遽有閫門之戚讀來教益用愴然伉儷情厚想未易寬處人生浮脆修短難料莊氏鼓盆雖曰遊方之外然悲結相纏之境亦可借是以自遣未審台意如何歸祔有期想易傷觸見諭苦頭眩脾疾憂懷自應易感藥力作效甚善更在多多調燮也某官閑撫事不能奉尺紙而柱楣翦屏之下乃貽盈幅之書事出倒置慚負何言奉謝萬一言不盡情

再答鞏仲志書

某少稟學後小坡溪流映帶羣山繚繞平林曠野景物萬狀欲置亭其上爲諸生游息地召匠計之直百緡郡已給瓦而學糧單乏不能辦近蒙台慈面許成就某與諸生不勝喜幸今輒易拜懇倘蒙終惠多寡一聽裁酌

不敢必也千冒棟恐顒俟命旨

與紹興汪教克剛書

拜違以來瞥一貢問幅漫許久不果嗣敬惟極崇仰日者謁皇上貧又聞時事岌岌憂懷萬狀食息靡寧皇上嗣行令緒聖德既著時政又新誠宗社無疆之福也仁里歲事大稔賑貸之餘得此良足慰懷守貳皆以前日領蘁下車之初政亦不撓國事既定民樂有秋冷官遂可安其職第學力謝涉不足興起士心日負空餐爲愧會稽學廣而儲豐士子蝟集又得賢者主盟必有傑然特起之士作成之方有可教告者否王會稽想時得相叔否攬陵之役奔走未定可念也

再招汪教克剛書

分教仁里戶祿二載不能興起士志思得紳之善士以爲學校領袖庶幾有動行法相觀而善以漸回風俗於禮義之域訪之儕輩皆推重閣下故不量疏陋而有請焉閣下終茲不敢以賀詞進前張守所惠書蒙示回簡方知所自艮荷吹噓但日來請託門進幾於乞墦私切蓋愧故甘心選調絕意不敢告人不謂朋舊惓惓不我羅感幸感幸少佃六七舍姪自渠楊還歸今復省覲爲

孟布短劄遣前做阜回乃謂施從他適不獲上徹昨日

貧遠涉萬里極深懇念渠取道都下度必晉謁今有家書一角乞分付與之或未至乞留下以俟其來或已往御望發回萬望賜念彭子復竟下世令人傷恨今淛東倉使不知爲誰鄉里歲事狼狽之甚乞白廟堂擇人以惠一方幸甚

再與樓大防書

某尸素如昨壽皇棄天下養時事岌岌憂懷萬狀食且靡甘時有草茅見每欲奉狀又度蠢愚不足爲論思欲下筆而復休新君嗣服天顏威重與夔大異時聞一二

聖語深慰天下望心甚異之度必有所自近有自中都來者云慈福壽成日以往事相戒天意感動爲泣下雖未知所傳是否然已不覺掀舞爲宗社慶每念人之貢心本自明白特患無所感發一朝省悟卽心志所向莫非至善雖聖性所稟與常人殊至理義同然初無少間然後知前所傳聞果有所自此正太甲悔過成王求助之時因其初心之善相與扶持開掖若決始達之泉若護始萌之木毋阻厥善俾克有終在二三大臣協心輔導左右侍從誠意論思使日聞正言見正道翕然有當

答樓大防書

中都事時得之傳聞草茅之慮自不能釋然耳比見繳頭冠法服劄子令人增氣前古敗政未見有及此某老矣外境關心絕少時見諸公舉措至有昏昏悶悶時自讀前所論著心目俱開益見大防志操爵祿甚輕名義爲重前此居是職者不知其幾而批敕回天卒無出李張右者願大防謹瘁致身爲宗社計毋令張李專美有

唐也

與汪明叟書

分教仁里二年於茲敬聞賢德未遂旣見企詠若何有少稟學中欲屈枉正叔爲學正凡二遣价乃以從遊宿約爲辭某學中亦有齋舍不妨受業又言門下已闢館潚寺垂於爽約固難之學中日來規矩亦巖整問亦有可共學者第學正久缺欲得正叔來爲領袖庶幾後

生誼得所矜式未識從遊賢子弟並可偕來否或門下以爲可卻望推挽其來俾邦人均得所願甚大惠也敬布此劄涴伯矩令叔轉懇專候俞音當蒙垂念未相見間遙有此請并惟加亮

請汪解元書

某竊惟學之不講士失趨向知道者鮮國有學郡有庠邑有序正所以講明斯道使人心不昧以復其初顧某不才豈宜濫居此職然自壯歲遊學蒙師友啟發纔知爲學塗徑冒昧此來亦冀文會之間朝夕切偲以無負

講明之意涖職二年矣而學力不充竟不能興起士心每切自愧思得鄉之賢士相與扶持迄未之遂訪之善類誠以足下爲稱首審問業履端方進修不懈推重里閭悚然增敬恨遭逢之晚學錄久缺輒欲以此職屈致比嘗涴德粹轉致下悃得報知足下有不鄙意而未可其請某竊謂士君子之爲學非徒以獨善其身名德如先進爲之依歸擴一鄉之教以惠一方想二丈必所樂爲比有朱兒遷里亦常託道區區矣萬望賜念得遂所與有聞焉伏惟加念幸甚

與滁德梓書

往者伏拜書誨先施之辱閱時既久始克修報負罪不敏迄今悚惕諒融明當未賜督過之耳後不果嗣音不聞起居惟有引領茲有少瘉某典教踰年學力淺薄不能興起後進日懼有負初心每思鄉曲一二長上素服士心者爲之領袖庶幾上下交孚士子有所矜式而迄未遂所圖學中舊有學正一員學錄二員今皆缺其一虛此以俟之久矣竊聞上邑子清名庭佑清卿二汪丈德望著聞邑人歸重又聞子清丈年高行尊糾職縣庠以此二職屈二丈不惟邦人得所則傚而某賓賴切磋耳某與二丈未接辭色禮難遽進欲借重鼎言且道某尊敬意力勉一行若蒙賜可望即賜一報某當前价奉書走請且假輿馬於邑官矣學之不講士失趨向幸有先進爲之依歸擴一鄉之教以惠一方想二丈必所樂爲比有朱兒遷里亦常託道區區矣萬望賜念得遂所請幸甚幸甚

答積溪王宰枏書

伏日去歲一獲修狀繼是雖聞動靜竟不克嗣書玆拜
教墨復出先施感慰之餘深負不敏玆蒙下喻遣令子
共學聞命愧甚自顧平時朴拙不能交所恃以用力只
中心之所見日與諸公論文能授之以意而不能達之
以文至爲己之學又以膚淺不能與起其心矻矻窮年
無益進取方玆愧負而閣下乃欲託之以子故不知所
報竊料過庭之訓有物有常自有不言之教若謂公事
鮮暇不得講究則某敢不盡愚若作文欲求窺定甚非
所長卻恐有負責望惟台意裁之區區誠悃伏惟亮察

與汪滸卿書

幼不知學及壯遊太學藉師友發明始知良心之粹昭
若日月無愈惰歯莽之念則聖賢可策而到雖進修有
懈曩過未能而大本之立蓋庶幾焉揭來此邦謬當分
教退惟曩者淪胥之患實賴師友拯溺以返其初故亦
欲以其所同然者淑諸人學力單微罔孚衆聽思欲得
淵源之友相與其明此道以興起士心訪之儕輩居敬
修己勉焉不怠誠後進所矜式故不量淺陋妄意屈臨
以庶幾切偲之益

與黃子耕書

慰唁之誠略仰石楮惟是去歲重蒙賜教老懶因循竟
阻修報罪不敢文惟希恕亮即辰暑氣蘊隆不審台用
共學聞命愧甚自顧平時朴拙不能交所恃以用力只
中心之所見日與諸公論文能授之以意而不能達之
以文至爲己之學又以膚淺不能與起其心矻矻窮年
無益進取方玆愧負而閣下乃欲託之以子故不知所
報竊料過庭之訓有物有常自有不言之教若謂公事
鮮暇不得講究則某敢不盡愚若作文欲求窺定甚非
所長卻恐有負責望惟台意裁之區區誠悃伏惟亮察

事乖刺會合重難益深愴恨二令姪言及家務每覺酸
心窮達外境無累厥心使哭死事生兩盡其道正賴賢
季父爲之開釋耳重華曩篤臣子崩摧矧人事時乖猶
動輒關心痛哭之餘詎勝憂畏伏想憂國同之某未遑
他事惟視少自寬抑倍加保護爲遠業珍重

與徐子宜書

分教行兩期學力不供課效甚淺無足爲朋友道壽皇
新棄羣臣率土崩心某赴臨之餘與諸生東歸蟄慟不
勝摧割曩時岌岌之勢朝夕虞賡蹕寧時有草茅見亦

欲上白又恐傳聞不審徒取書生誚故不克奉狀新君嗣服傳聞天顏威重與曩大異又時聞一二聖語大慰人心又傳聞慈福壽成朝夕儆戒上爲感泣豈自此一轉翻然進德耶此意正要扶持不失朝夕納誨以陳戒於德者今屬誰人心易明亦易惰乘此機而開導庶終厥德子宜佐浸顯且在瀕綸地能以此意白諸當路俾審擇左右相與扶掖開導俾之日聞正言見正事心志所向時勿有間視親賢遠姦爲當然誠宗社無疆之福也象先告哀得之道路云邊中有變尙屈境上果然否

聞山陵地未定又聞大安宮只就南內又聞新君猶未得朔問寢禮中外事體歸一似亦容易調護不審尙遲疑何故某冷官如坐井蹙國之念徒若懸旌凡利害大節目有可與聞者願詳以告某近又得張使君劉章已託大防投下來者紛然忽以異老拙不知所自豈諸友過爲之譽哉羅氏子進學不怠向所得金是釋氏日來轉得極壯端的雙眸炯炯讀禮有趣老師藉助不少士子多願共學第規模素陋糧食單乏校官不能展手時作念不無望舊使君也一笑國事既定學後溪山足可息爾

答徐子宜書

冬初辱報書竟未及再狀時聞中都事不勝杞國野人之憂未知日來如何諸公合并何以爲策間皆有去志

食祿任事之久正所倚賴若曰不得其職潔己以退緩急將誰任且望思前論後國而忘家萬木扶持大廈自固但恐拔去枝撐不容著力耳會同志望以已見商榷之君舉大防象先不及刖狀

通陳鄂中英仲書

某荐蒙寵膺宸命分職天官卽欲修狀敘道區區因循至今深負不敏爲媿某竊惟當今事勢官冗之祟卑皆不足爲吾黨賀而國本之安危則深有可慮者自治道淳熙長養成就善類爲多往者抑而不伸莫不扼腕今

則集賢總百官趙子直也晦翁侍講席君子推重於一時者雖未盡集亦次第位乎朝矣宜設施光明大慰人望而傳聞時政尚猶伴奐豈諸公謀慮之深不事形迹欲圖之以漸耶某嘗思之事不可以驟致然今日諸賢大概回護之功多而誠實之意少上焉者談論不切事情下焉者又只相安於無事故雖咸有憂國之心而未有善後之計竊恐日復一日機不再來又成虛度此則深可憂也門下忠誠篤實遇事感有端緒必能爲國家遠圖凡可以贊襄願竭所蘊以光吾道不勝幸望

山陵事尙未聞定議臣子痛心不知邇日所向如何郡邑告饑廟堂何以爲策茲事尤可慮也便中伸敘不究欲言

與李倉使卿書

某冷官不當出位有稟然事關民瘼可以上裨謨諮者不敢自默敢言之新安前歲告檄民不聊生荷上司軫邮四五等下戶苗米自體放之外不能應時輸納者初與停閣繼蒙蠲放惟是義倉一項專屬使司前政陳右史行郡檄令喬奉議究心荒政賑濟之餘念四五等戶坐受飢寒惠所不及具數以稟乞權行停閣某於右

史有同舍之契亦嘗贊言遂獲從所請當時令就豐熟年分起催新安去歲雖免饑荒而餓羸之餘民病未瘳有司以未經蠲放不敢不催所得甚微所擾甚衆兼新陳並索民亦未能應命徒增煩擾耳今縣有公文申稟倘蒙念此一方特與免催甚大惠也喬宰極能官職事體恤下民作縣有條理幼安惠民會聞亦嘗進拜想不逃藻鑑也

謝李提舉書

某伏拜公牒特賜刻章褒借過實龍辱若驚某老矣藏

拙校官冀得友朋相與切磋以無負平生師友之願耳不謂眷愛有加過意吹噓顧何以辱佩服德義銘刻不忘某不才特蒙異遇世俗修謝之禮宜在所有然自顧疏拙駢儷之文既非所長而習熟談語又非意誠之道況門下篤賞之德久矣交孚用不復以進非敢爲慢也

與豐郎中書

竊惟當今時勢深有可憂士大夫調停之功多而正大之議少和同之風熾而篤實之意虧雖咸有憂國之心卒未有善後之計門下思誠體國不撓眾枉今茲復歸長眞國家養才地當今善類屬望如泉先者蓋寡望有以稱斯責新安學舍今慚整頓有數後生亦可教但自姚學力淺陋耳傳聞素不相識忽送至薦書知過譽之賜非所稱也當今求舉狀者例以薦賢爲辭如某鄙陋名字素不入諸公耳未必不以我爲宛轉某年老已不作升進夢願兄庇我以德於利祿境界眞念可也

再與豐郎中書

某自聞長者歸朝嘗修竿牘之敬未幾忽傳台旆去國殊駭聽聞及見邸吏報乃知被不根之謗世道嶮巇評論失實大令人不平司正直者如是夫賢者處之固不以是爲重輕然正人不容於朝而詭隨偷合者至蟠固

之某奚敢辭初時居厚兄亦以是見疑年老方日就寬地以安身奚敢作此阢隉態耶學校間但與諸公只就日用平實處講貫亦有數人向前自媿學力淺薄未能興起後進望兄賜之警教某亦自度不暇也前教又言出處未定以某郡見當今如門下者幾人若皆相時而去國家將何賴焉且望勉厲毋爲自全計未審何如

與陳中書傅良書

某伏自前歲領湖外教字一修謝幅耳後聞歸郎省主道山城肇蟄坳判花西按吾道浸亭私竊自慶但歸愚宦便道合求見久不游都下蹤迹灾且遂止得故舊書悉言淳兄不遺小善力賜吹噓某何以得此傳播無牛前交逆知所由來但某年老自度無用於世已不作升進夢想縱衡諸公特達亦只斷送落花耳若尊兄知已之過則沒世不忘也新安諸生幸相鄉惜規模狹小阻後生來意某平生志慮不敢自畔於聖賢但學問空疏欠缺甚多無以副其望凡可指教及別後進德工夫幸悉賜示庶藉警策也餘祝守玉無境力全大節以植邦

名沒視外境事不覺因循竟不克奉一書爲愧去冬之官便道合求見久不游都下蹤迹灾且遂止得故舊書悉言淳兄不遺小善力賜吹噓某何以得此傳播無牛前交逆知所由來但某年老自度無用於世已不作升進夢想縱衡諸公特達亦只斷送落花耳若尊兄知已之過則沒世不忘也新安諸生幸相鄉惜規模狹小阻後生來意某平生志慮不敢自畔於聖賢但學問空疏欠缺甚多無以副其望凡可指教及別後進德工夫幸悉賜示庶藉警策也餘祝守玉無境力全大節以植邦

再答趙通判書

某誤蒙知遇敢不盡愚未審以爲如何行父別後想見日有其學之益更祈切磋勉歸實地學中生員肖莫知微鄧夢眞陳銳羅欽臣數人亦可與語不鄙而進之亦簡修進取之道也

與王大卿書

某不才昌領儒宮勉焉孳孳不敢自懈雖荷士友相嚮大抵欽中學校寥落非吾鄉比學糧無幾日給僅四十輩歲終又以匱告鄉來處學指苟二餐而去蕩然不修

泣職以來日與之處規矩初張諸公始覺有相安意日來得二三頁朋可與共學第學力淺薄不能有所興起耳城濠台慈軫舊不我遐遺賜警誨之音俾得持循不勝幸甚某老矣久不作升進夢想去歲荷禮書尤丈漕使傳丈倉使陳丈惠然相舉皆出奬提之賜然某素安分事之成否不敢問也

答劉淳之書

春闈注意吾友終榜不見益名悵然增悵傷哉貧也何以爲懷然往者西美先兄進學之初親庭甚喜先妣未能無疑一日忽問云爲學儘好萬一飢餓如之何先兄謹對曰飢餓自當順受若不知學必將隕穫失措寠廉鮮恥惟知學乃能安於義理隨境區處終不至喪失身命夫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妣氏聞此乃釋然大喜某佩服此言未嘗敢以告人今讀來教恐左右以利怵衡心故及之朋友在利達者類不滿人意某作念甚久故之官不敢入都平時以聖賢經書前輩議論妝裹作人自己頁心先不明白一旦處外境不動難矣哉

答王了夫書

某還舍得一再見尙阻披款頁深愧仰卽日伏惟尊候萬福比汪及父出示長牋敬誦不勝感娀朋友道絕無有箴規切磋之益而已過不聞每懷不足之歎乃今始見前輩風味某何幸獲此之官之期一聆警誨已綏其所行但某前日之見非爲貪祿平生不作榮進想諸公鷹墨匪求而得得之亦不敢以門生謝只付之造物耳豈得一京秩還遞效登龍斷之夫乎只緣見義不明輕重失當鄙意蓋謂受其責者當任其事事不早正待廢而支不若救之未廢之前平陽缺官數月丞亦參選只日甚一日故欲亟往整之不料出處之失節舍己田而芸人之田茲成大謬非門下一言幾陷罟擭而不知感甚感甚繼是凡可以警某者悉望忠告鄉作先丈挽詩嘗曰責善時間直諒聲此乃某中心受賜之言厥今世德作求某旣爲已慶又爲門下慶不宣

答楊叔仲書

某窜邑踰年幸不至勞勩喪本蒙雜而舊聖言豈欺我哉來書謂得令叔講誨甚喜有賢父兄耳根易熟要須

成德爲行乃爲實地更冀內省

請徐學長書

某泣職踰月剔蠹起廢夙夜不遑未獲時造學校與一邑賢俊講明爲政之端深愧古人下車修庠序之意所賴賢者爲之領袖邑人得所矜式足以追某之責比丞有意退處已嘗面致願留之請茲承公文遜辭再三益深愧眞某雖無似不能致古人弦歌之化竊亦有意於申孝弟之義何賢者絕之之峻也再此伸控願無遐棄非惟某之幸亦子矜之幸也

答喬世用書

僕自離鄉日領專書之後到此即欲專介候問一來泣職事隨日生雖每每作念迄未果遣中夏得少微兄書知嘗苦臟腑恨未問訊得消息專使伏領賜教至慰至喜卽辰冬初漸寒伏惟美政告成琴堂燕裕台候神相萬福某不量疏拙冒爾治劇四閱月矣橫陽眞壯哉縣賦人甚輕歲發紙錢不過十萬與治境大相遼絕土廣人稠詞訴極多每引放不下六七百紙亦要人決遣邑人幸相安士子及寄居亦未見有撓政者終日應酬幸不倦只閱睘太多兩目苦眩奮耳邑人每以勞苦見念亦荷其見愛終恐事太冗不能盡副其望爲慊耳此外惟總經制錢費力又積下舊欠日被督責蓋半載閒宰之易權攝勢自應爾有數端欲求見不能盡寫令學生具之別紙尊兄樂滿有日眞足爲賀向來諸公列薦之議想不容中輟到此偶得順伯書囚便書嘗專道盛德譽望藹然彼當得之久矣想必能裨成此事但近得報憲使似有動靜未知果如何也林子之住前倉昨日因勸農到彼相見以來書謀之無不可者欲在立春交割雖不常服亦不能缺此間藥材絕不易得又非新安比也感甚感甚拏渠押赴縣方始殷懃度後月初可到此也夏間止攜三子一姪南來尊嫂安人伏惟懿候萬福令似伯仲暨眷聚均休此間稍有海物未能遠致蟹謾糟住小桶但批喻足矣何必寄楮券敬納回繳此便武不輕嗣當以進

答楚仲齡書

爲別易久不得奉一行書每深馳企便中辱惠教至慰

至慰飢後又見冬序伏惟讀禮有相孝履多福某不量
治劇粧職餘四月矣邑大事冗終日應酬不敢倦但覺
已過之多耳春間辱惠書迄不果報每念不聞諸友消
息得書知講習不廢深慰所思但莊卿書言別後吾友
一洗膠固入會圓融而來書但云自疾作苦若不能堪
吾友平生爲學正坐膠固之病一旦掃除當日有休休
之樂而來書但云爾豈復爲外所奪耶古人固有終身
抱疾如支離疏者猶足以養其身而終其天年況仲齡
未至於此外無仕進之念內無飢寒之迫力學自強超

然自處雖少有疾何損於內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
俟之雖甚不幸亦只得自安若強以命分之說排遣疾
終不能逃卻恐未免自貽慼慼也惟仲齡勉之因來幸
以前所得者見教

舒文靖公類稟卷之一

舒文靖公類稟卷之二

誌

竺碩夫妻舒氏壙誌

董溪竺頎碩夫之配舒氏余三從兄之女也曾祖諱某
祖諱某考諱某與竺氏皆明之奉化人年二十而嫁事
碩夫三十有八年而夢後七年當淳熙己酉五月四日
而沒越三年二月丙午合葬於居室之左薛家塢碩夫
之墓君少孤家且貧隨母鞠養於袁氏柔惠疏通克勤
厥已既嫁事舅姑婉而恭遇長姒卑而睦相君子順而

勤嫻親饋問孔惠孔時酒食賓燕具有旨蓄故能和室
人輯宗黨而家道以豐竺氏先世服田力穡家尚樸野
雖長厚有餘而文不逮質於是諸子能勝冠君爲裒糧
俾負笈出就明師歲時歸覲問師友所講何說汝曹所
肄何業所學何似躬自督課不懈益嚴他日喜語余曰
諸子自得師巍巍厲之習變而爲儒雅暴慢之氣轉而爲
溫厚事父母處兄弟非曩日比且叮余勉厲以圖厥終
余告之曰此心之良人所具有先生能開晉善不能與
吾以善三子繼自今毋放毋逸改過自修離師友而不

逐式慰母心未甚也至是大年請記歲月予樂道其教子事故併書余言男曰大年大本大聲大用女歸王九成戴端書袁邦麟毛天祐屬權大聲大用及王戴毛三女先卒孫男曰師雍師偃師點師參師蹇師淵孫女六皆幼焉叔父修職郎充徽州州學教授某誌

伯禮兄壙誌

某之從兄伯禮諱琮姓舒氏家世明州奉化縣曾祖諱惟政祖諱卞贈宣議郎父諱黼再薦於太學試禮部卒不偶兄幼在家塾聰敏秀出作詞賦講平經理輩行不能企及年二十四與鄉薦後連上禮部亦不偶淳熙十一年以特恩射策中甲科教授登仕郎入選授迪功郎調處州麗水主簿十二年商家聖壽八十太赦轉修職郎十六年到官僅百日寢疾而歿享年五十有八實紹熙改元三月二日越六日訃至弟瑜奔走護喪以歸某慨念先伯父文行卓後學其就而請業非齋邀不敢近口授指畫沾丐者多獨乃齎志以歿幸兄克自厥德人曰是將濟美矣連蹇場屋晚歲一官未爲造物費而勦不容施人無所尤天不可怨豈不痛哉豈不痛哉兄學業精勤踐行篤厚其沈鬱不舉益自勵與年俱進文無滯思辭簡潔而意已獨到父母終兄弟情不忍異朋言入耳則屬聲叱之故終其身門戶如一壯官未幾上下交孚其歿也守倅僚佐歸賻有加同僚與喪事無不勉學校諸生逮吏民或祭於庭或祖於道哭泣盡哀乃去噫是固不可強而得也娶董氏生五男子長鎰早夭次鉉鑣紅一未名四女子汪知政孝元松董大受郭塏其壻也是年冬十有二月壬寅祔於禹孝鄉先伯父墓之側從弟修職郎新充徽州州學教授某謹誌

琅琊王公墓誌

琅琊王氏爲江左著姓自晉丞相導十七世有祕書丞也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隱不仕公在幼諸父早世伯母舒氏母董氏俱誓守義公嘗與從兄分財異居已而從兄歿伯母抱孤孫歸於母家公慨念曰猶子不克侍養咎將誰執請合同爨焉方是時常產不自給於是菲飲膳敝衣服冒寒暑忍辱含垢與內外同甘苦以治

其生粟聚纗積而不競於人歲久貲十倍乃築室侍養
事伯母如母而尊敬有加暨孫長析家貲之半與之公
嘗爲親得佳城伯母歿即其山誌分兆域以葬終始無
吝焉淳熙己酉十有三年公歿於正寢享年七十娶趙
氏柔善且勤勞克相其年三月八日先公歿享年七十
有一越三年十有一月己酉合祔於姚氏之墓男士頴
士龍女三人皆嫁爲鄉人士妻孫男晞顏晞甫女孫二
人尚幼公伯母我之從姑某自幼及長聞姑道公戮力
孝養甚備至是士穎請誌墓某曰儉德之其也吝德之
己勤於家孝於親克棻厥德而無墮於吝是可書也已
故爲之誌

汪母鄒太孺人墓誌銘代其子萬項作

有宋紹熙元年月日先妣太孺人鄒氏歿於寢明年月
日合祔於明州奉化縣鳴雁山先考太學諭汪府君
墓太孺人之先爲鄉右姓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孺
人生長饒裕通練勤直善相我先君我先君遊太學十
有六年太孺人躬提家政禮無違者先君無祿早世太
孺人訓鞠孤幼黽勉有無使男有室女有家繕治居廛
備言燕私而萬項輩優游膝下不知父母之裕已是惟
罔極之恩不肖子未有以慰厥志幸際高宗大慶命服
在躬方將環立兒孫怡神燕喜爲百歲無窮慶而天罰
之極豈不痛哉太孺人生三男子長萬項將仕郎次萬
敵萬選四女子長適西浙運使進士鄒某鄒某皆太孺
人之姪幼適寧海進士陳祉孫男七人孫女三人孤萬

先君承議公壙誌

先君姓舒氏諱緘字德濟世家明之奉化曾祖諱文吉
祖諱惟政考諱卞承節郎贈宣議郎妣王氏贈孺人先
君自幼力學於伯氏諱繡文行重於鄉以七十上禮部
對策入等授右迪功郎贛州贛縣西尉任滿循從事郎
監行在贍軍激賞東庫再監潭州南嶽廟致仕轉通直
郎淳熙己亥七月初三日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四以
其年十有二月甲申朔合葬於金溪鄉永豐里廣教嶐
妣孺人李氏之域七子曰琬鄉貢進士曰琰曰琳曰琥國學進士曰璘迪功郎信州州學教授曰琪孫男

二十三人某某一未名球琥及銳先卒女孫十一人長歸李元琪次適張南珉餘未行曾孫男一人先君忠厚誠篤敦行孝弟尚論古人必以檢身夷考載籍務明治道躬迫貧利不大於心故處家庭在鄉黨守官涖民咸有典則可紀述興國軍教授臨川陸先生九齡嘗謂人曰舒君溫恭足以倣傚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倍之心問酋以爲篤論某等欲請銘於陸君迫於笔多未克就其行實則有交人揚州州學沈煥爲狀某泣血紀歲月納諸壙迪功郎贛州舒城縣尉李過庭書諱

袁輔德墓誌

明州奉化袁氏族大而夥不知其幾世宦州助教諱景琳始以財雄爲鄉長者助教君之幼子諱貟佐字輔德未冠而孤從諸兄事母董菜順戮力不敢有先如是者三十年終其身如一日天資渾厚與儕輩處口如不能言見有不善則爲之頓足不安如其言之出乎理則樂交而不厭循本就實絕無世俗儇巧態遣子從師勉以學行而不專以科舉計居家則告之曰毋侵公以植私無遑躬家務不辭勞雖至繁劇經畫有敘事畢燕坐讀書平居簡重言不妄出與之處者潛格其非人或有爭

樸既散知僞日滋質厚如公雖交不足以自發而良知良能著於日用者如此是眞近本者矣哉乃不辭而書

舒子春墓誌

子兄弟遊學四方受師友開悟歸於鄉人士其學伯兄之第三子銳氣稟醇厚感發之機特敏讀古人書善自涵蓄其屬文攄發胸臆雅健舒暢事大父母竭力承志無違躬家務不辭勞雖至繁劇經畫有敘事畢燕坐讀書平居簡重言不妄出與之處者潛格其非人或有爭家乃睦毋弛勞以怠事業乃成此其躬自勉者推以爲

則拱默而俟少定徐以言開之靡不降心以聽惟其克踐所學儕輩期爲遠器不幸年二十有六而終疾病予與兄弟輩坐其側且泛論生死之常忽醒然曰形骸既累人神色俱還若有生意已乃默而逝實淳熙五年閏六月十有一日嗚呼哀哉命也夫銳舒姓字子春明州奉化人曾祖諱卞贈宣議郎祖諱薇通直郎致仕父名琥再上禮部母張氏將葬父母哭曰是子冠不及婚百歲後孰識其墓耶異日當窆於吾夫婦之左姑窴焉越四年得地於邑之連山鄉廣溪渡舉十有一月庚寅乃

葬季父某爲之誌屬其表叔李元淳書焉

迪功郎汪公墓誌銘

汪氏之先自歙徙明之奉化家世豐其後有諱者倜儻好施晚學釋氏野服山樊時號汪長老今山中人猶能誦說其事長老生元之生康世世生高州助教邦式助教兄弟三人諱於友愛居同財葬同壠趨其家舍曰歡同取陸士衡詩三荊歌同株之義公助教君之子也諱汝賢字季顏紹興末輸財佐軍補右迪功郎嗣之西安吏爲公貢進易之邑有朝貴勢敗民山顧誣盜薪

戶罪罪之任滿擬差監臨安府都稅院未銓量丁太孺人陳氏憂葬有日疽發於背力疾拜賓走邱壟治窆事及引哀容黧黑弔者駭之反哭汝句而終淳熙七年十有一月已未也享年五十有六娶張氏男子二曰伋曰份女子三長適里士袁良佐仲歸於某季在室孫男女各二公資稟溫厚恥言人過喜怒不妄發承藉前人遺業約己安分而用益饒其養貧族歸孤女修輿梁病者予藥死者不能斂予棺皆發於誠實可爲子孫法若夫儲粟以賑饑廣家塾以教鄉之子弟此公之素志未克

施而下世矣是歲饑伋捐萬斛食饑有司以名上贊書
褒嘉特授迪功郎荐饑伋出萬緡糴穀賑施且將築館
延師以紹公志云嗚呼積而能散散而不失其所者誰
歟有志不克施有子而丕承厥志君子以是知汪氏之
澤未斬也既祥卜地於縣之連山鄉廣渡畢葬以十年
三月之甲申璘論撰公之世出行實遺諸孤俾乞銘於
立朝之君子伋泣拜曰知先人莫如子若幸終惠沒世
不忘矣乃感慨而銘天之美利匪私於人勿專勿壅何
用不仁溫溫君子積而能散我謀斯臧厥子肯幹百爾

來止毋替前徽天道無親栽者培之

平陽縣修社壇記

縣社居邑西南直主簿廳事之後頹垣不治切近庖湢
無壇遺發地而祭東有巨井汲者踐其上旁爲園蔬西
則守者之廬某承命宰邑以慶元二年夏六月六日視
事既謁竊自念曰社稷人民均令責也今若此其何以
竭虔妥靈時秋祀且近未遑即修乃拔蔬緝籬即故所
而將事祭器不備取具於學邊豆之實責財於吏凡有
祭祀之文舊率苟簡懍然懼無以接神人之奧也自冬
涉春克治新之始地接山麓形扶如角於是欲拓西縮
東以遠庖湢而其南不足得地二丈於進士葉安上墾
而闢之其繩則直繚以周牆植以松中爲四壇社稷各
一風師雨師雷師共爲壇二地狹不足以容也祠祭有
齋遷而新之出井於外以便汲者即其地而守者廬焉
爲祭器樽罍爵洗俎豆籩簋若干其廚而扃之齋
館命守者守之春秋給米斗各二祠祭之資悉從官給
每歲事致齋執事者習儀於是禮文靡具人知肅敬焉
壇場齋宇爲緡錢若干甎瓦木石工役之費取具焉祭

器爲緡錢若干丹漆胎樸之費取具焉董其役者邑士
徐仲山掌其事者史安國宋文某將去懼失其實謹識
顛末以告來者五年夏四月四明舒某記

某愚不肖幼不知學溺心利欲之場以爲讀書善文但爲科舉計既冠游上庠獲見四方師友耳聞心受皆古聖賢事業乃始漸知曩日之陋勉而企之困不能進中夜以思覺好樂貪荼之心掃除不盡是心終不獲與聖賢同由是質之於先生先生可其言而開之以理義尋心致志惟先生之爲聽然後知天之賦予我者至良至

粹無好樂無貪荼廓然大公惟理義之順聖賢先獲我心之同然故窮達用舍安於理義之常在上而與天地同流吾不益在下而與草木俱腐吾不損稽之於古若伊尹之相湯傅說之相高宗光明俊偉成美有商使聘幣不行審象不肖則亦莘野傅巖一老匹夫耳甘盤舊學之功克俾厥后夢通於帝亦足以居寵利矣翻然遯野罔顯於世高宗不以告人則烏知有盤哉其在孔門若顏子之居陋巷閔子之在汶上曾點之浴沂漆雕開之不仕聖人深嘉屢歎非謂其能脫屣軒冕甘與鳥獸

同羣亦與其能安於義理之常耳某佩服此訓亦既有年惟資稟鈍滯無勇進之功怠惰易形有作輟之累然藉師友以反其初者幸不至甚昧雖學不加進行不加修而拳拳之志不敢替受命之初年方壯父母俱存是時亦有意事功且冀奉檄之養薦遭閔凶憂患痛楚之餘血氣且衰而前日之意浸薄當途誤加推轂蹤在江右臺幕下微官厚饗亦冀少展綿力隨行而人逐隊而趨言不盡情道屈於己韓退之幕府之況乃備嘗之退念家庭七百指常產不給則亦未免祿仕而當今祿仕

之可以效力莫如郡博士讀聖人之書爲禮義之學可以會朋友可以申孝弟居是位以竊粟庶亦無愧故不量淺陋冒昧此來始者謂新安多士當有羣居共學之益不料養士無資日給僅四十餘輩而歲終復以匱告雖勉焉孜孜不敢自怠而資糧單乏不足以招來後進方愧有負初心奚敢藉是以爲進身計乃蒙門下好賢樂善以推轂爲己任首章論薦下及幺麼惠出非望褒借過情某私竊自念生長海濱愚鄙樸鈍之學無一可動人聽矧於門下居相違位相邈面目相誰何沿宦未

幾一旦保任其終身而薦之雖門下樂善之公超出當今士大夫之上而某自揣愚陋不足以當此豈二三故舊愛某之厚爲過褒之辭以誤門下之聽而然乎士固樂於知己然世俗之禮隱之心而不安者則願有以請焉某自爲學以來悼幼志之失思補過於其後每歎利欲之移人雖在孔門自顔閔之外如仲弓子夏子路子張之徒皆未免厥後士益失己僥倖於富貴利達者眾而孟軻氏灼見理義之原欲挽其弊而反之初於是有龍斷之喻堛間之喻鑽穴隙之喻皆所以起天下羞惡之心而世莫之聽上之所謂劣招俊彥既喪而下之所以干上薦之者既自以爲恩於彼而受之者亦自以爲恩於我遂使聖人舉賢之公道一變而爲干祿之私情拜爵公朝謝恩私室而門生恩府之稱自唐以來歷數百年雖名卿士大夫亦未能有擴然大變使天下同歸於至公之域豈不曰人皆有欲貴之心昔人有報德之事彼皆以知己遇我吾不委己而歸之非人情歟抑不知古人之事上高理義同則志意交孚精神默契其

合也講道於一堂其睽也對晤於千里出處用舍禍福利害其關節脈理之相應雖無私情之感而斷金之利蓋有終其身而不忘者苟欲舍是必欲委己以自露其感恩之狀所舉賢耶異時知己之報固亦理義所當然不賢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而亦何恩之有何者勢利之交出乎情道義之交出乎理情易變理難忘勢則然也某幸蒙特達之知則思所以難忘者事門下故不敢稱門生以仰累大公之舉平時戰兢恐失未嘗矯激以戾時俗擇其安於理義者而願學焉是敢不揆狂斐輒露心腹而駢儷不情之語亦不敢以進伏惟門下矜其愚而教裁之不宣

謝張守舉狀

竊惟天下有大公之道行於古而不行於今同俗合汙之士皆曰誠如是君子則曰時有先後道無古今使王公大人以古人之心行古人之事挈諸其上以明示天下孰不願影隨其後哉夫薦舉之法乃國家求賢之道非士大夫干祿之門是以古之時上嘗急於得賢而不以選拔私其下下亦謹於自治而不以利祿干諸上上

下兩盡天下爲公故廉恥明而風俗厚後世義利不明士失本心爲己之學非利祿之念重視貶窮遺逸若不能以一朝居於是有自鬻之態有請託之門上則挾富貴以臨下下則冒廉恥以干上拜爵公朝謝恩私室而門生恩府之稱歷數百年雖名卿大夫亦安於流俗而不能擴然以變故嘗端居而靜念謂幸生明盛時親師友之訓心有所得雖不敢以古人自居至同流合汙則有所不忍焉故自得官以來凡敬恭以事上黽勉以效職己所當勉者不敢自懈至利祿之念則聽之天而不

敢容吾心夫以鈍拙之資背時俗之向自謂無復榮望而升進夢想亦不形茲者乃蒙某官好賢樂善以推轂爲己任不由介紹不俟請求排羣議而獨舉焉是閣下以古人之心行古人之事某雖愚陋不足以仰稱明遇竊喜古道復見於今夫人以古道待己而已不以古道事之則爲有負門生之稱出於私情而非古用不復以進以負門下之公平生戰兢自持不敢爲異擇其安於義理者願學焉古人有云待以國士報以國士某亦曰

甚干冒威尊不勝悚恐之至

謝陳倉舉狀 士楚

某不才誤蒙知遇世俗修謝之禮宜在所謹而區區有懷敢私布之某幼不知學知讀書爲科舉計壯歲得師友然後知天之所與者爲甚貴而前日干祿之念特誘於外而使然反躬內省益知內樂之重故得仕以來雖憂患困躓終不以是累其初況所謂蔭舉者乃國家進賢之道而非士大夫干祿之門詎容枉道自謀耶古道浸薄利祿移人士大夫凡可以得志者雖龍斷播間之

態不暇顧而上之人亦失其旁招之意而市恩於下遂使前日舉賢之道一變而爲干祿之私情拜爵公朝謝恩私室而門生恩府之稱自唐以來歷數百年雖名卿大夫亦未能擴然大變使天下同歸於至公之域端居而念安得以古道自任者挽頹波於既倒之餘茲蒙不鄙其愚褒善公舉某竊陋昌克稱是然竊喜古道之復見夫閣下以古道待某而某不以古道事閣下則不足報稱是敢略去世俗之禮思勵所不逮以仰酬知己之遇平時戰兢恐失未嘗敢爲矯激以戾時俗擇其理義

之安者願學焉今年春漕使傅公誤加論薦某嘗爲敘平生大概傅公不以爲異辱寵答之某於傅公無一日雅聲容不相接故未免假言辭以自見若門下則異是故併書以略惟執事教裁之某不勝恐惶之至

與陳倉劉子

某備員校官託在宇下雖與士友講習外無他職事然有民命所關不容自默者不敢有外於門下江左數州去歲多以旱告幸遇賢使者究心賑恤周爰咨詢不憚馳驅之勞仰見仁人之心雖古人阻飢之念何以過此

然竊聞他郡已蒙大惠而新安六邑獨以不歉見遺某竊惟此邦去歲自六月不雨至於十月旱可知矣其間雖得陣雨沾濡絕長補短僅有半入然民病至骨往往償租之外便以絕糧告矧此邦山多田少貧民下戶仰給於陸種者尤眾而旱勢如此為之一空以故民食倍艱冷官雖不能周知六邑之詳而欵與祁門某得之最審自九十月以來郊原之民便食蕨根窮日夜之力僅足充枵腹亦甚可憐矣而自冬歷春搜索殆盡不免流移狼狽如此而反不沾惠豈長民者不以告抑告之不盡其實耶今欵縣幸得喬宰注心郡中許續鈔劄見行賑給而祁門姚縣尉者有意主張去冬郡中委之鈔劄戶口具有條理且備言彼邑窮餓無聊之狀郡中遂專以措置賑濟委之止緣當時申旱不及分今止得米四千斛然尚以飢困者眾所得不足以周急渠有事目申稟山川風土與夫民物眾寡當備言之喬宰聞託契甚厚姚尉乃倣里一佳士皆有意於民可任以事又聞休寧日來亦乞鈔劄鄰宰李丞亦能愛民凡有所請得賜矜從必能使使臺實惠下孚救此一方江左風俗大率多剽掠日來道路僻左去處其漸已滋唯亟圖之庶免噬臍舍刀七而與知防某實有出位之罪仰恃眷奬敢助咨詢得賜融亮幸甚幸甚

與陳倉論常平

竊惟國家常平之法蓋惟歲有豐歉穀有高下故斂之豐用之歉大率欲酒饑耳然其斂也皆堅好之物及其散也多腐敗之餘蓋米之在倉餘二三年蛀損腐爛勢所必至又其糴也官雖給本州縣往往受納而虛取於民及其久也官慮其壞命之易新則又虧折其甚者往

往因是借貸名存實亡弊至於此上司雖加督責往往不過鞭踪吏輩按發官吏然米終不可復深惟其弊蓋由所積之米與郡縣廩一同郡縣之計苟乏以易新爲辭因而借貸所在皆然竊嘗考諸前史如漢時趙充國論湟中穀入錢謂耿中丞羅三百斛則古之積貯在穀不在米驗之於今藏米者四五年而卒壞藏穀者八九年而無損而穀之中又有高下焉有大禾穀有小禾穀大禾穀今謂之稷稻粒大而有芒非膏腴之田不可種小禾穀今謂之占稻亦曰山禾稻粒小而穀無芒不問

肥瘠皆可種所謂粳穀者得米少其價高輸官之外非上戶不得而食所謂小穀得米多價廉自中產以下皆食之且常平本以賑饑不過欲救小民之死亡今乃高價收糴得之粳米三四年之後又復陳腐布散之時民終不得堅好以食取之雖精而用則甚麤編謂今之常平除義倉取之於民隨秋送納自合收米不宜輕收若官司收糴常平不如舍米取穀而穀之中只糴所謂小米穀者常平官粗納米一斛則折穀二斛與所糴並藏其一久不腐其二得米稍多其三不必換新以生弊其

四品色不同官司難於移用其五破穀之時得米甚新反覆思之無一弊而有五利果可施行不惟一路便可措置若敷奏朝廷亦可永爲天下法伏乞台慈詳察

論茶鹽

契勘國家榷茶鹽大率淮浙之課在鹽江鄉之利在茶二物出產去處其價廉甚商旅先以厚資買引然後以本錢取貨官價既輕利亦無幾故商賈之家不免因官引夾帶而桀黠者或致於私販官私防夾帶之弊則道合同防私販之弊則責巡尉然夾帶之弊官司檢視嚴

密有所不行故其間往往聚衆私販其初尚畏官司多由間道年來百十爲羣公行州縣淮浙之鹽江鄉之茶在處皆然聞之湖湘士夫謂襄者江西茶鹽只緣部使者開防盜販於關津渡口嚴行提捉商人相與角敵已而殺傷太甚自知抵憲與私販等死遂鼓衆橫行不知後來朝廷收捕用幾年權茶費用耶見小失大利害較然今私販無賴之徒官司苟不能禁至因官引而夾帶此猶傍法而行若官司一一苛察繩之以法彼既失利必將私販私販者透漏無藝而不能禁傍法者夾帶有

限而反加嚴是驅良買而爲無賴之歸議者欲從上司出榜禁戢非計之便切嘗謂士大夫雖當守法至與民爭利之條誠不宜倚以爲則少加寬假使商賈樂出於途亦不至虧常課更乞上司寬體

論保長

國家自免役之法行民戶輸錢在官官顧著戶長以催科自後庸錢不除差役如故故今之保長復以等第執役州縣稅籍不整駕虛爲實指無爲有凡倚閣凡逃亡凡死絕凡沒籍凡竭產如此等無一籌除盡責保長一

都之內夏稅二人秋糧二人又坐甲二年而後替二年之間充保正者二充保長者八保正既取上戶而保長中下之家一都之內中產幾何二年既取其八循環而差無戶可應往往千百稅錢便須應役者村民不慣官司吏輩得以虛取一稅二人已是畏懼又豈可使之竭作耶竊聞近來益憚應役無所解紛乃欲率惹眾戶共繫約爲期限使自齎呈及所催則縱之不及數則勉之戒之使之補過或不及數然後取其怠慢之尤者只警之若令長推誠撫摩委曲勞來小言必信使熙熙然赴力竊謂此事有大害存焉且如徽之歙縣言之縣三十七都每都稅二人則一歲不過七十四人轉而爲十則

一歲將差三百七十人雖曰催科稍便填納差少然期會之奔走吏胥之乞覓擁遏於庭下而情不通拘係於官司而身不脫點對之費用比較之筆楚人人所不能免縱使令長有覓恤之心深加撫勞然上下勢嚴內外情隔非委之吏事必不集集事在吏非賄不行矧令長迭更未必皆賢賢者尚不能盡察萬一非賢吏輩誅求寧有紀極是向也一歲之內以七十四家而受此禍今也以三百七十家而受此禍利害較然而人復來請竊謂此請不出於眾人之公議必出於見充保長之私何便於己而舉以分保長之役是必見應役者未免目前不顧眾人之情不恤他日之害者之言也要之此事只在令長得人覓恤撫勞勿裝虛數使填納勿縱吏胥乞覓以所催成數爲之分限使如期催捉勿比較勿監繫約爲期限使自齎呈及所催則縱之不及數則勉之戒之使之補過或不及數然後取其怠慢之尤者只警之若令長推誠撫摩委曲勞來小言必信使熙熙然赴官如歸則保長之禍自可息保長之法不必變法來嘗

弊而人自蘇之今不必求諸人而求之法法變而弊益甚也伏乞詳酌

論常平

一竊謂常平立法甚峻所以關防移易今之長吏乃以法峻之故重於案吏故法雖峻而弊益滋又比年歲多豐稔官不散給積貯既久官司前後因仍不能究見實數雖上司差官盤量亦不過取見倉厫虛實狀以申終不能考覈其數故今歲發廩往往多所折閱其間以情請囘道左已更旬浹不審何日抵使臺驅馳不無勞無爲有罪固難數然有積歲既久而耗不過十分之一歲發廩既見實數若比元額大段虧折及盜用移易合行遣外其有元無欺弊止是折閱乞與除豁卻將見在數目究見徹底毋使向後以虛數相仍繼是易米爲穀卻別立項目使後來可以稽考此亦一時覆實機會若本錢太少亦乞廣行措置且本路已散數目申奏朝廷乞降本錢爲經久之計

論義倉

一在法荒政及二分與免義倉州縣雖有奉法去處然上司不曾申嚴須示往往胥吏不以告民間多有疑惑聞催科保長嘗詣行臺陳訴今乞明降榜示特與除放竊謂救荒之事苟邨民雖在他司門下尙復致力矧義倉專屬使臺以是寬民不俟他請蠲者訴旱既多阻抑今若因是凡下等不在蠲免者亦與除放或截自若干斗以下悉與蠲免甚大惠也更乞詳酌施行

繳納劄子

某近者皇華戾止屢獲進謁寫積年傾嚮之私大慰下情請囘道左已更旬浹不審何日抵使臺驅馳不無勞勤想愷悌臨民樂於賑卹當無他也張判官繼將命行諸邑喬令尹亦遵約束續增賑給自非皇軺周詢欽民亦何以得此某蒙委訪利便事件敢不盡愚第兀坐冷齋民事不接不能盡知其詳姑以所聞五事條具以進亦嘗與喬令商榷是否高明當一見而決或可施行願即圖之管見止此深愧不能廣副諏諮美意恃眷遇篤實更不敢修疊審詩禮俟乞台察

比者台意欲蠲下戶零稅聞黃堂已嘗面許雖嘗停閣得之同僚乃有麥熟再行起催之意此事非

大監更賜一言力勉未能遽罷伏乞台照

與陳倉罷劄子

比者率具劄子并書目一封上干涓更伏計已徹台覽內所論義倉一項不曾明具人戶等第恐施行問難以憑據今續得喬宰劾當實數所謂四五等比上戶所欠甚多此皆貧乏可憐無可送納向來不曾訴荒台慈所深嘉憫邨者若截自此特與蠲免被惠當不貲也其他郡邑某雖不詳知以此較彼大約可見欲望台慈推而行之當與喬宰熟議度此事使司必可行某不敢再具

稟目敢以副劄繳納歙縣所具數目附遞以進伏乞台亮

與陳英仲劄子

某託在宇下雖幸以冷官藏拙然目見耳聞有觸諸心不能自已者不揆以稟新安雖號六邑皆崇山峻嶺水東流浙西入彭蠡在江右若潰奔然耕墾砂礫不見平原自五代僭偽時陶雅倍增重賦厥今農田所入奉稅租者強半民生艱甚在樂歲亦有不能自活者矧上流之地歉歲移粟艱難門鑿歲凶祿城市蕭然今夏海遭洪潦郊原蕩析邇者旱證已形雖郡禱甚勤邈邈有應造化不爲已甚庶幾有望不然則未知攸濟也竊聞此邦常平絕少萬一告饑則所以賑救者當有立至之幾是未易以立談判不然則多給緡錢儲粟以備實有望於門下未審執事以爲如何僭率不勝惶恐

與陳英仲論荒政

某修敬之後未遑嗣布起居問候忽拜報書特加親染勞問慇懃謙虛下逮非屬吏所宜蒙眷深感激然區區之意不敢以世俗虛禮事君子而耳目所接足以廣周

諮者不敢自隱新安自六月苦旱迄今兩月餘雖有得陣雨沾濡所在終未通濟告旱者紛然郡雖分遣官屬走田野猶未有分數大約恐不過五六分救荒之法大率以民爲主卻就其中與之究實乃被賞惠往往今時所主多在官賦關防既嚴則所遣官吏惟上所視減放恐未盡實矧此邦民田所入大半輸官若還蠲放不盡受害不少今雖未至狼狽然賑救之法必須早爲之計以安其心庶免流離向晦翁在浙東須條目於州縣請premature居爲賑濟官俾賑濟官鄉擇二人爲鄉官鄉官都

擇一人爲都正其鈔劄戶口雖委之保正長必令都正爲究實每都就寺院或要害處置一場算所鈔大數給與之米其所鈔劄到人口各給與曆令都正五日一散其運米則委之等第之家以防虧折是時敝邑歉甚某亦嘗任其事雖鄉都不能盡得其人亦十得五六然鈔劄在秋末給散乃在深冬散米之日飢餓者衆與鈔劄時事體不同必須賑濟官通變措置是時州縣先以當來鈔劄戶口申上司拘文畏責不敢更易遂使應劄者不沾惠而不應鈔劄者反得之若非賑濟官得人要須

上司許其斟酌通變庶得盡力不然則有應文逃責以罔上司耳今本州見委判官措置亦得人矣所慮米斛不繼或諸縣難盡得人若得上司頒示條目就寄居詢訪令州郡加禮以請庶或得人可委耳又聞寧國府頃有流離見行煮粥傳聞雖未必盡實然煮粥雖是救荒一法又當施之於其所宜事不早計民以流離不得已之下策況煮粥之聲一出山谷之民褁負而出一則失業二則暴露三則忍饑以待哺死於道路職此之由竊計煮粥之費欲爲一日之飽人亦不下一升若廣鈔劄

履畝而視大率不過走都保挑十數畝田段以驗其虛實然姦民與吏囑託而官不能盡究地里吏得所欲則引諸荒歉而匿其豐熟之地遂盡指爲歉吏不得所欲則引諸豐熟而匿其荒歉之處遂盡指爲熟指爲歉則姦民之不歉者必以虛訴而獲利指爲熟則窮民之實歉者必以妄訴而遭罪不歉而獲利是固可罪實歉而遭罪則舍菟茹苦死無所告故尤不可不盡心況此邦之人畝收大半納官若荒及五分則官租且不辦何以自贍竊見經界之法每都分爲十保保各自有字號爲

今之計不若令檢踏官先排定都分取見各都經界字號將每都田畝隨字號分而為十其一號之內如皆豐熟則不須檢視若其荒歉去處一號之內雖有豐凶不等若履畝而視決不能徧設分為數等則是寸量銖度繁碎又豈能周故莫若就一號之內令檢視官對眾量度絕長補短可得幾分其人戶訴荒狀內又各有字號畝步卻俟檢踏之後取其所訴之號視元檢踏實荒及幾分為之除放其高下豐凶雖不能盡得其實大率人戶嘗田必散在諸處既得其大綱則以彼易此決不至

大有僥倖亦不至大有枉抑至四等五等之家在荒法及五分使與賑濟今旱勢如許必不能自存恐其間有些少田畝往往只在一號之內不幸盡是荒歉而官司所檢既以絕長補短為之分數卻恐蠲放不盡故莫若將上三等戶隨所檢視分數與之蠲放其四等五等之戶卻於檢到分數之後更與蠲減則無不被實惠之人矣此法雖大為之防然阡陌之廣若欲履畝檢踏雖窮年不能徧只以此法為準如本州欽縣管下二十七都都分為十則已分作三百七十號日檢十號已三十七

裁酌

上新安張守劄子

某疏拙不才誤蒙知遇深念事大君子之道不惟仰贊盛德要當竭誠盡意知無不言庶幾不自疏外以盡報稱茲蒙台諭撰祈晴文謾以拙意直敘殊愧鄙朴然竊自念感格之道在實不在文有如判府奏院節儉愛民宜有休徵淫雨泛濫雖在處皆然然古今善政所召蓋有虎渡河而蝗不入境者郡政苟孚焉知嘉祥之不我

應竊見行都凡遇雨水放賃錢之類必俾併門稅俱弛此邦販夫販婦舉貨經生以餬其口貿易如意得利僅如牛毛而折閱者率大半萬一計較少利賦稅而入一或見邏縱不到官錢物已罄倘吏不職所求械繫送府受刑追償不惟舉室飢餓又且逋償督迫實可憐憫今若因禱祈之次援行都例少寬幾日甚大惠也又古者遇災彌變或議獄緩刑或施舍已責雖今明政之下獄訟寡冤然囹圄之中自大辟盜賊之外其間或有干連久繫罪輕可赦者少賜寬假原貸亦足以召和氣至諸色

財賦期限雖有常程因茲淫潦特與寬假俾縣吏少寬追逮境內舒伸亦民心悅而天意同之意也某冷官本不當越次有言仰恃覆和接下襄者撰文鄙陋有忤台意素蒙委曲開諭樂君子之易事每竊自感今輒於祝文中略露此意未審台意以為何如僭越不勝惶恐之至尚容俯伏請罪伏惟台意亮察

乞差楚學正劄子

某祇稟某分教二年學問膚淺不能興起士心日負曠瘝懼中間學正闕人某深惟諸生領袖正欲以德行表率不同流俗某數造其廬與之語其人恬靜寡慾行已有恥而議論皆本前輩遂屈致學宮屢辭迺就欲以學正處之則再三遜避且薦葵名士汪堪仲解元以自代既而汪君不果來某力挽就職方幸其肯從不料學校敗羣止見退斥遂妄肆詆毀至形訟牒雖蒙判府大卿灼見訟者不根不遂其請然楚學正一聞煩言超然退歸某再往叩之則求退愈力某自惟不才方幸得一二善類相扶持庶免曠敗一旦浮

式不宜專以文藝取人訪之善類皆謂楚椿秀才學問有源操履端正杜門力學不同流俗某數造其廬與之語其人恬靜寡慾行已有恥而議論皆本前輩遂屈致學宮屢辭迺就欲以學正處之則再三遜避且薦葵名士汪堪仲解元以自代既而汪君不果來某力挽就職方幸其肯從不料學校敗羣止見退斥遂妄肆詆毀至形訟牒雖蒙判府大卿灼見訟者不根不遂其請然楚學正一聞煩言超然退歸某再往叩之則求退愈力某自惟不才方幸得一二善類相扶持庶免曠敗一旦浮

今日宮殿則事又相背馳矣若曰欲致嚴肅則胥徒叩門如雷不見畧假無言之意況衣冠輻輳無所容身使臣學正之流率皆露立平旦清明猶可烈日驟雨又將若何今日之事若去宮殿之名只作聖旨追嚴道場禁約人從例不入寺門官員到寺各給一牌令當直一人攜交椅以入許就寺門裏面待班亦未至脩亂況宮門內各有待漏院亦無暴露之理愚見如此率易稟聞更冀詳酌

上趙運使劄子

某伏蒙台慈特賜誨劄俾令埋瘞旅櫬仰見布宣德意靡所不周今之爲民上者興利除害固不乏人至於憂及死亡非存心篤厚察見隱微慮鮮及此某恭承嚴命不勝欽歎本縣舊有甸洋山爲漏澤園久廢不治某自去夏承命來此見路旁有暴露者心甚不忍即命築之因此興念欲推行其所不及嘗募邑之父老陳其姓者俾主其事猶未遑舉自承使帖即令刷起叢聚不掩者十餘所及其他四散不葬不封者數不下三千餘其棺櫬稍全者即隨處加土修築其間大半年深朽爛重疊而述英武備知太傅之才鑄農器而頒清平於顯晉公輕不失於錙銖雖則對曰抽黃亦必本仁祖義斬白蛇第殊非所異豈不自驚竊以詩人作而風雅之體興漢儒起而離騷之格變假物情而寫志援古義以方今再興於梁宋之間大備於隋唐之世平側必諧於聲律重

堆積或在水濱或在卑溼僅能約者數百人咸謂此項縱使加土水潦衝蕩終不能久欲從釋氏津送縣司爲修設緣事舊來甸洋山漏澤園已命工芟削欲加修治圖爲久計縱自今死不能葬者俾歸其中庶幾逐日瘞藏無復前患若其他耳目所未聞知者已一面搜訪以上廣明使惠厚之德敢此申聞或有未盡約束更須下伏丐台旨

舒文靖公類稾卷之三

棲遲里閈雅無溫氏之知名薦舉鄉書輒以白家之中第殊非所異豈不自驚竊以詩人作而風雅之體興漢儒起而離騷之格變假物情而寫志援古義以方今再興於梁宋之間大備於隋唐之世平側必諧於聲律重輕不失於錙銖雖則對曰抽黃亦必本仁祖義斬白蛇而述英武備知太傅之才鑄農器而頒清平於顯晉公之識極其成效可謂得人惟我皇朝不更近古擢犀角多士連箱累牘再贍日月之光聳壑昂霄莫非廊廟之器推行既久寧免闊疏剗革一新大爲允協振儒風之委靡還士氣之中和俾收白戰之功來副春闈之選非巨富之學何以聯珠而綴玉非甚巧之技何以結繡而璧金旅進貿繁見收無幾獲逢遴選宜屬茂倫如某者

械樸小材筐衷末業學詩學禮早聞慈訓於過庭事親事君載得師言於避席蒲鞭竹簡重惜分陰雪案螢窗幾阻清夜文固慚於吐鳳技窮何於雕蟲忽當大敵之前遂有東隅之獲九人而已介伯仲之中間十日其嚴指鄉閭之希有豈意靈芝之秀悉歸棠棣之華幸出自天恩歸有地茲蓋伏遇某官瓊宮近侍璇極文星挾富貴以來游蘊才能之固有斗間光豔管風月於毫端口角雌黃判是非於意表式副九重之倚來分百里之憂道則可行國則無小春風巷陌兒童歌元白之詩秋霽郊原父老話龔黃之政芹藻秀從公之彥絃歌皆學道之民蘭藉得香霧行蒙潤昔年里選幾定例於一夔今歲賢書遠薦名於四傑行報治功之最屬興得晚之歎元勳載想於凌煙清問愈動於宣室憂賢峻秩正唯人主能官人載路歡謠盡謂相門眞有相故茲屠儒先入陶鎔某敢不益勵前修更新末習擐甲鼓先登之勇焚舟爲必勝之期徇指乃心誓無虛辱已藉吹噓之力遠送輕輿更期埏埴之恩不遺窳器

謝王右司薦舉啟

陪數賓僚纔登數月剡章帝閽首出羣公泛觀薦舉之

常莫匪請求而得遽蒙公選敢布愚衷竊惟欲貴雖人心所同枉道則君子所恥苟非其義而祿以干駟寧爲之範而不獲一禽故道可爲邦甘居陋巷人爭言志獨樂舞雩固非矯激以沽名是乃從容而就義如某者質則甚陋學不自強何論古人雖信有爲亦若是退省終日欲求寡過而未能一覩頹風益乖雅志富貴是所欲亦何至求龍斷而登妻妾何知蓋又豈可乞墦間之祭靜念淪胥而至此深慮陷沒以皆然方將辭尊居卑而辭富居貧敢意以賢詔爵而以功詔祿何乃疏遇之賤

忽蒙特達之知茲蓋伏遇都運判院寬裕包荒清明詔物談笑足以辦事謙虛猶切下人數十里民之利病裁剸於目前十一郡吏之否臧羅列乎胷次竊自觀省莫稱奬提識慮淺而見謂宏深氣質偏而強名醇正豈愛之而不知其惡故譽之而或過其情所到特未量殆使益堅其素履我心不可轉庶幾無負於殊知乃若私第公朝古人至戒門生恩府叔世鄙辭既非先進所樂聞亦豈後生之敢效僭紓悃愊期道謭訶

謝彭祭酒啟

領諸侯之學政自強顏露公車之章猥先借寵不求而得重拜且慚竊以欲貴雖人心所同枉道則君子所恥苟非其義而祿以干駟寧爲之範而不獲一禽故道可爲邦甘居陋巷人爭言志獨樂舞雩固非矯激以沽名是乃從容而就義如某者質則甚陋學不自強何論古人雖信有爲亦若是退省終日欲求寡過而未能一覩頹風益乖雅志富貴是所欲亦何至求龍斷而登妻妾何知蓋又豈可乞墦間之祭靜念淪胥而至此深慮陷沒以皆然方將辭尊居卑而辭富居貧敢意以賢詔爵而以功詔祿何乃疏遇之賤

忽蒙特達之知茲蓋伏遇都運判院寬裕包荒清明詔物談笑足以辦事謙虛猶切下人數十里民之利病裁剸於目前十一郡吏之否臧羅列乎胷次竊自觀省莫稱奬提識慮淺而見謂宏深氣質偏而強名醇正豈愛之而不知其惡故譽之而或過其情所到特未量殆使益堅其素履我心不可轉庶幾無負於殊知乃若私第公朝古人至戒門生恩府叔世鄙辭既非先進所樂聞亦豈後生之敢效僭紓悃愊期道謭訶

生之日謝私室之恩茲皆後世之好談盛亦古來之未
見效尤罪也有識取之既執事雅不欲聞故修辭因得
以略其爲惘惘莫究編摩

答莫司戶啟

伏以令聞廣譽久傳師友之間累牘連番忽拜書辭之
寵知效官之有地喜承教之及時仰荷先施深慚不敏
恭惟司戶朝議松筠挺操圭璧含章秉彝全物則之天
造道得安深之地能定故能慮綽知游刃之有餘有德
必有言濬發詞源之甚遠既題名於雁塔宜失序於鶯
歎莫效於卑官三易蓮池望實踰於本等方擬鞭疲而
竚聞宣室之思亟下鋒車之召控蠻荆而引領越信未
究於經綸亮天地而理陰陽始不虛於傾俟某成均晚
進奉水衡門自幽籍於衣冠即纏悲於風木兩分芹泮

策蹇遠容附翼以攀鱗引睇輝躔聊進小夫之竿牘服
勤外幕倘依大廈之帡幪欽誦采勤銘日易韓

上蘇運使啟名峴東坡曾孫

風形十郡大開禮樂之光聿智效一官幸執詢謀之轡
攬屬瓜期之甫邇望蓮幕以知歸倘冀并包不遺么麼
恭惟都運殿撰大卿學傳聖統文紹儒宗陽春敷發育
之仁江海蓄淵深之量明明慶曆挾氓井以爭長挺挺
英聲媲雲山而增重信後世不可及已惟君子是以似
之將大展其經綸果徧儀於清宴曲臺議禮一煥新儀

大匠呈工具嚴古式卿月方澄於玉陛使星俄粲於璇霄惟生財有道自守正模而禁民爲非確在正義故江右轉輸之寄藉閩中歷試之餘驪駕輦車久鬱縉紳之望玄衮赤舄亟陪旒冕之嚴以大勋於蒼生益有光於前烈某成均晚進奉邑寒門一旅簪籍於衣冠兩纏悲於風木子欲養而親不待已分歸田已未信而人曰能忽加推轂遂使守愚之賤遽加躐等之榮何期附翼以攀麟遂獲筴驂而磨鈍通饋餉不絕樗道豈能裨謨相國之良規檢出納悉委士人庶獲奉劉中書之成算靖言瞻徯罔罄敷陳

舒文靖公類藁 卷四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瞻徯罔究名言

謝林潤啟 名枏

候吏觀文方仰使星之炳耀征夫隨牒幸驂原隰之驅馳惟高明無所不容故幺麼罄其輿進恭惟都運大著郎中材猷超邁器格高宏抉雲錦以分章酌天漿而漱潤楊葉妙南宮之選芸香無東觀之遊玉節聯分帶羊城於威部繡衣四指包熊楚於提封權情歌舞於襄帷黯膽震驚而解綬有彭蠡潤民之澤眞豫章出衆之材諒坐席之未溫即賜環而從召傾儒術行而天下富固難

優一路之分有德進則朝廷尊非久卽三公之拜某成均晚進奉邑寒門一旅簪籍於衣冠兩纏悲於風木既乖奉檄已分歸田忽當塗加推轂之私俾薄宦冒泛蓮之寵鱗鼓翼附幸登孔氏之寢門川泳雲飛願繼南陽之聽石靖言瞻徯罔罄敷陳

答宋交代啟 名傳

受業賢關禮樂夙欽於先進從班漕幕步趨俄踵於絕塵嘗諸既見之心愧荷先施之寵恭惟某官學醇採本德厚鎭浮掉鞅詞場早題名於雁塔擾纓仕路宜失序公之彥絃歌來學道之民復煩贊務於行臺益見養恬於靈府元老有謀宜遺朕信克昭顯祖之休先生以義而說王當不負格心之學某遭時教育妄意宦游叅一於鶯行惟不求聞達於人故未免淹翔於外芹藻秀從齒於衣冠遽兩悲於風木既乖奉檄已分歸田偶當塗加推轂之私致薄宦抱纏貂之愧漆雕開之未能信懼瘝厥官楚子文必以告新願提其耳靖言瞻徯罔罄敷陳

上宋參議啟

伏以千里折衝仰帥幕謀謨之祕一行作吏實外臺奔走之聯豈期宰會之來遂有贈依之便恭惟某官文章領袖義道綱維乘彝全物則之初造道得安深之粹修天爵而得人爵果大展於鵬程以先知而覺後知信有如於麟趾惟十國爲連之廣藉一賢制難而安發資貳髮之猷來應紅蓮之選運籌幄內誠知君子之優游補袞王前當慰中朝之後望某幸逢教育獲在宦游倘當塗加推轂之私致薄宦有攀鱗之寵靜惟愚陋其猶正牆面而立與倘藉提撕然後知廈屋之矇也靖言贈徯

罔罄敷宣

上王倅啟　名琰

監於方伯之國載贍別乘之輝事其大夫之賢幸有居邦之便將寫心於旣見輒刻牘以先施恭惟某官學富天淵材優廊廟治風咸推於第一才名夙擅於無雙乃積乃倉紅腐盛九年之蓄有民有社弦歌同百里之風固將大展於鵬程詎可久淹於驥足矧幹元樞於紫極實爲舊物之青氈風月平分王化已流於百里雲龍感會悟於一言惟兗究於經綸始不虛乎傾徯某

寵來諸既見乃荷先施仰盛德之謙撝顧腆顏而益厚
恭惟知丞朝議爲晉最樂大雅不羣強識博聞獨究儒
流之學忠言讜論肯爲異姓之卿暫遷作楫之宏才聊
適哦松之雅趣雖未展鵰鵬之化已先寒雁鶩之心崔
斯立不忍負丞佇觀施設劉子政素來憂國當奮謀猷
某賦性頑愚遭時教育方彈冠而筮仕遽枕塊以銜哀
既乖奉檄之心已動歸田之興偶當路誤加汲引致微
才獲與品題摳衣趨隅何幸郎披於雲霧濡毫握管愧
無欲報之瓊瑤瞻徯徒勤名言莫罄

答汪通判啟　名德輝

伏審光膺細札榮貳大藩題剔駕之輿指修程而暫駐
執皇華之轡策駑步以難追將諸既見之心俄拜先施
之寵仰承謙眷敢後懽迎恭惟某官鐘鼎象賢圭璋稟
粹立身忠孝固知君子能事君經國謀謨咸曰相門眞
有相早發儒林之藻亟揚仕路之鞭綠水泛蓮清標照
日長塗展驥逸傷追風復頫贊貳於名藩未究設施之
遠業別公侯之孫必復始嘗州縣之職可徒勞風月平

性頑愚遭時教育方彈冠而筮仕遽枕塊以銜哀豈期
井谷之微獲際屏星之耀我心見君子則說矣啻披風
是邦事大夫之賢尙期發藥

答李縣丞啟　名充

伏以桂館騰芳久欽先進松庭對詠尙屈宏圖顧積年
懷仰德之私幸今日有寫心之見馳辭過譽拜賜懷慚
恭惟某官學際天人識該今古仙窟衍蟠根之大文星
標入夢之祥辭藻清新無復翰墨畦逕人物超邁是成
朝廷羽儀惟有意撫民故不辭於貳令雖未展鵰鵬之

化已先寒雁鶩之心素位而行寧有負丞之歎得時則
鶩佇隆致主之勳某學愧古傳才非世用誤被王公之
汲引獲陪原隰之驅馳引領旌麾何幸郎披於雲霧貢
誠笨牘愧無欲報之瓊瑤

答張主管啟　名謂　常州人

伏以載詠花封方仰甘棠之化作賓蓮幕復聞行李之
來愧剡記之未遑拜朋緘之先辱恭惟某官學優聖閫
譽藹賢關有德必有言信詞源之浩浩能定故能慮宜
智刃之恢恢既屈用於牛刀當亟潛於鳳詔敢曰韓猷

之韜晦尚陪原隰之驅馳雖下僚資軌則之循而使表有詢謀之益伊欲遭時而建策要當正色而立朝予房為帝者師不顯漢庭之懿範曲江有大臣節鉞唐室之芳規某學愧古傳才非世用矧連悲於風木已分處於田茅偶叨宰路之薦揚獲廁官聯之奔走靜惟愚陋其猶正牆面而立與倘藉提撕然後知廈屋之幪也載深瞻企罔究名言

答危尉啟 名清卿

伏以訪名仙於隱吏思見其人傳尺素於遠方喜諧厥志方圖遠迓愧荷先施恭惟某官識量宏深風猷超越抉雲漢以分章酌天漿而漱潤有德必有言信問源之浩浩能定故能慮宜智刃之恢恢姑斂設施暫遷警接外戶不閉當觀祭棒之威坐席未溫行促鋒車之召某賦性頑愚遭時教育方彈冠而筮仕遽枕塊以銜哀既乖奉檄之心已動歸田之興倘當路誤加汲引致微才獲與品題摳衣趨陽何幸卽披於雲霧濡毫握管愧無欲報之瓊瑤

答黃僉判啟 名頴特奏狀元

伏以射策楓庭久仰褒然之舉作賓蓮幕未攄卓爾之才方期雲霧之一披敢意珠璣之先施謙光下逮慚色外形恭惟某官秉心塞淵好古博雅禮禮樂百年之先進文章一代之主盟京師號曰無雙久騰輿議天子擢為第一果快羣瞻宜陪鵷鷺之行大展鵬鵬之運何乃英材之妙選尚淹盛府之元僚泛緣水而依芙蓉豈為異數濟巨川而作舟楫行罄嘉猷某學愧古傳才非世用誤被王公之汲引獲陪原隰之驅馳小子不知所裁正資曩梧先生相與以義願施箴規

通宋漕啟 名若水

伏審光奉明倫洊更使節輟鴛京兆平糴之惠任蕭相國轉輸之勤凡在庇庥舉深贊詠恭惟都運郎中毓岷峨之秀炳江漢之靈扶雲錦以分章酌天漿而漱潤先生長入太學式慰青衿郎官上應列星行趨紫極由十道使者正艱其選而百辟卿上咸謂之賢爰自班行載詢原隰王節增揚於閩粵編衣旋指於湖湘益增禮樂之光華復究德財之本末惟江右壤控國上流地廣而田多荒賦重而財益匱宜儲之輸既未定籍縣官之急

不止常租責以所無何異匿形而求影取之殆盡尚有洗垢而索皺貪吏並緣而為姦長民踰行而好訟勢既極矣公其忍哉倘悉此一方俾遂其生則溢乎四海此為之兆某誤明舍選獲廁官聯學有愧於古傳才不堪於世用偶當塗之汲引備下幕以驅馳隨行逐隊無五善之陳尸祿素餐有三年之愧雖及瓜而代莫陪綠水之遊庶行李之來獲快青天之覩載深瞻徯罔罄敷陳

伏以招諸生於館下昔瞻國子之師拜節度於軍門行接河陽之幕僚修尺牘敢貢寸誠恭惟判府安撫殿撰大卿尚友古人潛心大業得乾坤簡易之理明春秋禮義之宗（曾進易解春秋解）有德必有言信詞源之浩浩能定故能虛宜智刃之恢恢惟飽仁義不願膏粱故視富貴有如土芥入則郎星卿月出則使節郡符未嘗枉道以從人莫非正色而率下善類由茲而嚮慕上心益注於倚瞻徯罄敷宣

上王漕啟（名同江西鹽移日西漕）

伏審題膺帝制就易使華輶耿中丞平糴之司授蕭相國轉輸之寄僉言惟允屬部增輝恭惟某官宇量寬閎風猷超邁眞江左人物之秀由中朝文獻而來和氣春既有傳名公巨人今豈難繼行見化原之流布即為政

風品物悉歸於長育靑天白日愚夫亦覩其淸明自光華一到於南州而風采頓新於列部首揚淸而激濁益固本以培基雖有功見知宜副九重之前席然遺使得職又虞一道之攀轅爰徙行臺載將大漕允矣咨詢之素超然進用之階驪駕鞏車豈復勞於游刃玄衮赤舄當大展於宏規某學愧古傳才非世用誤被王公之汲引獲陪原隰之驅馳幸昔年傾旣見之心喜今日有瞻依之便鱗攀翼附行登孔氏之寢門川泳雲飛願繼南陽之聽石載深瞻俟罔罄名言

答喬舉啟

名夢符東萊門人

伏審題膺帝制就易使華轂耿中丞平糴之司授蕭相國轉輸之寄僉言惟允屬部增輝恭惟某官宇量寬宏風猷超邁眞江左人物之秀由中朝文獻而來學道愛人將闡弦歌之化以文會友正資磨切之功顧尺紙之未修忽明緘之先辱祗承謙眷益用靦顏恭惟某官學海觀瀾儒林擢秀文章爾雅聿追西漢之風師友淵源來自東萊之派允矣廟堂之器優哉民社之賢歲比不登方講求於荒政公來何暮久屬望於邦人然甫田之

同舍道尊顯契斯文學醇探本德厚鎭浮君子之道簡而文孰窺涵養詩人之賦麗以則第見流傳狐裘傲兀於深叢逸驥驚騰於夷路不俟虞岸之論秀徑上禮部而登名旣學古而入官要與人而爲善栽培甚力富廬山合抱之材顧盼不遺收弋水空羣之駿究觀施設盡置周行惟不求聞達於人故未免淹翔於外聿新衿佩丕顯範模已知食葚之飛鳴其音載好宜作充庭之振鷺厥羽爲儀別諸公薦墨之交馳信萬里修程之直上某昔陪俊造獲際容儀豈期會合於千百人中乃作交

承於三十年後世事眞如大夢夫復何言尊前看取衰翁可發一笑但以空疏之學來承矜式之餘已嘗經大冶之鑪錘其肯聽拙工之繩墨弟子笑於列預懷納侮之慚先生相與言願賜告新之誨歸依之至梗概於斯

通何通判啟

薄采其蘋將爲泮水之游言觀其旂幸際屏星之照方仰二天之託庶敢稽一紙以陳情樸拙無文僭蹤是懼恭惟判府大中奎躔孕秀嶽鎭炳靈抉雲錦以分章酌天漿而漱潤剛大直方之氣養之以中和雄深雅健之

文發之於禮義倏乎游刃坦若靈襟一時風月之光萬里雲霄之步高情邁往聲華果擅於題輿清德照人餞飲何妨於酌水籍甚海沂之詠流聞畿甸之郊佇聽褒遷亟躋華近某才能譾薄學問空疏試吏三年莫贊籌於蓮幕居閒五載復分教於芹宮自慚德之不修已覺老之將至恐未免官長之罵豈足爲學者之師幸在下風獲依崇庇到廣文之舍固不辭官冷客寒事大夫之賢難有望海涵春育載深瞻俟罔罄敷陳

通徐通判啟

言念親夫子於西京市僅俄頃間仰盛名如北斗高又二十載方將展事賢之敬詎容通懷舊之情惟理義之所同匪尊卑之有間禮則分定心以書傳恭惟判府寺簿剛大養源誠明篤志議論深明乎治體文章奫出乎時流周禮致太平之書講之有素漢庭求方正之士言也無煩是宜爲國子先生其可處治中別駕靜究名公之出處益令我輩之咨嗟委質立朝要在有爲而有守當職論事詎容相熟以相同夫何一形於言辨之間便乃不取於朝廷之上競愛濃陰之桃李惟憐特操之松

筠風月平分何妨嘯詠雲霄闊步第見昂藏素位而行在賢者則引類以進已見拔茅而連茹固有遐遺行看大木之爲宗獨勝巨任某才無所取學不自強尙論古人雖信有爲亦若是退省終日欲求寡過而未能矣敢遽爲人師蓋亦謾爲祿仕念平昔願承於矩矱乃暮年獲際於門牆竊深喜幸之私猶恨遭逢之晚老矣不能用也惟嗜學以難忘忠焉能勿誨乎願指迷而不倦我之懷矣公其念哉

通太守張伯垓啟

伏以下車修庠序具瞻千里之師繫馬到階堂偶玷庶
僚之列顧楛散莫適於用望牆仞豈得其門惟久服於
威名庶獲傳於教令欣逢嘉會敢露愚衷竊嘗原聖人
建學之規蓋灼見天下秉彝之性悅理義本猶芻豢或
放而不求立教化以爲隄防庶知所自反爰廣明倫之
地俾知樂善之方讀帝王之書所以陶冶此心親師友
之訓所以切磋此道使視聽言動率順天則而孝弟忠
信自與性成遂還民俗之大醇莫匪人才而可用古道
浸遠士風益衰濡毫握管者誇文墨之場發策決科者
號進取之地既本衰而源遠果言絕而義乖浮華習成
廉恥節喪第以口腹之害爲心害烏知聖賢之心同我
心不有皆人孰開後學恭惟判府都運判院道爲領袖
學者範模惟有德必有言故文無滯思惟能定後能慮
故事靡留雖風雲既入於壯懷盤錯不勞於餘刃首宣
威於北部嗣分教於東生載揚百里之弦歌亟總四方
之章奏夷險不更於一節內外靡見其兩心石棧天梯
歷蜀道山川之遠銅符玉斧廣堯天雨露之恩使指益
明上心所鄉惟茲古歙實拱行都植屏建侯尤重藩宣

信吾道之不窮但無韓愈文辭其敢招諸生而誨幸侍
魯侯色笑庶幾廣多士之心盛德在金少昊執矩願比
衽襲之奉即躋荷葉之班其爲詠瞻不可言既

通黃倅啟名炎

題別駕之輿正傾鄴望朱泮宮之藻偶玷庶僚方將事
大夫之賢奚敢後隸人之敬辭嗣義拙誠意蓄深恭惟
府判大中德懋而新氣剛以大博聞強識獨師古道於
聖賢往行前言來自中朝之文獻何幸故家之俗見茲
君子之人百里扇和春風桃李一臺贊畫秋水芙蓉八

間愛而誦之公曰職嘗然耳矧同流於王化知不憚於賢勞豈惟從事之餘分一時之風月行見執邦之貳納千里於陽春某久矣歸愚茲焉分教念昔居桑梓之地亦嘗瞻桃李之春忻聞都騎之鼎來倍覺私心之遐想靜惟愚陋其猶正牆面而立與倘藉并包然後知廈屋之幬也載深瞻俟莫罄敷陳

答梁縣尉啟

伏以訪名仙於隱吏思其昆人傳尺素於遠方喜諧厥志未遑遠迓愧荷先施伏惟仙尉朝議閥閱名家膠庠俊士博聞強識獨師古道於聖賢往行前言來自中朝之文獻且公侯之孫必復始豈州縣之職可徒勞惟有志於事功故不辭於警按外戶不閉行觀綵棒之威坐席未溫佇聽鋒車之召某謬當分教幸獲親賢忻聞都騎之來倍覺私心之喜老矣不能用也每懷瘝曠之憂忠焉能勿誨乎願賜提撕之益其為瞻俟罔罄敷宣

答超倅啟 名希明

振振公子屈貳价藩空空顱夫謬戶泮水側聽郵音之播擬修贄見之恭忽煩素之辱臨登龍門而來賁恵出非望得之若懲恭惟某官分日觀之輝受帝衷之粹文章光豔未甘為李杜流師友淵源直欲儕游夏輩研易道精微之蘊期聖門廣大之歸講習得朋深明麗澤動靜適道益體艮山宜盛德之光輝動輦心之嚮慕屏星在望已聞道路之騰歡軾來臨行見江山之改觀豈特同流於王化佇觀大振於儒風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幬也載深瞻俟莫罄敷陳為餘事用宗室而王室固願展嘉猷某識慙且卑學疏而拙雖兩載滁酒於學館然多士未廣其道心職既有瘝致徒知困老矣不能用也幸依逸驥之蹤忠焉能勿誨乎願發醯雞之覆載深瞻俟罔既敷宣

答夥縣簿啟 名袁爭

祇率訓辭簡稽邦邑清通之譽久矣在人簿領之功可以觀政拜尺書之委睨知都騎之鼎來望履有期開緘增喜恭惟某官好修之節尚有興刑更品之評最高輩作增是扶搖之始不卑枳棘之栖寄徑則然飛聲未艾小物不廢君子於此盡心眾賦以平斯民亦將受賜某鄉風自昔覿德從今期奉從容之談盡洗塵陋愧無便敏之牘少謝珍投瞻遡之深占言罔既

答黟縣宰啟名公炎

佩維新之命來蒞雷封眷獨冷之蹤首賁緘貺承顏有日甚喜何言恭惟某官行稱其文才周於用友天下之士既尊所聞開室中之藏益昌其學可擢臺閣之選屈處子男之邦都騎在行膺民望賜諸傅有治縣之譜諒講習之已精藍田立盛德之碑度鐫磨之未晚式摅素蘊以階顯庸某尚遲半紙之恭先枉一面之聘嵇子不敏愧乏酬書之詞武新未工倚見受人之效眷言瞻徯罔罄敷宣

答祁門于尉啟名雲

學者同遊恍如昨夢宦途相遇各已衰年重拜書餅眞誠感慨恭惟某官學爲世用才與行俱豈伊黃綬之階可屈青冥之步周章若此遲暮謂何仕無崇卑隨處可以行志民有憑藉吾黨庶幾慰心某自歎久暌將求新益雖鞏而老於西河之上恐凋落於舊聞論文而賦樽酒之詩喜陪從於清話斐然報施跂以望塵

答祁門趙軍啟 善慶同年

聽楓宸之唱夙從後塵備芹宮之員行瞻前旆未遑刻

舒文靖公類稾附錄卷上

鄞後學徐時棟同叔輯校

學案第一

按曰先生官不過通判所設施不過校官縣令而天下後世望如山斗者重其學也故輯附錄首學案讀其書尚論其生平故墓志及正史省府縣志諸傳次之閱其風者百世興起故祠塾墓田諸記又次之而以同時與後人哀悼贊歎之文若詩終焉

廣平學案

餘姚黃宗羲梨洲原輯

鄞　全祖望謝山修補

祖望謹案楊袁之年輩後於舒沈而其傳反盛豈以舒沈之名位下之與嘻是亦有之然舒沈之與先生中沈先生師復齋宋史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按曰文靖之友如袁正獻楊文元質者獨陸文安答書稱元賓蓋文靖初字而元賓慶四明志果云舊字元賓然則宋史以後謂一字者非也又按宜獻書李氏建炎備禦錄及李承奉墓志文字文靖爲元彬元彬又改元賓爲元彬耳奉化人也婦翁爲同里童大定楊文靖公弟子也故先生少得聞伊洛之說先生狀貌不踰中人而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何以爲人汲汲乎如饑者之索食遊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宣公宦中都請益焉有所開警朱子與呂成公講學於

婺徒步往從之以書告其家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又與其兄琥弟琪同受業陸子之門兄弟皆頓有省悟先生則曰吾非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吾惟朝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於是躬行愈力德性益明其學以篤實不欺爲主成乾道八年進士爲江西轉運司幹官有急之者望風心議及與之處了無疑閒教授徽州徽之士習久壞先生翛然曰士之美惡獨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教以日用常行之道諸生漸知所向方先生不憚勤勞日

日詣講隆冬酷暑未嘗少怠築風雪亭以時會集暮夜亦間往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有頑鈍不善者循循善誘不敢加忿疾端架矱以威格之謂諸生曰某亦幼不知學及壯入成均藉師友發明以拯淪胥之患今欲以其所同然者公之君輩新安宿儒楚椿汪廷佑等先生以書幣延之爲學正有辭不至者卑詞宛轉託其親友以致之使學者知所矜式又著詩禮二解以授學者時沈公叔晦爲國錄先生曰師道尊嚴吾不如叔晦若啟迪後進吾不敢多遜於是司業汪遠首欲薦先生或謂曰某不勝杞國野人之憂若皆相時潔身以退緩急將誰任已而朱文公等相繼去國先生歎曰吾輩短氣矣呂忠公南竄先生貽之書曰所冀緝熙學力不磷不緇否泰循環吾道未必終窮也盡先生之憮悵世道者如此初諸公欲薦先生皆力止之曰是非吾志也其後自禮部尚書九表以下推挽者衆不得已受之然不稱門生嘗答諸舉士書曰利欲之移人孔門自顏閔之外如仲弓子夏子路子張之徒皆未免厥後士益失己僥倖於富貴利達者衆而孟軻氏灼見義理之原欲挽其弊而返之於是有龍斷之喻墦間之喻鑽穴之喻所以起

天下善惡之心而世莫之聽上之所謂旁求俊彥既喪下之所謂榮位而行又乖故上則挾富貴以臨下下亦冒廉恥而干上薦之者既自以爲恩於彼而受者亦以爲恩於我遂使聖人舉賢之公道一變而爲干祿之私情拜爵公朝謝恩私室門生恩府之稱自唐以來數百年名卿大夫亦未能變豈不曰人皆有欲貴之心人應有報德之事彼既以知己遇我吾不委己而歸之非人情歟抑不知古人之事上苟理義相同則志意交孚其合也講道於一堂其暌也晤對於千里出處用舍禍福利害其關節脈理之相應雖無私情之感而斷金之利蓋有終其身而不忘者苟其舍是而必欲委己以露其感恩之狀所舉賢邪知己之報固當不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而亦何恩之有蓋勢利之交出乎情道誼之出平理情易變理難忘也諸舉主得書亦雅重之遷平陽縣以太守政頗苛舉民病上告辭嚴義正太守爲之改容聽斷訟獄人服其平踰年自喜曰簿書鞅掌幸不至以勞勤喪本心蒙雖而著聖言豈欺我哉秩滿通判宜州未赴卒徽之士子祠之學宮楊文元公嘗曰元質

孝友忠實道心融明袁正獻公則曰元質平生發於言語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所謂有孚盈缶者模寫獻公亦曰元質如熙然之陽春所蓄有詩學發微詩禮講解廣平類稾雲濠案宋史傳詩禮講解作於教授淳祐中賜謚文靖董沛按曰謝山答萬九沙問史樞密兄弟遺事帖子云淳熙四先生之沒廟堂賜謚祇及楊袁沈而未及舒樞密始與本道節使言之令其上請而立費於朝廷平得謚文靖原注見四明文獻沛案樞密宅也宋史宰輔表史宅之以淳祐八年守吏部尚書同簽書樞密院事其與慶元制帥爲廣平請謚書在鄭漆陽四明文獻中○按曰袁正肅作先生祠記謂某假守新安嘗爲先生請易名於朝卒未果遂倘申前請必有俯然主盟斯道者然則樞密之請實正肅意也先生嘗自言樸拙不能文章然淳祐詔正文體特舉先生文稱其厚重質實以爲世鵠予求得其類稾殘本讀之則固德人之言也五子曰鈃鉦銑鍇鏞皆能傳其家學未嘗一毫苟求鈃爲沈端憲墳銑爲楊文元墳按曰鏞爲袁正獻墳正獻亦見文元撰文靖墓志中不知何以獨略又按鈃字和仲正獻與和仲書稱之爲正以其弟爲己墳故也故書中尤拳拳於純仲純仲鏞字○修○按曰黎洲元有而謝山增修之則注修字補其所無則注補字元刻體例如此今仍之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袁楊以顯達其教大行然較其年齒資格則在舒沈之下宋史作舒沈傳寂寥短簡不足以見其底蘊黎洲始求得

廣平類稾殘編其中有足資考證者予因據之刖爲舒傳又近得定川言行錄因據之刖爲沈傳微特學案所關他日有重修宋史者亦將有所采也

夫

廣平類稾

成物之道咸在吾已我念無虧精神必契一或有欠無限格言總成虛語端知爲已之學誠不宜一毫有虧損也按曰此下八條皆黎洲元本

持敬之說某案所不取按曰某者文靖自謂也類稾作汝疑誤其他此引與稾小有異

同而義可兩通者不復校注

我心不安強自體認強自束縛如箴桶如檝束薪一旦斷決散漫不可收拾理所宜然夫子教人何嘗如是入孝出弟言忠信行篤敬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此等在孩提便可致力從事無斁則此心不放此理自明以上答葉養源

此身不過天地間數十年之物而昭然理義蓋千古不磨平時要著明處不可以數十年之物而失其所謂不磨者與呂子約

本原既明是處流出以是裕身則算過以是讀書則畜德以是齊家則和以是處事則當答袁恭安

晦菴當世人傑地步非吾儕所及其有不合者姑置之向在新安未嘗與諸友及此後有發者能自知之後生未聞吾儕之論一出便生輕薄心未能成人反以誤人

答孫子方○按曰此條王校移入晦翁學案

書曰德惟純一按曰書無純字動罔不吉純一是心乃克主善爲吾主動稱皆應雖酬酢萬事罔有他適則向之所謂雜者自無所容立矣不然雖外境若相宜而失己殊甚欲其日新難矣答趙公夫○按曰卽類稾中答趙通判書

西美先兄進學之初親庭甚喜先妣未能無疑一日問曰爲學儘好萬一飢餓如之何曰按曰類稾曰字上有先兄謹對四字似不可省飢餓自當順受若不知學必須隕穫失措竇廉鮮恥惟知學乃能安於義命隨順區處終不至喪身失節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妣氏聞之乃釋然大喜按曰此條王校移附西美傳後

平時以聖賢經書前輩議論妝裹作人自己良心先不明白一旦處外境不動難矣哉以上答劉淳之

宗義案廣平之集久不傳矣近得之其子孫所論

常平茶鹽保長義倉荒政皆鑿鑿可見之行事而言學者甚寡則其遺逸者尙多也今刪節二三亦可以知其大槩矣按曰孔孟重事功後儒尙性理非言學則政事皆語非聖以後鑿鑿可見施行之論謂乃至以科矣猶不知倫者所學何事

家庭鄰里蕩子弟耳目者不少所藉以浸灌者特指授問示之言行規矩俾觀感於精神之妙各案全錄○按曰湖山補本又按王校非但移此案於彼案卽一案之中亦多變亂次序增雜元補今分別兩家而各以類案元第爲先後象山行狀載有子侍川事卽意謂此等未易輕以告人人情欺蔽道心不著不知者徒生矛盾旣知之彼自能辨此卽尊晦翁學甚篤某不暇與議按曰此間一句類而刪節之不知尊聞行知各有所見何可偏朱陸異同後世諺不知何必諱況類纂無益編纂者辭不滿於晦翁又何獨諱此耶良心旣明往往不告而知用是益知自反不敢尤人與楊敬仲

祖望謹案此條不無可議末一句則聖學之至醇者某人去國彈章與所聞皆合不知此老何事至此隨物變遷學問不見實地吾儕正自可畏相與勉進以堅己所欵不在此只大本未明故筆下多不實爾答袁恭安○按曰元多字下闕五格今據類纂節補

爲辜與袁和叔

吾友筆下取科第有餘然所

省以充厥德與江司法

吾人生平所志期不負所學中都異味頗薰炙人造道如子宜知不可汨要須惟日孳孳簡易明白以滌盡利祿境庶此志獲申答徐子宜○按曰此條王校移入徐陳諸儒學案

郡庠規模只如家塾日導其良心俾知與聖賢不異元刻脫知字而衍於行末按曰此間字之下今據類纂乙正就日用間簡易明白處與之講究勉焉孜孜不敢責效答袁恭安○按曰郡庠上類徽學養士無資日僅給四十餘人故云今不敢作四字元書以規模云云今節去上文但錄郡庠云云語亦通而意與元書迥別矣

平生荷師友箴警至頑不入處雖叱羈亦欣受答徐主簿
人之良心本自明白特患無所感發一朝省悟邪念釋
陳按甘此四字類稟無疑是稟脫志慮所關莫非至善
荀祿甚輕名義爲重以上與
良心之粹昭如日月無意惰卤莽之念則聖賢可策而
到與注
清卿
窮達外境無累厥心與黃子耕
人心易明亦易惰按曰類稟無此句有曰少懈則亦易
補按曰類稟原刻此句脫心易明三字或以意擬補重
刻初本仍之及得完本校正則固與學案所引無異也
舒文靖公類稟附錄卷上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羅氏子進學不怠向所得全是釋今轉得甚端的以上與徐子宜○按曰此條王校移後爲羅子有傳
平生志趣不敢爲矯激事但覺汲汲於利祿求薦與夫委身人門皆中心所不安故不爲答薛象先
朋友在利達者類不滿人意故之官不敢入都答劉淳之○按曰元脫正文之字及引
惟理之順聖賢先獲我心之同然故窮達用舍安於理義之當謝傅潤薦
祖望謹案先生有謝薦舉啟云欲貴雖人心所同
杜道則君子所恥苟非其義而祿以千駟寧爲之
範而不猶禽故道可爲邦甘居陋巷人爭言志
獨樂舞雩固非矯激以沽名是乃從容而就義某
質則甚陋學不自強尙論古人雖信有爲亦若是
退省終日欲求寡過而未能一覩頹風益乖雅志
富貴是所欲亦何至求龍斷而登妻妾尙知羞又
意以賢詔祿而以功詔爵忽蒙特達莫稱奬提所
到未可量殆使益堅其素履我心不可轉庶幾無
負於殊知若乃按曰類稟二私第公朝古人至戒
門生恩府叔世鄙辭既非先進所樂聞亦豈後生
之敢效先生不以文自命然如此則語非浮溪野
處所能爲也
雲濠謹案謝山謂四先生祠堂碑文云廣平經術深於詩禮而尤爲吾鄉說詩大宗又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一曰舒公廣平之在陸氏猶朱子之有勉齋也聞人有詆朱子者廣平輒戒以不可輕議則

必欲排朱以申陸者
非眞有得於陸可知
廣平家學 按曰近刻學案多爲後人竄亂不盡黃全元案諸子爲家學孫曾爲家學孫曾但於姓名下注系屬而已卽如廣平學案以兩兄載廣平之後以五子載廣平講友同調之後而標爲廣平家學以兩從孫載廣平門人之後而標爲舒氏續傳至廣平之父與婦翁皆入龜山學案而卷首廣平姓名下注云德觀子童持之壻考廣平婦翁童通判爲龜山門人葛徒以承議與通判親家而遂以承議牽連載入通判之後特標持之講友四字以附合之則何如載承議於廣平家學中之爲著明而親切耶且門庭授受悉見黜也付之其子爲家學而傳之其孫者謂非家學無是理也今移龜山案中承議冠西美之前併本案中通隻二人附和仲諸人之後而盡以爲廣平家學云

通直舒德觀先生徽 按曰通直當作承議考先生致仕轉通直郎後以明堂恩進秩一階

文靖先君慈湖撰文靖墓志故稱承議公

舒徽字德觀 按曰徽字德觀一字德濟 奉化人廣平先生璘之父也 按曰依西美等傳例字德觀下當作文靖父也四字以在龜山學案中故特加詳耳

最與童持之講學相睦陸文達復齋謂其溫恭足以警傲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吝之心蓋亦學有原本者 按曰廣平婦翁童持之故龜山弟子也遂爲廣平婦翁

瞻軍瀕賞東庫再監潭州南嶽廟致仕轉通直郎按學案中他傳皆敘官閥而謝山補此傳獨略之豈未見擴志耶

鄉貢舒先生琥

舒琥字西美文靖兄也鄉貢進士其學於陸子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固有差肰陸子稱其樸懋無他蹊徑 按曰楊文元撰文靖墓志云西美任國學

舒先生琪

舒琪字元英文靖弟也其學於陸子家居教授鄉曲子弟亹亹可觀慈湖雅重之 按曰象山與西美書云元英春間相聚始初亦問關既而感發踔的臨別時曾略箴其自喜過當既過暨陽便悔所以箴之者適所以病之 按曰文靖兄弟七人長琥字傳正次琰字傳道三球字東美進士穎川太守四琳五郎西美六郎文靖七郎元英按宣獻謂其負氣敢言又盛稱其尉武昌政績次文云猗歟舒氏何其多賢昆仲飛英俱是少年西美元英既已玉折於往歲所賴以主門戶者惟傳正傳道元質之鼎立而乃相隨於九原又云嗚呼天之於舒氏何多予以才而不使究其用不予以利祿而強其名豈名者造物之所甚貴有非利祿之所可耶然則兄弟多賢可傳者不獨陸門三弟子惜文獻無徵不能考其言行然如宣獻之稱簽判亦錚錚矣又按曰文靖作從兄伯禮墳志云某之從兄伯禮諱琮父諱鼒幼在家塾聰敏秀出作詞賦講經理輩行不能企及年二十四與鄉薦連上禮部不偶淳熙十一年以特恩射策中甲科授登仕郎入

選授迪功郎調處州麗水上簿轉修職郎到官百
日殁某慨念先伯父文行表後學其就而請業非
齋遊不敢近日授指畫怡近者多獨乃齋志以歿
幸兄克肖厥德學業精勤踐行為厚不舉益自勵
與年俱進文無滯思辭簡理深而意已獨到父母終
兄弟情不忍異閒言入耳則鴻聲光之故終其身
門戶如一洎官未幾上下交孚其歿也守倅僚佐
亦不之及豈黃全二先生所見類稾殘編無墓志
耶然黎洲選竺大年傳其參語全本之文靖所撰
大年母舒氏壙志中舒氏為文靖父傳寥寥數語并仕履
稱之以君黎洲誤以為稱其夫願遂以母語當父
語然則亦非不見
墓志卷矣疑之

學士舒先生
鉉

舒鉉字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袁正獻公嘗與
先生書曰賢昆仲朝夕歡聚浸淫磨礲有日新之益此
乃兄弟為友朋也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
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為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
為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於書不敢廢況
他人乎純仲近讀何書更在賢伯氏程督之耳 補

祖望謹案正獻公與先生帖蓋在守江州之時帖
尾諄諄勸讀書嘗見延祐慶元志中 按曰至正四
祐慶元志也云延祐志誤且宋寧宗雖改明州為慶元府然
吾郡宋元各志皆稱四明從無以慶元名書者載
正獻一帖亦答舒氏兄弟者大略與此相同深戒
學者騖高遠而不覽古今此是當時為陸學者之
習氣正獻及之不一而足可以知陸學本不如此
及其流弊至於如此則是傅子淵包顯道之徒有
以致之而楊袁不爾也故延祐志所載帖極稱慈
湖之讀書 按曰此又誤也正獻帖中無此語按至
正志載眞文忠跋傳正夫所錄慈湖訓
語極駁諸公之籍議慈湖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
略事為所謂極稱慈湖讀書者指此而文忠此跋
適在王尚書跋正獻帖 此帖正
之前故謝山誤記耳
陸學精處正在戒學者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學
者可不戒乎

舒先生
鉉

舒先生
銑

舒先生
錯

舒先生
鎌

舒鉉舒銑舒錯舒鎌皆文靖子而和仲之弟文靖既沒
諸子壹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中以為儀
表云 參袁絜齋集 按曰此袁正獻撰徽州文靖祠記
語也正獻又與和仲書云賢伯仲謹守先訓未嘗

一毫苟求六皆歸重先大夫於是乎有子其後裒正肅撰奉化文獻祠記云與先生諸子交益知家法之懿閨族聚居交相敬愛按合正獻父子謁覲之可以知文靖諸子有字敬仲字純仲者未知於梓材謹案文靖之子四先生何當也○按曰敬仲不可知若純仲則鏡字也至正志載正獻父子有字敬仲字純仲者未知於倦讀書否此事不可緩究心於此當自知之和仲之且有諸賢兄之語然則純仲之爲鏡字可斷斷無疑也

按曰文靖撰兄子春墓志云予兄弟遊學四方受師友開悟歸與鄉人士共學伯兄之第三子銳字純季子而獨呼純仲之字諄諄誨誘載正獻與和仲帖亦云純仲近讀何書更在賢伯兩與和仲書勉其兄弟而正獻之堉故正獻答和仲書首云純仲近日不進矣鮚埼亭集五卷王尚書序名賢錄讀史作讀書亦云純仲近讀何書更在賢伯後毘追先志奠飾廣平書塾師子若孫暨宗族之記拙稾皆傳其家學者也按曰成化志名賢錄並云一門經學人謂得於文靖之所傳授○補

按曰王尚書廣平書塾記云先生有孫祕明經世其學晚始對策集英典教象山縣庠年七十一挂衣冠歸老故里留置閩幕不就退而抽櫝書啟迪後毘追先志奠飾廣平書塾師子若孫暨宗族之

氣稟淳厚感發之機特敏讀古人書善自涵蓄其屬文擻發胸臆雅健舒暢事大母母竭力承志無違躬家務不辭勞雖至繁劇經畫有敘事畢燕坐讀書平居簡重言不妄出與之處者潛格其非人或有爭則徐以言開之靡不幸心以聽惟其克踐所學儕輩期爲遠器不幸年二十六而終云云據此則子春亦廣平家學中人矣子春文靖伯兄琬之子

秀朝益蓍習春秋舍菜先聖歲時朔望謁祠齒拜講說冠履翼如絃誦藹如按文靖有孫爲厚齋先生所稱如此不知何以不爲立傳而但傳其二從孫已也又按祕字子和曾堅作文靖墓田記謂爲楊文元外孫則子和乃文靖第三子銑之子又按曰文靖第四兒琳之孫名瀕字登甫寶慶二年進士任西安縣尉以汪寇嫻備禦見家則堂奉化縣忠節四公祠堂記及景泰奉化志中文靖有此從孫道學之後繼以忠節是亦廣平家學之光也學案中似不宜略之

郡守舒先生津

太學舒先生湜

舒津字通叟文靖之從孫也按曰文靖季父薇之曾孫登景定三年進士第還太學博士知平江府按曰成化四明志云淵貞固立功者也弟湜按曰言行考同成化志及景定八年入太學按曰名賢錄作元年又按乾隆奉化志謂登景定三年進士任永嘉縣時誤也通叟讀書續學按曰成化志云嘗博采傳記諸續纂求尚書解春秋集注十七史綱目奉化志云嘗蒙求八卷述三王至五代事王尚書應麟爲序平叟清哲獨立明正學雖寒暑弗懈所謂履道坦坦修身見於世者也嘗舊易釋繫辭說三卷奉化志云國博翁名賢錄云易釋二十卷繫辭說三卷奉化志云於此當自知之和仲巖書序又有讀史隨筆五卷心書六篇江軒記拙稾十五卷王尚書序名賢錄讀史作讀書亦云篇心書六篇作心經也嘗舊易釋繫辭釋後毘追先志奠飾廣平書塾師子若孫暨宗族之記拙稾皆傳其家學者也按曰成化志名賢錄並云一門經學人謂得於文靖之所

附他人案中不若著傳弟子卷內如是則爲家學爲師承爲學友爲門人一展卷而學問淵源瞭如指掌矣至卷中次序有祖父傳者師承當後於家學若僅有子孫傳者家學祇先於門人○又按曰此卷元注云德翬子孫門人而此案文靖本傳實謝山所修補傳首即言婦翁爲同里童大定楊文靖公弟子也故先生少得聞伊洛之說又謝山序類稿云文靖之學得之於其婦翁童持之是謝山以文靖爲出童門無疑類稿序又云文靖未成進士又受業於張南軒因偏求益於晦翁淳熙四先生中莫若文靖之淵源爲最博至宋元以來同時後輩之稱文靖師承者從不及持之文靖娶持之女見楊文元所撰墓志中未嘗不數文靖文靖爲老楊門人則謝山於象山學案老楊傳四先生祠碑陰及答李穆堂問淳熙四君子諸文屢言之然則卷首之注雖出自朦軒其實皆本之謝山者也今從其說列敘諸先生姓名如左童楊二先生不大顯於世并從他學案鈔錄元傳雖然鄙意則尚有不能無疑焉考宋元以來同時後輩之稱文靖師承者從不及持之文靖之師晦翁朱子者以副紙陳情副紙云愚智賢不肖所共敬仰固不可少有如愚慮所及者有云望執事益進此道實鄙夫惓惓之心有云蒙見遇良厚不敢以流俗諛佞禮事大君子至他日答文元書直云此間尊晦翁學甚篤某不暇與議良心既明往往不告而知反覆推求文靖之師晦翁則別無確據而成公無論矣且寶慶志所述金華謁見者一爲朱子一爲呂

師友而亦不之及也至志末書妻子云配童氏奉議郎大定持之女若果翁壻爲師弟豈至是而猶略之乎謝山以持之爲龜山弟子艷其源流遂謂文靖聞伊洛之說於婦翁然焉保童夫人歸文靖時不已爲孤女乎是文靖之師持之未有他證殆出謝山意度而不能無疑者也文靖之友莫切於袁楊袁正獻作徽州祠記云張宣公官中都元質講益又與兄西美弟元英同親炙象山先生而不言他師楊文元作墓志云早游上庠爲南軒識荊又云其於晦翁東萊南軒及我象山之學一以貫之是謂其融會諸家亦不言其曾師朱呂也傳文靖者莫先於寶慶四明志志云張宣公官中都每講益有所開警繼與兄琥弟琪從象山陸文安公游而不言他師文公及呂成公兄弟相與講切旨意合同嘗徒步至金華謁之中途寓書於家云是謂其往謁三先生亦不言其曾師朱呂也其後王尚書作文靖傳袁文清卽以之入太學師張宣公及呂成公兄弟講磨於張陸曰師呂從於朱呂曰講磨文靖之未師朱呂

卽已灼然故尚書作廣平書塾記謂先生之學講於張而成於陸考德問業於朱呂篇末復引張子序西銘說陸子講學論義利章而曰因二先生之言得文靖之心不更及朱呂一語又文信國祭四先生文云廣平之學春風和平南軒發源象山始亨金華武夷夜窗幾評而陳本堂文靖書堂講義亦云參承於南軒而仰證於象山遠則審訂於周程朱之見聞近則問辯於楊袁沈之交際諸先生之言歷歷如此是則金華之謁但與朱呂講論辨難實未嘗受業稱門下也又況既謁之明年朱子有與文靖書文靖答書稱朱子爲執事自稱爲鄙夫其非師弟尤顯而所不滿於朱子者以今不可見而答書有云不可以毫釐之差爲世所惜有云愚慮所及者如此是則金華之謁但與朱呂講論辨難實未嘗受業稱門下也又況既謁之明年朱子有與文靖書文靖答書稱朱子爲執事自稱爲鄙夫其非師弟尤顯而所不滿於朱子者以今不可見而答書有云不可以毫釐之差爲世所惜有云愚慮所及者如此有云望執事益進此道實鄙夫惓惓之心有云蒙見遇良厚不敢以流俗諛佞禮事大君子至他日答文元書直云此間尊晦翁學甚篤某不暇與議良心既明往往不告而知反覆推求文靖之師晦翁則別無確據而成公無論矣且寶慶志所述金華謁見者一爲朱子一爲呂

成公一爲呂忠公謝山於二呂以成公爲文靖講友是亦無他證據徒以年輩分別之而均不能無疑者也文靖嘗自述淵源所自曰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全文雖失此數語明見寶慶志中然則文靖之師爲張陸爲楊無待後人旁考博引文靖固已自言之而焉有他師乎今不敢翻異元案據文靖自述書張陸楊三先生於前據謝山所考書童朱呂三先生於後稍區別之以見卽意○又按曰明成弘間文靖八世孫子謙明經讓著文靖事行考四卷第三卷爲淵源錄以記文靖師友於師爲張宣公陸文達公於陸文安公朱文公呂成公考淳熙四先生中惟沈端憲公袁正獻嘗師文達若舒楊則但師文安不聞其師文達也今其所考亦無他說但云公從之陸遊講明性理之學又云文安與朱子會鵝湖論辨所學而公日與周旋深契其異同之旨是謂其往謁其後王尚書作文靖傳撰其於朱子則云文公主管台州崇道觀過廬而訪焉與語竟日公出慈湖麥飯因念及民癆文公曰占一絕云蔥湯麥飯兩相宜蔥煖丹田麥療飢莫道主人滋味

湖前村猶有未收時又云及公教授於徽築風雪亭文公乃作風雪亭記以貽之是皆自述典故并朱子大全集亦之一考也於成公則卽據文靖所自述者反不之及此等不足辨以語出公裔恐讀者疑有別據故附論之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張栻字敬夫一字樂齋號南軒廣漢人遷於衡陽以父蔭補承務郎官至知江陵府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卒嘉泰中賜謚宣景定初從祀孔子廟庭按曰節錄南軒學案本傳至其學行之詳似不煩贅緩也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舒文靖公類藁附錄卷上　二十五　約園刊本

陸九淵字子靜自號存齋撫州金溪人乾道八年登進士第官至知荊門軍嘉定十年賜謚文安按曰節錄象山學案本傳又按明嘉靖九年以先生從祀文廟

通奉老楊先生庭顯

楊庭顯字時發慈溪人慈湖先生之父也少時嘗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念曰豈其人則有過而我獨無過於是省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如蝟之集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爲學程督之嚴及於夢寐嘗曰如有憔童牧子有以誨我亦當敬聽之久之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識事未嘗見其有過按曰行狀云公教授於徽築風雪亭文公乃作風雪亭記以貽之是皆自述典故并朱子大全集亦有紀律書訓累牘字字可佩然與物甚平恕一言之善應牧吾師省過甚切及此等不足辨以語出公裔恐讀者疑有別據故附論之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張栻字敬夫一字樂齋號南軒廣漢人遷於衡陽以父蔭補承務郎官至知江陵府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卒嘉泰中賜謚宣景定初從祀孔子廟庭按曰節錄南軒學案本傳至其學行之詳似不煩贅緩也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舒文靖公類藁附錄卷上　二十五　約園刊本

陸九淵字子靜自號存齋撫州金溪人乾道八年登進士第官至知荊門軍嘉定十年賜謚文安按曰節錄象山學案本傳又按明嘉靖九年以先生從祀文廟

通奉老楊先生庭顯

楊庭顯字時發慈溪人慈湖先生之父也少時嘗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念曰豈其人則有過而我獨無過於是省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如蝟之集乃大恐懼痛懲力改刻意爲學程督之嚴及於夢寐嘗曰如有憔童牧子有以誨我亦當敬聽之久之舊習日遠新功日著自其子識事未嘗見其有過按曰行狀云公教授於徽築風雪亭文公乃作風雪亭記以貽之是皆自述典故并朱子大全集亦有紀律書訓累牘字字可佩然與物甚平恕一言之善應牧吾師省過甚切及此等不足辨以語出公裔恐讀者疑有別據故附論之

舒文靖公類藁附錄卷上　二十六　約園刊本

爲百卷故或修或補在謝山則可若後人校之苟有所見但當以雙行附注卷內不應遽以己意擅亂元文今謝山元本既不得見姑仍其舊○又按曰此傳從象山學案鈔錄象山案中以老楊爲學侶考老楊生徽宗大觀元年長象山者三十餘歲故象山撰書墓碣自稱姪然則題爲學侶象山不敢當也且老楊有子鼎鼎不名於象山學侶是亦全書成例之可怪者其也

通判童持之先生大定

童大定字持之奉化人事鄉先生趙庶民按曰名敦臨鄧人總角入鄉校會舍法罷遊京師中左學選所交皆一時名士高侍郎抑崇按曰名閎鄧人以其天資粹美盡以所聞相授復從楊龜山先生按曰名時南劍將樂人遊就正所學靖康之亂

歸徧取古今書讀之造詣益邃紹興癸亥再入太學尋以毋憂去起復獨不詣時相登進士第調滎陽尉親履畎畝正其經界收漁戶稅不私一錢按曰嘉靖寧波志云郡將王梦謂像屬曰此渾金璞玉人也　調永嘉丞轉江東漕屬所至有善政改宣教郎授徽州教授轉奉議郎通判靖江軍事解秩歸按曰成化四明志云官至承議郎通判靖州通判純明篤實神著能聲朝列偉之嘉靖志云解秩歸台州崇道觀不復言仕進純明篤實信行於鄉閭道行於妻子所至聲稱赫然奉化志云賜五品服乞祠卒葬龍潭山王時敏爲述行狀學案此傳全本奉化志修於乾隆間而其源甚古宋有嚴參軍潛之寶慶奉化縣志脩君理與葬之古蹟志元有陳本堂著舒通叟津任松鄉士林三先生之至元奉化縣志州達魯化赤木八剌之此傳從鄞山學案門人傳鈔錄按曰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朱子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紹興十八年進士官至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卒謚曰文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淳祐元年從祀孔廟按曰節錄晦翁學案本傳望朝康熙五十一年以先生升列哲位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曾祖東萊郡侯好問始居

婺州隆興元年進士官至著作郎主管明道宮卒謚曰成按曰節錄東萊學案本傳○按宋景定二年以先生從祀文廟

廣平學友

按曰全書體例有講友有身學侶有同調豈講友非學侶學侶不同調耶斷斷分別頗近學究此案以沈楊袁呂爲講友以楊簡子爲同調而厭子傳中亦不詳所以同調之故今悉仍其舊並列諸先生而刪去名色盡爲廣平學友云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按曰先生以乾道五年舉進士不知何以略之官至通判舒州待缺里居卒理宗贈直華文閣賜謚端憲按曰節錄定川學案本傳

宗羲案楊簡舒璘袁燮沈煥所謂明州四先生也慈湖每提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而絜齋之告君亦曰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此心之精神而已可以觀四先生學術之同矣文信國云廣平之學春風和平定川之學秋霜肅凝瞻彼慈湖雲間月澄瞻彼絜齋玉澤冰瑩一時師友聚於東浙嗚呼盛哉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楊袁舒皆自交安而沈自文達宋史混而列之非也四先生之遺

文亦惟沈集絕不可見惜夫按曰不詳錄請先生也以淵源之故旁及師友而乃仝鈔其本傳條寫其遺言不已傎乎若定川傳後案語二條則以中及傎乎故併錄之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進士官至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丐祠以寶謨閣學士慈溪縣男太中大夫致仕卒謚文元按曰節錄慈湖學案本傳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淳熙辛丑進士官至知溫州進直學士按曰宋史本傳言進直學士者承上文寶文閣待制言之也學案傳刪史傳前文但云進直學士誤奉祠卒賜謚正獻按曰節錄絜齋學案本傳又按皇朝同治七年以先生從祀文廟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

呂祖儉字子約金華人成公之弟也受業於成公如諸生臨明州倉將上會成公卒部法半年不上皆爲違年先生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

先生始淳熙壬寅至官去以丁未凡六年時明州諸先生多里居慈湖開講於碧沚沈端嶠講於竹洲絜齋則講於城南之樓氏精舍惟舒文靖以宦遊出先生以明

合也有合者謂其鄉無足以當先師之享則合之他鄉之近而可溯者今祠上之先師楊袁舒沈其人可謂盛矣而思謂當以忠公合之以其同講學於鄞久並列於先師之座無歉也

又奉臨川帖子五曰攷大愚東王季和詩云晁景迂大觀庚寅冬爲四明船場後七十有餘年某適以倉氏之職至此閒而王兄季和亦來作景迂官相與訪問舊蹟尚有可攷偶成數語柬季和并呈權晦其詩有曰鄞江舊有船司空小亭按曰亭元作江据至正志集古卷之首謝山所引詩文皆晚望江之有關文獻如此

正四明志改此句下自注云景迂有江亭晚望詩則作江必誤又按忠公集久佚而至正志集古卷載其文二篇詩八首謝山所引詩文皆本之蓋吾郡宋元志之有關文獻如此

東嶼來海頭四閱月塵埃滿袖生磊磈是大愚初至明之作其時慈湖方參佐浙西帥幕廣平教授徽州槃澗以進士同江陰獨叔晦以國正家居故招之不往宰輔表平園自西樞入中書在淳熙丁未春二月而朱子答大愚書曰對班在何時今日往還者不及三君其遊候濤山記曰壬寅之冬逐祿海東按曰至正志載此記作甬東距海六十里友人潘端叔

一義題注在丁未冬十一月是大愚之赴任以壬寅其去官以丁未首尾六年既難說話而疏遠尤難且只收斂人主心念是第

壬定海簿相約偕遊未果今年夏四月端叔因謝

予暢自臨安至會於太白鄞山之間刻日康炳道

博士楊先生琛

楊琛字獻子奉化人負器識富文學紹熙四年進士嘗爲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經學淵源鄱陽士多師事焉拜國子博士召試館職時韓侂胄專政遂拂袖歸杜口不言時事端平初特官其子斯立參寧波府志○按曰斯立至正志云四明詩學極盛在奉化尤得淵懿舒文靖璘楊獻子琛爲倡首而酌粹中王宗道皆有論說云云按學案蓋即本此故以獻子爲文靖同調耳

按曰淵源錄記文靖之友定川絜齋慈湖三先生又有攻媿樓先生止齋陳先生按樓宅獻備交文文靖兄弟文靖屢與宣獻書語甚切直其爲密友無疑與陳中書書似交誼不及宣獻之深然要不能不能至正四明志云三江李氏自元白受業文靖歸科教其家詞伯誨伯森以稱以制以益俱踵世科此傳即本至正志似口伯即詞伯然樓宣獻作元白父承奉墓志子長元白四詞伯寶慶延祐兩四明志進士又有李訛伯乃承奉次子皆元白之弟非從弟也此外更無李姓而伯名者疑而以稱與先生同登第時人傳爲佳話以制嘗爲徽州教官按曰袁正獻作徽州文靖祠記云舊祠於學庫陋已甚校官李君有請於郡中乃營新基爲堂三間宏敞明潔然則文靖有李訛伯乃承奉次子皆元之弟非從弟也此外更無李姓而伯名者疑而以稱與先生同登第時人傳爲佳話以制嘗爲徽州教官按曰袁正獻作元白父承奉墓志子長元白四詞伯寶慶延祐兩四明志進士又手○又按曰傳謂博士本奉化人遷居鄞之三江口故遂以其地稱其人爲三江先生然吾鄉鄞郡縣志未聞以博士爲鄞人者今鄞之三江口實有李氏自奉化來考其家牒實以修武俾爲祖而其始遷則在元至正間不始南宋也攻媿作博士父承奉墓志明潔然則文靖及識其五世矣江口者奉化村名非鄞之三江口也中云承奉疏養三江以疾辛於官則是承奉次子訛伯第進士後監三江鹽場乃紹興之三江更與鄞之三江無

廣平門人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附子以稱以制

謂文節非文靖之友也特當時理學鼎盛聲氣所孚斷不僅此數君子而讀類稿中書劄亦約略足知其人故自學案元例五先生外不更參考焉

始以儒術起初受業於祭文懿公幼學傳其經制之學已而受業廣平文懿爲舍人以先生上世起兵事聞進論其功有詔贈俾修武郎先生累官至國子博士深於詩禮其論荒政賑卹極有條理按曰鄭紫陽上知州書云嘗攝稱能士林覩德肅大昕之記注躬道道以論思又云嘗論帝王之學必極聖賢之歸奏賑恤則惠及天下之民談禮樂則善淑四方之士皆得之廣平者也三江舊有李朝散祠盡先生講學之地元時尚存鄭眞舊言於當事重葺之而今不可問矣先生子以稱以制以益從弟口伯誨伯森皆踵世科按曰至正四明志云三江李氏自元白受業文靖歸科教其家詞伯誨伯森以稱以制以益俱踵世科此傳即本至正志似口伯即詞伯然樓宣獻作元白父承奉墓志子長元白四詞伯寶慶延祐兩四明志進士又有李訛伯乃承奉次子皆元白之弟非從弟也此外更無李姓而伯名者疑而以稱與先生同登第時人傳爲佳話以制嘗爲徽州教官按曰袁正獻作徽州文靖祠記云舊祠於學庫陋已甚校官李君有請於郡中乃營新基爲堂三間宏敞明潔然則文靖徽祠實以制爲之也人皆稱其有廣平遺法按曰元本不壯修補手○又按曰傳謂博士本奉化人遷居鄞之三江口故遂以其地稱其人爲三江先生然吾鄉鄞郡縣志未聞以博士爲鄞人者今鄞之三江口實有李氏自奉化來考其家牒實以修武俾爲祖而其始遷則在元至正間不始南宋也攻媿作博士父承奉墓志明潔然則文靖及識其五世矣江口者奉化村名非鄞之三江口也中云承奉疏養三江以疾辛於官則是承奉次子訛伯第進士後監三江鹽場乃紹興之三江更與鄞之三江無

涉也至正志玉文冒傳云三江李氏自元中受業文靖云此所謂三江即奉化江即鄞之三江口在郡城東北以鄞江合慈溪江餘姚江故名奉化江口在郡城之南以鄞縣宅山水入江出鄞江橋東行至此擊化金溪刻溪之水自方橋來會刻源大步之水自光德橋來會故亦名三江口一郡有兩三江口故以鄞地爲外三江口奉化境爲內三江口居人分別之則鄞爲三江口奉化爲江口至正志所云三江奉化之江口也故其上云三江李氏得淵懿舒文靖云云三江李氏云云下云在鄞者稱文冒然源委實由舒李是明明指奉化之三江而斷非鄞之三江可知謝山殆誤會至正志耶至云三江舊有李朝散祠蓋先生講學地元時尚在鄞鎮當言於當事冒之云愚因爲之漏考滾陽外史集則其語在代李氏上知州書中而是奉化州學中舊祀博士於鄉賢或點之至是滾陽爲其曾孫請於知州復祀之也書云建學立祠誕著聖朝之治尊賢擊祀用昭賢守之公又云爲祠祖國子博士贈朝散大夫李元白長汀巨族故國名賢又云穹碑列姓薦爲後學瞻依遂字宣儀嘗列先賢祀典勢殊事變俗薄風漓何後人懷偏見之私俾我祖絕顧欲之奠後又有代李謝如州書云太守典邦斯文所係先賢崇祀明德惟馨言瞻俎豆之華式見宮牆之美又云何徵文獻之傳丕正攸庠學云宮牆云夜庠明白如此而謂三江有祠鄭貞白當事重葺不幾於自造事實耶或謂謝山所說三江祠事恐別見他書愚謂鄭之三江若果有專祠萬無從不見紀載之理且滾陽上知州書亦必當述之以見博上之德之遠而奉化州學鄉賢尤不可缺祀典矣歷考諸書博士實奉化人無遷鄞事謝山殆未免扳附鄉賢耶愚則謂扳附與失濫皆非故詳論之以質博雅至江口亦名三江口則依至正志稱博士爲三江先生亦無不可

少卿袁晉齋先生鼎按曰袁正肅字也從廣平於新安撰文靖祠記

袁鼎字仁仁絜齋之子

按曰類藁中答趙通判書云學中生員有莫知徵字王補

鄧夢眞已著錄似莫

陳羅亦當入之

梓材謹案先生號晉齋慶元五年進士官至少卿舊知江州蒙齋文集有仰晉齋兄韻云晉齋作詩誨語勤勑觀詩末章荷兒警余又和晉齋兄韻三章其首章云家塾提綱屬其卒章云家塾提綱屬晉齋絜齋氣脈遠乎哉

按曰王尚書廣平書塾記稱先生沒門人肖像祠於塾敬事不怠然則文靖門人之在鄉黨者斷不止三江晉齋二公而已

校案語

云仲兄就先生學於新安歸言飲食起居之詳與先正獻公所稱若合符節

按曰此傳從絜齋學絜家學傳鈔錄語甚簡略按先生嘗知江州又嘗知臨安府帖於進取故正肅撰愧箴有云博學精識克紹前聞居考妣喪各前後乞歸隱屹無附麗吾愧今次兄可約略知先生矣餘見王

廣平再傳三江門人

吏部安先生劉

安劉氏人居鄞之小溪以詩義冠多士善清言三歷祕
丞郎官饒爲貳相客而以科名自持卒不得用按先生
官至吏部其詩學得慶源輔氏之傳補○按曰先生既
於宅山水利道光季年余議遺
德廟祀典祀先生於鄉賢中
梓材謹案是傳本之
袁清容師友淵源錄

王先生良學

王良學鄞人厚齋先生應麟長子嘗從三江李氏遊按曰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從深寧學案家學傳鈔錄又按良學字懋章承務郎
兩浙運幹罷官先厚齋尚書卒年三十三又按尚書
續娶江口李氏謂
以姻婭爲師弟也
按曰三江門人亦不止此二公也至正四明志云
三江李氏元白受業文靖歸教其家門人以次相
授黃應春杜夢冠安劉王良學其傑然者今但錄
安正不錄黃仕崑謝山偶忘
志黃應春傳云號西軒奉化
至正志耶成化四明
朝散郎知處州壯游京師四方之士翁然宗之
所著有詩說內翰應縣左史黃自然繳進送監看
詳陳國子錄按西軒嘉熙二年是特奏進士至淳
祐四年始與安劉同中正奏杜夢冠則寶祐四年
進士也並見寶慶延祐兩四明志中又按夢冠字
叔範鄞人嘉靖志妄以爲奉化人
今據寶祐四年登科錄仍作鄞人

廣平三傳通叟門人

州判李霽峯先生洧孫

李洧孫字甫山寧海人師事舒通叟登宋咸淳甲戌進
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戶參軍未上而宋亡元大德六
年爲杭州儒學教授以黃巖州判致仕人稱爲霽峯先
生修

附曰按曰元刻每案卷首朤軒各爲之表頗嫌餖飣語
已見前今校廣平學案既成擬倣此目倘有據黃
全元本重刻學案者乎仿此體例以擬爲此
目場表殆較元刻稍清晰焉耳矣

廣平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廣平家學

父敞 兄琬 子鈃 孫泌

鄮山學案門人傳 擬補見附案

兄琥 子銑 從孫津 從孫濂

中講友傳 擬補見附案

弟琪 子鍇 從孫淈 從孫瀛

擬補見附案

從兄琮 子鏞

擬補見附案

從子鉞

廣平師承 廣平學友 廣平門人 廣平再傳

張栻　節閒軒學案本傳
沈煥　節定川學案本傳
李元白　附子以稱以制　安劉　下皆門人李元白之門人
陸九淵　節象山學案本傳
楊簡　節慈湖學案本傳
袁肅　錄梁齋學案家學傳
王埜學　錄深寧學案家學傳
楊庭顯　錄象山學案學侶傳
袁燮　節絜齋學案本傳
黃應春
羅子有
鄧夢貞
杜夢冠
童大定　錄象山學案門人傳
呂祖儉　節東萊學案家學傳　上三人擬補見附案
汪行簡
戴泳
廣平三傳
朱子　楊琛
莫知微
李消孫
呂祖謙　節晦翁學案本傳
陳銳　從孫淮門人
羅欽臣　上三人擬補見附案

墓志歷傳第二

墓志

鄞後學徐時棟同校

宜州通判舒元質墓誌銘　嘉慶四明志及袁正獻墓文忠言之志袁正獻墓文忠言之而慈湖遺書中並缺道光間正獻裔孫修正獻墓始得志石於墓上封土之下而文靖此志則見之言行考中蓋舒氏世有賢子孫錄在家乘者固無恙也

宋　楊簡

慶元五年己未九月二十九日友人宜州通判舒元質氏卒訃聞簡哭諸寢門之外既而奔奠於元質之廬又哭盡哀而反十有二月望厥子將卜兆於嵩溪里之公巢山使以窆期告且徵銘焉簡哭而對諸使曰簡尚忍爲元質銘也哉弱壯而爲執遊強而茅拔於眷宦艾而期伸執於案服今追頤而遂永訣矣簡尚忍爲元質銘也哉使速之曰弗銘何以掩夫子於幽乃拭袂而序以銘之元質諱璘其先舉陶庭堅之後三代時國於舒亡而其裔郎以國氏世望廬江十三傳邵爲漢舉陵長又廿三傳而元與相唐弟元褒官司封員外郎褒子守

謙以伯父甘露之變徙居於越再傳而遷四明之奉化舊積慶餘更四葉而黃婺元質之大父宣議郎中文才武略名冠一時建炎中樂全有功鵬舉岳公招而置之幕下鄉人銘績馬父曰微山進士歷官通直郎後以明堂恩進秩承議元質生而敏樸得子淵之愚道心融明所覺非思一時師同門志同業者則簡與沈叔晦袁和叔也元質於書無所不覽尤精於毛鄭詩早遊上庠爲南軒識荊乾道壬辰中進士第擢信州教授隨丁承議憂易喪誠信哀毀骨立孝友聲益彰服闋特差充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載遷教授新安愈自磨勵其於晦翁東萊南軒及我象山之學一以貫之新安之士執經而問難者堂溢階充兩端不竭不怠築風雩亭以自娛其萬物同春氣象或狂點不得爭殿最也時世故紛採天災沓臻國病於貧民艱於食元質緯不暇恤變常在公於是議常平商鹽政經荒策論保長凡爲書若干章上之刺史守尉其採而試者效輒響應當道廉而賢之曰文學政事兩擅其優是爲天下第一教官最宜投置閒散乃擢令平陽平陽之民沐元質之德者咸興誰

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嗚呼退之可謂知子厚之深矣吾與元質也亦云然元質兄弟七人長曰琬進士福州簽判次曰琰次曰球進士潁州太守次曰琳次曰琥任國學次曰璘是爲元質季曰琪與琥俱遊象山陸君之門配童氏卽奉議郎大定持之之女早世無所出繼娶於汪迪功季顏生子五人曰鉦曰鍔曰鈖叔晦壻曰鉦娶袁氏曰銑簡女女焉曰錯娶趙氏曰鍔也孫男俱幼銘曰猗歟元質道心懇至誘也惟牽樂恬

簞瓢陋廬蕭蕭鏗然誦絃授鐸授鍔有助其煽百里大賢維藏之石簡最其迹永永簡年

歷傳

宋史列傳按曰史與沈煥合傳沈傳末云煥之友舒璘故舒傳首不復著姓今補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有所開警又從陸九淵遊曰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璘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舉乾道八年

進士兩授郡教授不赴繼爲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間爲徽州教授徽習頓異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寖盛丞相留正稱璘爲當今第一教官司業汪逵薦知平陽縣郡政頗苛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爲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璘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啟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袁燮謂璘篤實不欺無一毫矯僞楊簡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

明淳祐中特謚文靖

寶慶四明郡志先賢事跡

舒璘字元質舊字元賓六世祖居明之奉化父敝登紹興庚辰進士第終通直郎璘弱冠捧鄉書入太學時張宣公官中都璘每請益有所開警繼與兄琥弟琪從象山陸文安公遊琥琪頓有省悟璘則曰吾非能一蹴而

入其域也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朱文公及呂成公兄弟相與講切旨意合同嘗徒步至金華謁文公（按曰文下元衍安字以意刪）中途寓書於家曰敬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其所養可知乾道八年以上舍賜第兩授郡學官不赴爲江西漕屬或忌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問分教新安士習頓革是邦大比詩禮久不預賓送而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寖盛丞相留公正謂璘爲當今第一教官尚書汪公達爲司業首欲薦璘或謂璘舉員已足達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新安將誰先卒劉薦之璘雖受知於人未嘗徇俗稱門生暨宰平陽邑大事殷酬應疊疊嘗曰蒙雜而著時郡政頗苛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爲改容秩滿授宜州俾致仕卒年六十有四璘資稟和學術正大嘗自言淵源所自曰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謂文元公）且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謂端憲沈公煥）若啟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嘉定初朝廷革文弊選前輩程文以範後學璘文實冠編

首正獻袁公燮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文元楊公簡謂璘不失聖門思信之主本宣獻樓公鑰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其爲諸公欽服如此（詳見楊簡袁燮所撰墓誌祠堂記）徽學有祠而祠於鄉者唯奉川淳祐五年冬制帥集撰龍溪顏公頤仲訪璘遺像迺合端憲文元正獻三公祠於泮水是爲四先生祠（按曰徽學以下非寶慶志元文乃後守續增刊附志中者）

延祐四明志人物攷先賢（按曰元題廣平舒先生撰按厚齋注云王先生撰）

尚書應麟也

實不欺無毫髮矯僞入太學師張宣公栻又從陸文安公九淵與朱文公及呂成公兄弟講磨躬行愈力嘗曰吾非能一蹴而入其域也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勿畔云爾第進士教授徽州以身率多士日日詣學寒暑不少懈暮夜亦間往築風雩亭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或不美未嘗忿疾端吾輩須其自化作詩禮講解（按曰言行考載寧波府志實延祐志也自化作自新講解下有詩學發微四字）啟迪諸生徽人追思之曰吾鄉學問之源窒而復通者先生實開之也因祠於學信道甚篤利祿之念不萌宰平陽

臨政聽斷人服其平 按曰此上十一字考無 終於宜州通守慈湖先生銘其墓謂孝友忠實道心融明 按曰此上十一字考無 門人國子博士李元白傳其經學淳祐中特謚文靖

成化四明志儒業傳

舒璘字元質奉化人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入太學師張栻呂祖謙兄弟講習力於明行嘗曰非能一蹴入其域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乾道八年進士第教授徽州以身率多士日詣學寒暑不懈暮夜亦聞往勸誘啟迪質或不美未嘗忿疾需其自新作詩禮講解以授諸生徽人追思之曰吾鄉學問之源窒而復通者先生實開之因祠於學璘信道甚篤利祿之念不萌宰平陽臨政聽斷人復其平終於宜州通判淳祐中特謚文靖

雍正寧波府志儒林傳

舒璘字元質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有所開警又從陸九淵遊曰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璘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舉乾道八年進士兩授郡教授不赴繼爲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間爲徽州教授徽習頓異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寖盛丞相留正稱璘爲當今第一教官司業汪逵首欲薦璘或謂璘舉員已足逵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先竟剡薦之知平陽縣都政頗苛及璘以

民病告辭嚴讓正守為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璘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啟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袁燮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楊簡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淳祐中特謚文靖

景泰奉化縣志道學傳附○按曰景泰志已無傳本而文靖言行考作於文靖入世孫舒讓所載縣志則景泰志也考作於文靖入世孫舒讓以成化二十二年貢入太學成化以前奉化有永樂景泰二志永樂宜修之景泰乃邑令陳關聘邑人壯編所修今傳序中稱吾鄉其為景泰志無疑

道學之傳至宋而昌至文公朱子而集諸儒之大成當時如張宣公呂成公陸文安公兄弟輩相與講明正學而吾鄉之文靖舒公輩俱從而稟學焉如端憲沈公文元楊公則相與往來而切磋焉故其言行政事所得於師友之淵源者至今言之尚能使人興起因題曰道學以別之

舒璘字元質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入太學師張宣公栻又從陸文安公九淵與朱文公及呂成公兄弟講磨躬行愈力嘗曰吾非能一蹴而入其域也惟朝於斯夕於斯刻苦礪志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乾道八年進士第教授徽州以身率多士寒暑不少懈築風雩亭日就講貫一以正人心講道學明經旨自任涵泳從容質或不美未嘗忿疾端吾槩矱需其自新作詩禮講解為之啟迪焉丞相留正稱為第一教官尚書汪逵侍郎葉適交口薦譽後宰平陽臨政聽斷人服其平終宜州通守謚文靖祠於本縣學及徽州府學

乾隆奉化縣志理學傳

舒璘字元質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補入太學張宣公栻官中都璘往從之有所開警又從陸文安公九淵與朱文公及呂成公兄弟講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乾道八年進士第教授徽州以身率多士寒暑不少懈築風雩亭日就講貫一以正人心講

道學明經旨自任涵泳從容質或不美未嘗忿疾端吾
榘矱需其自新作詩禮講解爲之啟迪焉丞相留正稱
爲第一教官尚書汪達侍郎葉適交口薦舉後宰平陽
臨政聽斷人服其平終宜州通守璘樂於教人嘗曰師
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啟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淳祐中特謚文靖
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楊簡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
明樓鑰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淳祐中特謚文靖
祠於本縣學及徽州府學

安徽通志名臣傳

舒璘奉化人乾道中爲徽州教授徽習頓異時詩禮久
不預貢士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
學寖盛丞相留正稱爲第一教官

廣西通志名臣傳按曰文靖未赴宜州任遽卒而所載幕如此

舒璘字元質奉化人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又從陸九
淵遊朱熹呂祖謙在婺璘徒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
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乾道八年第進
士歷徽州教授以薦知平陽縣秩滿通判宜州卒璘與

碑記祭文雜詩文第三　按曰文靖族孫芙嶠太守既刻類稾復寄余公八世孫子謙所編言行考閎搜羅其所未備閱之則采摭漏略編次不倫乃爲重輯類稾附錄三卷以校正學案爲上卷采正史及先後省府縣志冠以墓志爲中卷而甄別言行考中所錄詩文爲下卷考中第一篇錄文靖事實四行有奇題曰宋通鑑實慶二年不知其所據何書第二篇爲袁正甫撰文靖家傳非但蒙齋集不載抑其文材陋實甚如謂轉宜州通守時禁僞學歸隱廣平湖設塾啟迪後進不怠寒暑常艱於衣食所居風雨不蔽晏如也則似諸大家所作志傳碑記未一寓目者又詳書文靖生卒年月日時又云娶汪迪功女萬八安人亦詳書其生卒年月日時則似并不知文靖有元配童氏者此必妄人僞造今與事實並刪之又有宋文公諒舒氏譜序亦翕之其他有本集舊志石刻可考者皆一一爲之校正而補錄袁正獻撰祠記一首祭文一首王尚書祠記一首全吉士祠記二首皆有關文靖學術之大不容不錄也至國朝重刻言行考其所增補尤多蕪辭今錄其兩祠記一祭文餘並刪薙不贅說焉

碑記

舒元質祠堂記　絜齋集　宋袁燮

士生於世以爲實不欺爲主對越上帝而無歉質諸古人而不怍微有差焉痛自懲艾無復毫髮之矯僞是謂爲實嗚呼若鄉友舒君元質者其眞其人歟元質狀貌不逾中人而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開道無以爲人汲汲乎不啻於飢者之嗜食寒者之索裘也遊太學交結皆良友時張宣公官中都元質請益焉有所開警又與其兄西美弟元英同親炙象山先生西美元英皆頓有省悟元質則曰吾非能一蹴而入其域也吾惟朝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元質此語某實親聞之躬行愈力德性益明與其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罔有差別而後公論翕然加稱之徽學雅稱多士而自規繩廢弛寖不如昔前哲每有不可爲之歎及元質興教此邦奮然曰士之嫉惡猶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時猶在選調同寮有爲之經營鳩舉者元質力止之曰是非我志也既而令聞藹然請公推輓惟恐後元質始受之不稱門生不以駢儷語爲謝蓋信道甚篤利祿之念截然不萌故諸公亦深亮焉教人以躬行諸生知嚮方矣加之不憚勤勞日詣學隆冬酷暑未嘗少懈暮夜亦間往又築風雩亭會集其上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或不美毋庸忿疾端吾渠嫂焉其自新久乃有勇進不可遏者此邦之人追思至今矣曰吾鄉學問之源室而復通者此先生實開

之也舊祠於學庫陋已甚拜瞻不能容席獻享不共未稱所以尊崇之意校官李君以制及其諸生有請於郡中乃營新基爲堂三間宏敞明潔非曩時比所以示不忘也嗚呼人心之不能忘其惟有德之君子乎才能智術事無劇易皆辦非不可喜也翰音之登溝澮之盈何以能久豈若有德之可貴哉元質之賢行可稱述者多矣要以篤實不欺爲主是主也萬善之根本自信不疑而後人信之如圭璋璧琮人信其爲美玉如麒麟鳳凰人信其爲嘉祥考其生平發於言論萃由中出未嘗見

其一語之妄此易所謂有孚盈缶者可不謂有德乎元貞既歿諸子壹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中以爲儀表非有德之後與刑猶在而能爾乎行乎家者如是宜其新安之教入人之深雖久而不能忘也祠宇告具李君貽書於某曰事關風教幸爲我識之某不敢辭

奉化縣舒先生祠堂記 蒙齋集○按目言行考載考所錄者出自碑刻或譜牒中爲正册初本本集此記與本集大同小異疑所載者乃正册改定本也今以本集爲主以考中異文或旁注其下若字數相同則但注若字數相同則云有無以別之

字超然常與造物遊陶陶乎浩浩乎生乎天壤之間獨
能餐保此天大和享此眞樂而未易與世人言也故先
生之胸襟光風霽月也先生之節操山高水長也先生
之詠詩天籟自鳴也先生之作文人鳶魚飛此二字倒躍也
洙泗風雩之氣象先生有焉處逆境不知其逆也居處
順境不知其順也平變萬狀自爲紛紛而不知其爲干
爲無此字萬也亦不知其爲無此一字也先生之言曰敝牀
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此先生之學所以
深造自得而某甫之所謂眞有道之君子也其他稱述
已多矣奚以贅爲以上十一字盡無胡君與余甫俱甲戌進士
邑政不擾而人安之其爲先生立祠也豈非斯道有默
會於心者耶雖然先生之道揭日月而行無此上三十七字有今爲
是堠也邑里翁然莫不孚某甫之假守新安嘗爲先生
應祠不謂卻務乎十九字某甫
請易名於朝矣而卒未果無此字遂胡君倘持是而申前
無此字請焉必有慨然主盟吾道者先生諱璘字元質有一字元彬後嘗宰溫之平陽終於宜之州別駕云

廣平書塾記至正四明志○按曰四明文獻集今
鄞縣陽而至正志修於尚書之孫遂初老人所錄
尤可依據惟或集詳志略則以修志體例不無刪

節也今以志爲主志所節者以集補之而注其異
文并以言行考奉化志諸書參之又按書塾集及
諸書俱作書院今按記中實稱書塾不稱書院又
奉化志書院條云元時始改爲書院然則但觀命
題亦見至正之　宋
確於他本矣　王應麟

乾道淳熙間句首言行考有宋字妄加之也尚書大元
以後文字不肯如此況此記作於德祐元
年正學大明朱子在建張子在湓呂子在婺陸子在撫
學者宗之如日月江漢光潤所被皆爲名儒於是明考
四明亦明作
人妄加有四先生其一曰廣平先生文靖舒公先生
之學講於張而成於陸考德問業於朱呂心融神會精
知力踐其躬行有尚絅之實其誨人有時雨之澤沈鼓

楊二字集
考並剔
洙泗奉志
作沂泗
位不配德而教行於鄉聲聞於天下淳祐中
四字考無大誤
賚以易名先生有孫泌元作某志皆作柄大誤
子文靖留孫旦未嘗典教象山象山史志秩官載宋時
典教一人奉化舒津注云文靖孫亦大誤津乃文靖從
孫亦未嘗典教象山餘詳余
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記中　明經世其學與計偕上春
官屢不偶此七九字各本俱無據集補後凡云各本者
謂至正志及言行考奉化志也云餘本者集
及言行考
奉化志也晚始對策集英典教象山縣岸德祐初元請
於郡太守謂年七十有一願挂衣冠歸老故里留置閣
幕不就以上二十九字各
本俱無據集補　退而抽考作
盈考作
誤書啟池

後昆惟昔先生嘗題戶冊曰廣平書塾游於斯講考作謀誤於斯肄考及奉志並誤業聚辦於斯先生歿門人敬事不怠肖像祠於塾乃適追先志奐飾堂序考及奉志作字帥子考孫暨宗族之秀朝益暮習春秋合祭先聖生歲時朔望謁祠齒拜講說冠纓集及考作履翼如誦絃餘本並倒譎如某考作麟妄改也聞而歎曰古道庶幾復興乎古者士有常心家無殊俗八歲入小學十年考作歲就外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左右塾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左右師坐兩塾三字各本俱無據集補灑掃應對是謹詩書禮樂是習孝弟忠信是修其志是訓是行服膺勿失因二先生之言得文靖之心習復計過無非學張子序孟子說曰爲己者無所爲而放心昏定晨省入孝出恭奉志作弟無非教受考作授誤業講貫然也上考有者字陸子講魯論義利之章曰考曰字學者當辨其志是訓是行服膺勿失因二先生之言得文靖之心

習復計過無非學張子序孟子說曰爲己者無所爲而放心昏定晨省入孝出恭奉志作弟無非教受考作授誤業講貫然也上考有者字陸子講魯論義利之章曰考曰字學者當辨其志是訓是行服膺勿失因二先生之言得文靖之心始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又曰惟其有章兮是以百年如一日也國人稱曰各本作之據集改文靖之後世世有人焉豈惟一家之光一國之仁遜之下考有光字誤將自一家士之子常爲士漢唐之盛流風猶存經生守家法世族重宗譜子弟彬彬多賢然金籯之諺集作誡城南之勸識者謂誘以祿利餘本並倒非天爵之貴惟我國朝考及奉志並作家師道之立上接鄉魯家宰所降之德司徒所教之倫父兄訓詔必是焉先其修於家者若考脫若字睢陽戚氏子孫二字各本無據集補世德之久簪豐曾氏考作子至正志別之若盥莊劉氏自太宗時至中興此上七字各本亦有作子者稱作厚據集改

始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又曰惟其有章兮是以百年如一日也國人稱曰各本作之據集改文靖之後世世有人焉豈惟一家之光一國之仁遜之下考有光字誤將自一家士之子常爲士漢唐之盛流風猶存經生守家法世族重宗譜子弟彬彬多賢然金籯之諺集作誡城南之勸識者謂誘以祿利餘本並倒非天爵之貴惟我國朝考及奉志並作家師道之立上接鄉魯家宰所降之德司徒所教之倫父兄訓詔必是焉先其修於家者若考脫若字睢陽戚氏子孫二字各本無據集補世德之久簪豐曾氏考作子至正志別之若盥莊劉氏自太宗時至中興此上七字各本亦有作子者稱作厚據集改

先賢祠堂記四明文獻集○按目集中題目如此

誤也按先賢者四明九先生也延祐四明志載尚書所作九先生祠堂記與此記多相類者此記五百四十餘言彼記三百四十餘言而相同者至一百數十言彼記申聞序九先生之功全是節錄此

記考其本事此記以秋廉訪復祀九先生而作彼記以秋廉訪復祀之後完顏廉訪改祀地而作核其歲月此記作於至元甲午十二月彼記作於元貞丙申正月相距僅一歲有奇是歲尚書年七十四其年六月旋卒想甲午復祀既爲秋公作記至丙申改祀完顏又以作記煩尚書而耄老衰倦故改換前記首尾以應之耶乃作記之末有云宋遺舊聞述爲小傳事有據依辭無溢美語與記秋公豈尚書以九先生祠記有二篇將爲九先生作傳改前記爲傳序未及卒業而遽沒耶今並登二記於卷并附疑義以質讀者

宋　王應麟

古之有道德者教於鄉里謂之鄉先生在鄉而祠之言行考作祀於學猶在國元作學據考改之祭於瞽宗也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大學以爲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秉彝好德之良心千載一日載下有如字況其澗者乎明自唐爲州文風寥寥宋慶曆中始詔州縣立學山林特起之士卓然爲一鄉師表或授業鄉校或講道閭塾本之以考弟忠信維之以禮義廉恥守古訓而不鑿修天爵而無競養成英材純明篤厚父兄師友詔教琢磨百年文獻益盛以大五先生之功也考注云楊適王致杜醇樓郁王說是爲慶曆五先生

熙大儒疏濶瀾考作濂洛之源而達之洙泗是邦諸老之學始得江西考作右之傳考作儒誤而考德問業於先門以尊考作修誤德性求放心爲根本以顏曾四勿三省爲準的闡繹經訓躬行踐履考作眞踐致嚴於進退行藏之際致察於義利理欲之幾明誠篤恭仰俯無所愧怍學者知操存知下有所字持養以入聖賢之域四先生之功也考注云舒璘沈煥袁燮楊簡是爲淳熙四大儒前後九賢教行於一世澤被於百世郡學有祠考作祀舊矣因鬱攸而廢至元甲午冬十一月八字考無洛陽秋元作伙誤也考作秋延祐志祠記亦作秋公桂持廉問之節行部至明既卽庠序見諸生思所以啟迪斯文俾多士知所矜式有言墜典之未舉公喟然歎曰元無歎字據考加茲立教善俗之原其可緩乎乃屬郡博士戴君友復舊墟祀十二月丙子朔公屬至公十八字考並無卒守貳僚案是妥是奉以風厲士子丕遠惟耆老考作老考誤成人宅心知訓庶幾紹聞衣服考誤德言人有士君子之行矜佩琫瞻莫不忻忻曰善教得民心明使君考作使者有焉是祠之復其作新士習之機歟覺有先後道無古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考無此四字非徒慕之亦允蹈之將有聞風興起者惟昔

沛三輔有耆舊節士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贊並采摭舊聞（按考作謹）述爲小傳事有據依辭無溢美用諗鄉之善士尚式時先哲之猷訓永永無斁（永字考不重）是月壬午後學王某記（考無此九字）

九先生祠堂記（延祐四明志）　宋　王應麟

古之鄉先生祭於社近世祠於學社所以養學所以教而教之功尤大秉彝好學之良心百世猶旦暮況其邇者乎誦其詩讀其書尚友古之人非一鄉之望也天下之望也四明鄉先生有九人焉宋慶曆建學之初楊杜閭塾衣冠文獻益盛以大五先生之功也淳熙之舒沈楊袁諸公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根本闡繹經訓躬行實踐學者知操存持養以入聖賢之域四先生之功也郡泮舊有祠因鬱攸而廢至元甲午季冬朔旦廉訪使者秋公桂屬郡博士戴君友始復葺祀觀者興起元貞丙申月正元日廉訪使者完顏公貞至學宮謁祠宇愾陋未稱相攸尊經閣之右規模一新府牧月列公提其綱帥屬協力庀事以迄於成爰俏加禮多士訢訢周爰咨

諏章蔣扶教以穀我子弟惟二使者之賜亦惟承流宣化之賢立師道以美風俗皆宜書凡我同志盍亦修孝悌忠信尚禮義廉恥學必正大學必篤敬式時前哲訓用對作新之盛德可不懋歟

文靖公墓田記　文靖言行考　元　曾堅

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兆域制至詳而意至厚固欲其久而明也古法既廢士大夫之族始有買田建屋置立守冢以私爲永久計者蓋以義起之於是可以觀其前人之澤與其後嗣之賢否焉慶元路奉化州舒氏非其澤之遠而賢之多者與宋乾道淳熙間朱陸張呂四先生倡道東南門弟子各自名家徧於郡邑而四明爲盛其盛者曰舒沈楊袁四氏而舒氏兄弟三人俱有學行祀於學宮其仲文靖公葬在州之剡源鄉嵩谿里墓側有庵一區庵外置有田若干畝及公受賜山若干畝歲收其入以充子孫拜掃之禮與夫守冢伏臘學業之需恆不足則又取公之孫曰修職君墓田之入以足之所補蓋四之一焉子孫以次輩治而不敢使其利守冢顓志服役而不敢怠其事祠宇整潔林木茂翳墓隧之門冀

然尊崇過者企敬出諸族右公之五世孫承事郎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然及其弟僚熙照熊等謀曰自吾以修職君之墓田供文靖公墓之用蓋久而後世子孫或不知前人之心也能保其愈久而愈善哉茲具石圖其田山之形而託文以警示之其不可廢於是以命其子帥府都事莊而莊以請於臨川曾堅堅不佞幸生陸子之鄉高曾祖父世學其學結髮時讀師友淵源錄知舒氏兄弟之懿爲詳長而讀楊文元公誌公之遠有曰道心融明所覺非思袁正獻公記公之祠有曰以篤實不欺爲主對越上帝而無歉質諸古人而不怍而王尚書伯厚記公之書院則曰先生學講於張成於陸而考德問業於朱呂鳴呼斯學也何學也若文靖公者殆所謂百世之師與則其墳墓在有司所當禁樵采詔守冢時祭祀者也豈事爾後人之責哉有司未之及而甕域嚴整垂二百年非大賢流澤遠與繼嗣有人其能然乎奉化君兄弟謹守家法隱遁不耀墜雖未之識而辱交都事君於今十年溫恭簡易信篤厚君子也觀其拳拳焉以保先墓勵後嗣爲急務此其存心誠孝豈易得哉而今而後合夫宗人出文靖公兄弟之遺書相與講明究極知夫天之所以與我者萬世一日則尊祖敬宗自不能已凡墓皆思保全之也況若文靖之祖之墓乎必能以君兄弟父子之心爲心矣修職若諱泌楊文元公之外孫奉化君字新之以子貴莊字汝臨初辟太傅府掾今出爲浙東宣慰司都事云按曰記稱新之同知奉化州事而又曰隱遁不耀何矛盾乎又曰以子貴莊爲宣慰都事官不高於同知何反以子貴乎蓋新之同知奉化州乃是封贈官元時封贈祖父與子孫異職而高於子孫其常例也言行考中先裕錄不知此例又不察隱遁等語依傍此記謂至元二年任同知不知奉化州同知凡二員至元二年四明見至正四明志

不容妄說也至莊官都事亦不見至正志中蓋在成志以後此則可據曾記以補四明職官者也

繼志堂記 言行考○按曰遜志齋集正學集皆無此記然其文不似贋鼎或佚在集外者

明 方孝孺

貞高世之器者當任艱世之責才足以高天下而不以天下爲心知道者不忍爲也天之生斯人也其才之相遠若蕞蓬之於松柏優劣大小不可以數計隴畝之人不能處其身鄉黨固好之徒不能知一國之俗而吾獨幸而會天地之全達性命之中通事物之理傑然超乎衆人之上前乎千載者將俟吾以爲準後乎斯世者將

資吾以爲準而與吾同倫共域之民非吾則無所恃以自立苟不思爲之計而恤恤焉私利其身安在其能過於衆人也哉是以聖賢豪傑之居乎世不憂其躬之饑寒而憂四海之不治不變聲譽之不著而變斯道之弗明劬形憊神務以其身徇天下此孔孟之學所以異乎異學曲士偏詖之教而非楊墨佛老之所能及也昔宋乾道淳熙之間子朱子倡孔孟之道以開學者天下和之者甚衆而陸文安公子靜獨以其所自得出乎其間與之相角聞其說者或疑其高遠而難繼然嘗誦其言以爲宇宙內事皆吾事也卓哉言乎此豈勦說竊取而爲此言也乎其道之所至未必皆合於聖賢而斯言則聖賢不能易也自朱子之歿聖賢之迹不復見於世爲士者志卑而習下舍利祿名譽則無所存其心竊觀其致此世俗之陋也固非文靖公之志亦非予所望於賢者之子孫也

以行其道然其所至事功輒赫赫交著其志亦概可見矣然則文靖之所學敬義之欲起而繼之者寧不在茲乎由聖賢之事考之善繼堯舜禹湯文武之志者莫大於孔子繼孔子者莫如孟子嗣其後而承之者未嘗絕也其人非必出於一家其生非必並於一時其學未必同乎一師而其志之所存相去不踰毫髮蓋道之本於心者不能不同也居今之世有能修聖賢之業以天下自任居則淑其鄉邦仕則行乎政教豈非賢者所望於將來者乎苟舍其所當繼而以利祿華寵爲學術之極

正學祠記 碑本○按曰雍正間重刊言行考增刻此記少有錯脫今以石本正之其有意改易者則以楊袁沈舒爲舒沈楊袁也記中序四公里居姓字及楊袁沈舒之學云云盡改以舒爲首是欲尊奉乃祖而不知淺視文靖甚矣宋王尚書記九先生祠堂元袁文清立四先生傳並以文靖先沈楊袁明人以楊袁名盛遂易其稱如此記而謝山即云楊袁年輩後於舒沈是則公論具在何必於一碑文中爭坐位耶

明辟應旂

夫學所以明道也道安從生哉人有此心心即是道故曰道不遠人孔子道之宗也自十五志學以至於七十

不知老乙將至究其所自得則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其於七十子之徒獨稱顏子爲好學及語其所好何學則曰其心三月不違仁於乎學之源流斷可識矣是故先孔子而聖者堯舜是也惟危惟微之論莫非以此心相授受後顏子而賢者孟子是也存良求放之喻莫非以此心相提攜豈大聖大賢皆趨簡便樂要約而惡博厭煩哉道之體本如是也秦漢晉唐上下千百餘年出沒於申韓佛老訓詁詞章之間而豪傑之士亦不免淪胥以溺於是正學失傳而紛紛之論莫知所適從矣宋興經始於壬子二月朔日落成於七月四日立主題四公

與寧波守成都孫君宏軾議合四公而祠祀焉因卽郡城鎭明嶺巷廢址建正堂左神庫右神廚各三楹外爲門楣三楹址橫闊七丈四尺縱長五丈八尺周以磚垣

文靖公祠記

明 胡夢泰

朱陸於異處求同後人於同中分異言水者儻焉或曰水性自流或曰導之使流若曰水不自流能運崑崙之土塡東海之坑乎若曰流不待導則禹之功鑿矣大學

言明新必以至善爲歸中庸言天性必由修道而入學庸有異旨哉文靖先生親承朱陸之誨一以貫之故其言曰吾非能一蹴而入其域也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又曰教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非有自得於其天而能然乎自儒修之墜地致異教之滔天毛角鄒魯肺腑乾竺總由見吾道之不精因惕於彼說之大別譬之敗家兒將祖父產業鬻棄殆盡乃乞食於其奴豈不哀哉予小子秦每思窮知行內外合一之旨會散趣歸因體達用挽乘駛於其昌其豐其才乘騏可道者願共襄其成時則有若復

既倒扶西輪而再中竊有志焉而未逮也不幸生而晚不獲從諸大儒遊與聞性道之說猶幸幼而生於鵝湖之鄉則當日朱陸四先生辨論同異之地也壯而筮仕宰於奉川則又文靖先生之里也憶天啟間蠻人爲陽闕兒產如螽朝野無正氣士大夫喪良心一時碩果獨侍東林講學諸君子與之敵故諸君子之受禍最慘記泰此時爲諸生伏枕在牀聞而哭之未幾而詔天下毀書院矣未幾而璫禍巍然並大成殿矣時詔下吾鉛鵝湖書院當事者重多士爭之力得不毀此亦見先儒義

旨沈酣浸漬於士心之效也聖天子即位之初聲色不動巨寇就殲如黨胥隕於是尊崇六經表章先哲十有五年於此儒教大明乃知立天地猶夫立代也道學之傳實爲不遷之宗恒續之似雖欲毀之誰得而毀之雖欲絕之誰得而絕之也哉四明有四君子若楊若沈若袁而先生最稱篤信先生之祠舊有廣平書院蓋家塾也予思祠之於縣以大先生之教乃與舒姓之子矜議時則有若眉及奎一君慨然欲捐資力肩其事若其南其昌其豐其才乘騏可道者願共襄其成時則有若復

及奇逢者則以宗譜爭懼竄系也予笑而謂之曰是又欲於先生之門而朱之陸之也百川學海皆歸於海即非先生之支有能光大先生之訓延續先生之志者先生寧不引而內之也哉而今而後子將與諸子共期尊德性而道問學致良知而務實行學以明性則知天下莫精於斯而邪淫黜矣行以致知則知天下莫一於斯而依附退矣如此而後拜於先生之祠下始無愧信是祠益不可以已矣是卜地於鄽宮之東舊廢公址也予捐俸四十金爲庀材鳩工之費議甫定而余以入覲行

乃先爲之記而去時則崇禎壬午歲又十一月之十日也

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 鮚埼亭集外編

國朝 全祖望

吾鄉遠在海隅隋唐以前儒林闕略有宋奎婁告瑞大儒之教徧天下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氏民童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然其道猶未大也淳熙四先生者出大昌聖學於旬餘間其道會通於朱子張子李子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獻之傳聚於金華而博雜之病朱子嘗以之戒大愚則誠窮理爲支離之末學者陋矣以讀書爲充塞仁義之階陸子輒咎顯道之失言則詆發明本心爲頓悟之禪宗者過矣夫讀書窮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後不蔽固非可徒以泛濫爲事故陸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經則本於孟子擴充四端之教同時則正與南軒察端倪之說相合此語見朱子語錄心明則本立而涵養省察之功於是有施行之地原非若言頓悟者所云百斤擔子一齊落地者也是以廣平兄弟驟有所省而廣平曰學非可以一蹴而至也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其亦可以弗畔矣則廣平方且以頓悟戒學者定川晝觀諸婁子夜卜諸夢蘇門過自訟不敢苟安其刻厲如此乃由艱苦而成者慈湖齋明嚴恪非禮不動生平未嘗作一草字固非特屏訟一悟以爲究竟也絜齋教人以自得而謂吾心與天地相似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其全功可知矣四先生中慈湖稍近

頓悟特其立言之偏至其刺行世之學者未嘗窺見前則大醇當略其言而觀其行堪輩之根柢即其流傳之失實者妄施議論其惡乎可朱子謂浙東學者皆有爲己之功持守過人而微嫌其讀書窮理有未備其實不然慈湖於諸經皆有所著垂老更欲修羣書以屏邪說而未就絜齋謂爲學當通知古今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廣平經術深於詩禮而尤爲吾鄉說詩大宗定川與東萊兄弟極辨古今閱覽博考晚年雖病中不廢觀書是四先生皆以持守爲本而從事於擇識以輔之其致功之次第歷然可焉直以通奉鼎足張陸則其學可知矣陸子銘通奉墓

四先生祠堂碑陰文

嘗讀宋史於陸子傳中祇推四先生能傳其學而凡槐堂之子弟不預以四先生能得陸子之學統也顧四先生皆導源於家學其積力已非一日及一見陸子即達其高明廣大之境相與神契而無間嘗攷之慈湖之父通奉公諱庭以處士爲後進師廣平嘗自序其學曰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老楊先生即通奉也廣平嘗切磋於晦翁講貫文獻於東萊而自序不及陸子銘通奉墓亦云年在耋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楊公一人而已融堂謂通奉與物最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省過最嚴毫髮不肯至於泣下是慈湖過庭之教所自出也定川之父簽判公諱學於焦先生公路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王稱其忠信質直容止莊敬衣冠端嚴造次必稽孔孟之言是是非非無曲從苟止孝修於家行尊於鄉面箴人失退無後言其高弟舒烈作行狀謂簽判之事焦先生極恭其後諸生所以事簽判一如之雖已極貴然莫敢褻簽判家法是定川過庭之教所自出也廣平之父更勒石以記之

通直公諱曦最與童公持之講學相睎陸子銘其墓謂其溫恭足以醫傲惕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吝之心按曰此謝山誤記也象山未嘗銘通直墓溫恭二語出自象山之兄文達公九齡見文靖撰先君顯志中蓋亦學有原本者童公故龜山弟子也遂爲廣平婦翁絜齋之父通議公諱文子曾見其甥龐開評一書特說部耳至其折節忘年問道於延川因使絜齋嚴事之則知其從事於躬行之實非徒洽聞舊流也然則四先生自其始志學之時已早得門內之圭臬而由之況又親師取友徧講習於乾淳諸大儒而去短集長積有層累及其摳衣陸

子之門遂登首座固其所也夫師明道兄弟者必推本於大中論康節者上及古叟宗建安者不遺韋齋則四先生之所自出可以置之不問乎爰語同學諸生令別治槧主於後堂而祀之而稍爲據據其言行之大略鐫之碑文之陰使後之人有攷焉

祭文

祭通判舒公元質文　絜齋集　宋袁燮

某與吾兄金蘭之契餘三十年義均兄弟聞兄之疾旦旦懸繫自溫還明休息勞勩謂沈痾之既痊每拊躬而自慰曾不幾時遽以訃至驚呼失聲何以至是喪我良友如之何不痛心竇涕也嗚呼兄乎天稟之粹如彼鳳麟爲時瑞瑞自始齠發聲槐市經術淵源辭采宏麗退然不矜日益磨厲隆師親友刻心刻意思古聖賢標準萬世仰攀高躅謂必可繼操行有常屢湏無愧不求名聲不貪榮利護養良心毋敢失墜孝於家人施諸政事教養作成士賢而藝吏畏其公民懷其惠平生力學纔見一二謂福履之方隆俄一朝而川逝嗚呼兄乎孰能盡力閨門如兄之躬行孝悌乎孰能保養名節如兄之肝膽忠義乎又孰能舉世信之如兄之不遭讒議乎攷其終身蹈履純備死生夜旦夫復何憾而所可深痛者朋友之切磨之益而後學失歸依之地也聞兄之喪欲往莫遂拊棺慟哭形於夢寐寫哀情於一觴望靈帷而涕泗嗚呼哀哉

祭元質文　慈湖遺書　宋楊簡

承議郎楊簡致奠於故友人元質舒兄通判嗚呼昔孔子沒既葬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夫有子能使同門諸友斂衽而師之其賢

可想而知已而曾子獨不可曾子斷斷乎非爲己勝者
穆裘之失言出祖之失禮速貧速朽之失自諸賢知之
曾子亦自知曾子何所見於此而獨異哉嶋嶋之論曾
子自言曾子自知他人安能盡知寥寥乎千載之下知
曾子者有幾知自信者有幾吾元質亦庶乎自知自信
矣而知元質者有幾元質豈有異乎人哉亦不過不失
孔子所謂忠信之主本者而已矣忠信人所自有而自
知其爲主本者無幾元質之朋友則知元質矣亦安能
師有淵源學道愛人中心拳拳新安客授範模陶甄橫

陽撫字吏畏民安私淑諸人春誦夏絃本思無邪貴三
百篇處以治中傷哉士元嗚呼二公之亡也固無憾於
其身我之弔也傷吾今之不復見此二人兄之於事如
燭照而數計季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主盟義風聲至
響臻事無劇易人無故新鄉有曲直不於公堂而惟兄
之訴人有叩情不之他人而惟季之親今而忽焉連璧
沈淪嗚呼天之於舒氏何多予以才而不使究其用不
予以利祿而強其名豈名者造物之所甚貴有非利祿
之所均耶我有疑慮從誰咨詢里有後生際誰是遵悲
夫傷哉靈輀有行雙旌相因薄奠寫哀豈吾儕之私情

質

祭舒簽判琬通判撫文 攻媿集 宋樓鑰

猗歟舒氏何其多賢昆仲飛英俱是少年西美元英既

上爲清時惜此人物而下爲吾鄉痛二公之不得伸也

郡學祠四先生文　文山集　宋　文天祥

嗚呼師道不立朋何以興心學不傳朋何以成師立心傳孔氏教行張呂朱陸森然戶庭於時鄂峯鏜熒鐸鳴舒沈楊袁人皆名稱廣平之學春風和平南軒發源象山始亭金華武夷夜窗幾許定川之學秋霜肅凝瞻彼慈湖雲間月澄瞻彼絜齋玉澤冰瑩遡源皆從象山弟兄養其氣翳出其光明走也南來願挹典型於郡之庠儼列丹青先授皎皎後習烝烝即心是道非言語爭有

克似之東南得朋

奉化州祀廣平書院文　按曰文見言行考下署補

知州多奉議大夫奉議曰署知州鎬奉議元知州鎬姓者疑任在正志後明志失之

惟公道心融融萬古一轍首倡四明風行百粵講讀朱呂授受南軒連峯屹立風月無邊洋洋廣平明明遺德貽厥後人是燕是翼載祭春丁釋奠先聖謹以醴齊牲幣粢盛庶品用伸常祭

奉化縣祭文靖公祠文　按曰此文見言行考補刻

祠記之後　不著名氏在胡知縣文靖

蓋亦胡作

於惟先生典型山斗理學淵源辨晰異同眞徹性天闢邪崇正功在聖賢鄒魯一燈賴有薪傳紫陽伯仲濂洛比肩東林後學仰止開先先生大儒祖豆千年屆茲春秋

祭詣祠告虔尙饗

雜文

文靖公書堂講義　本堂集　宋　陳著

蓍莘生文靖公舒先生之里槐不得在當時弟子列仰慕景行此心何如邇者廣平書院之設有象賢焉闡明家學親疏遠近于于來集甚盛舉也十月朔旦俾郎講

席辭不獲命勉強登堂著惟夏正孟冬以卦配月是爲純坤姑取坤前後之剝復而論其大義以見陽無可盡之理聞者當亮其僭序卦曰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易之義奚秋之月寒氣總至天地始肅草木黃落萬物就枯剝配以易卦是之謂剝剝於上九曰碩果不食蓋剝爛矣而有不爛者存剝落矣而有不落者在一爻之陽生生所脈也一實之妙蓁蓁所根也然獨陽在上五陰在下變則陰極其機甚危而水冰地凍之既滅所以固吾之陽氣上臨下降

之不通所以安吾之陽體靜者其動之府終者其始之機故至七日則來復伊川先生所謂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者是也碩果陽也君子也君子者道之寄也然不觀此卦之上九不足以見碩果不足以見碩果不觀變之極不足以見君子既無所容而伊尹爲碩果商受肆虐君子類罹僇辱而箕子爲碩果春秋爲何如吾夫子爲碩果戰國爲何如吾孟子爲碩果孤秦之暴儒術滅於焚坑而齊魯兩生招之不至卓然自全獨能見禮樂本意非碩果而何兩漢之末人物盡於黨錮既學所師流俗溺道則在是非吾鄉之碩果乎詩書餘程朱之見聞近則問辨於楊袁沈之交際力行所到後者必思復於先生之正而後可先生之行實矣登斯堂也而諸葛孔明南陽高卧志復漢室非先主不輔先儒以爲庶幾禮樂非碩果而何八代更詳紛紛籍籍以至於隋而汾亭獨以古學淑諸生是碩果在文中子唐之中葉佛骨之來滿庭阿佞而昌黎忘身闢佛是碩果在韓愈氏五季大亂之後五星聚奎之朝諸賢方爲之交泰既而窯碑一立善類爲空元城丁齋相繼淪沒而劫灰九不遠相與切磋以求無愧於文靖茲惟其時其所以世變日諼而曰剝而不復入元以後之作明

舒文靖公類藁附錄卷下　三十四　明嘉靖刊本

澤子孫多賢矣即得塾規爲新堂舍來有儀開講有席當剝窮之際有復來之機若曰先生之學正矣登斯堂

舒文靖公類藁附錄卷下

南山家傳集

黃潤玉

按曰此本堂先生人元以後之作

先生之學自陸而宋融會貫通卒爲大儒美境佳趣風雨敝牀師模後進照然眷陽

詩按曰文靖同時諸公贈答挽弔之章既不得見後人題詠本可不錄而言行考中錄有戴汪三詩劉源一代文宗澹庵亦好學行古道司教南豐有惠政故並登之其他如廣平入詠集賢鄉等詩詩既不佳且非專爲文靖而作不必錄也又按中卷所錄景泰奉化縣志即澹庵所修者

題舒文靖公墓　劉源　元

莫輕數尺黃泥壤埋卻斯人後更無山上自難生毒草樹間長見聚慈烏樵耕可免憑鄉俗洒掃能來自學徒後有宣尼須痛惜待將墓額寫嗚呼

廣平先生祠　奉川百詠　戴表元

鄉邦德教感人深自昔祠堂在泮林俎豆昭昭存盛典絃歌靄靄播遺音儒風其想仍留遠文脈何堪遽陸沈廢址殘碑荒蔓合悵然回首欲沾巾

廣平書院　明　汪綸

舒公設教廣平鄉濟濟儒紳集講堂一代文風成美俗百年喬木靄清光典型猶見圭田在世澤何堪舊業荒過此恐聞金石奏令人追想魯共王

表

正獻公遺文鈔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袁正獻公所爲書錄於王深寧玉海者高宗寶訓七十卷孝宗寶訓六十卷寶訓目錄二卷錄於眞西山撰行狀者經武要略兵略錄於浙志者陸象山年譜二卷錄於宋元學案者定川言行編錄於陳振孫書錄解題者書鈔十卷絜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清修四庫旣於永樂大典中采毛詩經筵講義四卷載於經部又裒輯所謂絜齋集者得文二百四十八首詩一百七十六首勒成二十四卷載於集部其前後集今不可見存者僅此而已

僅輯之永樂大典者也展轉傳刻凡五版壽鏞往讀臨川李穆堂所輯陸子學譜載正獻公言行獨詳西山之行狀與王深寧所錄公答舒和仲書皆采擷及之至四明六志中載公遺文亦多考之絜齋集均未見焉然則溝四庫所言明初尚有其本厥後漸就散亡者益可信矣宋自乾道淳熙間陸象山崛起與紫陽分席其高第弟子有舒沈楊袁猶之程門有游楊呂謝諸述之流傳惟楊最盛而沈獨絕見錄舒則賴梁洲搜得廣平類稿幾編僅存者此也正獻公之書富矣乃散佚亦如此壽鏞

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其所講明體用兼綜於書禮記論說尤詳卽就遺文八篇而言曰學之於人猶食之有穀粟衣之有桑麻豈可一日闕哉曰其質旣美加以切磨培植之功孰得而禦之曰充火然泉達之端謹牿亡茅塞之戒其答舒和仲也尤諄諄於日課一經一史曰學者但務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慈湖中年以後卻肯讀書所以益大其器業也諸如此類正深學稱其尊德性實根本於道問學未嘗失於一偏至於四晚楊梅之餽推

之於大才晚成尤當以是自儆語服膺之者深矣寶應一願倣裘俱立後生小子讀此能不自勉乎抑考之鄭志士杰宰襄臣當清同治七年正獻公從祀文廟襄臣奔走尤力孝子慈孫不忘所自既稱道於鄉人而什一之存墜緒范范收拾叢殘於數百年之後猶得重覩耿光不益可景仰歟忻君紹如輯四明清詩略錄襄臣詩三首風雅宜人不懈而及於古雖以諸生老圃無愧大賢子孫矣莫爲之後雖美弗彰昌黎之言豈不信哉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後學張壽鏞序

袁正獻公遺文鈔目錄
卷上
昌國州儒學記
遷建峽縣儒學記
武學登科題名記
豐惠橋記
答舒和仲書
與舒和仲帖
祭象山陸先生文
戴伯皐墓誌銘
卷下
沈叔晦言行編
附錄卷一
言行
附錄卷二
絜齋集校勘記
附錄卷三
正獻公行狀

袁正獻公遺文鈔卷上

宋鄞 袁 燮絜齋撰
二十一世孫士杰敬輯

昌國州儒學記 淳熙十六年冬十月壬申朔王沈能於來暨去館舍錢棣繼其事嘉定甲申會越大忠菁治增益

閫斯道之奧發是心之良而輔成國家之風教書其惟學乎夫學之於人猶食之有穀衣之有桑麻豈可一日闕哉四明之有昌國海中一島也厥地狹矣而士生其閒俊數逸羣修潔自將者時時有之其質美矣加以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切磨培植之功孰能而臻之前乎此非無賢令尹也而教養一事多闕而不備豈不知當務之爲急哉或者其興革廢與兵刑財用不問非有朝家之威命大吏之督責姑徐徐焉來見獲庶故雖有所興爲不過一二焉而止此其勢然也若夫發於誠心無所畏慕而自爲之其及知爲禮義教化之宮其波波也宜如之何侯名伏思三衢人擢進士科居官所至可紀無忝厥祖矣余是以深美之 通祐四明志

謹案此文與大德昌國志及康熙定海縣志字句多異而大意一致故不具詳

遷建峽縣儒學記 寶慶會稽續志嘉定七年令史遷於縣西南德歸坊

於此爲而也士有餘力資以爲助可也如是而後其用

乘古劍也劍淬礪秀異名龍不能忘杜少陵之詩云爾
夫秀異之氣周流磅礴鍾爲人物必有資稟英粹爲時
翹楚者維古盛時待上厚長養磨淬良心德性日益著
明於是乎皆爲將士即今之士類而以古人長養磨淬
之道與之周旋遲以歲月則亦當有不可勝用之才四
明史侯之爲嶠峯也恢恢學宮之壞棟橈柱敧俊秀棐業
無所欲一新之舊學在城之隈境非爽塏氣鬱不舒周
覽以求勝處迺得今地臨流負山面勢宏傑經始于去
秋而告成於今春殿堂廡序倉庫庖湢凡屋百間堅壯
軒豁士業其中雍雍愉愉有雲飛川泳之適侯太史之
孫今丞相之冢子生長金玉淵海之閒益自砥礪不溺
家習而留意於學宮可謂知本務矣諸生亦惟靜觀此
心與天地同本與聖賢同類充火然泉達之端謹梏亡
斧斨之戎更相磨厲儒風大振則侯之至望也哉浙江通志
本寶慶會
稽續志

武學登科題名記

於皇我國家網羅俊彥不局一途凡儒學之士既教之
養之而士之有武勇者亦封殖是務武學之設自仁皇
舊發以功業自表見者足以起人之敬慕厥或湮沒而

無稱與草木俱腐者人亦必賤惡之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非貪名也名之不揚由夫實之不至是則可憂也魯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夫惟不朽是圖與夫規規目前者大有閒矣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聖門所以垂教也覽者詳之嘉定十年八月朔日 咸淳臨安志

豐惠橋記 豐惠橋初名酒庫橋宋上虞令樓均重建洞橋易今名

侯以學從政以政宜民凡可便于民者知無不爲不苟目前之安圖爲久長之計縣市有酒腐橋周顯德中所建歲月滋久石或斷缺往來者深乎有壓溺之憂侯顧而歎曰吾爲邑長于斯而吾民病涉如此心可安乎乃以歲計之餘捐金募工伐石更造以舊名額不雅思易之邑人沐浴膏澤推原所自請名曰德政侯不許曰天以豐歲加惠我民事幸而集予何德焉以豐惠揭之其可橋之南北對峙二軒虛敞明潔爽人心目爰請于起居舍人魏了翁書二大字以扁之初侯興是役也復輦舊石爲橋于翁水閘之上東臥紛虹西浮巨鼇攬形勢以環合蓄風氣之渾厚侯秩滿去而是橋適成邑人相與言曰令尹雖不言功吾儕能自已乎歸功于天令尹之志也歸功于令尹邑人之志也乃以德政名閘上之橋而鑱諸石以識無窮之思云 上虞縣志節略

謹案浙江通志本弘治紹興府志酒腐作酒務

答舒和仲書

純仲近日不倦讀書否此事不可緩究心于此當自知之若務高論謂學者工夫不在書策子路嘗云何必讀書而夫子斥其佞書其所可廢哉此在和仲倡率之則令弟晉從之矣賢昆仲朝夕款聚浸灌磨礲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爲朋友也甚善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于書不敢廢放況它人乎聞讀不輟甚善甚善爲學要當通知古今多識前言往行古人所謂畜其德也純仲氣質亦佳又得諸賢兄旦夕磨切之所學當日進矣賢伯仲謹守先訓未嘗一毫苟求人皆歸重先大夫子是乎有子政宜益固所守豈可輒自菲薄邪然讀書一事卻不可廢學問無有窮盡用力愈久所得愈深慈湖中年以

後卻肯讀書所以益大其器業也惟和仲勉之倡率諸賢弟皆篤志於學則門戶有光矣惠貺韓家晚甚佳物固有以晚爲貴者惟人亦然嘗記陳止齋有詩云山來盛事歲月晚行到修途肝膽健談取東漢書所謂大才晚成者由此觀之吾和仲之襟期亦豈嫌于晚哉兒至正四

與舒和仲帖

某頓首再拜和仲學士親家契兄侍右多日不得上狀齋先生子和仲書授其要切如有言子朱子有言子思教人之法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陸子靜所言專是尊德性契舍之則無策征之則招謗過客紛紛有投贄者有挾貴

者予之少則怒多則不勝其瀆此豈易區處哉官中錢物皆生民膏血豈可輕用縱使人謗且怒耳賢昆仲朝夕歆歆浸淫磨礲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爲朋友也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務爲高論不在最爲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言往行日課一經一史斯言也學者當紳書几銘晝誦夜思尊所聞行所知可不勉歟至于因晚楊梅之夫候者是雖聖人于書不敢廢況他人乎純仲近讀何傀推之于大才晚成此格物之學一草一木之理必書更在賢伯氏程督之耳匆匆通問天寒更幾保愛不宣某頓首再拜和仲學士親家契兄侍右見結埼亭集外編

右袁正獻公與舒和仲帖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

弟也正獻是帖蓋在守江州之時觀其所述過客之難于酬應德人之言也帖尾諄諄勸讀書予嘗見延祐慶元志中載正獻一帖亦答舒氏兄弟者大略與此相同深戒學者之鶩高遠而不屬古今此是當時爲陸學者之習氣正獻及之不一而足可以知陸學本不如此及其流弊至于如此則是傅子淵包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慈不爲故延祐志中所載帖極稱慈湖之讀書今跋此帖正可以彼此互相證明往者臨川先生昌明陸學然其病則言陸學絶無流弊之至正志中之第二段特志刪前幅此錄全篇而云大略與此相同似此別爲一帖非即志中所載之帖節採誤四全氏以博學雄文爲海内所推重鄉里後進何敢妄議前哲故書此事以求但疏漏之處不得不爲之糾正耳

嗟惟先生任道以躬方其未得憤悱自攻一日恫然萬理俱融如天清明如日中天髮無準滴憂日亮乃號

于世曰天降衷至大至精至明至公茲焉良心苟變不
窮學者初來膠擾塞胸先生教之如冶鼓風弟子化之
如金在鎔有模斯決有窽斯通乎舉足履視明聽聰式
全其大不淪虛空此于斯世允矣有功象山先生文集
二字 節略末有云云

戴伯皋墓誌銘

君諱樟字伯皋明之鄞人也大父諱晃父諱汝明承舉
鄞鄞在東浙爲一都會自寶元慶曆開土風淳美大隱
楊先生適杜先生醇王先生致樓先生郁相繼教授于

里中桃源王先生說居桃源之西偏亦以文學著聞由
是學者日以興起此處僻世居于桃源之西偏其俗猶

未治君之大父日少立志不苟篤以開詩進士試于禮
部不售益閉戶讀書不復求聞于當世里中尊慕始多
鄉方之士將終語承奉君曰吾雖已矣猶有望于汝之
二子汝其勉之以終吾志承奉君涕泣受命使二子屏
外事出從師友孜孜矻矻不敢稍懈君少喜詞賦後讀

周書不復爲雕蟲篆刻之習精思熟講反覆參訂有得
于先王經世之意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故端明汪公應
辰時知貢舉見君程文以爲才可大用初調處之再日
簿再調越之諸暨丞佐其長以平易曉暢士俗揆之以
理吏不忍隱其情丁母夫人朱氏憂執喪哀毀成疾以
葬之日不利于君曰吾親安則吾利矣卒不易日其年
秋感疾請休于朝自從政改秩宣教郎未幾而疾甚實
淳熙九年八月吉也享年四十有一娶袁氏于伯姊也
子男二人宣監女二人長適山陰傅稹以某日葬君于
桃源鄉石馬里西洋港之源君天姿孝友慈祥未嘗疾
言遽色其發爲文章紆餘啓暢自中律度不爲險怪詭

異以震俗至與人交則情見意接無城府崖異意
者愛慕欣欣焉乾道八年春天子稱觴慶錫
類承奉君及朱夫人皆以君故受封鄉人榮之君曰是
未足以報大父所以誨吾之意君視于母氏爲諸姑而
伯姊又女于君自青田還鄉暇時訪予從容論治道本
末曰吾儒平日講學措諸事業宜務君子之道若炫能
矜功而無惻隱之實是濫褻薄夫吾弗爲也其行事如
銘之溫氣之厚與物無忤而人皆樂親位不稱德而德

以完身我作銘文以詔後人 桃源戴氏譜

袁正獻公遺文鈔卷下

宋鄞袁燮絜齋撰

三十一世孫士元敬輯

沈叔晦言行編

叔晦沈君學于家庭以正心修身變親敬長爲本步趨中規矩言論有典則少游鄉校流譽皆嚴憚之入太學益自整勵太學雖多士然未知師友講習之益君與同志者曰吾曹生長偏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良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大可懼也始與臨川陸公子壽爲友講切既久服其精微以師禮事之招呼同志時時合併相與講明古人踐履涵養之實爲不朽計自後學校聞始知有師友君家素貧囊無餘貲冬或不絮姑蘇一巨室延請以誨其子同舍以君貧甚皆勸其往君曰吾方求益師友奈何捨去卒拒不許其忍窮厲志如此聞人一善極口稱揚人所不識君能識之永嘉崔象先頴然眾人中不自矜衒人鮮能知者君一見大稱之以爲學問識見在行輩中當爲第一聞者憮然後同志與象先友聽其議論始服君爲

知人者既去學後來朋友接武不絕講學日盛實自君發之君天資高邁狀貌偉特語勁而氣充足以莊人鄙吝之習而養人正大之氣眞畏友也然其居家事親恂恂卑下以嚴威儼恪爲戒每言學者工夫當自閨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即湮沒者由其身無不不于閨門用力焉故曰工夫不實自謂見道祇自欺耳又曰君觀諸葛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媿始可言學啜菽飲水貧寒所不免惟盡其歡則可盡歡二字學者當熟味之嬰兒戲于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間

隔學者此心常存可以爲孝矣大書深愛和氣愉色婉容一章于寢室之壁君忠義自許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廷對鯁直指陳闕政無所諱忌時論韙之既登第得尉上虞人謂若儒者世故未必周知抑有所不屑而君吏道通明應酬整暇終日靡竽抵暮而後返宇會稽大府司業咨以格法君曰苟用格而已一胥吏足矣司業答以格法君曰苟用格而已一胥吏足矣能平同僚有以行道爲笑侮者君曰君子居其位必行其道道之不行吾實恥之因發策試諸生稱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日宰執侍從臺諫以及監學師儒之官立乎本朝而道不行詢所以然之爲爲儒居官不爲俗吏皆師友淵源所漸如此君信義

故聞者縮頸謗語喧然俄被留考試殿廬君盛服雍容步廊廡閒靜皇望而偉之遣中貴人詢職位姓名有簡記意趙丞相當國語諸學官曰學校頹靡之久一新學官頗修職事而諸人不樂何故新學官謹拘管也眾謂上既偉君又丞相言如此君必驟用而我輩不容矣婁非者甚眾臺評既上或密以告諸學官方會食即以白于眾謂君且不怡君飽食始擺與諸人語別而去略無戚容在職纔八十日翌日同列諸生送君江濱惜君之去有泣下者變亦見之君曰吾豈不知顧惜爵位僥倖永思陵百司炙台供帳酒食之需承給不暇侍郎鄭公薦君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褒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生則菱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需索絕矣後帥復委以檢察治吏之能緣爲姦者追償率皴吾支費至約以爲簡策工夫要而不博友人向伯升一本無伯字博頓滅君務識大體非聖哲之書未嘗好史籍繁雜采取通諸書名道詩箴之曰爲學未能識屑瑣讀書萬卷終亡羊自屈太學與官上虞時常持此論甚堅後識東萊呂公極論古今始知讀書之益又呂公之弟子約官里中與君契好謂書綱曰講之尤詳君約益克勵不倦自期于純全博大之域深以簡髮衰曰一本作力不逮心爲恨然一切薄物細故未嘗以置胸中蓼蓼從容諷君時得喪用舍更其操身雖退而名益高海內人士多推尊之曰是可羽儀朝著者宰執迫于公議以君姓名進呈

本不立大義不明條目何爲君閨門世有禮法自高曾以來未嘗析戶以雍睦聞先籙判公捐館君與季弟奉母夫人甚謹生理廑空若不堪處而居之裕如朝夕親旁下氣怡色恐傷親意諸未嘗及匱乏間爲宴以歡樂之孝養之厚與富貴家等女弟既嫁而寡且貧且病太夫人念之極意撫育以寬慈抱不啻私財以爲後日計閫門數百指厚薄均適無間言兄弟自爲師友論講切磋期與古人同友愛甚篤里中言家法者推沈氏士益信而歸之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日遝而至啓告簡嚴嘗謂君之德業可謂善者非一而其大有功于吾道者

開後學師友講習之端得古人相勸爲善之義材質不同相與磨礲漸漬而進德日眾茲其尤可紀者子之不失其身諸君子之力而君其首也海內人物彫零無幾幸君猶存方將相從于寂寞之濱益講求樂大精微之蘊而君則往矣病革之際握手爲別每以老爲念哀哉如斯人者而天奪之乎後來之彥豈曰無人主上惜哉變與君同在鄉校見品超卓世道所關求如君者難乎其人矣可不哀哉召之季弟以君平生言行凡我友朋隨所聞見各有敘述君遊太學與四方賢俊居既三年矣子幸肄業焉始與庶乎得之爲詳不歸爲子方獲罪于天靳然塊心若遷往甚熟時予方務記覽恥一不知節日夜勞苦君

志摧裂豈能繡藻其辭發揚盛美哉雖然君待先君厚
先君之歿哭之過乎哀（一本哀作慟）爲製喪服大小如式撫
存諸孤恩意備至今君云亡有美而不述予爲負于心
顧安敢以衰絰爲辭追憶平昔直書一二義不獲已焉
耳他美尚多衆人多知之必有能大書特書者紹熙辛
亥歲元月袁燮書（校川沈氏譜）

袁正獻公遺文鈔附錄卷一　二十一世孫士杰敬編輯

言行

少年妙譽已超然不肯隨羣苟目前（見象山先生文集序）

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

與帥乃儉安之計適以召兵

阻中原向化之心不可之大者

以致仕爲名以去位爲高豈余心哉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保合太和雷雨作解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吾道固如

是吾心亦如是（舉志）

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山水道

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

某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爲一都之圖合

諸都爲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爲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

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荒儉凡案征發爭訟

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爲保社在軍旅爲伍

法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

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知

軍兵虛籍宜用孝宗獎邵宏淵故事凡軍帥有能以衰

蠹來上者襃寵之不然者擯細之罪賞省則民食寬矣

用度當節或恐有傷國體然民者邦之本以邦本之故

少虧國體未害也

官吏以刻核之心行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

足邦本朘削深爲國家憂願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

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所興起而司教養者有摧

阻無開導以故日就頹靡

世之學者徒知襲先儒緒言遵經訓釋而未能自得

于心不足以爲學吾心卽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爲

道本

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略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謝安

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桓沖以根本爲憂遣兵

入衛安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闕

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

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亟圖之

用兵一事雖治世不能免以言兵爲諱以安居爲樂變

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偏矣忠宣堂記

道不遠人本心卽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

差矣

契齋集校勘記

輪對乾德三年內庫金帛用度劉子卷二東內無供億之實內字疑

象山先生文集序卷八合二十卷刊于倉司

謹案象山先生文集亦載此序作合三十二卷今爲刊于倉司其他字句有小異處不備錄

韶州重修學記卷十廖公德明聞而饑之饑字疑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敎授廳續壁記卷十山隆建以來隆建誤倒

紹興報恩光孝四莊記卷十惠公始從今改正

止善堂記卷十于道岐矣政誤岐今改正

贈少師樓公行狀卷十一父名闕姚江氏

謹案鄞父名璩仕至知處州未曾毫州明道宮

累贈銀青光祿大夫追封兗國公今補正江氏

乃汪氏之誤文中少師江公亦汪字之誤所謂

尙書貽晉卿汪大猷也鄞州史召鋤使誤史商

弊牖車淺誤寢今俱改正文十卅三旬而毕丞

卒案攻媿集先兄嚴州行狀在十年五月丁卯據此則十月三旬疑是十年五月之誤

累贈太保羅公行狀卷十二淳熙二年進士案據宋史本傳改作三年

謹案浙江通志及各志諸書淳熙二年乙未詹騎榜五年戊戌姚穎榜並無三年科分當是宋史本傳之誤

通判平江府校書姚君行狀卷十五諱穎字洪卿穎誤穎今改正

贈宣奉大夫趙公墓誌銘卷十七淳熙二年乙未十二月二日癸巳

當是二年二月癸巳之誤又子知先生之深者也生字當是公字之誤今改正

先祖墓表卷十七諱彖議郎承誤丞今改正

朝請大夫趙公墓誌銘卷十七曾祖妣蔡人張氏郭氏

謹案曾祖下脫曾祖妣姓封祖宮諱曾祖妣姓封祖宮諱

贈通議大夫汪公墓誌銘卷十八慶元二年爲太常博

十三年遷吏部郎四年除樞密院檢討五年以左司兼

檢討玉牒九月除起居舍人明日遷侍御卒之日實是歲之六月六日也

正獻公行狀

本貫慶元府鄞縣　　貫德秀

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

妣石氏封恭人

祖愃贈朝奉郎

妣林氏贈安人

父文贈通議大夫

妣戴氏贈淑人

公諱燮字和叔姓袁氏其先出有虞嬀姓春秋時陳大夫涛塗始見於經兩漢之世最稱賢者曰博士固司徒安普來迄唐人物相望至我朝面四明袁氏浚顯其譜錄可考者府君諱生本州助教志志生贈大中大夫裴裴生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燮博極群書登嘉祐鄉薦通判杭州薦文忠公爲守譚論居酬相得歡甚公之高大父也袁氏世學源流於此倉部登元祐第嘗守婺時蔡氏顓國其黨謂宗者橫於一州倉部以法誅之入對徽皇以清心省事忘不忘危爲獻至朝奉通議皆以篤厚醇實稱於鄉戴淑人亦博覽圖史如古烈女生四子公其仲也公端粹靜得之於天生數月乳媪簪粲水其前玩視終晷夜臥常醒然莲旦五六歲讀書數過輒成誦少長讀東漢黨錮傳拊編大息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錄公望其德容粹盎蒲容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亦皆聚於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器業日益充大平居莊敬自將爲同舍所嚴憚暨升前廊範物以躬

處事有法士亦推服淳熙辛丑第進士孝宗在御久責治切有勸公對策宜謂大體已正當堅忍以俟其成公不謂然直以意對其言大體未正與所當更張者以是僅得丙科而言堅忍者竟爲舉首公以舍選當得教官丞相史忠定公勉以姑爲一尉遂注江陰是歲忠定薦士十有五人公在選中有旨審察公曰始仕而遷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江陰收兩尉弓兵合二百人後獨置一尉弓兵亦多虛額公至盡補之葺尊教射躬自按閱其勇銳善緝盜者賞之加優盜輒立獲初弓

兵散處閭里至是始爲營紀律嚴整如軍伍尉舍傍有
黃田港民居素稠密公以保伍法部分之因寓火政浙
西大饑提舉常平羅公點妙選俊吏分任賑恤事而就
以江陰屬公公謂經理田野之政曰一保始每保畫一
保爲一都之圖合諸都爲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爲一縣
之圖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姦
偷凡按征發爭訟追得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爲
居分布其間某治某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
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

保爲一都之圖合諸都爲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爲一縣
之圖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姦
偷凡按征發爭訟追得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爲
此爲荒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規避者無所容詭事
羅公薦於朝有旨陞擢既又循兩資終更入都周丞相
謂嘗遇公班列少須三月其可公曰進遲以待內除非
吾志也且親老得便養足矣即就浴海制屬以歸紹熙
初眾正在廷而公連遭內外艱未及用寧宗嗣位始以
據自君羣邪合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幾危
社稷獨若陛下篤信龜年折於萌蘖之初豈至是哉正
人端士今不爲乏惟陛下所用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
必求諸道往者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
商確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當誘進公不

爲變迄以此論罷曰是僞學之禁興而正人無容足矣
公貧甚退處泰然久之得浙東帥屬再爲福建常平屬
官嘗言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知滯訟如山窮
日夜綢閱凡所予奪無再愬者改秩通判贛州未上會
開禧邊事作兩淮大震擾公謂海道通山東宜謹備而
內地盜賊尤不可不務防趙尚書善堅帥浴海請公攝
參議官後帥傅公伯成因之公爲言備禦大略及團結
鄉兵事宜傅公一以相屬公周眡屬邑所至按閱井井
有倫嘉定初元天子既誅權臣盡起當時鴻碩召公爲
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遷丞奉常時諸賢雖
收召而鯁直罕見親二年春因對言曰陛下履位之初
委任賢相正士鱗集於朝人情翕然以爲太平可致而
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因對
顯言其姦陛下竦然開納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
據自若羣邪合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幾危
社稷獨若陛下篤信龜年折於萌蘖之初豈至是哉正
人端士今不爲乏惟陛下所用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
必求諸道往者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

陳閎失盡心無隱者創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檄切之言崇獎朴直之士若龜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投眾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臣嘗讀郡民鄭食公又言古者制國用量入爲出今當饑饉艱危之時惟有裁節冗費自乘輿服御至百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爲施惠之具或可以濟又論軍兵虛籍宜用選擇崇獎卻姦淵故事凡軍帥有能以籍來

上書襄籠之不然者損細之軍費省則民食寬矣因言用度有節或恐有傷國體然民者邦之本以邦本之故少虧國體未害也上皆嘉納之而公請外甚力知江州屬歲不登公請於朝貸椿管錢九萬緡爲糴本告糴羨郡計口而糴循環相因市直頓平郡仰征稅以給公謂游征所以來商旅益損稅額擇僚吏以董之舶艫相銜無詩取贏留至者大悅又謂周官斡餘居九賦之末亦足用之一端也於是望滲漏倍餘羨用賴焉之郡治有寃痾以節愛凡非奉璞之正者皆不取爲燕遊則交

爲明主一言乎卽上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行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邦本朘削深爲國家憂願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俄以都官郎召時更化六年而顓綱未舉衎僻猶在上方恭己仰成公言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之精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閒九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德日新宜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三帝三王終日乾乾自強不息故能全此精神照臨天下

至於今仰之陛下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爲之效未著願毋以寬裕溫柔自安必以發強剛毅相濟朝夕警敕不敢荒寧以磨礪其精神監觀古昔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莫非精神矣昔我藝祖當篡奪之際整頓乾坤如再開闢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願陛下以藝祖爲法則我宋之維新當與創業之初又言帝王不可不勤於訪問上首肯再三且言問則明邊司封郎徇因對言曰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

明退與朝士言莫不稱歎而側聽十旬陛下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邦本朘削深爲國家憂默猶昔也臣竊戚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開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開則是非得失憯然不辨或以爲人主一言之失史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議議而終於不問哉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明年春遷國子司業又明年春遷祕書少監兼司業及秋進祭酒冬除祕書監仍兼祭酒公謂邇年上氣不振皆由本心無所興起而尸教養者有摧沮無開導以故日就頹靡每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已之學常病世之學者徒知襲先儒緒言遵遺經訓釋而未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爲學吾心卽道不假外求忠信爲寶是謂道本聞者竦然有得士氣日以激昂上焉者可與語斯道之本原次亦不失爲謹敕士至國有大議叩閽投匭爭獻所聞始無貪於天子之教育矣禁中銀器失上不忍坐主者命以鎔易之公言陛下聖德如此而治效未著以臣管見誠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者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諺曰

大哉堯之爲君是故君子大之爲貴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惟陛下恢宏志氣毋自菲薄以成大功時韃虜甚強金勢日蹙我朝屢遣使不得通公言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略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桓沖以根本爲憂遣兵入衛安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亟圖之九年春正月兼崇政殿說書因對條陳四事其一曰在易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宜健

而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內而弱則中國不淳治外而弱則夷狄不懾女眞將亡無智愚皆知之陛下愛惜生靈遵養時晦似未失也而揣摩迎合之徒遂欲苟於無事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爾加以是名時所忌諱則不敢復言而不知我能自奮則不戰而屈人兵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召兵安能息兵韃靼以女眞甚強中國不逮所以受禍今之韃靼猶女眞初興時土田亦間隙頗強盛公遂言今日未遑他務且須者訪臣下但能行此一事其效立見陛下即位之

初翬臣多聞玉音自爲韓侂胄所誤惟恐有錯所以諮訪甚少上曰錯不妨平對曰古人稱獻可替否若皆無錯則惟有獻可無否之可替矣上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專賴臣下正救十一月權禮部侍郎陞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進侍講猶兼祭酒公謂人臣以經誼輔導人主非徒誦說而已因講詩二南於先王正始之本后妃輔佐之道所以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旣敷演厥旨深寓規儆之意至列國變風有關乎君德治道者亦委曲開陳託其義以諷十年夏四月霖雨不已公言善爲

天下者當使陽制陰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爲災兼旬未止此陰盛陽微之證也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潔身而去諂諛紛然以順爲正者尙多有之豈天意哉蠭爾殘虜敢犯王略皆因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陛下必欲國勢恢張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所屬而沈伏於下僚棲遲於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誰敢侮之虜失燕徙居於沙漠歲幣未予輒舉兵寇邊或欲以攢年歲幣輸之公謂果出此不可以爲國因請對具言所以不可與狀又謂用兵一事雖治世不能免以言兵爲諱以安居爲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爲計疏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多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安知虜不能激怒之使讎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欲搆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兵氣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上曰開禧我先用兵彼直而我曲今日虜人叛盟我直而彼曲公對曰今日之事要在陛下剛明果斷振作士氣上然之公復言

歲幣不可與上曰卻可以此賞有功七月請對論今之刑政未明者四事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姦諛並進輕於鴻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而國勢浸弱戎心遂啓者則以所用之才非眞才耳似聲發而實怯懦也似多能而實寡陋也不皇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祿也已不自重又豈能爲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夷狄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歸然舉世推重者分閫灘南未爲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以覩其施設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夷狄者宜還天朝增重

國勢而遑守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鉛刀兼周鼎而寶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今日民困甚矣重以貪吏政以賄成監司牧守更相饋遺習以成風於是昔之優裕者今凋弊矣昔之驩樂者今愁歎矣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繁衣食未裕蓋自楮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頓耗鹽筴屢變而藏鈔之久者遽貧頻年水旱民無餘貲貨物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焦熬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之勢所必至京輦之下人心不寧帝城之近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爲怪旱蝗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而不以爲非導諛貢佞諭台苟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爲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爲憂容以梯籠祿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植私者眾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仗其何以重朝廷乎又言王辛光州之勝可謂奇功而行賞差薄上曰賞豈可濫後人公又言自昔備禦夷狄不過防秋今則無時不至如四月犯光州是也上曰春夏亦不可不防公言陛下但能選用赤心謀國之臣布滿朝列日聞忠言朝無闕政夷狄自然率服上曰卿言甚當又言陛下垂意竿屬精選才士以充之然政事不勝其多而竿屬止於數人耳曰不能徧察思慮不能周知急則鹵莽緩則壅滯甚

咸懷忠良則朝廷之勢尊邪正雜揉忠讒並進則人主

非所以彌縫罅輔也願詔大臣增揖掾屬廣求賢俊秉心公正者爲之則所補多矣十一年正月天大雷電繼以飛雪公言雷乃發聲蟄蟲啓戶著於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雪陰也夷狄亦陰也當春而雪未爲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有夷狄侵侮中國之象豈小故哉蓋自陵虜簒伏汴都陛下不忍遽絕仍與通好遺黎歸附者拒而不納故此蕃惟我是怨而殘虜以我爲怯糾合羣怨致死於我陛下履至尊之位而見輕於垂亡之虜

辱莫大焉其可以不奮發乎書曰元首起哉起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深懲既往之失圖回日新之功恢張紀綱振起頹惰以伸中國之威破夷狄之膽此所謂奮發也雷雪之變人皆以爲陰盛陽衰所致此皇天啓佑上聖欲以剛濟柔而成以陽制陰之功也陛下可不仰體天意乎二月眞除禮侍兼侍讀金虜侵軼西陲公進對言蜀利害甚悉大略欲開示大信以結並邊忠義之人俾爲我用則虜不能支又謂馬入於頹弊之域卽所謂逸豫也因言時雪未降惟陛下致誠感假庶幾盍回天意上曰朕日在禁中致禱公

體國者究其實而言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窮之悔絕不通和事雖難辦是乃久安之策上曰卿可謂忠直矣十二年冬時雪雖應俄頃卽止公謂此洪範庶證所謂豫常燠若者也陛下早朝晏罷不徇貨色不盤遊田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災其故何歟以臣觀之所謂逸豫者非必貨色遊畋之謂邊烽未熄戎事方殷而優游怡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眞才未用循弊未革浸浸馬入於頹弊之域卽所謂逸豫也因言時雪未降惟陛下致誠感假庶幾盍回天意上曰朕日在禁中致禱公

言古人應天以實要須修明政事登進忠良屏去邪佞
此乃應天之實又請以內帑付外廷俾任鉤考之實未
幾復對論蜀關外事宜曰今春虜犯興元歷金洋以至
大安我師勦之威聲震矣然犬羊巧於窺覘萬一乘我
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不可不慮也夫藩籬嚴密彼
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彼安得以搖我因言蜀之急務
六欲復階成和鳳之保障搜揚巴蜀之人材優大安戰
功之賞與夫教民兵防蠻患紓民力條數甚悉且謂蠻
祖得蜀甚難今可不思所以保蜀之策人謂國事之可

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
也有才而無識者不可以爲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
可以爲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奏畢反復再三上曰可
見卿忠誠愛君公進讀高宗寶訓推演甚詳而上亦玉
音屢發其光大者則論進退人才之公上曰天大地大
道大王亦大惟其至公所以爲大論賞罰適中上曰采
而不中則爲姑息剛而不中則爲鷙道剛柔皆得正中
則爲王道論趙鼎言呂頤浩過失而上則曰此所謂言
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廊則宰相待罪又云上下
之情交通則爲泰不交通則爲否若臺諫不言何由得
知論擇宰相而上則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爲治
之要道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其後讀
續帝學至司馬康講洪範三德哲宗問只此三德爲更
有德起居舍人王巖叟請書於冊以示萬世公言哲宗
發問不過兩言而當時賢臣其喜如此以此知帝王之
學要在發問上曰問則明不問徒然無益於事又讀至
上官均言好學好問公言人主豈可不好問不好問則
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必不能盡知說書柴中行亦

奏須觀所問之人邪正公言但觀其所言爲己乎爲國
乎則邪正辨矣上曰若爲一身計便是小人又讀至講
讀官皆有講義中間侍讀獨廣程瑀隨事著明其說
公言臣所以每遇進讀必從而敷陳之此乃法程瑀所
以事高宗者上曰若只讀一遍何益公之意以爲儒臣
進讀當兼之以陳說人主務學當參之以好問故懇懇
言之而上亦問答如響啓沃之助於是爲多公德量恢
洪充以涵養嘗言伊川程公稱明道先生視其色接物
如春陽之溫聽其言人人如時雨之潤爲善形容有德

者氣象平居待物粹和之氣可挹至立朝論事則義形於色凜不可回一時正論賴以宗主而同列始有側目者矣讒虜垂亡聘使屢返非我絕好彼自內訌公謂歲幣不必與議者以爲當與困獸跳梁屢蹂邊鄙彼自爲寇非我與戎公謂戰守不可弛而議者以爲當和孜孜獻納有言必盡近思之職所當爾也而目曰多事侃侃守正不阿時好平生之節不可屈也而指爲好名公旬歸至八九上迄不之許會三學諸生伏闕上疏斥主和者之非既而全臺論列乃併公以罷十二年六月也太

學諸生三百餘人祖餞都門外且賦詩以別公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雷雨作解草木甲坼此吾志也以直得名豈其心哉明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溫州辭陛直學士皆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精明著述弗倦或勸公宜少休者公曰吾以爲笙鏞管磬不知其勞也八月庚寅猶竄定近作疾革矣醫來必正衣冠以見癸巳薨於正寢公受知寧皇終始簡記既薨之三日寧皇亦棄天下嗚呼痛哉公官自改秩十二遷爲太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爲伯食邑三百戶至九百戶今上御極陞顯謨閣學士加秩一等致仕遣奏聞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皆再百自諸老淪謝天下之士覩公出處以爲輕重及是聞者莫不傷蓋太學諸生相率爲位於西湖之昭慶寺以哭四方之來奠者其辭皆哀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絜齋先生云寶慶三年上有事南郊以二子登朝贈金紫光祿大夫紹定三年明堂恩贈開府儀同三司自象山先生闡明大道揭以示人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眞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公始遇之

都城一見即指本心洞徹通貫警策之言字字切已公神悟心服遂師事焉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明因筆於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道不在它此公自得之實也慈湖楊公與公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公之覺爲不可及其見諸言論則曰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歸於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又曰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曰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

未嘗不直囘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其告君以此其教學者以此某之漕江左也公贈以言謂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維其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競兢業業不敢少懈者懼其貳也至爲作忠宣堂記則曰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偏矣凡此皆所以推明本心之善也又嘗言道不遠人本心卽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云公自少有志經濟之業每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藝百家與史氏所記莫不反覆紬繹而又求師取友以切磋講究之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游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傅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其志以扶持世道爲己責然自始學於義利取舍之辨甚嚴嘗讀論語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慨然歎曰士之知所輕重當如是矣辭受進退惟義所在金石弗渝方孽臣顓柄天地閉塞徊翔不以爲辱公道開明羣賢拔茹致位榮近不以爲榮惓惓一

心惟王室生民是念事有不可陳義固爭蓋將尊君重
朝而揣天下於大寧也道不果行獨志以沒然其所立
固已偉然爲萬夫之特矣曾子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
後已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於公見之公之事
親如天事君亦如天由其本心昭明隨事皆見有一無
二親雖歿敬奉遺體眷足弗忘無適而非親也身雖退
心在關庭一飯不忘無適而非君也於昆弟友愛尤篤
弟摭亦事公如嚴師從兄禕嗜學固窮其亡也爲斂葬
嫁其孤女之未嫁者於宗族朋賓拯厄備極其至至於

友朋忠而盡自爲幕府事其長敬以誠及在朝廷每言
君相同體愛吾相者所以愛吾君也故勤勤納忠寧有
違怫而不忍被斁嘗告之曰導諛雖可喜未必非賣我
之人顯言雖難聽異日乃真能不負者也公賞鑒絕人
李正節誠之始見於鄧倾盡如舊友嘉定初李與丹陽
劉韋等偕命召公謂某曰此二人者皆所謂有所不爲
者也其後二公果皆如所許云少而嗜書白首弗厭凡
聖賢大訓切於己者昧之終身夜則默誦疾亦吟諷講
道於家以諸經論孟大義參學者於書禮記論說尤

詳其所成就後學甚眾博觀羣籍取其切用者會粹成
篇謂法度之言自秦以前乃可矜式故有先秦古書若
干卷謂學士大夫不知兵則武夫悍將得矜所長而緩
急無以應變故有兵略若干卷謂祖宗成憲爲人臣者
所當講究故有皇朝要錄若干卷其爲辭章根本至理
一言一句皆胸襟流出謂論語孟子無難通之辭難曉
之字故凡所著不爲奇峻刻峭語而溫純條暢自不可
及晚而好詩嘗賦進德堂諸篇趣味幽遠而於一卉木
之芽罄一羽毛之皭潔輒寄興焉曰吾之自修當如是

也此豈可爲賦詠者邪奏議藹然忠誠讀者感動銘志
敘事有史法諸子裒其集若干卷藏於家公之在宗正
也修寧宗玉牒在樞廷修經武要略先時修書官類不
經意將進則取具臨時公莅職即悉力編摩後數歲乃
進呈大要多出公筆史院修高宗寶訓紀錄過詳公刪
繁蕪浮見謂得體修孝宗寶訓遂專以屬公退自儀曹
坐史館輒終日書垂成而公去議者又欲用司馬溫國
書也其後二公果皆如所許云少而嗜書白首弗厭凡
聖賢大訓切於己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疾亦吟諷講
道於家以諸經論孟大義參學者於書禮記論說尤
公編通鑑故事俾以書局自隨或言國史出外有禁乃
止公娶邊氏進士友益之女先公二十有一年卒祔贈

申國夫人至性淑行見公所爲墓志墓在鄞縣某里某山之原公甥遂合葬焉某年某月某日也予男四高某官後若干年卒贅某官甫某官商某官女四云云孫男五云云始公嘗言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金張入葉宰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崇而不能皆賢何世之有若東都之袁楊二氏氣脈聯屬名德俱隆則可謂世家矣吾之先世雖出處不倫然皆忠信正直蔚有賢譽其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爲世家矣平居訓勵諸子率本此意爾首躐世科甫冠多士公不以自喜至其德業有進與當官有可紀則爲加飯故士大夫言家法者必袁氏爲稱首云某之與甫同年進士也祇公竇丈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嘉定中再同朝不鄙其愚以爲可教故於嘉言善行多所親覩歲在甲戌持節去朝辱公訪別於南山之佛舍語及國事幾於涕流公之盛心昭揭天日至今猶赫赫也公之葬慈湖楊公實爲之銘於公大節摹寫盡矣顧其孅微委折有未備者維公粹學偉行爲時儒宗忠言至計有補宗社而爵命品秩又

袁正獻公遺文鈔附錄卷三　三十四　明嘉書　約園刊本

雪齋金文考釋

袁勵準

甲春康宗校

鍛楙胡永子

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言動之過而非故爲之此士君子之所不免而王法之所宜詩也父兄之難而不能以死救此天地之間固無損於造化之功也然一夫之不獲尙足爲至宜宥而不獲宥宜誅而不及誅是雖匹夫之幸不幸猶螻蟻之自生自死於天地之間固無損於造化之功也然一夫之不獲尙足爲至治之累自昔聖人在上蓋甚憂之凡下民之微有一不平而義激乎其中莫不使之暢聞而暮達不啻如家人之相與以情通焉嗚呼父子兄弟之際天下之至情也以不獲宥爲不幸而自幸其不及誅揆之常情猶不能以自安況夫至情所在渾然一體無所間斷庸可以幸不幸爲區別坐視而弗之救畏一死之輕而廢大義之重不一仰叩天閽以庶幾一悟而甘自投於不孝之域也耶臣婺之永康人世修儒業而未有顯者於是臣父縱臣之兄與臣宦學於外以從四方之士游而求光其先業焉中間郡縣舉牓相仍聖意軫念赤子無以爲生也降詔捐倉勸諭富室出粟以賑之臣父慨然動心令臣首出應命既而朝廷雖特授臣以一官臣不俟自少稍有立志不忍假父之資以食君之祿于茲三年矣去年之冬獲從羣士貢于禮部永能以遂其志而仇人怨家所競不滿百錢至誣臣之兄以叛逆誣臣之父以殺人叛逆天下之大慝也殺人天下之元惡也非至棘寺終不能以自明一門父子旣械繫而極囹圄之苦獄告具而無纖芥之實獲從羣士貢于禮部而有司以爲不肖竟從黜落方將退而杜門修業以爲後圖而事變出於不料仇人怨家所競不滿百錢乃至誣陷之兄以叛逆誣陷之父以殺人倉遑就逮一門無有遺者幽囚囹圄之下拘縶扭械唾罵笞箠備極生平所未見之苦叛逆殺人則其勢固應爾也獄告具而無一毫之實卒從吏議以數年前酒後狂昧不可知之言而坐其兄之罪搜扶微文使某之父亦不免夫深山窮谷之中細民也今以深山窮谷羣門圭竇之戲言而至上瀆九重之尊則罔閒敗屋之下酒後耳熱不識禁忌此唐明皇所謂三更以後與五更以前者若一一推尋而窮究之則展轉相訐疑似相乘人無置足之地矣今以累歲不可知之事恍惚誕謾之言一時告訐而使坐之幾於失朝廷之體矣且仇怨告訐之風矣子實有罪則子受之固也搜扶微文以致其父則忠厚之意亦少損矣昔漢女緹縈上書自乞爲官婢以贖父罪猶足以感動文帝之聽臣不佞亦嘗聞義矣父兄不幸誤入於罪而有司一致之以法則上以失朝廷之體下以長告訐之風而損忠厚之意所關如此其大也乃不能乘是略出一言以動天聽寧不愧死於一女子乎臣重念士之求仕於時也亦將以行其志云爾今日閭門踐履之基卽異日朝廷設施之驗也平居父兄落難乃庸懦顧惜不能自出死力而哀救之是無父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可以受君之爵食君之祿而立乎人之本朝哉臣愚竊此一官以贖父兄之罪而甘以末技自鬻於場屋之間毋寧冒此一官以爲無父之子而無所容於聖明之世傷陛下哀矜其意而特從其請則臣區區之志願足矣子弟之大義庶乎其無負矣然豈惟一門父子之私恩而已哉苟以爲國家自有定法雖子不能以及其父遂置之而不問是非陛下之聖明有虧於漢之文帝責臣之不肖有愧於一女子而不足以盡感動之誠也則臣於此惟有先乎父兄而死爾復何所憾哉干冒天威罪當誅戮

上王樂二相書

皓聞手蹉足跌者不可以言讎情迫意切者不可以言義方聖明在上大賢秉政匹夫或不得以自盡則非所以示廣大於天下也皓本農家子姓名不出閭里而父教之讀書爲學以從四方之士游去年獲從羣士貢于禮部而有司以爲不肖竟從黜落方將退而杜門修業以爲後圖而事變出於不料仇人怨家所競不滿百錢乃至誣陷之兄以叛逆誣陷之父以殺人倉遑就逮一門無有遺者幽囚囹圄之下拘縶扭械唾罵笞箠備極生平所未見之苦叛逆殺人則其勢固應爾也獄告具而無一毫之實卒從吏議以數年前酒後狂昧不可知之言而坐其兄之罪搜扶微文使某之父亦不免夫深山窮谷之中細民也今以深山窮谷羣門圭竇之戲言而至上瀆九重之尊則罔閒敗屋之下酒後耳熱不識禁忌此唐明皇所謂三更以後與五更以前者若一一推尋而窮究之則展轉相訐疑似相乘人無置足之地矣今以累歲不可知之事恍惚誕謾之言一時告訐而使坐之幾於失朝廷之體矣且仇怨告訐之風矣子實有罪則子受之

其將何所逃罪懼非聖明之世所宜有也皇皇忽忽若有所失墜既以告之吾君又以告之相公手蹉足跌未暇以及禮也今其事已具之奏牘豈敢望置而不行哉故皓願納一官以贖父兄之罪使皓自讐於場屋之間而得一官猶將納之伸父子兄弟之義況此一官乃父兄之所當得而棄以與皓今納之以贖罪猶將父兄之所有以求贖也豈足以言義乎相公若憐其意迫情切一言開陳使從其請此漢法納粟贖罪之義耳最其甚者一行平人本有何罪因皓之兄得罪於仇人而皆有所坐至有爲士而不得自明者一或不能全其軀則皓父子兄弟其何自容於縉間哉今聽皓納官以贖父兄之罪而一行平人皆從末減使忧惕讒謗之言一時告訐之事不得以行於聖明之世其所關繫亦不少矣相公當國而使匹夫不得以自盡必非相公之心也不聽納官而少減其罪是引人而爲僞也挾僞心以救父兄縱不得罪於人天地鬼神其義之矣朕一日而九遷言語不成倫次非敢望相公以專狗一夫之情亦望相公爲天下大體慮也

冒瀆鈞嚴伏地待死

上邱憲宗納言

某蓋聞利害切於其身則啟口告人動輒招疑雖善辨如蘇張亦固難爲言矣況有人焉其姓字不能自通而目不相識何誠意未嘗素孚一旦臨卒然窘迫之際乃欲簡古今而譽盛德以幸一時容悅暴志蘊而矜所長以冀一毫見知不特爲世人所恥笑而有識者固亦察焉而不受也某雖不肖竊有志於門下願令蹈可疑之跡而非當言之地皎皎此心直欲爲老父辨明莫大之寃爾伏惟少賜台覽夫賢不肖之在天下亦何嘗有貧富之間最不可先持疑心以待之此心之平猶權焉苟先疑其物之輕重而自爲權之進退則物必有不得其平者自爲富爲仁之說不明居民上者每以疑心待天下謂凡子是謂不孝獲戾於君子是謂不義不孝不義罪皆在於默默敢恤不測之誅避招疑之小嫌以喪汲身之大節乎

與陳龍川先生書

前代英雄豪傑之士其行藏用舍必有一定不易之規天下有大變

法度準繩之內以至于今富室無巨萬之積方且斂手就約束求容於里巷以庶幾卒歲之安豈有稔惡之久而不悛者乎而上之人又從而疑之常懷忿疾之心以幸疑似之事此今之富民鮮有三世之久者率由小人巧計投上之所疑而因以壞也某生長閭閻蓋多見之未嘗不爲之痛心疾首而豈謂今日遽見於吾家乎且某家世業儒而不廢耕耨代守勤儉以謹持門戶由是衣食之具僅免求人而人亦未有以爲疑也時機則隨所有以濟人之急抑不替先志爾去年部使者朱公晦翁乃以某之名奏于朝私心祇爲一試計亦不虞其爲有道之憂也自拜恩命以來而鄉之姦民慮氏父子屢假是非以疑上司州縣之聽而不已既誣某之兄有狂悖等語事方得直又復誣某之父與同里陳公藥殺其父雖有如閻下高明洞達燭見物理已細不遺亦未免致疑焉此實某之身有以陷父於可疑之域上累高明洞達之見也試以慮氏誣告之事平其心而察之使有人當十日所覩而且飲他人之酒後有一人幾半月而死病寢之際醫卜

亥至其門而皆能證其狀死且十日其子忽聲于眾謂某與某藥殺我父而閻之官官既窮究其事決不復疑之而使之再寃也眞金顧豈嫌於數煆但某父當茲垂白之年復使嬰木索被箠楚必無更生之望矣有子三人長既聚千官季則尚幼某苟不知奔走哀號於前庶幾萬一有以釋閻下之疑而脫老父無罪而踐九死之地則不可爲人子矣古有兄弟爭死於阼賢之事者人情之於死夫豈不愛義氣一激乎中故視死如歸爾今以名世之奇士與鄉閭之平民皆職某之由無故而屢遭械逮尚復有面目俯仰乎天地間邪閻下才能德望當今號爲第一輩流而攬轡登車又自負澄清天下大志亦既有可告之人而弗克自明是重獲戾於大君子之門也不可爲人子是謂不孝獲戾於君子是謂不義不孝不義罪皆在於默默敢恤不測之誅避招疑之小嫌以喪汲身之大節乎

與陳龍川先生書

前代英雄豪傑之士其行藏用舍必有一定不易之規天下有大變

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應神色不動志氣不撓陽倏之役莘野之定謀也牧野之師渭濱之素略也方二公耕釣時未聞一言及此近見執事酌古著論雖孫吳不能違過固吾儕所喜聞而樂道者況在吾鄉願進之列乎三帝北狩之恥未雪凡有人心所宜裂眦張膽奮不自顧者況爲吾鄉講義之士乎然下而訪之同載以歸始與之陳韜略聘幣三至翻然而起始與之陳堯舜之道下至漢末大亂事亦急矣猶待三聘之勤始出而與論當世之故非固自重以妄其上也誠以在我者蓋不裕而用必窮道不宏則震必泥在人者望不切則聽易藐得不難則行易怠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至於出處之大節卒不苟也儻人不我問吾牽裾而強告之人不我求吾躡門而強售之吾懼夫干鈞之弩屬爲鼷鼠發機氣泄力減異時出爲時用未必愜滿人意也某偶與儕輩聚議一笑爾而執事已大不能堪嗟乎一笑之餘執事盡在吾胸中矣昔陳勝堪隴上之笑大呼而蹶嬴氏之七廟樊噲堪驟山之笑仗劍歸漢而受裂地之封韓信堪淮陰之

笑北誡燕趙南滅楚以成漢氏四百年之基業正將假是三者之笑以試執事爾乃不能堪勃然盛怒遇人謂譬謂某不足與語此陸乎一笑之餘執事盡在吾胸中矣

與陳龍川先生論事書

自昔英雄豪傑之舉動雖甚當乎理亦未嘗敢自恃吾心之可察而不恤其迹之可嫌詞語意氣之間一涉羣小之疑皆足以棄無名之冤而招無名之禍蓋在我者彌高則知我者彌鮮世俗昧昧得吾心之眞者寧有幾而其所謂迹者固已表然爲的於天下矣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茲固多事自勞者某不敢以是矰矰之語狹望於門下但私心所疑謂既已無心於得瓜李乃復試引手取之此主人怪而詰其故乃曰我豈肩竊瓜李之人哉偶一爲之而非眞有心者心伏於內耶忽難見主人見迹而不見心將引何者以自明邪無以自及夫大孝也十人之眾生同類行同志忽揭取一人而號於眾曰某獨能孝某獨能悌九人者其謂我何所謂有不虞之譽必有求全之毀此某之不敢從者一也人孰無父母孰不備善端擴而充之大舜亦可企及適遭時之難而行以著處變之極而節以立不可謂達孝之不及夫大孝也十人之眾生同類行同志忽揭取一人而號於眾曰某獨能孝某獨能悌九人者其謂我何所謂有不虞之譽必有求全之毀此某之不敢從者二也昔漢下詔求孝廉閭郡不薦一人至罰以

迫之已乃自衒醫者以千數求惟從士之實意所倘如何爾自鄉舉里選之法更秦及漢人無定業士無固志掉舌奮手攫取富貴一人守分家食則家人莫不賤之蓋有不得已假鬱足以敗其妻妾者是則其情之可憐而俗實驅之至此也不然則將見棄於妻不齒於嫂之人以詭異於俗是徒強其所無以起異議耳此某之不敢從者三也自唐以來類以文詞取士士不由此科進者則終身以爲恥國初猶有明經一科與進士並行於世其後指明經爲口實而譏鄙之夫抱一經而不浮於文猶有漢氏專門之遺意焉而世俗乃靡然弃競於術鬻也知子莫若父世人未必盡知之故不敢以爲嫌而直以告焉今適承見次以不肖父不與俱欲回舟者屢矣偶有時貴先幡之招皓欲其乘此易近地以便往來嘗有詩以諷其歸矣繼聞荊州易帥而先生實當之幡爲之喜而不寐遂又亟馳一詩勉其留矣不意上勤崇重枉教下遽欲俾父子遂圖樂之私衰草枯木亦爲增輝何其幸哉夫皓以三十年慨慕先生之誠而又知有子先生以一旦遇用之是徒使某喪其所有以自貽羞爾此某之不敢從者四也負是四不敢從故寧得罪於相公猶可以眞情告無寧得罪於時議而不容以一喙解惟相公哀之亟收成命則某固已被沒身之榮也

與後谿劉先生書 諱光祖字德修 四川人宋丞相

皓聞之言不足以達吾所素蘊故敘其志於文文不足以盡吾所難言故寓其意於詩皓山林一野人也生十有五年而能文今文不偶於世且老矣情有不能已敢略陳慨慕先生之始末而終之以詩焉蓋皓自弱冠則獲從世之名公游滌照緒熙之間侍鄉先生正惠林公寓中都林公退朝與諸生燕居輒驚歎曰汝知蜀有劉夫子者乎當今第一流也皓曰方之先生何如曰吾所畏也節操猶可勉焉文采蘊藉非吾所及矣皓時固深識之自諉異時相遇江湖之上摳衣函丈似未晚也不謂志與世違蹉跎至此因觀裴公年出三十便不復詣人末與張公遇乃定忘年交亦切慕之及自教其子能屬文則攜以屢今文昌戴先生一見則曰有子如此君可以老矣皓遂俯首

暇及也區區之迹則盡見於雲谿雜集先生儻自以物無巨細欲無一之不知則呼殊立前而叩之可也野人不敢事苛禮以自取外於塵門是用援筆直書敘其志於文而寓其意於詩焉惟執事其裁之

與水心先生葉侍郎書 諱適字正則

皓自分山林窮老待盡直時未到爾至於胸中抱此耿耿亦自分曉更向誰說得蓋自東萊晦菴二三儒先生相繼長往東南之士十十五五各自雄長有類鄉村團結保伍斬木揭竿各自標號而亡所統屬龍川於此時不能表爾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師出以律乃反身入行隊中欲人折其木而尊其竿固宜保伍紛迸四出人與爲敵雖身死而論未定也士論一至先生而無異辭雖然時異事變先生亦少孤矣且吾亦知先生之微意矣有如大廈非一木所能支而猶往來教誘不輟人情誰不願即安人心誰不畏禍首適當世道之責而屬海內之望有不容自私而自閟者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而謂當今若儒先生尚得而棄重就輕以自脫乎尚得謂

吾已向晚而遂置此事不之入念慮已乎邵康節所謂前千百年無我後千百年無我中間只一線子惟先生尚須豁開門戶廣示堂奧與後學共之使十十五五之徒望而震驚失其所固執遁者自遁伏者自伏聽之而已皓不自量別有一紙請問暝庵龍川二先生論辨條目倘惟先生有教無類或思得狂士以誘來者不罪僭妄賜之一言以爲印證俾後輩知所循持亦先生廣示堂奧之微端也惟先生其熟念之

復應兄書

昔嘗聞之士之爲學貴乎不自足亦惡乎不自量不自足則有好問之裕不自量則好爲人師不惟無益而又害之皓披味長箋辭意固不失爲遜志好學之士而何以處老佚者哉蓋皓雖老讀所未讀書不敢一日廢時以所學求正於世之儒先生誠不爲亡所得亦僅僅自給耳有如賢者援子夏子張論交一節而難疑焉若以古道望於今人者顧何以當之雖然亦嘗引喻二子之爲而得其說矣子夏言

皓向蒙嚴戒令姊置前論至今書紳雖時出酬俗幸冥悔尤皆先生善誘忠告有以全皓之殘息也猶憶頃寓荊南嘗從後谿問老子要指歸山日誦尋繹時有管見則筆之今遂成帙入冬中纔舉手而後爲而老佚則非其人也

送老子說與葉水心書

皓向蒙嚴戒令姊置前論至今書紳雖時出酬俗幸冥悔尤皆先生善誘忠告有以全皓之殘息也猶憶頃寓荊南嘗從後谿問老子要指歸山日誦尋繹時有管見則筆之今遂成帙入冬中纔舉手而後爲而老佚則非其人也

送老子說與葉水心書

贈郡守魏大監錢酒

某聞古之英傑欲立事功必略去邊幅直情徑達故事無壅滯而實意不汲應響之捷如左右手默觀執事誠有得於此矣某是用前後所申真目亦未免出此固已辱洞鑒夫一介不以取諸人而後可以任天下之重不以一臂易天下而後可以爲天下小事亦然某一山林窮佚誤蒙賢使君召之役則往役耳合邑上下咸謂某無有所利乎其開故凡所在莫不樂從某之微言以思報稱賢使君之美意今遽若有利焉邑人其謂我何酒則不敢不拜賜當與鄉之父老共醉惇德錢則決不敢當也謹用申納某敝族雖有號爲富者而不肖一父一子應約同塞甘窮不義切乞宏度不以拒命爲罪有以全某區區苦節已不啻十倍從事之榮異時事或有成謂某於是役也亦有絲毫之勞而例酬備焉則願寄之公帑而還以頒之是則安矣某方自東鄉還舍始知拜命稽緩之罪倘丐原宥

與婺守王宗卿論販糴

某竊見發政施仁有當思患而預防者有當因所利而利之不必加之意者譬之治水但浚其源而順導其流則水爲善利或置其源而橫遏其流則適爲害而已此今日救荒之說也爲今日救荒之說者大略有三勸人無遏糴抑人無增價禁人無慳他境三說並行則米多而直自平是固然矣殊不知人情趨利上下所同爲義者百不一二夫人積疎而待安得以空談而尊之勸之不從安得以勢而強之縱可強之一時焉保其往苟於此而屑屑注意將以敝糴適以過糴將以平價適以增價不若姿曲曉諭利害禍福大意使留若干而糴若干間有負固擁多貨乘急而要重價閉糴者許饑民告訴當委官計其總數令其依時價量糴彼既得價則不待力強而人自糴糴者既眾則不必力抑而價自平是猶源既不壅而流自長也發之七邑土地廣狹有異人力稀稠不齊而課收有多寡必有以懋遷均通以適其平固郡太守所宜示以廣也然一恣其泛濫肆出以自竭其本源則又重爲害矣愚意以爲負販陸走必不至過多當爲之大防且驅且誘其有舟載輻輳水濱迫其集也州家爲之委官而撙節之給

之意者譬之治水但浚其源而順導其流則水爲善利或置其源而橫遏其流則適爲害而已此今日救荒之說也爲今日救荒之說者大略有三勸人無遏糴抑人無增價禁人無慳他境三說並行則米多而直自平是固然矣殊不知人情趨利上下所同爲義者百不一二夫人積疎而待安得以空談而尊之勸之不從安得以勢而強之縱可強之一時焉保其往苟於此而屑屑注意將以敝糴適以過糴將以平價適以增價不若姿曲曉諭利害禍福大意使留若干而糴若干間有負固擁多貨乘急而要重價閉糴者許饑民告訴當委官計其總數令其依時價量糴彼既得價則不待力強而人自糴糴者既眾則不必力抑而價自平是猶源既不壅而流自長也發之七邑土地廣狹有異人力稀稠不齊而課收有多寡必有以懋遷均通以適其平固郡太守所宜示以廣也然一恣其泛濫肆出以自竭其本源則又重爲害矣愚意以爲負販陸走必不至過多當爲之大防且驅且誘其有舟載輻輳水濱迫其集也州家爲之委官而撙節之給

與婺守王宗卿論販糴

某竊見發政施仁有當思患而預防者有當因所利而利之不必加之意者譬之治水但浚其源而順導其流則水爲善利或置其源而橫遏其流則適爲害而已此今日救荒之說也爲今日救荒之說者大略有三勸人無遏糴抑人無增價禁人無慳他境三說並行則米多而直自平是固然矣殊不知人情趨利上下所同爲義者百不一二夫人積疎而待安得以空談而尊之勸之不從安得以勢而強之縱可強之一時焉保其往苟於此而屑屑注意將以敝糴適以過糴將以平價適以增價不若姿曲曉諭利害禍福大意使留若干而糴若干間有負固擁多貨乘急而要重價閉糴者許饑民告訴當委官計其總數令其依時價量糴彼既得價則不待力強而人自糴糴者既眾則不必力抑而價自平是猶源既不壅而流自長也發之七邑土地廣狹有異人力稀稠不齊而課收有多寡必有以懋遷均通以適其平固郡太守所宜示以廣也然一恣其泛濫肆出以自竭其本源則又重爲害矣愚意以爲負販陸走必不至過多當爲之大防且驅且誘其有舟載輻輳水濱迫其集也州家爲之委官而撙節之給

與婺守王宗卿論販糴

某竊見發政施仁有當思患而預防者有當因所利而利之不必加之意者譬之治水但浚其源而順導其流則水爲善利或置其源而橫遏其流則適爲害而已此今日救荒之說也爲今日救荒之說者大略有三勸人無遏糴抑人無增價禁人無慳他境三說並行則米多而直自平是固然矣殊不知人情趨利上下所同爲義者百不一二夫人積疎而待安得以空談而尊之勸之不從安得以勢而強之縱可強之一時焉保其往苟於此而屑屑注意將以敝糴適以過糴將以平價適以增價不若姿曲曉諭利害禍福大意使留若干而糴若干間有負固擁多貨乘急而要重價閉糴者許饑民告訴當委官計其總數令其依時價量糴彼既得價則不待力強而人自糴糴者既眾則不必力抑而價自平是猶源既不壅而流自長也發之七邑土地廣狹有異人力稀稠不齊而課收有多寡必有以懋遷均通以適其平固郡太守所宜示以廣也然一恣其泛濫肆出以自竭其本源則又重爲害矣愚意以爲負販陸走必不至過多當爲之大防且驅且誘其有舟載輻輳水濱迫其集也州家爲之委官而撙節之給

與婺守王宗卿論販糴

某竊見發政施仁有當思患而預防者有當因所利而利之不必加之意者譬之治水但浚其源而順導其流則水爲善利或置其源而橫遏其流則適爲害而已此今日救荒之說也爲今日救荒之說者大略有三勸人無遏糴抑人無增價禁人無慳他境三說並行則米多而直自平是固然矣殊不知人情趨利上下所同爲義者百不一二夫人積疎而待安得以空談而尊之勸之不從安得以勢而強之縱可強之一時焉保其往苟於此而屑屑注意將以敝糴適以過糴將以平價適以增價不若姿曲曉諭利害禍福大意使留若干而糴若干間有負固擁多貨乘急而要重價閉糴者許饑民告訴當委官計其總數令其依時價量糴彼既得價則不待力強而人自糴糴者既眾則不必力抑而價自平是猶源既不壅而流自長也發之七邑土地廣狹有異人力稀稠不齊而課收有多寡必有以懋遷均通以適其平固郡太守所宜示以廣也然一恣其泛濫肆出以自竭其本源則又重爲害矣愚意以爲負販陸走必不至過多當爲之大防且驅且誘其有舟載輻輳水濱迫其集也州家爲之委官而撙節之給

所致如此不是時節如何與世接只當退藏於密以待靈耳因書兩傳以見微意

晉嵇康高士傳倘平潛隱於家云云

後漢袁閎延熹末散髮絕世云云

叅求意棄家入山矣因書二傳示殊以見微意然欲從袁則窒而不通於倫欲從倘則勞而不近於楠吾其參二者之宜而行之庶幾不悖於吾所願學者乎

白鄉人

籍問縣有縣官鄉有鄉長里有里正各謹守分不相侵素故上下俱安士既躬居不能高飛遠舉固當與鄉曲周旋上下昔後漢陳寔之居鄉也鄉人有不平不訟於有司而爭訴於其門時人盡稱其美而青史又誇言之余雖生乎千載之下豈不慨慕其人無奈風俗與古先別間一二奉公而行略警薄俗便輒造謗指爲雄斷鄉曲欲駕屬於吾身亦甚慘矣日夜思念因已深切痛戒不意倘有過聽復及吾思所以自安於窮焉爾因題其篇首曰雲谿窮士漫錄或未卽就盡

雲谿稿　十三

門者甚至終日不肯去亦使吾深居不敢出兩相伺覘而不相安亦何以鄉居爲樂哉況余窮居山谷姓名既不達於時官又無以結託公吏何能使枉者直冤者伸邪惟是親鄰骨肉之際或欲得微言相勸勉則不敢自愛或乏日給有乖孝養或較毫毛至傷和氣得少資助則其事平亦不敢自愛外此或爭虛氣飾虛辭相欺罔雖吾親族倘付之無可奈何況外人乎然而十室必有忠信鄰里豈無公平好善之人以義理勸和且面前無非親故族黨出入相見寧不厚顏切不可因一時之忿輕至吾前論長說短一分曲直便有勝負因此或成仇隙則是吾居是鄉無分毫益於人徒能鬬鄉人且以自結怨此余深所不願也用是愚布忠誠凡我同類相與共成美意爲萬萬之幸雲谿遺老謹白

窮士漫錄序

自顧生平斐然之作恆簡策者不少既不能出爲時用載之空文而豈少此故不欲多錄雲谿日記固謂矯世俗譏時賢我則不敢方當

末猶有續云

和九江守徐侍郎詩引

九江主人作詩敘意似爲廣樓舊主聲冤者然以予觀元規與其君繼悉較論謂今海內悠悠各私其親姻婭之嫌與骨肉中來不同其爲狹量褊心患得患失殆似閭閻刺刺結私好者斯時荊棘已塞胸矣故疑內則鬬同室疑外則鬬非類正使之久居中平章致寇未歇禍晉更速耳後乃果欲挾勢以廢王茂洪與擁兵石頭城者何以異所以辨之貴乎早也善乎茂洪有言元規若來吾便當角巾還私第爾賢者事君臨得失之際固應爾也君疑已釋則俯首來東君側有語則釋兵就道甚矣純臣之不多見於世也而何元規之厚責哉因感慨併書

茶幹毛希元考功愿書後

余少時嘗冒叩天閽救父兄難時孝宗聖明在御心謀未決於死也後三十年後窮先生猶爲之感慨具木末奏于朝宣付史館今觀劉

公書毛希元母夫人之墓稱其爲逋曠於僞都運座上被囚幾不免時豈復有俾生之望哉其母以是日憂憤卒已乃題詩考功愿語侵權臣誓不復出仕時豈將爲俾進之地哉至今未聞有勢位者爲擊節而列之上前而不樂善者方將嚾嚾致喙焉吁嗟乎凡厥業舜昜不略以身體之雖然此自在人責也何與希元事業只希元其殆將隱邪亦聞介之推有語乎身將隱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願今遺恨獨介母不及俱爾水心先生亦爲賦長篇以壯其志二公皆予素所歸心而及步趨者也故樂爲希元道其事於其行也亦用水心韻且自述吾所不逮者以贈之

李靳州哀辭序

嘉定辛巳春推將叛卒爲虜向導猝至靳城下靳守李茂欽率僚屬士卒誓以死守所以爲防禦者甚苦力弗敵夜半城陷遂就死閫者莫不壯之悲之采之卿評乃或不協于一何哉夫見危授命聖人猶難之危云者未定之辭也避之則生就之則死講之平素決之俄頃耳常山六日而城陷顏杲卿豈不預知城之不可守變起倉卒決於一死無貳爾心也所難在一死罵賊直餘事爾今靳以數百羸卒而膺狂虜數萬之眾不待智者而後知其必亡矣而茂欽代且至妻子已出關復斂以入未幾全家以殁哀哉其或與杲卿異者恐不如杲卿之勇於罵賊而其迹不彰也余少時僅能熟茂欽面罔之猶爲嗚呼況與之有雅故且知已者乎噫有若杲卿雖死而時論方有生氣杲卿其幾存於世矣而唐室遂再造方今清明在上嗟嗟茂欽豈遂死耶山人與世相忘久矣言無偏倚義未能絕姑爲虛文以哀之且爲賦二章云見詩集

書孫竹谿端叔詩稿後

余得竹谿詩六帙屏坐累日把翫見其感慨憂思悲苦之意居多凡憶子念弟思內憐孫無卷無之以至親朋惜別寄贈存存悼亡長篇絕句曲盡人性之所有傷時詠物之精切細入毫端無非發於其情之所鍾焉因念陶淵明善退仝節爲千古標準而吟詠性情以自適

餘生未嘗有一語涉於芳穢捋花簃於孤憤儻愛可請得中和之正者矣杜子美猶不之恕乃摘其貴子一詩而譏之其殆責於人無由已乎況淵明固言幼子年六七但覓梨與栗夫有子六七歲則父年猶盛也昔聖人尚限知命耳順爲進德之階儻淵明更加之年快不以杯中物而欲强置愛子之累矣故余觀竹谿裒賜已後諸詩其於窮達得喪榮悴之際是非利害禍福之分不爲意我決絕不爲忿激怨尤其無乃閱世之多造道之深而恫中和之氣善導而出之者乎使工部復作祇見襄陽以前詩第觀其所由而不察其所安亦難乎免於達道之議矣識者自當見之故余讀其詩至卷終亦有感於生平出處動息與揣作硬語之自得者焉因賦七十字以寄竹谿

書林和靖詩集後

李及守杭以杭風俗輕靡未嘗舉宴游一日雪作選出郊眾謂其必命朋高會乃獨造通衢情譚至莫乃返李諮雖知杭適遣死無子諮特爲制緦服率門人哭而葬之今杭俗莊然競稱和靖因東坡爲杭守與之往來遂得託名不朽曾不知李諮自洪來守在仁廟初年而會夢見瞳子瞭然尤可焯詩如東野不言寒字似酉臺差少肉乃是依坡老此詩而得並存耳

闕書序

某痛念昔侍先君行田問登南山之坂徘徊指顧自某至某謂是三數里皆吾家物也我昔承先公遺業此塊所有故無幾今盡屬於一姓矣人孰不欲自豐至割其所愛而甘曹我者汝知之乎非以兄弟之閱而壞則以鄉鄰之嗣而壞屏弱情偷與適遭其窮者不與焉當其忿爭鬨訟謂是能彊其家然駸駸卒底於壞乃悔後來者曰彼不善爭善訟耳吾且工之爭益多訟益健壞益速且又悔若是者蓋多矣爾小子其戒之噫嘻子孫之不能皆賢天也家道之不能常盛時也吾誠欲爾後之人勿訟勿爭而法不立恐無以持久吾欲及吾之倘見也略爲之法夫人有不均則爭不便則爭不明則爭吾於爾責

莫有愛惜厚薄問則無不均吾欲令析業先從私室之所欲分田各
就地堰之所主則無不便辨原隰書名數高下異等廣狹異宜戶無
漏田田無匿稅則無不明信能行此其庶幾乎爾小子識之不圖天
不弔歲在壬子遽喪吾母氏先君悲悼不自勝亟欲謝事休心遂一
時草創三分之以投諸孤僅更二年先君又復卽世諸孤追念吾先
君勤瘁險艱積累之素遇一器一物輒慘焉不願視喻家人略以意
分析引坐他室以避之而暇問田宅乎已而又思先君遺訓則相謂
曰法誠不可以已也於是卽其成緒稍加詳焉以告于墓下幽明默
契公私適當事一定蓋內外悉無間言諸孤又從而推致鄉之老友
精勤練密如陳珪叔玠參稽互考慮遠察微似非輕徇人情以苟就
吾事者越五年書甫成而又奪吾伯氏嗟乎自吾先君及伯氏終始
五十年相繼營爲冒不得一安逸以及見此書之成今書告成矣顧
使不肖二弟與伯氏二孤聯名以署其尾睹物爲緒獨何心耶人生
不滿百常懷千載憂日月如流轉眼十許年事恍如前日予年已四

十有八而季弟亦四十有五矣方來十年寧有幾耶吾先君在時合
田若子畝而伯季所增今已各倍之又以義莊之田別爲義莊以爲
他日子孫窮乏者地似亦足矣吾輩既幸此書之成便當保據所有
以無忘息爭弭訟之遺訓異時有以見吾先君先兄於地下殆如生
之年耳某是用再拜端肇謹誌於此書之首使後嗣而或因吾言而
有感云

和劉後谿詩引

昔嘗怪馬伏波戒子姪不願令學杜季良而身到泊浪西里問仰視
飛鳶跕跕墮水中乃始臥念吾弟少游平生語不可得是其一生客
氣垂老猶未盡除也後復自請征五谿竟無成功纍爾小蠻何足繫
漢家輕重殆亦輩虎不成者耶其戒子姪未免虛文耳況我輩窮士
少睱有盛志旣未嘗以其身閒關功名險阻猶謂天下事直差易耳
寧足爲兒曹矜式哉故願吾兒洗心深慮敬受教於劉夫子焉

葉路分與君樸詩引

如今若肯從徵召總把三峰乞與君太宗賜陳希夷詩也自昔騷人
逸士率多奇窮其所以異乎尋常有足自談者惟江山風月取之不
禁用之不竭可以敵吾楚楚云爾亦必出於君上之與而後得之則窮
者竟窮耶於是雲谿窮佚重有感焉

蔡儒隱詩軸跋語

余壯時頗有馳驅一世之志未免鼓瑟於好竽者之門幸故饒食無
俟晝堤合不合所不計也今老甚矣身如不繫之舟風帆上下一從
泊定坎止而休焉隣舟望洋而驟泊里謳方謠互發於風朝月夕山
翁倚檣而聽之叩舷而和之有不能自已者其浮游溫江萬頃烟波
中與歌而善者數人焉蔡君其一也惜也聲相接而述則蔑爾也既
而余浩然有歸志乘風鼓枻而西忽獲君巨軸披翫累日不停手觀
崇清婆娑之辭知君刻勵而功未止也觀儒應思歸之什知君靡退
而進未量也願徵言何足爲君重姑自敘出處孤蹤且勉賡二律韻
以爲謝云

潘叔潛卧游圖序後

潘君叔潛余舊契也最在應門師友過推余不在二三後叔潛時年
最少能以俊稱其中鼎薦嘗幾首選而失之旣而先生授登顯庸其
徒參商不復合雖如叔潛與余厚善三十年間亦僅三四會面而已
嗚呼交游離合之際可悲也已余旣窮居雲谿之上與俗益絕俄而
叔潛與余老友孫端叔聯轡來訪排戶直入坐余牀緩談及詩端叔
卽舉似所題叔潛卧游圖及晁圖二章想其幽居逸興蕭然香宋
倘人也然昔之逸士尚有病不能履扶板輿而登陟有攀躋窮峻巔
不得食而號者覩叔潛精悍如許且力可遣遣顧乃不出戶庭而按
圖求山若自以爲足得非好之猶未篤耶昔之窮士帶經而鋤叩角
而歌以至落魄負薪之類無非以其身親之豈謂爲之圖以寫意云
乎哉

青鄔氏論俗編後

鄔氏論俗編爲莅任化民設也夫一出鷹則入刑欲免刑必知禮此

亦明刑輔教之遺意也余偶得之暨案閒而猶子秣乃手之不釋若有艷於其心者因以遺之未幾已令鏽工模之矣詰其故乃曰近見伯父有勸孝文固將以勸鄉俗也且均之爲編俎惟能曉以順逆之理鬻以禍福之說而已勸而不從其術遂窮是編所載禮法具存勸懲交濟刊之以廣其傳或者可以少助伯父善意之所不逮云爾痛自念昔侍先父側凡見伯父所欲爲善事而或有所掣肘者必不愛其力而贊決之使吾父尙在獲覩此編安知不爲今日之所爲者乎余爲之憮然感喟以悲雖然詳繹是編將窮經學士躬行君子猶恐有未至焉豈但愚俗是諭哉

延眞觀松風軒事始

紹定改元猶子秣奔趨邑顚厭市囂始屋數楹於延眞之東偏面直馬公化松石擬爲燕息地且言某非敢私也因扁曰松風夫風異於物而化烈於麓而變行於水而文萬竅起息莫詰所因風與松適相摩盪而成聲其來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留松猶不得而私也人可

得私之乎一日余偶行休焉猶子淵爲互市止市其半曰虜饒馬而貪利其屬猶子臘月更須增植以自蔽主覩君王遁言地非我有也無形可爭何不容私兒是區區有形者安得如王子猷輩流視人我所有爲無間邪余莞爾而笑曰有是哉遂爲之次其語以俟後觀

評史 全書脫壞已久僅存唐初數事

屈突遣馬千匹詣李淵爲互市止市其半曰虜饒馬而貪利其求將不已所以少取者示貪且不以爲急也命文靜使突厥

請兵云云

中國失道則四夷知之華夷之辨雖甚嚴而此心之感通不以華夷而有間也夫苟利之矣安得復以非我所利而欺之乎高祖之於突厥心實利其馬以爲用乃曰吾市其善者之半且以示吾之不急也彼則有以察吾之實矣盡善以至宜何辭以却之乎心實利其兵以爲援乃曰吾恐其爲邊患止藉數百人以爲聲勢耳假之以爲聲勢其功亦不細矣突厥異時挾

此所謂猩猩知酋之將殺己且鳴而且飲者也豈不可笑哉

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靜摩其頸曰要當與國家受一刀及長安不守再拜號哭曰臣力屈非敢負國家淵賜將士曰吾事主遣通至河東招諭堯君素素責通作說客謂將士曰吾事主上義不得不死隋祚若終自當斷頭左右殺之以降

隋氏失政唐之義旗所指靡然倒戈誓以死自守者惟潼關之屈突通河東之堯君素爾然通力屈而降非固負國荷不能死則自陳大義乞骸骨以待盡猶可自見楊氏父子於地下乃受其顯位榮爵已爲不義又以勉人向謂要當爲國家受一刀乃今一卑賤亦不能堪受邪信矣其臨節不奪之難也若君素不顧妻孥不貪爵位確於守節視死如歸隋室一人而已

帝伐高麗楊元慤據黎陽爲亂以李密爲謀主問計安出密曰

天子遠出公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喉咽以絕歸路高麗必蹵其後不旬日可成功此上計也慤問次密曰關中四塞

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豪傑撫士民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又次簡精銳取東都但恐固守不克四方兵至非所知也慤曰下計乃上策遂引兵向洛遼東城危元感反書至帝謂蘇威曰得無爲患威曰不足慮恐因此而成亂階元感大敗而死

大川壅遏而將奔潰雖童子引手觸之亦足以成滔天之勢故秦將亂而有勝廣隋將亂而有元感以吾觀之偶發於童子之觸必較其謀之得失人之賢不肖哉李密三策之陳審矣殆耳餘之請立六國後於勝廣者也故嘗謂使元感盡用三策皆不足以成功而皆足以亡隋善乎蘇威之言可謂能觀人而察勢者矣

元感敗李密亡命往來諸帥說翟讓天下可定又曰洛口倉多聚粟洛倉恐民所取趙王使劉長恭討密敗之讓推密爲謀主煬帝命龐玉援東都柴孝和說密秦地險固使翟讓守洛口密襲長安業固兵强然後以平河洛密曰此誠上策唐王

以建成世民救東都云云

李密爲楊元慤盡三策元慤用其下而圖東都不克用其中而詐入關又不克元慤應以敗死皆非善用密計者也然其後以下策說翟讓讓不敢故以數十騎西上呼吸而集萬餘人此可以見其幾矣蓋恭帝元年五月也十月而唐公始至世民勸父入關料密顧戀倉粟而未遑遑略曾不以爲憂識者固先見之矣

王世充受禪

以優異之恩遇諸將而不能止叔寶知節之辭去以兒女之態悅下愚而不能遏州郡相繼之外附於是百姓亡叛而四隣連坐矣諸將出討而家屬收質矣世充始知虛文爲計之窮而又不免出於峻法也蓋自新莽開其端千百年間效尤者未悟悲夫

唐師逼洛陽世充求救於建德許以赴援又遺世民書請退潼關返鄭侵地世民集將佐議宜據虎牢以拒之眾皆以腹背受敵非完策世民以賊入武牢其勢强乃分麾下使通守東

都世民趣武牢不得進凌敬以率兵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踰太行趣蒲津關中震駭鄭圍自解建德不從世民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擒建德世充降

觀竇建德舉兵之初志在靖亂不妄殺人勸農桑輕貨利厲人以義斯人而已其後不忍王世充使者流涕之請勃然起而赴援似未爲失特恨其暗於兵機而至殞滅耳建德苟能引兵疾驅進據武牢逼唐師而蹙其形兩軍合從轉粟河北以持其勢則彼將背腹受敵而宵遁矣今建德反彰彰焉遺書世民而使之得據險以阨救兵於二十里之外則兩軍之勢既懸絕而危者先敗一敗則二繼之兹固危城未陷而救師已敗也雖然使建德從凌敬之計留重將以守河陽趣蒲津以震關中亦可以解鄭圍乎噫兵事貴神速世民先入武牢而建德之亡形已先見矣世充窮寇不能久支元吉自足以當之世民既無回顧之憂彼分則我分以躡其後彼留則我留以待其變雖有智者不能以轉已定之幾況以英雄而當孺子乎

房元齡杜如晦

國之將興人臣各出其所長以濟同列之短國之將亡人臣各覆其所短以冒同列之長蓋集羣策而後就全功任獨斷而多至敗事故雖以多材多藝之人猶拳拳於同列之去者良有以也房杜二公各有長短而相得同心猶出一人不以其所短自愧亦不以其所長愧人又從而相與引拔其類以補所不逮貞觀安得而不治哉

眉州刺史李敬業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魏思温等各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武后令李孝逸擊之傳首神都楊州楚三州平

陳獄論曰敬業苟能用思温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爲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篡叛逆不軌矣其不敗何待信哉斯言也

狄仁傑徐有功

以武后之猜虐誅戮不附己之人曾無分毫顧惜乃獨知信重狄仁傑謂爲國老而不名敬嬋徐有功不敢加誅而屢起用何哉蓋溺於已愛而過於防人亦婦人性之常也況武后以陰乘剛之資敢於自肆睨親族而不悟好賢士而不專自非平時二公之公忠正直眞足以對越天地而無愧又安能有以動其誠心而起其敬信也哉

書兒論梁竦

道之顯者謂之文文不根道是爲虛文非載道之器也吾兒年尙幼爲文千百言以譏梁竦孰於吾兒而使之輕發是論也益感吾兒之不自量謂天下事如許其易也嗟乎且吾見眞欲慕乎古而志乎道邪夫自羲皇文武更春秋戰國劉漢李唐上下數千載間聖人賢人孤高偉偉之士相與極原天地萬物消息去來之變慮考天下國家長短理亂之由以及一代因革廢置之詳用其餘力而寸長片善細姦微惡亦爲之發韜彰隱而靡遺此其於六經載道之外諸子訓詁箋疏百家史氏故備權譎之書異同之辨下至騷人墨客星曆卜祝

之流能漫天下盡莫不博覽采取鉤元提要然後會同當世師友講
切之功以參酌一已之卓見獨識其見諸文者是宜與天地並其存
焉惟是善一鄉之公未能遽施有梗吾善者若痛切於身焉遂至蔓
今之宜率多遺落不備乖戾不協是則候蟲之鳴轉時則窮雷吾年
日益長志不剛而力不逮輕發易動不能自克望於其子者爲益厚
故當吾兒尙可自力之時因舉所以爲文傳後之難者以告焉於是
圖老年十有二矣

婺女仁政本末

昔者先王封疆之內民年二十而受田六十而歸田七十以上上所
養十歲以下上所長十一歲以上上所强是則古之民自少至老委
其身惟上焉依而其所以奉其上者則甚簡賦十取一役歲三日而
已王道之盛蓋如此彼孟軻氏所謂五十食肉七十衣帛黎民不饑
不寒未有不王者是不過因其欲而利導之聽其自相生養而已烏
足以言王道之至然觀其拳拳於制民產重農時之說得非以賦與

役爲王道之始固當先立其本欲以漸而復王制也歟儒者每傷今
思古謂今田制非古役法非古勞心忉忉終苟道無益也噫騏驥固
良馬曾不多見於世然世豈以無騏驥而遂廢鞭乘之代勞乎凡今
之人厭苦自悔徂爲求定知義之士因爲之倡轉而上達俾爾民自
修已賦自結已役老少相爲附麗以自爲生以奉其上是亦百姓親
睦之遺意也爲天子牧養百姓者能勿撓之又因以相之久焉而民
志自定其庶幾王道所由以興乎嗟夫凡民之謀欲自爲生者其亦
甚難而可哀也已粵自紹興十二年侍郎李公椿年奏請釐正經界
自吳縣始高宗皇帝曆斷堅持不奪於異議迄十八年而奏成其田
賦固可坐而定矣於是論臣賚差役祖宗自有成法無不備具不須
更改誠以賦定則役自均法不必易也孝宗皇帝臨御時有司之法
或不能以定差是用導民以義結役寧宗皇帝嗣統時役戶之力又
或不能以自定是用徇民以義結甲上之人非不曲爲吾赤子地時
異事變往往防慮有弗及而法始窮有司奮文以自免胥徒乘間而

三返而益勤不得已亟坡草萊痛陳閭閻父老苦辭末進七條備問
十二遣惟公明見千里如在目睫遇事風生報命響應深山窮閭無
偏滯不舉之處越二年遂以成績告愈儻非公來必復陷因循矣覩
其版籍井井無一訛謬且慮污吏之或惡其害已也爲傑閣數十楹
列屬邑插架以藏藏之將俟於同志有足證也老氏有言孰能濁以
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此泉之始達木之初穉也保此道者
不欲盈故能弊不新成其專在繼之者善乎不圖邦人厚幸又遇今
賢吏君宗卿王公寶來繼事坐席未温博究下情謂役不均經界不
保經界田不在公無以固義役苟通不除無以紓役戶淪政甚年再
蠲通租凡緡錢五十萬又捐公田三十畝發公帑十萬緡爲民悠久計凡一言一動無非忠實未嘗矯飾要譽茲蓋盡從學道
愛人中來也其丁寧懇惻剛爽下幾無嘽曰令尹何君 處信 又能
謙恭下逮咨訪老農而謂壹焉論定卽夜發馳聞而公寧卽報下且
曰吾見略同世故之變遷無常士大夫之意見各異苟已先事而慮

列入端劍上而告吾君吾相公付主者行矣尹也純篤其爲我堅行不渝俾勿壞則吾之志願始畧塞然則二公不惟不撓之且有以相之復有以貽謀於後人者歟其殆上下交孚惟日孜孜宣德意而駸駸進於王道之盛者歟人亦有言遭事之難而後見君子用心之仁鄭思之切而後見斯民感德之深嘗觀李公侍郎被命措置經畧初年首劾貳二大官至於配棣決遣民吏旁午於道未猶未免有曲庇家鄉之詆然而七八十年間父老尚刺刺頌說不離口亦以傷時之變追思其功而未厭也況若魏公坐鎮三年提綱張目寬而不弛嚴而不刻任官而不倚辦於吏信賢而不偏聽於能迄成而靡有後患去思而罕有後言則邦人念公之績何啻李公邪珍政李公彥頴嘗開藩鄉郡不過能廉儉自持一二代民輸而已無他建明也猶能專美於今僕指無二三況若王公視民猶弱子癰瘵未瘳常懼其勞役之橫加是必吹毛以絕吏姦尋聲以究民隱利害輳輻之際爲之詳失食夜失寢寧勞已以逸民毋寧瘵民以肥己則邦人念公之德又何

啻李公邪於戲偉矣二公前後繼承異事同功講若畫一政以平民以寧猗歟亦鮮儷也哉於是邦人扶老提少載路而歌日背也有田無賦有賦無田今也厥田無隱厥賦無偏一時之勞百歲之安酒蠲舊逋撫摩瘡痍相新役資富永年昔民嗷嗷今民陶陶昔吏施施今吏卑卑昔民畏吏今民畏義人得一天吾徒得二前有魏父後有王母父母生我懷保誰與齊祝二公與國萬祀衢謠里誦達於在所褒寵聯翩無黍召杜與情猶以永歌之未足也爭裒集前後教條規式敷奏本末欲鏡諸石以久其傳而永所思且以某昔罔嘗首讓也俾代秉筆焉顧下走分官賢勞何得自言第追惟是役開闢六更守幾尚有鄉族之念未盡泯年踰六十積行既久眾心漸孚蓋有踰鄉越里願有徵於微言者閉戶拒之則爲已甚然自昔善人常少不善人常多不信吾言反以爲厲已所謂以言化者訟豈惟鄉閭哉年將七十猶尚口耶畏甚殆焉是以古之逸人時遘感傷至於潛形土室一語不妄出而齊衰之喪不過加服一慟而已茲固矯激之爲而非庸言庸行者於是畏有窮土本末有三徙緣西征倡酬老子通儒說之評曰爲我者拔一東隅漫緣而入山更求深矣是爲逸畏傳且爲之評曰爲我者拔一毫不爲兼愛者摩頂放踵而爲之爲已而不格平物爲人而不本平身執一而廢一銅此而望彼聖賢所以力辨於亳蹠何之已有餘而推之人人不答而反諸己量力而後動知難而遂止此君下者爲營窟猶今之窮民自相附麗以苟生也水患惟河爲甚何之所經惟冀兗爲尤甚亦猶今賦役之爲民患惟甚於他郡也故舜

理會動與義從自度爲世用可無大謬矣時既莫我與依違未定間俄而師門正惠林先生用至語以相規諸今世事不得其平者何限苟非吾責之所當爲與吾力之所能爲則亦付之無可奈何而止苟強焉爲之是自速禍也遂取斯語書之座右日消月磨壯志所存無幾尚有鄉族之念未盡泯年踰六十積行既久眾心漸孚蓋有踰鄉越里願有徵於微言者閉戶拒之則爲已甚然自昔善人常少不善人常多不信吾言反以爲厲已所謂以言化者訟豈惟鄉閭哉年將七十猶尚口耶畏甚殆焉是以古之逸人時遘感傷至於潛形土室一語不妄出而齊衰之喪不過加服一慟而已茲固矯激之爲而非庸言庸行者於是畏有窮土本末有三徙緣西征倡酬老子通儒說之評曰爲我者拔一東隅漫緣而入山更求深矣是爲逸畏傳且爲之評曰爲我者拔一毫不爲兼愛者摩頂放踵而爲之爲已而不格平物爲人而不本平身執一而廢一銅此而望彼聖賢所以力辨於亳蹠何之已有餘而推之人人不答而反諸己量力而後動知難而遂止此君

子終身行之死而後已者也奚蓋講之熟矣故言之不怍

牙醫說

余左車有齒搖動痛楚不可忍將有遠行亟欲療之人有言張其姓者業攻此因呼而示之張者曰是齒也可存可去亦視其人爲之子曰何謂也張曰俗輩無遠識欲求快於一時存之則痛未易遽止必皆吾無速效而莫吾酬去之則痛可立止然傍無依輔牽連撼他根必將復求於我彼不悔吾又何難焉彼之齒日以少而吾得酬益以多不盡不止也於公則不敢然蓋公知道君子也諳人情達物理識利害重輕不責效之遲捷是用先告公以自治之方始可以盡吾術行吾志次第其良劑而治之閱完氣以養齒之末也節飲食以養齒之銳也齋津液以養齒之體也又從而度乃口以防羞之起結乃舌以防邪之干護乃唇以防風之寒寖久浸固雖無赫赫之功必不貽患於後日日計不足月計斯足矣必若不視勞以爲功不指功以言報故敢盡以語公焉噫滔滔者皆是也如公者幾何人苟執吾術而進曰脫一齒僅得米二升吾母老妻嗜子幼一日不脫數齒則將不能給矣利害之切吾身蓋若此寧求脫人之齒且快於人而已得食乎將必圖固人之齒且忤於人而已不得食乎其爲我決之余俯焉無以答因笑語座客曰諸賢異時出而醫國其取方於此

畏天懼法碑

淳熙甲辰夏五月二十有九日先君脫詔獄還里舍未定郎大書畏天懼法四大字於燕坐之左右某伺間從傍叩微旨先君愀然曰吾亦將語汝矣夫寧惟吾一身是懲是艾也哉昔者怨家誣我以藥人我固畏天而不欺人者是以不憂不懼而處之泰如豈自意禍之至若無所與爰積二十年絕學之功操一己絕識之見大放乎振古絕世之文崛起於東南多士淵藪世雖披靡而人猶少向遏也某嘗暇日取龍川陳公與晦庵朱公往復辨說王霸之淳駁與夫漢唐之要略推析而鏟鉢之疏其曰爲書幾萬言而求正於公焉而公復書謂討論綿確如此某豈不能贅一語之決要是面前人各持論未定不欲更注脚徒自取煩聒嘉定甲戌之春也先生既戒以置前話遂以其所素學假老子著通儒說以自見往復五十餘條其末也爲之序

不知變則有委溝壑而已耳張因倒其囊中脫齒數斗列以示余曰此應脫而脫者彼未應脫而與之脫者十不一焉又蹙頞而進曰脫一齒僅得米二升吾母老妻嗜子幼一日不脫數齒則將不能給矣利害之切吾身蓋若此寧求脫人之齒且快於人而已得食乎將必圖固人之齒且忤於人而已不得食乎其爲我決之余俯焉無以答因笑語座客曰諸賢異時出而醫國其取方於此

畏天懼法碑

淳熙甲辰夏五月二十有九日先君脫詔獄還里舍未定郎大書畏天懼法四大字於燕坐之左右某伺間從傍叩微旨先君愀然曰吾亦將語汝矣夫寧惟吾一身是懲是艾也哉昔者怨家誣我以藥人我固畏天而不欺人者是以不憂不懼而處之泰如豈自意禍之至若無所與爰積二十年絕學之功操一己絕識之見大放乎振古絕世之文崛起於東南多士淵藪世雖披靡而人猶少向遏也某嘗暇日取龍川陳公與晦庵朱公往復辨說王霸之淳駁與夫漢唐之要略推析而鏟鉢之疏其曰爲書幾萬言而求正於公焉而公復書謂討論綿確如此某豈不能贅一語之決要是面前人各持論未定不欲更注脚徒自取煩聒嘉定甲戌之春也先生既戒以置前話遂以其所素學假老子著通儒說以自見往復五十餘條其末也爲之序

文曰子之言近道之言也雖不解老子自足以發身自足以進於道嗚呼哀哉生平知心惟後谿劉公與水心二公耳劉公訃至始遣哀辭將與東州之士共哀之也涕未乾亟遣人問公疾乃得凶問兩月之頃再失知心餘生眞已矣繼自今蒙頭結舌待盡故山而已嗟乎痛哉吾自哀之不暇尙何暇爲東州之士哀乎其詞曰惟公目閱四瀆之亂流兮不激西東手理千載之棼絲兮任彼錯綜絕學無憂兮靡間窮通絕識難追兮淵微始終接諸儒之統緒兮不徇人而苟同擅一世之文衡兮養以道而益充淵軻已上兮猶足折衷荀楊而降兮未愜乎中帝制屢褒兮已極其隆時論未厭兮庶登顯庸牆數仞兮門則闢之堂數尺兮室則甚夷我且直之兮一動於微言而深知若二老之論載不通兮仗得以撤其籬通儒八十一章兮聲叩而響隨示余以四十七條兮多是而寡非謂言老去而學不倦兮未有如吾子陽出處之大節兮吾謹識之衷腸將與子之書俱上兮俾爾死而不亡時疾已革兮尙緘寄以二章吁嗟乎人生知己眞難遇少年

角立氣未降出門同人不我同偶得一二又參商昔賢四十便抱蜀誰能需血鬢毛蒼高山流水長自在伯牙死後琴虛張聯篇累牘苑在目寧忍視之中心藏從今未死竟何爲禿筆如束口如囊惟時登密浦之上矯首東甌涕泗滂吾自寫吾哀而已那知地厚與天長

雲谿稿終

永康胡宗楙據呂氏印本校錄

宋孝宗朝永康呂氏皓上書納官贖父罪且言無使聖世男子不及漢一女子緹縈上聞而壯之父兄生繫大理獄者皆得釋是時呂皓孝義之聲聞天下書具載雲溪稿中雲溪皓別號也皓有遁思遺稿六卷事監韻語三卷見直齋書錄解題是書從太平呂氏文集錄出編次多紊非遁思遺稿之舊余稍加釐訂付梓季樵胡宗楙

格言聯璧

劉沅澤著

已未仲夏利於退廬

格齋四六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王子俊撰子俊字材臣吉水人安丙帥蜀嘗辟爲制置使屬官其始末則未詳也所著有史論師友緒言三松類藁諸書俱已不傳此編原本題曰格齋三松集疑卽類藁中之一種散佚僅存者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稱鈔得宋本格齋四六計一百二首今檢勘其數與所跋相同當卽彝尊所見之本楊萬里嘗謂其史論有遷固之風古文有韓柳之則詩有蘇黃之味至於四六踵六一東坡之步武超然絶塵自汪彥章孫仲益諸公而下不論其推之甚至今其他文已湮沒不傳無由證所評之確否但就此一卷而論其典雅流麗亦復斐然可觀故未棄尊亦謂其出中而發漸近自然無組織之迹必謂勝於汪藻孫覿固友朋標榜之詞要之駢驅二人亦足步其後塵矣

表箋
光廟登極　賀皇帝
賀壽皇聖帝　賀太皇太后
賀皇太后　賀肆赦
光廟册后　賀皇帝
賀壽皇聖帝　賀皇太后
賀皇后　重陽聖節
賀皇帝代楊待制　賀皇帝
賀壽皇聖帝　賀壽聖皇太后
賀壽成皇后　皇子降生代楊誠齋

賀皇帝
賀太上皇帝
賀太皇太后
賀皇太后
賀皇后
孝宗大祥代楊誠齋
慰皇帝
慰太上皇帝
慰太皇太后
慰皇太后
慰太上皇后
慰皇后
郊祀代黃門城
賀郊祀禮成
賀郊祀肆赦
册太子代竹城
賀册皇太子
進書
代進光宗御集

代進重修七司令
雜謝
代湖北憲謝到任
代謝賜歷日
知成都謝到任代竹坡先生黃疇若
謝安邊所結局轉官
謝宗祀禮成加封邑
謝加龍圖制因任
謝平蠻轉官
謝加直學士
宰相
代賀留右相正
代賀史丞相轉光祿大夫進封魯國公
執政
代賀王參政爾
臺諫
賀金察院
賀鄭正言除司諫
賀董祕丞除正言

制誥
代通安大使丙
安撫
賀龍興帥趙龍圖善俊
代王憲通荆南帥王樞使商
通賀安撫王侍郎
賀潭州衞參政澄
漕使
通潼川漕謝太丞代胡監酒
通成都林運使
格齋四六目錄 四
提刑
賀李崇慶得鄉節
代回利路毛提刑兼制參午
提舉
通鹽使鄭侍講喬
郡守
代回建昌江守自任
代回鄭贛州汝諧
代通楊筠州誠齋
代誠齋迎賀趙守希仁
代通崇慶李校書
代回眉州
代回嘉定李校書
回眉州安直閣癸仲
幹官
通判
代回潘倅昌齡
幹官
代回許提幹可
代回彭提幹扶
代回本司幹官
格齋四六目錄 五
回宇文制幹
赴召
代賀交代制置英侍郎赴召獨
內祠
代賀李侍郎除在京宮觀兼侍講
宮觀
李參政復官奉祠壁
進秩
賀安大使男除將作監丞
致仕

賀少傅周益公致仕
交代
代誠齋回交代傅郎中伯壽
代通交代吳制置獵
謝免解
免解謝參政
謝薦舉
謝安大資舉充歲薦
謝使長黃侍郎職狀 竹坡
謝漕使趙監丞舉職狀

謝總領張殿撰舉薦
謝李憲特薦
謝潼川范帥應詔舉所知
謝王郡大應詔舉所知
謝樊憲應詔舉所知 後溪
謝制置劉閣學舉十科
謝劉閣學侍郎舉顧問科
謝賈大參舉著述科 士寅
謝奏辟
謝安大使辟充制置大使司屬官
雜謝
代曾宰改正過名謝周參政省齋
代曾主簿謝謝御史作先人墓銘
代前人謝楊檢討書先人墓碑
回楊直閣惠文長孺
回誠齋餽歲
賀冬
代誠齋賀周退傅
代前人賀周監丞
代賀安大使
樂語
代宴費大參樂語
代吉席宴都運煥章校書知府親家致語
代漕使晏賀帥平蠻轉官樂語
代趙漕使進秩酢帥燕會樂語
總使生日樂語

光廟登極

賀皇帝

皇天佑宋滂逢揖遜之朝大人繼離益茂延洪之業聖夷胥悅天人太和中賀皇帝陛下聖敬日躋聰明時憲克勤克儉不矜夏禹之能乃聖乃神廣運唐堯之德自毓元良之望允若神天之心屬賢屋之倦勤顧青宮而興子臣鄰環拱率百官若帝之初興禮交修輯五瑞如器乃復於皇聲宣橫絶古今臣遠守偏州親見盛美雖莫陪朝著對揚天子之休第嘉與邦人同蹈仁壽之域又將推之心願祝聖人之遐齡少致大馬戀軒之意

賀太皇太后

聖子神孫本源有自盛德大業揖遜相承尊歸長樂之朝喜溢靈椿之蔭中賀竊以釐降嬪汭莫逮與子之謳思齊大任弗曁廣聲之世未有再見唐虞之相授躬行會閔之所難哀冕雨朝同持壽觴車書萬國咸得懽心振古所無於今殷見太皇太后承儀天稟陰教日隆周南王化之基儀於四海明德大練之服燕及六宮丞哉積善之祥啟乃重明之運以天子父來殫就養之勤惟地勢坤詠載無疆之福臣明承一

障喜遇昌辰不惟嘉與邦人同蹈仁壽之域又將推廣上意益尊孝愛之風

賀皇太后

堯仗舜子增光虞典之書文德武功推本思齊之聖允極敷天之養式彰文母之尊懽聲所覃薄海如一皇太后仰承宸極俯盡坤儀寶老氏之儉慈率先九御流關雎之風化追配二南當上聖之倦勤挈洪圖而與子地無私載顧豈以九州四海而自居天有常親將俾之萬有千歲而未艾此舉之懿古今所無某守徧州獲聞盛典曾是隆興之進士敢忘藜藿向日

斯今長致後天之祝

賀肆赦

恩數在郎僕萬年之景命雷雨作解洽四海之懽心
凡蒙一沈之恩皆圖重熙之化皇帝陛下聖由天縱
德乃日新毓德春宮恪謹文王之視膳非心黃屋適
逢虞舜之倦勤勉承不再之言嗣守無疆之慼蠢茲
有眾敦非壽皇所養之民咸與爲春俾沐嗣聖惟新
之澤肆推曠蕩之典以答遐邇之心恢然天地之施
生鼓以風雷之號令臣叨守下郡與宣寬恩躬遇纏
離之明不私臨照舊偕扶杖之老相與謳歌

光廟册后

賀皇帝

日有重輪已見承堯之虞舜月無私照又符與夏之
塗山禮肅宮幃懽搖海嶽中賀陛下嗣膺大統祇奉
聖謨於閒安侍膳之餘親承慈訓俾求賢審官之助
正位長秋藹然二南之風施及四方之遠臣茲焉宣
化乃爾逢辰陰陽既和年穀有順成之荃夫婦以正
室家無愁歎之聲

賀壽皇聖帝

已釋重負猶深蒸糞之謀俾建長秋以謹齊家之法
事關九廟懽動四方陛下宅帝倦勤順天與子嘉乃
丕績既深究其有不爭功不爭能之心惠於宗工又
欲使之得罔時怨罔時恫之福乃涓穀旦俾正采儀
翬翟來朝共闡聖人之孝風教所逮益隆王化之基
臣出守偏州恭承明詔家道正而天下定幸當極治
之朝人倫明而小民親是亦承流之幸

賀皇太后

天賜眉壽親見堯舜禹之傳世有徽音追配姜任姒
之盛有華衮服來覲慈闈皇太后母儀三朝美正九
御備鴻上壽聿來冕旒翬翟之尊含飴弄孫益介山

阜岡陵之福臣假守遠郡獲聞盛儀誦思齊之詩不
謂適當於今日視金母之算所願不老於後天

賀皇后

俾天之妹行坤順以無疆如月之常配離明而並照
事關宗社懽動華夷恭惟皇后陰教聿修柔儀允正
大任京室之婦惟思婦於周姜明德大練之衣以奉
承於陰后光膺寶册董正宮幃闕睢王化之基載嚴
始正之道既醉室家之壺永底太平之期臣假守偏
州獲聆盛典職當宣化忻逢人倫正朝廷治之時氣
可致祥又有陰陽和風雨時之望

重明聖節

賀皇帝代楊侍制

占長發之祥具曉天休申命之意授黍元之策殆非人力所致之符亶載時夙之辰對越無疆之慶恭惟陛下聰明天縱聖敬日躋受漢岳之三呼答揚景命歛箕疇之五福敷錫庶民矧侍慈闈並受遐祉我百爾九十何啻夢齡之期心一臣三千同致後人之禱照臨所及抃蹈攸同臣身墮江湖名在簪裳望蓬萊之雲氣雖莫陪鵷鷺之班奉瑁玉於竹宮幸獲祝乾坤之算

賀皇帝

亦惟純佑是開震夙之祥肇錫嘉名丕闡離明之照權騰四海若出一詞陛下舜典克從禹中允執天界所覆是以顯生商之符日宣重光矧復纂體堯之運庸紀誕彌之旦以對無疆之休臣邈在偏州與聞盛典雖莫陪邇列奉漢殿萬歲之觴第欲效小忠上唐堯百世王母坐少廣壽考萬年肆令節之紀名亶慈幃之燕喜臣茲焉乘障乃爾逢辰雖未紀唐臣之風來上十篇之事鑒所幸託虞帝之化以得萬國之懽

賀壽皇聖帝

心一臣三千願紀嘉名於盛際我百爾力十蓋申景命於前規時哉索震之辰展也繼離之義陛下循堯

賀壽成皇后

重離明而麗正丕昭繼照之期履帝武而敏歆宴肇生民之福學惟顯號侈乃昌辰若稽積慶之源休有發祥之自殿下表正九御母儀兩朝太姒嗣徽音本支百世王母坐少廣壽考萬年肆令節之紀名亶慈幃之燕喜臣茲焉乘障乃爾逢辰雖未紀唐臣之風來上十篇之事鑒所幸託虞帝之化以得萬國之懽

心

皇子降生代楊誠齋

賀皇帝

穹祇隕祉將延洪過慈之占弓燭應祈庸對越承祧
陰恪三靈之佑肆哀嘉慶以啟元良寧昊俾昌益復
之仔事闕九廟懽洽四方陛下靈承天心駿惠祖武
民胥嘉靖皆數華封之祝莞神無怨恫瘝侯高祺之
祠漢篤生元子式應熙辰臣不謂凋年見此退福身
雖老矣子孫與有於榮懷心寔忻然手足不知其舞
蹈

賀太上皇帝

聖人退藏於密決焉與子之謀上帝申命用休胙以
抱孫之喜人胥相慶情不自勝陛下文顯丕謨湯垂
後裕巍巍蕩蕩自晦則夫之功名穆穆皇皇誕敬宜
君之孫子篤生岐嶷之質益固延洪之基永孚邦休
顯有祖烈臣官縻荷橐職在祝釐無疆惟休豈但爲
熙朝之賀不顯亦世又以假後裔之靈

賀太皇太后

於皇景鍊敬乃承祧之英長發靈源亶惟積善之慶
仰止無疆之諧見此滋至之休下逮退荒舉同拜蹈
申賀竊以有娀立子不聞宅至養於四朝明德弄孫
未有閱元嗣於五世赫是盛美曠無前聞殿下厚德

邵隆寤音迪永備時五福坐享萬年之期寶是一慈

賀皇帝

穹祇隕祉將延洪過愆之占弓燭應祈庸對越承祧
陰恪三靈之佑肆哀嘉慶以啟元良寧昊俾昌益復
之仔事闕九廟懽洽四方陛下靈承天心駿惠祖武
見天子之子遐齡未艾更將抱元孫之孫臣逃閩榮
民胥嘉靖皆數華封之祝莞神無怨恫瘝侯高祺之
懷深忻舞雖奉瑄是職乃不待高祺之祠第擊廣
攸同以自慰華封之祝

賀皇太后

大惟純佑嗣開萬世之休神罔時恫殊非一日之積
贍言以喜厥有自來懽聲所覃薄海惟一殿下秉嘉
維則淑慎具儀毋慈婦順之兼隆秩於今古人心天
意之叶贊施及後來相時主鬯之懽想見抱孫之喜

某官縻持橐職在祝釐無疆惟休豈但爲國家之賀
不顯亦世又以假子孫之靈

賀太上皇后

月無私照方助成與子之謀星有重暉乃不負弄孫
之願慶闕九廟福萃重親殿下應地無疆後天不老
周姜思媚馴致武王之生有娀方將是開相土之烈
親見神孫之岐嶷邵隆寶祚之熾昌臣墮在山林踐
修香火不但起華封之意請祝聖人又將歌螽羽之
篇亦右文母

賀皇后

坤元底順昭格三靈之休震索發祥上闕九廟之慶照臨攸暨拜蹈丕同殿下外惠宗公內隆陰教神罔時怨有開熊夢之占天惟顯思於赫龜圖之福肇允元良之望寔覃岐嶷之資邦永孚於休民亦職有利臣身雖在外喜則猶衷稽首漢殿之觴雖莫參於鵷綴傾耳堯門之瑞寔深激於葵心

孝宗大祥 代楊誠齋

慰皇帝

鎖燹薦經於改火倘深追慕之懷彈琴未忍於成聲勉徇祥除之制陛下黃閤是荷祖武斯繩一日萬幾勉徇祥除之制陛下黃閤是荷祖武斯繩一日萬幾

辛循蒐業之攸訓三載四海寔均過密之至情逮茲卽吉之辰諒有無窮之感願蹈立中之制益光潤業之傳

慰太上皇帝

歲鎗薦更恍如過隙祥琴甫御慘不成聲勉遵改服之期未慙終身之慕聖安仁壽皇帝陛下繼文廣伐蹈舜倦勤三年稱情而立文下徇居廬之禮百官承諒深追孝之慈猶濺感時之淚願體復生之節庸肖式而稟令因決與子之謀迫此旣祥之餘猶有愈遲之痛願抑情文之感式慰臣子之心

慰太皇太后

日月逾邁奄易服以薦祥雨露旣濡尙感時而濺淚浙江泛泛張仙遊之莫返閱日鼎鼎恍歲律之再周悵然餘恫蹈此中制殿下情鍾慈極仁惻宸衷萬乘天臨緬懷法駕之致養三年電過忍聽祥琴之成聲惟深思禮制之有終以益介壽罔於未艾肆令宇縣永有母儀

慰皇太后

望蒼梧之葬愈覺音容之遠推黃道之日再見經纔之周尙深遄往之哀勉徇薦祥之制毀下性鍾地順痛切天摧錦衾衣而弗安何意亟陳於象服禫雖垂而勿樂忍聞復奏於霓裳撫綴衣而增懷感流光而

餘恫未懋寰宇丕同殿下夙謹柔儀共宏孝治三聖
相授一道陰相九重之纂承四海遐密八音已畢三
年之禮制願抑無窮之感以綏滋至之休

賀郊祀禮成代黃門竹坡下同

嚴恭自度罄丹展之純誠組豫爲紛輯紫壇之熙事
四方來賀萬福攸同協氣寒乎堪輿徽聲搖乎海岳
陛下聰明時憲聖敬日躋肇新萬化之原敷錫庶民
之福夕烽息警人皆耒耜之盱秋稼登場家有倉箱
之積臧念降康之自聿嚴報本之祠多士駿奔贊丕
殊禮臨軒出令示一人有慶之符主鬯得人兆萬世
無疆之福照臨所迨須詠惟均臣昔參綺皓之游今
承祧之重居無在傅之勤爰消選於剛辰俾光膺於
覆地職載莫喻休功月重輪星重暉益圖大計眷乃
等殷徐之侍靈源既遠子孫與有於榮懷抃悃發中
手足不知其蹈舞

代進光宗御集

雲漢爲章莫閟寶儲之彩風雷作號俾緡金匱之藏
勒成一經昭示萬世中謝竊以聖人肆筆初何意於
成書天下觀文乃有功於範俗緊隆昭代適駿先猷
恭紹緝摩之臣彙列昭回之次煥然可述施及無疆
蠶明之博昭赦過宥罪是覃汪濊之湛恩陛下道冒
堪輿恩柔動植遐鄙不聳皆爲來王來享之人年穀
之解上掩百王如日之升如月之常下飾萬物疇昔
燕閒之御從容翰墨之場周文郁郁乎宏資盈成之
順成復見多黍多稌之世矣對一陽之律載祇八陛

治虞書渾渾爾丕昭精一之傳陛下聲欲廣文道能繼禹作者之謂聖敢忘繼志述事之心得其所以書洞見經天緯地之妙肆命臣工而纂緝載揚帝典之光華細帙縹囊寶爲大訓赤文綠字皆聚此書臣等猥以諫聞膺茲隆旨玩歲愒日空殫淺見於管闚血指汗顏深覺聖言之天遠

代進重修七司令

制而用之謂之法所期合古而便今變而通之存乎時當亦舉偏而補弊立爲成憲允屬昌辰肆令億兆之心具曉畫一之意中謝竊以著爲律疏爲令要皆

所以範民作者聖述者明亦共圖於經世必揭始觀之象用陶不倦之民以時纂修爲世檢押陛下堯綱具舉舜法可傳左規右矩前準後繩以爲民極詳法畧則本數末度則有司存粤從寶歷之紹承咸仰聖謨之宏遠五服薄四海臂使指而畢從八統御萬民綱在綱而不紊猶恐弊生於所忽殆將功敗於已成爰制詔於臣鄰俾科條於令甲布在方册允釐百工鳧居鴈聚之浩繁同歸於治金科玉條之明白可舉而行勒成一代之書庸示九圜之式臣等賦材謝薄庀職凌兢繼晷窮年空玩歲日而何補奉命承教乃得聖王而爲師維幸及於奏篇猶未知於免戾

代湖北憲謝到任

剖符起廢已愧僥踰持節觀風又叨臨遣星言于邁夙次所臨伏念臣草芥人微斗筲器小紳笏三十載何有寸功風波千萬端正欠一死曩丞棘寺出守山城譎言騶興政坐過客厨傳之故公論既定復見中天日月之明方拜命於州麾忽疏榮於指使惟是重湖之外寔連三楚之區民雜蠻猺地控邊瑣逋焉蒲澤之深阻甚者潢池之釋騶自非酌寬猛之宜是必貞澄清之寄有如抗拙曷稱使令兹蓋伏遇皇帝陛

歲乃清臺之課布在方册允釐百工臣敢不布宣寬
書勑相農畝論以上意廢容帝力之不知寬其力征
抑使農時之無失

知成都謝到任代竹坡先生黃嚞若
應罷中文字並同

掌邦教於通聯疇庸弗效殿帥藩於遠服閫命若驚
亟懷綏以遐征已褰帷而涖止具以朝廷寬大之意
告諸田里愁苦之民中誦伏念臣一介庸半生艱
苦飢寒不恤姑爲投牒寬舉之謀州縣徒勞不作結
綬登畿之夢試邑偶逃於吏議入京遂厠於朝行歲
月推遷馴至上當於言責風波橫清幾何不蹈於禍

格齋四六卷一

王聽納之明是能底績至若有司出納之吝何足言
勞敢圖湛恩肆陟舜典陛下馭周八柄廸帥庶明謂
善至小而不遺乃能示勸賞或疑而從予所以廣恩
雖去國而還征亦歷華而下拜臣敢不推廣此意撫
疏次對之恩增重十連之寄寵愈深而莫報責愈重
摩所臨節用愛人庶圖田里富足之效畫圻固守仰
而難勝陛下天拱一掌子來萬宇不泄邇不忘遠要
體廊廟招懷之心

謝宗祀禮成加封邑

皆如出於京畿在知人安民是以不輕於牧守不
貴僥利之巧豈無恫瘝之華寘時純愚蒙此臨遣顧
合官蕆祀泰壇莫與於駿奔温詔疏恩錫羨頓增於
邑入驟膺龍渥莫喻淩兢伏念臣奮自閭閻偶塵簪
惟四境頗異平時內而閭閻凋瘵之樊深外則羌獠
紱不稼不穡豈宜多取於禾囷是蕘是蕪第欲歸安
招懷之道闢一龍蛇一赤子人謂斯何爲保障爲藩

於農畝密邇一繩之薦適爲萬里之行不圖釐事之
告成亦行畬田而拜賜陛下心存寅畏德務寬仁堂
秩儿筵極天地鬼神而昭格恩覃四表舉煇庶罹閽
而不遺肆令微臣亦叨大賚臣敢不仰銜厚施俯究
愚衷因遨遊以省耕無非事者罄勤拙而盡瘁不素
餐兮

謝加龍圖制因任

分閫罔功恐坐黜幽之典出綸有命忽叨進律之除
是何宜斥而反遷藉甚以榮而爲懼牢辭不獲重拜
靡遑伏念臣蚤竊儒科晚塵禁從民曹經幄殊深非

據之慚松徑菊籬屢起歸休之夢偶值巍城之謀帥
俾承芝詔以充員屬干戈甫定之餘而杼軸已空之
久雖勤拙相補里閭稍稍安之然衰病交侵精力駸
駸憊矣方上祝釐之請政圖錫命之榮誤恩俄被以
龍光寵秩載騰於鳳檢幹方井里已寬廷尉之誅侯
對松階更冠寶儲之首陛下天臨廣宇子視遠民察
知儿案之小材實維舊履之舊物雖政拙自注下考
僅輸撫字之勞而賞宜所以廣恩式章忠厚之意但
臣駑材素下鼠技已窮深處末路之難併使前功之
迴於成濵伏讀溫詔益震危衷伏念臣結納無奇侵
尋已老入持禁橐論思莫效於毫猷出帥藩方撫字
戒逍遥田里終期從欲之仁

謝平蠻轉官

反獠告平僅塞幹方之責恩綸騤至例疏進律之榮
循牆莫遂於牢辭踳地不勝其隕越臣頃承巽命出
帥坤維封陲遠控於三邊憂責獨深於諸道稽小醜
干誅之故狃積年弛備之餘爰飭所臨俾圄先
爲不可勝蓋守臣鎮撫之常則莫我敢承亦廊騶威
靈之素以至師徒之薄伐又皆將士之宣勞如臣之
愚何力之有乃拜九重之睿渥使升一等之文階僥
踴若斯報稱安所陛下加天覆幬若日照臨達虞舜

之四聰而靡有遐遺謹周王之八柄而不容幸與察
臣雖無善最或能歲計而有餘欲臣少慰窮塗是以
賞疑而從子肆頒恩施以責衰殘臣敢不仰體隆私
益圖末路龍光所逮固當更效於糜捐鼠拔已窮終
冀退安於閑散

謝加直學士

遐阪分閫踐更久過於瓜期窿閣陞班申命復煩於
芝檢山川如舊寵渥惟新循牆力控於沈辭赤紱莫
迴於成濵伏讀溫詔益震危衷伏念臣結納無奇侵
尋已老入持禁橐論思莫效於毫猷出帥藩方撫字

第勤於拙政方凋瘵瘡病之未復嗟勞徠安集之良
難雖几案麤材或譏頗堪於煩使而蒲柳弱質其如
已迫於凋年曩嘗力控於封章止願退安於閑散乃
俾解裝而承乏且崇進律以疏榮日往月來倏已復
周於歲籥心勤形瘵惟憂寖跼於官箴投誠方切於
丐歸有識咸譏其已晚敢謂峻除於寶度居然就撫
於油幢深虞併廢其前功無以仰承於睿渥陛下天
臨百辟器使羣工欲使鷰鷰魚鳧之區如在豐鎬鄠
杜之側肆殺遠服重簡淵衷謂道州之考何長姑令
撫字而許丞之聾不去可免送迎亶時藎璽之蹤假

此斯須之寵臣敢不恭承明命罄竭謨材老馬力疲
末路分甘於伏櫪窮猿意迫歸心第切於投林

謝東宮賜金盂繢羅香茶

令出震維念屢簪之遐棄恩施晉錫旅器幣以下頒
偕寶藁名焙之多假暮景窮途之寵整襟下拜刻骨
靡忘伏念某飲則一瓢衣維百結身縻朱墨無心燕
寢之清香夢遶家山雅意故園之雙井賜子忽來於
天上芳珍貴絕於人間妻孥羅拜以感藏父老聚觀
而讀歎嗷下誠存洞酌善取緇衣奉塗陪祠休有惟
馨之德問安決策居多有味之言尚憐流落之蹤首

代賀留右相正

伏審大廷渙號亞輔疏榮士勛相我國家豈輕其選王寘諸其左右今得其人綸言一頒國勢益壯某首道隆而德備才鉅而能全解牛十九年而殊不更刀溜雨四十圍而曾無改節不爲俗學再還慶慰嘉祐之風自結主知早侍上清虛皇之側舍人樣生光於鵷鷺尚書履徑上於星辰入殫論思啟納之忠出課慈惠循良之最隨其所到休有可書朱黻捲雨畫棟

飛雲盡領洪都之勝連峯去天枯松倚壁不辭蜀道之難召諸天梯石棧之間參乃鈞府樞廷之貳載調元化益峻巖膽蓋方其左朱轓之時已繫蒼生之望迨此右皋陶之選皆歎白麻之遲風雷之號一傳天人之心交喜不動聲色固已見歲時無易百穀用成益究設施要當使鐘簴不移廟貌如故某寸長何有一障是乘嘉與閫境之人同圖洪鈞之化使民安田里其孰非吾君吾相之恩雖政拙催科殆必免大譴大呵之域

代賀史丞相轉光祿大夫進封魯國公

恭審孚號大廷疏榮顯渥刺經作制勒成顯誥之書胙土茅奄有龜蒙之境仍稽故典峻陟文階金章式煥於民瞻采地增倍於邑入册命一下懽聲四馳恭惟某官道冒古初功存社稷洪鈞轉一氣乾坤日就於清夷席績撫五辰星宿亦爲之明潤自贊解弦之化益隆調鼎之勳年穀順成和氣旁行於農畝達人咸慕夕烽不到於邊城坐令薄海內外之人如在先朝全盛之世爰叡秉鈞之暇定爲畫一之規合古便今可通行於萬世舉綱撮要以明示於黎元爰消選於良辰庸徹聞於讜辰肆尊茂賞載答顯庸登進

厥民在王庭俾聞播告永弼乃后于彝憲勿替欽承嗣膺維師尚父之尊有光先正保衡之烈某心馳恩地述滯侯藩靈丹就而鷄犬俱仙敢萌榮望大廈成而燕雀交賀空激抃悰頌詠彌勤科條莫既

代賀王參政啟

伏審光膺宸寄參秉政機黃屋倦勤豈遑暇世間之機務紫芝錫命乃登庸天下之正人豈非燕翼子之謀莫先求哲人之舉臣有十亂武維用此而有餘才如八元堯自相之而何害儻用儒之已盡斯釋負以以無憂亶惟我公能任是責某官才全而能鉅志大

而氣剛酌杜獻棟梁之規人爲之懾披腹呈頊玕之
蘊天亮其忠其在甘泉持橐之班已有傅巖調鼎之
望頃從專閫促以賜環方班聽履上星辰之瞻遽參
濟川用舟楫之地進則云驟人猶恨遲然而受隆委
於兩朝下丞相之一等雖羣賢並命期共賡殷肱庶
事之歌然輿論所宗乃獨任春秋賢者之責元氣孰
壯陰診孰消樽俎笑談何以折衝於千里之遠日
月獻納必將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在此位而不爲顧
他人而何望公之自起鼎可或輕某雅嘗辱知不敢
私賀所願獲見勳烈有如青史之所書則雖壇在江

湖至於黃鵠而奚憾

賀金察院

伏審光被宸恩擢司風憲雷行鳳檢方進登天下之
正人霜肅烏臺俾盡吐胷中之素蘊雖俯從人望寔
斷自天衷鄭傳歎動於四方國重頼增於九鼎恭惟
某官高文作古雅望鎮浮庖丁之刀十九年綽有餘
地孔明之柏二千尺誰識苦心政所去而見思材無
施而不可頃自流錢之府往僕振鷺之羣子矜青
士有文武兼資之略王臣蹇蹇帝思風節不撓之英
遂飛渥於楓宸俾察廉於柏寺邪朋屏迹雪見晛而

自消蓍類蚩居虎在山而不採顧念雖資於殫劾亦
難久屈於徊翔風采凜然今已杜羣枉之門而開眾
正之路鈞衡近止行當建萬世之策而舉三代之隆
某猥以諸生伏讀明詔身雖老矣恐無芝菌蒸出之
祥心則欣然猶有鷄犬俱仙之望扑跗何極敷陳莫
殫

賀鄭正言除司諫

伏審就陟諫垣頻增國重皂囊奏疏尚參兩省之聯
黃紙除書遂正七階之品人侯伍言之溥士知元氣
之還賀書一傳與言具穆恭惟某官修名蓋代厚德

鎮浮黃鐘大鏞殆非近世之人物光風霽月線有前
輩之風流孤忠上簡於龍光清貫丞躋於鷺序冠裁
豸角陰見睨而已消手批龍鱗木從繩而自直屬時
睿哲渴想忠規乃眷廷紳就任盡言之責肆揚詔綍
延登已試之英御璹底績之庸行正告廷之命某猥
分閫寄遥聽除音聞鳴鳳於朝陽豈爲私賀寄雙魚
於尺素直激抃悰

賀董秘丞除正言

伏審光奉制綸擢居諫省道山委竹帛已盡紬四庫
之書閤閣呈瑕玕乃進立七臣之列帝虛心而垂聽

人側耳以竦聞滊號一傳師虞具穆某官高文作古
奧學造微箸玉杯繁露之書淵源遠甚繙金匱石室
之作譽處翕然肆疇册府之英無出儒宗之右鵬搏
羊角雖莫量薄往之程鳳鳴朝陽要先展格心之業
諒悉攄於賢轄以入告於辰猷坐令州縣之民如在
祖宗之世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息蔚爲百辟之儀
諫官可盡言宰相可盡行郎兼二者之美場庭之寵
指日以須某雅辱舊游嘉聞佳語賀厦欲同於燕雀
莫遂下風寄書遠託於鱗鴻未殫抃悃

代通安大使丙

身無功狀難久汙鵷鷺之班帝有恩言俾往牧魚鼈
之國出國門而東驚歷吉日其遐征惟遥瞻大幕府
之宣威竊自比小諸侯之述職蒙成庶其免矣馳敬
其敢後乎恭扣橫門具陳忱悃伏念某學不適用材
亡癃人身類蠹魚生死不離於文字心如乐鷄飛搶
止在於枋榆不圖官職之推移浸被朝端之任使謀
之濱益播熊蟠之譽一襦五袴萬口一談適大江以
酌何有誤賓嗇車豹尾之間志願無宅已作閒館珍
臺之夢倘徂坤維之謀帥爰奉異命以充員靖言差
擇之所由非有勞能之可錄意其温恭有恪必能寅
奉於教條察其悃幅無華或可惠綏於田里肆加臨

遣俾備驅馳自知不稱於所蒙若牢辭之弗獲某
官受天間氣爲國重臣手剪逆濤帶礪遂明於偉績
身當强敵金湯不在於長城相時社稷之大勳式簡
晁旒之隆眷徒得君重託西陲半壁之天行以公歸
抚黄道重輪之日尚憐孤拙曲借優容陰雨之膏黍
苗深切煦濡之孳廣厦之庇寒士不勝歸倚之私須
詠艮勤敷陳莫究

賀龍興帥趙龍圖善俊

伏審光奉綸言移牧會府課殿邦之最謂宜寘諸左
右掖之班宣制閫之威乃獨領此南浦西山之勝
雖小鬱輿人之誦而坐回一路之春側聞除書幾至
曲踊某官自天毓秀以學禔身河間大雅不羣所耽
者古東平爲善最樂自得於心早搏九萬里之風荐
試十九年之及隨其所到輒有能聲疇清香畫戟之
聞久應選表寓寶文綵字之直奚足酬勞頃於龍沼
之濱益播熊蟠之譽一襦五袴萬口一談適大江以
西謀帥之難而當今之選非公莫可畫棟飛雲朱簾
捲雨端爲湖山而一來橫門開日高閣切星行厲雲
霄而邦立某備聞聲猷積有年數幸甚部刺史班春
之始得在小諸侯述職之中無一事以勤館人空有

懷滕閣之記如百穀之仰膏雨第請賦黍苗之詩時
哉千騎之臨正肅春光之麗幸無忽節宣之令寔不
勝頌詠之私

代王憲通判南帥王樞使簡

起家乘障在初心猶切於吹簫改命觀風不自意何
從而得鹿望甯到此賤不獲辭式時方伯連帥之賢
寔惟紫樞黃閣之舊屬嘗有一日之雅諒不忘平生
之言小草之依長松亦緣同味之故凌雨之得大廈
厥有亢身之方顧卒相之其知免矣某官才全而能
鉅志烈而氣剛立朝堂眞不清之冰雪論事凜凜
乃葦杜之鷹鶻羽儀百僚夷險一節濟川作礪不負
武丁之簡知破斧缺斯亦豈周公之加損起從詞館
來毗帥藩以方叔之壯猷勤畢公之小物一路綿邈
皆自得湖山之民重湖阻深無復有萑蒲之盜行錫
昕朝之對遂登顯面之崇某以碌碌何足數之才蹈
硜硜未必全之戒不圖末路俾駕使軺幸列城已熟
於教條而百姓亦安於田里蒙成足矣雖衣繡持斧
以何施馳情炯然惟補劇息黽之是望

通賀安撫王侍郎

伏審出綍西垣作藩南服紫芝塗檢方除宮掖侍從

童子而歌中和亦能遹須於風化其爲歸倚莫究宣

陳

賀潭州衙參政涇

伏審勉從温詔起殿介藩袞衣繡裳尚鬱歸禾之命

橐弢戟纛有嚴制閫之權坐令道林岳麓之間俱在

春風和氣之內某官道關百聖忠貫三精該孟韓於

胸中獨傳正學起晁董於筆下遂甲大廷屬昕朝更

化之元在獨坐可言之地如農夫之去草先務絶其

本根若歲旱之作霖爰竇諸其左右方侯登崇而顧

面忽投閑散以均勞逮元氣之稍迴果公論之自白

赤舄几几曾何跋扈之傷方城臨臨忽畀藩宣之化

邇是瀟湘之境方羅蛇豕之妖瘡痍未瘳反側猶在

勞來安集曾煩天子之大臣輔贊彌綸行究賢人之

遠業某竊聆明詔倍激扑惊酋豁頭童猶是陶鈞之

舊物文卑書俗室陳竿牘之具文蒸惟歲律之向除

猶覺寒威之未慈願精調於鼎鉉即歸秉於機衡斬

向良深科條弗究

通潼川潘謝太丞代胡監酒

青衫試吏方謀控地之飛繡節觀風幸快披雲之覲

撫微軀而浩歎捨崇俄以去歸伏念某鉛槧庸生箕

通成都林運使

白頭捧檄派瞿塘灩澦以遐征繡節觀風許櫂具巧

搖而入見矧是萍蓬之跡寔連桑梓之陰陽公薰吾之鄉人亦復何殊於親炙孔子思魯之狂士固應顏喜其遠來是不虛爲萬里之行其庸敢廢一牋之敬恭惟某官修名揭日高誼薄雲斯文得所宗典則在大和之上所守一於正風流如慶歷之間稽其踐揚休有譽處屬者一麾之出守靄然五袴之興謠選表曩崴幹方之略肆疇物望就駕使軺賁延閣以通班來歸謂卽近長安之日乘軺於邁乃遠占蜀道之星過故鄉而上冢昔儂寇叛而安道率家僮破賊貝州惟平戎甫定之餘正杼軸已空之候雲屯萬旅曾無賦斂之少加星拱九霄聿有聲猷之上徹行拜芝泥輶式是思綸之下拜居然天意之偶開適於是時忽之重亟歸玉筍之班某困頓數奇侵尋已老蹭蹬場降甘涸衛師興而致雨已示洗清小醜之期商歲旱

屋其誰以弔於有司流落江湖已久無求於當世不期特詔錄以微官身縻香火之祠夢達蓬蒿之宅耕雲釣月自分終焉歷井捫參何心到此偶故舊彰梯祲之念而荐書形華袞之褒遂扶老携幼而一來蓋蹈險履危之萬狀撫頭顱而浩歎初亦憮然悔之望英鶱以焉依茲又幸之大者其爲歸倚莫窀名言

賀李崇慶得鄉節

伏審揆日建臺出節引道猩鼯夜嘯上貽廟廊之憂錦繡晝行中出璽書之寵仍寓寶儲之直益增英鶱之華一聞郵置之傳頓覺封陲之肅恭惟某官夙登熟風猷神馳德宇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曷勝借助之

列署力障頹波趙孟所貴能賤之於吾何有孫劉不使爲公耳枉已則非流落十年險夷一節疾風知勁草身自有於長城浮雲蔽太空世苦無於公論迫茲叟化詭以作州譎然治最之旁行久矣召環之當至殺越人于貨偏值小夷干紀之秋修扞我於艱尚憶曩崴幹方之略肆疇物望就駕使軺賁延閣以通班過故鄉而上冢昔儂寇叛而安道率家僮破賊貝州平而寬夫以相位酬庸參本末於兩公殆前後之一轍式是思綸之下拜居然天意之偶開適於是時忽降甘澍衛師興而致雨已示洗清小醜之期商歲旱而作霖又卜歸服大僚之兆某情均骨肉迹阻門牆櫪具步搖反莫偕於賓客距躍曲踊第深激於扑惊

代回利路毛提刑兼制參　午

竊審光膺睿渥就按祥刑下芝詔於西垣寵光茂甚泛星槎於南鄭風采凜然不妨大幕之運籌併使全蜀之蒙福成命一布懽聲四騰恭惟某官厚德春溫貴名日起曩鬱朝天之步來爲贊畫之賓留東閣以觀賢小淹遐武觀湖南而知客遂簡淵衷肆令咨度於皇華悉俾平反於丹筆芒承迅召歸正要津某耳熟風猷神馳德宇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曷勝借助之

懷不自我後不自我先適值建臺之日欲陳賀悃莫
究抒悰

通鹽使鄭侍講喬

伏審輟從班朝出將使節誦文章之雅雅殆疑非近
世之人望英藻之光華乃辱在先驅之役蓋平日精
誠之感有今茲幸會之逢不自勝其忻抃之懷輒自
見於竿牘之敬某官彌文作古雅望鎮浮方其游舉
從而安作然而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相心潤九里
而福京師非異人任諒無煖席即有賜環某家連賜
履之鄉官託輔車之勢故於五袴之詠尤所飽聞藐

厚德有容而不失其高中立不倚而非期於矯頑波
方靡雖蕭傅亦有非望之慙砥柱不移獨宋璟聿爲
難致之客深交不願於絳灌爲公何有於孫劉旋剸
劇於星郎之曹且緡經於春官之席皆主知之自結
何治最之弗優大爲人望之攸歸會謂國鈞之伊邇
奚雲霄之已逼乃原隰之載馳先聲所孚列城自肅
羞昆崙而薄員嶠姑遂來臨扶黃道而上紫微終當
未免某少而筆硯偶爾紳裳倒指半生之中若爲把
玩折腰百僚之底乃爾塵勞夙承謁澤之餘尚深賴
尾之憫催科撫字莫知何策以兩全噓濡拊摩尚圖

更僕而三請幸焉已甚言亦奚宣

代回建昌江守自任

駕行春之馬何至煩公分掃地之光是將及我寶鄰
之側有人如此魚書之敬闕典可乎竟爲所先可謂
不敏某官英標玉立雅望川流解牛十九年綽有餘
刃參天二千尺誰識苦心稽其所臨具有可紀尚屈
雲霄之步來分銅竹之符解弦已妙於更張禁火便

是七襄之章焉能盡寫

代回鄭潁州　汝諧

已試疇庸維良作牧籍甚物望謂宜寘甘泉之班遽
是侯邦豈其淹長者之辱維時鄰境首丐餘波自送
庭麾之南日困摩挲之迫亦欲致魚緘之敬以踐修
燕賀之懷竟爲所先敢謝不敏某官長材緯世雅望
軼羣粉省含香早出應郎官之宿江城畫諾乃膺開
剌史之天寘維責寔之朝欲示重外之意復煩遐躅
加惠价藩恐行促於追鋒殆不容於煖席某偶冒分
符之寄寔連賜履之邦披雲覩天屬已慰生平之願

掃地布席政有賴輝映之餘拜嘉以還占言莫究

代通楊鈐州誠齋

得請於朝把犘於外首石渠之選人猶為之屈稱判斗大之州今乃煩於敏手提封幸甚輿誦謂何某官其學一出於誠雖天亦亮其正每極言高論曾驂倬於後害雖怨家仇人不敢誣其生平世亦豈無名流若此者幾古之所謂遺直顧不在公雅薄圜壺之游自詭左轄之駕謖然儒者之政藁此區吳之民厥惟當今尚有公論頃牧朝蹟壞麻誰貸於延齡比入薦書登位蓋慙於陳寔夫豈為丹雉之詛亦自逃青史之譏以此占之豈久外者某竭來乘障政爾事賢屬聞有行不覺永歎念逖間德宇何從聞拔薤之規而講問政聲尚欲取伐柯之則

代誠齋迎賀趙守希仁

作古奧學造微由蘇氏以來未有如公家炙子兄弟出綍西垣分符南服採諸人孳久當寘綦彙之班邈今尚鬱於遠猷諒無煖席之淹即奉受簉之問式究是江城乃復枉朱轓之辱眡緣重外何至頻公先聲賢業永弼治朝某祗若恩言撫摩凋瘵民亦勞止孰一臨和氣百倍某官英標玉立雅望川流稽其存心寬舫魚賴尾之憂我儀圖之惟有鄰女分光之望心要不出東平之善至於餘事猶不減子建之才越從踐揚休有課最使者之星一出不待輶驅而已爭刺史之天游開豈應選表之猶未謄言制郡孰與是邦

代回詹歸州

庭集孔鸞當並游於明路符分銅虎俾各把於州麾

追惟傾蓋之定交以至舉觴而相屬恍如昨日不知
歲月之屢遷惠我好音方懷德禮交之不敏恭惟某官
文追古作學得眞傳立館下招諸生方發青衿之藥
坐堂上稱太守俄班皂蓋之春坐令三峽之濱大喧
五袴之詠先一州而後天下此豈宰物之心鼓元氣
而靈域中即聆選表之命某倦游甚矣決策歸歟已
辦扁舟將過黃堂而款語所憂召驛即隨丹詔以趣
還感榮問之先施布謝悰而莫究

代回嘉定李校書

行春而鴈一馬內懷鶉特之慙遺騎而致雙魚中有

珠璣之貺細哦此作足振吾衰某官世濟方聞之材
心傳正大之學餐楚客之秋菊恐宅饋之或傷織天
孫之錦裳非今人所能到尚屈雲霄之步來分銅虎
之符燕寢凝香蹙擁黃紬而護卧璇題納月即攀紫
禁以上征某猥以謗材來臨劇郡地如錯鏤所忻鳴
梢之聞鄰勢若同舟當有餘波之及晉欲報之惠莫
究于言

回眉州安直閣奕仲

五馬二毛悵已乖於壯志雙魚尺素駭忽拜於好音
濼然駿氣之橫空寫以名章之滿紙高懷甚茂永好

難忘某官家傳貫日月之忠身被奄龜家之錫赤舄
几几蚤從周公之拜前方城臨臨剩喜西平之有子
蹙攝守符而共理即承帝命以爲眞某洗印云初課
功何有受察遄騰於大幕我所焉依同寅近託於鄰
封公無遽去

代回潘倅　昌齡

伏審已戒行李來赴瓜郡承流儻豈復執樂紅粧
之夢公爲別乘適應浮關紫氣之占民曰樂哉吾事
濟矣某官才無施而不可政所去而見思人緩鵷鶯
汔可慰輿人之誦游分風月竟莫曉宰物之心亶惟

公亦屈矣乃久涉州縣之塵我獨登然獲再見州里之
之彥某揭來漫仕雅已倦游知予之來固不啻伋人
之喜道舊爲樂意必有起予之言紓意良勤占辭莫
盡

代回彭提幹 扶

拜州千里顧不材何以當之置水一盂非故人尚誰
望者揭來訪問乃爾乖離望梅嶺以興懷撫鱗緻而
增歎某官早從里選遂以文鳴九萬里之搏風了無
餘子十九年之游刃綽有能聲豈青衫旅荷葉之桔
而黃本綬石渠之校帶櫑具劒豈久爲暴使者之賓

衣紫袷襲行且列漢甘泉之侍某拜州邇止念舊悵
然披鄒公之朶雲自慙不敏閱道州之鳴鳳日冀來歸

代回本司幹官

比因錫對驟俾乘軺自歎素無能聲何以膺衣繡持
斧之任所幸部多君子庶共肩同寅協恭之心至於
高明又其尤頴謫然妙墨如見櫪具之劒步搖之冠
久矣吾衰莫報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忻頌滋切科條
莫周

回宇文制幹

萬里遐征方有陽關無故人之歎五雲下逮喜皆宣

州多君子之游惟草木之味本同而膠漆之情淮舊
獲同王事豈曰人謀某官世濟詩文之宗家傳忠孝
之譜鐘鏞在東序殆非近世之人鸞鵠峙碧梧休有
先正之樣豈期賓幕得此勝流儻肯屈達步而不留
能令公喜當刻辟書而上徹何以假爲惟憂別奉於
除書行且徑登於要路某一違矩範屢閱歲時不謂
凋年復有握手道舊之道矧惟幸會共展同寅協恭
之忠曾修問之未遑辱飛牋之先及其爲悚作未易
名言

代賀交代制置英侍郎赴召

之得路中國相司馬矣抑令强敵之革心揚于大庭是在不日某振辱朝廷之臨遣俾相先後以踐更戮然纓冠而來雖爲國人而贊喜瞠若絶塵之後獨瞻隻軌以懷慚烟烟乃衷帖帖莫究

代賀李侍郎除在京宮觀兼侍講 憲

伏審光奉綸言歸侍經幄久矣去國其何以慰蒼生之心幡然賜環稍足以生善類之氣蓋公論乃今而後定殆揆路繼此而延登側聞除書幾至曲踊恭惟某官統傳洙泗秀出峴嵋聖人不生豈在乎弟子之列大雅既熄當求之古人之中盡繙金匱之藏有光玉振之響氣直養而無害材何施而不宜頃由簡知入躋禁近有能典朕三禮是資寅直之誠爾尚弼予一人綽有論思之益曲高難和道大莫容納履星辰之間把麾江湖之外顯曹僻郡未嘗干喜慍之懷緬帙縹囊初不廢校讎之課淵乎於道而益進淡然與世以相忘其如治狀之上聞不容造物之我舍錫以芝檢歸諸筍班奉琳宮之緣苑在上清虛皇之側勸邇英之講迫以合宮衛室之初行將登庸大慰衆屬某爲品甚下辱知獨深塵在塵埃米鹽之中限以雲泥闕山之隔伏讀贊命喜倍等倫郵置相望喜運意

紓辭之易達成瓜伊邇將考德論業之有期頌詠滋深秩條莫究

李參政復官奉祠 壁

伏審盡還峻秩晉奉眞祠夙夜匪朝久矣眞心之莫白風雷作號居然公論之復明側聆播告之修一洗讒誣之巧某官心傳正學世篤孤忠國且將危安得潔身而苟去敵非易與固當出力以延爭使人皆王陵則諸呂孰與誅朝有東之則二張非所患君子所爲衆人不識孰能明東縗乞火之謀宗廟再安二聖重歡乃宴檠曲突徙薪之策顧令罪去其謂人何宜

皇明之燭幽下璽書而錫命故物復崇階之舊清班從閒館之游周公居東三年行對末命之寵奇女墜地七日豈淹講室之居即揚策書歸相興運某登門舊矣讀詔欣然非爲游從之私將有拔茅之孚良喜是非之定少寬恤緯之憂

賀安大使男除將作監丞

伏審東閣新除監丞光奉宸恩擢承戎監綵衣贊畫夙有帶礪之盟槃澗疏棻入箋鴻鴈之列蓋敵運值將終之會方朝家爲必勝之謀北面修車馬備器械之防俾諸扶日月整乾坤之胄恭惟某官道間百聖

忠貫三辰方介鱗易跋我衣裳孰誠遜黨幸芝蘭生予
庭砌同決大謀迄茂建於國功遂挽回於人極雖榮
躋於京秩殊未滿於輿評逮乘半剌之車蔚爲千里
之福既已無施而不可豈應待次而後升此岳牧所
以極口而薦揚談士所以扼腕而歎息公論累年而
後白除書一旦而乃來西平有子我有承姑陞華於
武監局公拜前脅拜後行俱幹於政機某託在所臨
忻聞是舉焉依庥映久哦少陵廣厦之篇顧假須臾
更賦鄭武緇衣之什拮蹈云極宣陳莫罄

賀少傅周益公致仕

伏審勇退莫回疏榮益寵推梭近世謂當班文富之
間瞻言高風乃忽在羲皇之上雖君相歎息而惜其
去然猿鶴歡舞而候其歸携持全名照耀千古某官
勳在舜鼎名滿華夷方堂堂當國之秋極寒罷躬之
操格天挾日丁無一節之詭隨破斧缺斨始有後
來之洶湧人方願去予高之胄公乃遂掛神武之冠
從容綠野之游纔絕赤松之約方將騎牛澗壑盡領
故山之雲壓爭瞎漁樵不襲襲時之貴里世而采有
仙者公獨非其人歟某立弟子行且三十載昔者在
青雲之表自憐無附驥之階今茲遇紫氣之祥第欲
上著書之請

代誠齋回交代傳郎中　伯壽

就移星軺式接冰漕教條已熟固不待傳車之周爰
風采一新而後知舊政之瘝在幸甚烹魚之喜跫然
羅雀之門下拜以還不敏是懼某官修名蓋代駿氣
橫空嗣奕葉之風流殆草堂相君之未死收兩科於
談笑何青錢學士之足云厭紬書一之書自詭撫字
之政使得數十公參錯豈其隆平之或難不應九萬
里扶搖至於今日而猶未自輟粉闈之直駕言繡斧
之車蓋江湖阻深當致意於萑苻之間而雲濤變化

皆獻狀於几案之上進足以謀空固之最退足以助
覓句之豪亦既久之兼是二者謂綸紱且下盍歸寘
清切之班而材軸已空又當妨將輸之選徧疇於衆
就畀若人參酌取予之宜惠綏凋瘵之俗恐未媛席
即將賜環某雅矣倦游幸而得去昔拭李生拜侍御
已凄其動老矣之懷今慚柳下愧孫登乃浩然起歸
歟之興上還印綬歸侶漁樵嗒焉巖居覺與世隔忽
聞踵磨牛之前武今已得流馬之良材藏疾匿瑕其
知免矣連辭紓意更辱先之折愧兼懷科條莫究

代通交代吳制置獻

騎馬聽雞尙憶常參於後乘捫參歷井豈期來治於
左符椎平生臭味之相同較加許簉緣之有相蒙成
吾知免矣奏記庸可後乎某官人與古稽學先物格
大鏞在東序蔚爲寶鎭之儲衆星拱北辰宜在泰封
之次設施特餘事爾榮貴皆固有之屬時方病於搶
汝作霖雨用汝作舟楫固當遂正於登庸詔函果趣
於追鋒宸旒久爲之側席某自憐垂老雅曰倦游方
顧憂肆疇不世之英庸碑未形之患甫開制幕大得
民和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旣已了無於反側用
攘隨事各爲之整頓往屬西陲之事變上關北闕之
猶可自珍彼力苦易制價苦易酬庸何足羨已矣風
雲之夢歸戴松竹之遊搔首著書願爲千載之計閉
友之淵源豈爲科名之得失吾王未嘗朋
之送米啟夕秀於未振大放厥辭發孤笑於羣憂遂
忘其老偶輟犂鋤於谷口來瞻貌闕於行都呂璧之

門竟句足了一生之愁夜闌山鬼之吹燈見日旰都僧
介坎壈百催挾册讀書早參諸老杖屨之末焚膏繼
晷僅得古人糟粕之餘亦嘗爲俳者之辭以出應州
家之試瑟雖工而王不好將以何求斤欲揮而質已
亡不如其已嗟吾生之至此彼勍者其爲誰永惟師
友之淵源豈爲科名之得失吾王未嘗朋
猶可自珍彼力苦易制價苦易酬庸何足羨已矣風
雲之夢歸戴松竹之遊搔首著書願爲千載之計閉
門竟句足了一生之愁夜闌山鬼之吹燈見日旰都僧
之送米啟夕秀於未振大放厥辭發孤笑於羣憂遂
忘其老偶輟犂鋤於谷口來瞻貌闕於行都呂璧之
布衣芒鞋尙須葉沐焉設之剿絕鋼鉄誰念歸來烏

已倦而欲還人不知而奚恤不圖金匱石室之彥務
廣竹頭木屑之儲下急急之符而取將採平平之策
而薦進寶藏康瓠適用伊何刻畫無鹽過情已甚迄
疏榮於北闕遠偕計於南宮雖技斷斷兮以無他得
此已幸然鬢種種其如此豈有能爲第惟么微重只
朴野緬十二經以說焉能動於老眸載三千牘而來
不加多於方朔乃以巴人下里之曲猥玷蓬萊道山
之藏儻因是而獲傳亦此生之至願宜時幸會厥有
由絲某官文談國華學傳聖韞人循循其善誘溫其

玉振之音心休休其有容籍甚海涵之量吾席登庸之拜益殫甄冶之私謂鶯鳩飛搶榆枋雖無它望而鸞魚生死文宇是亦可憐倘令一善之勿庸時謂匹夫之弗獲乃曲收於芝蘭以上徹於冕旒俾少酬鉛槧之勞以歸見鄉曲之士某敢不激昂宿志紬繹舊聞窮當益堅肯但攻發策決科之學死且不朽更勉圖傳世行後之方不爲小人之歸是乃國士之報過此以往莫知所裁

謝使長黃侍郎職狀　竹坡

千室鳴絃雅契夙諧於附翼一行作吏列章又辱於

壽頭矧惟解褐之由以至從軍之日稽其恩造不出他門載觀奬予之過情不知涕泗之橫臆某年開七帙恩與一官移甘菊於簷前於時已晚嗅決明於階下其立良難所爲扶老攜幼而來亦惟飲水求匏之故旋類倦飛之翼欲回興盡之舟蓋緣蒲柳之早衰重以桑榆之欲暮有時而寄有時而取何足裝懷無失其故無失其親尚祈假寵驟拜荐揚之及恍驚神觀之還況惟文名政績之褒出於儒宗吏師之口不特增光於老朽又將奪視於友朋受言藏之不虛來矣恭惟某官羽儀一世橐籥諸生循循然善誘人俾

皆有得斷斷兮無他技亦與兼容與憐末吏之窮途猶是曩年之下客慨然感歎賜以品題某惟當服膺輕外物之言決策老故丘之舉主父之日已暮未忍倒行陶令之園將蕪逝將歸去不爲苟進以答主知

謝漕使趙監丞舉職狀

凋年試吏方深濡翼之慚薦秩蠲枯忽拜霜頭之辱假以使華之寵俾爲末路之先載披刻畫之章莫喻凌兢之悃伏念某資惟甚下材不逮中讀瓚典八索之書誰寔爲於劾者決得失一夫之目人皆弔於有司消磨已盡於壯懷潛伏分甘於幽屏不謂金閨之

彥偶聞谷口之名錄其鉛槧之勞界以斗升之祿方祝釐而賦粟俄奉檄以從軍惟時試吏之邦適棣建臺之地儻匠石之顧伯樂之廐等不材下乘而弗收則天池之濱大江之濱與凡介常鱗而何異屬者嘗試以請惠然賜報曰俞矧舊學已荒顧深醖之焉在而虛詞無當於雄健以謂何至於議論踐履之間未免簡書朋友之責凡此衮褒之所逮俱非榛散之能當茲蓋伏遇某官冰鑑人材模範士類人循循其善誘思屬瑒於兩端心休休其有容曾不遺於一介方登車攬轡之未久已足國裕民之兩全行將歸金馬

之班豈久屈木牛之運柴樞黃閣遂將宅揆以經邦赤簡青芝預欲儲材而待用顧雖至匪亦在兼容某敢不振厲弱材護持晚節肯干官謗以傷門下知人之明謹守師傳益究古人爲己之學倘或有聞於後世是爲仰答於已知越足以還罔知所措

謝總領張殿撰薦舉

出山已錯況肯爲寸進之謀藉手言還亦欲假言揚之寵不敢請爾幸而得之惟其無戔記之千求或可矯世俗之末失伏念某稟資甚下涉世全疎少不如人恐墮踽踽涼涼之號動而得謗乃緣奇奇怪怪之

文雖詞類於俳可無學而能然博懸於投刃不在乎得返漁樵之初服主鷗鷺之齊盟慨然自斷於此生已矣無求於當世駭忽傳於膚使猥見謂於逸民閒里浮沉焉有箕山之雅操闔臺刻畫蓋緣谷口之虛名捐微官以乞之俾還征而至此枉河陽之馬幣顧有何勞問杜曲之桑麻逝將引去敢期薦剡荊逮陳人茲蓋伏遇某官長材百吏之師粹德萬夫之望星槎玉節觀風已遍於兩川流馬木牛總餉進兼於四路若時以身受察之士孰無忠望賜之心雖激濁揚清冰雪頓生於筆下然尊賢容衆渭涇自判於胸中亶是羈孤蒙此振拔某敢不益堅素履勿負初心行其歸歟必不待塗窮而下泣顧雖老矣豈其緣日暮而倒行切矢此身以報知己

謝李憲特薦

裔夷千紀曾微敵愾之勞膚使策勳猥玷薦之數得非所望愧甚於榮切尋小醜跳梁之囚正坐平時姑息之故憑恃其險阻肆爲晝伏夜動之謀虔劉我

邊陲不勝天寒雨濕之慘倘師干之不出豈狼心之可懲爰妙選於使華俾恭行於天罰算無遺策役不淹時殲厥魁遂挫方張之寇執此羣醜仍推不殺之仁弛張皆合其宜招懷卒復其舊功乎偉甚足寬廊廟之顧憂僕也薾然莫致戎行之死命敢期刻牘併錄陳人三豪輒瀆於一名片言足重於九鼎茲蓋伏遇某官綱羅千載師表一時然太一之青黎厥惟舊德授編書於黃石綽有壯猷乃今成此顯庸在公蓋其餘事奉使有指即觀弁繡之言還事君以人尚恐桷棫之或棄諸言見及小已知榮某雅有倦游之懷恐虛借助之意亦可稱於天下曰知已以夸踰衮之褒仍當明於大君紹策書更作齊天之頌過此以往莫知所裁

謝潼川范帥應詔舉所知

九天綸紱肆令博訪於英材一介草菅不謂亦登於
荐紙得無傳聞之誤可勝悚怍之私竊觀聖上欲兼
收毫髮稊粟之材是以明詔及乃併及閨臺閫節之彦
嚴爲程期以示急先之意不拘統屬以廣論荐之途
側聆大哉之言具識厚甚之意明天子用心如此其
敢忍欺賢大夫所學謂何焉敢輒舉如某者一無他
技百不如人矻矻讀書所得惟糟粕爾悠悠閱世到
處如枘鑿然投名鷗鷺之羣拔足塵埃之表與漁樵
而爭席求農圃以爲師負與世以相忘分此生之永

已不知忘似之蹤跡何自有聞於簪紳外之部使者
察廉力誦河東之賦內之卿大夫獻納僉諧谷口之
名朝而倖與於一官暮即遐征於萬里昌黎幕中之
辨方有害其生之憂醜蔑堂下之言孰能携其手而
上茲盍伏遇某官家傳高節世濟令名要路方開不
爲痛環而少屈扁舟徑去殆是忠文之復生乃於傾
蓋之初亟定斷金之契雖大宗細楩材具要爲不同
然小草長松風味頗亦相似乃曲收於蕞品庸上徹
於嚴宸茲乃古人之所爲暴之天下而無愧某敢不
力持晚節率履舊聞雖及瀉年所遇當期於益壯主

謝王都大應詔舉所知

皇皇者華方掄材而賜詔微微小子乃假寵以充員
恍莫悟其從來凜不知其所措伏念某嗜書成癖坐
詩得窮少也斐然意頗輕於餘子今其老矣竟何異
於庸人白頭偶得於一官黃帽遐征於萬里折腰斂
版已失平生韋布之高尋壑經岩第作放山松菊之
念吾生行且休矣易月予還歸哉敢圖虞使之誤知
特剡需章而論荐雖撫心自歎若爲可稱於品題然

莫喻慙色伏念某耽書成癖閱世多奇蹟陳言反
不逮原夫之輩忼慨長嘯孰能知梁炙之吟偶然漫
浪於一官乃爾漂零於萬里幕辨或以爲叛其若眾
姻何事了自笑其癡幸有公論在辛勤兩載坎壈百
罹政期僅有之寸長乃忽成發於荐紙茲蓋伏遇某
官主盟善類篤敘襟期而臼孰何已定古者金蘭之
契勢位略去殆過故交車笠之盟式是言揚之加夫
豈私謁之俟某猶當益堅素守以答已知白頭已負
平生雖不能致吾君堯舜之上黃金不如一諾或可
使得此聲梁楚之間過是以裨莫知攸措

格齋四六卷二　三十三

謝劉閣學侍郎舉十科後溪

聞師友之談公未嘗不在鉅鹿之下分科目而舉士
今乃獲入荐鶚之中竊是凋年饗此遐福伏念某讀
書有限涉世全疎取友兩周每勤伐木之夢從師千
里恐孤斷臂之傳顧雖有意於爲文祇以自鳴其不
幸老苒苒其將至曾未有於微功芳菲菲其彌章亦
何神於世用莫知庸陋之蕞品何自徹聞於諸公捐
微官以乞之俾遄征而至此筋力盡於跋涉精神汨
於應酬少不如人況已寖忘其故步老而無述恐猶
未免於鄉人不圖一世之宗師忽假片言之華褒雖

格齋四六卷二　三十四

謝劉閣學侍郎舉顧問科

撫心自歎若爲可稱於品題然藉手而歸亦可有辭
於朋友茲蓋伏遇某官德尊一代望冠諸儒心休休
其有容不遺一介人循循其善誘思竭兩端肆憐賤
跡之萍蓬曾侍故人之杖屨思元賓而不見遂收所
與之徒兒子張而問交頗訝拙人之異肆加嘘拂以
慰羈窮某敢不激昂懦衷紬繹舊學雖仲尼春秋之
作游夏不能措詞然昌黎指教之傳籍湜焉敢叛去

寓里文盟士喜東坡之未遠顧盼攸暨枯朽復荄其
於片言之褒顧豈他人之比深惟儇淺殆如小巫之
見大巫無乃博聞不知今我之非故我某惟當力持
晚節勿負初心正路是由肯爲塗窮而下泣終身自
勵敢緣日暮而倒行

謝賈大參舉著述科士寅

白首飄零誰念抗塵之役洪荒塊圠忽覃踰冬之榮
恍莫悟其從來凜不知其所措竊以昔在元酤乃國
朝極盛之時相維温公立荐舉不刊之法其問鉛槧
之士最榮著述之科必其高文大册可傳之無窮然

後當在此位如其狂歌雜謠自鳴其不幸安能若是
其班某學則空空文惟怪怪焚膏油而繼晷見謂書
癡襲斐荷以爲裳莫投世好分已無求於當世退而
自放於窮山不謂諸公之誤知特以一官而收錄雲
無心而出岫偶爲捧檄之行水有時而迴川久動歸
田之夢所幸小已宦游之地實惟大臣均佚之邦遇
先生之琴庭在前休有依歸之便兄長者而舍館求
定空懷不敏之慙敢圖特達之知辱在荐論之數蓋
曩司潛竒偶遺失所之一夫故令借揄揚尚令增價
於三倍惟是雅健通明之過與俱非迂疎在斐之能

當噓枯吹生雖重拜假籠之意循名責寔乃無傷知
人之明某宮心休休其有容人循循其善誘生民以
來未有盛於夫子鄒夫猶竭於兩端進見之士豈復
賢於周公沐髮尚勤於三握矧聖上方從於人望而
我公行見於褒歸固當預薦於楩楠以俟助成於廈
屋肆如庸陋亦賜甄收某敢不振作懦衷護持晚節
雖不能兼唐四善上課最於凋年亦猶當修宋一經
書弼諸之懿鑠過此以往莫知所裁

謝安大使辭充制置大使司屬官

刻章天上夙蒙褒衮之華辟掾幕中重拜禮羅之辱
雖在平生之親故亦無如許之恩憐顧雖倦翼之莫
迴其若感悰之滋甚伏念某讀書有限涉世全疎少
也斐然意頗輕於餘子今其老矣竟何異於庸人不
圖廊廟之鉅公猥錄文詞之小技支離之薪十束蓋
以病而周之石生之飯一盂復何求而來者顧以閒
世萬人之傑再造西州半壁之天青泥盤盤雖道途
之云遠赤舄几几幸台袞之非遥得依泰階之末光
是亦平生之至願方息肩之未久且孳履之無階姓
名已沐於荐揚朋舊皆爲之駭歎頑金無用竟虛甄
冶之功洪造曲成尚有嘯濡之意特刻公車之奏俾

參屬吏之游陪碧油談笑之餘立青佩講論之列兩
俱幸甚重拜嬰然雖近神山而舟輒還邇迴莫進然
望梅嶺而渴已止忻幸采深冒殊寵以若驚豈素荃
之敢到茲蓋伏遇某官道關百聖忠貫三精折尺箠
以笞羌夷視爲餘事挽天河而洗兵甲正侯壯猷方
將收拾毫髮絲粟之材於以主張樽檻居楔之用肆
如甚陋亦在兼收某敢不銘在肺肝詛諸祖禰雖俗
緣未斷不勝莊鳥之土思然永好難忘敢替昌黎之
山仰過是以往廢知所裁

代曾幸改正過名謝周參政省齋

吹毛洗垢自憐墮在於丹書補劓息黥所恃尚存於
清議矧方當眾賢和朝之旦亦豈有一夫向隅之寃
懷哉廈屋之蜥蜴有此庇言之感激竊以古者蔽罪
輕重不過於以情後世憑私喜怒鮮聞於以類于淵
何罪門人致疑於拾蝶麟之雖賢或者至以爲竊屨
張儀豈楚璧之盜翁歸婦翁之撾謗之朋與雖百
喙詘客於自列久而論定於眾人焉可以終期蓋人
不能以皆賢故過必觀於其黨方惡直醜正固不能
自逭於官箴然悼屈哀翁要必有主張於公道伏念
之託整襟下拜流涕無從控惟先君風蘊壯志引孟
某時之乖而寡與命以蒲而數奇少也執經頗惟書

燒燭慨然有意於事功看鏡倚樓其如不偶於時命江湖流落歲月侵尋腹憤胸奇竟不得以效其有龜跌螭首其可無以掩諸幽藐是孤行了無奇節不有賢者爲立言立德之宗誰其矜之俾大書特書之寵徼福平生之好挂名筆削之端施及後人享此遐福茲蓋伏遇某官彌文作古雅望鎮浮冠豸而辨貞邪不爲權要而少屈獲麟而示褒貶肯以故舊而或私槩以至公時謂不朽生者不愧殆庶幾郭有道之碑死而有知尚足慰橋公之墓某敢不激昂其懦銘篆於中儻未蓋棺或可踐揚名之訓雖未沒齒猶當懷結草之心

代前人謝楊檢討書先人墓碑

立玉筍於天上殆不知塵世之卑落寶墨於人間乃施及泉扃之閟龍蛇炭其飛動草木爲之光華貌是遺孤潛然流涕慨念先子夙有壯懷州縣之職徒勞莫白所揆邱山之木已拱敦掩諸幽恐泯無傳是重不幸若稽唐世有若誠懸凡碑碣無若人之書則子孫被不肖之責蓋人品高甚蔚爲多士之宗宜毫端及之趙增九鼎之重矧惟疇昔辱在從游得妙墨以耀方來不必述先友之記借此寵以塞永慕殆不負

偉哉青玉案之工賦諸紫芝曲之側殆類子虛烏有之賦姑借以發其絶俗之詞不然子與桑扈之交何至有如許逾涯之語君其過矣吾甚愧之某官學世其家文近於古雲漢生於筆下凄其飲墜露餐落英之清邱壑具於胷中超然羞崑崙薄員壺之想篇章一出等輩皆驚職以是娛其翁夫誰能出其右某猥蒙儷語加賁陳人早知五七之工殆是陳正字之派不謂四六之妙亦有王特進之風永好難忘占辨莫盡

回誠齋餽歲

萬里適當禍年聿修餽歲輒分常平使者之春酒
壽以乘壺併遺良二千石之盤飧致諸百輩願介
履端之慶承膺舉首之樂
某屬方啼飢遑暇作節固嘗過屠門而大嚼或乃逢
邊車而流涎不圖牢丸之餽忽惠然而見顧重以
歐伯之苗裔亦與之而俱來追下拜金聲玉振之清
音又知爲龍節虎符之上客延之以見祖禰職是而
樂妻孥仰惟恩私施及存歿昔過子雲而問字者類
皆載酒與從夫子而及門者殆至拾煤未有子衿之
朋而重師門之貲時時客舍食有鴈鶩之魚往往盤

餐歸宴翳桑之棄逆旅如此亟拜謂何冥報相貽第
有淵明丙者之目痴曾壽無害更效僊公閟宮之頌

歌

代誠齋賀周退傳

望觀臺之雲初第仰冥鴻之遠占南極之景因遂見
景星之輝維時備福之來不在耆英之外某官具元
兼內外以疇庸五更三點出鶉行盡領星辰而顏面
化於胷次粲明泳於筆端方扶日以上天衝羣陰已
爲之畢伏今御風而游物表四時猶可以前知豈應
挂神武之衣冠惟以幸平園之梅柳公如不起端恐
虛道長之祥民亦有言胡以慰袞歸之望袞時之頌

俾壽且昌某自放千巖萬壑之間無復五紋六瑁之
句過人掃軌初非有意於閉關塞向師冬所恨無從
而賀屢空有善禱溢於乃衷

代前人賀周監丞

五紋弱線寔維化日舒長之占萬壑層冰忽憶故人
高寒之樣折乃將舒之柳闔喬不改之柯某官道大
天通官成時正四十圍溜雨飽諸歲月之風霜入千
歲爲春窗計人間之日月履此一陽調息之運歸哉
五更供奉之班某不惟形容獨老之羞抑亦節物暗
換之歎梅邊山意頗思從同社而醉吟雪後杖藜悵

不偕賀客之旅進

代賀安大使

弱線五紋方驗漢宮之日洪鈞一氣併融魯觀之雲
惟時備福之來不在元臣之外肆哀善頌往候涓人
兼惟某官道大格天權高分陝百揆四岳有州牧方
兼內外以疇庸五更三點出鶉行盡領星辰而顏面
君子已占於道長我公行見於袞歸俾壽俾康時萬
時億某顧瞻大幕如在層霄鋼駑非故鄉空有感時
之歎珠履皆上客阻陪賀至之班

代宴費大參樂語

洪鈞播物曾扶日轂以上征紫氣浮關乃屈台符而
下照肆飭初筵之秩載延几爲之留恭惟某官命世
眞儒調元宿望間於兩社夙恭幹於繁機操此萬方
盡登崇於顯面亟上均勞之請莫遏勇退之謀天近
紫宸冠仙班於窺殿雲迷綠野窮勝事於明時撫舊
物以興懷爲故人而命駕驂鸞鳳不嫌塵世之喧
諱食蛤踞龜更約後期於汗漫江山炳耀父老驩呼
某曩在朝行時親德宇聞一言於堂下頗辱深知記
半面於門間未忘雅好惟是剖符之地寔聯拂日之

之日正油幢啟宴之時度暖響於笙簧散祥光於俎
豆翠眉橫黛歌聲上遏於行雲微步凌波舞袖低迴
於急雪瓊槳泛綠寶炬搖紅叵量賓主之歡共醉神
仙之侶引杯善須新年當勝故年抵掌劇談今夕不
知何夕可無韻語以寫幷悰

相君曩歲轉洪鈞手散陽和處處勻衮服肯迂今日
駕錦城便勝去年春珍臺多暇何妨醉左席猶虛正
要人飲罷天邊有消息催歸一騎走紅塵

代吉席宴都運煥章校書知府親家致語

衣繡持斧方乘犯斗之槎買紅纏缸暫駐拂天之旆

式是兩家之好肇開八世之祥載臨奠雁之期肆卜
合巹之宴恭惟某官高文作古逸氣橫空姜崑崙薄
員壺舊高勁節奪蓬婆收滴博新立儁功邊城復遂
於耕桑蠻嶠頓沉於烽火雖出笑談之餘事足寬旒
扆之顧憂舍爵策勳進崇資於寶皮過家上塚渙新
渥於星韜抑令寄徑以來歸眷即告庭而爰立適六
轡載塗之便屆三星在戶之辰天風吹環佩之聲肅
將嘉禮霜日照旌旄之影增賁賓筵厥惟天意之有
開此豈人謀之能及判府朝散德著東西州望隆南
北阮謝氏之雪似絮夙參吟詠之功蹈里之娣如雲
共證繾綣之好亦屆班春之蓋來臨合巹之期判府
安撫龍制侍郎宿肩事契聯締姻盟追曩好於斷金
聯新榮於倚玉絲桐翠枏共醉九霞之觴急管繁絃
爭鳴雙鳳之曲山靨百眉之綠花搖千距之紅鳳飛
之鳴錦錦子孫逢吉桃天之花灼灼家室具宜某猥
以賤工蔑覩盛事輒陳韻語以相歡悰

天喚風雷落詔黃身披雲錦護天章日隨漢使旌旗
暖路入韓城草木香即上星辰扶北極先持衣鉢付
東廂不知今夕端何夕且向梅花頓舉觴

代漕使晏賀帥平蠻轉官樂語

玉帳分弓塵靜獍鼯之野芝泥塗檢天垂雨露之恩
歡聲四滿於坤維雅集聿諸於需宴某官迺天雅望
命世眞儒朱邸談經接英游於綺皓紫荷持橐聯禁
路於嚴徐從容鵷鷺之班密勿雲龍之會適西陲之
渭瘼勤北闕之顧憂乃輟兩宮之信臣以爲四蜀之
司命錦城春暖仁風井絡之區雪嶺風高威瞻蓬婆
之外屬有種羌之變不逃英略之神役不淹時算無
遺策爰拜璽書之賜晉升元士之班寵光飛下於雲
霄和氣旁行於田里徒得君重耳是膺進律之榮無
匿瑕之賜贊善矧蒙於高會覩儀炎秩於初筵萃干
以公歸兮卽有告庭之拜都運判院近帥牙而弭節

參王事以同寅忻聞盛事之鼎來深激抃悰而不寐
肆陳俎豆以款麾幢燭搖手炬之紅酒運百艘之綠
舞袖低回於急雪歌聲上遏於行雲二人之利斷金
固應久要三陽之征連茹會且同升某等猥以伶倫
蔑是佾官陳時韻語
星軺夜落錦江邊萬里來依刺史天纔了銓衡三考
績便勤督府一歌筵絳蓂尊敬酹青田酒翠袖爭扶紫
橐仙飲罷嘉賓歸底處三槐陰裏望貂蟬

總使生日樂語

薄仙露於金莖是鍾哲輔泛靈槎於銀漢式介遐齡
肆陳秩秩之筵共致惓惓之禱恭惟某官心傳正學

肯屈十連之重來同一日之歡恭惟某官命世眞儒
鎭浮推望奉雲陽之瑄玉早列甘泉之班環北極之
文星更勤邇英之講仍厚偉冠之眷壹叅命衮之榮
偶坤維謀帥之難膺巽命幹方之任三年於此四履
宜之雪嶺界天徒得君重耳雲臺拂日無以公歸兮
比傳速置之音曲遂借留之願油幢風動如曩年開
府之初寶庋雲連在列辟彰纓之上小駐朞年之速
蹋卽抒揆路之遠猷都運某官頌駕星軺來親玉帳
遷官一列偶應考功試吏之科託芘萬間允賴含垢
匿瑕之賜贊善矧蒙於高會覩儀爰秩於初筵萃干
指以調絃諸五音而度曲霓裳疊月清音上薄於行
雲羅韝凌波麗舞低回於急雪瓊觴運綠寶炬搖紅
細玲玉應金春有懷畢吐直待參橫斗轉不醉無歸
藐是佾官陳時韻語
星軺夜落錦江邊萬里來依刺史天纔了銓衡三考
績便勤督府一歌筵綠蓂尊敬酹青田酒翠袖爭扶紫
橐仙飲罷嘉賓歸底處三槐陰裏望貂蟬

總使生日樂語

薄仙露於金莖是鍾哲輔泛靈槎於銀漢式介遐齡
肆陳秩秩之筵共致惓惓之禱恭惟某官心傳正學

慶雲惠跡俾叨考績之勞絳蠟浮春聊酢示慈之燕

世濟英猷解牛之刀十九年了無肯綮負天之背九萬里莫究扶搖頃自結於主知早入儀於朝著龍墀就日蔚爲鵬序之華燕寢班春出課熊幡之最旋整鄆車之駕返征井絡之區風采一新收驥電茗旗之效崽榮狎至亥使星郎宿之輝當置郵傳命之時正茲嶽降神之候非烟非霧騰瑞藹於九霄俾壽俾康沸歡聲於四路在坐眾官夙依門仞遍沐恩波皇皇者華喜適逢於初度青青子佩幸獲際於良辰潔觴豆以陳誠指松椿而示意百尊酬綠千炬搖紅皓齒清歌唱徹長生之曲繁絃煖響喚回不老之春輒陳

俳者之詞以相壺中之樂

丹青步武是家傳夜泛靈槎下九天纔看牧馹霜滿節旋觀董餉地流錢補天有譜行歸輔閱世無疆不計年飲罷鋒車趣東去座中舐鼎亦俱仙

格齋四六卷二終

諸安大資舉充歲薦
卑飛控地焉敢爲附尾之謀煖律回春乃特刻需頭
之奏驚寵光之駭至忽涕淚之交零竊惟近世薦引
之常無後古人特達之舉必也工於馳驚日掃舍人
之門否則宿有眞緣久備老聃之役乃以煦濡之寵
申其纏綿之私未有見其文而信其心如歐公之於
蘇明允觀其主而知其客如昌黎之於楊湖南豈其
公道之復行乃以此身而親見伏念某少而孤苦長
亦賤貧製芰荷以爲裳難追世好棲菁滄而繼晷見
謂書癡屢嘗從試於有司四顧孰爲於疏者薄其不

遇曾二鳥之不如已矣蠭休雖萬牛而莫挽旋結陰
崖之屋親種陽坡之瓜樂琴書以消憂自適園林之
趣懷稻粱以飴老不萌簪紱之心莫知無似之姓名
荷自有開於朝野急符傳命辱徵繁露之書特詔疏
慰遂賦支離之聚甫拜周之之惠便作終焉之謀會
無滿歲之淹復被從軍之旨幸甚折腰之地託於賜
履之區步亦步趨雖未遂摳衣之願筆則筆削則乃先勝踰裒之喪朶雲兼拜於函封駑馬頓增
於倍駕下闕

題闕

上闕
景翳翳以將入其如已迫於崦嵫技斷斷其無
他何意爭先於岐路方畀祝釐之秩忽騰辟掾之章
出處何常惟義之歸勉徇河陽之請飢凍雖切遠已
交病早與彭澤之懷忽驚鈞播之私曲借言揚之寵
目閟此舉寔震於中蓋試吏之日淺而積閱未深奉
身之術疎而與物多忤寵光所逮娟嫉將興惟昕朝
重違於鼎言故隆旨亦許以寸進餅罍之量得此已
盈榆枋之飛宅復何望茲蓋伏遇某官保釐西上師
表百僚進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猶躬吐握之禮生
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亦推循誘之誠故雖庸愚所

不遐棄式廣兼收之路曲施不報之恩重念某漫浪
一官流離萬里歲華晚暮悵來日之幾何子舍淪亡
況此心之欲折儻歸裝之甫辦即投劾以言還和擊
壤之歌不復有求於當世刑齊人之須或能仰述於
閟休使其有後世之傳亦足爲知己之報

卷一

三頁三行漢當作膺五行非當作無　五頁九行宮疑宮　十頁七行深當作覓　十一頁十九行聲疑鈍　十七頁十八行宜疑厚

卷二

首頁八行樣疑　九頁十五行室疑空　十頁末行丙据後篇當作步　十四頁三行寶疑室　二十頁七行下道字當作日　二十二頁十九行家疑庭

末行間疑閑　二十九頁五行越足据前後篇當作過是　三十頁十七行諸疑語　三十三頁十行施折前篇當作往　三十四頁十四行粟疑骨　三十七頁六行居當作屈見韓文

庚申五月胡思敬覆校

宋人四六多取材於經語易涉板滯而格齋以流動出之故誠齋極為推重此本抄自南京南京本蓋出於文瀾舊只一卷魏君發刻時編分為二又刪去各體名目薦舉表二首前後稍有闕文亦並不錄余頗不謂然業已成書末由追改因補目錄於前而刻謝薦舉表於後用存古書之舊庚申三月胡思敬跋

壹捌津册 9 反

袁勵準

甲春康宗校
鋟楙胡永子

別荆州諸友詩　宋呂殊撰

荆州三度別此別猶酸冷兼葭逐岸靡烟雨隔林迴去棹行且留離觴醉還醒緬懷荆州士鶴立霜毛整兢爽信何人班班紛脫穎況是清俊流魁然挈裘領相逢名教樂殊忘舊機境草木臭味同何庸絕畦町虎豹識避就寧忍覆照穽人情不盡道顛諒心耿耿眼底絕荆棨夙生獨何幸時恨多曠違報容多面頻分秋復自茲深淵惜斷綆斷綆無續期分秋有時井但願各自珍時窗動深省一簣會成山九仞猶棄井要令百煉金清瑩無留礦大哉乾坤內吾道相與命

題清谿神女祠　宋東坡韻

生居萬山中二年依澤國偶於坐曹暇聊欲訪禪默再拜神女祠劈山定何術上有琳宮巖作論期破惑只今澄酒中異影眩莫執泉源入幽窈蛾眉如可及吾閭大地下出投水中日胡爲二鮒魚欲歸猶未得變化乘雲雷那能繫不食山深風厲疑號天寒日車急寄語龍宮君安穩藏故穴近來託怪多勿遣容易測

敏齋稿　一　夢選廣

蛾眉亭

采石江頭月正弦捉月臺邊酒滿船擾擾利名蟻慕羶如公豈但酒獨賢平生醉裏詩三千捲起長江作長箋悲哉人世隔天淵一日乘風反自然死生在我我則天欲死得死豈其寃欲罷長風大放顛蒼茫何處可招騎鯨肩

上林樞密論和議書

某聞衆事者必順人心蘇公軾嘗言古今來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人之所樂則國以反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不可則反爲所辱是非疑似之際猶必取決於人心而況今日面首之事是非較然距可以犯人心獨行而不顧乎向者誅鼠姦魁收召嘗德雖未及大有所設施而天下翕然想望至治者無他衆心之所歸則未爲而人已信之也夫未爲而人信之則易爲力欲爲而人議之則難爲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某竊爲閣下惜此舉動是舉也不審閣下其以爲誠然耶或心不然而貌從之耶抑嘗誦言其不可而卒不勝同列之議耶今京都之內兒童婦女舉以爲非至有掩口而不願言塞耳而不願聽者人心所在相去不遠想閣下亦必知爲非也豈惟閣下知爲非想同列之人所謂異議者亦未必自以爲是也夫彼未必自以爲是而復不肯中止徘徊顧望若將力排衆議而爲之者其無乃以力排衆議之罪小而重違虜情之禍大耶夫重違虜情則和議未決和議未決則邊釁未弭此固今日主議之人所爲徘徊顧望者也抑不知和好之所以可恃者在吾國有人足以大服其心不在事事面從之以求厭其虎狼之欲也數日以來學校諸生詣闕投匭已嘗及此想閣下亦必聞之矣今區區欲爲閣下言數語而已閣下以爲持三公之首以送虜庭自開闕以來有之乎無之也閣下以碩德重望爲蒼生而起乃使開闕以來所未有之事書之史册傳之後世自閣下始豈不惜哉閣下以爲虜得

敏齋稿　二　夢選廣

吾三公之首其止以謝邊民而已耶其必將用是以傳告諸國也其必將用是以脩元肆赦奉玉尊號也其必將用是以東封西禪刻石頌功也其君負中興之名其臣受不世之賞而吾君吾相乃含垢忍恥偷安一隅猶爲國有人乎虜自得志以來八十年矣國力民心將帥士馬皆未必逮昔兩年之間技已止此吾不能少忍以舉三公之首而函授之以成其名是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也是所謂借樞於敵而授人以柄也其爲失計不言可知眾怒難犯專欲難成今者人言籍籍萬口一辭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吾閭而藥之也爲今之計誠能一紙布告遠近明言昨來以生靈爲念勉從所請而內外臣庶以爲未安所有已差通謝副使等姑遲未行而前所謂小使者不憚再遣彼以吾爲有人未必不從猶有難者則雖往復數四未害也況虜情反測和議雖成邊備其可弛乎均之未能弛備何至若是之迫切哉某昨到京都首聞斯議疎遠之人未知廟堂實意始見人言如此不無私憂故竊爲閣下惜

此舉動也夫人固有好議論口辯捷給訕上不孫以沽直者閣下平
日視某何如人耶閣下被召親故滿前酒不過謂閣下行取高官厚祿
以爲宗族交遊光寵耳如某者正以功名事業期閣下閣下其毋以
位五人之下立議不專異時或可藉口也昔元祐諸公坐棄地之議
而擯死者非一今日之事未論爲國計正使爲身計亦已疎矣時事
變遷詎可保耶惟閣下熟籌之毋以人廢言則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唐官制增損如何

論官制於後世當原其體統之所在毋徒以繁簡爲言也夫官自簡
而至繁者其勢易自繁而至簡者其勢難故自三代以降內外之官
大抵有增而無損或所損者一二而增者千百矣然則論唐官制者
將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以唐之因仍隋舊其可損者固爲不少而太
宗併省內外之官君子獨以爲無益於繁簡之數而徒以啟後世紛
更之漸者要必有其故也世變之推移天下之務日滋而官亦隨眾
則自繁而至簡蓋其勢之所甚難者太宗犯其難而卒無以禁其勢

之復趨於繁無怪也而吾察其體統之未明而本末輕重猶有未滿
人意是其所以損者祇其所必增而名號祿秩之未要亦未暇深論
也唐官制增損如何請因史臣之言而試求其增損之大略可乎夫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此其大略也夷攷周官之
書自三公九卿等而至於下士之微略計之當不啻萬餘人矣然則
由簡而至繁自三代固然也先王因時制宜不敢自泥於古而徒
慕其名以爲高然而其所增者後世卒不能有以易則亦順乎理勢
之當然而本末之有序輕重之有等體統不亂而繁簡適宜非若後
世之以私意參乎其間則所增者未見其不可損而或出於損者則
亦未保其不復增也吁實後世以繁簡失宜則唐之太宗不容無議
而謂太宗遂能削其繁而從古昔之簡者則其事誠未易言也史臣
謂唐之官制名號祿秩因時損益大抵多仍隋舊其以隋之選部爲
吏部起部爲工部侍內曰納言請司郎曰郎中名號之增損僅若此
以文武兩階而視隋之十八班以上公七百石而視隋之九百石其

吾觀光武中興之初內外之官悉猶簡約而於三公九卿之職任殆
若贅員史臣美其節約之制而自知棄閣議者猶深譏之亦以其體
統之未明而繁簡之失宜焉耳太宗其無乃類是歟太宗一代之英
主也其慨慕古昔之意自漢以來未見其比而所就僅若此或者因
是謂治天下無以古官爲意循陋習遵敝政且甘心焉此甚可歎也
故吾有大恨一焉以爲西漢創業之初不能上接三代之文物而惟
秦舊是安是其機之一失也至唐則又慕古而未至卒使後世徒有
絕望三代之意而機又再失矣君子得不嘆息於斯

道以天下爲一

人情之趨於薄自世道日狹始世道之日狹也其原固有自也夫能
以道容天下而使夫人相安於是非毀譽之中殆必有權輿是者矣
自夫寬洪博大之意不存於上而後偏駁詭激之論橫興於下君子
當於其世變求之東漢之時何時哉是非明毀譽著此其遠過後世
者也然其道視前漢已太狹矣憂世君子長睨遠覽竊謂大道之行

也以天下爲一不作好惡無有彼已尙何毁譽之有意若有譏當世之士大夫者抑由未知其所自求也夫使天下之人私相毁譽而一時號爲名流獨持風裁者得執其樞而奔走之得無所自哉苟在上者其道足以容天下而爲公論之主則固不止此矣夫志欲慕古而未明時敝之原且徒雜以老莊之說議者嘉其志而取其幾於道可也道以天下爲一嘗觀於老莊之說矣大要無異於朱穆所謂道德以仁義爲薄淳樸以禮法爲賊是穆之所爲言者固聖門所不道也君子獨何取哉夫不究其所以言之意妄而訾焉則亦不足以深知之也彼以爲使天下之人畏義而後愧生於心憚禮而後負結於意則是毁譽未忘也毁譽未忘則是人我兩立而非以天下爲一之道也此其志誠有足尙者惜也不及見吾三代之盛昔禹湯文武周公建中於上天下有公是非而無私毁譽故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使老莊而生其時則固知毁譽之不足爲世病而何俟於盡忘之哉自聖賢不世出建中之道未知攸屬而是非毁譽一

聽人之自爲而權始移於下矣使權一出於上而猶懼其道之不宏未免偏黨之敝況其下乎是則世之君子有不勝其紛擾思欲舉一世毁譽而盡忘之者毋怪也吾觀東漢自光武出而磨世厲俗以起人畏義憚禮之心張而不弛更一再傳縉紳之間務爲矯異而無包荒之德喜爲沽激而亡納汙之量是其所爲得者固其所以失也夫公論不出於上而作於下其道已狹況夫礁礁者易缺皦皦者易汙褒善太明或將醜正疾惡已甚懼其爲亂憂世君子安得不究極世道升降之由而爲是反本之論歟且其言曰道以天下爲一是道也即洪範所謂建極之道也穆以老莊之說參焉遂謂畏義憚禮者不足以語道之大吁莊周有言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化於道此穆之論所從出也是其傷今慕古之意宜亦有類於周者而皆未明夫時敝之原且穆亦嘗究其原歟古今未嘗有無毁譽之天下其所以相從相薄者豈獨天下之過哉君子豈於權輿是道者太息焉向有皇極之君其道之廣大無我能以天下爲一則是非毁譽之權殆必

爲天下能示人以所可知則民志定而天下理夫人君不可有愚天下之心也天下至繁至衆難齊而易紊者吾欲俾之各得其所無越於規矩準繩此豈徒法之可爲哉是以古之王者必使取捨好惡之意宣布明達坦然昭晰於天下使匹夫匹婦之愚亦皆知所避就民志一定所謂整齊之法固已默行於其間將不待屑屑治之辨之而自理矣後之爲人上者君民之際以機相示而以微相使於是智者疑愚者憤吾法始不足以勝天下不反己而咎人此後世之通患也荀卿子其能已於言乎上宜明則下治辨反本之論蓋如此嘗觀司馬遷之論謂申韓之學原於老子道德之意夫老子欲以無法治天下申韓卒以苛法亂天下事固有不相侔而實相因者不可不察也老子所謂道德本無大戾於聖人惟其言聖人之所不敢言而以微且隱者示天下故其道遂偏而難用夫微且隱者固吾道之所有而古先帝王則不敢以是而置夫人於不可知之地且使夫人而有不可知則彼將何所避就其勢必有非法之所能齊者法不能齊而顧

曰吾法之未密益求工於法此申韓之禍所由起也嗚呼上非宣明民將以愚之此非欲以其微且隱示天下乎而或者又從而和之而藉口於不可使知之一語曰吾夫子嘗有是矣夫子傷世道之微斯民陷溺而難覺故有不可使知之嘆耳豈與欲以愚其民哉且天下之難莫大於民志之不定而欲行一切整齊之其則固不知本者也上之率下好惡是非不越兩端而已上之好下之趨也古先聖王明示其好惡之方必使之宣布而無隱明達而無疑坦乎如蓋尊於通衢昭乎如爲的於天下夫是以好惡明而民志定官有常職民有常業所當治者無不修舉所當辨者無或紊亂井井乎如農夫之有畔繩繩乎如布帛之有幅蓋至於此而吾之法制可不勞而自行此反本之論也荀卿子其必有以知之矣卿當戰國之末時何時也古之時推恐民之不知後之人惟恐民之或知戰國不足道也自秦以來類欲鞭笞其民而思以獨智微權默運於其上者蓋千百年於此矣且夫有機心者必有險行有險行者必有匿政漠然而出幽然而入

患者莫知適從而智者揣摩以容順欲求其治辨難矣此固爲荀子之所爲拳拳而且及於利宣不利周利明不利幽之說歟今夫人之夜行也左右蹤躅冒荆棘緣崖谷蓋不勝其顛躓之患已而東方明矣則按轡徐行於九軌之道而南轅北旆將無求而不獲然則昔之治天下者何異於大明之當天而後之爲天下者何異於使人夜行也哉雖然道固有微而難見者也聖人於易已著之矣聖人以爲是非斯民之所能知也故即其理寓之文爲制度之間且明示其好惡而吉凶動靜使民知所避就而各得其所者皆易之微意也故雖曰退藏於密而猶曰與民共患焉聖人之於斯世殆與天地同量矣故併及之以廣荀卿子之未至

敏齋稿終

永康胡宗楙據呂氏印宋校錢

敏齋稿敘

敏齋稿宋呂殊著殊字愚叔永康太平鄉人敏齋其號也嘉定戊辰進士初擢江陵教授再調溫州劉後鈐葉水心交器重之積官至朝奉郎少時嘗上書林大中極言和議之非書載敏齋稿凡稿二卷錄太平呂氏文集錄出略加編訂付梓季樵胡宗楙

宋簽判龍川陳先生文集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纂上皇帝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爲若干卷以授余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爲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由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狠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乎余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若以爲有罪焉可矣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祕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共退居金華同甫閉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余最鄙且鈍同甫徬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眊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班班具焉覽者詳之而已亥定十三年二月既望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永嘉葉適書

又書龍川集後

余既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巨侯眞長刻於州學教授侯君倣推官趙君崇昂皆佐其役費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遺稾未輯愈久將墜眞長不惟收卹舊故存其家聲可以託生死厲薄俗至於邈然以其文字廢興任爲已事僚友一時志同義合相與扶立俊豪魁特之緒使流風集有春秋屬辭三卷放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忌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畧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涵澤聚天露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瀾起洪榮眩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才氣超邁喜談兵
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迹
晉酌古論郡守周葵奇其才請爲上客及葵入參政朝
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隆興
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
方以解頭薦至京師因上中興五論不報退修於家力
學著書嘗環視錢塘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
西湖也淳熙五年更名同復詣闕上書云云書奏孝宗

余氏家塾校本

赫然震動欲勝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
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
恥爲覿所知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已不悅大臣尤惡
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
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
上書云云又上書云云書既上
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乘渡江而歸
日落魄酣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
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試官黜
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師緻狀以聞事下大
理笞亮無完膚誣服爲不執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
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自帝日秀才醉後妄言何罪
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於境
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榜僮死
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子於州獄而屬臺官論亮
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
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
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孟子後惟推王通嘗

余氏家塾校本

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
論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
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
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浸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
萬古之心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高宗崩金遣使來弔
簡慢車駕欲孝建康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亮感孝宗
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云云大略欲激帝恢復而
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前此
鄉人爲讖會末胡椒特置亮羹誠中蓋村俚敬待異禮

也同坐者歸而暴死旋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呂興何北四嫂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役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眾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才也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脈矣力直其冤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迭諫不聽得亮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親擢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閤之皆喜故賜第詰辭曰爾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殆天啓以遺朕也將欲大用授簽書建康府判官然亮雖據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聞者傷之亮生平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脈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為布衣薦士惟恐弗及然性豪俠輕財貨家僅中產嘗以寒士衣食之常不輟屢遭大獄瀕死者再以君相明察憐其才得免卒之後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再官一子

張西銘論曰賈誼年少秀才建更秦法漢孝文心嚮之欲任以公卿厄於絳灌東陽出傳諸王不得意而哭泣死陳亮上書孝宗天子震動辭官而歸屢罹大獄紹熙對策光宗親擢第一未及用卽死兩生皆命世才風采議論見知人主卒蹈坎壈異代同志然孝文治家太平眾庶休息誼忽痛哭流涕其辭過激疑為濶遠宋隆興之際大讐震隣中原久陷枕戈飲血猶恐不及非可飲食燕樂塞耳無聞也斥亮不用何哉或云亮議當世儒士好言正心誠意在詆朱熹呂祖謙等熹雅不合亮目為粗豪今觀熹在孝宗朝其所立論曰讐非宇無以制勝而亮亦痛言通和非策曾覿張說之徒用事內批盛行熹首以正君心為規而亮亦諫帝喜易制之臣屏度外之士言論同揆未嘗少異烏得云新安專性命龍川專事功乎李綱藥石高宗屢請都建康營荊襄亮見亦然錢塘一隅本非帝都君臣因循不百年而亡亮豈狂者哉何滄慨亮訓議欲申以死罪他日卽排擊道學指為邪迹凡為小人未有不惡正人惡正人未有不惡才士者何則才與正皆君子所有也

酌古論

光武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募而擊眾舉弱而襲強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算計見效光乎周宣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畧然後有一定之功畧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徼幸成也畧以倉卒制其畧不可久功以徼幸成其功不可繼

余氏家塾校本

犯此二患雖運奇奮鬬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常言光武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遇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特光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釁以并關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耿弇自定齊矣當此之時天下畧平囂述雖有覬覦之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都洛陽命將討囂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畧而後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趙未定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遂與囂述爲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囂述爲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則已服郡縣而罹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未可以卒保而天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爲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

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器達大度善
御諸將顧亦何用哉吾是以知中興之君畧之不定而
徼幸於或成則我欲未而盜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
後智謀勇鬬無一可若今夫道路之人徼幸而得千金
得之於此則必失之於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徼幸也
千金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
終年而其富百倍此光武之所以爲中興也唐肅宗起
兵靈武不能兇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據其穴不
能盡取河北裂爲藩鎮終唐之世爲大患者皆藩鎮也

此無他不能立一定之畧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興之
不終宜哉吾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且吾又聞自
古服羣奴驅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之行事有高
帝之所未能爲者二馬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降者未
安將有他變此何異於沙上之謀乎光武勒使歸營單
騎校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雅齒而後諸將
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
異於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
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槩諸獄而後明其

英雄之主所爲置私忿而未嘗求復者非以其私忿之
不當復而義有大於私忿者也當理而後進審勢而後
動有所不爲爲無不成是以英雄之主常無敵於天下

夫劉備之荆州孫權假之也權不假之其曲在權備不
復之其曲在備備既得益州權遣使請荆備不以復而
天下皆不直備矣權一舉而襲破三郡再舉而遂梟關
羽何者師直爲壯也然備之於羽義則君臣恩猶父子
羽既就戮備不勝忿遂大舉以求復其讐而不知魏者
已家之深讐非特一關羽之比吳者一家之私忿猶有
唇齒之援也此吾所謂義有大於私忿者如斯矣備既
舉兵權遣使求和而備怒不許是怒敵也兵向西界平
地立營而無他奇變是輕敵也怒敵者危輕敵者敗備

之喪師有自來矣且吾聞用兵之道有攻法有守法此兵之常也以攻爲守以守爲攻此兵之變也攻專用攻法守專用守法其敗也固宜然守專用攻法攻專用守法亦焉得而不敗哉備之攻吳可謂專用守法矣備自稱歸列立數十屯亘七百里將以攻人而計出於此雖曹丕之庸猶得而笑之而備竟不知所以避之者豈其果暗於用兵之計耶在備之意特欲示拙以誘吳師待其貪利則一舉兵以蕩之耳而不知陸遜之持重可以速壓而不可以巧勝也形之而彼不從與之而彼不取

固將制奇合變求爲不可敗而全軍以返若使之難於舉動計不復生此固遜之所輕者也夫善用兵者常避敵之所輕而出敵之所忌是以進而不可禦何者敵氣沮而吾志得也且夫夷陵者荆州之咽喉也得夷陵則荆州可有使備能遣黃權率水軍以爲先驅順流而下掩其未備而備率步兵分進疾趨夷陵扇動諸蠻招誘大姓拔兵而不動命水軍急攻之臨機設變奮力死鬬彼方支吾未暇而吾率步兵乘高而進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乘卒初銳而用之彼亦疲於奔命矣如其能

隨機拒守則駐軍而相持固壘而不懈多張疑兵斷絶險要而實永嘗分乃密遣一辯士間行至魏以金幣結其貴幸自謂有謀求見魏主魏主知必召之既入見則泛論天下之事語及吳蜀然後徐言曰臣嘗私賀陛下竊笑陛下已而又私喜陛下彼必問曰何以賀朕則對曰武皇所以不能吞并吳蜀也非力不足而智不逮以吳有長江之阻蜀有崇山之險而又相爲脣齒之援也今天相魏雨雄相鬬以資陛下進取之機此臣所以賀陛下曰何以笑朕曰臣聞敵人開闔必亟入之今陛下不亟圖進取而猥信吳人之和彼急則和緩則去矣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此臣所以笑陛下曰何以喜朕則曰陛下天資神武聖斷易回苟見其利問有不從此臣所以喜陛下彼必曰計將安出則曰蜀地險僻未易卒圖不若遣夏侯尚曹仁出信陵賈逵滿寵出東關莎出皖城或出廣陵東西彌亘直造長江因蜀之勢大舉攻吳吳亡則蜀失援然後徐舉而圖蜀天下可一也諺者必曰兩虎方鬬當收下莊子之功臣以爲莊子之術可以刺野走之虎若夫阻穴之虎則當及其方鬬而急刺其

一待其鬬已則斃者猶能阻穴倘何收功之有哉吳蜀阻穴之虎也臣恐旣解之後勝者張勢敗者走險桀驁不遜以拒陛下陛下雖憤怒無所逞其鋒矣機不可失願陛下熟慮之也彼曹丕素貪功而劉瞻亦嘗言此丕既得閬此計必深以爲然而大舉攻吳吳力不能兩拒固將棄夷陵而與我和矣以并力拒魏是吾不戰而得夷陵也夷陵得則荆州可圖矣不知出此而怒敵取危輕敵取敗誰謂劉備爲識大計也夫以私忿與其師而又怒之又輕之者可屢爲哉

曹公

善圖天下者無堅敵豈敵之皆不足破哉得其術而已矣運奇謀出奇兵決機於兩陣之間世之所謂術也此其爲術猶有所窮而審敵情料敵勢觀天下之利害識進取之緩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後次第收之而無一不酬其意而後可與言術矣故得其術則雖事變日異而所以率爲邊患而反爲瑋魯之藩蔽也方騰遂不協求還京畿此其勢易服矣騰之家屬盡還宿衛而獨留超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公之意豈非以其嘗辟之不就今雖召之而彼未必肯至耶此亦不思之甚也且超之所以不就者以父子俱在關西未欲獨至而又辟之甚輕不肯屈就也及騰旣歸宿衛公於此時能以前將軍召

一時卒不能混天下於一統此惟曹公之所爲而有志之士所深惜也公奮身徒步之中舉義兵破黃巾走奉袁氏破烏桓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北方畧平矣其爲患者荆州二劉江東孫氏張魯擅漢劉璋據蜀而關西諸將紛紛不一此其取之不可以無術也夫所謂術者當審敵之强弱難易而爲之先後以勢度之璋魯弱而易其勢在所先孫劉强而難其勢在所後夫荆州至近表又寖弱而有劉備在焉故不若留之以恣備之所欲爲而并魯取璋以孤其勢然則欲引兵西向而關中諸將適當其前則如之何蓋嘗考之關西諸將皆不足畏所可憚者惟一馬超而公制之非其術此所以卒爲邊患而反爲瑋魯之藩蔽也方騰遂不協求還京畿此其勢易服矣騰之家屬盡還宿衛而獨留超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公之意豈非以其嘗辟之不就今雖召之而彼未必肯至耶此亦不思之甚也且超之所以不就者以父子俱在關西未欲獨至而又辟之甚輕不肯屈就也及騰旣歸宿衛公於此時能以前將軍召

之待以厚禮示以赤心命統銳卒常以自隨又使超弟
若休若鐵者領騰部曲而超之果敢喜立功名爲不
就超既就則關西諸將舉無足道及照尙既平屬兵西
向風諭諸將使來合勢則韓遂等必不敢叛縱叛破之
易耳然後并兵自陳倉出散關運奇奮擊以討張魯則
魯可平漢中可有復於此時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
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不能爲計欲召劉備而無所及
備雖至而亦不能樂何者備非素附蜀人方懾吾之
威必不肯信備而據守上下異論又不能爲用璋備異

余氏家塾校本

志而潛相疑其勢必不足以敵我況荆州用武之國備
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也璋降蜀平
分慰郡縣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而公親自還鄴整兵向
荆使許洛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擣其肯絕吳之糧援
則荆州破劉備蹙然後大會諸將合享士卒傳檄江東
責貢之不入命荆州之兵出江陵蜀漢之兵出巴峽合
攻其上流一軍出廣陵一軍出皖城合攻其下彼使之
莽命不暇而公親率精兵數萬直抵武昌則雖有智者
不能爲吳謀矣周瑜魯肅雖千百輩何害也江東既平

余氏家塾校本

亡漢中則孫劉之所爭蓋亦可見矣蓋蜀漢者天下之
右臂也江東者天下之左臂也安有人斷其右臂而左
臂能全乎不知斷其一臂而從其中以衝之則兩臂俱
奮矣此曹公所以南失荆西失蜀而孫劉爭雄天下分
裂蓋其失止於留馬超取荆州而患之不可支卒至於
此故夫取天下之大計不可以不先定也且夫曹公未
平徐州而先平兗州未擊袁紹而先擊劉備破張吕而
後圖二袁蓋亦得術之一二然公巧於戰鬬而不能謀
知天下之大計故至此而失亦卒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天下之事最爲難應者百萬之衆卒然臨之而羣情有不測之憂坐觀其來而望風請命則權至於失吾之大計起而欲拒之則又懼力之不足而反爲大患唯英雄之君爲能出身以當之而其氣不懾視其勢審其人隨其事變而涌然應之切中機會而未嘗有失此固非徵幸於或成而畏謹者之所能爲也故吾欲拒之則以至寡當至衆而吾能保其必勝而不拒之則陷以甘言濟以深謀而彼必不敢動二者之所爲不同而均於有成

余氏家塾校本

效昔者漢高帝之據關中嘗欲納項籍矣而孫權之據江東則舉兵而拒曹公事變不同應之亦異何以言之項籍却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當者破勝氣百倍此其勢固不可拒也而籍之爲人勇而無謀氣盛勝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則亦何必拒之哉曹公并荊州之衆東向俱下而輕騎兼進千里超利復與吳爭長於舟楫之間此其勢易拒也而公之爲人智而多詐其言甘其心忍一擢其手莫之能救則雖欲不拒不可得已觀其勢審其人而後可以當大變也當時之人敎高祖拒而勸孫權降可謂兩失機矣方帝封秦府庫還軍灞上其計善矣一感其說遽命拒關鴻門之役徵項伯幾殆使帝能因籍之來開關延之身往見籍再拜賀收趙之功作而曰秦爲亡道英雄並起竟都垂垂至國之師出關擊之驅滅羣英如獵狐兔當此之時都以爲天下易與耳渡河擊趙偃然不顧將軍整數萬之衆趨救鉅鹿焚棄輜重身先士卒叱咤生風震呼響應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人百其勇秦軍大潰諸侯觀之心戰膽栗始知將軍爲眞英雄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敢賀又再

余氏家塾校本

拜謝所以破秦作而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渡河救趙大破秦軍秦之良將勁卒盡於鉅鹿臣得引兵略地遍行無累乘虛入關遂降子嬰憑藉威靈得展尺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謝又再拜請分王之約作而曰臣自入關秋豪無所取籍吏民封府庫還軍灞上以待將軍將軍存亡定危救敗繼絕於天下功最多宜爲盟主以宰天下列土行封加惠於諸侯將軍世居大楚身爲霸王臣願得如約居關中與諸侯比肩錯壤臣事大楚世爲西藩異者擊之非臣之私竇將軍之太義敢請彼

壹 捌肆 册 87 版

籍素不忍可陷以言吾曲意推之則必欣然而受固不背吾關中之約矣吾得王關中然後收英雄之士令義從之眾厲兵南向則全蜀可談笑而取抗旌北首則兩河可指揮而定席轉燕趙電掩齊魯據形勢之雄懾項籍之氣然後三面並進以攻攻之則彼將拱手受縛亦何至於屢戰屢敗重殘天下之民哉張子房號爲知天下之大計者見其拒關不能預爲之謀事迫而僅能解之此豈其慮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謝過之後籍猶使之王巴蜀得乘釁而叛關中而爭天下其不可而堅決爲之則安得而不亡哉始堅以賭虜之其後者也以有釁攻無釁雖婦人孺子末工賤隸皆知之夫計者見其拒關不能預爲之謀事迫而僅能解之此豈其慮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謝過之後籍猶使之王巴蜀得乘釁而叛關中而爭天下其不可而堅決爲之則安得而不亡哉始堅以賭虜之其後者也以有釁攻無釁雖婦人孺子末工賤隸皆知

漢有哉此其成特出於幸也若夫孫權蓋亦不惑於流言以甘言效其珍物有求則從成實出於幸權之不幸故夫天下之事未可以成敗而定論也

苻堅

智者之所以保其國者無他善量彼已之勢而已矣彼有釁吾亦有釁智者不舉也吾無釁彼亦無釁智者不伐也吾有釁則兢兢自全猶懼其不保伐也坐於彼無釁而吾有釁則兢兢自全猶懼其不保而何敢議人乎苻堅者好大而自忘其醜貪功而不顧其後者也以有釁攻無釁雖婦人孺子末工賤隸皆知其不可而堅決爲之則安得而不亡哉始堅以賭虜之

雄舉三國如拉朽自以爲無敵於天下豈遽爲移師而吞晉晉雖弱中國也秦雖强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豈有能盡吞中國者哉率百萬之師東向而俱下謂可以傳呼而定矣謝立以數萬應之百萬至眾也數萬至寡也以至寡當至眾堅輕之不以屑意將橫截於岸而盡勦之而晉之數萬自知非敵士致其謀人奮其勇一以當百百以當萬堅雖有百萬之師焉得而不敗哉故嘗謂謝玄提孤軍以當秦蓋亦識用兵之法也然師次淝水勝負未判玄使人請堅麾兵少退以決一戰

堅命麾退自相踐踏晉人乘之因以大敗世遂以爲秦
自敗而晉偶勝非立之善堅之不善也使其不退則勝
負未可知也使其分爲十道偕發並至則可以勝歸也
吾嘗籌之此二說者常見其敗未見其勝夫堅之事勝
亦亡敗亦亡蓋不足論而世猶惜其可以勝而不知用
之則吾不可以無論也故爲之說曰許退者晉之不幸
也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夫率百萬之衆一寡一寡
者未敢前眾者不肯還晉苟退軍三十里示堅以怯堅
必輕之卷甲疾行趨兵急渡食不暇飽糧不及齎而吾

先以兩道伏兵張左右翼乘其未陣整兵向之麾其東
鼓其西正兵當其前伏兵衝其腹奇兵躡其後奮力鏖
戰此陷虎法也虎之見人常欲吞之而人先設陷穽然
後脫身反走虎必來奔趨於陷穽執戈臨之殺之必矣
便堅而不退則晉之計將出於此而百萬之師一敗塗
地天下之人將以爲謀畧不世出矣不幸而不然則人
乘勝直抵黎陽而不得關中守之不固所取之地卒沒
於賊故曰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此二策者天下之
勝策也顧玄雖未足以盡知之而堅決無勝理也世言
王猛之將終也丁寧告戒謂晉不可伐彼亦知勢之不

橫身於路求以噬人吾從其中而斷之徑塞其穴使之
首尾不相救欲進不能欲退不可雖有餘毒將自斃矣
使堅而分爲十道則晉之計又將出於此而坐闕東瞰
以制天下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大享士卒傳檄河洛則
中原之地可復百年之讐可雪矣不幸而不然則立雖
乘勝直抵黎陽而不得關中守之不固所取之地卒沒
於賊故曰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此二策者天下之
勝策也顧玄雖未足以盡知之而堅決無勝理也世言
王猛之將終也丁寧告戒謂晉不可伐彼亦知勢之不
臣忠內外無釁始可以勝今堅發諸州公私馬十丁一

可雖奇而合變亦無所用蹴

韓信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勝少算而未嘗幸人之無算也敵人無算凡天下之有算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算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關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爲也至若敵人去已不遠籌算時出其勢足以迫我吾君其間隨機而應之君之而愈知費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爲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強而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算則進少有退不可謂死地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算則遂逡巡而不敢前則是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爲英雄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崇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劫制之彼其所以謀項氏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偽而先下諸國以孤其勢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乃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說趙將陳餘曰韓信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趙地阻險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信必成擒矣餘不能用信乃一舉而破趙世之議者皆曰使左車之策遂行則信不敢下井陘下則必爲所擒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車之計而不能決劉項之雌雄斯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請遂籌之夫善用兵者不內人於死地今餘兵當其前左車之兵絕其後進退不可謂死地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且信之精兵已詣滎陽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持是兵而與人戰猶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鬬而況敵內我於死地吾何憚而不敢入吾以是知信之必下也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吾知餘兵雖號二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王萬以與左車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既下井陘因留數千人隘險以爲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乃引兵壓趙壘而

陣彼必不肯戰乃命挑翻彼又不肯戰乃使辱之彼必又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告之也遲之一二日密遣數千人間往伏險阻之巨窒望趙軍出而逐我即起據其壁擊其臂虜分既定乃使人巡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乃引兵而返彼必謂吾計已窮士氣已沮而又知左車奇兵實已斷後欲使吾腹背受敵始可全勝此雖智者亦必舉兵逐我而況餘貪得忘失之心囂然其未已乎彼既舉兵逐我勢將相迫乃鼓噪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鬬而吾之伏兵又起據其壁擊其背彼腹背俱受敵反不知其所以爲禦矣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既擒則左車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嘗出於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覘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爲之備也而況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之所不能窺爲人亦足以爲郎中之謀主信欲就之以決疑所以虛心委己而問之豈真以爲嚮者之計足以擒我哉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爲信然乃記於傳曰廣武君之策不用而信使人間視知之乃敢引兵遂下井陘如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算者耳彼豈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此殆可與曉機者道也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以信之流亞猶能敗繡表信猶不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妄者矣

薛公

所貴乎謀夫策士者爲其能審料敵情以釋人君之憂也夫人各有心對面相語莫能相測敵人遠在數千里而欲察其情揣其計之所出此非智者不能爲也方敵人勃然而起人君四顧惶惑茫然未知所措有一人焉奮身而出言之設爲定計使中敵人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言之者使人君得先爲之規畫處置而鄉者之憂一旦釋然此謀夫策士所以爲可貴也然而人君策也惟信爲能當之他人則愕然不敢進矣計左車之

賞之天下推之後世又從而信服之畏其審料之明而不敢議其言之當否故言雖或過而亦無復有辯之者矣吉者縣布之首漢此高帝深憂之薛公爲三策以料布而謂布必出於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蓋出人數等亦過乎吾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漢無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則山東非漢有出中策則勝負未可知其言不出上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韓與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夫韓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西齊魯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雖欲據敖倉塞成皐願亦何用哉漢苟遣一二能將若曹縣之徒率齊魯燕趙之兵合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以是籌之布出中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韓與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夫韓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西齊魯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雖欲據敖倉塞成皐願亦何用哉漢苟遣一二能將若周勃之徒持節往慰諭之則燕趙必復爲漢用因命勃率趙燕之兵以與布角布力已疲一舉必敗布敗則吳楚可不戰而復也吾以是籌之布

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頓於堅城之下數月不能拔士氣已沮一旦强援奄至不能阨險以拒之則腹背受敵不敗何待成皐關天下之大險也使曜能留萬人以圍洛陽而身率勁兵以阨成皐則勒必不敢進進則乘高而擊之勝之必矣勒既不獲進則洛陽失據曜因得優游而坐取之此所以爲上計也若其阻洛水則勒亦未能進然而勒可設爲疑兵而潛兵以渡曜能應之則勝不能則敗此所以爲中計也故吾嘗謂曜出上計則洛陽非勒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施之布則薛公之言過矣

徐氏家塾校本

鄧禹

善用兵者識用不用之宜而後能以全爭於天下矣夫戰久勝則兵不可用敵已懼則兵不必用不可用而用之則挫不必用而用之則勞勞且挫則敵人反能乘其敝而覆之上損國家之靈下虧一身之名一跌之後前功盡棄爲患也可勝道哉是故智者戒之也昔者韓信之用兵也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四舉而梟成安君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天下皆知其不可當也然當此之時戰雖勝而兵已疲矣兵雖疲而敵已懼矣故兵雖不可用亦不必用也聲恐而氣竭之國足以勝是以廣武君告以傳檄下燕然後舉兵臨齊信從其說卒以成功然吾以爲廣武君雖不言信之計亦將出於此矣何者勢當然也夫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勢不可用也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勢不必用也不可用不必用智者固將不用矣今信之勢何以異此其所以區區咎計於廣武君者蓋大功垂成不敢不謹也不然則安能百舉百全而未嘗小衂歟鄧禹起身徒步杖策叩門一見光武遂論霸王大畧陳天下之大計此其胸中固有大過人者矣連兵西討所當者破既定河東復平關中威聲震敵人破膽諸將勸禹乘勝徑攻長安而禹定計欲待其斃光武迫之使急進兵赤眉西走遂拔長安已而糧運不繼降者離散赤眉還兵長安復失威名大損功卒不成論者皆以爲禹之計則然而光武實迫之使敗者吾獨以爲不然斯民塗炭皇皇無告奮力拯之惟恐不及而況吾勝而復沮不進兵將何待也使其既據

長安大張勝氣分慰居民合享士卒使辯士以尺書風
諭威德則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此韓信破趙之勢
也不知出此乃舉敝兵而與延岑合戰敗於藍田可以
止矣且憤其功之不成復收餘賊求與賊戰糧運日乏
屢戰屢敗豈非禹之才畧有所不及而亦無謀士以傳
檄之說告之耶吾觀禹之失而後知識用不用之宜者
蓋亦難矣嗟夫禹之敗亦有自來矣禹令馮愔崇欵等
守巙邑二人爭權相攻愔殺欵而反擊禹禹卒無所措
求計於光武賴黃防而僅能得其首愔欵偏裨也始不
防之終不能制之敵人固有以窺我矣使其能御愔欵
而不至於相攻則巙邑不拔巙邑不拔則敵人不能窺
而運糧必不乏敵人不能窺則餘黨不降而自服糧運
既不乏則居民降附者日眾長安之功固不在馮異而
在禹矣以此觀之禹實有以取之而光武何罪焉語曰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故夫古之智者常盡心於垂成之
際也

諸葛孔明上

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蓋不

可以常理論矣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屐淫不
濡度山越塹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
此駿而不足以勝之也於是駕以輕車鳴以和鸞步驟
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路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
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乘其所能
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
術畧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詭詐而示之以大義置術畧
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爲矣夫
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

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
智以義而擊勇此孔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
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
明以仁仲達以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已汨
矣入陣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進無速奔退無遽
走突兵不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繚其背伏兵不能衝其
脅追兵不能襲其後間諜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
破嗣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
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爲可憚而

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詡等常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敝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敢哉論者以孔明治戎爲長奇謀爲短雖智者亦止以爲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爲而不能爲將以乖仲達之所能而詘其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禮樂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君臣無亮敵也攻城畧地孰能禦之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偃武修文彰善癉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畧治然後興興禮修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羣

上不疑勢傾羣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有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爲之信其爲伊周之徒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爾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與自比老彭哉甚者至以爲非仲達敵此無異於兒童之見也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耶而不知其言皆誦也仲達不能逞其誦於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閒闔妄爲大言以誦其下論者特未之察耳始孔明出祁山仲達出兵拒之

聞孔明將蓐上邽之麥卷甲疾行晨夜赴赴孔明糧乏已退仲達誦言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消水此易與耳夫軍無見糧而轉軍與戰縱能勝之後何以繼此少辯事機者之所必不爲也仲達心知其然外爲大言以誦其下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軍而濟背水爲壘汎明移軍且至仲達誦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陣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亦少辯事機者之所不爲也

呂蒙

成天下之大功者有天下之深謀者也制天下之深謀者志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存乎吾之志則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責也其深謀遠慮必使天

下定於一而後已雖未一之而其志固豈一日忘之哉
漢高帝之失職而西也天下之人將遂以爲不振而高
帝欲東之志蓋乎其未已故燒絕棧道使項籍意不復
西而後乘間以定三秦既又引兵出武關使籍兵亟南
而復乘間以平諸國漢日廣籍日蹙卒能并之而一天
下此其志之大謀之深而功亦如之也孫權克仗先烈
雄據江東舉賢任能屬兵秣馬以伺中國之苦若將有
所爲矣然吾觀其命呂蒙之取荆州未嘗不歎其志之
不大謀之不深而知其無取天下之畧也夫關羽好勇

而無謀恃氣而驕功此其勢甚易誘也胡爲乎汲汲然
而欲取之使其攻破樊城襄陽然後徐圖之則漢沔以
南皆吾地爾是則羽之破二城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
破之者吳不能爲之聲援也方其擒于禁梟龐德操意
甚難之議徙都以避其銳而司馬仲達說操勸權躡其
後其議遂寢夫徙都之議至下也守邊之士恃操以爲
無恐使操徙都渡河則士氣索然不振淮泗以南可襲
而取吳是則操之徙都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徙之者
吳許其躡羽之後也此豈非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歟

不足以知之彼其志止於取荆州以固江東凡早夜之
所以爲謀者襲關羽而已何暇爲天下慮哉魯肅曰帝
王之興必有驅除羽不足忌吾切以斯言爲有志而權
乃笑之信其不能有所爲矣嗚呼使周公瑾尚在其智
必及乎此矣吾觀其決謀以破曹操拓荆州因欲進取
巴蜀結援於馬超以斷操之右臂而還據襄陽以蹙之
此非識大畧者不能爲也使斯人不死當爲操之大患
不幸其志未遂而天奪之矣孫權之稱號也顧羣臣曰
周公瑾若在孤不帝矣彼亦知吳蒙之徒止足以保據

二方而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

鄧艾

自古英偉之士乘時而出佐其君其所以摧陷堅敵開拓疆土使聲威功烈暴白於天下者未有不本於謀者也蓋其平居暇日規模術畧定於胸中者久矣一旦遇事而發之如坐千仞而轉圓石其勇決之勢殆有不可禦者故其用力也易而其收功也大非徑行無謀僥幸以求勝也夫僥幸以求勝者幸而成則爲禍禍福之間相去不能以寸此君子之論所以皆曰淝水之勝亦幸也夫所謂幸也者嘗試之而後得之也不幸而或不然則不能有所處矣彼二人之所以爲謀者如此其久也制勝之術如此其深也雖勝之似偶然使其不然亦不害其爲勝何名爲幸哉然史氏不能少發之而二子之志掩抑不伸非有智者孰能辯之

鄧艾攻蜀自陰平道無人之地數百里冒險歷艱無所不至艾則裹毯推轉而下將士懸崖魚貫而進卒破諸葛瞻降劉禪天下之人皆以艾爲能冒險謀勝也吾嘗論之使瞻能拒束馬之險則艾將不戰而自沮禪忍數日不降則艾將束手而就縛彼艾得以僥幸而成也何

足道哉宋武帝伐慕容超引兵直度大峴卒能破之彼策超必不能拒故也艾能策瞻必不能拒乎唐太宗既破宋羅睺以二千騎直造薛仁杲城下卒能降之彼策仁杲必出降故也艾能策禪必降乎艾皆不能素策之而率兵徑進豈非幸其或成哉自古幸而成功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鄧艾之欺於後世者也

羊祜

攻必克而守必固天下之奇才也世之言兵者孰不曰我能攻能守而以當堅敵則不能盡如所言者此其才

余氏家塾校本

必有所格也夫敵守而我攻之此非善攻也敵攻而我守之此非善守也善攻者攻敵之所不守動於九天之上人莫得而禦也善守者守敵之所不攻藏於九天之下人莫得而窺也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天下後世又從而服之曰奇才反是則人容有議之者矣昔者羊祜蓋一時之良將也修德行義以傾孫皓之政推誠示信以懷吳人之心財之不傷兵之不耗而民爲之安此所謂國之輔民之司命也然而攻守之間容有未善者豈其才之有所格歟且祜之守襄陽也晉委之以謀吳責之以安邊而祜亦以此自任也使攻而不皆克守而不皆固則猶有戾於其所自任矣兵法曰敵人開闔必亟入之西陵者吳之要害晉欲之而不可得者也艾聞以之而降所謂時之一至而不可失之機也祜當親率襄陽之兵而急趨其前命徐嗣率巴東水軍而急趨其左晨夜往赴與之合勢阨險以待吳師至則乘高而擊之破之必矣如使抗軍先至而吾急攻之於外聞乘之於內表裏受敵焉得而不敗哉更數日西陵可得得西陵則誘動羣蠻而江陵可圖矣如此而後可以謂之善攻

余氏家塾校本

也不知出此乃頓兵不進而抗兵已圍西陵矣止命楊肇往救之而身攻江陵者彼豈以爲攻其所必救耶而江陵堅固非抗之所必救也已而肇敗闡擒而祜卒無功抑何戾於攻敵所不守之義哉兵法曰形人而我無形襄陽者祜所鎮守而吳人所不敢窺者也而江夏益陽乃敵意吾不守吾意敵不攻之地也祜當遣一能將率精兵數千往戍之偃旗仆鼓常若無人敵以爲無備而來肆侵掠則設覆以待之誘進而擊之去則因險以要之乘怠而破之此出其不意雖少猶可以覆眾也覆其才之有所格歟且詐之守襄陽也晉委之以謀吳

其一則後雖無兵而敵不敢窺矣如此而後可以謂之善守也不知出此乃屯聚不分而吳之兵得掠江夏矣雖日地遠而不及救而始不設備者彼豈以爲地有所不守耶而江夏切近豈祐之所當不守也已而朝廷詰之而徒能肆辯以對抑何異於守敵所不攻之義哉此則攻守之間容有未善而人得以議之也雖伐吳之策如見敵人之心腹而處置之使杜預王濬資以成功亦吳之無人而後能爲是也使陸抗尚無恙祐豈能有所成耶吾故曰祐特一時之良將而非所謂天下之奇才

也嗟夫權譎之事固君子之所羞爲而亦兵家之所不廢也如使不欲以權譎而攻西陵則不若明告吳君曰據城而叛非忠臣也納叛得城吾將焉用君其亟守之此則足以彰大信於天下矣又使不欲以權譎而守江夏則不若明告吳將曰吾守爾土無相窺也備不可襲多殺吳爲公其圖之此則足以推赤心於鄰國矣誠如是攻守不事權譎而庶幾於王者之舉苟爲不然而猶惡乎權譎使功喪而名隳則亦智者之所不爲也

崔浩

古之所謂英雄之士者必有過人之智雨軍對壘臨機料之曲折備之此未足爲智也天下有奇智者運籌於掌握之間制勝於千里之外其始若甚茫然而其終無一不如其言者此其語歷者甚熟而所見者甚遠也故其始而定計也人咸以爲誕已而成功也人咸以爲神徐而究之則非誕非神而悉出於人情顧人弗之察耳夫崔浩之佐魏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此其智之不可敵雖子房無以遠過也而其料柔然尤爲奇中方太武將議出征衆皆難之浩肆辯詰之力贊其行且告人曰必

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致不能盡舉耳已而果然使浩臨機料之可也而能先事料之者此果何術哉吾嘗論之古之善料敵者必曰攻其所不戒擊其所不備柔然去魏數千里特其絕遠守備必懈吾率然以兵臨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震電不及瞑目彼將望風失措各逃其死柔然計窮氣沮數日之間衆未及聚謀未及

生徬徨四顧而莫知所以爲禦使連兵急進以勢迫之此雖犯天下之至危而可以得志然是舉也唯明者爲能必之唯斷者爲能行之不明則利害顯然而不見不斷則可否猶豫而不決夫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有是二者而何能投機哉太武之用兵動顧萬全而其將若長孫翰劉潔古弼之徒雖不爲無謀而皆不能用權以求勝故機會在前而或失之者有矣此浩之所爲深憂也是以先事料之言如有形庶臨機之際或因吾言而能有所決則舉一國猶揭虛耳其功可勝道哉太武顧失

余氏家塾校本

其機使貽後悔彼非不知勢之可進而自顧進軍數千里窮其巢穴人或死戰或因險以要我或設伏以待我其害殆未可以一二計不若全軍而止他非所憂此則太武與諸將之意也而不知事固有隨機立權者烏可以瑣瑣顧慮哉故夫浩之所料雖曰奇中要之皆出於人情而太武失之耳唐太宗伐薛仁杲既破宋羅睺於淺水源遂以二千騎進逼城下仁杲遽出降蓋以權術迫之耳太宗亦嘗爲諸將言之太宗之智則浩之故智也或用或不用成敗之所不同歟嗟夫此英豪之權

術前人祕之而吾獨論之者吾恐後世之以浩爲神也

李靖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剋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鉤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鬬後者治後者力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畧其行疏號令簡一表裏洞貫進如飄風退如疾電地險峻則魚貫而進道迂曲則雁行而進以一擊百以百擊萬間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也唯善治戎者爲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爲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

余氏家塾校本

見夾擊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垣蘇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以正兵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祁山三郡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退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

余氏家塾校刊

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至不能自立靖於是以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卑掌乘冰傅豐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祜擒勁騎襲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爲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此谷渾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而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兵機者孰肯以吾言爲信哉陸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遲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設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爲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窮其曲也悲夫

封常清

輕敵者用兵之大患也古之善用兵者士卒雖精兵革雖鈍其勢雖足以扼敵人之喉而蹈敵人之膺而未嘗敢輕也說奇以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謀慮常若有不可當者而後可以全勝於天下使夫士卒未練兵革未非敵敗之自敗之也用兵而先之以自敗可謂善用乎昔者開元之盛民不知兵士不知戰者二十餘年一旦

余氏家塾校刊

羯胡竊發乘其間而執其機蓋逆兵一興而河北諸郡悉爲賊有矣當此之時雖韓白復出豈能當其鋒哉而封常清欲投馬箠渡河以取賊首志則銳矣不幾於大言以輕敵乎及下令募兵所得者皆市井庸保可驟而不可用常清率之進守河陽斷橋以抗賊賊軍一至舉兵挫之已而大至力不能拒屢戰屢北遂失河陝此則

常清有以取之也且善用兵者因其勢而順導之賊鋒方銳而吾勢蓋弱而未振也處此之道當因其弱而乘之敵兵不應嬰城固守以挫其銳而後可圖也故吾以謂河陽之橋可斷而不必斷也賊之前軍可挫而不必挫也使之自恃以爲獨強行行然長驅而進自斃其鋒而吾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夫河陽陝郡潼關者關中之三咽喉也是足以守矣方常清受命討賊進兵河陽榮王高仙芝之兵次其後爲常清計者宜告之曰高將軍守陝郡榮王守潼關鷹兵秣馬各固其地而常清則築卻月城以守河陽訓練士卒儲糧糗浚溝固壘清野以待之賊軍至則敵兵不應設攻具則隨機拒守懈則擊之退則躡之食則掩之夜則襲之其餘應變之道隨機處置不及旬月而賊兵困斃矣顏杲卿真卿起河北郭子儀李光弼起朔方已沒郡縣悉爲國守而賊之巢窟且危矣彼欲進不可欲退不能徬徨無所而固將成擒使其不顧而進攻陝郡則吾以兵徐躡其後彼反兵拒吾而陝郡之兵又起擊其背矣腹背受敵焉得而不敗又使其率兵而遽退則吾亦機召陝郡之兵共進追

余氏家塾校本

之候其及河半濟而後擊之雖有勇者不能爲賊禦矣凡此者皆因弱成強而萬全之計也不知出此以示敎之兵當方銳之賊以及於敗既敗而後告仙芝以賊銳甚難與爭鋒嗚呼常清何見之晚也常清敗而仙芝退守潼關明皇並棄之易以哥舒翰翰嚴兵守關賊不獲進而贏兵誘我以冀復出明皇不察亟令進兵翰執之益堅而明皇督之益甚不得已涕泣而後出翰明知此爲賊誘我矣固當因險設奇勵士決戰庶可以一勝翰乃不然見其兵寡則易之行伍無列則笑之反入其計而不悟官軍一潰潼關失守而長安陷矣始常清以輕敵而失河陽仙芝遂失陝郡翰復以輕敵而失潼關使三咽喉絕而宗社幾危賊黨益熾蔓數載而僅勦之常清之罪其尤也夫善用兵者敵衰則一舉而乘之敵銳則示弱以挫之此兵之常勢也常清號爲知兵者而欲一舉以乘賊則亦何取於知兵者哉

馬燧

昔之善攻人者使敵不得合雖合而有以破之則攻必克矣夫攻者事之末患之端也智者不得已而後爲之

使久而不克則敵將有乘其敝而起者此其爲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然而智者善因危而設奇阨要害張形勢以破敵人之交一舉而兩斃之使聲威功烈傑出乎諸將之右此則天下後世將企仰之不暇而何敢嘗議哉昔者馬燧之鎮河東也策田悅之必反請出師以討之出奇制勝奮鬬無前雖淄清常冀合兵救之燧破之如反掌耳燧能窘田悅於孤窮之中此其智勇固有大過人者矣然力能得悅而不遂取之使得嬰城固守悅不足道也而燧爲可惜魏據河北蔽扞諸鎮脣齒相固

牢不可破桀驁不遜以抗朝廷凡師出而輒無功者魏不破也魏破則諸鎮不足平矣當燧之時所謂一致之機也燧乃失之使朱泚王武俊得乘間來救王師十萬一戰而北燧殊無一謀以禦之豈其智至此而窮耶蓋嘗籌之悅屢敗之餘氣喪膽沮眾不能陣謀不復生旬日之間可坐而破也泚俊雖合兵以救不過三萬五千耳然泚性多疑易以勢恐武俊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以燧之才而無養寇自資之心顧此三盜亦何足滅哉且當此之時以兵隸燧者凡四將也使燧能留李

其以圍危窘之悅其勢固足以破之矣而身率步兵去魏百里據便地爲壁以拒泚俊之兵兵至則堅壁不戰挫其初銳之鋒別命李抱真率昭義之兵自沿下邢以衝燕薊李晟率神策之兵自博下貝以擣冀土復命張孝忠康日知厲兵秣馬以助其勢彼若能者則反兵自救不能則遲疑不去二者必處一乎此矣使其反兵自救則抱真與晟衝其膺燧又起而擣其背腹背受敵不敗何待若其遲疑不去則抱真等得優游以覆其巢穴而燧堅壁以待其自斃彼其欲前不能欲退不可徬徨

無所而坐成擒泚俊擒則悅不攻而自破矣悅破則三鎮席卷而平矣三鎮平則青淄之膽破矣命一辯士持天子之詔往諭之彼安得不束手聽命哉夫然後分置牧宰慰養居民使郡縣之權悉統於朝廷則朱泚李希烈亦無自而萌其姦矣由此觀之燧之罪豈止於失田悅哉昔者唐太宗伐王世充久之不下而竇建德率兵救之太宗留萬人以圍世充身率勁兵以據虎牢阨建德之喉使不得進乃命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引而東以動其眾乘其陣亂縱騎夾擊之遂擒建

德而下世克自洛以東際河之北一旦而盡平之此可
謂善破敵人之交者矣嗟夫以燧之才而不思伐交之
術乃復請濟師使李懷光盡統神策之兵以往卒以驕
眾失律而盜且乘間起於蕭牆矣遂使使李氏不見中州
之大定而諸鎮世爲不討之賊燧之罪可勝誅哉唐史
臣曰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嗚呼吾之意其
亦猶是也哉

李愬

天下之事眾人之所不敢爲者有一人焉奮身而出爲
之必有術以處乎此矣虎者人之所共畏而不敢肆者
也而善養虎者狎而玩之如未始有可畏者此豈病狂
也哉蓋其力足以制之而又能去其爪牙啗以肉餌使
之甘心焉故雖驅而用之而垂耳下首卒不敢動何者
有術以縻其心也夫將者天下之所禦御者也御之必
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彼其心之不可測孰敢信用之
信也恐其謀也至於勢窮力屈而後就縛者蓋可保其
無謀矣且此數子者亦一時之傑也不幸而事逆猶竭
忠以報之使其獲背逆事順則其忠報之心當何如哉
而又恕之才智足以驅之豁達足以容之恕復能待以
厚禮示之赤誠言笑無間洞見肺腑此南霽雲所以容
於張巡而不肯去也數子者固已甘爲恕役矣雖然
李恕未足以縻其心也如丁士良之擒吳秀琳秀琳之

擒李祐其忠款固可見矣獨李祐未有以縻其心而又
欲專倚之以謀蔡則其術不可不盡也故方其得祐也
諸將皆請殺之恕不聽待之愈厚會霖雨不止將吏洶
然以爲不殺祐之罰恕力不能勝乃表諸朝且言必殺
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還之卒賴其用夫將者三軍之
紀綱也生殺予奪皆稟其令故雖天子之詔猶或不受
而亦何畏於將吏之言乎使將吏必欲殺祐不過以色
辭拒之如嘉然不止則又從而戮之彼固不敢有辭矣
何至表諸朝而後用之哉吾於此識恕之心矣其心曰

吾之待祐者如此其厚也全祐者如此其至也將吏置
然不已吾力不能獨勝復泣涕而送諸朝表言其必不
可殺此雖父母之所以生全祐者不過如是也祐安得
不竭其死力以報之哉雖陷以高爵厚以白及固不肯
棄慙而就賊矣故其始也慰雖待之無間未使之佩劍
統兵也及朝廷還之乃使佩刀出入帳下統六院銳士
而襲蔡之謀始定慰之心蓋可見矣吾以是知古之英
豪所以臨事機者未嘗無術特其不以語人而人亦莫
之識也昔韓信背楚歸漢高帝用之無以異於楚也及

滕公言之上亦未之奇使其憤怒而出亡然後命蕭何
往追之何力言其可用乃以爲大將夫以一將之亡而
丞相自追之人主驟用之信之心固甘爲漢役矣其後
漢之所以定天下者皆信之力而蒯通武涉之說不得
而間卽其效也論者乃以爲何之追信高帝不知也不
然何以反疑何之亡乎嘗不知高帝失何如夫左右手
之人所以御降將者其術如此苟不思其術而欲遽
然遲之一二日而不問者何也帝之心固可見矣嗟夫
古之人所以御降將者其術如此苟不思其術而欲遽
用之其不爲所陷者幾希矣

桑維翰

以中國定中國以夷狄攻夷狄古之道也借夷狄以平
中國此天下之末策生民之大患而究其本原乃出於
明君賢臣者蓋其事變迫於前不得已而爲之茹以權
一時之宜未暇爲天下後世慮也然其積也旣深其來
也旣遠膠於見聞而爲之益勵一旦遺亂四出雖出於
百營而莫之能救是非可歎也歟故吾嘗推原其事蓋
肇於唐高祖成於郭子儀而極於桑維翰或難於創業
而資爲聲援或急於中興而用爲輔翼或迫於拒命而
慮不及遠也且昔者漢高帝嘗創業矣倡義草莽無置
錐之地雖糾合徒眾以破強秦而百戰百敗危窘於項
籍者數矣然高帝之氣未嘗少懾合羣彼之卒據形勢
收英雄卒困項籍而亡之未嘗資夷狄之聲援也隋煬
之暴徧流於天下天下之人皆苦其刑而厭其穢德惟
恐其不速亡也苟能反其道雖徒手可以亡之而況太
原之眾乎故夫資夷狄之聲援者唐高祖之罪也漢光

武當中興矣起自徒步無素合之衆雖奮力鼓勇以破
尋邑而羣盜蜂起幾見廑於河北之盜矣然光武之心
未始或懈因思漢之民運籌畧驅諸將卒舉羣盜而平
之未嘗用夷狄之輔翼也安史之亂彰聞於天下天下
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未嘗一日忘之也苟能
順其勢雖尺箠可以夷之而況靈武之衆乎故夫用夷
狄之輔翼者是郭子儀之罪也至於拒命者雖忠臣義
士之所必不爲而古之人蓋亦有因時而爲之者孫權
是也曹公乘舉荆之勢率八十萬之衆直造長江挾天

子之令以責其貢之不入此其大勢未易與敵也權壯
勇敢爲遠命周瑜往禦之運奇畜巧大敗其衆雖能遏
其敵不能遂兼天下而常以江東之衆與中國抗衡非
有待乎夷狄爲之先驅也潞王以非姓而繼大統淫穢
暴虐天下所明知也張敬達以庸弱之才統兵以攻石
敬瑭其勢未足以直曹操之萬一也爲維翰計者當一
舉太原之衆運奇畜巧以破敬達乃忘下太行抵懷孟
塞虎牢示天下以形勢檄諸鎮而犄角則區區之唐亦
何足滅哉此則碌碌落落千載一時之功也何至於北

面夷狄請救以示弱哉北面猶可也復割盧龍以遺之
使夷狄有輕中國之心長驅徑入習以爲常原情定罪
維翰可勝誅哉故自漢以來夷狄之犯邊者蓋亦有之
矣西不過雁門定襄東不過漁陽上谷未有長驅深入
者也自唐始有之故雖太宗盛時頡利之兵直次渭水
其後徑犯長安者代不絕也蓋自唐高祖而降急於有
功求其爲援使之得騁志於中州彼樂其中州之繁華
而謂其易與也故常心吞而氣慴之是以長驅深入無
所顧憚使中州之人世被犬狼之毒至於今猶未已也

或曰五胡亂華自晉有之豈自唐哉曰五胡亂華胡之
在中原者也越塞而犯中原者唐始有之吾惡中原之
亂於夷狄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然此三人者特欲速
一時之功亦不知禍患之至於此極使其識知之則彼
亦安肯爲之哉由是觀之舉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
也

中興五論

中興論

臣竊惟海內塗炭西土餘載矢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極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與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强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强易弱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拾我狄鞮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疏者竊笑是何也不思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更立令主不煩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我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卽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哉文帝旣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職爲忠義徇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遏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

日趨意情自古夷狄之强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爲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我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卽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哉文帝旣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職爲忠義徇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遏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

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更立令主不煩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我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卽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哉文帝旣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職爲忠義徇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遏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

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喻之爰祖質産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産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更立令主不煩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我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卽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哉文帝旣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職爲忠義徇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遏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

哗委之專則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則邊郡之守自固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

天子之氣精閱謀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固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關何者行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蹝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吾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之帥宰詰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荊

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緜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遠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鑑守江之奧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奈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荊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荊楚奇才劍客自昔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一切用藝祖委任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銳以伺觀機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之帥宰詰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荊

軍進討襄有唐鄧諸州屯兵於潁蔡之間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爲增陂深壁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與雜耕之墓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如一精間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爲諸州之援後伍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包括荊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

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師親率大軍以持鳳翔之虜別令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內應舟師由海道以擣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撼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拙亢撟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

陳龍川文鈔 卷下 六 余氏家塾校本

吾未爲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乘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荊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臣迂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厓畧曰中興論帷陛下裁之

論開誠之道

夫任人之道非必每事疑之而後非無隱之誠也心知其不足任而姑使之以充吾位使之既久而姑遷之以慰其心身尊位大而大責或不必任職親地密而密議或不得聞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其實責其實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人之際頗亦有近於此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也故天下懦庸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嫌而任斐妄誕之流得以肆言而無忌中實無能而外爲欺罔位

陳龍川文鈔 卷下 七 余氏家塾校本

實非稱而意厭不滿平居則何官不可爲緩急則何人不退縮是宜陛下當出一而歎天下人才無一之可用而謂書生誠不足以有爲則非陛下之過也天下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天下雄偉英豪之士未嘗不延頸待用而每視人主之心爲如何使人主虛心以爲之推誠以用之雖不求高爵厚祿而可使之死況於其中之計謀乎人主而有矜天下之心則雖高爵厚祿日陳於前而雄偉英豪之士有窮餓而死爾義有所不屑於此亂夫天下之可以爵祿誘者皆非

所謂雄偉英豪之士也臣願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
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問以
言大臣必使之當大責邇臣必使之與密議才不堪此
不以其易制而姑酋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姑遷言
必責其實實必要其成君臣之間相與如一體明白洞
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雄偉英豪之士以共濟大業則
陛下可以斥天下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

論執要之道

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而奏獲旨差除郎以

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
陳龍川文鈔 卷下 八 余氏家塾校本
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奸之至於挈
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弊然
豈以是爲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
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
之大體總攬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今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
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
特旨使政事皆善委任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
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
邊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
猶不免好詳之名萬一不然而徒使宰輔之避事者得
之所可久聚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
用以藉口此臣愛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已也臣願陛下
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
操其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使三

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墮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拖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讐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爲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壁壘而相率北向以發乎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日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

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歹十有七年矣昔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以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讐此豈人道之所可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導陛下以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畧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雕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胄鮮明無非兵也河洛腥羶而天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尚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卷卷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秦晉如履無人之地遂霸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

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亦必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慵懦讎斁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遹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遹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遽和以情其心乎吾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吁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吁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宮室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北統數易之禍藝

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訐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情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流之所以深不顯眞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情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倡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股肱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哲必復讐以厲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情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餘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當有度外之士奮然而起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

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
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則謁於
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
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
故京師常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
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
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
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
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偉功天子早夜憂勤於其
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
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
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
爲南北兩朝而區區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
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歷培儕之事
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
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
所以幸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
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

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
以容奬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
虞之備也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
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
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
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
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
桑務覽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
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
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
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
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
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
動輒與獄而士大夫縱口異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
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
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
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
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

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媢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眞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尙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夷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以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恐恥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强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

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泄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陛下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畧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隅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皆江浙閩

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眾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征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室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

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荊蠻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强梁莫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尠稀少土產庳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視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畧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當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勉張以就形勢又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眞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啟陛下於是年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而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議論皆不足以起發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

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强兵之術者皆狂戇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强不知何者謂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勵志復讐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龍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臣嘗歎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深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奬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掃蕩大讎洗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紹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寥也是君子忘君父之大讐而置天下之諸侯於不討不書弑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雨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

臣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讐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每遇水旱憂見顏色天下之常俟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卽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絶然使其臣

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爲美臣以識心見性爲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爲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讐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狃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

下也論恢復則曰精問諜結豪望論富強則曰廣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龍絡爲明臣以奮厲驅馳爲最察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爲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淨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遍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恬爲有閻焉臣恐天下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聚財人反以爲厲民既和而練兵人反以爲動衆舉足造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辨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嶽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

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所向矣張浚始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氣銷鑠頹惰不復知瞥恥者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與虜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識兵革之警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辨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孰事者之所當蚤正而預計也

余氏家塾校本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臣安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荅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

余氏家塾校本

禍誠國家之大恥而大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三尺之童婦女不識兵革之警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辨天下之是非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孰事者之所當蚤正而預計也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臣安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荅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

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爲大臣論者其大畧如此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言黎民懼焉皇天全付予有家而牛浸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也春秋許九世復讐而再世則不問此爲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衽此英雄豪傑之所

余氏家塾校本

當同以爲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馳驅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爲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智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

徐氏家塾校本

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金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爲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金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

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眞見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畧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僅僅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通而爲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俟謀夫勇士

余氏家塾校本

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盡

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
也臣嘗登石頭鎮阜而望今北直在沙嶺之旁耳鍾阜
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
則遍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
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
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特險以爲固而與天下
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聞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
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旁耳
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

玄武湖以爲險襟秦淮清谿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
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
長干凡凡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
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
之志則此直寄略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
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爲雖
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
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
興金絕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
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
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
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

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
惡張皇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催
其或失之太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眞
有志者私自奮厲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
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
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
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跅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
言以迂闊而廢異言以輭美而入奇論指爲橫議庸論
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畧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

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讐而不敢奮赫斯之怒
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
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
依違以爲仁戒諭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
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
不可制之姦金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
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
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
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

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遷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畧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讐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同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遇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尚得非常之人以其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

道治天下以格得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當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習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勇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宋廟和穆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延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前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畧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眞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

陳龍川文鈔卷下終

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凜之釣矗捺不住寫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正令

祭呂東萊文

陳亮

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才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

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半夜之劇論歎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罹於末疾嘉未替於儀刑何以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未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

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設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簣之慵徒以拂千古之廣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耶肫方來之難恃倘既往之有靈

祭陳同甫文

葉適

嗚呼同甫氣足蓋物力足首事天所畀也孰可抑倒以智開物以機動事學而得之又相比依載書以來斜結披籍解剝闔闢遇其殊特著於詞章無後無前啟鑰濯醒獨爲時先補空續高扶英植豪探海取驪惟已所操勞終身俎豆僅列我漫一奏韶壞雅關嗚呼同甫絕代之寶眾豈同美抵擲棄捐亦其常理子重受禍嚚又已甚寓矣以攻殺者無禁脫廷尉械爲進士頭天子第之始莫我尤謂天弗省天乃終定謂天既定而弗永命嗚呼同甫心事難平龍光易滿萬世之長一朝之短余蚤從子命也變衰子有徵言余何遽知畏子高明痛子憔悴鎔嗟無勇私隨有罪子不余諺懸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不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

明文獻集

明張氏約園開雅

壽鏞幼侍先公讀先公方補注困學紀聞書端題綴殆徧詔小子曰此吾鄉深寧王先生著述之一也且曰先生少沐吏部公之教實出史獨善而上接陸氏之傳既從游王子文樓迂齋及湯東澗乃又兼承朱呂之學其師承淵源章章可考者若此而其成就則又卓卓幾媲高密紫陽所著書逾三十種雖亡佚近半其存者今猶不少概見然當先生時舉世以文章歸之詔誥典策半出其手實未足以盡先生也先生學行盡在困學紀聞

汝其誌之忽忽四十餘年矣先公補注者尚未及刊而重刊先生文集先生之出處其自所爲墓志言之詳矣乃宋史載先生晚節失實考宋亡時先生先已東歸載在本傳宋社既屋杜門里居課子肆力撰述從游之士大要如此以質於知言君子且以誌先公所以拳拳服於先生者蓋有由也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後學張壽鏞序

宋王厚齋尚書爲吾鄉同宗大儒以詞科起家文學爲兩宋大家之殿全集一百卷在元時子孫析產各分如干卷以至散佚明初鄭教授眞輯四明文獻集中五卷爲尚書文四庫提要言全集久佚所著錄者卽此五卷本也道光九年鄞縣葉氏有刻本附據餘三卷年譜一卷至道光庚子版亦燬於兵火卽葉刻亦稀如晨星矣今年梁節堪京卿爲假得烏程劉翰怡京卿所藏江都秦氏寫本取以相校凡異文皆條注於本字之下緬惟

尚書詩文世既不可得見殘編斷簡得勿寶此以存什一於千百乎後有以尚書全集見貽者則此編爲其先導焉可也太歲在乙卯十二月述原起敷仁和王存善

王厚齋先生小傳

鄭眞

王應麟字伯厚號深寧居士慶元人九歲通六經十六歲從鄉先生吳參倚游復從王埜受學得呂成公眞文忠之傳淳祐元年舉進士爲西安主簿調浙西提舉常平茶鹽主管帳司調揚州教授寶祐四年中博學宏詞科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遷國子學錄進武學博士遷太常寺簿通判台州召爲太常博士擢祕書郎俄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彗星見應詔極論執政侍從臺諫之罪積私財行公田之害遷著作佐郎度宗卽位攝禮部郎官兼攝學士院俄兼權直兼崇政殿說書遷著作郎守軍器少監轉對擢兼侍立修注官遷祕書少監兼侍講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牒閤門直前奏事謂用人莫先察君子小人袖疏侍班臺臣亟駁之由是二史直前之制遂廢出知徽州召爲祕書監權中書舍人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以母憂去德祐改元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引疏陳十事進兼侍讀遷禮部侍郎日食應詔言答天戒五事陳備禦十策皆不及用轉尚書兼給事中左丞相留

夢炎用徐囊爲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繳奏論囊與夢炎同鄉有私人之嫌萬石罷戾無學南昌失守誤國罪大夢炎外令慢諫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琉入不報出關俟命以翰林學士召力辭東歸家居凡二十年著書三十餘種惟玉海盛行於世學者稱爲厚齋先生

卷一 記 序 跋

周山川圖記
漢百官朝會殿記
唐七學記
慶元府學重建大成殿記
慶元路重建儒學記
慈湖書院記
廣平書院記
德潤齋記
奉化社稷壇記
先賢祠堂記
天禧編御集序
詩考語略序
跋袁絜齋答舒和仲書

卷二 赦文 詔

咸淳三年郊祀大禮赦文首詞
尾詞

德祐元年明堂大禮赦文首詞
尾詞
舉廉吏詔
舉將帥詔
科舉詔
日食求言詔
貢政殿學士江萬里再上表辭免同知樞密院事
不允斷來章批答詔
賜文天祥辭免依舊權工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
賜利西路安撫副使兼知涪州楊立詔
賜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慶府張珏詔
賜咨萬壽詔
賜左相陳宜中勉諭造閼詔
再賜陳宜中詔
勉諭王爚陳宜中詔
賜夏貴詔
賜李庭芝詔
賜夏貴詔
勉諭夏貴詔
賜文天祥詔
勉諭陳宜中詔
獎諭張世傑詔
賜知夔州張起巖獎諭詔
賜李庭芝獎諭詔
貢諭賈似道歸里終喪詔
勉諭江西制置大使黃萬石置司隆興府詔
賜利西路安撫副使兼知涪州楊立詔
賜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慶府張珏詔
賜咨萬壽詔
賜左相陳宜中勉諭造閼詔
再賜陳宜中詔
勉諭王爚陳宜中詔
賜夏貴詔
賜李庭芝詔
賜夏貴詔
勉諭夏貴詔
賜文天祥詔
勉諭陳宜中詔
獎諭張世傑詔
賜知夔州張起巖獎諭詔
賜李庭芝獎諭詔
事江西安撫使除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不
允詔
賜顯謨閣直學士兩淮安撫制置使知揚州李庭
芝築城獎諭詔
賜吕文德收復開州江面肅清獎諭詔
賜淮西制置大使夏貴獎諭詔
賜淮東制置大使李庭芝獎諭詔
賜知夔州張起巖獎諭詔
賜李庭芝獎諭詔
卷三　表　露布　檄
代皇子謝賜御書孝經十六句表
代侍講說書官爲經筵進講孟子終篇謝賜金帶

牙簡同侍講修注官謝賜袖書省御筵及鞍馬
香茶進詩表
代宰臣以下賀奉安光宗皇帝寧宗皇帝寶訓寧
宗皇帝經武要領今上皇帝玉牒日歷會要禮
成表
宰臣以下賀明堂禮成表
宰臣以下請度宗聽政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第四表
第五表
第六表
第七表
詩御正殿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第四表
理宗靈駕發引慰皇帝表
慰皇太后表
慰皇后表
靈駕至攢宮安寧慰皇帝表
慰皇太后表
慰皇后表
謝賜御製牧民訓表
謝賜御製牧民銘表
進御製石刻摹本表
賀皇太子賜名進封建國名表
進功德疏謝奬諭表
代賀改元寶祐表
代賀皇子忠王行冠禮表
擬國史院進光宗寧宗寶訓表
代先君謝賜御書竹林汲古傳忠六字表
代先君謝賜御製周易徽章詩表
第二表

代進放生池御札擧本表
代蜀王子加兩鎖公主進封昇國表
代知舉謝賜御札表
擬賀郊祀禮成進詩表
代饒禮侍謝大中大夫表
代玉牒洪兵書謝成轉通議大夫表
代洪兵書謝表
代謝華文學士知寧國表
冬至賀表
露布
漢丞相諭告巴蜀檄
唐河東保寧等軍行營副元帥諭晉陽蒸州檄
唐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破吐蕃
露布
制
卷四 制 告文 靑詞 祭文 樂章
昭慶軍承宣使左金吾衞大將軍荆湖北路安撫
副使兼知鄂州授寧武鎭節度使龍神衞四廂
都指揮使夔路安撫使兼知夔州兼提領措置
屯田兼控扼瀘敘昌合四州邊面加食邑食實
封制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授少保
寧武軍節度使荆湖廣南宣撫使判潭州軍州
事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加食邑食實封制
寧江軍節度使左驍衛上將軍金州駐劄御前諸
軍都統制授武康軍節度使右金吾衞上將軍
與元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加食邑食實封
制
趙葵特授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
冀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
命制
程元鳳特授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
使新安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所司擇
日備禮冊命制
謝方叔特授特進依前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致
仕加食邑食實封制
嗣榮王某賜詔書不名依前皇叔太師武康寧江

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嗣榮王加食邑一千戶
實封四百戶制
嗣榮王進封福王主榮王祀事加食邑一千戶食
實封四百戶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制
呂文德依前少保寧武保康軍節度使荆湖安撫
制置大使屯田大使兼四川策應大使兼荆鄂州
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兼侍衛馬軍都指
揮使霍邱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
百戶制
楊淑妃制
王爚依前少保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
筵五日一朝仍赴都堂議事加食邑食實封制
陳宜中特授右丞相依前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
馬加食邑食實封制
留夢炎特授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
路軍馬加食邑食實封制
葉夢鼎特授充醴泉觀使兼侍讀依前少傅觀文
殿大學士信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如故制

夏貴特授兩淮宣撫大使知揚州依前開府儀同
三司寧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樞密副
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加食邑食實封制
孫虎臣特授清遠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制
張世傑特授保康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浙
西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仍舊帶行樞密都承
旨揚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行樞督府總統一
應軍馬加食邑食實封制
高達特授少保依前寧江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
將軍荆湖北路制置副使兼安撫使馬步軍都
總管府兼知江陵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
節制知本府屯戍軍馬固始郡開國公加食邑
食實封制
九虞祭第一虞
第二虞
第三虞
第四虞
第五虞

第六虞
第七虞
第八虞
第九虞
遣守臣奏告南嶽
奏告滁州瑞命殿太祖皇帝神御
仲秋潮汎吳山忠清廟設醮
祭酒王文
曾參孔伋配食大成樂章二首
酌獻曾參郕國公
酌獻孔伋沂國公
卷五 誥 墓誌銘 贊 詩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除同知樞密院事誥
起居舍人兼侍講除中書舍人兼禮部尚書誥
章鑑特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誥
李庭芝特授參知政事依舊淮東安撫制置大使誥
兼知揚州兼淮西策應大使誥
李庭芝特授參知政事
江西轉運使誥
趙孟傳特授華文閣直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

府誥

家鉉翁依前直華文閣樞密副都承旨特授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誥

楊文仲特授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誥

呂大圭特授秘閣修撰知漳州誥

文天祥依前權工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事江西安撫使特授浙西江東制置使兼知平江府誥

陸秀夫特授淮東提刑兼淮東制置使參議官誥

翁萬壽特授復州團練使知嘉定府兼成都路安撫副使誥

張起巖依前武功大夫復州團練使特陞除帶御器械知夔州兼夔路安撫副使誥

張世傑依前保康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特授沿江制置副使知江陰軍兼浙西策應使誥

張世傑依前保康軍承宣使帶行樞密都承旨特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誥

張起巖特授寧遠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依舊知夔州兼夔路安撫副使誥

許文德特授口州觀察使依舊知淮安州淮東安撫副使兼淮東策應副使誥

田謹賢特授親衛大夫福建觀察使依舊知恩州兼御前諸軍都統制誥

楊邦憲特授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依舊知播州兼御前諸軍都統制誥

姜才依前右武大夫特授口州防禦使依舊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誥

楊立依前右武大夫特授口州觀察使依舊知涪州兼御前諸軍都統制誥

苗再成特授拱衛大夫依前知口州防禦使除帶行御器械知鎮州誥

楊立特授翊衛大夫依前口州觀察使陞帶行御器械知涪州誥

劉師勇特授左武大夫依前濠州團練使帶御器械平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誥

謝方叔特贈少師誥

江萬里特贈太傅誥

江萬里特贈太師誥
印應雷特贈端明殿學士誥
唐震特贈華文閣待制誥
汪立信特贈正奉大夫誥
趙與𥲤特贈朝請郎直華文閣誥
王柏特贈承事郎誥
孫虎臣特贈太尉誥
夏松特贈保康軍節度使誥
尹玉特贈濠州團練使廨士龍特贈高州刺史誥
資政殿大學士兩浙鎮撫使謝堂該明堂恩封贈
曾祖深甫特贈太師進封魯王誥
祖渠伯特贈太師追封魏王誥
父奕昌特贈太師追封魏王誥
母吳氏特贈齊魏國夫人誥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李庭芝妻徐氏特封永國
夫人誥
隆興府靖安縣管下利澤昭應普安清祐王誥
昭應普安清祐王誥
荆門軍玉帛寺壯繆義勇武安英烈王誥
義勇武安英烈王誥
故觀文殿學士正奉大夫史宇之墓誌銘
史鄂州墓誌銘
越大夫贊
悼袁進士鏞詩

記

周山川圖記詞科第一場　宋慶元王應麟伯厚撰

相古先民有周德隆澤洽用造區夏章亥所步莫不砥礪建纛戢武斧藻王度四岳河海咸秩無文名頌曰般哀時之對鄭玄以允猶翕河之語謂按山川圖次序祭之孔氏正義謂共爲一圖雖畿籍方志湮軼亡傳謹薦

繹舊聞而爲記曰太極肇分有浮而清有沈而奠卷石之積結爲巍巍雲蒸雨潤萬物育焉勺水之積融爲浩浩源迴流衍萬物潤焉聖人有作迺封迺崇迺栞迺滌肇稱明祀爲民祈禱若封禪於黃望秩於虞旅祭於禹雖鈔本作維見可觀然風后受圖九州始布山海有經爲篇十三圖牒猶未詳也蒼姬開統憲章稽古以地圖知山川之數職於司書以地圖辨山川之名物職於大司徒以九州圖知山川之阻職於司險天下之圖職方迺掌其山鎮曰會稽衡華曰沂岱嶽及醫無閭霍常曰鈔本無空

學者尙有稽焉春官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鈔本無以鬼二字
元之居注亦訓猶爲圖仰觀俯察兩盡其勢矣雖然德
懋而山川擧道公而百川理懷柔河嶽厥有本元無設
官爲極之意則經野之圖不足以致治無敎德祈天之
忱則卜洛之圖不足以永年是圖之陳左右也顧岐陽
豐水而念王業之孔艱瞻洞庭孟門而監地險之難恃
江漢思廣及之德南山思疆理之功淸明在躬與山川
出奠同一運化然後能靈承於鈔本作子旅惟與神天業峨
濛鴻洋洋如在玉帛云乎哉茲圖外之眇指敢正列其

義以昭萬世謹記

按詞學指南云記者紀事之文也西山先生曰禹貢武成金縢顧命記之屬似之文選止有奏
記而無此體古文苑載後漢樊毅修西岳廟記
其末有銘亦碑文之類至唐始盛獨孤及風后
八陣圖記今之擬題放此

漢百官朝會殿記

皇漢稽古建官立三公應台鼎司徒爲丞相之任贊元
穆繹位冠列辟中興二葉憲度鴻明號等承平越十五

文則言中朝臣議王嘉之事則下將軍中朝者丞相以下爲外朝顧不與焉宮府體分與周異矣黃霸問郡國計吏舉孝廉爲一輩先上殿說者謂丞相所坐外朝之制略而未詳東都重熙仰憲周典德陽朝羣后象魏旌舊章上儀祕容煜耀千古瞻公府輪奐未崇經之營之遵彰廣殿形庭殖殖左城右平王侯更衣於殿之西位宁森殿規橅璿敞鼂衡室舜總章何以侈茲國有大議車鴈親幸其殿則應劭之書可證百官會府公殿下矣蔡邕納書東觀立朝會志未就詳莫得聞竊攷之周中朝聽治漢前殿也周內朝圖嘉事漢宣室也東都則蔡邕之言可稽續志遺記熹平四禩臣光臣晃傳奏

曆元乙卯詔書會司徒府議邕集所載在三月九日其前殿爲路寢嘉德爲燕息見於張衡之賦而景秉傳云公卿會議當上殿訪邊事若袁安班勇皆於朝堂上書會議又有召百官議朝堂詔百官大會朝堂亦外朝遺意通典曰周有四朝而言三朝者詢事非常朝也是殿位校尉東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南面議郎博士北面戶曹令史西面中坐侍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鈔本作光問難朝章邦典眞然明著想大三事在位百辟在庭周爰咨諏知略輻輳帝睠下矚稱制臨決衡石公論蔡纂疑非鈔本作匪同會同有繹而已故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漢制蓋倣此

鳳鈔本作龍關對峙愾題聲飛人不以爲華鈴鼓不設扉闥洞闢人不以爲簡鳴玉峨冕翼翼翔翔吏治百臧民生休戚天聽四聞無隱不賡受計則計吏數百人拜於庭

云謹記

唐七學記

有唐觀人文化天下高祖太宗戢兵耆武尊石儒術級

禮正樂憲度著明庠聲序音鏘創金石稽古建學厥制惟六玄宗纘緒復增其一課試有法訓迪有師德業兼該（从朱鈔本）總於閎監譬斯士雲合霧集豐規茂矩冠冕百王宜被厥文具詳登載謹參合百官選舉志儒學傳序六典會要而紀其略夫教亦多術矣開數路而翕受均鞏建有廣養老庠分上下夏氏設教序列東西左右郊宮商學殊制作人造士非一而足蓍姬之盛教典尤備國學合子弟太學貪老更四郊有庠門閭有學或讀四明文獻集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邦法或習書數達材成德道化渾融榮義攸述爲學有四保傅所紀爲學有五學記之注曰內設師保外有庠序六學之制於茲可攷法古逾遠彝憲無傳漢立三雍晉興兩學元嘉四學之初天監五館之開名實存亡駁庠亡議惟唐文治炳蔚上軌成周鋤類夷荒鴻業甫定生員之置肇於武德元年五月周孔之祠建於二年六月恢閎（鈔本作隘）鄉學敷遺後聖爰酾貞觀駿惠前猷臨幸國庠延顧儒彥肄業之舍廣爲千二百區著錄之生益爲三千二百六十員施於六葉會閎學館襲舊爲七若

三品以上子孫國子學教之五品以上子孫太學教之曰廣文以領國子生之業進士者實惟天寶九載七月乙亥之制曰四門以授七品之子及庶人之俊異者實惟元魏太和二十年之制律學昉於晉梁復於貞觀六年之二月又復於龍朔二年之五月越明年以隸祥刑而律令格式法例於是習焉書學昉於晉隋復於貞觀二年之十二月又復於龍朔二年之五月越明年以隸蘭臺而石經說文字林於是習焉算學沿隋之舊置於貞觀二年復於顯慶元年越三年九月廢之以隸太史及龍朔二年復之以隸祕書而九章五曹綴術緝古之屬於是習焉訓導之職有祭酒司業博士助教直講孫其業也選舉之科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明字明算與其能也業成則丞莅試不率則簿舉法嚴其訓也國子有五經博士廣文有知進士助教重其選也助教或十年便遷博士或十九年不易專其任也生徒之數國子二百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千三百人書律及算總百十人元和六禩申命更定西京自八人至十人東都自十人至十二人而國子學有大成上元二年初置二

十人開元二十年復省其半若舍奠齒胄之儀皆行於國子學又本末先後之序也想夫紆秩鼓箑來游來歌鴻生碩儒鈔本作師論難術術投紱懷璽濡化染學玄武飛騎垂矜講習新羅百濟挾策臨吟誦豐芭燕翼之澤棫樸追琢之章政嫩俗淳作周匹休猗歟懿哉鋪觀唐史立學闡教蓋非一端左省弘文武德之制東宮崇文正觀之規並置生員是爲二館祕書小學以誨皇族內之學館以訓宮掖崇玄有學以習老莊郡縣諸生差列二等若崇化屬賢之原則自七學始以至龍朔改司成館垂

拱更成均監司成宣業官名屢易茲不備載按鄭虔傳廣文寓治國子館李庾西都賦曰左立太學前列廣文選舉志止言六學何蕃傳亦云六館意者二學合爲一歟韓愈上表有七館之稱併書以識舊典謹記

慶元府學重建大成殿記

天子初郊見之歲法羣視學謁款先聖齊冒子子思侑享建首善風四方罔不丕式彝訓越再鈔本作百歲吏部尚書洪公燕以數文閣學士來牧四明秋舍奠於學顧瞻禮殿梁桷陊剝喟然曰大哉聖人之道於穆不已惠我無疆矧東漸於海遠溯洙泗簪紱之盛擬於鄒魯職在宣化弗惟道原是崇曷克稱明詔若稽郡乘舊夫子廟肇自唐貞元四年至今四百八十餘歲矣元氣回復理若有待明年實咸淳紀號之六年乃鳩工飭材而鼎新之屬通判府事陳君宗觀察推官汪君大有庀其事二月庚寅經始七月庚戌告成宮棟碩楹奐奕嚴敞視昔有加焉已未度爰用幣矜佩雲集相與端拜而議曰吾邦自慶曆諸老淑艾後進乾淳大儒闡繹正學孝弟修於家而仁遜興德齒尚於鄉而風俗厚理義明於心而賢才盛善信充於己而事業顯成我者夫子也聖天子立教於上而夫子之道益尊賢師帥迪教於下而夫子之道益彰夫道者治之本其功與天地並世之言治者謂古道不可以御今先政刑後教化道寖微而俗滋薄獨我公眇覿天衷民彝之統紀急眾人之所緩可謂知本矣昔魯僖公能修泮宮威德所被至於海邦夫子列□鈔本無空格其詩於頌而先儒傳春秋則曰學校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故不與新作南門概書之策今公茲舉合詩春秋之義蓋有魯侯文武之德而本之

寬儉用能躬道扶教作新數百年幾墜之緒儀德至善百世不忘也於是郡博士沈君德初鄭君信甫請書成事於石應麟世家於鄞幸得從先生長者後升堂而聞金石之音入宮牆而見宗廟之美惟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曷敢贊一詞竊惟聞之論語始之以君子終之以君子學者所以爲學（鈔本作學爲）君子也凡我同志服膺聖訓陟降庭止昭格不違上以承天子之休德下以篤師帥之善教罔俾克廣德心專美魯之多士尚其懋哉

公名鎡於潛人端平文忠公之仲子學問政事得於文

獻之傳宅牧期年治理彬彬可紀恃書其大者以詔無斁八月望日朝散郎祕閣同修撰知徽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王某撰

慶元路重建儒學記 此乃尊經閣記

四明自唐爲州始有夫子廟宋始建學規模豐敞棟宇寫崇庠聲序音冠於浙左英俊之域紱冕所興文獻蓋彬彬矣至元十九年春鈔本有燬於融風教授潘夢桂（鈔本作桂）黃裳吳宗彥史復伯（鈔本作柱）歷載繕葺經始禮殿門廡齋舍寢以略具講經有席養蒙有堂皆草創未就二十八年冬肅政廉訪副使陳公祥下車謂傳士沈君德初鄭君信甫請書成俗勸學爲先嘗聞疇昔輪奐之盛意不止是曷（鈔本作盡）飭工掄材以復舊觀顧儀門卑隘弗稱從事（鈔本作祀）容服弗嚴越明年夏鼎新高閎黃飾貌像六旬而畢二堂亦

告成又惟斯文與天地並必華楝岑樓式崇厥藏因重建尊經閣五楹里士訢然競助教授蘇君炎撙約學廩續其不給同知府事阮（從朱鈔本）公麟翁提其綱庶工不作民不知勞幕掾韓君居仁叶畫展勤不愆於素秋九月陟降庭止閣成嶪峨壯偉矜佩登瞻咸曰六經如日月陟降庭止門及堂更立先賢祠正錄序緣以垣牖制度於焉大備蘇君請識成事於石某耄不能文惟諸侯之學載於禮詳矣在易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澤上有地猶君子之近民也近民則禮達而教行進其牧立其監有師保之義凡以存天理正（鈔本作淑）人心而已矧是邦爲詩書之鄉逸民之黃純孝之董文士之任自漢以來爲美談慶曆諸老模範後進淳熙大儒闡明正學惟聖賢是式惟德性是尊少而灑掃應對大而格物致知日涵日染

充然有得每歲孟春衣冠濟濟齒位秩秩司徒之教倫黨正之禮飲流風遺澤(鈔本作俗)于今(鈔本作猶)存 宋嘉南豐曾公忠肅陳公繼爲守貳表率薰陶東諸侯莫逮焉春秋大復古學之復道之泰也夫不農不工何以謂之士非老非釋何以謂之儒行已有恥尚志仁義士之實也爲君子儒夙夜強學以待問儒之實也遊於斯肄於斯蓄亦踐其實副其名乎郡國有學昉於漢二千石所察惟曰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曲三代考行之意藹如也升堂聞金石之音入宮牆見宗廟之美因作新之幾而日(从朱鈔本)新其德業孝弟忠信爲根本明誠敬義爲準的始於離經辨志終於知類通達用仰承菁莪樂育之仁不在茲時歟昔魯僖公能修泮宮教澤浹於海邦其俗秉周禮守經學一變至道聖人稱之誰謂魯遠道無古今師友淵源緒接洙泗頌其詩尚論古之人罔俾克廣德心專美魯之多士凡我同志懋敬哉歐陽子有言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禮行俗淳(鈔本作純)然後爲學之成是用記其始成以詔永久俾無怠是歲冬十月己亥前進士王某記

慈湖書院記

古者鄉有庠黨有序閭有塾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是以道德一而禮義明書院之設意猶近古睢陽白鹿爲天下書院之冠濟濟齒位秩秩司徒之教倫黨正之禮飲流風遺澤(鈔本作俗)于今(鈔本作猶)存 宋嘉南豐曾公忠肅陳公繼爲守貳表率薰陶東諸侯莫逮焉春秋大復古學之復道之泰也夫不農不工何以謂之士非老非釋何以謂之儒行已有恥尚志仁義士之實也爲君子儒夙夜強學以待問儒之實也遊於斯肄於斯蓄亦踐其實副其名乎郡國有學昉於漢二千石所察惟曰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曲三代考行之意藹如也升堂聞金石之音入宮牆見宗廟之美因作新之幾而日(从朱鈔本)新其德業孝弟忠信爲根本明誠敬義爲準的始於離經辨志終於知類通達用仰承菁莪樂育之仁不在茲時歟昔魯僖公能修泮宮教澤浹於海邦其俗秉周禮守經學一變至道聖人稱之誰謂魯遠道無古今師友淵源緒接洙泗頌其詩尚論古之人罔俾克廣德心專美魯之多士凡我同志懋敬哉歐陽子有言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禮行俗淳(鈔本作純)然後爲學之成是用記其始成以詔永久俾無怠是歲冬十月己亥前進士王某記

浮屠氏鞠爲荒榛天不喪斯文繡衣使者侍其公行部喟然歎息選一鄉衛望曹君漢炎爲山長乃倡率善士合志叶力舍舊而新是圖相攸先生舊宅熙光故址爰啟我龜鳩工庀材經之營之禮殿崇崇祠宇奕奕數經之席肄業之舍規模視昔不愆於素佩玦衿佩游於斯習於斯如詠舞雩之風如升闕里之堂聞金石絲竹之音莫不油然而樂躍如而悟咸曰自堂徂基輪奐新矣涉降庭止惠我光明盍亦勉新德而進新知於是曹君鑒寶錄長諭屬某書石章以永教思於无窮某耄且病

辭弗獲敢誦父師所聞切磋究之嘗謂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師言賢不言道身卽道也萬古一道萬化一心仁人心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天有四時風雨霜露地載神氣風霆流形無一物而非仁則湛明虛靜天地萬物爲一體在易爲不遠復在書爲精一在詩爲無貳在大學爲毋自欺在中庸爲至誠篤恭惟先生無意而自得之齋莊嚴恪非禮不動言性必曰堯舜論治必曰三代道學之將廢也則正色讜言不同於羣枉道學之復行也則見幾卷懷不汩於榮勢鼇期稱道若武公之作懿戒名滿天下若君實之在西洛本心明而外物輕行藏語默參諸百聖無不合於易見先生潔靜精微焉於廣居賦見先生廣大高明焉於過庭訓之言學見先生自強不息焉於講堂訓之言孝見先生一貫之道焉先生之文章皆性與天道之形著俯以川流而仰高山心之精神昭乎江漢秋陽之皜皜也居先生之居學先生之學則何以哉由事親從兄而盡性至命由灑掃應對而精義入神由內省不疚而極無聲無臭之妙下學上達不求人知而求天知庶幾識其大者而無一言一行之

有媿可以欺其鄉不可以欺其家可以欺其家不可以欺其心無體之禮此心之敬無聲之樂此心之和訓詁章句云乎哉先生之學文安先生之學也文安講論語於白鹿先辨其志聽者悚然動心收其放而存其良者在此朱文公亦云陸子所言專於尊德性學者多持守可觀又謂先生之學有爲已之功合而觀之知入德之門矣有能約之以省察克治深之以薰陶涵濡問津於辨志尋源於尊德性以達聖人之海春融冰釋默契道體去先生之世若此其未遠也得心學之傳

人焉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凡我同志懋敬哉

廣平書院記

乾道淳熙間正學大明朱子在建張子在潭呂子在婺陸子在撫學者宗之如日月江漢光潤所被皆爲名儒於是明有四先生其一曰廣平先生文靖舒公先生之學講於張而成於陸考德問業於朱曰心融神會精知力踐其躬行有尚絅之實其誨人有時雨之澤沈楊袁三先生道同志合化東海之濱爲洙泗位不配德而教行於鄉聲聞於天下淳祐中貢以易名先生以（鈔本作孫）

泌明經世其學與計偕上春官屢不偶晚始對策巢英典教象山縣庠德祐初元請於郡太守謂年七十有一願挂衣冠歸老故里留置閫幕不就退而抽鈔本楹書於家庭从朱鈔本我有喬木殖德培之我有嘉苗種學棫之佽佽胄予在斯塾也於牆於羹如見先哲昏定晨省祠於塾乃適追先志奠帥堂序帥子若孫暨宗族之秀朝益暮習春秋舍菜先聖歲時朔望謁祠齒拜講說冠履翼如絃誦謁如某聞而歎曰古道庶幾復興乎古者士有常心家無殊俗八歲入小學十年就外傅二十五

家爲閭閭有左右塾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左右師坐兩塾灑掃應對是謹詩書禮樂是習孝弟忠信是修蒙養豫教薰陶涵濡是以人有士君子之行士之子常爲士漢唐之盛流風猶存經生守家法世族重宗譜子弟彬彬多賢然金甌之諺城南之勘識者謂談以利祿非天爵之貴惟我國朝師道之立上接鄒魯冢宰所降之德司徒所敎之倫父兄訓詔必是焉先其修於家者若唯陽戚氏子孫世德之久南豐曾氏稱之若墨莊劉氏自太宗時至中興忠孝維睦之風不墜朱子纂次其家

傳概舉一二言之可爲士族法今文靖之孫亦服祖訓不違若檟家有塾之誼紹衣德言弗佚前人光用淑艾

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又曰維其有章兮是以有慶兮文靖有焉子子孫孫弗替引之後之人其懋哉遂書以爲記是歲乙亥夏四月初吉鄞後學王某記

先賢祠堂記

古之有道德者教於鄉里謂之鄉先生在鄉而祠於學猶在國之祭於瞽宗也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大學以爲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秉彝好德之良心千載一日況其通者乎明自唐爲州文風寥寥宋慶曆中始詔州縣立學山林特起之士卓然爲一鄉師表或受

業鄉校或講道問塾本之以孝弟忠信維之以禮義廉恥守古訓而不鑿修天爵而無競養成英才純明篤厚父兄師友詔教琢磨百年文獻益盛以大五从朱鈔本先生之功也淳熙大備疏濶濬之源而達之洙泗是邦諸老之學始得江西之傳而考德問業於朱呂張子之門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根本以顔曾四勿三省爲準的闡繹經訓躬行踐履致嚴於進退行藏之際致察於善利理欲之幾明誠篤恭俯仰無所愧怍學者知操存持養以入聖賢之域四先生之功也前後九賢教行於一時澤被於百世郡學有祠舊矣因鬱攸而廢至元甲午冬十一月洛陽狄公桂持廉問之節行部至明既即庠序見諸生思所以啟迪斯文俾多士知所矜式有言曠典之未舉公喟然曰茲立教善俗之原其可緩乃屬郡博士戴君友復舊基祀十二月丙子朔公率守貳齋宋是奠是奉以風厲士子丕遠惟考老成人宅心知訓庶幾紹

寅念民人社稷之寄自古迪从朱鈔本重敢不祇爾稽經諏禮規制一新社東稷西崇廣如式風雨雷師鼎列其次圭石有晨楨木有儀奠瘞之位齋祓之廬悉祠揭虔勿替敬典明年正月告成乃率僚案潔牲醴爲民逆續豐年之貺雨暘時若穡人成功咸曰玷耿耿祉哉於是耆老俊民屬應麟爲記以識某嘗矣無能然俎豆之事嘗聞之緝惟祀典行乎郡縣惟先聖先師暨社稷達天下互萬世是尊是奉實爲政教之本古循吏之先務而俗以爲綫夫天生時地生財莫大乎土穀而有神司之后土

后稷以安以侑明斯禮以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風敗雨
潤箕畢主焉周官之所以櫰燎也鼓以雷靈庶物生焉
唐禮之所以同壇也是皆天道之至教神氣之流形从朱
鈔本
春祈秋報曰民力之普存三時之不害亦惟德馨香
祀清心正躬對越無媿吉圭惠鬯敬薦信洋洋如在儲休錫羨
燕及黎庶非知禮之原其能急流俗之所緩歟蓋庸敬
在心斯須之敬在祭本乎地者親下幽則有神令於民
最親政有否臧神應如響神之格思誠不可掩昔者古
靈陳公宰百里每過社稷壇孔子廟必下而趨化行習

嫩興於禮讓今丁侯治邑三年師法前猷岸聲序音絃
誦詩書以淑艾我士子又能務農重穀敬蒸明神政教
兼善藹然學道之遺風可書也已乃書以遺邑人俾刻
諸麗牲之石用詔無怠

德潤齋記

史景純獨善先生之孫也謂某曰范卿之幼也大父命
名曰潤以德潤爲小字衣言服訓不敢忘乃以德潤扁
讀書之室朝夕瞻省適追祖武念德不忘庶幾無墜教
成之意願子爲之記余謂獨善先生名其孫蓋取諸大
學詒燕後昆視范喬之硯魏謇之笏未若斯言之寶也
誠意之義先儒闡繹既詳曷敢贅一詞昔嘗讀易大傳
至於三陳九卦首以德言之此涉難處變之法聖人所
以牖後覺也九卦之中履以澤爲德之基井以水爲德
之地基者德之積地者德之厚惟其積則吾身之涵養
爲淵泉从朱鈔本之潛惟其厚則吾身之和順爲時雨之化
世故紛人以我爲子羔之槁木吾方浩浩乎無悶未
俗混濁人以我爲壺邱之波流吾獨皦皦乎自潔道狹
可味不以脂膏自潤仁宅可居不以貴富爲潤得時則

澤潤生民卷懷則玉在山而木潤孰非是德之流行夫
河潤九千里漸洳三百步溝澮之盈其涸可立待有本
之與無源也閎之於安潛之於侃身雖否而嘗从朱鈔本華
之是似或之於淑超之於鑒身雖泰而析薪之弗荷由
今觀之孰榮孰枯景純永維承家之重嗣守之難兢兢
乎奉槩水而執圭璧於膺於羹儼若著存步繩規矩率
乃祖攸行寧唯一身之潤而百世之澤有衍弗替詩曰
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大學所謂盛德至善將於獨善
之門見之顧名思義景純其懋哉

序

天禧編御集序詞科第三場題目

宋受命於穆清五緯集奎觀人文化天下維三葉重光眞宗章聖皇帝潛誥欽明體堯蹈舜游意菽圃（鈔本作苑）積思書林窘藻天葩轇轕元化慶雲在上萬物五色宜刻玉版藏金匱垂訓姚邊以三典七六經天禧之元月旅黃鐘日躔庚子臣虛己裒次御集百二（从朱鈔本十卷爰即禁庭俯示承弼明年孟春嚴儲於繼文殿四年季夏甲午列局崇文分命注釋仲冬庚申出聖製口（鈔本不空七百二十二卷畀輔臣五年季春庚子欽奉御集尊閣天章定著爲三百卷仲秋庚午藏之名山以副墨胏焉赫乎盛哉集有序篇實出御製五年正月癸卯偕聖政紀序召邇列觀之臣竣皐翰墨衣被昭回之光稽首書下方曰帝王之文卽天地自然之文仰而觀則七政三辰之炳耀俯而察則山川艸木之彪列帝堯煥有文章文王經緯天地繇此其選道心淵粹發爲英華聖學精微寫爲謨訓豈有意於文哉昔者黃帝丹書及銘傳至周漢聖文裒集其昉此乎高文有傳著在七略武帝有集

始析二卷貞觀開元成集並垂理媿於辭駁亡以議惟我藝祖紹天覺民贊集（鈔本作述）孔顏道統復續太宗繼序緝熙光明皇文揆天肅勺宇宙臣文仲編爲三十卷臣彭年編爲二百十四卷燕謀詒翼用敷遺於章聖厥旣北嬪肇允西廡璽夏幅員清謐威械戢藏升中偕宗展采汾陰禮葉樂莖蒇鼕蕆帝益思持盈制治敬迪化原乃增講員乃御延閣左右圖籍鎔經鑄詞緑字邊章璧明奎燦歌有念農閔兵奉先爲政豐年觀麥喜雨瑞雪之屬斯元首薰風之雅咏也論有勤治崇儒祥瑞解疑思政敔器爲君難覽財利之屬斯書畫卦重爻之窾學也龍閣有贊聖文有頌元龜有序泰山有銘庶民有述修河有碑三記五箴之作清景百篇之製經史編詠明良載賡肆筆而成裒切韶濩帝心謙挹未議彙輯祥符四禩九月丙子臣敏中請錄宸章襲藏巢觀而文頌歌詩十五卷上於五年四月癸卯號登天禧遂金聲玉振而集大成臣竊從太史氏欽覩集目凡頌碑銘贊之卷二十六詩歌辭章樂府之卷一百十四論述序箴條記文書其卷四十正說承華要略靜居玉宸法音集其卷四

十有五春秋要言五卷臚分試題表詞卷卅七十卷鐵鈿軸數盈三百視滋鈔本作慈福殿所觀爲益備裒漢之章風行水上之文作者不可及已鴻生鉅學屬詞摛藻有三代風非金玉追琢之功鳶飛魚躍之化歟抑臣嘗閱國史祥符丙辰之春開資善訓元良箴記歌吟曰賚月錫天禧四禩仲冬甲戌臣殊編纂賜東宮御製成五十卷裔蒙泉之德培豐水之仁帝範金鏡訓戒等書方斯蔑矣文子文孫監先憲酌祖道至於萬年永保民罔不自斯文始臣謹表而出之乾興初元八月辛亥以是集

錫該輔併誡於篇以鋪敭我宋重規疊矩之盛美臣謹

序

詩攷語略序

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眞遠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惟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齊魯詩亡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闕意眇指卓然千載之高遠不覽古今務爲高論不在書策者蔑末俗之弊肓至深至切所謂古人多誠前言往行日課一經一史斯上言闕疑則取匡衡相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詞則取儀禮上帝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邮我則

跋

跋袁絜齋答舒和仲書

右絜齋袁先生答廣平舒先生和仲書掇其要切者如昔子朱子有言子思教人之法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陸子靜所言專是尊德性絜齋先生之學陸子之學也觀其尺牘皆勉學之要言蓋尊德性實根本於學問未嘗失於一偏是亦朱子之意也所謂但慕高遠不覽古今務爲高論不在書策者蔑末俗之弊肓至深至切所謂古人多誠前言往行日課一經一史斯言也學者當書紳銘几晝誦夜思尊所聞行所知可不

勉墩至於因晚楊梅之餽推之於大才晚成此格物之學一草一木之理必致其極節或虧於晚學或倦於耄期俛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尤當以此自儆書不云乎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嗟爾後進惟憲法是式沈潛乎經術貫穿乎史籍外以致用內以崇德費隱一原敬義俱立庶正學之不墜俾前修之可及王應麟

識

四明文獻集卷二

宋慶元王應麟伯厚撰

明鄞縣鄭 眞千之輯

敕文

咸淳三年郊祀大禮赦文 首詞內制 正月一日

門下朕嗣受丕基遹求彝憲正月上日類於帝率惟虞帝之初昊天成命殫厥心祇若周郊之始永懷先烈敷遺沖人既付中國民慨敉寧之非易無疆大曆服禦持守之維艱顧非游懼弗克勝而兢業未知攸濟三垂庶定益思戒備於不虞八蜡雖通猶慮豐穰之難必無日不惕賴天之靈井洛奏勳寖恢舊宇臘靈呈瑞寶兆有年況可小康敢曰能享載稽隆興之詔仰法至道之規維泰峙之巖禋於孟春之朔旦以大報本式教用休然念黍稷非馨必至治而神明感牲醴以告必嘉德而民力存其弊忱辭惟予實意蓋嘗崇節約之制廣賑貸之仁屏遠奄壬申儆貪墨凡立政立事灼知厥若庶在宮在廟不顯亦臨敷前人之大功乃建鴻號秩元祀之將禮乃消熙壇相維辟公初見宗祖恭館奉幣長發其祥

臺例律師97版

太室祼圭邁追來孝儷一純而對越輯眾正以仲從備
金車五路之容肅甘泉萬騎之衛鳴玉鸞於蒼龍之駕
展鉶鈔本作鏞律於青陽之歌有本有文盡物盡志霽景格
時暘之應慶霄宜旦之輝迪惟寅畏之忱用答縕紛
之貺於是秩烝而薦幽昇邱而斂柴合祉兩儀協乾坤
之交烝陟配二后昭功德之兼隆賓八鄉於桂導穆東
皇於瑤席神鴈吉而高游瀍星彪列而煩曄光燕祉皇
天馮馮翼翼介壽文母怡怡愉愉迄用有成俾爾單厚
飭躬奉祀以聚嘉氣敢專享於潛誼行慶施惠以及兆
民盍丕承於鴻造子其大資咸與維新可大赦天下

四明文獻集卷二　二四　明萬曆刊本　約園

尾詞

於戲相上帝龍綏四方惟始和而觀治象建皇極敷錫
五福惟好生以洽民心盡春者德之元而祭者澤之大
尚賴股肱爪牙之勵翼岳牧侯衛之布宣永敷萬國之
歡勿替億年之敬

德祐元年明堂大禮赦文首詞九月十四日

門下朕嗣大曆服迪前人光皇天既付中國民敬事之
心敢怠明堂以教諸侯孝肆祀之禮有常惟懷永圖未
堪多難非德弗類上以累三光之明柄任匪人下以稔
外夷之患鴻雁哀鳴而靡集蛇豕薦食以無厭並告神
祇以與爾眾請命有指疆土肆予沖人思艱恃太母保
右之慈去歲凶邪之蠹更化而行善政顧俊以強本
朝黎元之心寖安將士之氣復振往求攸濟曷惠其寧
祈永命惟在德元敬明神宜無悔怒念天地好生之初
意畀矜萬邦而祖宗不殺之至仁垂裕億載有嚴大享
其集忱辭惟紹興尚質從權寘匙弭兵之祝惟淳熙齊
精蔵事率循越紼之規茲敉寧圖於武功乃儀式刑於
文典聿懷在玆之戚矧當孔棘之秋羣禋維清大禮必
簡屏鋪繡周張之飾優霜露慢愒之思命輔臣而款冥
宮咨宗廟而祼太室心感通于三才鈔本作方之奧躬陟格
于九几之筵報本合祉尊祖并侑圭幣之大
弗勝黼扆載燔洋洋乎如在上牲醴之聲則無讒慤粢
盛之潔則曰豐穰秩祜申錫無疆並貺惟予有慕月明
星稀用格熙成乾清坤夷庶克荅定歸胙介怡愉之壽
肆眚布寬大之條聰明自民蓋上帝臨下有赫恭默思
道詢百姓有過在予閔征戍之勤勞惻邊陲之荼毒汔

四明文獻集卷二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小息咸與維新俾沐膏澤而鏡至清用開治源而導
和氣可大敷天下

尾詞

於戲皇極敷言於帝王訓敬尊五福之膺我將既享畏
天之威永保四方之又倘股肱咸一德之輔熊羆不
孕心之臣合謀計安攘狄復境協成順信之助丕集升
平之勳

按自似道喪師國事危急將士離心兵出屢衂
朝廷方日理明堂科舉等事至於束手無措乃
議納土求封爲小國賛降表使燕京哀哉

詔

舉廉吏詔　詞科

勅門下周聽治以六計廉善居先漢辟士以四科清白
爲首朕灼知有俊誕保受民惟前代迪厥官不肩好貨
凡正人羞其行庶幾成風嘗賜札以律貪復作銘而申
訓曾是在位猶從匪彝鞭撻不已而寵賂章篋簏不飭
而節行缺退食鮮羔羊之操虐民多碩鼠之譏念激濁
在於揚清而癉惡莫如彰善神爵獎朱邑之潔治盜循
良開元旌王邱之廉風移苛嬈一賢蒙擢百辟嚮方肆
公道之天開閔頹波之瀾倒克正罔敢弗正既昭德以
塞違進良以率不良興厲精而更始咨爾承休之彥體
予美俗之懷廉欲得其眞公選潔修之士舉皆賢于己
博詢操履之原內則如光祿之薦王嘉外則如何東之
察黃霸人之有猷有守具以實言子其懋賞懋官亦克
用勸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按詞學指南云周官御史掌贊書注云若今尙
書作詔文秦改令爲詔漢下書有四三曰詔書

其文曰告某官四曰戒勅其文曰有詔勅某官
唐貞觀末張昌齡召見試息兵詔此試詔之始
也其後學士試批答皇朝西掖初除試詔紹聖
試格止曰戒諭如近體誡諭風俗或百官之類

勅門下朕鑑徹桑未雨之戒軫采薇治外之憂熊羆又
王家昔何多於英傑蛇豕食上國今未救於亖垂風寒
僅數處以護吳道敝欲多方而誤楚荆益慮探于脣齒

湘廣備缺於腹心雖錫斧鉞而敢元戎猶聽鼓鼙而思
猛士食雛忘於鉅鹿志孰奮於伊吾(鈔本下有舉字)無(鈔本下有文字)奉世之臣外乏伐崇之將朕爲拊髀戎將生心昔高
廟歲舉六科智勇是選祖薦孝格五等謀略爲先率由
舊章深詔執事詩書如徂穀豫思元帥之儲策應若陳
湯勿求稽行之備搜異能於蘞澤拔奇節於偏稗爪牙
宜備不虞迄成固圉之績履履間得其任無愧知人之
明惟爾之能求朕攸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按東萊先生曰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

惟四六者下語須渾全不可如表求新奇之對

而失大體但觀前人之詔自可見　西山先生

曰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爲祖而參以兩
漢詔冊　朱文公曰三代訓誥誓命皆根源學
問敷陳義理兩漢詔令詞氣藹然深厚爾雅可
爲代言之法

科舉詔

勅門下國家用儒之效與三代比隆朕紹休聖緒於今
四年粤若恭默之時亦既選士未遑親策茲將進於庭

心如蕞璽以災異謹告於何不臧厥咎在吾痛自刻責
貶損尊號猶恐未盡應天之實方與嗣君夙夜祗懼省
躬悔過慨念奸臣專政之久杜塞言路蒙蔽天變下情
壅於上聞禍至此極今吾大懲艾虛心以改惟
人言以所以達天意咨爾百僚士庶盡忠極言凡涼菲
之愆政事之疵黎元之疾苦爰暨邊壤夷固圉之長策可
以銷惡運導和氣者毋有隱諱將采擇施行人心悅而
天怒解庶其在此布告中外體吾至意

賛政殿學士江萬里上表再辭免同知樞密院事

不允斷來章批答詔

省表具知朕惟文事必有武備聖人經綸之學易爲之
原於萃曰戒不虞於旣濟曰思患豫防以幾深之略圖
久大之規卿素學也在我烈考未究遠猷用敗遺於神
人登貳宥密庶幾本強而精神折衝厥有嘉言以教告
朕曰戎情之往來叵測邊備之科瑣當嚴乃言維服尙
式萃旣濟之訓協謀籌幄日申儆以討軍實時開暇以
明政刑萃惟牧功昭乃辟之有文亦有無窮之聞懋哉
欽予時命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按萬里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賈似道惡之至
是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涕泗拜留之萬里以身
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
可復言去似道舉笏謝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
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嘗問經史疑義及古人
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從傍代對帝語王夫人
以爲賢後屢請益師援襄樊不報遂力求去出
知福州年七十三矣元人入饒州赴水死

賜文天祥辭免依舊權工部尙書都督府參贊軍

事江西安撫使除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不允

詔

勑天祥省所奏具悉朕未堪多難疆圉孔棘御事罔不
曰艱大天悲我成功所惟時魁儒秉忠倡義奬率三軍
入衛社稷國勢爲之增重人心恃以爲安精神折衝文
武是憲若稽高廟命臣頤浩開制閫於江浙宏濟中興
之業者定救功卿器度才猷克邁前哲惟長江之險要
未復畿甸之備守當嚴命卿以太从朱钞本常伯兼領二使
表裏撐拓以固吾圉東西運掉以靖虜氛儒帥一臨士

氣百倍用保乂我文祖受命民茲惟疊芭詒謀之意亟
其禡牙紓朕宵旰之憂所辭宜不允

按天祥寶祐四年進士第一初帝御集英殿策
士召公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置其首
公爲試官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
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遂以第七卷爲首選
唱名乃天祥也自宋有國上親策者三人太祖
朝張齊賢高宗朝張九成理宗朝文天祥此所

謂魁儒者是也

賜顯謨閣直學士兩淮安撫制置使知揚州李庭
芝築城獎諭詔

勅庭芝朕遵駿先猷儀圖外治程伯之率淮浦既立武
以修戎山甫之城東方爰任賢而賦政眷言揚土之屏
翰粵若相臣之旬宣無競維人屹金湯而鼎立有截其
所萃壁壘以星聯相攸西北之隅袁時形勢之要允懷
勝算孰贊膚功卿儒雅折衝謀謨經遠增二萬列屯之
備懋七年善政之勤未雨綢繆無日不申儆詡分營
於箕翼必設險於帶襟如山之苞控仁愿三城之會因
地之利仿仲淹大順之規實墉實塹而幹作鈔本幹方迺驅
迺理而築室不愆於素仟來以圖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載嘉爾績魯侯之功海邦是若永乂我民故茲獎諭

賜呂文德收復開州江面蕭清獎諭詔咸淳三年十一月十
日

勑文德朕懋采微治外之勤謹徹桑未雨之備日申儆
軍實無競維人天悉我成功所助者順狡焉蘗窮據
開城衷囚鞠頑弗顧佛貍之譏折衝厭難靡忘鉅鹿之
思卿筮慮通於神明忠忱衛於社稷奮膺揚之再卯詔

辰行率虎闕之師風驅蹇擊我環攻而氣倍彼株困而
技窮旆旌裝之援莫前金湯之險旋復舊膺公甚倚勝勢用
張巴蜀西土之喉衿既兇收定襄峽上流之脣齒猶肆
窺覦恃吾有以待之惟卿獨能平爾以身督戰先事候
倚百將一心凡履屐間當任四牡三捷從枕席上過師
運奇伐謀并力逐北俾投鞭之醜遠遁而阻隘之羣一
空沉奏肅清之勳深嘉扞禦之略荊州通蜀而用武朕
方觀葛亮之規模江淮出軍而告成卿尚圖召虎之事
業益恢疆宇丕耀旂常故茲獎諭

賜淮西制置大使夏貴獎諭詔

勅夏貴朕惟盛夏逾半分陰易流諸路勤王兵已集望卿奬三軍以清江面惟長淮以西倚卿爲金城守廬復巢鈔本作築逋北江之咽喉屢戰屢捷醜虜膽寒進師濡和則建業當塗有克復之期奏六月之膚公報先帝之殊遇在此行也卿謂水陸並進隨機用事知勇明決允契朕心函其合熊羆之士揚蛇豕之穴獻俘鈔本作歙清廟飲至京師宗社生民之福豈惟予一人以寧故茲奬諭

賜淮東制置大使李庭芝奬諭詔七月二十八日

勅庭芝惟天付予有家冲眇未堪多難蛇豕薦食覃及畿甸維揚截然中居若防制水恃以無恐實惟禮樂詩書之帥秉忠忱鈔本作藎翰王略且戰且守廣奏膚公廵者舟師不利江氛未清根本之謀我用是急趣卿入衛強本折衝庶幾鬱幄可以決勝奏章來諗表撰裏拓之慮甚密申徹軍實招選勁兵將有造國鈔本作閫之期朕惟寵嘉之已命夏貴旬宣兩淮卿候貴開閫亟率將士星馳來朝國人望卿如望歲焉商鼜已肅分陰當惜戒我師鈔本作戎旅不留不處罔俾常武之功專美有周鈔本作功故茲奬諭

賜李庭芝奬諭詔

勅庭芝朕未忘多難醜虜卒我蠭賊以來蕩搖我邊疆狡焉猖獗之謀將壑餽餉之途卿以股肱之良任方面之重激昂將士指授方略維時熊羆不二心之臣合謀同力人百其勇誓必翦滅虜而朝食師直爲壯天助者順大捷於灣頭再捷於淮安三捷於寶應執訊獲醜來奏膚公威稜赫赫可以舒聿夏之氣聾旃裘之膽卿爲東陲金城修扞於艱以集待功朕維龍嘉之乘戰勝之威掃妖壘而空之則卿之勳業暨諸將功名昭垂竹帛於常武惟浦之詩有光其益勵忠臣義士堅守於內力戰於外糾合精銳鏖擊風驅壹大治之使匹馬隻輪無返作鈔本遺者用成攘夷復境之丕績朕所望於詩書之帥也戰多之賞已賅功行之指期肅清高爵厚秩無所吝此爾將士咸體朕意故玆奬諭

賚諭冀似道歸里終喪詔德祐元年五月四鈔本作五日

勅似道吾聞忠孝臣子之大節命義天下之大戒卿受國家之殊遇居輔相之重任邇者督師弗積蹙國僨軍人言沸騰欲正其罰吾與嗣君念卿服勞王朝務存體貌俾歸里終喪用彰孝治吾於待大臣之禮至矣聞卿安處維揚未即就道公議孔洶皆謂臧孫紇如防春秋大義凜如霜日君令臣從焉可違也吾維卿以股肱之良任方面自負必不固違吾命以虧事君事親之道凡羣臣所奏姑惟置之今歸途未阻可以退修初服盡禮倚廬而猶復翱翔淮壖忠孝胥失進退無據大臣出處當如是乎茲命李庭芝宣吾與嗣君忠厚之至意卿其亟歸喪次以盡臣子之道以弭公議之責固當曲示保全否則眾論益甚名教靡容吾雖欲屈法伸恩而不可得卿尚明聽吾言善始以終亦有辭於永世故玆詔示

按是時似道罷平章都督予祠士表自劾太后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里終喪似道留維揚不行王爚復奏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降詔以責云云六月似道歸紹興閉城不納羣臣交章論誤國喪師之罪遂詔籍其家安置循州鄭虎臣請爲監押箐辱備至及至漳州木棉菴卽廁勅萬石苕賈庾翼移鎮樂鄉王衍謂江潛有虞不相接勉諭江西制置大使黃萬石置司隆興府詔七月五日

上拉其胸殺之

救方岳重將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言兵者趨之今天塹失險深入堂奧南昌爲江西一都會襟帶中流高廟命李綱爲大使鎭是邦此中興宏規也卿志慮忠實才猷開濟屬大事當一面吾以綱之任命卿精神折衝人心恃以不恐聞卿駐兵臨川氣勢猶未翕合商颿已動分陰當惜戰守之計不容緩卿其趣提師旅開闊南昌與守臣協圖備禦乘機合謀必以克復江池肅清氛祲爲期詩曰戎車既飭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卿其懋哉故玆勉諭

賜利西路安撫副使兼知梓州楊立詔六月二十二日

勅楊立虜爲不道偷渡長江似道督師不戰而潰誤國珍民以至金陵京口皆失守妖氛延及近甸冀四方忠臣義士來救國難以拯民命恃賴天之靈輔臣協圖屏翰似道蠲除蠹國害民之政人心順向盡力戰守叛將凶酋相繼殄滅然後宗社僅安京師稍定天未悔禍江陵之事又鈔本作必駭吾聽證郵傳阻隔未知似道已黜是以人無固志惟卿智鈔本作志略輯輳志氣忼慨秉忠仗義董率精銳進於三峽奮勇鏖戰立功甚偉吾與嗣君聞之

嘉歎有臣如此可以滅虜朝食望卿之來以刻爲歲昔楚申包胥求救於秦立庭牆勺飲不入口祝卿膺閫寄之重必能投袂纓冠赴國家之急已擢卿正廉車之任其亟星馳露次救我艱危或湖北路梗盡取閒道疾馳而來勤王奏功吾於高爵懋賞無所吝故玆詔示

賜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慶府張珏詔

勅張珏吾擁佑嗣君未堪多難似道誤國潰師虜禍極矣國事急矣以卿忠忱壯概著勳西蜀用投節鉞聯亞保分蜀閫之寄今戎氛逼近其憂有重於蜀者已出六

月之師趣諸將進討猶慮氣勢未合如卿義勇奮發吾望卿來如望歲焉同室有鬬纓冠往救鄰國有難頓首出師卿忠義質神明其忍坐視國家之急乎其亟奬率三軍星馳電邁或湖北路梗卽從閒道入援詩曰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吾所望於熊羆不二心之臣也

按是時珏知合州屢捷復遽倍二州元兵以不和而潰趙定應乘閒迎珏入城珏至遣將四出元兵屢敗也速解兒復圍克之珏死於難

賜督萬壽詔

勅萬壽自醜虜飲江薦食近畿國勢岌岌秋風已動後憂方大卿忠義謀略名冠西川虜所畏者惟卿耳纔冠投袂以救國家之急此卿之志也吾與嗣君簡注已久屢須手札又諭丞相馳書仍遣專使咄命趣召未知使者已達吾意否乎諸將雖已進師未有統帥天其或者待卿以成蕭清恢復之功今再遣某官趣卿來卿忠忱體國必能提精兵率良將取間道鼓行而前星馳入衛以殄滅此虜爲期將士聞卿來朝壯氣百倍虜不足平也

按萬壽在蜀屢詔趣之不至後以蜀降

賜左相陳宜中勉諭造闕詔 七月二十四日

勅宜中醜虜憑陵奸臣潰敗惟卿屹然爲宗社之柱石討亂賊去凶邪收黎元之心作將士之氣國勢漸振皆卿之功彼何人斯挾私肆毀吾知此書詐也卿何嫌何疑翩然出關命使者趣卿歸造於朝而出晝不少留吾與嗣君朝夕倚望忘寢廢食卿忠義貫日月必惻然動心矧秋風已動虜謀日深朝堂僅一石鈔本作左相科瑣邊事惟卿明習守禦孰緩孰急將士孰勇孰怯指授處置之方略分陰不可緩卿爲國計盡幡然而來或不念吾老幼之煢疾獨不念先帝之殊遇乎卿以安社稷自任當危急存亡之秋豈忍舍去亟入政事堂圖所以攘夷復境之策再命從臣勉諭尙體吾懇切之意

按宜中與王爚不協會留夢炎自江南入朝爚與宜中皆請相夢炎而乞去爚卽就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因辭去遣使遮留之宜中以親老辭太后乃

自爲書遣其母楊氏使諭之乃赴召

再賜陳宜中詔

吾自丞相出關憂心如薰屢遣使再下手詔趣丞相造關閔閔如望歲而未有來朝之期諫臣抗疏謂丞相當奸臣僨師之後轉危爲安勳在宗社指授處置諸將信服狄難孔棘此何時而可舍去顧之懨然維危急之秋一木支厦固不曰艱大二相協力扶持庶克有濟古社稷臣不輕於進退矧受任艱難之際不止身佩安危而已前日之去固知丞相之心有大不得已者吾旣察奸

誣之蹟盡幡然而來都人之瞻徯至切將帥之意嚮易睽其急同公府用圖戰守之計迄成美功

按宜中以母老辭歸永嘉詔趣入覲國事已不可爲矣伯顏進兵皐亭山詩執政出議降事宜中夜遁乃以貢餘慶爲右相吳堅爲左相丙子益王廣王由海道趨溫州蘇劉義陸秀夫來會楊亮節聞宜中在清澳與諸人往見之共議興復益王登位宜中復相後如占城乞師遂不返按公所草賜詔旨勉諭黃萬石以下數篇實足以興起人心然當紀綱大壞之際強藩大鎮惟思叛國以圖富貴其肯聽其詞命以赴危難乎此宗社之所以沦於滅亡也

勉諭王爚陳宜中詔德祐元年五月二十日

遭家不造狄難孔棘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如光公著皆中外之人望所冀訏謨遠猷其濟艱難今人心寢兵漸集此二相協力經綸之功夏已過半正當惜分陰以圖攄御時幾易失虜謀難測吾朝夕稟稟外議謂二相頗有不和之迹覽輔臣奏疏屢愛懇切謂定大計於危疑誅大奸於倉卒勳在王室初無輕重何嫌何疑而至是吾惟丙魏同心房杜濟謀在平時猶然況危急存亡之秋乎盍念國事之艱協心同德日入都堂共議扶持宗社拯救民生之策勿以細故妨大計

賜夏貴詔七月十一日

卿以身殉國家之急提兵力戰屢聞捷奏比者丞相奏事言卿素有勤王之志欲率義旅入衛惟江面未清少遲其行今秋風已動國事孔棘所憂在於根本吾聞淮西之兵多忠勇其民皆勁健卿舊德宿望諸將心服以徒馭糾合熊羆之士援枹誓眾星馳而前以救危難尚念兩朝殊遇朝聞夕道吾之待卿猶唐之待子儀也

按貴自漢口陽邏堡喪師之後召之不至尋以樞府董六師吾事濟矣西閫之任卿宜暫委參佐亟戒

徒馭糾合熊羆之士援枹誓眾星馳而前以救危難尚念兩朝殊遇朝聞夕道吾之待卿猶唐之待子儀也

賜李庭芝詔

吾擁佑嗣君遷大投艱於身醜虜憑陵國步孔棘妖巢狡焰猶未掃除西風已動憂端方大卿文武爲憲精神以圖攄御時幾易失虜謀難測吾朝夕稟稟外議謂二相頗有不和之迹覽輔臣奏疏屢愛懇切謂定大計於危疑誅大奸於倉卒勳在王室初無輕重何嫌何疑而至是吾惟丙魏同心房杜濟謀在平時猶然況危急存亡之秋乎盍念國事之艱協心同德日入都堂共議扶持宗社拯救民生之策勿以細故妨大計

賜夏貴詔七月十一日

卿以身殉國家之急提兵力戰屢聞捷奏比者丞相奏事言卿素有勤王之志欲率義旅入衛惟江面未清少遲其行今秋風已動國事孔棘所憂在於根本吾聞淮西之兵多忠勇其民皆勁健卿舊德宿望諸將心服以徒馭糾合熊羆之士援枹誓眾星馳而前以救危難尚念兩朝殊遇朝聞夕道吾之待卿猶唐之待子儀也

賜李庭芝詔

吾擁佑嗣君遷大投艱於身醜虜憑陵國步孔棘妖巢狡焰猶未掃除西風已動憂端方大卿文武爲憲精神以圖攄御時幾易失虜謀難測吾朝夕稟稟外議謂二相頗有不和之迹覽輔臣奏疏屢愛懇切謂定大計於

壩爲幾輔屏蔽倚成攘夷復境之功今虜氛未退尤以根本爲慮運籌決勝宜得知兵之儒協贊廟謨邇者命卿參預憲實在此久當方面練習兵事無踰卿者用遵慶曆召琦仲淹故事趣卿入輔指授當任可以破堅處置得宜可以平蔡其功倍於臨邊矣已命夏貴宣威兩淮趣其入維揚貴到卿即率貴將勁兵星駕來朝惟時惟幾分陰不可緩卿其念之

按是時以夏貴爲淮東制置召庭芝赴行在貴不受代庭芝閉門自守

賜夏貴詔

吾趣卿來朝共濟時艱重惟秋風虜寇未退以卿英略本空一格名宿望精忠義概故欲卿入贊帷幄以壯根本但念維揚屏蔽浙右必淮壩保金湯之固則醜虜有後顧之憂毅甸可恃以無虞今命卿旬宣之寄兼領兩淮卿忠忱體國宜星言夙駕以副注倚之意

按貴因陽邏堡喪失沿西南岸放火棄師歸廬州其心已無國矣屢詔促之其肯來乎

勉諭夏貴詔

自醜虜飲江國步孔棘卿奮率三軍誓不與賊俱存百戰而氣不衰砥柱屹立於眾流橫潰之衝肆命卿以威開大閫於兩淮庶幾首尾相應茲覽奏牘知裕溪之役行師失利卿跋涉險阻受任危難之間勞瘁至矣其附勞將士集收精銳謹固秋防以圖再舉惟天助順有志竟成機會可進趣鎮維揚用集攘除之績

賜文天祥詔

卿倡義旅以衛王室秉忠忱以濟時艱爰咨常伯之英趣膺制閫之寄將士用命遂汎掃於虜氛精神折衝益振揚於勝氣孔嘉體國之志亟奏攘夷之勳元戎先行周邦咸喜載加錫賚式示眷懷

按天祥以江西提刑入衛陳宜中去位留夢炎獨相意不相樂乃以天祥守贛寧吳門除浙江制置使知平江府

勉諭陳宜中詔

吾惟艱危之時卿以忠義之忱扶持宗社一日去位吾如失左右手惠然肯來再登右揆用景祐名相茂典以遂謙沖之美國事日棘人心易搖非卿誰與鎮安羽書

宋四明王應麟伯厚撰
明鄞縣鄭　眞干之輯

表

代皇子謝賜御書孝經十六句表詞科第二場丙辰二月十二日

始於事親終於事君　滿而不溢高而不危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德義可尊作事可法　居則致敬養則致樂

道於神明光於四海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伏蒙聖慈賜臣御書孝經十六句者睿謀垂裕夙承父訓之嚴神畫疏恩備舉聖經之要因心立教拭目知榮臣某惟夫子之發微言爲曾參而陳孝道首述君親之事謹始終復廣富貴之移戒危與溢身行口言之無失天經地義之兼該事可法德可尊表裏俱正居致敬養致樂造次弗違神明四海以交孚進退一忱而非作匪懈有倬飛鳶之翰於昭詒燕之謀二八句之特書撮其樞要千萬人之咸悅始於家邦仍仿邇英之屏俯殊

定王國

制旨之注矧熙朝貢善之學肇祥符丙辰之春詔儒臣而讀是經錫宸章而刊諸石洊觀洪藻宏資前猷某德媿溫文性慚岐疑出有師入有保早齒虞庠親則父尊則君恪趨周慶襲者分封之渙號誨之全孝以移忠旨趣會於五經未闕聖蘊德教加於百姓徒仰皇明載觀河洛圖書之光如親洙泗問答之語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學稽古典筆寓天常祚嗣萬年受祉而施於子冠昆百行得手而應於心約漆簡于有餘言瀝驪珠六十四字淳化祕邱之刻祖武可繩紹興方國之頒人文增煥官之賜札夙夜事一人之訓緬思建邸之陳圖臣無任

拔詞學指南云表明也表標也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三王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爲表漢羣臣書四品三曰表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　陽嘉元年左雄言孝廉先詣公府文吏課幾奏又詔於決轡圍龍亥案於奇芬稽古所蒙省躬莫稱歸式調於決轡圍龍亥案於奇芬稽古所蒙省躬莫稱歸湖廣以孝廉試章奏然則章奏試士其始此歟

唐顯慶四年進士試關內父老迎駕表開元二十六年西京試擬孔融薦禰衡表則進士亦試

表

代侍講說書官爲經筵進講孟子終篇謝賜金帶牙簡同侍講修注官謝賜祕書省御筵及鞍馬香茶進詩表詞科所業

臣某等言華光講藝備觀亞聖之書蓬省賜筵並錫多儀之寵感鴻恩而播詠瞻丹衮以颺言竊以漢帝論經虎觀侈賜衣之渥唐宗向學瀛洲疏給饌之榮意皆萬於隆儒禮特豐於接下矧軻書之泗旨傳孔道之正宗

由義居仁七篇之言靡不載垂憲貽後百世之王莫能違於穆熙朝若稽丕訓祖禹闡明於元祐表臣敷繹於紹興揆聖神尊德以有爲於學問達原而自得細旃晝訪聆賁雖陳善之規峴弁星環探知性盡心之蘊華編甫徹謏聞奚裨酬侍言誦說之勞暨著記纂修之職鏐鞏絢采復頒象齒之珍玉斝示恩咸綴麟臺之席上駟美以報拜手載歌贊聖聖之大成述君臣之相悅詞陳約禮遵晦積翠之篇句寫賜幾俯效集仙之飲退慚匪

欽本作斐鑒易對閎休茲蓋漢通皇帝陛下屈安貢深守約施博存神過化與天同流明物察倫取人爲善覽大賢之論述興盛治之雍熙德醇從容秩太清之華宴幣將爲奕遇崇政之儀文臣等誠媿瘝疑恩沾同樂讀古昔而尙友諒懷望道之思須清廟以致平期盡正君之義臣無任

代宰臣以下賀奉安光宗皇帝寧宗皇帝寶訓寧宗皇帝經武要領今上皇帝玉牒日曆會要禮成表

臣某等言文謨武烈並揚二后之休漢典唐經參著一王之法森寶儲而日揭綦縟禮以星陳籥以鑒先憲求多聞商書垂範有常德立武事周雅紀功追開成標帝籍之名暨魯史謹策書之體至若觀會通而行禮尤先撮紀要以舉綱茲萃進於一時宜輯成於五典允哲光皇之揖遜於昭寧考之儉勤燕翼詒謀煜燿億萬年之訓攘夷復古堅凝三十載之規有嚴論述於史筵申命纂修於宥省天啟離明之治日新黃象之文洽嫩化於登三煥鴻猷于襲六瑤編溫潤金鎖閎嚴繫日繫時哀

按此以上三篇蓋公詞科試中暨所業者觀其措詞立意前後次第豐贍縝密信所謂法度之文也近世文章之士能爲儷語者甚多而識製作之體者絕少故其空疎謬戾有終身弗悟者矣若此三篇者宜表而出之以爲矜式

宰臣以下賀明堂禮成表

明堂孔陽秩九筵之盛典聖人能饗申億載之宏休慶洽神人歡騰宇宙中賀編以接三才之奧嚴將禮於季秋宣二祖之光協初郊於先甲物備口有成之告民和

皆至治之馨若昔燕詒自今駿惠恭唯剛健中正悠久光明更化而福祿來迓纘肇基之運修政而境土復恢宏再造之規觀其會通尼於上下農扈奏屢豐之瑞邊陲凝耆定之勳精意以禋裒時之對在宮在廟觀盥之薦有孚於帝於宗泰元之策復始又時暘若德與氣游前星重光凱之暉華景粲璧珠之象緝熙純嘏安樂太平永命而丕歷年陳常於夏敷言而錫保極有澤如春於赫漢儀以篤周祜臣等幸叨顯相欣覩熙成式典靖四方願進夙夜畏威之戒奉觴上壽謹奉觀癸亥宗祀

綴衣於庭既延元子而入翼室奉珪兼幣乃告諸侯而之祥

按景定四年五月公自台州通判召爲太常博士故事禮部郎官草 百官箋表博士禮部郎屬也

宰臣以下請度宗聽政第一表 景定五年十月

四海遏音遽口遺弓之慕百官承式有嚴嗣服之初跋望清光肅循大下恭惟聰明時敏聖知日躋龍樓庶務之參聞灼知政體虎闈三善之兼得允協人心祇台德先迪從子保問安視膳冀文考之復初遭大投艱痛周

家之降割未堪多難永言孝思然而色之戚哭之哀已孚輿望朝以聽夕以訪難曠繁機即位五始以體元踐阼三日而端冕惟哲作則示民有尊伏願遹駿先猷勉遵中制法宮親事乾首物而萬國寧司士詔儀德如辰而眾星拱

第二表

天眷命以爲君誕膺傳序王眡朝而聽治艱執遏哀未拜詔俞溥陳眾顧若稽前聖之述作莫盛有周之纘承綴衣於庭既延元子而入翼室奉珪兼幣乃告諸侯而出應門豈於禮經以或違蓋欲邦彝之早正百篇軌範萬世法程恭惟位履剛中體乾純粹南陽辨臏臣民知參決之機東序隆儒學問得修齊之要繼文下武戴舜同心嗣德在初靡替億萬年之敬奉先思孝必勤一二日之幾察元遂而後應之志深氛祲清而豫防之慮在聆王言而稟令瞻皇極以近光詎以宅憂稽於聽事訪落率昭考之始邛見羹牆輯瑞覲羣牧之儀益嚴堂陛

第三表

離兩繼明屢祈祉政巽重申命未忍行權深知聖學之

純恪守禮經之正再三有讓億兆同詞於皇祖宗丕紹基緒內極哀恫于中禁外臨聽斷于治朝盡孺慕發於中忱而觀瞻係於南面仰惟先帝奄棄羣臣痛切烏號愴遒援於審訓謀詒燕翼冀開釋於至情亦念萬機之繁用垂億載之裕茶惟心舜文之與合躬閔之所難厥嗣寖思不忘於繼序飭食疏服敬欲盡於事親顧廟必監周詩令敬通於神明且哀發於言語是亦爲政肇允集蓼之初有悠哉未艾之慮臣下罔攸稟令夙夜莫不遑寧開門達聰撫待畢三年之制總綱明任口口迪前人之光

第四表

萬邦仰照如日之升三請執謙于帝其訓達孝永言于承考微忠口口于囘天疊圖威嚴冀放俞旨惟元儲之御極自至道之貽謀口口勉徇羣臣之奏西序眡事靡逾六日之間蓋禮制之從宜念時幾之口口哀未忘也俯而就之恭惟倩明在躬不肅而成初服念欽本作欽作命歷年克謹厥始欲報之德遠省若勤矧修攘敷遺於丕謨而繼述可淹於庶務惟休惟恤有節有權伏望俯鑒輿情仰循舊典釋康王之冕喪期无改於內庭垂虞舜之裳朝位聿新於南面欽本作向

第五表

知臨大君之宜羣心丕後孝思下士之式四詔如初非敢咸諫於王亦曰節情以禮竊惟倫制在乎兼盡經權可以並行未有命戒而居廬難遵滕國繼猶判渙而謀廟必監周詩令敬通於神明且哀發於言語是亦爲政顓若有孚矧導訓受珥之初俾聽法服縗之後考作室既底法裁我成功朝至昃用和民所其無逸克紹先烈惟懷永圖慈眞于喪倘未正路朝之位陟降厥士亟當循便殿之儀伏願寘念燕詒於昭龍造卽齋居而決事新聖化以承休福威惟辟之尊四方來賀公卿奉職以奏庶績其凝

第六表

眡朝周典聿觀治化之新易月漠儀難執亮陰之舊五下明詔一哉聖心仰思慕之無窮由敷陳之未至竊以喪與易寧戚雖致其哀禮因情爲文必知所節練冠而親機務素幄而見臣鄰古有行之時則可矣放諸四海而準孝已感於元口至於萬年惟王本寘閟於初政體恤有節有權伏望俯鑒輿情仰循舊典釋康王之冕喪

訪落小臣之意朝天保采薇之勤豈必端憂乃爲繼志伏願卑鈔本作畀於眾感檜若邦彝昭德以照百官副玉几遺音之託正統而法五始行讀龜申命之休

第七表

天作之君飛龍利見日致其孝暘驅易流若三年惟不言則萬事懼有閾謙沖已過震越靡寧竊以上聖每惜寸陰治象皆觀挾日嗣大歷服無垂恤成功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此作新民之美化亦付有家之初心丕顯孝皇祇承高廟執喪固踰讀禮涖政靡越旬時迪前人光爲後世法恭惟英姿纘武粹學察倫方裒集燕謀敷言是釋是訓念紹曆駿命無疆惟休惟艱遑臨舊貫之居永懷罔極之感哀難爲繼德何以加伏望益廣聖聰少抑舜懿入道自始聽宜務於五先生若常行節願參乎四制

按公本傳度宗卽位攝禮部郎官草百官表嘗制請聽政四表以上一夕入臨宰臣諭旨增撰三表公操筆立就丞相護鈔本作言總還辭位表三道使者立以俟公從容授之丞相驚服卽授兼禮部郎官其載公敏捷如此以上七篇卽宰相諭旨增撰者觀其萃諸經史爲一家言而變化開闔有如自然所謂不期於工而自工者眞是旱年穀粟嘗讀其文至於咸誦終不能彷彿其萬一而近世士大夫上言於朝乃欲禁絕偶儷其亦不思甚矣嗚呼使士大夫習爲偶儷盡如公之爲表亦何害其爲文哉

請御正殿第一表

孝思維則勉眡政於內朝謙尊而光未詔儀於南面古有當陽之義今逾易月之期祗率彝章肅陳忱額縞以聖作物覩大明生東廉遠堂高眾星拱北漢卽位而坐前殿周報詰而出應門惟在德元以爲民極恭惟恪守堯喪之制丕承舜典之傳禮根於心治指諸掌璧帛之召登崇峯髦絲綸之言拊勞邊戍鑒無逸而卻貢獻體訪落而廣詢謀得於問安視膳之時形爲繼志述事之美猶且對羣臣於素幄覽庶物於清箱匪昭名分之嚴曷發華夷之望伏願鼎新百度臨照萬方補座衣裳法春秋而居正紫宸閶闔參天地以宅中

第二表

小忠求助聖化維新大昕視朝邦儀由舊未同聰聽冒
貢愚忠竊聞當宁所以答陽踐阼先乎謹始若稽至道
之要洊更朔旦之期蓋閭外之治斷恩禮弗敢過而天
下之本在國分有常尊亦越厚煦於昭達孝謂德報罔
極靡行漢制之權宜臣言屢陳勉從周誥之彝訓恭惟
繼其祖武察於人倫保右命之永惟堂構之託陟降庭
止俾若羹牆之思非但致哀於宮中將以顯式於宇內
然布黃朱之乘容衛必嚴仿秦紫之居等威攸繫丕應
夏若稽詢始之義用彰命哲之初昔以元長人於穆不
已今以享合禮申錫無疆恭惟剛健粹精居行聚辨儲
英潛躍肇乘時於六龍層運文明期咸寧於萬國闓河
圖而毓瑞承祖烈以重光臣工奉觴忻千載之一遇侯
衛執贄浹四方之大和輯詩雅歸美之忱贊易象爲君
之體既多受祉於永保民臣等不勝大願謹以四月初
九日爲乾會節伏望俯鑒輿情仰遵徽典南山獻祝薰
風載詠於舜絃北闕膺歡湛露普沾於周澤耆之令甲
副在有司

第二表

德行以健萬年惟王禮覲其通四時合序取文言而歸美稽時憲以抒誠溫詔弗渝愚忠淳瀆縞以書陳無逸之壽詩頌長發之祥粤若熙朝迺惟茂典太平纘服標令節於乾明隆興御圖表昌辰於會慶繼今述作復旦光華恭惟貽哲在初體元立制中正備太陽之粹盡屏邪陰亨嘉輯一氣之和肇新治象凡化原之謹始皆易學之儲思福欲錫民名宜賓實尊爲天子舜其孝申命用休詩祝聖人堯曰酬允恭克讓然虹霓既昭于符瑞而川嶽宋効于貢珍倘瞻上儀曷彰盛際伏望丕從眾志祇遹舊章班百僚之玉觴雖未展容於漢殿錄千秋之金鑑庶幾伸諷於唐臣

第三表

受命丕若歷年自今初服嘉會足以合禮與時偕行尚執一謙敢陳三祝竊以九重龍御握乾符稽帝文億載燕詒法仁祖至天德遹觀舊典祇奉洪名既粹毓以紹國必體元而致治生生之謂易近取諸身巍巍其成功克昌厥後恭惟緝熙聖學駿惠先猷立太平基運神心于博化開眾正路培善類于始亨惟性得陽明之純而政著日新之美宜參至健永保太和匪介祉之溢詞乃願忠之微悃伏望式篤周祜亟定漢儀夏見曰宗輯四方之來賀皇建有極衍萬壽之無疆

第四表

美酺三祝末賜俞音虎拜萬年蓋循舜典惟聖意達事親之本在微臣伸報上之恭謙尊而光禮時爲大矣凡化原之謹始皆易乾行四德口口盛夏之亨節紀千秋非曰開元之舊若稽隆古丕顯宏休必得壽名中庸之稱舜孝篤生保祐大雅之詠嗣徽億載繼承二儀明察恭惟有陛降卒昭考之志有怡愉奉太后之心致永慕於諒陰遠迪淳熙之訓表誕彌于長樂近參寶慶之規所謂盡制而盡倫斯可教敬而教愛然念尊君之義蓋嚴創作之初始於家邦備訪落思齊之美申以福祿協扈鬯既醉之詩矧嘉會之欣逢新羣情之共戴願符善頌亟詔攸司翼室興懷徐展紫宸之賀慈閫介祉聿光金鑑之陳從答是猷之期六

理宗靈駕發引慰皇帝表

軫笠協祥既飭因山之禮龍輴整駕難淹同軌之期六

紼天行萬方雨泣恭惟紹休靈作聖緒承言孝思致敬致哀放諸四海而準盡倫盡制定爲三年之喪愴禹穴之將臨俊堯牆之如見願承先志少抑至情

慰皇太后表

仙鼎登天烏號永慕禱原卜日龍馭遂行四海攀摧六宮哀慘恭惟伴月久照協坤無疆周雅保右之功敷遺燕翼子慮室怡愉之奉用慰慈顏願遵順變之言少舒追遠之感

慰皇后表

穀林卜吉遠日俶臨葆衛戒嚴溥天胥慕恭惟順承聖孝式副婦儀周寢問安尚想龍樓之入禹山再駕愴聞鳳翼之行柰衷諒切于哀恫罔志願祈于寬釋

靈櫬至攢宮安寧慰皇帝表

仙馭在天蕭漢陵之仗衛經涂如砥屆禹會之山川靈旂燕寧瑞氣葱鬱恭惟緝熙于學慈艮于喪翼翼厥德不罔孝思維則皇皇如望弗至明發有懷四方來觀萬年其永湯沐歸沛既安高廢之神夔牆見堯願釋舜心之慕

謝賜御製牧民訓表

倬彼雲漢懋昭堯教爾惟天牧誕保受民一札星垂四方風動竊以舜興咨于止日厚德允元周政灼于庶常有司是訓此帝王攸行之慮實造化好生之心皇矣熙朝率時丕範紫雲樓宴且發附養之片言化成殿書不忘安樂之二字戒石詩之簡切守官箴之坦明亦越先王於穆永命仁厚著論春噓露滴廉刑作銘日揭霜凜肅燕詒于奕葉式駿惠于宏謨恭惟郎禹儉勤性堯文思惟天既付疆土至于萬年御事越在甸侯若茲

多詰凡曰之屏之翰飭以如家如身聖人情見乎詞對時茂育邦伯念敬我眾致告自今臣分竹承休求芻盡瘁二千石謹簒勉爾稱職之良五皇極近光恪奉敬言之正

謝賜御製牧民銘表

乾元長人培億年之邦本異重申令放一札之仁言倬彼爲章嚴惟丕式臣聞大君宗子以民爲天有司牧民于帝其訓肅若舊典光垂休銘太宗述齊腊之規著存戒石理考著廉刑之儆敷錫臣工聖藻標乎日星皇澤

深乎雨露凡在商畿周屏之列恪遵湯盤武席之謨一哉王心鑒于先憲謂戚忻之繫命爾守臣如痛癢之切身時予德意曰惠多詰其勅懋和昭回奎璧之躔永久甸侯之範恭惟文思稽古清明在躬廣奠舜元日之咨遠邇無閒法藝祖紫雲之戒撫養爲先寵綏而作之師教告而至于再勉哉祇命陋開元愛人之詩其此惟良軼本始夙德之詔寫諸琬琰佩若韋絃臣敢不勤慄

藏

賀皇太子賜名進封建國名表

多男授職保命自天貽命在初封建厥福宗祐景鑠字宙頌聲恭惟學懋察倫仁深垂裕寬厚祇承於駿惠覃訏有衍於燕謀立愛而始於家嚴惟丕式受祉而施於子錫以嘉名謙沖循半子之規震長迪中興之典臣跡廡東土心拱北辰欣聆赤社之策書阻豫彤庭之班賀

進功德疏謝奬諭表

官常欽承宸旨山東布漢令咸知惻怛之忱天下誦堯言益謹寅流之職

堯封獻祝恪共臣職之常漢闕疏崇敖賈思言之奬對
揚煜耀祇誦陵兢竊以億載登太平與天齊壽十行賜
方國細書成文貌如微臣欣際嘉會伏念某久濡雨露
假守卽畿覩詔屢頒寅奉好生之訓頌聲允洽蕭將歸
美之忱便蕃宸指之衷焉奕侯邦之寵誤承茂渥曷稱
隆私茲蓋恭遇聖敬日躋聰明時乂華芝三萬歲於昭
昌熾之符大椿八千秋有衍怡愉之慶聆思規於金鑑
介繁祉於玉觴既推育物之仁復厚遇臣之禮臣敢不
益廣宣布欽佩睠知千里溪山胥樂風薰之阜九霄綸
綍仰瞻虹采之光

代賀改元寶祐表

寶龜申命延洪必世之休鳳曆更元迓續丕平之運風
雷鼓舞日月光華竊以漢武改元朔之名適當癸亥之
歲孝宣頒地節之詔越在壬子之年或卽舊而鑒新或
懼災而應變孰如昭代稽若先猷恭惟睿知有臨嚴恭
自度更化善治三十年政教之清燕翼詒謀億萬年基
圖之永睠言歲紀已浹星終將順革以明時爰體乾而
首物儆慈爲寶永底蒸民之生保右自天庶幾二祖之

烈嘉名有俶峻命惟凝某幸際泰亨叅聆從朱鈔本號法
春秋而謹始敢貢愚忠與士夫而勵精欽承德意

代賀皇子忠王行冠禮表 寶祐二年

上聖貽謀茂毓成人之德初陽展采肇稱冠作之儀華
夏臚歡宗祊錫羨竊以十五志于學備體所以正容萬
億年之休重本在于謹始鋪觀舊典莫盛祥符元敍介
圭錫命甲寅之歲華纓峨弁笄辰令月之冬適駿有聲
克開厥後恭惟體元首物立愛始親慶垂萬世之基教
子必以禮樂忠爲百行之冕稽古建爾國家睠言復七
日之剛卜協靈祥雷之長主於尊屬酌開元太極之舜
賓以輔臣軼五鳳孟春之詔有儀可象爰字孔嘉重曜
宣光盼璧珠於紫極三加薦醴飾金石於黃鍾受周祉
之無疆卜漢儲之早定天迪從保邦永孚休臣越在邇
藩頌聆億鎰既冠而明有敬奚煩賈誼之規會邸而稱
无雙莫預黃香之列

擬國史院進光宗寧宗實訓表

盛帝重光垂百王之五式大君繼序輯二典之宏規萃
篇目而臚分首嚴口而露奏竊以大禹貽孫之則著在

夏書武王燕翼之謀播于周雅允繇兩朝之蘊於昭載籍之傳光宗皇帝適駿有聲嚴恭自度剛健以新其德朗攬政機精一而執厥中心傳道統寧宗皇帝始終典學玄默化民無怠無荒三十年之享國曰慈曰儉六五帝以匹休作者聖述者明顯哉謨承哉烈豐功懋德編之詩書美政嘉言布在方策天開累治日闡大猷抽金匱之缺遺夏蘭臺之紀載粤若紹熙之嗣服施於嘉定之守文任賢修己之遠謨立武攘夷之要略篤之琬琰炳若丹青主善爲師恢至道示軌範有條不紊揚洪烈粲若珠繩之麗顧瞻榆景猶夜燎之對朝陽捧玩蓬簷駭褐衣之被明月仰佩隆儒之瞻芹參稽古之榮茲蓋章緝熙冠周史之寶書軼楚臣之訓典寅上西清之御佇嚴東壁之儲恭惟志篤昭功治隆繼武念茲皇祖鑒成憲以無愆迪惟前人式歷年而勿替聿追來孝率父彝彝法二后之不敢康作一藝而摛罔極用訓丕德其永孚休臣等載筆非長總綱有媿承明登進又新天聖之盛儀大清覽觀願舉寶元之故事

代先君謝賜御書竹林汲古傳忠六字表淳祐十一年

晝日接三承金華之殊渥帝書策一駭圭箭之榮觀鳳面飛下於九霄虹采絢流於六瑞籲文有爛拜賜祇承

寶跗挨藻寫義畫之粹精翠琰垂芳備廣廷之賡載輝騰奎璧榮被簪紳若稽皇朝深造易學便殿集乾元之剛健成均陳泰道之感通祥符製三章而示儒臣紹興

書二卦而賜宰輔洪惟上聖允迪前猷朋來益助之龜
日新其德思浹書夏之燕情見乎詞發陰陽闔闢之關
播日月光華之詠穆書再刻瑤軸俯頒恭惟極探研幾
精義致用蓄天在山中之德學懋緝熙渙風行水上之
文心潛經緯聖蘊達忘筌之妙宸章昭鏤玉之傳於赫
寶觀敢同晉錫臣胸無色縵袖有驪珠七言屬和於柏
梁莫陪俊彥百詠輯成於雕正徒仰文明

代進放生池御札摹本表

久道化成配天其澤好生德洽與物爲春焜燿十行涵

濡萬象於栴仁皇之盛治卑嚴景祚之聖謨湛露宴飲
之儀自奉有節行葦思厚之意各得其宜胞胎發育之
仁永永鴻長之福恭惟命凝鼎正德體乾元瑞紀流虹
茂膺必得壽之祉愛存避蟻益普欲並生之恩恐朋酒
殺羔之傷和景正旦放鴻之示惠推此一念宜於億年
臣祇覩奎光蕭登琰刻贐充仁術願探孟子之忠摹寫
宸章敬上眞卿之頌

代賀皇子加兩鎮公主進封昇國表

寶祚从朱鈔本申休昭格乾坤之貺滑源疏渥式符震巽之

學而致用明謨所迪美習維新臣敢不精以掄才公而
卒屬選士攸實行復觀儆效之眞得賢立太平益迓皇
圖之永

擬賀郊祀禮成進詩表

萬年敬休方茂成王之德上日肆類率循虞帝之初乾
端坤倪之燕娛月御星驅之鴈吉嘉氣液洽治象融明
昔孝祖乾道之元行郊禮孟春之朔斂柴而美光燭眞
胙而慈顏愉維清文興肇禋思皇多祐於赫湯孫奏假
申錫無疆恭惟聰明宅中仁儉自度恭默三祀在宮在

廟不顯亦臨兢業萬幾治內治外於神可告乃殷薦於
豫順乃孝享於孫亭多士駿奔走而伻從四方大和會
而來祭蕭脂以興嗣歲補緝以歌清陽作鼗（鈔本作蒐）禩宮
登奉徽冊用躋太室肆祼鬯丰芑圮泰時之瓿壇肹飾
甘泉之鹵簿氍毹皇邸簡牲桂薪燔火舉而口（鈔本作滇）高
口鈔本作游瑁玉眞而熙純覩翠鳳迴軫金雞舒恩簇仗正

代饒禮侍謝大中大夫表

自天有命甫玷貳卿累日為功亟躋四品被絲綸之溫
厚增筆翬之光華維聖朝優法從之恩同漢制易諍臣
之秩以德詔爵建官維賢如臣越愚舊跡塵俗小宗伯
之職濫級攝承列大夫之官退安留滯會課雖逾於七
載計勞無補於萬分忽末路之際逢越常途而登進若
檐在昔尤重此階賀誼草儀爰錫超遷之寵申公議禮
乃膺卽拜之榮皆褒異於宏儒俾討裁于鉅典臣何能

者心切媿焉仰窺訓迪之猷俯極滿盈之懼恭賴聖神
天運剛健日新煥帝堯之文章百工熙績明成周之黼
陟八柄馭臣將磨礪於人才用恢張於治具肆放茂寔
非（鈔本作匪）曰彝規臣敢不精白承休靖共好直諷諭盡忠
孝勉企前修典禮觀會通願裨美化

代玉牒淚兵書謝成轉通議大夫表

事書于策效韓筆之鋪休言出如綸拜漢廷之增秩三
長無取四品有榮竊以史莫嚴於寫瑛之藏德莫盛於
褒玉之述在祥符則安仁立精簡之例在嘉定則章穎
裁刪潤之規凡懋賞於汗青必服勤於副墨如臣者學

聽實用世沐殊恩承先人之舊聞綴希遭直奏從臣之
薄技敢與斯文春秋一詞之未能日月末光之難寫傳
言虎觀仰帝學之緝熙儼直鰲坡聆聖謨之深厚舉宏
綱而紀實申景鑠以告成然總綱維頊輔之功纂輯乃
羣臣之助臣何力之有命錫紫泥今稽古所蒙階升黃
散寵光特異鴛鈍笑勝蔡惟剛健日新聰明時乂倬彼
周王之壽考敢貽燕謀煥乎帝堯之文章丕揚鴻烈立
心堅于金石作政儷於瑁璵與史並驅編詩書而無媿
奏篇稱善示軌範而可行登崇峻宇之儲扈奕褒章之

渥臣敢不肩忱報上佩訓教忠近臣盡規倘可通於末
議王度如玉願無息於太平

代洪兵書謝表

武部躋班屢自天而有命文章率屬未滿歲而爲眞揣
分僥踰承恩兢惕籲以國有六職司戎獨省文書天生
五材明政必及閒暇方采薇之治小惕而徹桑之備有
嚴元祐息兵用蘇軾詞章之彥乾道復古召黃中耆艾
之儒是以道德成乎安強名實加於上下如臣末學敢
政前修翰墨非長叨世掌絲綸之美弟昆迭進姚才皆

經緯之稱粗守樸忠疏居華貫俎豆之間未學軍旅承
攝無庳甲兵之問不至廟堂簡稽何補久包羞於辰履
俄正秩於夏卿帝有思言循牆靡獲官皆民譽竊位是
慙欽哉訓迪之明稟若滿盈之懼（鈔本空一格）行周法度勅
舜時幾假有廟以除戎益謹不虞之戒尊上帝而籲俊
灼知常任之臣攘夷先政事之修強本多儁英之進願
令迂懦亦預褒升臣敢不楨白承休靖共好直既莫遂
蔡讜之遜再登納言願恪勤程伯之官復歌常武

代謝華文學士知寧國表

露皆示（鈔本空一格）人之教乾坤本生物之心全度恩深孤
危分溢伏念某才非濟美仕適逢辰叨世掌於絲綸笑
施潤色積歲遷於曳履無補論思顧綿位以包羞願推
賢而報效臣心如水雖自信其靡他考槃在阿蓋久知
於宜去矧嬰衰疾屢控忱詞陳力不能難追春秋之責
奉身而退幸冏日月之光念朝陪入說之聯乃夕下出
藩之詔寃以道德成乎安強名實加於上下如臣末學敢
罔棄詳試於外式華其歸省躬滋懼於異升申命莫逾

於頻巽鈔本空二格知人則哲聽德惟聰設禮義遇其臣隆褒盡下無黨偏會有極觀過知仁睠累牘以祈閑畀一麾而從欲臣誓堅晚節期報春暉汲黯田園弗任淮陽之治子牟江海敢忘魏闕之忠

冬至賀表

陽剛七日復亨見天地之心聖壽億年泰元增甲子之祓祥開膏極慶浹寰區恭惟寅畏嚴恭高明悠久合八音於律呂和以致和齊七政於璿珠且矣復旦對履長而有慶行乾健以無疆某欣際昌辰敬哀嘉頌光依漢

殿相百辟之奉觴歡動唐宮詠五紋之添綫

甲子上元新漢儀之候景天正長至儼唐殿之受朝瑞

調九膏歡騰四海恭惟朗行乾健心玩復爻俊乂登崇

見陽剛之懋長慶垂靖謐知陰慝之漸消邕協氣於埏

垓等齒齡於箕翼某叨躋定肅邊鴈行億載萬年申

祝後天之算五紋六瑞芹陶化日之和景定五年咸淳元年兼沂清忠王府教授

露布

晉前鋒都督卒竟青二州露布詞科試擬進卷

劉裒攻鄄城崇率甲而遁遁復俾高素向廣固明因壘而來降穆如清風丕冒田日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載戢干戈汶逢於濟濟達於河底謹財賦遂敦行於司豫沱盪戰於芜髮時靡爭而心載寧君之訓而臣何力斯皆帝德廣運聖武布昭歸軍謹田用儒無敵揚文武烈圖功攸終於以正六龍御天之居豈止保一馬渡江之緒臣等共武之服賴天之靈洛邑朝諸侯望舉華之間軫營邱發嘉號侯玉牒之修封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奏露布

按詞學指南云露布之名始於漢漢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祭祀志注引東觀書有司奏孝順號露布奏可又鮑昱詣尚書封胡降檄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李雲从朱鈔本露布上書注謂不封也魏改元景初詔曰司徒露布咸使聞知蜀漢建興五年春伐魏詔曰丞相其露布天下此皆非將帥獻捷所用通典云後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自此始也王肅

獲賊二三皆爲露布韓顯宗有高曳長縑虛張功捷之譏李文稱傅修期下馬作露布齊神武破芒山軍爲露布杜弼即書絹不起草唐制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三曰露布兵部侍郎奉以奏聞集羣官東朝堂中書令宣布張昌齡爲崑邱道記室平虜玆露布爲士所稱于公異爲招討府掌書記平朱泚露布曰臣既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讀之泣下東晉未有露布隆興初以晉破苻堅命題似有可疑然文章緣起曰漢竇洪爲馬超代鈔本作伐曹操作而魏志注謂虞松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及破賊作露布隋志有魏武帝露布文九卷世說云桓溫北征令袁熙从朱鈔本倚馬前作露布手不輟筆俄成七紙則魏晉已有之當鈔本此字考宋朝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此擬題之始歟

唐劒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破吐蕃

露布

臣聞天討有罪兵應者勝義者王夷不亂華師直爲壯

曲為老多助之至四極爰轅貞觀則同羅擊延陀開元
則九姓殄獫啟日商莫不來享犯漢雖遠必誅德風翔
乎河源武飾懽乎月窟率寧人之有指先元戎之啟行
用信威允祖宗不以賊遺君父恭惟宣昭義問敉寧武
功纘八葉之鴻圖奮四征之雄略懷梟鴟消祲診稟卬
太和翦鯨鯢清郊原掃除羣穢王猷允塞我武維揚奇
幹善芳各修貢職條支若木咸順指令邇積石之遐隩
有吐蕃之醜類侵敗王略倍奸齊盟乘邊將之騁兵瞰
戎亭之虛候為蚍豕食上國盡益河湟帥臣蔫賊搖我疆
再鬻畿甸騎牆鈔本作蘠敢於深入蠻蹕至於親屯擾然授
兵協以謀我尚納汙而舍垢姑通使以結和清水之盟
未乾好時之師已聚指涇靈而徼賂闖盟夏以擣虛夷
德無厭弗悔禍金之禍楚氛甚惡輒興衷甲之謀蠢荷
為譬整居非茹惟時南詔慕化中朝先零之質諸羌雖
嘗幷力襲人之率百濮罔不離心頓顙於邊受命於吏
斷匈奴之右臂羈南粵以長纓燕貉輸致騎之勤晉戎
成掎角之勢彼既失鐵橋之險我遂克峨和之郛盡竄
匿於龍廓復度劉於麟塞戢我守將墮我陴隍修戈矛

竹之立解拂廬魚潰甌脫兔幷谷靜山空行就焉耆之
僇區殫域滅汔聞智盈之降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
明見萬里運奇掌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目中之虜勒
功滇池之柱植表赤嶺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軍
用命克何力焉臣等承帝之明敵王所憚開遠門揭候
坐收西極之舊封紫微殿受俘重瞻崑邱之茂績

檄

西山先生曰露布貴奮發雄壯少粗無害不然
則與賀勝捷表無異矣

漢元年夏四月丞相何諭告巴蜀郡縣黎聞天之所助者順民固常懷懷於有仁秦失其政豪俊擾沸雲擾摩牙而爭之惟漢王先入關扶義而西爲百姓請命秋毫無以害代虐以寬若時雨降民大悅項王滅德作威爲天下宰不平反易其天明思肆其罔極義帝越在荆蠻未有攸底漢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項王有背約之名天下畔之諸侯之兵四面而至夫一里之厚而勤千里之權者地利也昔秦西有漢中南有巴蜀謂之天府

沃野千里餘糧栖畝轉粟西嚮方舟而下天所以資漢也秦三將亡尺寸功罷其國而王之慈父孝子將接刃以復怨及其鋒而用之若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王已拜大將軍信決策東伐朱旗一麾三秦必從風而靡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乘利席勝人人自爲戰雖有智者不知爲楚計矣項王亢不衷奸齊盟不順所過殘滅不仁師曲爲老其強易弱傳曰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湯武是也漢取天下可以萬全巴从朱鈔本蜀固多奇士有從漢者尊顯之雲從龍驤維其時矣爾父兄其率

子弟比諸戮力墾菑除害毋陰拱以觀其孰勝王之入關悉除去秦法舊染污俗咸與維新縞素爲資珍物無所取非富天下也養其民以致賢人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楚雖大何畏焉用歷告爾新造邦尚永力畋爾田寧爾居毋蠢不靜以自速辠吏以仁詛教訓辨告勿行苛政明聽之毋忽

檄軍書也東萊先生曰晉侯使呂相絕秦檄書始於此春秋之世鄭子家使執訊與書以告趙宣子晉之邊吏貢鄭王使詹伯辭於晉王子朝使告諸侯皆未有檄之名戰國時張儀爲檄告楚相其名始見魯仲連爲書約矢遺燕將秦尉化移檄蘭通說范陽令曰傳檄而千里定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漢有羽檄顏古曰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有急加鳥羽示速也急就篇注檄以木爲之長二尺說文亦云二尺李左車曰自相如之後檄書見史策者不奉咫尺之書

可勝紀揚雄曰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校皋謂其爲文敏速也唐以前不用四六周益公擬漢河西大將軍諭隗囂倪正父擬晉奮威將軍豫州刺史諭中原豪傑皆用四六然散文爲得體

如東萊漢使諭莎車諸國是也釋文曰檄激也

文心雕龍曰檄皦也宣布於外皦然明白

唐河東保寧等軍行營副元帥諭晉隰慈州檄

興元八年八月某日河東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北平郡王燧檄告晉州耆廷珍隰州毛君朝駿慈州鄭君抗及將士吏民等蓋聞率土莫非臣盍念在三之訓明王伐不敬有嚴討貳之刑義士不求生以害仁智者能轉禍而爲福其舉棄舊咸與維新我國家九葉繼明億年凝命天保以上采薇以下內撫外綏濮鉛於南祝靑邱之梗舜仁天幬末除丹浦之凶李懷光奮渤海之俘授蒲津之節始謂狙之作使不虞鷹之易颺奔命醴泉粗展勤王之績詣朝行闕輒裒犯上之謀猶念前勳屢縻好爵張萌芽於霜雪悖木水之本原升攜之謀肆行巢父之使弗返奪三軍而殲良將剽三邑而剪近畿豕心莫悛鴟首不革已復漢京之日月載揚周旅之雷霆幕府承命齋壇建牙列鎭正正之旗堂堂之陣莫敢我承赫赫厥聲濯濯厥靈有征無戰渾侍中率同陜之士韓僕射統邠寧之師唐節度虎視鄜坊駱將軍熊峙鎭國風雲助氣草木爲兵詔參伐以清氛命招搖而繕怒不俟前茅之邁將成獨柳之誅惟爾三州之士夫夙被累朝之德澤嶠從處仲適受逆污遵事陳昌豈爲賊守鼎魚假息火兎阽危犯大義者衆必擒作不善者神弗赦歷數古今所紀未聞叛逆獲全惟岳阻兵汔薨齊斧朱泚竊號亦梟槐街矧茲狄孽敢干天罰犬馬猶有主覆載不容鯨鯢取以封鴞從罔治聖上禹湯治己文武行仁凡鳴狐假王之妖首鼠觀釁之將莫不匿瑕宥戾硎垢滌郵雖三子猶存蓬艾之間豈太陽不回葵藿之照尙式王命其惟帝臣勿相依於輔車以俱焚於玉石倘能洗心効順解甲來歸動獻關東疏封帶礪融全河石紀烈旂常若迷復怙終猶豫不斷蹈於顚覆謗爲至愚豈惟數唐多方亦將遺臭千載請擇二者永肩一心者定爾功復見弓冪而戈戟式化厥訓庶幾世變以風移檄到如章書不盡意

按劉勰文心雕龍曰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詞卽檄之本原戰國始稱爲檄凡檄之大體或述此

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較鈔本作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垂盤鑑於已然誦詭以馳旨煒燁以騰說故植義颺詞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詞緩露板以宣眾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詞斷此其要也冊府元龜序曰暴揚過惡張皇威武使忠義奮發而邪謀沮遏論去就之理陳順逆之狀俾之改圖易轍轉禍爲福誕告士民使知不獲已而用兵非無名而黷武

宋四明王應麟伯厚撰

里後學鄭真千之輯

制

昭慶軍承宣使左金吾衛大將軍荆湖北路安撫副使兼知鄂州授寧武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夔路安撫使兼知夔州兼提領措置屯田兼控扼瀘敘昌合四州邊面加食邑食實封制詞科試中第一場首選

門下建節旄而啟鎮密聯廟部之班分閫帥以留田兼飭邊城之備乃睠承流之倚夙參宅牧之權兵農方急於坤維表裏載更於師律王言作命士聽無譁某官沈毅而善謀忠純而知義臨機料敵明四種之兵書御眾牧人備五材之將略率先爪士屢奏膚公有嘉衛社之勤寖服執金之職貳荆州之方面江介肅清殿鄂渚之雄藩民心靖謐治效已聞於南紀朕東尤軫於西陲念蜀道之孔艱恃夔門之堅守遠連夷徼先江陽涘水之扞防近護風寒謹昌元巴川之控禦欲整軍而經武必

敵士以峙糧惟爾之能敵王所愾是用易茗賁宣風之秩新葭莩賜節之儀十乘以先啟行植中權之牙纛四鄰若防制水壯列郡之喉襟由副帥以褒升進上游而綏撫俾端拱使名之寵總紹興稽事之綱虜可勝而奏屯田亟上便宜之十二繼來威而伐獵狁往陳師旅之三千欽哉寶畝以實墉於以維藩而維翰申陪采賦增貢戎昭於戲按德裕南道之圖慨想鄜邊習農之績覽孔明平沙之陣毋忘渡瀘耕渭之規務本所以省轉輸設險所以嚴保障祇若予訓式固爾猷可主者施行

事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位左棘以建旄兼總宣威之任啟行植中權之牙纛四隆統牧之權疇咨秘殿之英越在羣公之表倚重臣而鄰若防制水壯列郡之喉襟由副帥以褒升進上游而強本釋眞館以圖庸三錫徽章載賡顯冊某官忱恂而寬裕剛毅而沈潛緯武經文可大則賢人之業集思廣益至公以天下爲心亮采日嚴訏謨辰告久贊襄於衮職造燕佚於琳庭冠元豐寓祿之階羽儀賜位峻皇祐崇儒之秩領襄延恩養恬雖適於雅懷應變未殫於遠略唯武安之鉅鎮屹方面之要衝地控重湖內欲腹心之先備疆連五嶺外加脣齒之相依銷慝未形維人無競迪思高廟有若臣綱由舊敬而命旬宣卽中權而領潘翰徒得君重載纘武功是用篆車升亞保之班葺讌授益昌之節兵事不由中御台楚粵以撫師戎乘以先啟行指衡湘而植屏數路聽和門之令十連尊元帥之稱申衍圭畬陪輸幹食以新采薇治外之畫以謹徹桑未雨之防於戲陶侃啟長沙之封嘗督軍於交廣方叔振中鄉之旅佇執訊於玁狁精神折衝則國勢張指授當任則人心靖厥承猷訓懋建膚公可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授少保者觀其敏也

寧武軍節度使荆湖廣南宣撫使判潭州軍州

按詞學指南云唐虞至周皆曰命秦改爲制漢因之下書有四而制書次焉其文曰制詔三公顏師古謂爲制度之命唐王言有七其二曰制書大除授用之學士初入院試制書其三篇此試制之始制用四六以便宣讀宋知制誥中書舍人召試中書而後除不試號爲異禮所以試之先備疆連五嶺外加脣齒之相依銷慝未形維人無競迪思高廟有若臣綱由舊敬而命旬宣卽中權而領潘翰徒得君重載纘武功是用篆車升亞保之班葺讌授益昌之節兵事不由中御台楚粵以撫師戎乘以先啟行指衡湘而植屏數路聽和門之令十連尊元帥之稱申衍圭畬陪輸幹食以新采薇治外之畫以謹徹桑未雨之防於戲陶侃啟長沙之封嘗督軍於交廣方叔振中鄉之旅佇執訊於玁狁精神折衝則國勢張指授當任則人心靖厥承猷訓懋建膚公可

寧江軍節度使左驍衛上將軍金州駐劄御前諸
軍都統制授武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
興元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加食邑食實封
制

門下緝齋旄而啟鎮載聯中尉之華總禁旅以修戎益
重西郵之寄乃睠蕃宣之儒夙殫守衛之勤疏陟典以
褒勳更要衝而統戍明颺渙號敷告師虞某官（鈔本作其官某）
果毅而樸忠沈雄而簡哲營平守節深料敵之機謀驃
騎抗旌凜冠軍之猷勇列武威而拱極臨清水以乘邊
而肅括俊偉而光明文武憲於萬邦有應變折衝之略

王旅嘽嘽克壯金湯之勢戎容暨暨聿張箕翼之形迪
簡予衷茂膺乃績念漢中之保障控益部之襟喉復險
要於舊圖于疆于理時屯營於東道維屏維翰師徒甫
集而未和陣鑾方更而未固將飭不虞之備亡踰已試
之良是用新駱谷之建牙易褒江之留務鶡冠魚服陟
峻秩於執金犀甲熊旂侈多儀于授鉞如乾道顯忠之
並命若紹興楊政之進屯以嚴細柳堅壁之威以恢采
薇治外之略申加井賦增賛坤維於戲登拜將之壇決
策蓋由於南鄭上出師之表駐蹕軍欲定於中原惟山川
未改於昔時則事業盍參於前哲典聽朕忠式固爾猷
可

趙葵特授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
冀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
命咸淳元年
二月三日

門下朕祗遹燕謀丕承鴻業祐民作君而相上帝惟懷
永圖貳公弘化而弼一人式序在位睠言碩望首錫茂
恩眷左棘之穹班煥大廷之顯冊少傅具官趙葵覽閱
而肅括俊偉而光明文武憲於萬邦有應變折衝之略

忱恂迪於九德有庇民尊主之心出則秉斧鉞以董師
入則踐樞衡而穆緝謙謙終吉蹇蹇匪躬願從赤松進
退合於禮義非謂喬木老成重於典刑肆予紹休若古
訪落追先帝之遇諒懷欲報之忠貽哲命之初靡忘用
德之訓誕敷沛澤可後耆英昔寧皇之登至尊命必大
而升亞傅有蒭雅操允昭前開厦纂通旟峻躋特揖祥
源使組仍冠延恩增多邑於采封衍眞畣於圭食以篤
股肱之舊以昭體貌之隆於戲世服勞紀於大（鈔本作太）常
夙懋屏毗之績身雖外心在王室尚遵寅亮之謨永肩

遠猷益介純嘏可
按淳祐九鈔本作三年葵除右丞相到京言者論葵
非由科目進且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
出國門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
語以自懲皇朝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
解壽錫案續資治通鑑趙葵爲右
丞相兼樞密使在淳祐九年
程元鳳特授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
使新安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所司擇
日備禮冊命制

門下朕仰惟前代訓官莫重貳公之任永言孝思嗣服
聿懷有佐之賢寅紹丕圖恪遵成憲仁沾恩洽用大賚
於善人謨明弼諸實勵相於烈鈔本考曾班孤藐孚號
明廷特進鈔本具官程元鳳德厚而器閎學醇而識窾
浩然養以直盡責難陳善之慕休焉如有容得持美效
君之體輔贊而藏諸用動靜不失其宜藹聞蒲翰之庸
自適邱園之俠訪予落止敷時繹思惟舊人知若勤所
以報先帝有嘉猷則入告罔不祗師言緊我碩儒可無
異數言孝皇之盛際重亞保之殊榮臣浩以耆英而敘
升俊卿以宿望而延拜茲率厥典載錫之光綸冕冢車
峻外朝之特揖珍臺閒館仍祕殿之隆名申培眾邑之
封益衍圭畚之實非鈔本作匪惟沾渥式示褒章於戲罔以
寵居成功久遂伊尹告歸之志在厥初貽哲命無忘召
公爲保之規克邁前修永綏多祉可
謝方叔特授特進依前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致
仕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嗣德罔不在初惟忠厚爲家法舊人不克遠省惟
爵崇爲達尊顧予纘圖受命施惠敬休億萬載燕及皇

天咨爾二三臣既右烈考乃睠垂車之佚誕盼錫位之
榮繹於師虞歙以渙號金紫光祿大夫具官謝方叔閎
深而耆艾忱裕而粹夷經德不回凜松柏後凋之操秉
心無競參珪璋特達之純鈔本作縗襄宅揆以奮庸善守文
而持正仲山之明且哲以保其身孟軻之致爲臣皆有
所式行願素履之吉受祉黃髮之宜法鈔本作詹空谷之自
持貌浮雲之何慕惟今立政稽古尚賢未遑設几以須
若仁祖遇衍之禮必有進官之寵若哲廟待絳之彝聯
華一品之階冠序冕鈔本从朱公之表通觀故事實非上宰

以不悛用獎耆儒庶乎清風之感聳仍延恩之遝鈔本作遂
職增奉邑之新奮於戲踐阼而問丹書朕既迪周王之
訓箴國而作懿戒爾益逾衛武之年俾嘗而臧有猷則
告司

按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爐獻上蓋以舊學
故也似道疑其有觀望再相意令臺諫劾之以
爲不當誘人主爲聲色之好欲謫遠郡賴呂文
德以已官贖方叔之罪遂削四秩免歸論者曰
專權忌能賈固不能以免罪若開居貢獻謝亦
之繼志敬其所尊伊尹言諸父之不名是謂大順增光

簡冊燕祉盤維可

按嗣榮王賜詔不名制用說苑事說苑曰君之
所不名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
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也又
慶元中嗣秀王賜贊拜不名鄭普之草制云天
下之達尊三德兼嗣齒以俱茂人臣之不名五
老與親賢而比隆公羊傳注禮於君臣不名者
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
臣不名一說相須詞臣兼用之可謂博矣

嗣榮王進封福王主榮王祀事加食邑一千戶食
實封四百戶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制
門下朕紹天駿命若昔鴻猷建令德以屏周昭備物之
典冊封近親而輔漢開大國之土疆惟時叔父之尊峻
極帝師之貴名位宜加於異數山川猶襲於舊邦長樂
慈謙謂褒崇之未稱先王篤愛豈沖眇之敢忘進爵分
圭涓辰渙綍皇叔太師與茆秉心寬裕迪性高明赤烏
之德碩膚樂善不倦綠竹之文瑟僴大盈若沖閱理義
以既多服儉恭而惟一羽翼聖考表儀天支韓韓棠棣

之和振振麟趾之厚肆予承序立敬在初康叔之屬獨
尊助茲宅命東平之恩莫比詔以弗名載錫寵光未隆
體貌何以通追於先志蓋嘗參繹於前規仁祖變定邸
之賢更封於鎮哲廟殊曹國之眷賜履於荆皆由下武
之孝思推爲行葦之內睦率循彝憲可後徽章是用琢
褒揚於昕庭敷我餕澤具官某器資閎毅志槩忠純來
金壺而胙眞王熏赤社以介景福三山寰宇徽號肇新
雙節齋壇多儀惟舊寅念寢園之奉具賦烝祫之修盛
德百世祀虞尊衍統承之慶眉壽千歲保魯茂迎昌熾
之休仍董正於宗盟併豐陪於采邑於戲九經尊位以

重祿必先諸父之親萬年惟王永保民尚式庶邦之典
與宋無極純誠是常可
按榮王度宗生父理宗弟德祐元年議建藩屏
以強王室 紹興府浙東安撫大使 從朱鈔本 從朱鈔本 撫大使置長
史司馬後從幼主入覲封平原郡公
呂文德依前少保寧武保康軍節度使荆湖安撫
制置大使屯田大使兼四川策應大使兼荆鄂
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兼侍衛馬軍都
指揮使霍邱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
三百戶制

門下朕祗承景命懋敬肇禋定郊祀而允集壇稽正月
於漢典見宗祖而躬執禮參元日於唐儀乾度昭清坤
儀肅穆聞金支羽林之樂時則興鼙鼓之思觀玉路辰
旂之容時則念旅常之績既輯斂柴之貶趣申位棘之
褒揚於昕庭敷我餕澤具官某器資閎毅志槩忠純來
匄來宣而告成協濟攘夷之略有嚴有翼而共武屢書
敵愾之勳乃兼雙節之榮乃踐貳公之列計軍實而申
儆克壯其猷未陰雨而綢繆以固吾圉朕惟除戎斯致

孝享尚外可告神明幸甘泉弘夕烽之虞而參旗馳月
捷之奏蓋以本強於荆土用能表拓於蜀疆于救國功
其級多福茲膺加勞而賜胙亦如相祀之執膰爰賦增
封眞从朱鈔本舊衍食於戲羣牧而班瑞朕率循畢類之
初敏戎公而錫田爾尚迪對揚之祉益懋茂烈永乂嘉
師可

按文德帥蜀簡復溫州及在襄陽壞於玉帶利
之善人如是哉

楊淑妃制

門下朕祗率邦彝通修內治周南之得淑女正王化而
厚人倫唐典之建列妃贊后職而論婦禮寅奉慈宸之
訓爰登世閥之華颺於昕朝示我德選美人楊氏凝姿
敏惠池性柔嘉閨史有聞鍾襲紫傳驅之慶言容可度
蹈佩環鳴玉之鏘展如法相之良溫其內則之美惟朕
飭己以敬齊家在初睠葛覃樛木之詩本原既正凡苴
若蘭林之列位號雖充妙簡壺儀嘗聯宮秩恪助恩齊
以細務優加異數爭告明庭少保具官王爚清任而和
剛大以直守文持正至公以天下爲心尊主庇民可久
之至養式爭長樂之徽音謂象著四星蓋仰模於乾緯
而教行九御曙協輔於坤閫載錫茂恩用光懿範名超
則賢人之德行藏係善類之泊長出處關時運之盛衰

傑葬之海濱

王爚依前少保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
筵五日一朝仍赴都堂議事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尊賢敬大臣莫重乎老成典型之望治國平天下
莫先乎內外修攘之規睠予宅揆之英允有經邦之略
二人同心之助方其濟於多艱一日萬幾之繁不欲勞
以細務優加異數爭告明庭少保具官王爚清任而和
剛大以直守文持正至公以天下爲心尊主庇民可久
則賢人之德行藏係善類之泊長出處關時運之盛衰

惟上帝賚予爰立作相維舊人遠省惠然肯來定大計
如砥柱之不移折奸謀若元龜之先見改紀其政遒求
厥寧道德成平安疆國勢復振將相和則豫附人心寖
同以救圖功不應徯志遲遲匪躬之故允惟房杜之濟
謀休休其心有容乃效舉夔之相遜朕若稽元祐圖任
宿儒一老時游廟堂咨以大政二相並秉鈞軸協於同
寅祗率厥章參建碩輔特崇耆艾之禮俾居勞佚之間
舉其宏綱維天保采薇之治詢茲黃髮有訪落小毖之
謀入開導於經帷間從容於朝宁圭腴申錫體貌益隆

於戲方叔克壯其猷朕庶幾復古之績伊尹自任以重
卿勿替格天之忠壽俊在位則外患消訐謨定命則治
本立懋乃一德登於丕平可

接燔既爲平章以爲二相宜一人曾師臣雖無
能爲國效死封疆亦不敢辭陳宜中事多專決
不關白於燔及張世傑敗於焦山燔謂國勢如
此尚堪幾敗乞罷平章宜中乃去位詔罷燔平
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學士充醴泉觀使
謀儀圖眞儒冠上相之任祗遹先憲增光前聞六月薄
伐而飭戎車仍令督軍之寄千里決勝而運籌幄聿嚴
是歲卒燔清修剛正不阿權勢屢疏乞正賈似

基命之謨以尊家宰掌邦治之權以懋百揆熙帝載之績申陪邑采丕聳麗瞻於戲四海既平時靡有爭朕正倚修攘之略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卿益恢康濟之猷惟時惟幾以迓天休惟和惟一以凝國是保大定功而干戈戢更化善治而福祿來又我受民欽若成烈可按似道出督以宜中受卯翼之恩且柔順易制委以國事冀敗宜中首劾賈罪以自解

留夢炎特授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選眾而舉皋陶有虞所以凝庶績相右而命召奭成周所以保受民迪思先皇敷遺哲輔運籌決勝惟簡在上帝心宅揆奮庸其毖我成功所告爾多士揚於大廷某官學醇而識宏德厚而才裕尊王秉禮之大義探於春秋救時行道之精思貫於日月以少雙算二之望為特立獨行之儒精神折衝兼文武之略夙夜基宥冠樞機之謀允具瞻之素孚謂延登其已晚棟隆不撓碩果猶存南國是式作爾庸懋乃攸績王事靡監不遑處扞我於艱欲經營四方以平夷用奬率三軍而興漢惟萬民侯司馬之入而上宰遜王會之來嶼勤誦于經帷咸望協熙於帝載矧今天變未弭國步未寧明黜陟所以制治保邦修政事所以攘夷復境爰立作相于敉圖功元祐並命三賢若純仁之躋次輔紹興總提二枋之效丕展良弼輔德之謨於戲待裴度而開延英時惟舊人圖任濟房喬而斷大事尚冀乃僚同心三后協可以澤生民眾正開可以杜羣枉指授當任則邊氛靜處置得宜則國勢強式固爾猷克邁乃訓从朱可鈔本

按夢炎自狀元至宰相在位不克振修攘之烈給舍言其奸令復諫今之敗降者皆其任用之士遂斥去宋亡入見京師規求進用謝昌元薦之除吏部尚書至翰林承旨世祖嘗曰夢炎位至宰相賈似道懷詔誤國不能救葉李一布衣乃能伏闕乞斬似道命趙孟頫為詩以譏之孟頫曰狀元曾受宋家恩國困臣強不盡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赤報皇元

葉夢鼎特授充醴泉觀使兼侍讀依前少傅觀文

殿大學士信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如故制

門下朕更張初政率顧宿儒詢黃髮則罔愆閔勞宅牧之事學古訓乃有獲延登勸誦之聯惟尊德樂道以有鈔本作布爲庶遺大投艱其求濟勉從巽牘誕有渙綸具官某剛大而粹明忱恂而閎裕海濱大老凜廉頑立懦之風天下達尊懋輔世長民之德碩果表於羣彥靈光歸乎三朝責難謂從朱鈔本茶陳堯舜之正道不可則止恥由求之具臣肆予改絃申命賜履望公如望歲允有甘棠之思治民如治家丕侯黍苗之澤以楚邱之謀始壯而

東山之志不渝殷肱力汝爲不欲煩於方面耆壽俊在服其進疆从朱鈔本於本朝念仲人道問學之初維大臣倚德義之益紹興舊制冠延恩之職而敷經淳熙耆英領祠源之使而詔讀若稽茂典載錫優章肯從我游克邁乃訓於歲問丹青之敬義毋勤師尚父表海之行瞻綠竹之琢磨尚迪衛武公箴國之戒有謀則就盍歸乎來可

按似道專政夢鼎不得行其志一日利州路轉運使王玠子恕求遺澤夢鼎以爲合與似道以

制

旌鉞戎容豈暨趣咨籌略之謀淮水湯湯尤重廣陵之
鎮念閫寄分任則氣勢弱必事權合一則臂指從欲表
裏撐拓之得宜庶首尾運掉之相應昔高廟之復古命
世思而捍城茲宏建于俾名俾舊攘於外侮陝東西盡
護于諸將江南北嚴守於要衝蔽遮匈畿控禦都會式
固吾圉亟爲朕行於戲來宣告成於王既任召虎
平夷之計有嚴有翼共武之服益懋吉甫憲邦之功威
信孚可以輯人和號令明可以作士氣遹圖耆定汔濟
多艱可

按此在陽邏堡喪師之後貴既失長江惟恐督
府功成罪無可逃又恐孫虎臣以後進爲將有
功總統出己上日夜幸其敗督府既潰貴歸瀘
州屢詔不出若罔聞知（从朱鈔本）國亡乃以淮西全境
歸附以爲己功世祖俾爲平章後四年卒將葬
僧祝之曰今年八十四何不七十九白骨葬青
山萬古名不朽

孫虎臣特授清遠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注意戎昭疚懷邊瑣賜諸侯弓鉞用進律於有

功建大將鼓旗爰設壇而具禮告爾多士揚于明廷具
官某志概忠純器資宏毅有禦侮折衝之略拔梓鼓則
忘身有牧人禦眾之才執干戈而衛社稷固吾圉屢奏
膚公擊楫菁中原之清矯矯冠軍之勇鳴劍馳伊吾之
志洸洸敵愾之勤憤大羊之跳梁率熊羆而攘卻表撐
襄拓嚴保障于海陵左弭石鞬瞻威稜於江滸庶幾報
彭衙之役豈止復雁門之踦淮浦修我戎倚招攜而討
叛師中承天寵盍懋賞以陟明膺將軍踞轂之榮錫融
水齊旄之命增封多衍食邑眞畬以旌細柳堅壁之勤
於忠忱兵事節度皆付公爾亟肅清于氛祲祗若茲訓
扞我於艱可

接此在燕湖敗師之後

張世傑特授保康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浙
西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仍舊帶行樞密都承
旨揚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行樞督府總統一
應軍馬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千里之內曰畿莫首重乎根本之地十國爲連有

帥莫兼嚴乎弓鉞之權惟予沖人未堪多難出車王事
棘矣孰式遏於要衝踞轂將軍制之爰疇咨于宿望建
淑旂而分閫敷明綍以揚廷某官雄毅而沈潛忠良而
篤實帷幄決子房之勝方略運于孜矜草木知萬福之
名威稜憺於邊境矯矯冠軍之勇惓惓衛上之忱修戈
矛與同仇志殄殲於逆虜徼師徒討亂略躬獎率于顏
行愾綴旂之陷危首投袂而入援執訊獲醜采薇之捷
師律之酋攘卻敵賢于長城微卿民其左衽今堂奧之
屢書披霧靖氛前茅之氣大振再念吳門之危急嘗勞
寇寢迫而藩籬之重當嚴稽中興名將之成規膺右衽
制垣之重寄謹固保障則常潤可復汛掃妖祲則京師
以寧克壯其猷用錫爾祉齋壇授鉞領巨鎮於房陵吾
臣司金盛戎容于緹騎以危難之閒受任以節度之事
付公兼昇牧守之榮益強屏翰之勢衍其采邑明我茂
恩於戲地利不如人和朕適求於多助武服以定王國
爾趣奏于膚公三軍同力以收復宇之勳眾志成城以
集安民之績俾金湯之不聳永帶礪之有光可

拔世傑信安歸正人時京師內空世傑率軍萬

安鄂渚之金湯慨彼相之忌功不能早用迨我圍之孔棘未嘗辭難命以江滸告成於王鎮於荆州用武之國賁蠢賊搖我疆之慘投鞭斷流恃熊羆不二心之臣若防制水元戎十乘以禦侮于危急二矛重弓以協力于旬宣維樞臣趨勤王之行而閫寄專守圉之任東連吳西連蜀爾爲長城卯受詔辰出師爾紹前烈徯采薇三捷之奏蹕位棘亞保之班在昔世忠暨於張俊皆自義同而序陟用勳殊庸今以校聯而寘除時惟茂渥荅注意隆則恩必厚錫寵優則功可期衍食寘畬增光齋鉞召伯成之爾尚集既平之績祗承異數懋建膚公可

於戲嗶嗶戎車方叔率止朕有嘉克壯之猷烈烈征師自漢陽至鄂督師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瞥戰即戲之曰彼巍巾者何能爲哉戰必須似道親勞士始出否則使軍士譁似道由是銜之許其建節而不予達怨望久矣及達制置江陵遂以城降於元今觀高達擬制稱依前寧江軍節度使豈已嘗建節故耶或將建節以降故緣朋薦深切心摧

不克用耶中言慨彼相之忌功不能早用則似道忌功之罪誠有不可掩矣

告文

九虞祭第一虞至六虞太常卿行禮

相攸禹會穆卜漢陵弓劍既藏冀牆如見祭初易奠永極哀號

第二虞

雖瞻非父莫親柏隧之臨速反而虞無復哉輔之見爰于仍几申以貳觴

第三虞

仙馭藐然如望弗至神旆歸止不顯亦臨罔極一哀有

第四虞

虞几安行愴駒陰之信宿容衣如在杳龍翰之空濛

第五虞

禮四陳哀悰九折

第六虞

濤江東逝永懷復土之哀翼衛西歸五展寧神之祭未

第六虞

穆陵告備相先烈之如存清廟揭虞佇靈斿之來祔將親几奠永切弓號

第七虞至九虞皇帝親行禮

因山既備心如慕以如疑作主是依神來寧而來宴始親薦奠罔極哀摧

第八虞

率時昭考尚思憑几之言曾彼昊天如見虞觴之奉薦儀將畢哀慕無窮

第九虞

千秋永穆之陵歇儀已閟萬世理宗之廟祔禮將行奄迨終虞曷勝追慕

遣守臣奏告南嶽

嶷嶷喬嶽奠於南邦仁氣所鍾佑民从朱 鈔本 儲祉醜虞不道逆天犯順江漢之域荼毒橫流爰及長沙氛祲益熾兵民堅守保障不搖助順惟天降福維神潔恍精祈庶兇耆定威靈有赫電掃凶醜師直爲壯急奏膚公萬里長江咸復舊宇洲水清謐用乂我民於萬斯年永錫純嘏

奏告滁州端命殿太祖皇帝神御

皇祖造邦以仁興武清流丕績駿命造基揚虞妥靈輝赫萬世韡爲蛇豕薦食無厭維此滁城式固封守威神在上實佑綏之虞楩饋道疆圉孔棘分命籲告徼福烈祖爲民請命殄殲凶醜汛掃賊壘耆定武功江漢謐清永乂區夏

青詞內制

仲秋潮汛吳山忠清廟設醮

神甸襟江萃民居之浩穰潮靈從月應秋望以奔騰維金隄楗石之方增應銀屋鴈濤之莫禦非依祇覆曷仰濛之祗海不波揚誕登年而汔濟天無風烈究安宅以 鈔本 作即救功祓飾眞祥吉圭芳薦願賜穆清之鑒申飭鴻

咸寧

祭文內制

祭濟王文

皇帝遣具位王應麟致祭於皇伯祖故少保保靜鎭潼軍節度使濟王贈太師尙書令追封鎭昭肅王之墓惟

我理祖因心則友則友惟兄惟王令德孝恭爲宋泰伯
權臣專政迫廮王于淮南之冤九原欝憤踰五十載理
宗篤敘天倫哀念不忘端平東化亟命復爵維繼絕崇
贈从朱鈔本之典以待後人度考踐阼首放追復之詔肆予
沖人繼志有恪今逆虜犯順國步孔棘氛祲迫於譽川
夙夜兢兢思所以回上天悔禍之意用仰成祖宗厚睦
之心贈王師垣端揆進封大國錫以令謚命大宗正選
宗屬爲王後賜田萬畝俾奉烝嘗仍戒有司修崇王墓
英魂如在歆我卹章默相陰祐亟殄醜虜扶持宗社保

又生民祖宗在天實寵嘉之王之春秋享祀亦永永無
斁

按王葬湖州山水迺絕蓋當時權臣爲之昔朱
全忠降昭宣帝爲濟陰王濟邸之封取濟水獨
絕之義又蕭衍纂齊降和帝爲巴陵王而濟王
亦降封巴陵公用心如此亦可謂無忌憚矣夫
巴陵之變踰五十年羣臣以濟邸爲言者皆斥
去及元兵壓境繼絕崇祀之典始克爲之踰年
輟後有舉而行者復能用公之文被之絃歌以
社稷爲墟矣春秋祭祀之不克享豈獨王哉袁
文清公曰吳夫人復封端平之初也復立濟王
祀德祐之末也馴至於此其可言哉

樂章

曾參孔伋配食大成樂章

酌獻曾參郕國公

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彝惠我光明尊
聞行知繼聖迪後是享是宜

酌獻孔伋沂國公

公傳自曾孟傳自公有的緒承允得其作眞宗提綱開

蘊乃作中庸侑於元聖億載是崇

按宋咸淳三年度宗幸太學詔升曾參郕國公
孔伋沂國公配享先聖孔子廟庭昔厚齋公權
直學士院樂章實其撰著宋亡元世祖詔定先
聖先師釋奠儀其郕沂二國遵而用之遍及天
下迨將百年而莫有知出于公之手者固宜表
而出之世祚既移郡邑庠序俎豆之事爲之暫
輟後有舉而行者復能用公之文被之絃歌以
昭格享之實否乎觀於此者感慨係之矣

咸淳元年正月臣應麟以著作佐郎暫攝閣五月非
翰林權直二年正月爲軍器少監升學士院權直三
年三月以將作監陞權直學士院德祐元年三月除
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四月入院前後再入北門凡
四年咸淳元二間及德祐之元多獨直云臣應麟謹
識

制誥之來尚矣自晉開運元年詔翰林學士與
中書舍人分爲兩制有唐號爲全備至宋而尤
盛文章之士極天下之選然後用之任不亦重
乎故事翰林書詔付門下者爲內制而以中書
行詞者爲外制凡大冊命鎖院則命內侍於學
士私第傳旨執仗者異常服呼喏以俟勞以酒
饌然後上馬傳呼夾道行者辟易既至官署迓
以入制成翌日黎明捧金盤進御以金刷印可
既宣讀乃謝恩受賜而歸吁其不榮矣乎哉故
翰林學士厚齋王公嘗三入北門咸淳德祐初
多獨直且兼掌西掖詞命一時宣鎖多屬之至
於奬勵鈔本作予批答之詞疏冊命祝之禮紛紜雜

四明文獻集 卷四
三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四明王應麟伯厚撰

里後學鄭　眞千之輯

誥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除同知樞密院事誥詞科

所業俗篇同

勅股肱一體相成祗遹時畿之戒文武萬邦爲憲儀圖翰墨之英朕迪前人光紹成功所在咸平有若臣旦在嘉祐有若臣修擢由禁林登貳樞極帷幄收頗牧之績

樽俎折衝允之謀無競維人式序在位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某養剛大之氣好探湛之思學道乎中庸總五經之眇論文澤乎仁義信三代之餘風灼見俊心贊爲名命代言溫雅發號施令罔不臧勸誦從容陳善閉邪謂之敬屢訪河西之邊事咸聳山東之詔書嘉其知軍戎之情進而與甲兵之問爾猷則告我武維揚噫夙夜基寤罔厥心勿替協恭之助國家閒暇明其政具嚴思愚之防以又受民俾紹先烈可授同知樞密院事

起居舍人兼侍講除中書舍人兼禮部尚書誥

勅周史之掌贊書列於禮典舜官之出帝命先以秩宗朕登崇碩輔簡在藩師治具迪簡敷經之彥久儀聲筆之聯錫我茂恩對時妙選起居舍人兼侍讀某簡廉載采博

譽从朱鈔本好修砥行立名濟濟扶揚之禮弼中虔外裒裒樂安之文仁義其言謨如直諒多聞益矣欽起居而在右君舉必書考仁聖以陳前古訓有獲丕從朕志曰求厥章昔元祐擢載於螭坳晉司帝制紹興置遵於鳳閣復貳眷卿維文學成精能俾播告不匿指名爾兼組賁於演綸爲誥有古風罔俾仲舒之嫩同日加兩命允謂知章之榮予欲善詞令以華國汝爲予欲觀會通以秩典汝翼庶幾終譽式克欽承可授中書舍人兼禮部侍郎鈔本作尚書

按詞學指南云誥告也其原起於湯誥周書太祝六辭三曰誥士師五戒二曰誥成王封康叔命以康誥封唐叔命以唐誥漢元狩六年立三子爲王初作誥唐白居易集翰林曰制詔中書曰制誥蓋內外命書之別宋西掖初除試誥而命題亦曰制

章鑑特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詰外制
兼以下同　　掖垣
　　咸淳八年

勅祇遹先猷儀圖哲輔變歷彥博之參國秉鄯將河北
幾康弼直咨同德之合謀迪簡蠲臣誕揚明命具官某
器裕而守正識融而履純中外不倚不流得諸恬養之
厚學問如磨如琢從我新益之游俊心灼知賢業可大
乃踐爭臣之列乃儀常伯之聯繩愆格其非出納惟允
陳善謂之敬就將有光察其忠嘉宜在宥密念采薇守
衛之策正徹桑綢繆之時風寒嚴護於江淮月捷翼清

於襄峴有常立武無競維人若頤浩由天官而升若晏
殊以宮宋之舊俾陪借箸之畫式協推車之忱班書殿
而總要經幹躬圭而增多邑其贊帷幄籌之運以成道
德威之强噫在元祐則嚴與謙言用君子而保國在中
興則臣鼎遠慮申軍律而治兵共濟民謨克遏前哲可
往敬用治可

　　李庭芝特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詰

拔鑑仕至宰臣聞元兵日逼托故徑去太皇太
后遣使召還罷相予祠鑑居位多許可時目爲
滿朝歡

李庭芝特授參知政事依舊淮東安撫制置大使

兼知揚州兼淮西策應大使詰德祐
　　元年

勅祇遹先猷儀圖哲輔變歷彥博之參國秉鄯將河北
之征師紹興臣鼎之預政除擢繇江右之大閫乃睠斡
方之績延登畿假之聯載錫褒綸率循茂典具官某洪
深而肅括碩大而光明曰閫外制之蘊知國知兵之略
言長城遠矣兼允文允武之才屬邊瑣之孔艱嚴風寒
之謹護淮浦戒我師旅率勵勤王之忠執政猶吾股肱
灼知體國之志朕慨采薇治外之急思集蓼蟲之謀
勅命惟時惟幾蓋惜陰而攘卻繼今立政立事其揆策

以贊襄是用擢貳台衡仍分閫鉞以協濟日萬幾之務
以耆定月三捷之勳旂鼓如光弼之增明廊廟有德裕
而益重衍吳采邑壯乃威聲噫東方畢公率之雖身外
而心王室北伐張仲在矣其武服以奏膚公無鏡維人
往敬用治可

　　李庭芝特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詰

勅思濟多艱疇咨碩輔文附衆武威敵懾時屏翰之勳
內修政外攘夷簡在股肱之寄圖任亦惟求舊折衝何
必臨邊爰登一賢俾贊二枋具官某才鉅而識遠德粹

而皇宏儒士知戎悍挺挺崇詩書之望身外心王室惓惓安社稷之忠金城淮浦之要衝砥柱廣陵之巨鎮執訊獲醜屢奏膚公協恭和衷肇命予翼慨念勤勞于疆圉莫如謀畫於廟堂第一星曰天樞晉陟籌帷之冠冏兩社爲公輔復參台路之謨若王淮之在淳熙若昭先之於嘉定迪惟注意允矣兼資趣侯圭而來朝衍采邑而孔厚噫率行指疆土朕思救武以圖功其克詰戎兵爾尚父民而立政懋展眞儒無敵之略適恢中興復古之規可

按是時阿朮圍揚州庭芝守禦益力臨安既破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降不從及帝次瓜州太皇太后復賜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不悉吾意尚欲固圍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服卿尚爲誰守乎庭芝不答謂其客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持世祖詔招之庭芝斬使者焚詔書城上糧既盡令民出粟雜牛皮麴糵以濤而求蒸柤若支廈而萃瓦工趣隣淳化名臣之官峻陞元豐執政之秩乃兼醫假用文多艱進爵侯圭增封邑采以隆股肱之睠以計社稷之安噫子房決勝而運

入泰州泰州守開門納元兵戰敗被執阿朮諭於世祖赦焚詔斬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可初揚子橋之戰姜才引刀向張弘範弘範迎刺之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師辟易不敢逼至是與庭芝皆被執大罵不屈而死从葉刻本

陳文龍特授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詰

勑祈永命開中興惟哲輔同心之助詰戎兵揚大烈維世臣繼美之能永懷孝祖之聖謨緬想乾道之賢佐正色敢言之操知爲忠臣贊元經遠之猷進貳宥府天埶艱救時之志和不流中不倚恢恢穆繹之謀由首諫以興具官某識明而才裕學粹而器閎仁有勇德有言蹇我成功所予迪惟前人光玆復見於魁儒其聿遵於陟疇咨登中樞而其濟參翼天保采薇之治協圖蒸民常武之勳慨四郊多壘之未靖凜一日萬幾之孔棘若汛濤而求蒸柤若支廈而萃瓦工趣隣淳化名臣之官峻陞元豐執政之秩乃兼醫假用文多艱進爵侯圭增封邑采以隆股肱之睠以計社稷之安噫子房決勝而運

需益恢於長策召公是似而錫祉尙念紹於令名朕方簡繩武之思爾克遹家賢之訓可

按文龍本名子龍爲賢相俊卿之後廷試第一唱名時度宗改賜是名德祐元年後秉位遷去

化軍元兵至城下通判冒澄孫開門降文龍被執欲降之文龍捐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械送杭州不食死

劉漱特起復授端明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詔

勑朕惟時艱申飭外治陟禹迹至海表其克詰於戎兵命畢公耆東郊以謹閫於封守睠論思之峻望懋牧御之殊庸賜齊履以重臨璽誓經而強起某官學茂而識裕志剛而氣和議論通古今動心介然蹇諤之操文武有威風知大體展也經綸之才以常伯簡知於先朝惟運率著勳於鄭水黍苗之澤允洽甘棠之愛不忘雖孝思切輿籲之永懷而民望期霸伋之再至矧狼心之匪萌嚴鯨沫之預防牖戶陰雨之備未修戈船下瀨

勑朕惟時艱申飭外治陟禹迹至海表其克詰於戎兵命畢公耆東郊以謹閫於封守睠論思之峻望懋牧御之殊庸賜齊履以重臨璽誓經而強起某官學茂而識裕志剛而氣和議論通古今動心介然蹇諤之操文武有威風知大體展也經綸之才以常伯簡知於先朝惟運率著勳於鄭水黍苗之澤允洽甘棠之愛不忘雖孝思切輿籲之永懷而民望期霸伋之再至矧狼心之匪萌嚴鯨沫之預防牖戶陰雨之備未修戈船下瀨

勑八政食貨爲先慨民生之寡遂九式制用有節念兵興之孔殷欲斟酌於源流必培護於根本淳化命某官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請

按益王登位以徵爲參知政事赴召鈔本作台卒於

羅洋

常楙特授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請

勑八政食貨爲先慨民生之寡遂九式制用有節念兵興之孔殷欲斟酌於源流必培護於根本淳化命某官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請

勑八政食貨爲先慨民生之寡遂九式制用有節念兵興之孔殷欲斟酌於源流必培護於根本淳化命某官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請

勑八政食貨爲先慨民生之寡遂九式制用有節念兵興之孔殷欲斟酌於源流必培護於根本淳化命某官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請

勑八政食貨爲先慨民生之寡遂九式制用有節念兵興之孔殷欲斟酌於源流必培護於根本淳化命某官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請

勑八政食貨爲先慨民生之寡遂九式制用有節念兵興之孔殷欲斟酌於源流必培護於根本淳化命某官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請

勑八政食貨爲先慨民生之寡遂九式制用有節念兵興之孔殷欲斟酌於源流必培護於根本淳化命某官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請

勑八政食貨爲先慨民生之寡遂九式制用有節念兵興之孔殷欲斟酌於源流必培護於根本淳化命某官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請

勑八政食貨爲先慨民生之寡遂九式制用有節念兵興之孔殷欲斟酌於源流必培護於根本淳化命某官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請

國以議爲利朕方圖損上益下之規財者人之心爾勉行愛民厚俗之政惟正是久其永有辭可

按楙嘗援晉太子申生事欲爲濟王立後德祐二年拜參政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旣而逃去

文天祥特授端明殿學士依舊江西安撫使浙西江東制置使兼知平江府誥

勅元戎十乘先行式倚眞儒之望師中三命承寵遝隆方面之權朕若稽先朝之舊章最重文明之邊職內以待畿廷之彥外亦褒帥閫之賢王素之牧平涼程戡之撫淮益部皆膺茲選今得其人某官實學濟時英猷緯國文有武備義概賁於神明儒知軍情忠忱眞乎霜日傳檄召兵而志士奮纓冠赴敵而國勢張不圖素定之營允謂寡二之略予欲復江裘之疆宇命爾攘除予欲壯樽俎折衝之功匪曰邊豆司存之末相見何晚周五禮有待而行今急而求魯兩生豈不能致式克用乂惠然來思可

之職肅治軍之儀汝翼口鈔本作藏字越紼之祭汝明聿成

按合閭人著古今絕唱嘗論買似道以妒賢無術之霍光比之林甫輒自托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罪不容誅乞遠投荒昧以申國法

高斯得依前行起居舍人特授兼侍讀誥

勅具官某朕問學於古訓乃有獲詢茲黃髮則罔愆於
天聖時罔敷以尚書勸講在元祐際臣維因寘訓進規
誕登耆儒聿駿先烈爾履粹而養以直學醇而資之深
惟者成人肯來覽德曰太史友作鈔本有命爾紀言睠聚辨
居行之勤倚薰陶涵養之益何相見之晚也試垂聽而
問焉百篇雅與之文中興修攘之治示我纚行率惟敉
功清閟之燕蠲精思朕樂觀於風望温潤之氣可開道
爾念紹於前修可

按斯得蜀人嘗論似道之罪

文天祥特授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依舊江西
安撫副使誥

勅具官某多難維其棘矣有嘉衛上之忠來朝又何予
之載錫在師之寵脂車趣駕進律敦邊爾才裕經綸器
兼文武以皐伊冠倫之望有管樂濟時之猷糾合義師
欲以身任國家威憤外患不以賊遺君父憂分閫畀重

決勝佝賴協謀可

按天下勤王詔至天祥捧之涕泣乃發郡中豪
傑有眾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天祥曰國家養
育三百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
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殉庶天下忠義
將有聞風而起者議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則
社稷猶可保也天祥平生自奉甚厚至是痛自
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其言曰樂人之樂者憂
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咸爲之感

動

李芾特授祕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依舊知潭州
兼湖南安撫湖北鎮撫使誥

勅具官某十國爲連有帥莫重於艱難之日諸侯有功
進律莫先於守禦之勞爾忠義紹于儒先器能濟於世
嫩中立不佝奸邪所忌連蹇維谷壯氣不衰宅牧星沙
分閫綏部護風寒奏月捷精神折衝使湘水無波岳鎮
不搖朕嘉乃勤隮延閣細書之職貳有廷導旨之聯文
武二事兼之矣時幾孔棘狡謀匪茹惟事之備以清氛

被集救功用對揚我師申錫命之寵可
按帖守潭州乘城死戰有招降者斬之以狥力
不能支召帳下沈忠遣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
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
不能帖固命忠泣而諾之取酒飲其家人盡醉
偏刃之帖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
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
炎皆死潭民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
相望

謝枋得特授秘書省著作郎兼權司封郎誥
勅具官某春秋成而亂賊懼作執秩以正官用能一戰
策勳朕崇奬氣節之士兼史職郎選而命之庶有厭難
折衝之功爾以鯁直忤大奸義形於色爲一鄉之望廣
信控風寒要衝惟季梁在隨楚不敢謀忠信行乎州里
隱然金湯之固是用進長承明兼組主（錄本作圭）爵凡搏力
之法扞城之備暨守臣其圖之既克有定謂爾來矣可

按枋得嘗以發策忤似道見斥及閒沿江郡縣
內附自以與呂師夔善乞朝廷使之行成又乞

身至江州與呂文煥議會文煥北行不及而反
俾知信州及呂師夔狥江東枋得迎戰敗績奔
建寧山中世祖召至京師七日不食長書累萬
言貽留夢炎稱大宋遺臣大元遺民食粟七枚
以死有文章軌範行世

姚嶓特授帶行太府寺丞依舊知常州誥
勅具官某毗陵控風寒之衝浙河以西若防之制水恃
爲屏翰狡虜侵軼亡謀壹大治之則可以固吾圉厭雖
折衝惟良二千石是賴爾以世臣居是邦卽家剖符義
概奮發且戰且守服勞維多外府轉丞示我陟明之典
益堅捍禦亟奏膚公朕將有懋賞可
按嶓希得子劉師勇復常州嶓知州事力戰固
守伯顏命降人王子良役城外居人運土爲壘
併人以梁之又殺民婦取其乳煎膏作炮城破
皆死之

黃萬石依前資政殿學士特陞江西制置大使兼
江西轉運使誥（德祐元年）
勅宣力四方汝爲既昭恩於政路在師三錫承寵益增

重於閫權昔高廟之眷武功命臣綱而鎮江右宏開制
閫特畀大名祗率舊章誕敷褒律具官某經綸實學開
濟遠猷吉甫文武憲邦才周應變孔明危難受任志切
救時纓冠往以扶王事之艱投袂起以赴鄉鄰之急四
郊若防制水恃乃扞城六師以修戎備社慨天
塹波濤之洶濘風寒根本之憂率四方諸侯賁機衡之
異渥謀中軍元帥峻弓鉞之專征分陝之任益隆珍虜
之勳可冀兼葺潛節植屏洪都噫元戎先十乘之行朕
欲壯中流之襟帶一賢制千里之難卿其恢外禦之規

模精神折衝則氣勢強指授當任則將士勵既克有定
圭圖爾庸可

按萬石在江西不能禦敵阿里海牙取隆興萬
石自撫州奔建昌降元首剃三搭為士大夫之
倡其將米立不降萬石諭之曰吾在宋官衛一
牙牌寫不識今亦降矣汝一小卒耳何不降米
立大罵齮舌血以唾其面遂遇害萬石以元軍
而飲之

趙孟傳特授華文閣直學士治海制置使知慶元
府誥

勅朕申儆豫防疇咨良牧師保世祚表海聿懷宗老之
遺芳孝慕尹茲東郊迪簡庭聞之令望我有明命賁於
价藩具官某質厚而器閎心醇而才裕以仁者勇協贊
去凶之謀為同姓卿獨堅守節之志若昔理祖眷爾前
人京兆懋彈壓之功司徒敷寬和之教繡游鄉國閫制
滄溟迨今甘棠之餘思復見裳華之趾嫩尹神皋而曳
履既振家聲卽里社以分弓俾踐先職躋舜閣之邃直

耀漢綬之榮觀軼袁州再世之光邁安陽奕葉之盛水
犀之師爾其練習佩犢之民爾其鎮綏元帥說禮樂詩
書无忝象賢之助州里行忠信篤敬適觀報政之成可
按元兵至明孟傳迎降以酒飲解刺之手震酒
傾觶刺歿曰我豈非人耶何畏懼乃是哉引滿
而飲之

家鉉翁依前直華文閣樞密副都承旨特授知臨
安府浙西安撫使誥

勅具官某朕慨思時艱迪簡賢尹商邑為四方之極用

謹固於本根周官倡九牧之風乃力辭於侍從有嘉廉
逖載錫龍褒爾粹學融明素履修潔和平之政如古循
吏所稱剛直之名惟前文人是似世濟其美人皆曰賢
肆予更政化之初命爾導宥密之命咨日畿浩穰之寄
陟地官論思之職恬靜之操不渝忠讜之風可揖予欲
成冀枕皇皇之績爾惟有遊刃恢恢之才強本折衝尤
難于歐蔡承平之日流化自近非但循趙張發摘之規
可

按鉉翁位執政伯顏令程鵬飛取太后手詔諭
州郡降附太后從之檄執政皆署鉉翁獨不從
使者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理乃止
後爲祈請使國亡元欲官之不從安置至河間
講易教授弟子年逾八十歸臨安以壽終有春
秋傳行世

楊文仲特授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誥

勅朕選渤海賢良之守用父嘉師嚴承明侍從之勞難
違雅意陰漳浦价藩之重有臣熹善政之餘今得其人
乃試以政具官某魯諸儒之學周吉士之風擇乎中庸

玉璜黃流之器好是正直朱紱清廟之音出奏民寧大
議禁路命時貳於起部職簡而清咨綰長于國庠士有
所式方羣彥聚朝而共濟慨一賢補郡之獨先惟族勉
從俾爾謹牧越在外服曷思自葉以流根式是南邦必
圖厚下而立本勿謂閭士之遠亦若周畿之間佇聞政
聲毋替厥告可

按文仲蜀人虞伯生外祖

呂大圭特授祕閣修撰知漳州誥

勅具官某朕擇選良吏而宅乃牧嘉耆成人而遂其志
體臣子民之仁一也爾學醇行粹爲時宿儒訪予落止
入說通英有涵養蘧陶之益司宗惟亞典制典選意新
才壯何求退之果也漳浦价藩爾居相適命爾懷二千
石綏以蓬閣論撰榮其歸身處江湖之遠名在奎壁之
躔詩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可

按大圭溫陵人嘗爲中書舍人有春秋五論集
或問行世

文天祥依前權工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事江西
安撫使特授浙西江東制置使兼知平江府誥

勅謀元帥將中軍簡在說禮崇詩之彥分六卿倡九牧
時維制治保邦之規朕疚懷艱危注意英儁有嘉衛社
之志誕畀从朱鈔本制閫之權具官某碩大而光明宏深而
肅括武文兼備有經營四方之才忠義自將有奬率三
軍之略惟碩望冠龍甲之選蓋皇祖爲燕翼之詒討亂
略以儆師人百其勇追殊遇而欲報朕知乃心貪胸中
甲兵之奇付閫外弓鉞之任若高皇命重臣宅牧合江
浙以專征若孝廟詔常伯奪情念邊疆之孔棘總中樞
於方面殿巨屏于吳門內以護日畿之本根外以復天

壓之險阻規模有素勳業可期噫元戎十乘先行其武
服而國定師中三錫承寵以眾正而民從聿成攘狄之
功丕闡用儒之效可
按元將阿剌罕陷廣德軍破四安鎮於是平江
無固志矣楊應奎自皐亭還言伯顏欲執政面
議太后拜天祥右相至軍前見伯顏陳說大義
慷慨不屈伯顏拘之與祈請使者偕行至鎮江
安撫副使詰成淳七年
逃去浮海如溫州起兵江西志圖恢復空坑戰
敗幾被獲乃由麗江浦出屯潮陽張弘範襲之
勅具官某率遠人有指疆土尤重嘉師鈔本作川謹侯度修

爾戎兵其惟良將懋簡折衝之績誕敷進律之褒爾挺
志忠純受才沈毅壯謀定金城之略雄稜慷玉門之關
統戎河陽而威信孚宅牧瀘水而保障固肆疇咨于虓
虎俾易鎮於健爲正秩戎閫仍貳帥閫惟嚴於備禦則
江流靖惟勤於撫綏則民心安往奏膚公祗若明訓可
按德祐元年萬壽以嘉定及三龜九頂紫雲城
降于元自後兩川郡縣皆送款獨張珏固守重
慶不下

張起巖依前武功大夫復州團練使特陞除帶御

器械知夔州兼夔路安撫副使詔

勅具官某朕唅嗛道以壯懷屬夔門之謀帥敉寧武功
于西土迺簡妥邊之良將得猛士守四方適求固圉之
績爾謀老事從宋壯知深勇沈宅牧犍爲暨暨扞城之
略參華方面沈沈敵愾之忠疇咨折衝乃命改鎮肆頒
進律之渥明陛扈帶之聯其覽不沙八陣之圖以護長
江萬里之險可

張世傑依前保康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特授

勅修甲兵興偕行旣懋幹方之略聰敭聲而思帥聿隆
進律之褒具官某果毅而尚謀忠純而好義剛聲楫清
中原之志首敵愾以獻功膺推轂遣將之權獨折衝

而制勝壯概爲勤王之倡雄稜期殄虜之勳朕方赫濯威聲將攘除於戎醜爾惟奬率義旅庶猜蕭於江流載攻中興之名臣九重廟部之陟典內以嚴勾陳太微之衛外以澄金陵北固之氛噫定王國奏膚公式倚良翰之重在師中承天寵嗣頒懋賞之榮可

張起巖特授寧遠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依舊知襲州兼襲路安撫副使誥

勅艱危之際恃節義爲金城忠良之臣植封疆爲砥柱孝寬之保玉壁眞卿之守平原今見其人朕嘉乃績具茅之勞正使領於廉車聳軍容於方面既酧茂績益勵

琬猷念多黽之未清濮東陲之孔棘用師觀釁而動乘勝氣以盪平鑿虜以威爲期趨勁兵而應援式克奠定尚有殊褒可

田謹賢特授親衛大夫福建觀察使依舊知泉州兼御前諸軍都統制誥

勅國家多難正遠臣敵愾之秋節義大閑嘉貞牧效忠之志趣提師而入援爰進律以示褒具官某性行端純器資果毅附衆威敵而兼文武如穉苴之善兵衛訓闢事以考度程若宏正之濟美奕世守封疆之固一心堅

可

許文德特授口州觀察使依舊知淮安州淮東安撫副使兼淮東策應副使誥

勅戎旅率淮浦適成卻敵之偉功承天寵在師中載錫策勳之懋賞有嘉敵愾用勸戎昭具官某識明而志忠謀老而氣壯膽雄稜於閫外如虎在山殿重鎮於淮陰若熊从朱鈔本當道賢於長城矣豈憂倒奴哉慨狡虜之亂常挾叛臣而犯順犬羊驅十萬之衆蜩螗交四面之鋒維我屏翰之良悉心戰守之略晝禦宵擊保固金湯之疆電掃風除攘殄旂裘之醜大奏采薇之捷優奬前茅之勞正使領於廉車聳軍容於方面既酧茂績益勵勝氣以盪平鑿虜以威爲期趨勁兵而應援式克奠定尚有殊褒可

田謹賢特授親衛大夫福建觀察使依舊知泉州兼御前諸軍都統制誥

勅國家多難正遠臣敵愾之秋節義大閑嘉貞牧效忠之志趣提師而入援爰進律以示褒具官某性行端純器資果毅附衆威敵而兼文武如穉苴之善兵衛訓闢事以考度程若宏正之濟美奕世守封疆之固一心堅

忠孝之傳慎獵狁之肆兇率熊羆而奮勇朕方馳羽檄以召勤王之士爾乃飛驒書而勵報國之忱擊楫誓清纓冠往救平原爲金城之倡恨未識眞卿之賢河西布璽書之明爾葉鈔本一格用錫寶融之寵陟崇階于親衛隣峻秩于廉車汝捍我于艱其亟授桴鼓而進功多有厚賞以須賜旌敘之榮可

按田氏世襲恩州與播州楊氏世爲婚姻宋亡丙附遂請降世入朝官榮祿大夫封義敏公

楊邦憲特授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依舊知播州

兼御前諸軍都統制誥

勅朕鼗鼓鼙而思帥孰濟時艱修戈矛與同仇載嘉義概爰趣援師之至誕揚褒律之榮具官某楨志忠純秉心宏毅臨機料敵識明金版之六弢御眾牧人威懾玉關之萬里奕世同封疆之守一忱堅節義之閑憤蛇豕以薄城驅犬羊而犯順郊多壘辱也獨被髮以纓冠之肆凶合熊羆而奮勇朕每食不忘於鉅鹿爾惟志常在於扞鈔本作捍防表戎昭之果毅有功見知則說用勤能顯馳於伊吾奚率勁兵捍衛多難眞卿未識獨倡平原之盟竇融來朝宜錫河西之詔思加增秩徼召勤王陟親衛之崇階峻廉車之殊遲天助者順亟其戒戎乘之行

師克在和口則有齊鉞之命可

按邦憲世襲播州十八世宋亡丙附遂請降世祖下璽書撫諭授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播州安撫使子孫相繼襲爵寵錫尤厚

姜才依前右武大夫特授口州防禦使依舊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誥

勅安邊境在良將久宣敵愾之勞其武服奏膚公式厚策勳之寵有嘉壯概敢錫褒章具官某果毅而好謀忱恂而倚義隱若敵國差強人意洸洸衛上之忠率彼淮浦以修我戎暨暨冠軍之勇狡焉醜類梗我要衝逞蛇豕以薄城驅犬羊而犯順郊多壘辱也獨被髮以纓冠破竹之勳來獻采薇之捷威稜大振賞典趣放陟使領之臣擊虜以滅爲期蕩清狐兔之穴勉建殊績嗣有茂恩可

按姜才在揚州屢戰皆捷益王登極李庭芝命朱煥守揚州而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

入海庭芝既行渙以城降阿北圖泰州守將孫貴降庭芝與才俱就執至揚州才憤罵不已元帥不忍殺之朱清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何待乃皆殺之揚民無不泣下由是淮東州郡皆降

楊立依前右武大夫特授口州觀察使依舊知涪州詰

勅聽鼓鼙思將臣欲濟艱危之會敝師徒討亂畧益優奬擢之恩其錫明綸以旌壯概具官某忠誼根於天性

知略習於邊籌砥柱蜀道之衝賢長城遠矣湯池涪川之險曰將軍制之獨堅細柳之屯屢奏采薇之捷士氣大振虜膽爲寒修兵與偕行久後勤王之旅出車維其棘趣收殄虜之勳宣力既多陟明可後武爵峻隮于左廣使名超進于廉車賞不踰時益勵能羆之勇師直爲壯遂清蛇豕之氛蓋放儁功嗣封褒律可

勅多難維其棘緬思蜀道之艱十乘以先行式固涪江之守慨蛇豕食上國之慘特熊羆不二心之臣趣戒勤王之師峻頒進律之寵某雄姿果毅義概魁閎撫鳴劍馳伊吾壯哉敵愾飭戎車攸徹猶偉矣折衝王關懽其威名金城恃以屏翰輯寧五郡保障一方天降割於我家重以投鞭斷流之慮心罔不在王室挺然纓冠救鬬之懷遣將校而奉帛書涉險阻而承羽檄聞者興起發

於思忱念江淮之巢窟未清而荆益之襟喉猶梗欲遣
擊而颺掃盍卯命而辰行是用升翊衛于杭班隣扈帶
于邇列襄乃勁節亟其疾驅獎三軍攘奸凶以報先帝
辟四方徹疆土肇敏戎公投袂而來側席以俟可

劉師勇特授左武大夫依前濠州團練使帶御器
械平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誥

勅戰功日多莫難乎先鋒之勝賞國之典莫高乎横列
之陴我有勁臣時鈔本作特颺茂渥具官某俶儻扶義雄烈
逸羣統率戈船既振威于海道訓齊武旅爰養銳於毗
陵趨潛師而進呂城欲乘勢而復京口中權後勁冒矢
石以身先彼竭我盈鼓旗裂而膽落執訊獲醜敵愾獻
功載嘉後亭橋之奇勳峻隄東山閣之華秩佇奏肅清
之捷嗣膺褒擢之恩可

授師勇復常州偕孫虎臣張世傑等大出舟師
與阿朮戰于焦山大敗師勇還常州伯顏兵至
破其城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後率所部入
于海

謝方叔特贈少師誥德祐元年

勅舊人不遠省甫放鈔本休復之恩一老不憖遺亟攬
餘忠之奏聿懷耆彦載錫慇章具官某秉心純明制行
果毅振直聲于言路迪簡先帝之知聳雅望于政途遂
登上相之任裕於進退介以壽臧致爲臣而歸從容知
止雖爾身在外注想詢猷念未踰衛武之年曷弗痸平
津之疾惟德爵茵昔所難兼若耆成人今其餘幾九京
不可作已亟師于以贈之噫就珍從以乞言嗟清規之
已遠及生存而加縗慨榮命之不先禮貌其隆始終無
媿可

授宋封贈制皆中書舍人執筆惟紹定六年史
彌遠贈中書令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
言非典故詔獨與降制是可以見當時法制之
定矣

江萬里特贈太傅誥德祐元年

勅多難維其棘方加璧以趨來一老不憖遺愴懷沙而
永逝哀哉珍瘁聞者盡傷慨念精明時履歷冊具官某
文起八代之陋學貫六經之傳休休其心有容得宰相
體寵寵匪躬之故先天下憂九齡羅偃月之謀諸梁深

如歲之望若涉淵氷求濟倘明保予猷詢黃髮罔愆惟
克遵訓聿懷勸講之助駸闡遊札之言寇至盍去諸弗
易子思之守人莫我知已尊從彭咸之居凜一節之不
渝雖百身其莫贖貢以蘇載之謚襚以謝安之官將興
百世而立懦夫用張四維而厲臣節噫仁必有勇嗟予
失納誨輔德之賢義重於生可以娓臨難苟免之士英
魂未昧茂渥其歆可

江萬里特贈太師詰

勅君子式貢髮莫重乎德齒之尊聖人有金城莫雍乎
節義之守嗟予大老逢此鞠凶用震悼于朕心肆表章
其芳烈具官某浩氣剛直德性高明孤忠自持屢墮林
衝戒我師以鋪淮濱雖在外而心王室有嚴有翼制勝
樽俎之間惟築惟征守圉金湯之固月捷方奏星隕遽
聞悵召棠之餘思想羊碑之下泣彼忌功而阻善茲更
出涕彼誤國不死適以遺臭萬年維殺身成仁凜乎生
氣千載襚師垣之極品貢哀敏之殊榮噫三公唯其人
可作千載如生噫劉毅不爲三公每探撫几之歎許穆
恨失扶顛持危之助九原如可作倘與兼頑立懦之風
加贈二等尚欲褒之華奬其忠勞聞者興起可

唐震特贈華文閣待制誥

勅事君能致身封疆之寄爲重自古皆有死忠義之名長存慨國步之斯頻嗟臣節之未厲載嘉砥柱之操三歎磬聲之思具官某剛毅近仁質直好義河北諸郡獨有眞卿睢陽一城莫救許遠孤壘危於朝露勁氣貫乎秋霜壯矣結纓白刃可蹈也哀哉握節犀軒三徙之乃次對於松階俾廟食於欒社錫以令謚錄其遺孤口口口口若中興之衰唐重九京可作倘百世以祀番君諒爾英魂歆我愍典可

按伯顏兵徇饒州唐震兵力不支死于州治之玉芝堂通判萬道同以城降

汪立信特贈正奉大夫誥

勅名臣文武並盡亦大惟艱良士旅力既愆不卹自恤駭聞遺札愍錫褒章具官某謀猷川行知略輳湊賢長城遠矣才兼牧御之能曰闖外制之身佩藩翰之寄慨懷危難倚任攘除聲樝之志未酬聽鼙之思何及納誩裘邑躋三品之榮階鳴劍伊吾想九原之生氣可

按襄陽既失立信以一策上似道如不用請備

輿櫬衛璧以俟似道罵曰賊狂言敢爾及似道出師相遇于蕪湖似道拊立信背曰不用公言至此立信曰賊賊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也遂率所部至高郵欲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置酒召僚屬與訣手自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絕吭而死伯顏聞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

趙與禴特贈朝請郎直華文閣誥知寧國縣

勅具官某王事多難孰非全軀避禍患之臣宗子維城獨效捍敵死封疆之節聽聲而慨歎錫綸命以寵褒爾振振周公族之英蹇蹇楚同姓之操志堅卽墨之守躬蹈井督之危方免胄以衛民竟結纓而狥義傷哉賢令罹此鞠凶增十秋以追崇嗟百身以莫贖仍蠲延閣並錄孤兒俾廟食以旌忠尙毅魂之珍厲可

按德祐元年元取寧國縣知縣趙與禴从朱鈔本死之

勅某朕惟正學不明士習頹靡人心陷溺稔成艱危是用崇奬宿儒使聞風興起爾祖爲淳熙名流爾遠世其家文獻淵源博以諸老之琢磨養粹得深卷道不試從臣有請追貤京秩當孔棘之時所以張四維扶世教也詔于幽扃服享殊渥可

按柏大父師愈受學楊時父幹世游朱呂之門相少號長嘯年三十始知家學之源以長嘯非持敬之道更號魯齋問何基得黃幹之傳遂往受業于朱熹舊鈔本夏佩香先生身以敬治家以嚴動歟皆可師也壽鏞按右據朱竹垞藏舊鈔本述致力以求其極律所見鈔本此處與朱本同甚矣舊鈔之可貴也

孫虎臣特贈太尉誥

勅國家多難慨無死封疆之臣節義大閑是爲衛社稷之本嗟忠臣之玉折錫慰冊以褒褒具官某英概雄深壯猷卓犖威謀制勝早奏縛青宜結之功夙勇冠軍常有封狼居胥之志虜方投鞭而闚我意欲折箠而笞之江湯武洸洸厲以討叛之任陣堂堂正正誓以滅虜爲期乃俾守符乃授齊鉞關某鈔本作羽待士卒之誓尚忍負之田布報君父之忠惟有死耳義重熊羆身輕鴻毛旃裘閒之寒心營壘莫不流涕朕拊几以歎聽鼙而思駭聞遣札之言恨失名將之備蜜鈔本作密印紫綬追封尉府之崇直蓋犀軒納書厥祲之飾哀百身之莫贖凜千載之如生噫存弗居絳侯勃之官歿尚享段秀實之贈諒爾毅魄歆我恤章可

按元兵入泰州虎臣自殺虎臣嘗以數騎生縛不花太子口以爲質後殺之

夏松特贈保康軍節度使誥

勅事君能致身封疆之臣尤重自古皆有死忠義之譽長存詎懷齧鐸之思嗟錫軒襚之典具官某威名濟于世嫩兵略得於家傳裕父功惟我有臣如李愬之在唐室若內舉皆堪爲將如曹瑋之在本朝慨醜虜之窺江統師千而捍寇摹旅者數矣勇不顧身纓冠而救之志於殉國嗟將星之遽殞凜義氣之如生授齊鉞以飾爾終賜令謚以褒爾節噫加等而葬許穆重惻我心登壇而拜淮陰莫追既往英魂未昧茂渥其歆可

尹玉特贈濠州團練使麻士龍特贈高州刺史誥

勑具官某見危授命者義之先致果殺敵者忠之大通
湟熊羆之士進拔毗陵鼓三軍偕勇政爾王以贛水之
師爾士龍以淮潰之旅攖鋒力戰殞於行陣而醜虜之
珍殲甚眾爾身雖沒可以媿怯懦退卻者是用贈玉戎
國之秩贈士龍刺史之綬英魄如生尚克厲此虜而蹶
滅之仍錄羽林之孤俾思義之臣咸勸可

按二將守常州玉戰五牧士龍戰虞橋皆死

資政殿大學士兩浙鎮撫使謝堂該明堂恩封贈
曾祖深甫特贈太師進封魯王誥

勑肆祀有來雝雝褒對宗祊之嘏秉彝德其鄰翼翼肅將
使範之蒸維賢相之流光施曾孫之濟美式敬餕澤申
賚蜜鈔本作密章具官某故曾祖某德載鼎鼐功高廊廟鄧
太傅佐中天之業實鍾長樂之祥郭汾陽著眞日之功
丕衍具慶之祉裒繡焜煌於六符助
我明禋錫以多祜師垣王社入翊之貞可加贈策綸言
祖烈之傳無斁可深甫相寧宗

祖渠伯特贈太師追封魏王誥

勑多士對越在天咨政途而相祀烈祖有秩斯祜懷世

之班級輯王畿凝皇皇奠枕之績肅祇使領儼戟奉璋之容瞻義訓以有原諒孝思之追遠錦襄象軸大國兼齊魏之封翟茀魚軒千載垂陶孟之範告之禰廟銘之鼎彝可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李庭芝妻徐氏特封永國夫人誥

勅朕稱宗祀通求救功常武之修我戎式倚籌帷之彦殷雷之勸以義載嘉閫範之賢其錫綸言用敷餞惠具官某妻某氏迪內則之訓謁女士之芳鵲巢夫人起家助召南分陝之化燕喜令妻受祉集魯邦膺狄之勳采薇之捷既聞彤管之褒可後宜其家而有譽貴於室而傳芭之祠楚九京可作尚能結草以抗秦可

慰荊旅用旌忠臣之節丕顯烈士之風二名孔嘉永貽厥休

右禮工房七年七月自徽州召爲祕書監兼權書行吏

供職書行吏右禮刑房十一月除起居郎兼仍舊八年七月書行吏左戶房德祐元年三月眞除舍人四月供職書行吏左戶兵刑房七月除禮部侍郎兼權書行吏右十一月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辭西省兼組凡三入掖垣偏行上下房辭命臣應麟謹識

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然則誥命之體其可不愼乎文章至宋季風頹波靡矣而王言終不失體南渡以來龍溪任公平園周公號爲冠冕若厚齋王公尤所謂傑然者也咸淳德祐間社稷危近在朝夕而公四入中書徧行諸房辭命方除目塡委他舍人閣筆不下公獨從容援之若行雲流水悠然泛然而莫知紀極者今讀其辭蓋蔚萃羣言而以己意發之信所謂博極羣書者也昔三槐王公序南豐文集以大手筆

目之且謂名與天壤相敝嗚呼豈獨南豐也哉

後學滎陽生鄭眞謹識

墓誌銘

故觀文殿學士正奉大夫史宇之墓誌銘

詩書所稱世臣之美盛矣惟宋豐芭涵育之仁逾三百年父子爲相者三家鄞史氏與焉及後昆弟祿昌衍盖世德之積也厚而承德用譽亦在其子孫故觀文殿學士正奉公其淳德有常者歟越在內服靖共厥位越在外服惠政施于民涉世變守榮履耆耋弗更其操近古所謂吉人長者公既葬前進士黃君翔龍槃次行事子嘉卿等請著石章應麟嘗執事太史綱觀先朝盛際上以禮義遇其臣下以忠厚世其家於法宜書贈彼喬木歸然故國纂乃祖乃考銘於烝彝鼎其可使遺老無傳茲後死者之責不敢辭公諱宇之字子發世爲明之鄞人高大父詔以八行舉於鄉贈太師越國公曾大父師仲贈太師越國公大父浩相孝宗爲太師保寧軍節度使封越王謚忠定侑享廟廷父彌遠相寧宗理宗爲太師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封衛王謚忠獻母潘氏齊魯國夫人公忠獻季子也粹溫端慤忠獻以福艾期之謂他日亢吾宗初命承事郎紹定五年中吏部銓自寶章閣至右文殿修撰奉佑神祠除將作少監賜同進士出身遷樞密副都承旨忠獻薨服闋除司農太府少卿集英殿修撰仍畀佑神祠即家授沿海制置使參議官進寶章閣待制賜金帶陞華文閣知慶嚴溫三州皆力辭理宗睠受遺定策之勳日篤不忘公兄忠清公宅之既踐歷中外入式樞機公怡默自持澹于榮進上欲試之在外服惠政施于民涉世變守榮履耆耋弗更其操近治民乃以敷文閣待制守婺時淳祐八年也婺比歲旱

饑出粟裝羅浙右米三萬石往賑貸民罔捐瘠易守處
州始至獄多淹繫閱實上部使者讞決圜扉一清賦稅
三年民苦之公倚閣其一年版部期會苛迫以己俸代
民輸未幾督趣如故公以累年之逋一朝求足民必重
困奏以三十年最高者爲數疲甿感悅忠清之喪以在
原急難謁告弁赴得請遂行罷稚遮道攀留召爲兵部
侍郎辭不拜進待制寶文閣提舉佑神觀擢工部侍郎
權尚書願就散秩陟寶章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奉朝請
寶祐二年召爲兵部尚書以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浙

東安撫使惟祖惟兄遺愛在越公來鎮棠陰耆老雖迎
念紹先哲壹以寬和撫柔此民初忠定作牧拊義田爲
士大夫賢而貧者喪嫁之助歲久實惠不沾至是柅弊
櫛蠹始復舊規越爲南陽鄉公寬而有制無所回撓郡
大閱一夫徑造廳事乃率伍怙王郎勢者公曰犯階級
有常刑執而縣流之軍民懾服咸曰仁者之勇甫期治
最轉聞璽書褒美陞徽猷閣學士因任尋除工部尚書
五年進長兵部兼工部宗祀明堂爲橋道頓遞使禮成
閟光弢華若未始有軒冕晚歲闔門養疾一榻蕭然人
拜端明殿學士時畀从朱執政恩數懇避至再御章批
鈔本執政恩數懇避至再御章批

日也年七十有九階自初命至正奉大夫爵自鄱縣開國至奉化郡公食邑四千六百實封戶六百娶洪氏再娶高平郡主遊氏皆先卒子男五吉卿承議郎太府寺丞知武岡軍先一年卒訢卿承事郎爲兄待制後嘉卿彭卿並承事郎韋卿幼女子六孫男六辰孫觀孫景孫慶孫增孫滿孫孫女四曾孫男一公頤曾孫女二是年四月丁酉葬於鄞縣陽堂鄉金鼎與高平合兆公性孝友敬保先緒粥如弗勝佩訓言罔敢墜忠獻家木已拱隧碑未立論撰先德屬吳公淵狀其行進徹乙覽埋

一其初終駒皎鴻冥嗣守維艱前修所歎允矣君子歸飛無憾曰晉遺老曰殷故家胡不百年鄉閭之嗟古碣蒼蒼眎此銘誄忠定之孫忠獻之子

史鄂州墓誌銘

鄂州君史育之字子報贈少師彌鞏公之子補國學生以榮利公以先人舊業終不與姊適故戶部侍郎趙公汝楳早卒嫠奉化鄰山有訟公割田易之爭者遂息樂善不倦故家流風猶存名譽以謙亦允蹈之處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與人交臧否不出諸口而胸中有涇渭自奉菲薄服用如膻儒治五郡護根本綴輯絲雖無赫赫名一念愛民隱然霑澤之潤純終領从朱鬧集享備福

克對前人光於戲賢哉銘曰

史以官氏相肇於唐迨宋昌大台衮相望有若甘盤有若伊陟奕葉鈞衡太常紀績象賢維公胙乃嘗勳用彰厥善不專爲恩佩玉徐趨翔於常伯處貴無驕在豐能約迪簡睠知職聯輔臣棻有世舊豈伊異人公拜稽首對揚明命紹聞衣言秉心無競始政於婺終政於宣振乏平賦民瘼以蠲禹會价藏維祖賜履愆棠勿翦二季涖止愛民厚俗漢吏之循安靜惸惛慎善不近名嚴居川觀殊庭燕佚仁者之壽秀眉華髮時行則止脫屣浮雲

飛無憾曰晉遺老曰殷故家胡不百年鄉閭之嗟古碣蒼蒼眎此銘誄忠定之孫忠獻之子

史鄂州墓誌銘

鄂州君史育之字子報贈少師彌鞏公之子補國學生以父任知婺州該遇明堂恩補通仕郎銓中授從事郎峽州遠安縣尉仕至添差通判太平州改通州鄂州轉朝散郎卒于官居官廉所至有遺愛淳祐（鈔本作乾淳）初余始第進士侍先君子吏部倅婺州明年少師公來守郡

君侍焉兩家子弟相好也君二季皆余同年交耄矣懷舊重有感焉銘曰

一邑之政天下式淵源有訓爲世則君材恢恢優治劇佩玉長裾進匪棘井渫不食心靡惻值豐履歉志弗詘巖邑嘉庸得目擊我銘哀善貽千億

贊

越大夫贊

智哉大夫鵬鶱海瀕淵謨石畫爲越良臣處女脫冤神機翕張澡會稽恥於焉有光吁嗟烏喙殲良忘功室旣

顯甍梓匠弗庸彼脂韋者自詭明哲謂不如鑿謀身之拙工於謀國非曰爲身論士賢愚不以死生出者難將處者易持卓矣黃公巖居茹芝犧樽溝中木雁雨失鄧水泱泱我思奇傑

詩

悼袁進士編詩

天柱不可折柱折勢莫撐九鼎不可覆鼎覆人莫扛袁公烈丈夫獨立東南方欲以一己力代國相頡頏適遭宋祚移恥爲不義戕舊然抗志起舊欲掃欃槍拔劍突

四明文獻集 卷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深寧先生文鈔摭餘編目錄
卷一 記 傳 序
昌國州重建大成殿記
重修鄞縣儒學記
慶元路建醫學記
義田莊先賢祠記
眞逸閣記
奉化重修縣治記
九先生祠堂記
赤城書堂記
天興廟記
九里廟記
濟南陳公修東津橋記
廣恩崇福寺記
寶慶寺記
大隱楊先生傳
慈谿杜先生傳
鄞江王先生傳
城南樓先生傳
桃源王先生傳
廣平舒先生傳
定州沈先生傳
慈湖楊先生傳
絜齋袁先生傳
李猷傳
易康成注序
詩地理考序
諸經通義序
漢制考序
辭學指南序
小學紺珠序
戴氏桃源世譜序
漢保傅傳序
唐西南備邊序
卷二 後序 跋 書後 題辭 制辨銘
箴

周易鄭氏注後序
詩考後序
通鑑地理通釋後序
急就篇後序
爾雅翼後序
史彌鞏獨善先生文集跋
踐阼篇跋
姓氏急就篇跋
玉海跋
困學紀聞跋
書王庭秀磨礪集後
鄭鍔周禮解義題辭
寧江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金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授武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興元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加食邑食實封
制
辨乾道四明圖經
辨州郡
辨姚郡
辨鄞
辨句章
辨甬東
辨西湖
至道朝元殿冊皇太子頌
唐觀德殿飲至頌
漢華平頌
堯衢室銘
商玉磬銘
周瑞節銘
漢典屬箴
漢柱下令箴
賢元紫微閣御篆贊
周七律詩
越大夫贊

卷三 贊 七詩

八賢贊
四明七觀
元至元二十七年城中撞蘭橋旁民家築室穿上得誌石一片其文乃唐開成四年太原王夫人之墓誌謂其曾祖王元洁在元宗時拜諫議大夫左庶子慕巢由之志辭疾不就詩以紀事
九里廟

深寧先生文鈔摭餘編卷一

宋四明王應麟伯厚撰
里後學葉熊輯

記

昌國州重建大成殿記

淳祐紀元之六年聖上首善崇化以四方風綵字穗書敷賁雝頒庠聲序音不昌出日昌國大夫沈庭始至謁校宮時禮殿之建適六十禩矣朽蠹弗葺諸生進而言曰學肇基於縣治之東淳熙間王令沅遷於芙蓉洲西

抱秀涵清氣勢閎偉俊人魁士含章挺生道原文脈實繫茲殿盍鼎新之對敭雲漢作人之休德君曰承流宣化職也敢不祇若商用鳩工士驩趨之參預應公嘉其意諗帥守顏公佐以郡少府錢經始於明年莫春越季夏殿成翬爾巖公枚枚奕奕貌象惟肖如臨沂泗侑坐廡食端章儼菜降庭庭止式禮莫愆敬觀摩麗習文風藹如明年君入監左帑相與祠於學既十年諸生思之請著石章應麟鄒魯末學也辭弗獲嘗讀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夫澤上有地猶君子之

近民也近民則教弼數故周官族閭之讀法視州黨尤密今之學郡修而邑弛爲吏者政急而化緩期會訟獄日鰓鰓畏百適慮不越几案而夫子宮牆漫不省健者舞知怠者視蔭弁髦武城蒲密之言而諉曰難治教化不明醇澆樸散治不愈難與然非獨今日也漢東京儒雅最盛令長亟意學校者惟宋均楊仁耆耆於傳何其慨寂寥哉沈君能急所緩嚅然興於學可謂知本矣昔孔子慨道不行託興於泛海是邦近天子之光家詩書人孝悌吾道其行矣乎縣大夫雖不得宿其業以候道

以助主簿任君謙亦贊畫爲多士鏡勸佐厥賢事鉅用化之成後之君子勿替引之率時髦士規聖矩賢毋以小成自畫學必正大志必高明言必仁義行必篤敬進而經綸天下之大經退而居賢德導俗俾耆老搢紳顧瞻楹桷肅然改容曰此賢令教思之德也將見立於朝者爲皐稷入其里者比鄒魯尚當墨筆以頌化民成俗之功云

重修鄞縣儒學記

鄞在漢爲鄮屬會稽郡唐屬明州建夫子廟於縣東五代改鄮爲鄞宋始立學王文公宰縣因廟爲學教養縣

若德令堉諄而教新城長延眾生徒何其寂寥哉無以表倡之也我思古人有行部先郎學宮見諸生試論有行縣學宮處士執經對講誰其嗣之賢使者新斯學也豈徒美宮室云爾將新士以新民也昔鄧有杜先生醇學行望一鄉縣大夫再書然後起其書謂斯道我先得之必推餘於古人願賜臨以為之師其自重難致如此師道立善人多淵源有自為師者蓋以為法乎鄧士漢書僅一見虞仲翔之言可考也陸士龍稱鄧之俗禮節恭謹蓋素履行願修其天爵是為入德之基進道之階民嗛呻尤以醫為重願講習無所喟然思作新興起之

相攸胥宇鳩工經始起祀三皇禮儀肅肅堂宇門廡奕奕學成屬予以記余聞之前修醫之為道推本五行六氣寒暑日星考驗風土山川其于人也骨節經絡揲荒腧穴內則藏府焦鬲井谷精微奧妙雖國工高手弗能究豈庸夫俗子可與知世不輕試而苟得者鮮矣此學醫者人費可不謹乎是故醫不可無學岐伯之師曰僦貸季泰越人之師曰長桑君太倉公之師曰公孫光陽慶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誦言未明於心讀古人之糟魄踬輪猶議之矧靜天生死所繫乎然則學執

慶元路建醫學記

醫之興也其于上古乎巫彭初作醫局為本于三皇古

三墳書倚相後無聞易以筮傳木草內經以醫傳天之

爲要一言蔽之曰仁程子謂醫書以痿痹爲不仁最喜名狀仁者又云切脈可觀仁人得之以爲心心仁則疾痛切身若保赤子萬物一體也不仁則善不勝利理汨於欲肝膽楚越也陟降庭止前聖臨之在上以仁存心以心合天如涪翁之不求報宋清之不爲市龐安常之好施許叔微之陰功精義入神將得不傳之妙於筌蹄之表惟貫道器德藝於一致者可以語此其或專己臆決乃曰醫者意也是猶廢學古入官之訓而曰何必讀書其害不止誤注本草而已

義田莊先賢祠記

學者之箴石是歲九月旦日記

古者祠先賢於學明之三賢何以祠於義田莊田以義名三賢爲鄉里立也三賢者誰忠定吏越王莊靖汪公端憲沈公也始忠定里居篤於義仕者勉以勵廉隅學大學以是平天下然而行之一鄉愈近而愈不可欺我思古人禮俗相交患難相邺藍田呂氏之爲鄉約也貧窮相救婚喪相助古靈陳公之教其民也良心之存善端之充義不可勝用比閭族黨保受賙救之法千載一日也是邦如昔義里前獻表率後進忠厚廉恥之俗成閱頭連無告若已痼瘵用敷遺無窮之澤藍田之爲約

蓋不專美矣抑者本於義既久而義之實不明廉耳之來振飭扶植居賢德善俗於古靈有光焉咸願誠其事詒永久惟建莊始末宣獻樓公紀載已備而祠未之述義理在人心萬古無弊秉彝好德誰無義心是心可泯則是義可廢繼古之人勿替引之與者不爲私恩得者不以他費相勵以義無愧於心斯無愧於先賢敢著之石章以詮來者

眞逸閣記

子王子自杜下史免歸爲句曲山祠官夏日憩北窗夢遊其處一道士延入精舍凝塵滿席惟有道德經一卷緇首章問焉道士曰無者感而寂未嘗無也有者寂而感未嘗有也顧也曩無也以有無言道而道隱矣且子不聞華陽隱居之詩乎架上取梁書傳讀之至夷甫散誕平叔談空之語灑然悟曰列仙之儔知道若隱居鮮矣古之博大眞人升聞是也而誕者非眞言中倫行中慮是曰逸民而空者非逸爲誕且空者謂萬有皆無獨以執利爲眞有而身殉之邪說波流變華而夷極於梁而後止易曰知幾其神乎隱居有焉世以隱居比子房蓋

也鄞之東有梅山子眞避世之地也浮海至翁洲安期生之遺跡可尋也樓上松風謖謖如聞吹笙聲意者隱居乘飇車羽輪從二三子期汗漫於九垓之外其亦樂於斯乎願紀其事與山石無極子王子謝不能因語其夢遂筆而爲記

奉化重修縣治記

越之東境爲鄞漢屬會稽唐合鄞於鄮開元中州以四明山名始建縣曰奉化其地則漢之鄞也古鄞城在焉鄞有大里黃公列於四皓卓乎千載人物之冠冕先賢

風流所被其俗純如其士邪如迪簡墨綬長吏保綏受命民非才足以撥煩廉足以砥俗仁足以摩拊疲瘵不輕以百里畀也縣治燬於丙子師旅饑饉相仍遺黎鬻焉爲困頓令長迫期會急繭絲慮弗及遠王君宗信僅克惟武城之室單父之堂所以疏視濡聽清燀物之原若昔董安于治晉陽一牆一柱猶不苟匪賁輸奐以爲華壯棟宇以自奉也爰契我龜經之營之任城王君擇爲丞比善協志而新是謀邑士大夫咸勸趨之庶工不作民不知勞始事辛卯之冬考成壬辰之秋丁君以書曰一日必葺古有明訓百堵皆興詩人詠焉聽事東西吾名以節愛清安兩廡翼焉吾名以一清四畏堂曰得物以息以燕亭曰清斯有沼有沚荷挹爽西山扁以高清殖其楹轅轅其門胥吏攸處下逮圜扉粲然一新曷敢視官舍如逆旅傳而怠厥事願諗後之人俾勿壞余病髦不能文嘗謂君子爲政其本自相在爾室始千室之邑易治也一室之自治爲難子程子之視民如傷子張子之訓民善俗以一邑爲天下之式其本焉在惟端室之

記

九先生祠堂記

古之鄉先生祭於社近世祠於學社所以教而教之功尤大秉彝好學之良心百世猶旦暮況其邇者乎誦其詩讀其書尚友古之人非一鄉之望也天下之望也四明鄉先生有九人焉宋慶曆建學之初楊杜二王樓公以道德文行師表後進或授業鄉校或講道閭塾衣冠文獻益盛以大五先生之功也淳熙之舒沈楊袁諸公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根本剛繹經訓躬行實踐學者知操存持養以入聖賢之域四先生之功也郡

赤城書堂記

台之寧海其先賢曰赤城先生羅公德業為元祐名臣道義為一鄉師表教思無窮踰二百年清風肅然聞者興起舊祠於學猶未特祀邑之宿儒前進士胡君元叔倡率鄉人倣古閭塾之制即公游息之地刱為書堂合鄉之俊秀子弟而淑艾之諏諸鄉評延篤學多聞之彥前進士舒君岳祥為之長前進士孫君鉤趙君孟禮胡君三省前太學陳君應龍劉君莊孫為之錄訓之以孝弟敬述其規約如藍田麗澤而稽經訂史種學積文以

為有用之實衿佩濟濟絃誦洋洋鄒魯之風蔚如也某秋公桂屬郡博士戴君友始復忘記觀者興起元貞丙申孚冬朔旦廉訪使者申月正元日廉訪使者完顏公貞至學宮謂祠宇陋陋未稱相攸尊經閣之右規模一新府牧月列公提其綱帥屬協力庀事以迄口成爰侑如禮多士訢訢周爰咨諏章善扶教以穀我子弟惟二使者之賜亦惟承流宣化之賢立師道以美風俗皆宜書凡我同志盍亦修孝弟忠信尚禮義廉恥學必正大行必篤敬式時前哲訓用對作新盛德可不懋歟

若舜賓舜臣世學相承睢陽遂為四書院之冠簡策有光焉今寧海耆德鴻生咸克憲慕前哲啟迪後進俾之尊德性求放心以進於誠明養其原而即理以應事孝弟忠信培其根而餘力以學師道立善人多庶幾見睢陽之盛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分羅公有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學子其懋哉某病輩不能文然居相邇他日海瀕為沂泗門人若妥定孝友睦婣任恤如成周之時家稷契而戶曾閔也行其野則嘉穀之秔茅容之耕攸介攸止日多髦士推家之教為天下法將自茲始故

樂爲之書

天興廟記

句章漢縣也隋省入鄞唐以鄞爲明州其後名鄉曰句章鎮曰小溪山水清遠地靈旁薄丞相文節魏公杞國史吏部安公劉居焉吏部之子松陽主簿庶謂余曰鎮之土神自唐迄宋分派宅山廟食朝陽里臺老相傳號爲天興惠我嘉師祥慶鬱倉建炎兵燬祠宇歸存嘉熙庚子札瘥嘗漸迺禱迺禳若有呵護家用平康咸淳甲戌旱暵苗將槁籲禱之翌日雲油雨沛甫田登成明年傳郡乘缺其蹟遺愛在民獻血奉嘗春秋薦饗是邦開西郊之湖膏澤滲漉甫田登成其地爲九里堰施及鄰壤匪直福一方而已庶先君子率鄉士民控於郡守部使者轉聞於朝下儀曹奉常議奏賜廟額曰天興勅牒將頒而世故紛縕弗獲被成命然嘗績具在顯晝以詔永久余昔者長春官實與聞斯事曷敢不諾相古先民有周命祀達於鄉遂水旱之不時於黨鄙平禦之而正師泣焉疾癘之弗蠲於族鄙平酺之而師長疰焉正辭焉信義之修而禮之藏惟以保艾受民自里社祀之著於祭法職在秩宗教民祈報勿替敬典無從匪彝無即慆淫禮之大經也惟茲有神式克歆依人而行士競乎教農力乎稿修其孝弟忠信爲德聲洽爲和易歉爲豐咸曰耿耿祉哉夫神聰明正直而壹者愈加肅畏矣

九里廟記

明自唐開元爲州城西門外有祠耆耋云大曆中州刺史吳侯廟也侯諱謙字德裕官水部員外郎史策軼其傳郡乘缺其蹟遺愛在民獻血奉嘗春秋薦蘭菊悠久是邦開西郊之湖膏澤滲漉甫田登成其地爲九里堰因以名廟歷載緜邈民猶曰吾使君也召棠勿翦韋碑未刻王文公宰鄞爲詩以識山色湖光之句遺黎誦之余肅然欽歎斯所謂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者乎語鄉父老曰古者建祀以爲民也民功曰庸自稷以來是尊是奉以水佐耕豐稼於野方陂七門之祀芬至今未沫惟明澥海厥土潟鹵歷選良守溉田興利孔內史之於句章隋任刺史之於廣德湖皆載在簡牘今惟鄞令之王

列在祀典他無所紀侯之牧我民也不求焯焯之譽而實德著於人心不爲皦皦之政而流澤被於後世若昔河南守吳公治爲天下第一而史無可書之事言漢循吏爲稱首侯豈其苗裔與河南治聲止一時侯自大曆迄今四百有餘載民思無斁於前修有光焉咸以無心爲感兌以無言爲說此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越俗機鬼史巫紛若邪誣妖誘匪禮經攸迪無知氓不蠲烝亦罔能穀於赫仁賢食報茲土正大昭明允合先聖王之祭法樂醴馨潔永永毖享豐年叶氣惠我無疆其歌曰不宜父老曰誰哉盍鑱諸麗牲之石時萬時億承神嘉祉余既書其事又作迎送神詩俾歌以侑其辭曰坎擊鼓參鄧水滸思仁侯兮昔召父隔九里兮釀流爲雨水泱泱兮芃芃麥黍鴻隙陿兮諸荁芋侯嘉蹟兮依其在渚神之來兮颺輪下蘭觴兮薦椒醑民不忘侯兮歌且舞侯不忘民兮俾寧宇神之歸兮娭瑤圖格顯宮兮降多祜屢豐穰兮除疾苦年千世百兮保艾吾土事侯如存兮侯其福女敬其承祀兮無怠終古

濟南陳公修東津橋記

四明自唐長慶初遷州治於鄭城東門之外濒江民病涉刺史應彪始建浮橋有虹景見雲表即其地維舟隨潮汐上下故橋以靈名其長爲丈五十有五廣尋有六尺宋更名橋曰東津屢圮屢修郡乘備焉由長慶癸卯迨今四百六十有九載橋之名雖存舟漏木朽鐵繩斷竹案腐行人屑摩趨輦杭以濟迅颸駭浪瞬息淪爲魚鼈或省憂瞻南陳公祥咨諏民擾聞之嗟戚慘怛若己納之溝更舊圖新以身帥之牧守掾屬協力競助土庶風動不約而從斫材庀工治舟易木鼓鐵爲纜楗竹爲

緪局任橋事未敝而修費約工省不止一時之謀而貽無窮之利仁心遠矣邦人訢訢謂惠行政舉鄭子產有愧焉百世之澤也嘗讀易之中孚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蓋信發於中誠感於物上至誠以順於下下有孚以從其上惟愾而巽可以化邦可以濟險公之新斯橋也其得中孚之義乎造舟爲梁岐周肇端富平成橋元

凱垂績曰渭曰河非有江之險也工與海接至險不測風濤震蕩鯨奔蛟橫是以橋難立而易圮君子敬保受民命興利禦患推惻隱之心克施有政作事於始必將爲法於後使繼者皆如始作之心朝計夕思日葺月繕用患我無疆遺愛在民與江不竭若洛陽橋大書深刻孰曰不宜迺識其事俾後人勿壞

廣恩崇福寺記

浙河以東山水名天下四明爲最出四明西門至林村行六七里曰桃源循源而入虬騰駒奔氣勢奇峭紫巖壞壤經營用力勤刻意專南豐所爲稱舉佛者將以勉吾儒也三宜書寺經始於紹定庚寅之孟秋越淳祐乙巳季夏考成是歲之秋可仁請識歲月詔永久遂書其

爲最溪清谷窈楸檟鬱茂是爲太師袁衞公之阡公篤厚好善用昌大厥家嗣子尹神京貳樞庭相攸紫巖之陽俶建梵宇適承先志奉大士像而法華手澤藏焉請於朝賜名廣恩崇福秀概環觀甲於諸方輿殿穹堂儼然實地林巒嵐翠獻狀几席松風澗泉與鐘魚相答拊基鳩役匠成於心則住持僧可仁也輸與之嫩田疇之闢黎疇爲精藍三傳至廣清闢而大之開禧丙寅請於朝遷舊院額揭名寶慶宣獻樓公大書其額蔚爲叢林偉觀廣淨繼之輪與鼎新祖采嗣事廣續前緒像以尊教樓以名鐘吉林有亭雨花有軒捃拾銖累日衍月盈貌大臣推本德善之積廟祀其祖禰施於烝嘗彝鼎近世又即緇廬寓夢我寒泉之思於是錫命以寵靈之蓋

以學佛久而傳者心法也嫩宮室未矣明此心之妙木下一宿蓬蓽而行可也恭其語深之徒俾歸而求之

傳

大隱楊先生傳

楊先生適宇安道慈谿人隱居大隱山爲人醇厚介特議論辯博平正人有善則稱之不善如未之聞爲學要行乎己惟恐爲人所知毀譽榮辱不以動其心人莫得而親疏蓋自比仲元叔度之流鄉人嚴憚之相語不以名氏而尊之曰大隱先生衣食纔自給非義之餽一介不取躬耕養親族之貧者分賑之鄉益其稼人告之先生愀然曰彼窮厄而求其生爾勿治也盜聞之慚悔其後無敢侮者善言治道究歷代治亂之原孫威敏公沔自諫官出按浙東西刑獄欲見先生先生不肯見先生之越時范文正公守越聞之就見焉興致府中遽爲無求公益賢之先生治經不守章句點浮屠老子之說歌詩卓越超邁容儀甚偉衣冠儼如始友棲塘林逋後與同郡王致杜醇結交後進莫不師之逋退處四十年德行益高名聞京師仁宗詔求遺逸太守鮑柯以名聞賜以

粟帛太守錢公輔又薦之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教州遣從事致詔書袍笏輿從迎之先生辭不受遁去壽七十有六遺令家石壙前曰宋隱人之墓熙寧二年榮陽張峋爲文表之

慈谿杜先生傳

杜先生醇越之隱君子居慈谿學以爲己隱約不求人知孝友稱於鄉里耕桑釣牧以養其親經明行修學者以爲模楷慶曆中鄞始建學縣令王文公安石請先生爲之師其書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我先得之而不

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安石與有聞焉先生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辭再書強起之曰孟子謂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柳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扁平師哉先生始就焉慈谿令林肇立學又起先生爲師亦固辭王文公作師□以勉之二邑文風之盛自先生始先生談詩書不倦爲詩質而清當時謂學行宜爲人師者也

鄞江王先生傳

王先生致鄞人與同郡楊杜二先生爲友俱以道義化鄉里諸生子弟師尊之稱三人皆爲先生嘗與牧守言政事王文公安石復書曰無事於職而愛民之心乃至於此可以爲仁矣年七十樂道安貧妻收遺秉子拾墮樵焉然無問鄉人莫不高其行

城南樓先生傳

樓先生郁字子文自奉化徙鄞卜居城南志操高厲學以窮理爲先爲鄉人所尊處窮約屢空自樂慶曆中詔郡縣立學延致鄉里有文學行義者爲之先生掌教縣

庠者數年又教授郡學前後三十餘年學行爲美信於士友一時英俊皆在席下門人之知名者清敏豐公稷光祿袁公燮天台羅公適也登進士第謝廬江王簿自以祿不及親絕仕進意以大理評事終於家有遺集三十卷贈正議大夫子孫皆踵世科五世孫鑰德行文章爲時名臣仕至參知政事

桃源王先生傳

王先生說字應求鄞人鄞江王大隱先生之門人也與弟設皆著名教授鄉里三十餘年熙寧中以特恩補州

長史無田以食無桑麻以衣怡然自得子孫世其學子珩宗正少卿孫勳提舉廣南市舶一錢之利皆歸有司家人不識舶貨之名及卒賈胡率錢二百萬緡爲賻正於此可以爲仁矣年七十樂道安貧妻收遺秉子拾墮已卻之曰吾父以廉直聞雖貧猶能貽喪以歸不媿廉叔度也清臣之傳實先生家訓正已終太府卿

廣平舒先生傳

舒先生璘字元質奉化人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入太學師張宣公栻又從陸文安公九淵與朱文公及呂成公兄弟講磨窮行愈力嘗曰

吾非能一蹴而入其域也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第進士教授徽州以身率多士日詣學寒暑不少懈暮夜亦間往築風雩亭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或不美未嘗忿疾端吾短嫥需其自新作詩禮講解啟迪諸生徽人追思之曰吾鄉學問之源室而復通者先生實開之也因祠於學信道甚篤利祿之念不萌宰平陽臨政聽斷人服其平終於宜州通守慈湖先生銘其墓謂孝友忠實道心融明門人國子博士李元白傳其經學淳祐中特謚文靖

定州沈先生傳

沈先生煥字叔晦自定海徙鄞偉儀觀尊視瞻音吐鴻暢羣居鄉校以嚴見輝入太學行藝優諸生始與臨川陸先生九齡爲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晝夜鞭策求友如不及務本趨實不自矜衒每語人曰當隆師親友循規蹈矩以倡郡國第進士講學不倦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歡庭闈大書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壁日觀省焉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啟告簡嚴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中心悅服師道益尊爲大學錄修教養法士爭歸之不肯詭隨苟容以取光寵遂補外終於舒州通守先生非聖哲書未嘗誦習與朱文公呂成公問辨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臣之經綸事業孳孳講求日益深廣追贈直華文閣特謚端憲

慈湖楊先生傳

楊先生簡字敬仲慈谿人清明純一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臨君師學以古聖爲的入太學第進士主富陽簿日諷詠儒書論孝經堂上不動聲色而民自化陸文安公來富陽長先生二歲指以心學之要遂北面師事焉謂紹興府理掾朱文公持庾節首薦之每稱先生學有爲己功夫宰饒之樂平謂教養茲邑欲使邑人皆爲君子況學者乎詢之諄諄不倦爲講堂訓曰學者孝而已矣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時有古今性無古今聞者興起以國子博士召講易乾卦發人心固有之妙趙忠定公汝愚免相祭酒李祥抗辨之先生上書亦以學黨斥閒居十三年以祕書召遷著作將作少監守溫州訪賢者禮致之崇孝養明宗族相鄙之令首行鄉口效周官敬敏任鄙之類書善不書惡除工部郎將作監告老奉祠召不起終於敷文閣直學士以寶謨閣學士致仕壽八十有六謚曰文元有詩易春秋論語古文孝經傳孔子閒居解又著己易輯先聖大訓先生至誠篤敬尋功之戚下洎緦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禮爲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若異於人而高遠自不可及北境傳誦其文曰此江南楊夫子也

袁先生燮字和叔鄞人少以名節自期入太學見陸先

生九齡德容睟盎親炙之同里沈楊舒三公皆慕於學朝夕以道義切磨第進士爲太學正時朱文公諸名儒已去先生知不爲時所容歸以學黨更歷外服入朝至太常丞兼考功郎知江州提舉江西常平以都官郎召遷司封又遷國子司業祭酒延見諸生迪以切己之學常病世學者襲先儒緒言未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爲學吾心卽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竦然自得以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遷禮部侍郎侍講猶兼祭酒講詩二南於先王正始之本白身而家自家而天下義以諷立朝守正不阿時好議者指爲好名遂奉祠以歸著述弗倦或勸宜少休曰吾以此爲笙鏞管磬不知其勞也終於顯謨閣學士謚曰正獻先生嘗曰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每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其所講明體用兼綜於曾禮記論說尤詳成就後學甚眾子甫進士第一爲兵部尚書國子祭酒亦稱名儒

李猷傳

李猷字嘉仲一字獻夫鄞人建炎初以婦翁汲王事自京師詣南都行在所見友人陳東少陽從容謂曰東被召未有館舍子爲我圖之猷曰太僕陳寺丞正臬嘗相邀猷未敢往試同謁之既見少陽遂館焉少陽再上書不報有榜通衢斥附會李綱者猷知爲少陽設也錄示少陽勉以歸曰東以召來不敢私還太僕丞子大方倉皇過猷曰少陽已報赴應天府矣猷曰少陽其不免乎及暮乃知少陽已死於市猷哭於館所爲位祭且祈曰

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少陽歸葬先塋恨無由知之少陽有靈其啟我心越一日得之具棺衾焉又一日得其元面如生合而斂之欲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柩猷服其義併以行李付之猷亦不暇詢婦翁事遂還京師猷之私識云爾猷以婦翁恩補官終肇慶府節推

序

易康成注序

鄭康成學費氏易爲注九卷多論互體以互體求易左

氏以來有之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是謂一卦含四卦繫辭謂之中爻所謂八卦相盪六爻相雜惟其時物雜物撰德是也惟乾坤无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也餘六子之卦皆有互體坎之六畫其互體含艮震而艮震之互體亦含坎離之六畫其互體含兌巽而兌巽之互體亦含坎離三陽卦之體互自相含三陰卦之體亦互自相含也王弼尚名理譏互體然注睽六三曰始雖受困終獲剛助暌自初至五成困此用互體也弼注比六四之類或用康成之說鍾會著論力排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延陵季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蓋深識夫子一變之意班孟堅志地理敘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俗之薄厚見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世變日降今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於天人哉今鄭注不傳其說間見于鼎祚集解及釋文

詩三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注因綴而錄之先儒象數之學於此猶有考云然康成箋詩多改字注易亦然如包蒙爲彪豬豕之牙爲互包荒讀爲康錫馬蕃庶讀爲蕃遮皆甲宅之皆讀爲解一握爲笑之握讀爲屋其說近乎鑿學者盍謹擇焉厭常喜新其不爲芟茲者幾希浚儀王應麟識

詩地理考序

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延陵季子以是觀之太

平山川能說爲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於傳有意其推本之也是用据傳箋義疏參諸禹貢職方春秋爾雅說文地志水經網羅遺文古事傳以諸儒之說列鄭氏譜十首爲詩地理考讀詩者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王應麟伯厚甫自序

諸經通義序

諸經通義者漢五經課試之學也維漢以文立治以經選士鴻生傳業支蕃葉滋闡繹道眞探索聖蘊決科射策則有通義之目以孟子明事則有博文之名趙岐題

詞犂述大概謹稽合史傳而爲之說曰聖人作經載道學者因經明道學博而不詳說無以發蘊獻之卹指說詳而不反約無以折眾言之殺亂故必口正學之源而後能通乎聖人之海專自木鐸聲寢經與道榛塞孟子闢邪距詖羽翼孔道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貢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儒者稱之曰通五經噫孟氏斯謂之通矣嫩哉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而通義得述孟子斯文之統紀以壹多士之趣向以純非徒綴訓詁誦帖畢而已若稽前載建元五年春五經始立博士元朔五祩通一藝者試之孝元好儒通一經復之博士十四助於建武選受四經僅於建初科有甲乙試有家法或試經於太常或誦說於博士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建言開五十難解釋多者爲上第演文明者爲高說所謂博傳久明事雖軼不傳然建武中太子諸王欲爲通義而聘鄭眾建初四年會諸儒白虎觀命史臣著通義曹褒傳慶氏禮亦纂通

義十二篇觀其名可求其略矣還觀有漢之盛鉅儒名師開門授徒者錄至萬六千人經數家家數說章句多者百餘萬言歷祀縣邈湮沒居多嘗即詩禮訓注考之小弁述親親之言王制述貢助之法酈德薌釋於太宰經界釋於小司徒圭田市廛關譏釋於載師廛人司關助有公田國中十一及甸矢之說又詳列於考工記珠貫絲組上下洽通盡傳得其宗無越鄒孟求觀聖道必自玆始否則繢以彗藻汩以韓侯口口說辨稽古蔓詞燕說郢書吾道奔矣焉得而通諸雖然經學至於通而

止漢儒之說何其紛紛也五經通義劉向輯之五經通論沛獻著之注丹易通專己黨同轍殊牖易君子已不能無難況課試之學以明經爲祿利之塗則通義乃諸儒之筌蹄也其不傳於今有以夫吁師異道人異論漢儒之說猶得以考異同析是非也暨唐貞觀十三年會釋章句爲正義百七十卷由是舉天下宗一說而無深造自得之切若明經又變爲口誦而口義墨義與焉君子又惜通義之不傳於今也

漢制考序

漢制載於史者先儒考之詳矣其見他書者未之考也嘗謂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三代損益至周大備夫子從周與從先進之言所謂百世可知者其法蓍於春秋東遷之初先王典章概有存者義和秬鬯之賚王命猶重也司徒綢衣之美王官猶賢也祭仲論京不度過制之城猶未眾也無駭卒始諡族世官之倣猶未遠也泰山有祊則巡守之禴猶可復也九宗五正有後則封建之制猶可尋也師服之言建國滅嫡伯之諫觀魚則據經守古之士猶多也春秋何爲而作乎宰咺歸賵天叚民彝大泯亂春秋所以始敗於獻六羽於稅故皆曰初於邑甲於三軍皆曰作於南門於雉門及兩觀皆曰新作夫子蓋傷之也秦作西畤臚於郊祀魯禘公請郊禘史角貰往而祀禮始僭矣其後齊作內政而兵制變晉作爰田而田制變晉作執秩而官制變鄭鑄刑書而刑制變大夫棄卑夏季氏旅泰山晉不知殺烝魯不知侚羔禮幾亡矣然名卿大夫講問故實三代文獻謂如也納鼎有諫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贊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紀典單

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鄭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彙然可睹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懍懍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承淵源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戰國去籍之餘孟子言井地曰大略言班爵祿曰略言諸侯喪禮曰未學而邕聞若其宏

綱丕式因略而致詳推舊而爲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春秋大復古誼變古井牧變而阡陌畿服變而郡縣車
乘變而步騎什一變而箕斂佩玉變而帶劍簟席變而
杯棬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古其不可復乎
是意惟太史公知之於夏殷紀舉孔子正夏時善殷輅
卓然見損益之要指於高帝紀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
左纛蓋歎其襲秦也漢之止於爲漢自高帝之襲秦始
雖然兩漢之制文中子笑取焉呼三代遠矣漢詔令人
主自親其文猶近於書之典誥也郎衛執戟之用備生
猶近於王宮之士庶子也司徒府有百官朝會殿以決
大事猶近於外朝之詢眾也牧守有子孫郡國有辟舉
庶幾建侯之舊丞相進見御坐爲起在輿爲下庶幾敬
臣之意三老掌教化孝悌力田置常員鄉遂之流風遺
韻亦間見焉是之取爾君子尚論古之人以爲漢去古
未遠諸儒佔畢訓故之學雖未盡識三代尊典而以漢
制證遺經猶幸有傳注在也冕服車旗彝器之類多以
叔孫通禮器制度爲據其所臆度無以名之則謂若今
某物及唐儒爲疏義又謂去漢久遠雖漢法亦不可考

典學兼流略辭擅文場辭耀文律辭標文苑手筆俊拔
下筆成章文學優贍文辭秀逸辭藻宏麗文辭清麗文
辭雅麗藻思清華文經邦國文鋪偉業優長文史兼優之名
皇朝紹聖初元取士純用經術五月中書言唐有辭藻
宏麗文章秀異之科皆以眾之所難勸率學者於是始
立宏辭科二年正月禮部立試格十條章表賦頌箴銘
序記除詔誥赦敕不試又再立試格九條曰章表賦頌箴銘
書以上用古今體 依古今體 四題分兩
場歲一試之大觀四年五月以立法未詳改爲辭學兼

茂科除去隋舊增入制詔仍以四題爲兩場內二篇以歷代故事借擬爲題餘以本朝故事或時事蓋實之古以覘記覽之博參之今以觀翰墨之華宣和五年七月詔縣是三歲一試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請別立一科七月詔以博學宏辭爲名凡十二體曰制誥詔書表露布檄移銘記讚頌序古今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一古一今三歲一試如舊制先是唯有科第者許試至

詔先以所業三卷每題納禮部上之朝廷下中書後省考其能者召試其取人以三等五年王壁石延慶首與選紹熙二年立辭學科以今題四篇分兩場行之三年而廢景定二年復辭學科至四年而止今唯存博宏一科蓋是科之設紹聖韻取華藻大觀似尚沕該爰暨中興程式始備科目雖襲唐舊而所試文則異矣朱文公謂是科習諂諛夸大之辭競騁儷刻雕之巧當稍更文體以深厚簡嚴爲主然則學者必涵泳六經之文以培其本云

小學紺珠序

戴氏桃源世譜序

昔聞之東澗湯公自契敷五教而人倫始明是以學問淵源在商湯學於伊尹高宗學於甘盤曰仁曰誠曰學皆自商始箕子以之陳洪範傅之正考父校名頌以那爲首而睿王之傳暴可見至夫子而集大成蓋湯氏本殷氏故東澗之言云爾戴氏出宋戴公亦商後也盈之不勝見孟子書譙國有逢君於剡川明之有戴豈其苗裔與余觀桃源世譜第進士者六人特科二人名薦書上禮部者踵相躡也詩書文獻之媺孝友淳實之風棫

袁沈諸老先生稱述詳矣若庸齋大府卿埴伯仲接武儒科先後持節將漕爲衣冠光㫐彼黍離離故家與國升降雖然義理在人心萬古不磨綱常在宇宙億世不泯伏生申公高堂生之經學士不以秦而賤萬石君家之孝謹魯兩生之節操俗不以秦而薄言貨貴者不以人爵言不朽者不以世祿修其在我而已世有升降道有隆污紹聞衣德言各敬爾身弗過佚前人光呂成公所謂素風存則廉懦平若奉槃水而涉春冰晝誦夜思無忝所生可不懋哉因書以遺藏倩派其纂乃祖考無

斁

漢保傅傳序

保傅傳者漢梁太傅誼所作也漢朝之儒惟賈生粹學淵識通達治體誼元良天下之本本正而天下定若昔大猷保身傳德罔匪正人涵養薰陶相觀而善用勇遺後人休迺乩往證今參經訂史總眇論以詔萬世孝昭嗣服鄉學崇儒是傳與孝經論語尚書迭敝旃夏大義之通見於始元五年六月之詔煌煌休玆毓德之淵原典學之矩範也購鋪緝要指而爲序曰聖人觀游雷之象是以詒孫謀燕翼子蓋取諸震觀山下出泉之象是以選左右蚤諭教蓋取諸蒙相古先民不若歷年罔不在初胎哲命禹戒湯訓文謨武謀啟迪後昆茲率厥典立之師保謹輔道也教之禮樂頤德性也抗瀾以聳其善齒胄以孫其志斁學之制文王世子備矣是傳尤正於始而謹於微八歲入虎闈東髮就太學不待成人而教也太子始生舉必以禮太師吹銅正聲太宰持升正味不待就傅而教也胎教之道書王版藏金鐍不待初生而教也有道有充有弼有承史司過工誦諫巾車有教膳宰有規不惟三公三少孝仁禮義之道習也始暨周秦之隆替終論賢佐之得失復以詩禮易春秋明謹始敬終之義曰學禮曰明堂之位曰書史氏之記三代文獻森然在目如且佚之立前後望顧之意深矣傅玄匪末章曰鏡所以察形古所以知今誼之意深矣傅玄匪後人休迺乩往證今參經訂史總眇論以詔萬世孝昭入贏斁末遠逸民翼惠亦罔克聵孝文初載肇立元子刑名之習以規爲瑱聽之藐藐後九十餘年昭帝始誦習之業隆於襁褓德牟於成后誼之書有助焉迺若大

夫進諫白虎通述之帝入五學邕宗元識之鷟在衡和在斌顯達詩疏又稱之勵與王度記太初篇韓詩內傳並言班史本傳概而未詳嘉言不錄翼善之記不如監是書而善自明諛養德之傳不如寶是書而德自進青宮之紀博矣讀是書知其寶也輔贊之臣有能采而獻之可以衍幼海之潤增前星之暉萬年惟王永保民蓋自茲始敢書誦聞於篇端按新書五十八篇是傳分爲傳職保傳容經胎教四篇文類謂在禮大戴記今列于第四十八篇凡二章三千五百五十四字云謹序

唐西南備邊序

唐太和四年十月戊申制詔兵部侍郎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維蜀西控戎寨南接蠻服昔在中葉武宏不剛蠶賊內訌蛇豨鷹食表撐裹拓備猶懼侵軼未陰網戶莫急二邊於是先事候情并謀合勢知料敵籌攬地險討軍實而備邊錄作焉即十三卷之簡見萬里外之情所以制勝無形銷患未萌也茲不可亡序夫備敵于一方其策易備敵於多方其謀難朔方既城薄伐於西文王其

勤也獫狁既攘鞠旅于南宣王其武也鍼芒寫氣蟾穴潰隄知慮不周扞防不密則壇場之虞不生所備而生所玩吁可懼哉然山川阻塞非圖莫見兵財盈虛非書莫著是故軍防有錄譏於天寶九州別錄上於正元禦戎新錄奏於元和元振述安邊之策敬輿條備邊之失前英後傑帷幄畫詳已然之變忽未動之憂震蕭爲安折柳爲固猷之不遠寇將生心德裕身佩西垂之任得不爲南鄙慮乎方唐盛際德威溥暢北靡突厥東懾遼海窮髮反景悉主悉臣文恬武嬉喪羊于易吐蕃間釁河隴失險緬從南詔協以謀我岷江飲馬倚爲先鋒井絡坤根我開孔棘有守曰皋鑿青谿道要結纖好掎鹿效順纂集事狀爲卷十七質幣結轍鬬戶誨盜戎膽雖謦蠻號始牙衆入成都如升虛邑唐之君臣且旰食矣疇咨良翰撟失刷恥爰命德裕抗旌秉鉞葺殘奮怯改紀其政乃建籌邊之樓凡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與戎密爾者圖之右而部落饋餫靡不察乃立雄邊之軍其精兵曰南燕及連磐騎士曰飛星及突騎而農戰器械靡不飭大度孰制城以杖義榮經孰控城以禦侮

西山孰脫城以柔遠復邛崍關徙越巂怡而蠻之齒寒
怛謀納款維川歸壁而戎之氣奪猶慮敵去而備弛也
兵將檀械之數城鎮種落之名歲計經用之目講求利
病斬爲一書諸郡圖實外夷情狀昕分縷析粲如指掌
掛立陴壘戚以朱書總會小圖標之首卷而第四卷敘
維州本末尤悉書成於太和六禩迨會昌中秉國之均
始奏上之觀諸文集猶有可攷二邊方騷而金湯之二
虜孔熾而盱窺之匪石書沈幾尅臻茲藏之禁嚴副
在邊瑣日戒夕惕庶克有定大中而後怛變好暇懷蕤

安之毒玩鷙擊之形河湟歸疆西顧無騎壍矣厲階之
梗惟蠻爲甚餙糠及米錄劍而嶺乾符之季有臣雲虔
自邕管涉川陸四十七程至善闡以南詔錄三卷獻於
朝吁德裕之錄以蜀備蠻潘離之寇也雲虔之錄以邕
備蠻則闖然入戶庭矣憂先於事事至而憂奚翅銖石
之差與據舊鑒新不可不豈患於微眇也易之慶曰利
西南必有六二匪躬之臣而後能濟蹇難德裕以之拔
唐藝文志是錄列在兵書今館閣書目存者一卷餘軼
不傳我思古人愛莫起之撫陳編而三歎謹序

後序

周易鄭氏注後序

康成注易九卷多論互體江左與王輔嗣學並立荀爽虞翻鄭諶王肅王弼王濟陸澄諸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敬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謂其書根源口口顏延之爲祭酒鄭諶王肅王弼王濟陸澄諸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主

頓廢前儒河北諸儒專主鄭氏隋興學者慕弼之學遂爲中原之師唐因之今鄭注不傳此景迂晁氏所慨歎也李鼎祚云鄭多參天象王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合象象於經蓋自康成始其說問見於鼎祚集解及釋文易詩三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注應麟讀易之暇輯爲此編庶幾先儒象數之學猶有考焉癸酉季夏哉生明汲古堂書鋪按此卽卷一易康成注序乃深寧初稿而復輯者也

詩考後序

詩四家異同唯韓詩略見於釋文而魯齊無所考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詩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爲歎仁人以燕燕爲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爲仲山甫申伯以商爲宋詩維鵜在梁以不濡其翼爲才上天之載讀曰栽至于湯齊讀爲躋注周禮六旬讀與惟禹隊之之隊同

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誼謂騶文王之囿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韋昭注國語謂宋萩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與宋子罕傳合太史公以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爲周襄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之詩懿王時作城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通以相鼠爲婁諫夫之詩趙岐以小弁爲伯奇之詩漢儒言詩其說不一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楊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

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楊子又云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爲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而以爲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併綴而錄之伯厚甫後序

通鑑地理通釋後序

太極肇分天先成而地後定天依形地附氣地圍於天者也而言地理者難於言天何爲其難也日月星辰之度終古而不易郡國山川之名屢變而無窮是故圖以經之書以緯之仰觀俯察其用一也虞書九共先儒以爲九丘其篇軼焉傳于今者禹貢職方而止耳若山海經周書王會爾雅之釋地管氏之地員呂覽之有始鴻烈之墜形亦好古愛奇者所不廢然諸儒之傳注異歷代之區寓殊禹之九河班志僅得其三商之八遷孔疏未聞其四漢水東西之分積石大小之辨荊山之於荊豫梁岐之於冀雍鳥鼠蔡在圻內者未詳三江九江五邦三亳則書之說異焉還之爲營禰之爲泥以著爲齊地以韓城爲涿郡自土之爲自杜倭遲之爲郁夷騶虞之爲梁鄒二南之爲南郡南陽則詩之說異焉揚紆在冀而爾雅以爲秦廬水在濟北而康成讀爲雷潭水之爲潞吳山之爲嶽五湖混於具區頻湛列於荊浸此職方之疑也豫章在江南而江北之地未知中牟在河南而河北之地難考許田魯地而非近許鄢鄭邑而非鄢陵穀小穀之有別父城城父之不同此春秋之疑也二地而一名者若王城葵丘酒泉員丘鍾離之類一地而二名者若白羽夾谷夷垂莒發陽之類方城細柳丹水之有三塗山歷山東陽武城之有四瞻彼洛矣與東都之洛異導洛自熊耳與宜陽之熊耳殊首陽空桐新城石門石城丹陽白沙硤石之屬其地非一畢萬之魏爲河中之永樂而以元城爲大名失矣自廬振廩爲襄陽之中廬而以合肥爲廬國失矣潘岳賦西征不知成師之曲沃在河東韓皐論廣陵散不知魏之揚州治壽春韓文公南陽人在河內之脩武而誤曰鄧州史記鄖關在漢中之長利而誤曰洵陽杜子美詩三奇成在彭州之導江而誤改曰三城荀卿臨陵非常州也

孔明渡瀘非瀘州也公琰屯涪非涪州也公瑾赤壁非黃也元規南樓非鄂也鄂都白雪誤於鄂州東海二疏誤於海州以逢山爲會稽以韶桑爲采桑以大川爲安豐以東陵爲廬江以楚丘爲成武以街亭爲南鄭襲訛踵繆不可殫紀漢沔一也而或二之吳會二也而或一之江統誤鄧於沛郡昌甫譌誤商丘於濮陽顏師古誤邛鄧於邛州晉衣於嘉州南陵於宣州注文選不知夷庚注本草不知沙苑博昆疆志者猶或失之舊蹟湮沒如濟絕于滎碣石淪於海昆明鑿而鎬京爲池隋城立黃牛織美宜制禪通磬笋筐筑坎侯二句訓纂見史記

急就篇後序

漢藝文志小學十家蒼頡篇見考工記注者唯鞄四學反人竟反　柯欜張玉反　四字凡口見文選注藝文類聚者唯黃牛織美宜制禪通磬笋筐筑坎侯二句訓纂見史記正義者唯戶扈鄠三字其廬存者急就篇而止耳隋周志始謂急就章崔浩寫以百數劉蘭入小學書之李鉉北平劇之漁陽縣名非古如京兆之武功豐州之九原皆非秦漢之舊或若異而同或似是而非不可謂博識蓋君子恥一物之不知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嘗觀眾爲玩物而不之考也余閒居觀通鑑將綖釋其地名舉綱提要首以州城次以郡邑推表山川參以樂毅王朴之崇論宏議稽左氏國語史記戰國策通典所敘歷代形勢以爲興替成敗之鑒大易設險守國春秋書下陽鳥獸草木之名論語備錄衣服飲食之制陶宏景讀書

萬卷尤明醫術本草韓文公謂禮樂名數方藥之書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致知在格物觀物以觀我生故次之以服器百物周書言學古入官子產云學而後入政董仲舒以春秋斷獄傷不疑以經術決事若授之以政不達宋景之孝經蘇威之五教人到於今羞之故終之以文學瀘理器無非道學無非事其義不可須臾舍也鴻生鉅儒不敢以小書忽焉輯州名撫奇字悉放其體諸經義疏引之者五周禮考工記疏引分別部居不雜廁蒲蘆席天官疏引司農少府圖之淵左傳正義引張敏傳注引皐陶造獄法燕羌鹽鼓頭町畔畝後漢書注引之者一

律存韻書亦援以言姓氏班孟堅之用祿飾潘安仁之用乘風王禹玉之用奇觚宋景文之用鞶鞶朱文公之用老復丁至於不借邋餘處翁無等雙之語臨川山谷詩皆采掇之博觀而約取此難與耳學者言也古者保氏教六書外史達書名漢猶有課試舉劾之法故馬尾之書必謹自衆而隸自隸而篆鍾王之後以意行書先漢遺文古事漫以睢昧急就雖存而曹壽劉芳豆盧氏顏之推注解軼而不傳昔以是爲童蒙之學今有皓首未觀物織而析眾芳乎楚辭約不廣陋博不支離蓄德致用一原同歸彼諛聞者誤茹梗杜若不識蟹螯駭牙重

常徒語怪而鵰鴆售欺矧編絕簡脫之餘鳥虎魚豕柳
卯蓑茲至於蒹緣楩蕢蘋薠蘱茨荄莽棻聚熊能螭离
鵠鶴鷻鶉雜棁而紛披諼鬱導橐蓽蜂嚶鶤訓義之參
差芑有棻艸棻之別杞有梓柳檟之殊名之相混獸則
蛭蜩蝦蛤艸則醮蘦藷雕女勢之差與榛異鳴埴之蘧
與鸛異校諸經而多違小大同稱有覩有覽新雉之木
以爲草類苑紀鶣斯王會茅苣伊尹書盧橘荒異物其
誰咨娥隅以音變烏喙以字迷堯韭舜棠儷句爲嬉豆
逼莫解荇尊曰蒪葵問稻何蔣草而謂羊蹲鴟候氣屢豉
庚午九十七載出若有期自今顯行式永厥垂絲是進

孳議樂昧秬秠或有能辨蒲盧表枸杞別象膽與駁而
問天雞指不勉之善取騶虞竊脂然洽通之彥猶詢薦
失對謬剝蘗於幽詩蓋鶖遠畧近蹟高忽卑孰知陋雅
附於經多識是資諸儒箋釋角立墨畦歆炎樊穿文學
犍爲景純之後顧謝沈施陸音邢疏分轡並馳鮒演以
小棻矩矱規揖廣憲博劉續陸埤斟酌摯言嚌醇擣醪
理無窮書有贖未窺夫浩倉槃物化育亡厓益不殫名
棘首難徧稽山經所有恢詭譎奇地員九十物草十二
衰考工記卻行紆行之屬鴻烈厤鳥厤魚之類萬前干

跋

史彌鞏獨善先生文集跋

司馬光通鑑首論君子才德之辨蓋國家治亂存亡之
幾係焉獨善先生史公以爲告君第一義其知言哉然
公非苟知之所謂君子者以厚道誼而薄勢利重節行
而輕富貴也公在寶紹仕不過邑宰在淳祐官不過郎

踐阼篇跋

有周盛時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三皇五帝之書外史掌之丹書蓋前聖傳心要典也學記正義謂赤雀所銜丹書乃尚書帝命驗識緯不經之言君子無取焉武王銘十有七章蔡邕以爲十八章豈有闕文與大戴禮有盧辯注今列於前鄭康成所引黃大史所書考其文之異者又采摭諸儒之說爲集解金匱陰謀載武王銘書附著於末至於風箴飫歌見春秋內外傳夫以聖王治己養心表裏交正如此況學者可不勉與有能左右觀省朝夕習復若衛武公日誦抑戒之詩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庶其寡過矣乎因書以自儆柔兆涒茂蔵孟陬

姓氏急就篇跋

顓頊生民肇敘彝倫別生分類譜牒繫世姓以德建氏以族命君之宗之一本萬支宗法不明姓氏靡分知祖惟鄉忘先者談篤者雖多混殽舛訛視消玄宗朱使便逢逢謬繆載戴處劇戰但莫識煢煢孰別利黎旅盧史漢亦殊遐不攷證前言往行奇觚少學史游所作頡篇古字姓名略記昔歐陽子州名最擬韻屬句蓽輯爲此書希鏡百帙指掌可述對息問蓍重餘皆彙從尚友得師諷誦自怡稽經訂傳蒙士用勸

余幼好奇耕獵詞圃麗澤西山詒我萬機北山之鈔西齋之目披華啓秀歷歷載腹編吹六經叩榮兩制汗顏前修皓首曲藝斲輪不傳屠龍無用緘之青箱以詔洛誦

困學紀聞跋

幼承義方晚遭窮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學之庶

自別於下民開卷有得述爲紀聞

書後

書王庭秀磨衲集後

王公庭秀作於紹興壬子考其論議以鄭介夫爲妄言陳少陽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爲謬賞謂蘇黃文章爲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而以易傳爲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詆張趙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家以荆舒爲師人以章蔡爲賢士習熟見聞至紹聖間邪說猶肆行筆之簡牘不恥也風俗移人可畏哉

題辭解

鄭鍔周禮解義題辭

鄭剛中解義如冕服九章授田三等治兵大閱旗物之互建六鄉六遂師都之異名陰陽之祀有用牲之疑九畿之國有朝貢之咸豆區鍾釜有多少之差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皆辨明使有條理

制

寧江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金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某果毅門下錫齋旌而啓鎮載聯中尉之華總禁旅以修戎益重西陲之寄乃眷藩宣之傷夙虞典以褒勳更要衝而統戍明颺渙號敷告師虞寧江軍承宣使左驍衛上將軍金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某果毅而樸忠沈雄而肅括營平守節深料敵之威謀票騎抗旌懷冠軍之英勇列武威而拱極臨清水以乘邊王旅裒茂績乃績念漢中之保障控益部之衿喉復險要於舊圖于疆于理峙屯營於東道維屏維藩師徒甫集而嘽嘽克壯金湯之執戎容暨暨率張箕翼之形迪簡于未猷陣壘方更而未固將飭不虞之備亡踰已試之良是用新駱谷之建牙易夔江之留務鷁冠魚腹陞峻秩於執金犀甲熊旂侈多儀於授鉞加乾道顯忠之並命若紹興楊政之進屯以嚴細柳堅壁之威以恢采薇治外之略申加井賦增貢坤維於戲登拜將之壇決策蓋緜於南鄭上出師之表駐軍欲定於中原惟山川未改

於昔時則事業盡參於前哲典聽朕裁式固爾猶可授
武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興元府駐劄御前制
軍都統制加食邑食實封主者施行

辨

辨乾道四明圖經

唐盧潘作廬江四辨余觀四明志首卷有疑則辨以俟
博雅君子擇焉志序云大觀初詔九域志局令州縣各
編纂以進余考會要實錄景德四年二月庚辰眞宗因
覽西京圖經有所未備詔諸路州府軍監以圖經校勘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編入古跡選文學之官纂修校正補其闕略及諸路以
圖經獻詔知制誥孫僅待制戚綸直集賢院王隨大理
評事宋綬邵煥校定僅等以體制不一遂重修命翰林
學士李宗諤知制誥王曾領其事又增張知白晏殊及
李乘韓熙等參其事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丁巳書成
凡一千三百六十六卷上之命宗諤爲序又詔重修大
小圖經令職方牒諸州謹其藏嘗見吳郡圖經載李宗
諤序蓋景德祥符所修郡志以大觀爲據時史學廢絕
其誤多矣

辨州郡

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權置州郡頗多太
宗命省分爲十道開元二十一年分爲十五道天寶元
年以州爲郡刺史爲太守至德二載復以郡爲州太守
復爲刺史今按開元始置明州則曰明州刺史天寶以
州爲郡則曰餘姚郡太守志云置州之時名郡曰奉化
以備封爵一州豈有兩郡名哉圖經謂開元郡名奉化
天寶元年改爲餘姚郡未詳所據元豐九域志始曰奉
化郡未知何時改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辨餘姚郡

唐志明州餘姚郡以境有四明山爲名山海經瞿父山
又東四百里曰句餘之山郭璞注山在餘姚南句章北
二縣因以爲名州曰明郡曰餘姚皆本於句餘山廣氏
餘姚人九域志晉虞喜虞荔墳在慈谿鳴鶴山

辨鄞

鄞縣東有鄞郭古鄞縣城也漢地理志會稽郡鄞縣姓
苑有鄞氏蓋以邑爲氏五代改鄞曰鄮圖經云唐有鄮
縣非也地理志無鄮陸雲集秦始皇南巡登稽嶽在鄞

縣三十餘日圖經云後漢改鄞爲鄮居鄞山之陰既而復爲鄞非也西漢已有鄞

辨鄞

越語句踐之地東至於鄞韋昭注今鄞縣是也後漢書注鄞故城在鄮縣東南圖經曰白社里有鄞城山漢志鄞有鮚埼亭今在奉化有天門山今象山之東門山然則奉化象山二縣漢之鄞也鄞城山其古鄞城歟今鄞縣有鄞塘鄉接奉化蓋鄞之境四皓黃公鄞大里人世說注孫興公性好山水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游肆名

阜勝邱靡不歷覽

辨句章

句章九域志云因山爲名戰國策有句章昧蓋以邑爲氏漢伐東粵道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淳海從東方往史記正義句章故城在鄞縣西一百里此張守節以開元之鄞言之元和郡志句章故城在今州西一里此李吉甫以元和之鄞言之元和郡志句章故城在今州西一里此李君照修與唐志鄞縣南二里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頃開元中令王俟王長官祠郡志乃謂城中之小湖誤矣圖經云小江湖在鄞縣南二十里唐正觀十年縣令王君照修與唐志不同唐志又云東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頃天

辨甬東

左傳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注句章縣東海中洲也吳語云甬句東注今句章東海外洲也越語注云甬甬江句句章也晉孫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通典云越徙夫差於甬東韋昭曰即句章東浹口外洲明州東北到大海浹口七十里今按甬東浹口即定海之浹港與地廣記定海有大浹江今以城東爲甬東洲即翁洲也郡志以甬東爲昌國蓋本於元和郡縣志元昌國乃唐之翁山縣乃熙寧六年析鄞縣置豈亦句章地歟

辨西湖

唐志鄞縣南二里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頃開元中令王元暐置民立祠祀之按九域志即宅山堰也今存善政侯王長官祠郡志乃謂城中之小湖誤矣圖經云小江湖在鄞縣南二十里唐正觀十年縣令王君照修與唐志不同唐志又云東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頃天

寶二年令陸南金開廣之蓋今之錢湖也南豐記云鄭東鄉之田錢湖溉之西鄉之田廣德湖注之唐志鄭縣東有西湖西有廣德湖可以見西湖之爲錢湖矣郡志以西湖爲今城中之西湖亦誤若廣德湖則南豐謂與於齊梁之際今考陸雲書鄭西有大湖廣縱千頃晉已有湖矣舊名嵩脰湖元和郡縣志所載里數在州城未還之前唐志因之長慶始徙今城郡志乃以今城之遠近率合唐志之里數宜其差謬也

頌

至道朝元殿册皇太子頌

天以來克堪用德迪從子保萬億年永爭休太宗皇帝廣聲揚烈滂及皇天幼海玉簧發祥流慶壽街辨脣虎闕齒胄金聲玉裕敷聞在下帝惟有道之長必蚤定豫建聖我邦丕丕基至道之元仲秋壬辰誕布明制肇圖承華丁酉詔臣白贊禮儀申敕有司曰上嗣主鬯古有册命百官會位太極臨軒則漢唐之典在備物盛容揚於大廷丕天之懿鑠也咨汝悉奏其儀朕將御路朝行之繇是頌家儒官稽經綴禮范金爲寶厥方二寸鼻紐爲越三日庚午金路羽衛祇見世室班輸同軫都人具瞻眉廳齒鯢耒覩鉅嫩湛恩作解靄動四域光溢雲漢榮鏡宇宙猗與休哉是殿爲周外朝唐含元實朝會册拜之地雍熙元年七月壬子改乾元爲今名天禧行於天安乾道藏於大慶衣言繩武永作彝憲洋洋帝者之上儀宣政紫宸之禮比茲稱矣宜命鴻生弦次初詩繼樂府四章之作臣敢鋪藻而颺言曰古帝命朱霞承於旅葉萬億年重規疊矩皇矣太宗盛德淵溥文條武暢四方無侮永錫祚嗣椒實蕃羽鴈吉

貳觴有秩斯祜於昭元良賢能繼禹朝夕寢門眷冬冒
序溫文蒸敬川原印浦若昔令猷入監出撫離昫相續
震曆是主萬國以正建立必豫適駿有聲知子惟父渙
其大號命爾儲副刺經攄頌自我作古司空讀册漢有
憲度暨唐太極肇新儀注予其時式徵典備舉笵金瑑
珉龜紐朱組繅龍繪螭鴛其欲翫昭時令日禮展樂具
巍巍朝元聖皇當宁天臨日燭龍卷繡黼臚人虎士擯
相何屬麾仗上黃星儛旛旗布巾車展軨彪列閑游四垂
高張鱗鎩毛虡正安八奏銅鳴律呂翼翼皇儲夙鵷金

輅遠游朱明命服有楚雜戟鸞旌從以師傅延登受册
陟降拜俯是承是將惟左中護尉臣奏賀蔦舌抃舞扶
光若英重燿霄序碧鏤啓扉肅肅鴈鶩移班展慶聳觀
玉裕銅聲班輪祇見烈祖乾闢坤懌神人樂胥于時公
卿于時臣庶于時夷貉交相告語上儀鴻明曠古一遇
滌瑕蠲眚巽風解雨少海之波流澤率土惟聖立聖顓
聲載路長治久安冠軼三五燕詒世哲蹈則繩武天安
大慶祓容重覩神孫承承旗翼丕緒暉潤作歌贊述有
賦允鑠聖代禮崇嫩鉅下臣獻頌式級樂府

唐觀德殿飲至頌
唐太宗文皇帝天錫勇智開闢乾坤丕降霖雨刻茶滌
弗仁聲義實遐昭遠揚羽族幷儀面內巢朔凌煙置酒
頡利就羈赤央高會習戴入侍玄武燕饗酋長畢集豐
憲度暨唐太極肇新儀注予其時式徵典備舉笵金瑑
貂文駟旅于象胥榛履熊冠圖於王會際天接地武威
旁魄逖彼麴氏長雄高昌文泰猖狂怛威濊德狐裘納
摯扶伏入朝鼠匿雉痺不式王命稱兵焉耆西域遂梗
粤十三載季冬壬申爰命驍將濯征交河驛騎龍旂踰
沙軼幕虜渠怖誠日照雪消臨衝鬧鬧應鼓如雷明年

八月癸酉克之智盛請降矜甲鼓下請海如鏡機械不
芒遂碎轥轀精颿脫灰屬帳雲徹席卷披豎郡邑九嶷
之植植於蔥領鐫功紀伐卷旆而還左律右鉞軍容燁
燿振旅愷入京師十二月丁酉龍駕帝服御觀德殿庭
燦晰晰列衛葳蕤鴻臚舌人虎賁爪士九賓四夤咸造
在庭諸將戎服振振奉俘馘以獻天子臨軒受之遘舍
釂飲至以數俎實禮也於是宗伯奏儀司馬辨位旌使
林植供張星敷金介緹衣鼛鼓鼚鼙鴻旅鼓藻踊躍虓
列鼎胥俎載百邊千品糗糒交錯犧象潮溝房殽體節

之羞酸清鄙白之勺棄飫于顏行七德九功之舞羽葆
橫吹之音燁煜於觀聽既醉之歡洽僊伯之頌興執訊
連連解辮右衽單于日逐圖睠膳禦金幣軵積圭組纊
紛班勞策勳周市宏溥禮成畢賀於廟薦功皇澤賜酺
雲油雨霈前而順天之獻捷後而紫微之受俘稱伐計
功莫此爲盛拓地萬里威震八荒隨流而攜鄉風馳義
芳蘭張飲天成浮酒上儀偉觀史不絕書施於開元契
丹授首爰卽酺宴復行是禮簑章賦詠丕顯祖烈於戲
盛哉殿在玄武門因射立名正觀永徽咸以上巳賜羣

臣射總章之元遼東底平卽是宴百官然武功文容二
嬪兼備未有斯舉若者是役也有臣行本刊頌柳谷布
昭威靈維茲茂典鋪張猶軼昔飲御諸友小雅歌之飲
至大饗春秋紀之是用作詩以鴻厥慶頌曰
煒煒太宗陟禹之迹天戈遞討圄夏清謐劉陰披霧燿
以月日明謨指授將猛四七纓厥緤軍神扶電擊俊海
越障蛾伏詔鄰聲暨德綏條支祝栗簡勺鬻頑正心翊
翊狡焉翹戎狠性隼質雍閎琛贄不庭不率皇赫斯怒
翦此朝食命率交河成師而出旦秣我馬夕臨其國長
殺雷輜機械蠶軼酋渠灰釘倏種冰釋鏤體幷衣係頸
衛鑾州三縣五如入吾室坦步蔥雪彊宇載闢葉護齒
寒不戰自屈抗穢荒裔銘功樂石振旅于京秉鉞執律
愷歌示喜鼓吹轟激執訊連連象胥累譯六師大獻天
容愉懌序情閱勞匪疚匪棘展儀廣殿時維觀德校隊
案部羽林壘壁削衽改襟星共陛戟袞龍臨幄綵仗紛
飾翼翼其俘厥角丹堠百蠻破膽墮玉失鳥逆子有誅
視彼仇讎飲至大饗乃數軍實矛不折寸鏃不遺一悠
悠旆旌萬旅如植矯矯虎臣靡翰有奭班馬無聲顏行

山則干羽陳階金兜在席鞬轂效技傑離俱集樂增十
部於祭葆侑蒲筵紛純黼帷藻帟山罍豆瀛尊左右有秩
酒車騰酌鎔益浮溢殽烝房俎羞煎燔炙一朝饗之在
師中吉湛露晞陽帝暉咫尺舌人體委惠浹夷貊式燕
以衎率禮無失都護奉觴臚濛鼻辟舍爵策勳皇有蕃
錫扶圭綴組湛恩洽滴熊羆鳧藻貢異勇奮力擘開西昌
膺貢受籍帝惟不矜常武無逸紫微獻捷涇陽鳴趕祓
容嫠書鴻烈赫奕開元繼伐着定假狄行於酺宴播頌
宸筆乃武乃文不昭帝式宵雅歌周勞率暨役歸鎬飲

御吉月紀績於鑾唐兵爰藩四極鐃曲未奏崖頌靡述
維以頌歌薦于殊域

漢華平頌

皇漢中興三葉緝熙康乂燕及皇天惠露德風坯冶泰
穌暢垓泝埏炤景飲醴瑞命總集嘉祥備致仁及於木
効異吐奇而華平生焉平之義大矣哉在天爲泰階在
地爲嘉木世道夷陂氣感類從維木之祥品彙匪一賓
連闕達崇脫平露白虎禮緯彪列其名而華平獨著於
孝經援神契謂德至地則是物盛張衡作賦歙厲東京
之嫩春圃是植爰紀神異薛綜注釋指爲瑞木謂天下
平則其華平册府元龜載元和二年至章和元年華平
見郡國藝文類聚述東觀記以爲芝英華平史官不可
勝紀沈約宋志亦曰其枝正平王者有德則生漢元和
中生郡國其當章帝之世與帝也左右藝文樹酌律禮
道無偏陂如砥如衡根於正心發於平治有泰之吉無
否之傾煌庳休哉植物之敓器也昔在孝武奇木兆祥
胡粵冠帶亦越永平木枝內附朝堂奉觴矧時珍物見
象知治應圖合牒儆戒默寓蘭臺諸彥獻歌踵聞景況

其象維何萬國咸寧醴泉下滋瀵露上凝匪棣之偏匪
葵斯傾隨方表應敓器在庭考祥視履悠於未萌用人
必公淑別慝明敷政必穌直錯枉信天壽平格葆命日
新右我炎祚木支蕃蓁奇木旁出對述終軍解編削衽
殊俗來賓木枝內附永平昌辰壽觴敬舉雝溢簪紳於
赫神物貢軼前聞辯章化洽肴覈仁林咸曰我后能蒔
堯莫俯陋後葉幷柯成文瑞圖追紀政令之均維德弱
剛低卬以分木匪於祥戒在持盈無平不陂保泰兢兢
顧名思義有斆有儆文之雅詩以繼連駟

銘

堯衢室銘

衢室堯所以采民言也惟堯舍已稽眾從諫弗咈粤昔黃帝膺詰遠覽合宮有聽明臺有議井謀兼知詣燕後昆遹考室四達之衢垂聽而問焉遜而百揆四岳遜而九州四表聰明光被嘉言罔伏猗與嫩哉善旌謗木昭其明也桑題樸桷昭其儉也清問鰥寡靡不達曠咨而其改不能蔽先惠之意萬於衢尊爾極之謠聞於康衢仁天知神隆寬博問廣覽兼聽八荒在閣言布天下罔閡予聞象恭庸違罔戒孔壬相在爾室思尺八寸誰謂民遠察其嘳呻夏鐸徇路規諫于脊湯有總街觀外朝揆元探前帝實肇之炳諸典謨卓蹤冠德鋪觀方策下聽於人則詧子紀其事議盈天下之心則文中子申其說垂衣襞幅遼如神明之居則子華子詳其制魏文帝紀亦曰廣詢於下豐規淵指歷歷維見或者有調元氣治陰陽之言以爲明堂異名堯心未昭晰於億萬禩禹之聽治猶銘簨虡矧惟帝世必有銘詩而泰誓軼焉皇皇筱簜之路貳室尊賢太室考庸未足匹休罔羅於穆放勳道泰朝清光被四表在予戶庭惟天爲大德

商玉磬銘

樂以玉振之終條理也惟商玉受球寶命作樂曰濩九招晨露是修是歌八音鈞諧神人洽熙垂裕後昆明德恤祀猗那有頒奏假烝嘗鼓管和平來依磬聲先祖聽之歆馨降嘏微哉淵庫若稽毛傳磬象物成鄭箋述之舊聞補其辭曰

指爲玉磬蓋相聲依永無相奪倫非泗濱石所能致必
繢桌其璞清越其音始克爲衆樂之綱紀昔者衎磬九
成鳴球在上四代樂器拊搏並陳虞夏舊章惟商時憲
想夫三朡之寶空同之玉迺磨迺琢從律中度虹氣孚
逢煥乎崇牙于廟于郊翕純皦繹眡叔之離磬周之笙
頌不侔矣穎達書疏兼述商頌且謂磬垂堂下尊而進
之宜與湯盤俱列銘與漢有璆磬猶播雅詩玆不可亡
識其銘曰

琛彼球玉畀於武湯維玉之聲清越以長思昔鳴球合

奏舜堂后夔拊之獸舞鳳翔矧予湯孫奉時烝嘗豈無
玉豆肆享先王亦有玉壁清酤是將奏假維何猗那一
章曰鼓淵淵曰管將將衆音疇依磬爲之綱與竽之珍
烈祖所臧戚攻載錯摩其揩旁鍋鳴應律崇牙高張大
濩始作萬舞洋洋集厥大成雅韻清揚閒樂知德如圭
寶與內史過曰瑞節以鎮之秦西乞術曰瑞節以結好
聘禮圭繅九寸康成亦以爲瑞節宜在銘與匹休嘉量
如璋王假有廟申錫無疆禹興九招貢石徐梁東笙西
頌周典有常孰若英璞鍾粹乾剛神之聽之自天降康
曾圭並寶僅見魯邦紀甗階賂器存實亡惟德其物專
嫩有商制陋漢楫瑞軼夏璜勒銘于虞德音孔彰

維周王撫萬邦征不庭旁作珩衡治宅制禮諭志以使
遣使以節制節以瑞重命令昭德信也若稽周官掌節
有職行人攸達厥制惟六金有虎人瀧之別竹有旌符
管之異都鄙貨賄曰角曰璽臚分殊事用各有宜惟時
邦節琢以瓦玉庸輔王命珍圭召守牙璋治兵穀圭七
寸和難聘女用禹琬圭琰圭九寸治德易行用禹典瑞
辨其名玉人著其法康成釋經兼述五者謂之瑞節想
夫井里之璞禹氏之珍追琢其章虹氣孚達張皇濡轡
告義征罔敢不率覩圭斂寶臚湊纂辟欽我王度如玉
之純十有一歲則命廣行而達之和難弗辟則與調入
而執之遠揚邇昭德鬯禮洽皇庳嫩哉其守邦國之大
寶與內史過曰瑞節以鎮之秦西乞術曰瑞節以結好
聘禮圭繅九寸康成亦以爲瑞節宜在銘與匹休嘉量
敢爲補亡之辭曰

於皇時周王度如玉宣昭義問丽夏祇厲節傳四馳瀍
式鼎新侯角侯璽或竹或金皇皇者華有嚴遣使追琢

虹璞犆名曰瑞守以掌節達於廣行玉人裁模與瑞辨
名瑟彼珍圭鎮安方國召爾封守惠爾藉阨七寸鉏牙
起旅之璋和聘有圭穀文孔彰羣辟承德時聘歲覲曰
琬九寸要結好命彼不庭方慝行求除判規之琰迺諭
迺詠洛爾玉人所寶惟信來旬來宣圭璋其聞寶不踰
把光愜周原以瑞等邦式禮莫愆軼漢虎符舅龍輔
舜王湯球參嬪前古侯氏奉璧蠻方獻琛不令而行佩
我德音瑞雖有五王心惟一欽哉膚使眡此琮刻

箴

漢興星箴

惟天不言以象設教惟聖時憲以星爲紀昔在顓帝司
天有職堯命四子羲考星中蒼錄質隆靈承乾則保章
志變焉相會位下逮列國亦有司星宿離步占咸宿其
業炎劉闓統顧諟明命治星列於太史候星設於靈臺
曆志迪紀復有典星太初之元更造密度時則躬姓與
以人占天暗室修省辰緯森然心曰前星建嗣必豫畢
爲天街邊氛是懼三能未齊論相惟人營室雖中土功
勿興五緯珠連塡爲之主心思先正五事咸敘女宮在
後次乎少微賢賢易色對越不違監于建始爵私外厲
祲象著郵流星下燭監于永建龍任左貂彗孛異適
見招搖毋曰蓋高陟降左右毋曰不顯景鄉休咎鏡考

已行廬不以文滿謚誣天匪臣攸聞長星紀元德星貢佞顯宵仁愛云何弗敬毋汨緯候謂當可移毋泥分野謂國無危朔陳階符向指圖狀朔臣庀職敢忘諷上欽若曆象兢兢如堯小臣司占敢告內朝

漢杜下令箴

聖人瀍天建官卬稽乾文北極之東一星彪列杜下有史是則是憲在周曰聃在秦曰蒼以記言行以掌方書漢祖肇基丞髦纘俊宮司諫爭罔匪正人旦夕承弼厥辟若昔惩王起居必欽號令必臧實賴左右之士迪于

丕彝秉筆殿極如戎夫倚相之識曷可不謹其選維五年命山都侯王恬啓爲郎中令功臣表書恬啓爲郎中令功臣表兼述之顏氏以爲主書之史考諸傳記法冠曰杜後侍御史曰杜下尹東都樂何之徒抗議杜下有繩愆格非之責焉夫衛武之聖史不失書魯莊之闇書而不瀆君德崇替常必繫之二漢舊章世有注記而孝武錄於禁中永平簿於宮掖官失其守豈識高皇帝閎遠之規與敢儗揚雄之作而箴其闕箴曰

魏巍萬乘天臨淵獻歷之春秋言法動則載筆有史造尚帝鴻我漢初基山都是庸表裏交修身度聲律臣節不同方鷙狐佚嫩惡無隱欽乃遹司酉九十篇著記昭垂監于周季仇忠比佞聃居是職雖賢罔任監于嫚秦翳諛飾非蒼備厥官雖失不規作而不記匪德之盛必遠其猶訐謨定命書而不法俾後何觀必謹其行無敢遊盤剪桐有諷如棠有諫毋昧諂言以直爲訓倚几有銘毋遑宵人以逸肆情思古良史左誦右頌訓書楹有銘毋遑宵人以逸肆情思古良史左誦右頌云何成憲磋于中葉內廷簿錄自親其文諸儒雜定直筆蔑聞君舉必書繩其祖武史臣司過敢告謹御

贊

寶元紫微閣御篆贊

天陛下民闔我宋雕明之運三聖傳序文治彬蔚睿謨宸藻光摩璧奎越我仁宗皇帝重暉襲明日燭月舞稽經典學苞墨敖圖穗書綠字入神出天顧瞻玉堂爰稽祕閣昔在淳化龍牋虹管躲飛白霞舒鴻翥昭揚霄

漢矧時右掖發令代言常揚高崔振纓交鳥儲清聯邃宜闡宏規寶元之元律中夷則日躔庚戌渙發震指鳩工建閣翬飛鳥革奐麗豐璉凌櫟石渠天祿翔鸞棲鳳右迺御帝鴻之墨海掞漢宮之寶跗冠名紫微載篆戶册金壺霏泚鑪錘造化如商盤周鼎之識如羲畫禹銘之文非烟祥風綵飾萬象丹青綸綍益煥其章開元集賢之題莫能窺帝書萬分之一臣竊惟仁皇多能天縱邁英延義左右圖籍羣玉藥珠優緑篇翰景祐律準之字皇祐明堂之顏八體六書神謨心造韜軼韻猶前無

千古斯閣之扁文化恢焉儒術崇焉彼漢篆未央晉書太極奚異螢燿之儗龍燭與於萬斯年極天比峻環宮列宿是衛是翼宜啟厥而顯詩之爲無窮觀臣竣舉書命衣被昭回之光操手祇贊贊曰

乾緯宣精紫微環極維聖時憲設官分職開元名省延鴛鴻生秉筆贊命神化丹青溶詰維宋炯興文治星旅奎鈎麗離明賁常揚接武翔于鵷池參盤翼典潤色綸絲允文仁皇積思書圖天葩聖藻萬象咸覩旃夏穆清瑤管春容被物咸飾吉雲祥風律準之晝明堂之扁河

龍獻瑞有赫奇篆曖言西掖英彥所矚傑閣鼎新上薄凌烟錯寶之跗元氣沕穆錨銖斯冰糠粃猶覩金字特書玉題揭名雲漢昭回粲爲列星翠綬鳴佩於焉游息仰睇慶霄斧藻失色若宓戲書原於綠圖若神禹碑刻於蝌書蚪鸞鳳逸超絕畦徑八瀛森嚴心正筆正淳化飛白木天玉堂維帝之書祖武重光祥符聖製翔鸞鏤石維帝之書文典時式毫帝層寸雨露羣生訓謨渾噩賡周比崇追琢其章辭尚體要如篆之古摛華演誥懽刀刻銘寶奎題顏邇英分錫迎陽縱覽天球閟藏繆繢

鈿軸頻陋唐宗平雲世玉倬彼曾宇虹彩屬天詩目颱之何千萬年

周七律贊

律者音之本也河圖授羲粵有律灋含少比竹昭華刻琯立均出度成於十二黃虞迭造聲數靡易律之有七其周之盛庠武王變伐通駿有聲於鑠皇師致天之罰惟十有三年歲躔鶉火月旅天駟日紀析木辰集斗柄星次須女是協天竈五位三所合而用之繇張及房其宿七列繇午至子其揆七同數合聲穌播之音律二月

癸亥畢陳以夷則之上宮太簇下宮以布令無射上宮以布憲曰羽曰屬曰宣曰嬴蕤弗陰陽正變咸備翕純皦繹神人洽熙勝殷遏劉無競維烈律之時用大矣哉司樂典同寂寥亡詔景王二十三年問伶州鳩意謂五聲及宮祉之變州鳩鋪陳敷度外傳載之鏗鍧如聞象武宿夜之奏隋志明舞樂之七始杜預釋左氏之七音琴爲七絃則淮南之注律爲八十四則服虔之說戊午至甲子七日則孔穎達之疏楚語七事樂毉七聲或云七宗或爲七調七均成自州鳩啟之稽諸六弢律可知敵太師執律爰聽軍聲武王兵書昭著不式史遷謂推春至冬柳宗元謂大武律變漢如應鍾唐終南呂至有除黃鍾而首林鍾者音官失傳久矣周玉律有八江左世葆之茲律不以器傳而武之七德寓焉筆操牘而作贊曰

龍畫肇分律繇數起鳳鳴既聽聲以月紀於皇時周變伐戎商廣文之聲我武維揚印層北維順察周埜姬出天竈稷緯辰馬維鶉及駟躔次有經自午至子會朝清明位協於五列揆呂七聲數自然寫之玉律大師載歆將將矢于牧野莫不震疊振旅嘉凱內愷歌鏜鞳爰命司馬執呂獻功功成作樂穌鳴肅雝琴增七絃頌美七德德柔民徂維求定陰陽遞代宮爲之綱既備乃奏鍠鍠下上其宮羽以夷則屬以黃鍾太簇無射布宣憲令昭興文偃武觱勺羣慝往著再始復級六成窮本知變樂行倫清七衡之響紀於含少侯今之制威聲煇燿七始之詠颺於簡聲侯今之制德音孔昭宿夜失傳彙武孰志均調猶存正五變二二氣二體八風九歌終始相成天地同穌聲與政通茲律維則播以雅詩時萬時億

吳夫椒之戰春秋不書以其復父讎也越之報吳不可謂義戰雖然古之善謀國者以弱爲強以亡爲存必有素定之畫方勾踐之棲會稽也大夫種實始獻謀約辭行成玩吳於股掌之上而受其燼弛張闔闢終以沼吳春秋外傳載諸稽郢之辭命鏗鏘炳燿似晉呂相鄭子產蓋種爲之眞奇偉之士哉史軼其傳未有言其州里者余讀呂覽高氏注大夫種文氏字會鄧人開卷訢然知鄧之有人勾踐之地東至於鄧鄧僻在海隅自大里

黃公以前未聞達者而大夫挺出特起爲鄧人物之冠晏三復厲歎尙論其事世多謂大夫不能從五湖游異乎見幾而作遂謂種不如蠡吁君子制行不必同同於義而已保身義也致身亦義也種蠡俱逝君誰與守蠡楚人可以去越種也越人裴裴遲遲不忍去父母之邦忠臣之志也嘗以漢事驗之蠡爲子房而僅免種以鄧侯自處鄧侯微王衛尉一言亦殆矣功名之難居也若是勾踐豺豕謀臣如弁髦王梗彼醜國之詔不誅而復用之君子是以知越之不爲盟主也詩所謂不承權輿其勾踐之謂乎世不嘗勾踐而口種過矣余閔種之不能擇君而悼其不終鄉使種也如吳之子游北學於中國沐聖人之教成之以禮樂必將致其君於齊晉之上若種者才智之士未及道德也昔子羔子論范增亦人傑余於種亦云夫齊人猶知管夔鄧不知種可乎迺爲之贊以俟續鄧乘者擇焉贊見四明文獻集

八賢贊

童判子 王介甫爲鄧令奉行赦書訪義夫節婦得三人其一人可采曰童判子

典庫其家養疏屬數口奉算姊承順不違甥不爲家業屬負人債輒爲償之而不以告姊江鄰

幾紀其事

於雜紀

賢哉若人儒行塵蹟悌友祥順展也寔德我輿視世口舜心跖居市不市前言匪激

蔣瑨

學必以己義榮道腴博觀守約胸吞石渠良朋問疑詡徑未蕪誰其似之子雲林間

王茂剛

夢吞三畫韜玉山樓象外槩裘捐筌乘蹄心學自得懽

文與稍緒言不傳林深草萊

顧主簿

言行愔愔白貢素履忠信篤敬行乎州里其德如蘭薰我晉鄙漢之長者周云吉士

李宗質字文叔濮人文定公之裔所生母展氏正公之諸孫與俱詣行在所至江州水南治遇展氏於廛中物色良是姊見之而信抱持相哭人以爲孝感刖十餘年而奉色養者二十年文叔卜居鄞之石塘攻媿樓公銘其阡誠齋楊公爲傳而贊之曰非至孝冥而通神明非通神明奚而得母

烝烝純孝其感以天昔朱今李盛事光前綠衣華髮介以耆年孰補南陔章善旌賢

李猷黃子游

信義之重死生如一求諸古人欒布脂習偉哉一士卓行獨立砥訓薄俗百世時式

陳之翰

貴義如璧賤金如土不億不信莫余敢侮誠於爲善君子所予彼晝攫者羞愧汗雨

東野先生弢光環堵根極深寧慕白貢以息影玩素履以洗心有南州公子儼然踈門言曰縞懷太史公之志廣攬四方之恢恑憰怪升高能賦山川能說庶幾二三於君子之九能

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旆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也今至是邦也願啟我以偉觀博我以奇概

能叶攻代切

先生曰余臥游詩書之圃眎不踰几席敢辭自擇焉昔嘗觀宛委之簡見神禹之山經吳越春秋禹東巡登衡嶽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書者齋於黃帝之嶽禹退齋三日登宛委山發石得金簡玉字言治水之要山海經十二篇相傳爲夏禹所記

東有山曰旬餘寔惟四明南餘姚北旬章二縣以爲名姚南旬章北二縣因此爲名九域志四明山旬餘山山海經南山經又東四百里曰旬餘之山注今在餘

爲二以地理考之其實一也
卽山氏州似自開元之盛
叶音成唐地理志江南名山四明其一也明州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澣奏以越州之鄞縣置以其境有四明山名之
其山嵽嵲龍從袷衍欽崟駿極顯蒼危碧峭青方石四面天劃神剞出入三光窗豁弘敞修眉於天姥接五界於金庭
四明山二百八十峯口周回一百八十里有四門通
日月星辰山居賦注天台四明相接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窗沃州天姥山在剡白樂天記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沃州天姥爲眉目孫綽游天台賦落五界而迅征注五縣之界五縣餘姚鄞句章剡始寧金庭宮在桐柏山會稽記四明山高峯軼雲連岫蔽日
四面各產異木不雜
珍木嘉草菱藕萍藻菰蒲芳有果青橘
陸龜蒙集四明山中有果名青橘極甘九域志山有
茗十二種采額區萌
晁以道詩官有白茶十二種注四明茶名區育勾
川原出焉練澄黛停雲蒸雨降豐我稆秔
松晉羨期之傳來宇來燕放悲壺漏駟虬桀驁族翔紫
清山中人兮冠切雲駒皎皎兮鴻冥冥或梯空而上或
履雪而行
韓文公送惠師詩發迹入四明梯空山秋旻少陵詩
履穿四明雪謂鄭虔
從逸老以消搖賦二韭與三菁景幽棲之至行道義重
而貨輕
四明逸老賀知章見李太白集知章自號四明狂客
謝靈運山居賦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奧
三菁注韭以菜爲名三菁太平之北諸山神仙所居
宋書山陰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中有
數百斛錢視之瓦石不異

南豐廣德湖記源出四明山
其下桑土蠶繭純紅女織裘交梭吳綾
繭七倪切唐地理志云明州土貢吳綾交梭綾
蹻跂蹻以攀躋徑沓嶂之紆縈跂履屩字傒參同之伯陽
佇客星之子陵軼埃塵乎區外連飛遯而離羣安石之
東山謝敷之太平
世說謝敷入太平山中十餘年
咫尺可尋也爾乃地載神氣支分脈聯大隱之峯名士
楊適生焉
鳴鶴之岫二虞喜菟兆焉其一也
九域志古迹鳴鶴山有虞喜虞菟墳
將與子朋簪侶月釣石耕烟諷遠遊於窮谷吟考槃於
鳴泉分靈藥之刀圭友造化而飛高圓
九域志夏侯曾先地志云大隱山南入天台北峯四
明東足乃謝康樂鍊藥之所
天門之水灌洿潤灘瀁瀁汩汩遠注析木
漢地理志鄞東南有天門水入海有越天門山與地
廣記象山縣東門山卽越天門山
蔡肇明州謝表鰐鮫霧濕之所蟠鬱夷隸舶舟之所
倘有意乎彼謂鰐鮫霧濕之蟠鬱

三吳轉粟粢粢粒玉饑甿卬脯檣連尾屬舋舶迅舸蠻
緤夷琛東洎青徼南薄朱垠
陸雲答車茂安書鄧縣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氾船長
駈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
登山而望渺渺鷗鷺之浮天根候五兩以颿颱羨居戢
而徼氛
郭璞江賦覘五兩之動靜淮南子注候風也楚人
謂之五兩綄音桓國語羨居海島
雕題卉服馯寒貊雞林楊世東門臟鷗江滸爰有狻麑

犀象翠羽火齊薇水龍鱗之馧郁蠙珠木難之瓌瑋杜
楊所未編辛文不能計
狻麑獅子火齊玫瑰占城薔薇水得自西域龍鱗香
見香譜木難碧珠蘇鶚杜楊編言奇寶辛文計然字
也
世道衆鳥瓜卵隆如濤降升蓋獻龜於明者治之兆
祥符七年明州獻青毛金文龜
雨毛於鄧者亂之萌
唐五行志神龍二年雨毛於鄧縣占曰邪人進賢人
遁
在昔勾踐疆宇至寧仰瞻沼吳蒲嬴之濱曰甬勾東浹
口外洲戰爭蟻穴興亡貉邱
越語勾踐之地東至於鄞韋昭注今鄞縣是也後漢
書注鄞故城在鄧縣東今奉化象山漢鄞地左傳越
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注句章縣海中洲也吳王云
甬句東注今句章東海內外洲也越語注甬甬江句
句章也晉孫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通典云越徙
夫差於甬東韋昭云卽句章東浹口外洲明州東北

到大海浹口七十里輿地廣記定海縣有大浹江九
域志雜城或云越王無諸所築吳語越大夫種曰吳
荐饑其民必移就蒲嬴於東海之濱嬴卽螺
秦政騁欲狼心未滿游鄧踰月從流忘反海水羣飛洪
茶於民一瞬爲墟鮑車魚醬
陸雲答車茂安書昔秦始皇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
宮別館隨意所居沈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
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爲不如吳會也東觀滄海遂
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鄧縣三十餘日

迨漢六葉濯征東粵句章出師命臣韓說
漢武帝伐東粵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自東方而往
典午末造妖寇鴟張裕以豪英往戍句章
晉孫恩之亂劉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孫恩寇句章牢之擊走之夏侯曾先地志云劉牢之築城以遏三江口
唐季不綱盜覆此城巨容以筒箭獲醜策勳
唐王郢陷明州鎮遏使劉巨容以筒箭射郢死拜明

州刺史
想霸諸夏吞六王之雄圖螭舟兕楫射蛟之弧敔啟闔閭憯陽侯驍天吳矯矯三將如熊如貔電矛雨矢揣刈擾治威殫勢遷鮒入鯢居昆明幾劫桑田牟無吾將放其遺躅既湮沒而無餘矣建炎凱獻於高橋六飛安行於海邈隱士相如捨忠納說何楸賞之潦潦豈亦若新城三老之縹遺
建炎間張俊用隱士劉相如之策留明州遂有高橋之捷遺音逝
覩千古以永懷憯東波之無窮誦往聖之緒言簪乘槎觀平古以永懷憯東波之無窮誦往聖之緒言簪乘槎其焉從壯魯連之高蹈閔精衛之深衷哀子好游乎公子曰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荀子成相不在險也請更端以教
先生曰海物惟錯雋咮崒焉任公垂餌便嬛榆竿波臣效異鱗萬介千寸鮭腹蠙亭以埼名漢律獻醬惟遠見珍
漢地理志鄞有鮭埼亭注鮭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蠙在腹中埼曲岸說文漢律會稽郡獻鮭醬
三斗郭璞江賦瑣鮭腹蠙南越志瑣鮭腹中有蠙子如榆莢合體共生
蚶朱疲民君嚴奏免
唐孔戣字君嚴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戣以爲首海抵京師道路役夫凡四十三萬人羨罷之
貢纖鯽骨元豐仁儉
九域志明州土貢烏鯽魚骨五觔
鰲鱉蜂蛤鼈鯸鰡鰒首石齒鋸赤尾比目纖品類之數百愉茂安之慘蹙

車禾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爲鄭令舉家慘慼句章人說此縣有短狐之疾問陸雲以土地之宜雲答書曰鄞縣海物惟錯不可勝名斷蝎海浦隔截曲隄隨潮進退朶蜂捕魚鱸鮪赤尾鋸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鰕鰒炙鱟鮓奚石首臛鱟眞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蜂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當爲喜慶勿爲慮也

亥市攸聚水族有簿兼蝫子之南烹鵠鱟蠓與章柱雖石華海月之詩綺貝繡螺之賦弗能殫舉東晤之鯛邪

鱟勑鰥蜬敷以盆鼓於是擊鮮鼎食羞用膳經嘯父蝦頭之鮵潘國之魴且甌之屬珠鱟紫魻居忸切其來如雨

冬橙掇苔髮以爲菹醉鼈杯而未醒若乃潤下作鹹散鹽爲貴宿沙鼈鼈而海王之筴祈望之守昉於齊而征利

說文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魯連子宿沙瞿子善煮鹽堯於海王去聲之國謹正鹽筴晏子曰海之鹽蜃祈望守之鱉讀爲煮字

漢郡設官三十有六會稽則海鹽居一此三縣猶末甚也攷諸唐志鄞始有鹽晏異嘗推法寇以貿海物惟錯之疾問陸雲以土地之宜雲答書曰鄞縣有鹽劉晏李巽地理志鄞縣有鹽劉晏李巽

海瀕稚髦弗能耐音苦淡若作和鬻甘耆齮鹼音減酌醯焙枯鰳鮑恣啖蘇是亭監基布牢盆歲增貨逾山積蒸煮雪凝翦竹蕝以供煬釋耒耨而肆勤一斧三斛川浮陸馳

斧俱便切說文斸也今鹽官三斛爲一斧也

行商通其價音賈巡院議其私劉晏置巡院捕私鹽蓋日用飲食不可以無朝薤箸裹其功與醯醬俱焉齒水精冰鑱霜明

魏太祖賜劉蒸馬齒鹽七種後魏明元賜崔浩水精戎鹽

古云食肴之將詎屑玉而曦瓊東箭箔越竹筍萌楊氏之果柒霞垂星鹽音豔爲夏橘屏翔撇腥飯高粲之柒食粢猗氏之足云

後魏高允廚中鹽菜而已裴俠食惟鹽菜柳子晉問猗氏之鹽晉之大寶也

魚鹽之湊民殷財阜不謂之樂郊耶

公子曰海加租而魚不出鹽額利而人窮怨不聞蒲望之朱文季之言與漢食貨志後漢朱暉傳吾冬饘夏麪邱擧切黎羹不糝味無味夫何慊願聞所以利民者

先生曰先民有夏盡力溝洫魏之豹起西門豹史起漢之兒白兒寬白公疏泉灑流汶滿膏澤維鄭之邑厥壤鹵瘠原高隰下易瀆以溢相時鍾洩守宰迺職我愷休明循艮巽出斡造化機卷舒神術有豐無窶潦薉惟一覩乎句章漢陂之舊內史修復所居民富

晉孔愉爲會稽內史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

年愉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

言觀乎南湖曰小江溉田置堰元暐氏王蘭鞠無絕如古桐鄉

唐地理志鄭縣南二里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頃開元中令王元暐置民立祠宇以祭之九域志宅山堰王元暐置後封善政侯

觀乎西南堰曰仲夏頃凡數千雨我多稼築者季友惠以厚下

唐志鄭縣西南四十里有仲夏堰溉田數千頃太和六年刺史于季友築

湖有廣德實在西界刺史曰侗增修勿壞夷庚起隄岫也建埭誰其填閼首淤利微害大發議請復志不克遂

唐志鄭縣西十二里有廣德湖溉田四百頃貞元九年刺史任侗因故跡增修南豐先生記云湖大五十里潤渠東北入江大曆八年令儲仙舟更今名大中元年刺史李敬方刻石謂湖成三百年矣湖之興其在齊梁之際乎至道元年守邱崇元復之天禧二年李夷庚正湖界起隄十八里限之熙寧元年張峋築

隄九千一百三十四丈爲埭二十政和中塞爲田高廟時李光奏奏請復湖不克行

唐有西湖爰在東郊陸令開廣農殖嘉苗

唐志鄭縣東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頃天寶二年令陸南金開廣之

湖姓以錢亦處東鄙受溪七十二環塘八十里四牐七隔重治者李

明州東錢湖受七十二溪累石爲塘八十里天禧元年李夷庚重修中有四牐七隔溉田五十四萬畝隔

即堰字

滴滴清渠有菰有菰有蒲菡萏烟海雁鳧蓋自晉以來
過川水種既浸既潤民食無憂方勇切
陸雲答車茂安書鄭縣西有大湖廣縱千頃過長川
以爲陂畑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
意高下在心舉插成雲雨既浸既潤隨時代
序官無遺遺之穀民無饑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常
實

介甫鳴弦乃隄乃陂膂土衍沃遺黎之思

聞見錄王荊公知鄞縣起隄隔決陂塘爲水陸之利
也邑人便之公屬民浚渠川見鄞縣經遊記
吏隨以竄棄稷弗務新溝之歌靡聞均水之約莫舉

唐薛大鼎治新溝漢召信臣作均水約束
刮澮塞而坼龜坊音防庸圮而涸廊曩晦一鍾今食二舖
孰能諗夫愛民者塗之人可以爲禹

公子曰佐耕以水展也民利思不出位吾將有俟欲聞
閎大傑特之觀無隱乎爾

先生曰明多名山竺乾氏居之寶地金繩祖花禪枝南

有雪竇東有太白飛瀑淙淙層巒疊嶂大梅之巉嵂衣
荷飡松之詠膾如也玉几之皃巔神耀得道之名炳如
也吳市子眞松風隱居陳蹟故在是邪非歟

大梅禪師詩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東
坡先生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傳見八師子
經大梅山或謂梅子眞所隱南史陶弘景詣鄧縣阿
育王塔受五大戒

文正之詩大年希白之筆釋子之所夸詡存乎否乎
范文正公送湛公歸四明講席詩滿面春風指四明
山長水曲不勝情自言此去雲林下惟講華嚴報太
平鄞有法智師名禮主天台教聚徒四百楊文公大
年慕其道三以書留之住世錢希白碑其異于塔

雖然著本論者惡其學幻而言嘐意者辟世之士晞髮
濯纓岑蔚林密魚潛龜藏思昔山人有徐廣孝經之指

唐藝文志徐浩稱四明山人上廣孝經十卷
王蔣顧三隱席珍韞璞不靳流俗之知已
容齋三筆載李孟傳所錄三人王茂剛居林村嚴壑
深處刻意讀書尤邃于易蔡溪蔣季莊當宣和間鄙

荆舒之學不事科舉閉門窮經高抑崇率一歲四五訪其廬顧主簿南渡後寓慈溪廉介安貧踐履雖細事不苟旦起候賣菜者過門問菜把直幾何隨所言便酬之宅布帛皆然久之人皆信服不忍欺之

璜也自謂似龐蘊僧騰客之該洽故老稱美

李璜老于章布有詩曰此身便是龐居士也更無人賣笊籬爲文用僧騰客事或問爲何事曰侯景臺城文獻濡染必有聞而知之者敬在下風

事也著白樂天年譜事見攻媿集

今嵁岳之下豈無草耕木茹匪黃匪緇蟬蛻囂滓欲往先生曰明士鄉也有越大夫種之英風其人通達而多前代令有琯長史有吉甫未足數也

從之輩且休矣子謂斯何

公子曰姑舍是側聞是邦鴻生碩德所治教也南豐曾子子江漢星斗之望牧於斯

南豐先生曾子固名鞏守明州修州城程工賦裁省有大里黃公之高標其人恬靜而自珍

會稽典錄虞翻仲翔對王郎景興曰鄭大里黃公絜己暴秦之世高祖卽位不能一致惠帝恭遜出則濟難輿地志云鄭有大里夏黃公所居

董子以孝行著愛親者式其儀型

典錄虞仲翔曰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仇海內聞名

誇節映終古

景迂先生晁說之以道以元符上書黨人監明州造船場易元星紀諸作于甬江官舍舊有祠放豬作記大愚先生呂祖儉子約監明州苗米倉去倉中淫祀後前代令有琯長史有吉甫未足數也

唐房琯慈谿令李吉甫明州長史文獻濡染必有聞而知之者敬在下風

先生曰明士鄉也有越大夫種之英風其人通達而多能

呂氏春秋高誘注大夫文種會稽人有大里黃公之高標其人恬靜而自珍

會稽典錄虞翻仲翔對王郎大里黃公絜己暴秦之世高祖卽位不能一致惠帝恭遜出則濟難輿地志云鄭有大里夏黃公所居

董子以孝行著愛親者式其儀型

典錄虞仲翔曰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仇海內聞名

船司空則以道之晁倉庾氏則子約之呂正學參前修

昭然光

任奕以文章進摛藻者襲其芬馨

典錄朱育對濮陽興曰文章之士立言綮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文樞曄若春榮

宏雲光修四士尚義挹其勁操思特立以獨行

典錄虞仲翔曰主簿句章梁宏鄭雲皆敦始終之義引罪免居鄭主簿任光身當白刃濟君于難揚州從事句章王修委身受命垂聲來世見吳志虞翻傳注

故虞仲翔以俊異之生爲海嶽之精

典錄仲翔曰會稽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鼈珠蚌饒海嶽精淑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

墮士龍因吏民之謹知禮教之明

士龍答車茂安書鄭縣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

屯艱否閉墜曖湮冥宋以文治賢路恢宏邱樊縕褐化爲紳纓邑校求師再書延致斯廣川之淵源也

杜醇慶曆鄉先生王荊公宰鄞因孔子廟爲學再書請醇爲之師慈令林肇興學亦起醇爲經

順昌嬰孺以俞爲字斯新息之慈仁也

俞偉字仲寬宰南劍順昌劍人生子多者皆不舉仲寬作戒殺子文召父老使歸勸鄉人活者以千計生子者多以俞爲小字也

孝通神明凱風終養斯康叔之純誠也

李宗質字文叔濮人文定公之裔所生母展氏罹靖康之亂母子相失至江州水南遇展氏于廬中物色良是別十餘年而奉色養者二十餘年居鄞之石塘攻媿先生銘墓誠齋楊公爲傳而贊之曰非至孝矣

而通神明凱風終養斯康叔之純誠也

引裾強諫辛毗其直

陳文介公禾政和初爲正言抗疏言宦官上拂衣起禾襄挽上衣上爲少留衣裾脫落上曰卿朕衣矣內侍請口易衣上曰留之以旌直節

鈞黨挂名范滂自出

周鍔范忠宣公之甥陳忠肅公同年進士娶其女弟入元祐黨籍

臨難盡節解揚之匹
吳從龍奉化人李全之變提孤軍爲前鋒馬中流矢
爲賊擒賊使僞稱援絕紿泰州開城門從龍至城下
大呼曰馬傷被執非降賊者揚州初不破泰州可死
守賊怒刃交下罵賊不絕口以死立廟官其後
石交歲寒之死不渝信義如漢脂習
李獻字嘉仲一字獻夫鄞人建炎初以婦翁沒王事
自京師詣南都行在所見友人陳東少陽上書死獻
爲位而哭祭曰吾欲收葬少陽有知其啟我心越一
日得尸又二日得首合而斂之會其鄉人胡中行欲
求讀喪併以行李付之獻終壁慶府節推高閎抑祟
志其墓
卻賈胡之賻持玉雪之廉父子如魏胡質
王正己字正之慶曆鄉先生說之後父勳提舉廣南
市舶一錢之利皆歸有司家人不識舶貨之名及卒
賈胡率錢二百萬爲賻正己固卻之曰吾父以廉直
聞雖貧旅猶能負喪以歸不媿廉叔度也趙彥逾字
德老帥蜀媿遣不入私家將去聚宗室在九疎者分

餉之子鈃夫守袁州寶慶中眞文忠公入朝上問有
何廉吏以鈃夫對詔擢直祕閣與監司亦父子以廉
著者
之人也編典錄而無媿令譽焯平日星下逮里巷則有
旌閭之楊掌庫之童若冤置中林之好德
紹興間明州民楊慶以孝旌表門閭江休復雜志王
介甫爲鄞令訪義夫節婦得三人其一人可采曰童
判子爲人掌典庫其家養疏屬數口奉寡姊承順不
違其甥不事家產屢貸人債輒爲償之不以告姊
菌蕞一時之榮棲荃茅萬世之淑慝彼鍾蕡之竊據郡
乘幾于曲筆
唐紀中和元年鄆賊鍾季文陷明州景德元年明州
刺史鍾季文卒其將黃晟自稱刺史郡志書季文不
書其事書晟取其墓銘不書自稱刺史非春秋懲惡
之義
先生言未既公子起而稱曰鄭圃澤多賢衛多君子魯
東海多卿相汝潁多奇士
見列子左傳漢地理志晉周顗傳

居使然也盍語其詳

先生曰世族蟬嫣重圭累組位槐調鼎宅揆惟五奕鉞焜燿乎宗翰衡樞鴈奕乎該輔牙纛畫繡差肩踵武慶中王周始守鄉郡紫艾紛綸常伯亞旅庠聲序音洋洋鄒魯習鄉上齒長少有敘流品別涇渭公卿列葦布俎豆秩秩

童蓬楚楚

大猷字仲嘉冬至元日集鄉士行禮大成殿下退序拜明倫堂推長者祭酒自齒葦布之列

凡周之士亦世吾州之俗近古春秋二高之說詩禮曹鄭之詁

高憲敏公閔字抑崇著春秋集注高元之字端叔著春秋義宗曹粹中著詩解鄒鍔字剛中著周禮解義殊科首登于蓬萊

紹興初立博學宏詞科王璧炳文首中選入館閣掄魁三冠于龍虎

淳熙戊戌姚穎嘉泰壬戌傅行簡嘉定甲戌袁正肅名茅膺仕多桂實桐韓之疊矩又有文章授訣孝弟業

聚

迂齋樓先生昉字暘叔以古文訣授諸生俞觀能象山人著孝悌類鑑

潯山清篇武子妙句

朱聖字新仲以詩名為中書舍人有潯山集張良臣字武子有雪窗詩

潛虛有辨杜集有注

張漢慈谿人著辨虛見攻媿集卞圜字養直注少陵集

家自以為舒向人自以為揚馬茲可以言文獻乎

公子曰嫩則嫩矣然世祿非不朽科舉外有學願識其大者

先生曰故國下車喬木蒼蒼理義雨露名節風霜古之遺直曰豐清敏排姦詆奄讜論廩廩託興荷花聞者斂衽

豐清敏稷字相之為御史中丞入對蔡京于殿陛間揖稷曰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與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共言京姦惡宦官寖盛稷懷唐書上

殿爲上讀仇士良傳方數行上曰已諭穆若不聞讀畢乃止致身常伯累鎮大藩資產綾七十畝賦荷花詩有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蔡京見之曰此人豈肯受我籠絡耶

慶曆師儒燕及孫曾曰樸宣獻斯文統盟有德有言既和且清

樸宣獻鑰字大防慶曆卿先生郁之曾孫爲給事中上疏留彭龜年而去性寬厚好賢樂善知貢舉以文獻之傳語眞文忠公許以致遠

泗沂絕學聞自關洛朱張呂子緒承先覺臨川一陸自得於心若異而同爲己功淳熙四儒探賾性淵並游三先生之門獨契陸子之心傳

舒文靖璘元質沈端憲煥叔晦楊文元公簡敬仲袁正肅公燮和叔子甫廣微朱文公答項平甫書曰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爲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文言陸子靜楊敬仲有爲己功夫若能窮理當甚有可觀

處則講貫以淑艾仕則善教以昌言長庚曉月惟楊墅袁袁亦有子受業于楊進禮退義家學用光春木茁兮高山仰止人固亡而書存世未遠而道邇顏何人哉希之則是若魯廬江贊名德先賢沛三輔序耆舊節士後有耆者孰謂知管晏而已

隋經籍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贊郡國之書由是而作

公子肅然改容離席而拜曰廣哉觀乎井疆甽畝昭然開明乃知西河俗美以子夏北海風移由康成文翁抑末歸根六經滌源雖本敬義明誠鄉慕之化漢學是崇讀書尚友作聖之功闕里近只遵海而東從羣夸問塗貫今古兮心同

河東爲晉問濟北爲錢塘七述余頗識鄉理故事欲擬相如久矣年六十始克爲之眎晁子十六歲之作汗顏滋甚筆力衰薾見聞簞陋效瞶不能奇也後十年篋中得舊藁不忍棄錄而藏之山川不改風俗非昔祇以增懷古之一慨云浚儀深寧老人王伯厚父

詩

元至元二十七年城中握蘭橋旁民家築室穿土得誌石一片其文乃唐開成四年太原王夫人之墓誌謂其曾祖王元浩在玄宗時拜諫議大夫左庶子慕巢由之志辭疾不就詩以紀事

九里廟

城西有祠臨水涘翠松列植路如砥問之耆老此爲誰唐大曆中吳刺史刺史爲民開陂湖故蹟猶傳堰九里年年簫鼓報豐穰決渠爲雨潤澤美遺愛有橋名懷恩姓名不載太史氏昔漢吳公治第一列傳寂寂名無紀

十六銘自比干始延陵有孔篆烏虖半辭止漢甎猶簡樸石章漫華廢無愧惟有道媚俗多虛美七松詠士良何以懲不軌載筆鮮南董襲浮謬臧否豈悟冢中人三百年不死婦名弗出梱古未有碑誄證見春秋初誌起典午氏鸞高隱士妻芳刻垂千祀楊高託不朽習之文中理或犯葵邱禁息國事何恥蛾眉爲黃土磨滅更誰紀宰如此何人雒邑之女士逸民孺仲嘗冰雪擢紈綺來儷古鄯州儉勤終莫齒試問幾何年頗與銅人似雖微黃絹辭亦質而不俚邱夸池又平蓬顆今廛市聚廬

東山詩

東山美周公千載邈遺音槩槩謝家安陳迹猶可尋仰睇虞峯高俯挹娥濤深偉人不可作感慨生登臨典午鼎炭炭日夕照忠忱談笑沮溫謀尊俎卻氐侵斯民免爲魚清風擢脩髯撫箏疑未釋西州復霑襟檢紫囊皆少年秉鉞掃穹陰茂績世茅土有孫亦瑣琳祚移卯金刀志士皆噎喑曷不效靖節種菊遯幽林旣縻元嘉爵空懷子房心鴻鳴九臯遠雉騖嗟珍禽行藏異危遲覽古

得良箴吾遊幾入越獨欠隗金客晉士豈清談底柱屹江滸翠屏倚空碧浮雲更古今永言廣武歎誰續洛生吟

石宋王伯厚先生佚詩見明正統刻上虞志庚午冬得此志殘本于江寧存首四卷歸道扈瀆張菊生丈以東方圖書館庋有萬曆志殘本從乞錄副因輟贈之去冬閘北之戰館中藏書爲倭兵爆彈所焚悉化灰燼此志度亦不免于厄矣詩意俾美謝公與其紀閻所云焚石勒幣敗符堅滅李勢姚泓慕容超江左君臣之志事壯矣不可以清談議之語合明鄭眞陳朝輔清臯熊琳深寧文焉杜煦眷緟修上虞志均失載此詩舊籍之可貴也如此海門施君韻秋任四明議書料事授刻深寧文鈔因迻書寄之記得詩顛末于後噫今日戎狄之禍于古爲烈而上下恬嬉境土日蹙不思所以立國之道勝敵之策第謀以夷制夷覬以苟安何可得邪士夫聞人且復北面事虜其行能又出抗敵告戰之馬賊盜魁下又安能上睇泉明高節也哉存錄斯文俾讀之者覽古監今持清議而無詭隨意在斯乎壬申九月武昌徐恕

深寧先生爲有宋諸大儒之殿所著書三十餘種今版行猶十四五獨傳志所稱深寧集百卷制稾四十五卷舉歸散逸無傳者海內稽古之士爲其學恨不獲誦其文況其鄉之後進乎恭閱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四明文獻集五卷皆公文也集爲前明初鄭教授眞所選各家詩文凡六十卷惟此巍然獨存其光岳精氣鬱勃於捐蝕之餘藉手鄭氏以升糧西崑璧府邪近迺有棄氏摭餘編自省郡邑各乘所載洎天一閣抱經樓諸藏

書家所留遺靡弗蒐緝亦裒足三卷而鄭選底本適與並出其前詰神叨惠唆桑梓耿然歷五百餘載將終敝海東儒術邪小山太守爰合二種梨之按鄭選制誥居宗或怪其雜文太卑夫南宋詔令大述作浮溪聲其始先生振其終咸所謂黃麻似六經者而先生時論晉景象去荒朝閒位不能以寸尤賴潤色揚厲所以存德祐與文山比烈其呻吟憤懣感激萬類則興元唐詔不啻焉賊臣賣降靦然冒元史功首攬除授諸勑來恩資如是推誠倚畀如是急而求垂泣而道如是令朽骨有知且惡而思去其籍以之參史傳懲橋杌於百世下綱常倫理之所以亙宇宙又豈爲無預鄭卽汲汲於是而不暇其他有說也然吾聞先生家有元季析產舊籍籍各天吳紫鳳嚒清門文著先生文集如干卷彼此制裂若天吳紫鳳嚒清門文采至此安得不思藏名山副諸京師邪教授生稍晚已析者必或存或亡不得已姑錄所存云爾天下大觀非可一隅圄彼宜隱隱有埃矣今葉氏所拾雖叢碎而體式較具合兩種雖於全集僅二十而一而先生涯畫已略可泝測先生承明招學派兼紹朱陸考逮永嘉凡講

求心性抽討載籍究明古今經制治法可以佐廟謨裨掌故者罄生平著書之蘊一見諸文故所列各首經史理學隱現其中大而法象輿地小而名物數度無不研極原本昌黎所謂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輔其質非大儒孰能與於斯吾鄉自先輩以來或偏尚陸學然親炙先生得其傳者有渠齋劉源清容其後鄭以榮陽外史集稱邇時則諸萬謝山竝足當私淑艾流風未沫實事求是存乎其人小山與諸君得毋有意歟昔西山眞氏卜呂成公有千載之功歎

世之澤先生與成公代興者斯文功澤之遠且廣則吾鄉固不得而私之也道光己丑八月望後三日童稚謹敘

後序

宋尚書厚齋王公遺文二種一稱四明文獻集前明千之鄭先生所輯全集久佚獨存公文五卷采入欽定四庫全書中雲壁王君奎藏其稿一冊爲撫餘編先刺史公命熊及二子培元培誠積年搜抬藏在家塾者今屬漁山陳君僅鐵峰張君恕排纂爲三卷維古有祭鄉先生於社之文勿軒熊氏謂必如曾幼安之在東海張子韶之在曲江以是例諸吾鄉兼之者實惟公故熊從紛社諸君子後建祠西郭瀕奎閣之偏祀焉工既蔵神佩濟濟會拜祠下僉曰公之楷模膜腐我後生也規爲節概在史傳學業在所著書乃其文亦博極羣書賅備眾體發之以忠孝本之以仁義如眞文忠序攻媿集云云者龍鱗鱗羽胡可弗寶熊因彙而梓之爲深寧先生文鈔凡八卷胙繼始通醫款若接用益光我祖豆世之種學續文者儻亦有藉於斯時道光九年歲星在己丑律中夾鍾之月邑後學葉熊謹誌

生雲文態集先

明張氏約園開雕

雪窗集二卷附錄一卷

宋孫夢觀撰夢觀字守叔號雪窗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後求外補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乃明嘉靖閒其裔孫應奎所校刊有劉教後序云集凡二卷曰奏議曰故事其誌贊誄文爲附錄一卷故事者徵引古書於前而附列議論於後更番進御因事納規同時李曾伯集亦嘗載之蓋當時體制如是也其奏議自嘉熙庚子以迄寶祐丙辰正

宋政極壞之時所言皆切直激昂洞達時務如謂理宗能容直言而不能用又謂士大夫有寬厚之虛名非國之福尤切中宋末之弊視當時迂腐儒生高談三代衣冠而拯焚溺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

宋史贊趙應甫逢龍孫雪窗夢觀曰清操曰平直皆悉心直言不避權勢爲當世之傑出趙公鄞人也鄞志且言鄉人稱厚德粹學必曰趙先生每至官有司例設供帳命撤去具蔬飯坐公署拜宗正少卿兼侍講數爲上開陳疏奏甚眾稿悉焚棄今欲求之不可得孫公慈溪人也王伯厚敘其遺事曰尙論近世名卿於慈溪得三賢焉文元楊公文靖張公則聞而知之公則見而知之楊公遺箸傳於世者夥矣張公諱虙箸有月令解壽鏞錄自文瀾閣猶未刊也今又得公文集凡二卷曰奏議曰故事其誌贊哀誄爲附錄一卷明嘉靖閒裔孫應奎編而梓之者也其書亦罕見今依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景鈔嘉靖本校而刻之因敘曰宋當理宗之世天下非不可爲也聚散離合之機閒不容髮作事謀始故無終忘大敵之壓境舉朝泄泄未安爲安敵存而懼敵去而凶思患豫防故能既濟見公輸對而乃動色於殘金之既殄舞見公輸對卒至習俗萎靡而國祚隨之公之言曰國家必有所恃而後立今內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

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嗚呼何言之痛也公讜言迭
進而未竟其用僅僅以氣節著固公之不幸也然敗屋
數閒布衣蔬食持身玉雪一志初終子孫以此相安位
雖絀而其道則信淳祐完人公其庶幾焉慈之三賢
後先媲美其書皆傳獨惜吾鄞趙公應甫亮節清風與
公同揆疏稿既焚其藏於宋史寔成者不知尚存天壤間
否耶是在賢子孫與吾鄉人訪而求之矣因刻公集竝
著之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後學張壽鏞序

雪窗文集者宋吏部侍郎孫公之所著也公讜言迭
君將梓行之出以示予予讀之喟然而歎蓋傷夫宋事
云夫忠臣之事君豈願樂有是名哉遇不遇庸不庸故
臣或享直名而國無救於禍敗若公之所遭是已夫宋
之亡也理宗實速之何則金虜雖殄元寇方張輕信算
謀日尋干戈而蹙疆土謂宜悔過厲精植艮屏奸之汲
汲也顧崇信奸回疏逖俊彥使國是日非士氣日挫長
玩愒之習以成消沮之勢欲祚之永得乎公之仕也適

當其時立朝多所建白皆援古證今指事陳勢鑿鑿可
施之行事而理宗聽之如水投石卒無一言之入豈非
有臣而無君也哉嘗以歲月揆之公之解司成吏侍出
知建寧也其當丁大全逐董槐之後乎是時理宗之相
惟槐差強人意而大全鄙夫得以逐之雖大學生顯斥
其奸反得罪以去公直前之奏蓋體婉辭切而事已不
可爲矣矧奸臣仇大學又非司成所能一日居也懇辭
要階力請閑郡人皆高公之節而亦豈公之所樂耶夫
理宗要亦非昏庸之甚者而舉措若此心望於欲而蔽

於諂故爾公如彼何哉集凡二卷曰奏議曰故事其誌
贊哀誄爲附錄一卷讀是集者可以論其世矣嘉靖十
有六年秋八月丁卯廬陵劉教序

雪窗先生文集序

古之君子之於言也求盡其心而已夫言所以宣志而
達猷也君子蓋愼之言行於君而用利大之可以謀王
經世次之可以格事勸功飾詭而違實遷物而隱情則
御富貴者之所以自壞也吾讀雪窗孫先生之文而知
君子之心矣先生生於宋季事穆陵其立朝議論有輸
對有繳納有建白有論進故事忠愛之眞所以志也予
見其疏聽納之原辨忠邪之界閑得失之故極興亡之
幾焉耳是故人主能審於其言而治可幾也知聽納之
原然後可以廣善也知忠邪之界然後可以論相也知
得失之故然後可以更化也知興亡之幾然後可以合
危也其言抑而不阿抗而不激博故而不迂練務而不
瑣有敬輿之遺焉蓋先生不以利害怵其素故其言盡
不以嗜欲詘其剛故其行危鄉貴柄朝可以藉位兩府
而先生弗爲也屢承郡紱而終身焉雖嘗晉參法從位
未紓其用時未殫其言然先生之心則罔不盡矣斷國
論者可以徵謀焉稽行實者可以徵節焉議道術者可
以徵學焉信先生之爲君子也嗚呼穆陵於南宋可謂

僅治然多慾內証匪人外附動色於殘金之既殄而忘大敵之壓境也盍先生獨懷隱憂而舉朝方然泄泄其何望於諒先生之言矣先生裔孫文卿甫懇斯文之或湮也將傳之梓自江陰走書金陵俾墹敘墹惟先生之賢雖光昭史册然世更二代年歷三百而爲子孫者能寶遺編而不墜使夫喬木增蔭流風激頹則孫氏之賢可徵矣祖宗有美而弗知知而弗傳可謂賢子孫乎吾近閱宣志則先生之名無聞焉乃知考覈難該文獻易缺今日之傳之也吾得無猶懇懇乎文卿甫吾畏也舉進

士爲給事中以言落職茲江陰是無忝其祖云嘉靖歲丁酉九月丙申賜同進士出身徵仕郎南京吏科給事中陳墹謹敘

雪窗先生本傳

宣文閣授經郎文林郎兼經筵譯文官危素奉敕撰

孫夢觀字守叔慶元府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桂陽軍教授淛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閣文字爲武學諭輪對言人主聽言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憚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力請外添差通判嚴州主管崇道觀召爲武學博士太常寺丞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知嘉興府仍舊班兼右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風憲之地未聞有十人疏攻一竦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當路者滋不悅出知泉州兼提舉市舶改知寧國府蠲逋減賦無算泛入者盡籍於公帑戶部遣官督賦急若星火闔郡皇駭莫知爲計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包祠且將以府印牒所遣官所遣官聞之夜過他日夢觀去寧國人言之爲之流涕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槐首以夢觀對帝悅乃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對謂今內外

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次論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乞命大臣應自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帝善其言遷太府卿宗正少卿兼給事中兼權舍人起居郎八上章辭免以監察御史吳燧論罷直龍閣予祠授祕閣修撰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公事甫至官即復召爲起居郎兼侍右侍郎給事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寵賂彰仁賢逝貨財偏聚爲言且謂未易相之前弊政固不少既易相之後弊政亦自若在廷之士皆危之夢觀曰吾以一布衣蒙上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力求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蠲租稅省刑罰郡人徐清叟蔡抗以爲有古循吏風民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出視之則夢觀也俄而夢觀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帝悼惜久之賻銀帛三百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爲奮往直前其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而重名節云

論曰陸持之學足以承其家而不幸蚤喪徐鹿卿論議平直洪天錫黃師雍徐元杰李伯玉皆悉心直言不避權勢孫子秀政績著見皆當時之傑出云

壹 捌肆 册 85 版

卷一　奏議
庚子輪對第一劄　聽言
第二劄　分別試
丙午輪對第一劄　結人心
貼黃　謹邊報
第二劄　通鹽楮
戊申輪對　論覽厚之弊
戊申輪對第一劄　論消沮之弊
第二劄
癸丑輪對第一劄　論事勢無可恃
壬子輪對　改元
癸丑輪對第一劄　論州縣財計
癸丑後省奏劄　乞召還李伯玉
甲寅後省奏劄　論蒲泰來
丙辰直前奏劄　更化
丙辰後省奏劄一　論常挺
二　論張濟之
三　論張萊孫
四　論周坦蕭泰來
卷二　故事
仁宗皇帝聖訓先盡大臣之慮
高宗皇帝詔籍記贓吏姓名
司馬光謂眾言紛紛乃朝廷好事王安石謂公議爲流俗
仁宗皇帝罷左藏月進助縣官
呂蒙正言都城外飢寒死者甚眾願親近及遠
孝宗皇帝抑僥倖
漢賈山言人主威勢
眞宗皇帝戒舉人宅遂進取
唐杜正倫論謹言語
孔子對季康子問盜
富弼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
歐陽修言朝廷有憧虜之色無憂虜之心
趙鼎子使尹鐸保障
歐陽修乞重斷邊將贓汗

漢李尋言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
董仲舒乞限民名田
唐高鍇中詞科知貢舉
吳育言西北邊事甫定未可恃以爲安
附錄
墓誌銘
像贊
祭文

雪窗先生文集卷之一

宋慈溪孫夢觀叔慶撰

奏議

庚子輪對第一劄 聽言

臣一介疏庸濫叨儒級誤蒙恩命分諭右庠茲因輪對敢陳一得之愚惟陛下裁幸臣聞切直之諫人臣之所難言而人君之所難容也蓋麒麟之患從古所戒而受人臣之盡言者惟明主爲能恭惟陛下不自神聖樂取諸人以爲善自登大寶十有七年炳丹之奏不知其幾什百矣臣不暇遠舉姑以近事言之旱魃爲虐下求言之詔眞從諫如流之實德也改元更化下追悔之詔眞改過不吝之盛心也士生斯世孰不欲披肝瀝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明四目達四聰雖堯舜之世不是過也自昔人主諱聞直言於是有謂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者矣今奏疏有曰箴戒之切不能止醉歌之譏溺愛之偏莫能掩道塗之議而陛下未嘗罪其言之過於直者自昔大臣多護己短於是有專攻上身傅會大臣者矣今奏疏有曰隕穫去就自忤於禮義廉恥之維曲意

調娛莫決於陰陽內外之際而陛下未嘗悉其言之幾於訹也雲南喪師反以捷報昔有以此而擯於危者矣今乃謂淮襄一百餘州三分失一而任其自如川蜀五十四郡一擲棋亡而聽其自若固未嘗不及於境土之日以蹙也山東盜起謂不足憂昔有以此而速於亡者矣今乃謂江陰之擾方息而毗陵之閧繼作毗陵之閧未已而青陽之寇已聚固未嘗不及於盜賊之日以繁也或有言諸夏虐流天降眾異者矣或有言茶鹽更法和糴科抑者矣或有言民不安居而至於散民不得食之言事會已極政弊已窮者有之言何等氣象見於京城京輔者有之跡其往言難徧以舉憂治危明槩鄉於激昔劉蕡一策當時考官猶以為嫌今陛下不惟赦之又優容之略無譴忌此非漢唐以來諸君之所可企及者也然危證荐臻形層出有如羣臣之所奏幾於禍而頻於死者矣不啻惟是言國步多艱危機交急者有之言事會已極政弊已窮者有之言何等氣象見於京城京輔者有之跡其往言難徧以舉憂治危明槩鄉於激昔劉蕡一策當時考官猶以為嫌今陛下不惟赦之又優容之略無譴忌此非漢唐以來諸君之所可企及者也然危證荐臻形層出有如羣臣之所奏幾於禍而頻於死者矣不啻惟是言國步多艱危機交急者有之

雖閎而施行之意實少警悟之機雖生而斃吝之私難絕有乃訓而未克遵有所聞而未能尊故雖日聽盈廷之議而莫有執其咎者不然僨興之心幡然而作將臥薪嘗膽可也將朝不食夕不暇可也將無日不申儆國人於天命之靡常而民生之不易可也尚忍坐視天下之弊之至於此極歟臣雖贅敘夫亦何益伏惟陛下少賜清燕之閒繙閱奏篇擇其切於今日之急務上關君德下關民命者剛決而力行之庶幾天命之將絕者可續人心之將去者可追不惟足以昭吾君聽言之實而又足以激臣子敢言之氣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

陛下留神

第二劄 分別試

臣蒸惟國家南宮試士典以從冀臨以臺臣事至重也爲士子者窮日夜之力辛酸於筆硯間不可數計也幸而得與計偕盡有數矣又幸而無疾又幸而無故則重趼來京誰不覬夫旅進旅退而角勝於鵠立之場不幸至之無日豈其言果無補於事功歟大抵人君之聽言固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雖有言而不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今日之失毋亦陛下容納之量

毋黨甚者妻屬稍涉於服屬之末亦皆不免別試且夫平居未必霑其餘瀝之潤自服而勞自中而選及來省闈榮望遠隔聲律之習稍眾猶可覬倖其間蓋有試一經而四三人者六七人者縱有出類之才局於額而不可得則私相告語以為何苦自諉一試於陸沈之域淈泗遊旅之中忽嘗有司之室閒有飲氣而疾遂指情親為仇家者人之常情豈不愛其宗族愛其親戚於是一遇差官或託他故或祈幸免忽被選差則彷徨而失所措不知朝廷果何憚而不為之處也紹定五年省試令

酒舉貢舉人同避親人就別所混試所取員數幾四十人士子既無孤經之患有司又無避嫌之憂不過撥大院差官之數及取士之額耳於朝廷初無所損而上下悉蒙其利成規尚在可舉而行此去省試不遠欲乞聖慈下臣此章送禮部看詳臣不勝拳拳

丙午輪對第一劄 結人心

臣一介書生比叨睿渥分諭右庠獲侍天顏曾殫未議茲又負丞宗寺攝事墾曹次當陛對敢陳一得之愚惟陛下裁察臣聞國之所恃以立者民也民不得其生則國之所存者幸也盜賊公行莫之或止此非昔人之所以擠於亡者歟海瀕遐遠不霑聖化猶或有之近而畿甸白晝剽金此何景也繡衣之使至煩臨遣而猶未革其脅弓腰刀之習設或加之師旅因之饑饉則又將何以處此流離之子襁負相屬今且纍纍然於江之南矣蠭者朝廷頗以為慮或遣朝紳或戒郡縣必欲究其安宅而後已謀國之人失於區處非泛之費未嘗均節猶於此而屯施焉則遣至於今宜也今期年矣玩視習聽似已相忘於度外陪都之邑近幾激變則其他俟釁而發者直需時耳彼其退無所歸進無所倚豈能枵腹而聽其自斃天相國家則亦幸其僅為小盜而已且臣聞

之淮甸之間兵不足以衛民哨騎突來廛閈寒暑舂夏之交驅掠我馬牛繫累我子弟哭聲振天聞者慘如也國家平時高爵重祿以奉邊將美衣豐食以贍邊兵一旦寇至縱之俘掠此固不容於誅矣然臣之所謂大可慮者則又不止是嗜利嗜殺夷狄之常今乃以吾女之閑於紡織者而使之蠶以吾丁壯之業於墾闢者而課之以耕以吾藝事之習於舟車鎧甲者而役之工重捐

金貝以易之廣置田廬以安之生聚教訓幾欲以中國之民反告中國而吾民乃困於盜賊困於流離居則無以衛之生則無以養之是殆類於為淵敺魚者夫有民斯有土民不之恤何土之能保吾方□□彼方耕桑吾方困守彼方迭出吾之民日以窮約彼之民日以富庶吾之國日有鋒鏑之憂彼之國日有驅掠之利既墟我襄蜀矣又擾我淮甸矣又聲言襲我廣石矣我日以弱彼日以強士大夫方且豢於燕安鴆毒之娛略無蛇豕荐臻之慮徒幸夫祖宗之所以得天得人者尚可憑藉幸甚天下幸甚

苟焉偷安以覬吾身之不及見不思厄運適逢危機已露日星雷雪之變今歲特異殆若與事變適相符者火已及燃若何而不為之痛哭流涕也先民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陳亮舉以告孝宗皇帝以為今世儒者之所未講正此謂也嗚呼人民吾祖宗之人不幸而有漏師之人則彼得以窺吾動息諗吾堅瑕軍志之所謂先聲後實者反足以闕吾之機閧矣幾事不密恐非獨害成而已也臣愚欲乞自今以後應有言及兵事者付之宥府密為區畫特免報行庶幾有合於肯綮歸乃出於犬羊腥羶之

頻想其引領南望之心天地鬼神之所痛也為民父母其忍付之無如之何而已哉有殫無貳不為不義屈者寧能有幾萬一含其畜養習其風上提戈反鄙將有撫我虐我之分事關宗社未易輕言甚非祖宗在天之靈所望於陛下者也陛下而一念及此則凡上而君德下而民隱內而朝綱外而邊備其得以玩心處之乎臣不敢泛舉以瀆天聽惟陛下毋以為迂愚而忽之則祖宗幸甚天下幸甚

貼黃 謹邊報

臣聞兵詭道也在彼者我可知在我者彼不可測則攻守可以制勝狡焉強敵擾我邊陲自開謀不精而倏去忽來皆不能以豫為之防吾謀亦已疏矣甚者帥閫之中明廷紳之奏請所以為固圉之計者則夫人皆知之不幸而有漏師之人則彼得以窺吾動息諗吾堅瑕軍志之所謂先聲後實者反足以闕吾之機閧矣幾事不密恐非獨害成而已也臣愚欲乞自今以後應有言及兵事者付之宥府密為區畫特免報行庶幾有合於肯綮之義惟陛下裁幸

臣聞今日之急務莫理財若也生財之路窮獨倚於楮於鹽耳楮之爲數近如版曹所奏舊者已及四十二千萬新者已及二十三千萬方來者僞造者蓋又不知其幾多則賤少則貴理勢之所必然者今新楮之價較之下方亦且削於曩之半矣秤提殆幾無術毋已則權之以鹽爰乎爰自鈔法廣更民疑滿腹立爲高價商旅不行斥鹵之地敖庾充積謀國者固嘗建損價求售之策矣或者乃謂累而計之所損不少噬夫損者固不少

積藏日久既經有司秤量則消折之咎孰執責償亭丁逋者逃矣究詰司存舊者新矣此其患一也食鹽之家止有此數烝波所出額亦有常陳陳相因無所發泄縱於此時損價以售則食者有限外此何需非惟舊鹽虧價而新者亦與之俱矣此其患二也官賣之價既窮則私鬻者愈得以奪其利積倉之額既折則續納者必求以補其虧此其患三也朝廷方窘於用度之不足而寄命於鑿空之楮曷若損鹽之直使之流通於積滯之餘則商者願出於市可使亭丁無失業之憂可使官吏無虧額之患可使叅民無販鬻之私可使異日新鹽之價不至於相因而愈損鈔法漸通國用漸裕或以之截造新楮或以之收換舊楮一舉而數利兼執事者何憚而不爲此也不然私價猶故商人巧於心計者必不肯爲無所利之舉矣昔者蘇軾進策先朝以爲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亦謂使今日而無積貯之以鹽則亦將待價而沽之乎臣竊料及今而損其直猶可爲也日復一日價日益損鹽日益消二者將胥失惟

陛下亟圖利之

戊申輪對 論寬厚之弊

臣聞士大夫無寬厚之實德非國家之福也士大夫習寬厚之美名亦非國家之福也夫寬厚國脈之所恃以立者也苟惟習於其名而不察其所以然則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漢初諸臣議論務在寬厚國祚綿遠終必賴之而或者且謂後世多行之者非也國朝以仁立國列聖相承恪守家法社稷靈長之計在此而不在彼也比者大化既更正人在列一時敢諫之士執法之臣

稍過於激相繼引去於是遠鄉潛移氣象隨異上下相
仍遂一轉而爲寬厚之歸矣固不害於政也特患今之
所謂寬厚者非古之所謂寬厚耳司馬光上言於仁祖
之朝謂景祐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
事之臣多行姑息之政且當是時朝廷清夷羣臣輯睦
宜若不容少貶而光所憂乃在於此矧今國勢日輕民
生日蹙變故日繁疆理日削人才日少財用日虛而士
大夫乃欲習寬厚之美名得乎臣竊妄謂今日士大夫
之習俗往往謙沖退託之意多而運量把握之意少懲

創悔艾之意詳而奮發激揚之意略因循苟且之意重
而作新振起之意輕含容隱忍之意厚而是非可否之
意薄未必有市恩之心也而不敢任怨未必有好名之
心也而不免懼謗風憲之地迫於調停未聞有十疏而
攻一竦者封駁之司屈於宣諭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
制者奉三尺法職也或至於循弊例以惠於僥倖忘私
公義也或至於徇人情以爲圓融宜乎在外者習見內
之積輕於是而懷玩侮朝廷之心在下者灼見上之優
容於是而進動搖國是之論威弱而人不以爲畏則謂
其不至已甚也惠養而人不以爲恩則謂其將以買靜
也長此不已習以成風法度必且陵夷紀綱必且淪斁
禮樂教化之具必且廢弛職分之所當爲者將有所避
而不肯爲天下之所不容不言者將有所沮而不敢言
矣習熟見聞視爲常事旁觀袖手莫肯誰何原其寬厚
之初心豈知流弊之至此事勢所趨亦有不得不然者
蘇洵謂久而不治則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
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惟陛下奮乾之剛行
決之明詔二三大臣羣工百執事之精白一心以承

休德有含洪之量者濟之以直方之志有溫柔之德者
加之以密察之功必如富弼以盡革眾弊之心爲心而
勿以生事爲戒必如歐陽修以執奏內批之心爲心而
勿以貴怨爲懼必如張浚以控制諸將之心爲心而勿
以召釁爲憂剖破牽制之心洗滌彌縫之習不必一於
任怨而不可無不避仇怨之力量不必輕於紛更而不
可無改紀其事之事功一轉移間神觀頓復則寬厚之
實政得矣不然漢之所以基禍者正是物也可不畏哉
可不懼哉

戊申輪對第一劄 論消沮之弊

某一介疏賤備員匡監兼領郎曹三入朝班涓埃無補茲因輪對荐控愚忠臣聞事物之變有伏於至微而不可察者消長之機是也善於覘國者不觀國勢之重輕先觀吾道之消長方吾道之日長則國勢雖輕而終必重及吾道之日消則國勢雖重而終必輕羣枉盛則正士消劉向所以知漢之必衰聽小人則君子道消陸贄所以知唐之必亂消長之機至可畏也恭惟皇帝陛下親總大綱更新庶政登庸舊學復畀相權收召諸賢盡竭清要天下孰不改視易聽曰此小人道消而君子道長也然臣竊迹近事似於否雖傾而泰未開陰雖衰而陽未盛小人之聲迹雖寂而君子之事功未彰得非小人之道未嘗日進而長而君子之道已自不能不日退於消沮之域乎請舉其大者言之論道經邦不親細務以身徇國助理萬機宰相之職重矣陛下收還政柄之餘似有獨運天下之意造命不盡由於中書密旨或聞傳於省府則謂臣等將順之而不暇者宜也故其一吏當除動嫌親故不肯以除官八百之事自任一弊當

以先之畏其固執則改命而行之銀臺一司自謂失職者宜矣故其封駁之報至屢月而不見於邸書又安有援例而論漕臣之不當遷者繳納之上或申命則復爲之書牘又安有三舍人不肯命詞者則給舍之氣節幾於消矣推原其由臣竊謂陛下有立賢無方之公而未能盡無亦欲除吏之私有總攬權綱之得而未能盡無政由中出之失百司庶府非不知力陳時病之爲忠而不能不以直言去位者爲戒非不知痛懲弊倖之爲當而不能不以執法見斥者爲疑臣之所憂實在於此而

又有大可慮者焉易稱否泰之反一以消長占之此消彼長不能兩立吾道日消則必至於下陵上替外重內輕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倒持之患作矣況今法度不修紀綱不肅外而帥閫萬一玩視朝廷則誰爲陛下之杜衍下而小人萬一動搖國是則誰爲陛下之王巖叟此正賈誼所謂陛下雖賢誰與領此者也可不慮哉漢時有宰相而反詘於左右之辯論者卒以基後世近習弄權之禍唐自褚遂良之逐中外以言爲沮之氣象哉臣願陛下明詔任事言事之臣各揚乃職爲宰相者必曰朝廷用例安用我爲爲臺諫者必曰受旨言事實所不敢爲給舍者必曰不經門下臣爲失職則朝廷之上庶乎可以振揚風采而無依違牽制之患也不然劉向陸贄之所深憂者皆今日所當鑒惟陛下裁幸

第二劄

臣聞漢王吉有曰公卿未有建萬世之良策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臣竊謂今世之士大夫求其留意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者亦不多見也夫以驟遷數易之官而御夫長子孫之吏已不出其上下手矣重以退食自公之餘多欲取暇而姦吏愈得以行其私於是公牘之行移或空其月若日小官之書擬亦不於日月而謹書焉遂使胥徒乘時射利可其意者則速與施行咈其意者則固爲藏匿未幾而莅是官者轉而之它則或毀其籍或新是圖或顛倒其後先必欲遂其所志而後已由是詞訟之滯者日益繁伺候於旅舍之地者日益眾賄賂公行咨嗟滿道又下而監司郡守之庭威令易行期限尤峻起司點刷非一處所或申或展俱有定價故其縣鎖之違慢者紛如也不知夫立限之餘爲吏者固滯而不發繼則違限而責之略有加之詰問者則不過詼其責於匱郵甚者縣鎖林送之徒取賕未滿則藏之累日而後出之居官亦不知其何如也引問之時則已落於典吏交通之後情僞百端未易致詰使其在我者明註其所發之日在彼者又明言其所承之日則違期之罪必有所歸而胥吏不得以行其姦文移往

復自此亦可以稍簡矣繼今而後能於此加意焉則上下必不敢以文具相應居長官者既有所考核苟沈滯於所屬之久則小吏何所容其身爲小吏者既久於申明而胥徒輒或爲之稽滯則爲長者亦得以知其罪而懲之況官無崇庳食焉而怠其事誰肯甘心被此名哉此亦勉其勤政之一助也如臣言可采欲乞付外施行

壬子輪對 改元

臣恭惟皇帝陛下舊發英斷更張化絃命大臣以開明公道責臺諫以振起頹綱用正人以奠安國勢邇來且

暮年矣臣竊觀今日之治效非不差彊人意而未足以新天下之眾聽非不稍勝前日而未足以洗積年之舊汙歲月悠悠識者興歎此微臣所未喻雖陛下亦不能不自以爲疑也比者誕頒御札爰改新元豈非復欲以此而爲作新之機乎何則使更化而必改元則不待於暮年之後使今日已收更化之效則雖不改元可也臣有以知今日之改元未必非聖意之不足於前日之更化也雖然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不足於更化而復改元聖意爲何如也作事謀始故無終凶思患豫防故

而預思平秩之規如記禮所謂其飭國典以待來歲之宜而預爲孟春布德和令之地則庶乎昔之更化非虛文今之改元非故事也不然王春肇始是爲元年日遒月增歲不我與陛下更化至於三矣陛下改元至於六矣今日惟不足於更化所以改元他日更化不足於改元則雖復欲更化而事已往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臣竊懼焉惟陛下裁幸

癸丑輪對第一劄 論事勢無可恃

臣一介疏賤備員司府輪當陛對敢瀝愚忠惟陛下裁

幸臣聞國家必有所恃而後立無所恃而猶足以自立者幸也非可恃以爲安也臣不暇泛引姑以近而易見者言之天難諶斯天本不可恃也我朝受天明命以撫方夏此今日所恃以立萬世之基者也京邑之鬱攸甫息而浙濤之衝突繼聞人心皇皇莫究安宅未可委之以仁愛人君也民心無常民本不可恃也我朝得天下之德澤爲可恃也然小惠未徧民未懷也而況故舊敢於恃陛下之簡眷貂璫敢於恃陛下之使令士大夫之不肖者敢於恃陛下之知過平居暇日未有動容變色

之警固可晏然而無憂猝有不虞之患突如其來臣又不知陛下將果何所恃也臣愚不識忌諱惟陛下憐其愚而垂聽焉

第二劄 論州縣財計

臣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也先保障而後繭絲故鐸得以損其戶數而有以固民志於危疑之頃然後知郡國固不可不爲斯民計朝廷尤不可不爲郡國計臣近者出守於宣嘗考五年版籍額二十五萬餘石除災傷檢放運司寄納諸縣截留遠年逃閣人戶拖欠之數所入多則十萬餘石少則六七萬石若併以斛面而輸之農寺總制所以苦不足而截上供以充府用者止萬餘石官兵請給宗子孤遺歸養濟囚糧雜支乃至六萬餘石移東補西委難支吾宣爲藩府猶且若此其它小蠹抑又可知眞宗皇帝朝大臣語漕臣謂東南權利已盡今總制經制月樁等錢俱非國初之舊牙契則奪於上司之拘榷酒課則虧於兼葭之頻仍上下煎熬無復生意於是宗姓請給綾於放行而無以廣陛下睦族之仁兵籍闕虛憚於塡補而無以佐陛下立武之政是豈天

下之吏皆無一毫爲民爲國之心哉勢有所迫於上志有所不得伸於下其弊固應爾也於是朝廷因催數之浩繁而反有租額失陷之憂州縣利上司之急索而反爲襲襲自豐之計文移旁午徒飽悍卒之欲版籍殽亂徒售猾吏之欺國家將何利於此而使斯民至此極也臣愚欲望聖慈申命大臣應自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量其輕重稍與退還及有截數少不足以供一郡之用者量其多寡更與支給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而斯民亦皆受一分之賜其於國家命脈實非小補

癸丑後省奏劄 乞召還李伯玉

臣聞癉惡者必彰善去凶邪者必登俊良二者不可與不癉惡同俊良之不登與不去凶邪同頃臺臣蕭泰來小材足以爲惡強辯足以飾非自爲言官見之論列多知名之士雖何澹胡紘之徒曾不是過善類扼腕至耳羣議滋紛眾怒難犯李伯玉舊不顧身首發其惡陛下以紀綱所繫姑鐫兩官初非謂奏來爲君子而伯玉

爲小人也近者天啓聖衷龍泰來言職天下莫不頌陛下之明遴臣相繼論奏略盡奏狀陛下不崇朝而出泰來於外天下又莫不頌陛下之斷臣於是時謂大姦幸已脫距諫類可以安心遂不敢復以贅瀆天聽今泰來罪狀既以明白則伯玉前日之奏不爲謬妄審矣況伯玉心乎爲國勇於疾邪使之立朝必能直辭正色上格君心謂宜朝黜泰來而夕納伯玉可也今縱未能還之本朝亦豈當處以謫籍歲月悠悠施行若此果何取於嬰惡而去凶邪哉陛下即位以來崇奬直言其間固有名之以異議何湛劉德秀欲去慶元之君子則名之以僞學泰來之爲此言是學安石京卞檜湛德秀譖而甚之也且更化以來所收召之君子論諫雖未免於太切而其意不過於忠愛人君襄貶雖未免於太白而其意不過於扶植善類當是之時泰來豈無它人之可言而乃汲汲於當世敢言之士得非珠玉在側覺我形穢而或者謂其不能無投杼之疑皆泰來以邪說誤陛下之罪也周官有議賢議能之法春秋有爲賢者諱之事本於元祐之諸賢而不得遂後緣除授給事中陳次升封還詞頭必訟次升嘗謂元祐羣諫哲宗怒甚次升引唐德宗怒其輒訟言者謂送吏部臣讀國史至此恭惟哲宗皇帝何其重朝綱而惜善類也蕭泰來何爲言官不能區別邪正以報陛下親擢之恩乃倡爲邪說取陛下更化以來所收召之君子一網而盡之曰是虛議論也是非常人之言士也蓋王安石欲去熙寧之君子則名之以元祐之君子則名之以邪黨泰檜欲去紹興之君子則名之以異議何湛劉德秀欲去慶元之君子則名之以僞學泰來之爲此言是學安石京卞檜湛德秀譖而甚之也且更化以來所收召之君子論諫雖未免於太切而其意不過於扶植善類當是之時泰來豈無它人之可言而乃汲汲於當世敢言之士得非珠玉在側覺我形穢而或者謂其不能無投杼之疑皆泰來以邪說誤陛下之罪也周官有議賢議能之法春秋有爲賢者諱之事本

朝趙抃亦謂君子有過當扶持而安全之而程頤見論人之短者則曰汝輩且取它長處縱諸君子之過盡如泰來之言求之聖經之格言先朝名臣之芳躅已不合矣況非如泰來之言乎由此而論泰來眞誣白成黑指正爲邪者也臣昨具奏乞收敘李伯玉嘗及泰來之姦此天下之公言而非臣之私言也泰來長惡不悛佔終自是辭免之疏有曰近臣無公是非誣白成黑誣黑成白小人有私朋比指邪爲正指正爲邪又且曲爲相醜詆之詞直欲反昭同之翰不思朝廷之置給舍正謂制

敕或有未便而許封還初未嘗以反汗爲嫌也臣之辱官自應汰斥而泰來輒効董必之訟言者豈容無董必之罰乎臣而不言紀綱掃地矣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泰來褫職罷郡以彰公論以振朝綱所有錄黃臣未敢書牘

丙辰直前奏劄一更化

臣立螭無補去國踰年被命提泉業已就道自天錫寵俾復舊班再望清光實在陛下易相之後敢以更化之說上禆時政之萬一試垂聽焉臣聞徇更化之名而忘更化之實固非有國之福也諱更化之名而忘更化之實尤非有國之福也臣嘗觀先儒程頤釋復之義其於頻復則曰頻復而失危之道也其於迷復則曰居復之終迷而不復凶可知也頻復而失固不可迷而不復其可哉恭惟皇帝陛下以不世出之資撫大有爲之運紹定癸巳易相則更化淳祐甲辰易相則更化淳祐辛亥易相則又更化迺者奮發英斷斥逐大臣當此之時壞證弊端不可一二數如司馬光所謂改之如救焚拯溺惟恐不及可也然朝廷之上不以更化爲局面縉紳之

間不以更化爲國論前後之易相一也而局面與國論則有不一焉故臣得以妄議今日諱更化之名也夫所以諱其名者得非習見前日已試之弗績逆知今日改紀之無成定見轉移於境變情遷之餘銳意銷沮於志勤道遠之頃故向之所熟講者乃今之所厭聞者也使今日果能剗除宿弊圖集事功雖不以更化爲名未害也乃因諱其名遂併其實而忘之架漏目前苟延歲月亦終於淪胥以敗而前日徇更化之名又將有迷復之凶治功何時而可成世變何時而可回乎且去相當國

無杜衍封還內降之節有王珪三旨宰相之風於是宣
諭內批兼行相事崇階美職開授私人幾有人主與丞
相爭除吏之失今易相矣謂宜政事必付中書手筆不
廢朝令可也然而瑣細牒仕明示恩私倖門捷徑類多
得志無以異於前日也去相當國無韓琦範鎮守忠之
明有丁謂私庇允恭之欺於是依憑城社潛作威福陵
轢搢紳敢敵公論幾有西頭之勢重於南衙之漸今易
相矣謂宜一宮府之體而昭平明之治抑內侍之權而
安掃除之職可也然倚之家寵賂益彰修內之私聚

斂未已無以異於前日也去相當國不能以呂夷簡不
念舊事為意而異己者斥乃欲操熙寧大臣偏重之舟
於是冥鴻高飛不免矰弋白駒空谷不顧場苗今易相
矣謂宜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可也然前席之思方切本
不當以傅長沙今知名之士當居中而予外者何其倒
植也蒲輪之召方趣本不當以舍魯郎今既召之賢未
赴闕而中輟者何其從事於虛文也則猶前日之未能
用君子也去相當國不能以陳恕不進三司錢穀之數
為心而應奉享上乃欲履宣和大臣已覆之轍於是紫
闥遙嚴錢神可入瓊林充溢稅陌不知今易相矣謂宜
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可也然詔書之督上計本非
漢之令典今賦額之復上頻御筆未悛之弊何如也內
藏之有進奉本非唐之美事今非泛之取猶賴內庭常
賦之外何所從出也則猶前日之未能寬民力也然則
未易相之前弊政固不少也既易相之後弊政亦自若
也轉移局面已越半期快活條貫未聞一二謂非諱更
化之名而忘更化之實不可也陛下所以勇出前日之
相者正以其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偏而不起眡而不行
故耳以今視昔相去幾何是無怪乎非時之雷食日之
月隕石地震之妖天災地變之稠於前日也光化之城
舊利之成大理思播之攻敵國外患之急於前日也今
何時也雖深陳既往之悔而下哀痛之詔可也陛下聰
明之資卓冠百王慶賞刑威之權盡在一己帝王盛德
大業惟所欲為顧乃因循苟且之意重而寖厲奮發之
意輕□□□□□多而明白洞達之意少為書不勇
疑事功之未必成歷變既深謂天幸之可數得不為弗
慮胡獲之思每持毋動為大之見鋟疑眾難視為故常

危言激論或至扞格是以陛下帝位三十有三年正當道久化成之時方且有夙興夜寐未知所濟之歎非特天下之人爲陛下惜之雖陛下亦不能不自以爲惜也蓋前日徇更化之名而失更化之實故雖更化而不足以成天下之功今日諱更化之名而忘更化之實故雖易相而不足以救天下之弊然則何爲而諱更化之名或曰改過之懼也立志之卑也天理未純而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慾未盡而除惡不能去其根也周惇頤有言人之有過如護疾而忌醫其害不可勝言者前日尚存之天下其務因循重改作之時乎抑爲政不行必變而更化之名既止如今日之所觀今日盡去更化之名又未知他日之何若覩國者直爲此凜凜也陛下視

更化之時乎不興滯補弊雖宣王無以成中興之名不改之以終善道雖太宗無以致貞觀之治況乎紀綱翕而不張威令玩而不肅當更化而不更化此正董仲舒所謂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者也然豈特不能善治者哉長此不已宅日蓋有大可慮者存也臣願陛下察世運之既極念國事之已非顧省闕遺斷絕牽制如易之見

善則遷如書之改過不吝恤傷惟厲思免厥愆以加側身修行之功引咎責躬布於境內以立修政攘夷之本補綻決壞支持邪傾以爲濟時拯世之術明詔二三大臣捨其舊而新是謀毋諱更化之名而蹈迷復之戒天下尚可爲也不然世變日下如江河臣懼焉而已矣惟陛下留神

丙辰後省奏劄一 論常挺

臣聞曲臺典禮之職實爲朝廷清望之官必清約如楊綰清潔如賀循而後可以居之苟非其人不在茲選臣伏見新除太常少卿常挺科名雖峻識見甚卑自登仕

遂蔑有善狀其出守三衢也折苗之贏則捲入私囊椿積之米則變爲路費邦人具能言之其入分六察也聽其兄睎尹兜占稅物致鄉人之稱冤縱館客樓其姓者交通關節使平民之溺死通國無不知之眷斷如神已解言職貪夫無恥載入修門以清望之官而畀之若人非所以重禮樂之司也欲望聖慈將挺新命特與寢免不勝公道之幸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臣聞君無譴大夫之所有公譴著在古禮昭如日星所以扶持世教防範人心至不輕也故以國廢名以官廢職名可廢職可廢而譴不可廢也隋書以韓擒虎爲韓擒唐文以丙辰爲景辰雖以武三思之不道每對人言猶稱世爲代非君所而且若此況前旒蔽纊之下乎臣伏見新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張濟之奏對次篇引用書語其一從酉從凶正犯哲宗皇帝嫌名臣一見之不覺悚息猶恐書吏筆誤載於省房關到奏御正本所犯一同操觚弄墨之生尚以此見黜於場屋紳搢笏之士乃以此昌言於朝廷是敢於君所而無公譴也無禮於君莫此爲甚忽觀除目典教東序論其科名固不爲忝第直講王郡教育宗英顧使不避祖宗之諱者爲之天下皆知其不可也臣愚欲望聖慈特發睿斷將濟之罷黜以正國法以肅官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牘

三 論張萊孫

淮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中訓郎前添差淮南東路兵馬鈐轄揚州駐劄仍釐務張萊孫差知袁州帶行環衛官臣竊惟袁之爲郡實江左名邦以法從之口口口其選至不輕也今忽畀之一小使臣殊駭觀聽雖惟辟作福無所不可然除授之事亦當按之舊典參之公言其它豈無武人可得之郡稍合近比則天下莫敢議其非臣職分所在不容自默

四 論周坦蕭泰來

臣聞傳有之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讒爲惡不同爲姦則一儻使贏豕之蹢躅必成滋蔓之難圖臣伏見朝請郎周坦雖忝掄魁全無學識不念榮進之素定惟知溫飽之是謀初宰相待罪臺諫之職也坦則藉妻舍之通家使內言之出梱相爲表裏變亂正邪辱言責甚矣內而臺諫外而監司皆天子耳目之所寄也坦則溺婦翁之私情推部使之風采公肆彈劾不畏嫌疑壞紀綱甚矣毀公植私附下罔上此傳所謂不則德義之經者也朝散郎蕭泰來巧工於文不明乎善良由氣質之偏駁不知議論之同邪再爲幕官已逞貪虐自登言路益務蔽欺無瑕可以非諸人枉已未有能直人者也泰來則以司憲之府爲欲窟以聽訟之權爲利源請託公行是非倒植汙清臺甚矣人臣惟不言

言則入此六事聽言之道不可豫爲一說以禁切之也
泰來則指敢言之人爲虛議論指好修之士爲虛名邪
說盛行一網殆盡誤上聽甚矣惡道醜正靜言庸違此
傳所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者也臣考之國史有曰庶官
之外別加職名所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得之爲榮選擇
尤謹又曰祠祿之官所以佚老優賢祖宗之時員數絶
少其選俱不輕也坦泰來昨以臺臣論列褫職罷祠簪
旨一頒公論惟允今許之牽復或者謂之惠姦大明當
天固不復用履霜堅冰尤當豫防臣愚欲望聖慈特發

睿斷將泰來依舊職予祠新命並與寢免以正國法肅
官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牘

雪窗先生文集卷之二

宋慈溪孫夢觀叔慶撰

故事

仁宗皇帝聖訓先盡大臣之慮

皇祐二年諫官韓絳嘗因對言曰天子之柄不可下
移當開出睿斷上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
理而有司奉行則害已加於人故先盡大臣之慮而
後行之出皇朝備要

臣嘗讀周禮至於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而竊有疑

焉夫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其權似不容有所分也而顧
以大臣參之何耶蓋嘗拜手敬觀我朝仁宗皇帝寶訓
而後知聖人之所爲其計慮固已深矣事從中出一時
若足以快人意佗日流弊之極則有不可勝言蓋人君
出言自以爲是則羣下孰敢矯其爲非間有敢於嬰鱗
而犯雷霆之怒者固已難矣迫於宣諭怵於憂畏則百
鍊之剛其不化而爲柔者幾希雖然用行舍藏人臣固
無所輕重也人主而爲社稷謀其亦何便於此哉韓絳
徒見仁祖之時威權不立而乃以間出睿斷爲請夫豈

知仁祖正欲一付之公議也今觀聖訓乃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毋亦曰戚畹干求蠲吾法也貂寺竊睨伺吾隙也一撤其防趨者瀾倒斜封墨敕職爲厲階甚若外廷之公是公非誠不特此也內降指揮詔之執奏內侍宣傳許以審覆固非待於杜衍之封還而後知所自蘧也陛下淳厚之德與仁祖同符而天造神斷甚廣于尊莫不自我又無仁祖朝威權不立之患則天下之事尤當盡付之公議可也夫何邇年以來羣下奏疏一則曰鑒評之節帖也二則曰救使之調停也又否則曰

內批除授多瑣瑣之姻婭也夫天討有罪天命有德皆非人君所得而私也願陛下深長思之毋使羣臣之言得爲聖德之累則天下幸甚范祖禹謂法仁祖則可以知天德惟陛下留神

高宗皇帝詔籍記贓吏姓名

建炎二年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贓人令中書省籍記姓名姓名罪至徒者永不敘用按察失於舉劾並取旨科罪出藥年錄

臣嘗謂財用之在天下昔非豐而今非嗇也今日之國用竭矣民力困矣財用果安在耶亦在於士大夫之家而已爰自貪風熾禍彼此相誇自一命以上往往皆以爲冒於貨賂之具貴爲公相者田連阡陌子女玉帛充牣其家幾於上逼乘輿下至一郡縣吏解組言還無不囊金累貝帛舉人用廬此皆通國之所共知者由是民日益病國日益貧神埋降罰開有聲鯨鯢之罪然在上者則詔曰勿推在下者則每以貨免否則以改正復用矣嗚呼欲以此而求天下之治雖堯舜不能也祖宗盛時所以待贓吏何其嚴也或真決或杖死或配之沙門島故高宗皇帝在御恪守家法應贓吏必令中書記姓名至徒者永不敘用失於舉劾者亦必罰無赦盡以贓吏害民其烈有甚於盜賊也盜賊之犯法例不得免贓吏乃所以仁於民也祖宗不以是爲不仁也不仁於贓吏乃所以仁於民也之犯法或託以不曾伏罪或託以曾經赦原或託以及期指揮經營關節率皆赦復是勸之爲盜賊也陛下子愛庶民惟恐有以戕其生而貪墨之吏不惟不能任弼牧之責反敢借陛下之名位以行其私陛下何負於此曹而此曹忍負於陛下也此而不懲民愈病而國愈貧

矣爲今之計宜詔中書令如建炎之制應天下賦吏曾經抨彈者纂爲一錄於內編節緊切罪犯其重者雖赦不原庶幾小人有所忌憚而中人之材亦不至陷於爲惡於國無損於民爲利臣不勝拳拳

俗

司馬光謂眾言紛紛乃朝廷好事王安石謂公議爲流俗

司馬光登對上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之好事也王安石爲參知政事入謝因爲上言陛下欲以先王正道變天下流俗而日盛也遇事輒言微過必諫幾於南荷羣臣面折廷

今姦臣欲敗先王之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是以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威而天下之權已歸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 出三朝名臣言行錄

臣聞危言激論固人主之所難從而法家拂士乃國之所恃以存者也人主未必有拒諫之心而惟勸之以納諫之善此君子之用心也人主未嘗無納諫之資而陰導之以拒諫之計此小人之用心也非特君子小人之情狀由此而分而國家安危治亂之機括實由此而決

也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虛己受人猶懼不既犯顏敢諫曾何幾人惡其訐則忠直者疑厭其激則奮發者怠十事而去五六勢所必至也君子安得不力爭而深辯之以明忠言之眞有益於人之國歟小人惡人之有言則必立爲一說以誤人主之聽然後舉天下之言者皆可以是說罪之其端甚微而末流之禍有不可計此乃大易入於左腹之戒所以示萬世者不容不嚴也神宗皇帝卽位之初仁宗所養之君子方日進而日盛也遇事輒言微過必諫幾於南荷羣臣面折廷

爭不得舉手之時也故以神廟之好賢樂善亦不能無紛紛之疑賴司馬光忠於愛君以爲朝廷好事實在於此神廟不罪其忤旨且諭之以欲朝夕討論以規遹闕不幸王安石用事乃病其紛紛而導其君以與羣下爭勝負愿言新法之不便者一切指爲流俗然神廟之朝君子嘗暫退矣而終於用正論嘗少鬱矣而終於伸雖安石欲深罪言者而終不見聽神廟之所以愛惜善類者何如此其至也陛下卽位以來恪守家法崇奬直言士氣以涵養之久未免大聲疾呼於旒冕之前雖陛下

聖度如天曲加容納而亦豈能無神廟紛紛之疑惜乎
檢玉之徒不能推廣司馬光好事之說以囘天聽願乃
規倣王安石流俗之說以塞人言聲嗟氣歎之閒微有
不悅意諭色授之頃暗不致疑故陛下未嘗不好忠言
而羣下自不能不以逆耳爲嫌陛下未嘗不導人使諫
而羣下自不能不以麒麟爲懼徒見諫書之稀而託於
聖朝之無闕事而已神廟所養之君子既能力
加愛護於羣議交攻之餘陛下以卽位以來所養之君
子或者乃謂其積年任而信一朝疑而斥長此不已則

緘默相師而欺誕成俗與天子相可否爭是非之意不
可復見臣直爲懍懍也臣願陛下恢寬容之量以開眾
正之路揭陽明之鑑以杜羣枉之門毋使先入之言得
以售欺毋謂忠告之論幾於太激庶乎邪說不得爲正
論之害天下幸甚臣不勝惓惓
仁宗皇帝罷左藏月進助縣官
慶曆二年五月罷庫月進錢千二百緡上語輔臣曰
此周官所謂共王之好用者朕宮中無所費其斥以
助縣官出仁宗皇
帝長編

國視古者藏富於民之意已相萬萬況又欲以國之富
而供天子之私奉蓑其可乎仁宗皇帝慶曆之際天下
之民固已家給人足而歌舞太平左督月進爲數至微
初非剝牀及膚之舉且其王好用其說不予
斥之以助縣官焉此仁宗所以能用周禮也陛下修身
齊家強志守度掖庭之費若可以白之天下而無愧竊
迹近事不無隱憂瓊林有庫見者怨望今出
出於公乎常賦之外安得羨餘今進奉者果能卻之乎
賣官錢入私門固不爲晉武然亦豈無效劉毅之言者

乎徒東扉入西扉固不爲唐憲宗然亦豈無進李絳之
諫者乎甚者則爲權宜之取或指爲每歲之定額瑣屑
之利或撥爲內廷之稟名期會殆類於有司主進不嫌
於穢瀆蘇軾有言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亦有以致
謗臣甚爲清朝惜也今縱未能如仁祖龍有常之賦當
思權利之譏足以病民縱未能如仁宗之捐進奉以助
縣官當思用度之無節足以病國矧惟今日之事勢視
仁祖全盛之時十無二三乎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敢以此規

呂蒙正言都城外飢寒死者甚衆願親近及遠

淳化五年春正月以上元節御樓賜宴從臣上曰五
代之際生靈之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
覽庶政萬事釐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呂蒙正
避席曰乘輿在上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
城外不數里飢寒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親近
以及遠蒼生之福也出皇朝備要

臣聞天子之事接於所可見則雖庸主有所不敢忽伏
於所不可見則雖聖主有所不及知蓋四方有敗必先

尤當念民力之孔艱江左疾疫死者相枕尤當念民瘼之良苦況惟近甸之閒或困於水災而賑恤之未有其具或擾於盜賊而銷弭之未有其方獨可謂神京莫枕而遽以爲持盈守成之世乎臣區區愚忠敢逃蒙正親近及遠之說以告惟陛下裁敎

孝宗皇帝抑僥倖

乾道九年八月上曰僥倖之門蓋在上者多自啓之故人生覬覦心非孝宗聖政臣竊惟三代而下有國家者未嘗無湯之官刑而不足以儆有位未嘗無周之八柄而不足以馭羣臣是非法之罪也不自敗其法於上則今之法猶古之法也天下之人道義之念常輕而功利之念常重靜退之習常少而躁競之習常多此下有脫誤而後足以用吾固無是理也

不遇

不遇多慾之主則自靄之書自不可得而上不遇規利之君則鴻都之錢自不可得而入不遇側門用事之世則斜封墨敕之官自不可得而求曲爲之防事爲之制其責蓋在上而不在下也孝宗皇帝所謂僥倖之門在上者自啓之大哉聖謨眞萬世之龜鑑也且親郎門客乞理選限之請雖稽雄以爲不可向非孝宗謂朕每守法不敢放開則友悌諸王之愛孰得而議之禁庭宮屬未一年而遷轉之事雖金安節以爲不可向非孝宗詔其回授以示僥倖之不可數則依憑城社之人孰得而正之一代之治光明俊偉職此之由也陛下聖略如神陶鈞獨運天下咸曰今日之孝宗也或者猶謂內批聖旨稍侵相權曲徑旁蹊敢干宸聽停廢之人或無故而起家微賤之吏或無故而持筆一佳郡之闕曷嘗不欲擇良牧而議者則曰雁門可以貨得也一軍職之授曷嘗不欲得賢將而議者又曰節度可以價取也賢否不免於混淆資格將至於紊亂視孝宗之時果何如也臣願陛下主一無適以義奪情謹天子之徽言愛明主之頌笑心君志帥自作主張深念孝宗之聖訓以正內朝之本百官正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臣不勝惓惓

漢賈山言人主威勢

漢文帝二年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震之以威壓之

以勢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出通鑑

臣聞好善忘勢賢主之事也滅德作威末葉之事也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舉天下之大固惟我聽從惟我服役也然必有建極之君而後可以言威勢否則君以爲雄孰敢不雄不能免之出竭其慮之入可乎以是知威勢者人君之所固有也而非人君之所可恃也欲令出惟行則當謹於未出之初欲言莫予違則當繹於未敷言之始苟能制命爲義不患羣臣無承命爲信之忱苟能祇台德先不患天下無不距朕行之意陛下而能行此則藏威勢於不用而天下亦自以雷霆萬鈞視之矣臣不勝惓惓

眞宗皇帝戒舉人宅途進取

咸平中學究李德明表獻水磴之利上曰舉人當修本業以俟科舉他途進取尤多躁競卽詔勒出舉場出五朝寶訓

臣聞取士以法非古也取士而出於法之外尤非古也漢人猶能辟舉孝廉至本朝而專上經術詞章之科然之以顯劾而去之如拔山鬱攸息聲之餘民居豈堪於載壞或撤而爲觀宇之通衢公私築邸之秋財賦豈堪於不如是則濁泥之譏復見於今矣唐人猶能兼採譽望

至本朝而乃有糊名考校之制然不如是則李絳段文昌之私屬可以復行於今矣科舉不足以得士而士不得不由科舉以進不然大名難居而人心未易厭服也故我眞宗皇帝因李德明之進表俾其專修本業戒其捷出他途非抑其進取也所以涵養士子之心術也嗟夫黃金束帛上書非不當賞也而賞不可希安車玄纁隱士非不當舉也而舉不可倖儻如王綦種放之高尙而擢之諫省程頤尹焞之理學而置之經帷是固不害其爲出於法之外也今日之士子或以遺逸舉或以說經進或上所業或條便宜大者得官次者免解一藝必留之人而亦足以開爭名競利之徑未嘗不足以得眞實之材而亦足以長譑虛僞之風流弊易生美意浸失本無稽古之力已有車馬之謀本無苦口之言已望藥石之報註莊子者必非郭象之手條世務者必非常何之文朝廷既難於察詳不材者亦得以得意甚者朝臣聞人主之言天下懽忻顒戴之判萬世榮華汚辱之候也蓋言而不善易於喪邦書而不法何以示後一言之失始則天下被其害耳而國史書之雖人主亦不免乎後世之議矣雜霸之言累宣帝之治也非識之言損光武之德也貫直取名之言虧玄宗之明也樞機之發不以爲羞此其志將以明道耶抑以謀利耶將以爲吾

固不可不謹也唐太宗謂言有利於吾民乃出諸口杜正倫極論其失且謂非止百姓之禍抑以貽千載之譏理有固然非過論也以陛下之號令文章編之周誥商盤而無愧也聽輿人之論豈無足以為白圭之玷者瑣姻之躋膴仕弊政也今或命之進擬彈劾不避權貴美事也今或論之調停錢神可以排紫閣雖瑣屑之訟而剖決或煩於聖斷貢物欲以實瓊林雖經常之賦而宣取或與之指揮內廷營求恩澤若礙條令則出於特旨近習憑依威勢苟犯有司則壓以玉音直士當用而不盡用則謂其頗涉於大言小人當去而不盡去則謂其姑存於事體大臣與天子相可否者也今天子乃與大臣相可否臺諫與天子爭是非者也今天子乃與臺諫爭是非凡若此者果太宗之所謂利於民者乎善乎荀悅之言曰二史君舉必記得失一朝榮辱千載果若人言豈特害當時之政哉千載之下為聖德之累亦不細矣臣願陛下思道揆之重念作猷之難內朝外朝無所不致其謹因如綸之義則知自微之必至於著明觀頤之象則知已出之不可復入號令必使民悅嘫笑必待

民吾赤子欲生惡死趨安避危亦均是心也秉商農工賈素習之業而甘心於鴟義之為以父母妻子仰賴之身而自陷於怙終之典豈無所自來哉臧武仲有言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夏以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有非重賞所能勸嚴刑所能止者吁可畏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以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對之釋者謂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其發明孔子之意何其深切著明也今以邦畿之近地輒效潢池之弄兵始則匿身陂湖繼則攘臂

市井始則殺越齊民繼則驅辱官吏據有權酤聚黨之
具也壟取舟艦爭疆之漸也外示恭順內實跳梁以緩
捕逐之師暫焉散羣俄而嘯聚以爲苟延之計大家殊
無固志類多相率而逃生細民不能自拔將至相挺而
爲盜事勢如此迺國憂之而臣以爲可憂者固不專在
此也何者魚釜偷生自知非可久之謀繡衣遣使未必
無擊斬之略無拘文法覓以安之可也設格斬捕嚴以
治之亦可也特益平之後尙有當勞聖慮者耳涼州可
博吏道多端南山可移民怨莫雪義餘之進皆入時多
田產之獻皆已不能有而以與人者也今或指民業爲
官物而一邊釘矣是可憂者在近習也殉貨無刑涘壑
不厭名田無限阡陌相連府庫之藏已爲厲民以自養
也今乃視公帑如私財而暗中移易矣賦稅之額已爲
重於堯舜之道也今乃視民財如外府而百計漁取矣
是可憂者在官吏也然則欲民之不爲盜其可乎臣願
陛下深念孔子之訓正風俗之樞機納斯民於軌物知
朝廷無過可以杜姦雄知善人在上可以無幸民知選

臣聞之傳曰君所謂可臣獻其否此臣子進言之法也
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此人主聽言之法也夫
以人主之尊託於公卿大夫士民之上震之以威壓之
以重固無有不摧折者然將順之言若足以快意者而
詘詘之色易至於距人以武帝之欲聞至論而狄山之
攻言不能不退縮於作色之時以光武之夢想賢士而
鄭興之直諫不能不遜辭於詰責之頃誠盡雞鳴風雨之
晦砥柱波濤之衝此犯天下之至難者也開納獎勵猶
恐不至排擯譴斥所存幾何此富弼之告神宗皇帝以

爲同異喜怒之招也喜怒者用捨之決也人主謹之重之可也故神廟之待輔臣率用此道好爲異論如司馬光猶追念於引去之後不附新法如蘇軾復收敘於遷謫之餘一時諸賢如劉摯范純仁呂公著輩皆能覆護存全以爲它日之臣雖神廟之愛惜善類亦弼之一言有以啓之也陛下天顏和粹每霽威嚴聖度寬弘樂聞忠讜矧惟祖宗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陛下恪守家法罔敢失墜甚盛德也夫何一二年閒有論事而予外者或謂太息之疏不能免外傳之行

有抗章而丐出者或謂還笏之諫不可無歸田之請除官而去言職者或謂其因論延齡之聚斂而遂逐司業也貶秩而煩聖斷者或謂其因疏鄭注之姦邪而謫歸東都也然則彌之所謂以同異爲喜怒以喜怒爲用捨者得無近似之乎嗟夫韓休之堅正異於蕭嵩之順旨而玄宗任之李絳之鯁直異於吉甫之悅媚而憲宗嘉之下吏之辱宣帝常怒夏侯勝而復俾與朝廷之大議殺此田舍翁之語太宗嘗怒魏徵而不失爲社稷之良臣陛下好賢樂善高出前古寧肯處漢唐諸君之下乎

不然嘵嘵者難全則雖有君子亦不肯以抗直賈禍容者多福則不待小人亦皆將以迎合爲欺銷剛爲柔毀方爲圓終歸於曼曼所謂濟水之同而已有國家者將何便於此臣願陛下充容納之量忘檠梁之私曲學阿世者必顯賜黜責以杜小人之隙有犯無隱者曲加獎借以安君子之心則好惡不作而皇極之論出矣臣何幸身親見之

歐陽修言朝廷有懼虜之色無憂虜之心

慶曆五年歐陽修言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

憂之與懼名近而實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皇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矣出皇朝編年備要

臣聞中國之不能自彊皆由畏敵之意有餘而思慮之意不足也蓋敵存而懼通國皆然先事而憂常情所忽有國家者苟能明其政刑儆其軍實則敵患之突如其來卻之一談笑間耳何懼之有哉不然狼風未警晏然無異於平時羽書方馳凜然不能以終日此謂之懼可也謂之憂則非也憂者畏無難懼者則畏多難而已憂

者思患豫防懼者則思生而防而已憂者制治於未亂保邦于未危懼者則待其將危將亂而左支右吾之不暇而已旌旗已蔽於長江而昭明樓觀之役未歇晉所以平吳也五牙已指於上流而臨春結綺之樂未艾隋所以克陳也忘其所可憂固有大可懼者存也歐陽修進言於仁宗謂憂之與懼判乎若穹壤之不相爲非強爲是區別也憂者不必懼懼者未必憂理勢相爲也敵爲不道荐食上國蕩析我城邑驅徙我人民連年犯蜀幾有順流結筏之謀方秋入淮殆用輕騎蹂稼之策邊之勢以邀人之強大而請盟以夏人之頗強而納款修一無可恃月征日邁視爲故常殆若置此虜於度外者故臣敢妄議以爲今日未嘗憂虜也較之歐陽修之說寧不寒心乎方仁祖之時中國冀安有倚泰山坐平原之所言猶且若此使其復生於今日又當何如其痛泣流涕乎惟陛下深念而亟圖之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趙簡子使尹鐸保障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則國家無所庇蔭矣自朝廷不思節用而思生財不思裕民而思足國桑臣聞國家之本在州縣州縣不可爲則國家無所庇蔭矣自朝廷不思節用而思生財不思裕民而思足國桑孔之流日夜講明必欲盡籠州縣之利而略無焚林竭澤之憂酒稅茶鹽坊場河渡凡絲粟之尚遺者悉奪而

歸之公上不特此也隸總所則總所奪之隸制府則制府奪之甚而縣鎮經常之用則州郡又從而奪之或置專官或遣專使旁挾妙幹不奪不饜彼其鴟張朱幡紆黑綬者萬萬無毀家紓國之理環視枵然搏手無策惟有蒭吾民事育之資以自逃其責耳於是賢者化而徇俗不肖者資以藩身而生民之禍酷矣重以地狹人稠員多闕少名藩內郡多處貴游下邑偏州亦無近次不安義者以謂人壽幾何且或飛黃貴近之門納謁依憑之地既悖而出必思悖而入以償之未及交符已謀席卷呼如之何而使斯民至於此極而自戕其根本也歟近者浙右之民相挺為寇盜至於顯書官吏之貪暴彼亦豈不知自愛其身哉芻牧之非其人與其束手以填壑固不若偷延旦夕之命厥鑒不遠又當於不見是圖可也昔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而必先為保障之計吁何其知言也惟陛下裁幸

歐陽修乞重斷邊將贓污

歐陽修奏臣伏見近日贓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諒

相繼贓污事發謂凡為邊將者所得一錢一帛宜思此物自生民困苦之中取其膏血今乃盜朝廷賞勞蕃夷之物如此用心豈是愛君憂國忘身破賊之人何足愛惜若律文已重即乞盡行更不減法若舊法尚輕仍望特加重斷出處曆三年奏疏

臣聞國之所以為國者紀綱存焉耳紀綱不存而國猶得以自存者幸也我朝立國以仁宋嘗戮一士大夫而獨於贓吏不貸者蓋以殉貨不刑雖聖王不能以化天下而況至於誤國殄民者乎仁宗皇帝朝歐陽修之論

邊將葛宗古等罪謂其不可屈法者不過以偷謾減刻冀犒蕃夷軍士之物入己而已向使毒民而激其偕亡之念剝軍而啓其等死之心盜賊藉以為資夷狄階之猶夏生靈殞於塗炭廟堂費於處分原情定罪雖杖脊於朝廷殺之於市井未為慘也臣嘗竊竊近報國法幾於蕩然儻帥之子親已勘招而追究或因於遷延盜寇之榜指言貪刻而行罰不傷於毫末盡掩公庫之交承而尚煩對定累勤合臺之請申而未敢嚴誅君子則曰姑事含容小人無知至形疑謗臣不知朝廷當此國步

危急之秋何所庶急而不爲明正紀綱之地哉惟陛下
留神
漢李尋言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
李尋曰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脈絡通
偏黨失綱則湧溢爲敗出前漢李尋傳
臣聞盛德在水於時爲冬水者北方終藏萬物者也至
冬而失其性豈偶然之故哉六龍南渡駐蹕錢塘長江
蜿蜒朝宗王所所以壯京畿之勢者不爲無助邇年以
來屢失故道或壅而遂或匯而淵甚者侵齧隄防蕩析
廬舍民之淪胥以沈者無所哀籲聖心惻然乃命司存
臺窗先生文集卷二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蠶石度材鳩工簡卒其回狂瀾於旣倒者廓有餘力視
溯由已吾民固有以諒吾君之心矣今茲水涸石出之
時新隄所築俄蕩而空夫以積數月之勤勞而不能反
一汐之衝激信乎變出於天非人力所能勝也李尋謂
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厥有旨哉陛下澄澈心源寅
畏天戒屏除私請防濫恩也固已合於王道矣然羙官
好爵泛及近親是隙穴猶未窒也果盡謂之公正否乎
報龍內司慮竭澤也固已合於王道矣然羙餘供貢溢
入祕藏是蹊徑猶未清也果盡謂之修明否乎潢池之
憂未釋淮甸之寇方滋碩人懷在溯之漸陰長陽消殆難偏舉若是者皆非先王之道此臣
得以妄議水之所以失其性也繼自今眞能事爲之防
物爲之準隱之於心必求無一之不合於王道則天變
可回水性可復矣不然偏黨失綱涌溢爲敗臣尤不能
不爲吞水將生之慮惟陛下留神
董仲舒乞限民名田
武帝初仲舒上言曰秦除井田民得眞賣漢興循而
臺窗先生文集卷二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
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出前漢食貨志
臣聞三代之民所以無甚富甚貧者以井田之法在也
自秦變爲阡陌而兼并之禍起矣夫兼并之初若未見
其害也然貧民旣無立錐之地勢必歸於聚而爲益以
延旦夕之命固非三代之民皆好善而秦之民皆好暴
也井田之制旣未易行而正經界亦一良法也奚何便
於小民者強宗巨室之所不便隨議而輒廢欲行而遲
止斯民所以不被三代之澤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無

已則漢初限田之法猶可行歟邇來乘富貴之資力者或奪人之田以爲己物阡陌綢繆聯彌望千里囷倉星列奚啻萬斯大則陵轢州縣小則武斷閭閻遂使無賴之徒蟻附蠅集恃爲淵藪甚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固嘗隨官品以定頃畝之限出於所限者仍同編戶充役今固未嘗過而問之嗚呼此富者所以日益富而貧者所以日益貧也爲今之計莫若申明國朝成法應有官之家所置田產不許過於所限之數廉者欲足此數固莫能及貪者既得此數夫又何求正不必立爲限外充役之

說以縱其兼并之欲也夫如是不惟使貧民其亦寥乎惟陛下裁幸

唐高鍇中詞科知貢舉

高鍇連中進士宏詞科開成元年權知貢舉帝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矯革近制以正頹俗而鍇乃能爲陛下得人 出唐書本傳

臣聞詞學之選其難尚矣非其選之果難也自夫爲士者無家蕭戶習之素其能以此試於有司者蓋絕無而僅有也惟其絕無而僅有也故司文衡者亦每難其人

邇來南宮竣事請於科舉三場之外願試詞學者聽玉音俞之固足以新美天下之士矣歲當大比科詔將頒其爲收拾人才之計尤不容不加之意也夫明月夜光暗投則疑高山深水知音者少是必有非常之識而後足以察非常之材非常之材固不易得而有非常之識者又豈多見臣嘗觀諸路漕司差官考校多取具於見任之人雖假手叨第徇情拘法皆取不棄繆種相傳無有窮已且識窮彩覽過眼終迷有司之明者猶不免況謏聞寡見之人而責其求絕類離倫之士天下固無是

理也唐朝進士得人爲盛鄭覃以爲知貢舉高鍇之力鍇中詞科者也今天下郡國固不多高鍇然作新之初選擇而使亦豈可不爲之地臣愚以爲莫若戒諭漕臣見任官文墨議論不足動人者權與免差於寓居中精加遴選以足其數庶幾命題校藝皆有源委則丁度程琳之徒將彈冠而相慶矣罔俾高鍇專美有唐

吳育言西北邊事甫定未可恃以爲安

慶曆四年時西北邊事甫定吳育因上言今夏人納款契丹講盟朝廷爲息肩之計則可未可恃以爲安

臣聞敵難孔棘雖庸主不能無懼心邊塵不警雖明主不能無縱心唐李翺有言大功之後逸樂易生乃自昔人主所不免也秦田之勝滅虢之符也鄢陵之捷亂晉之媒也御匈奴七百餘里亡秦之階也天生五材誰能去兵非不務於戰多備克也然治外固難而自治爲尤難決勝固難而保勝爲尤難僥倖之不可數得也禍福之相爲倚伏也魏文侯問李克以吳之亡顧以數戰數勝對夫數戰數勝豈非國之福哉勝則驕驕則縱縱則禍作則嚴內臣選用之法其可不如仁祖之振朝綱乎去兵非不務於戰多備克也然治外固難而自治爲尤難決勝固難而保勝爲尤難僥倖之不可數得也禍福之相爲倚伏也魏文侯問李克以吳之亡顧以數戰數勝對夫數戰數勝豈非國之福哉勝則驕驕則縱縱則禍作則嚴內臣選用之法其可不如仁祖之振朝綱乎

其禍不可勝言者矣仁宗皇帝夏人納款西邊定矣契丹講盟北邊定矣君臣上下宜可歌舞太平矣吳育上言謂之未可恃以爲安非慮過也帝王有大功所以與治亂可喜者亦在是也可慮者亦在是也敵人不道荐食上國天心悔禍眷佑中華向有順流結筏之勢今則波濤不警向有閭道斡腹之虞今則脅肩無恙謂之西邊之定可也向有輕騎蹂稼之患今則田野肅清向有閉城危坐之迫今則將士貫勇謂之北邊之定可也駟介百乘獻克楚之俘先路三命行伐齊之賞洗積年退

雪窗先生文集附錄

墓誌銘

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兼管內勸農使金陵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吳潛撰

通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同提舉編修敕令寧國郡開國侯食邑千四百戶食實封二百戶饒虎臣書

中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兼資善堂翊善同提舉編修敕令寧國府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皮龍榮篆蓋

善禮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皮龍榮篆蓋

嘉熙丁酉余以工部侍郎領吳牧適常平使者闕被旨攝事始與鄞人孫守叔爲同僚卽之久見其人溫純肅潔心異之未幾守叔果拾級而上青雲矣其在朝廷則靖共之度正直之節人尊而仰之其在郡國則廉平之譽愷悌之風民歌而誦之然年未六十遽棄明時其命也夫其可悲也夫君諱夢觀守叔其字雪窗其號也曾大父俊父故登仕郎泗州招信縣主簿妣嚴氏繼張氏大父才冠故承信郎監臨安府於潛縣稅妣劉氏考參

贈奉直大夫妣陸氏贈令人君登丙戌進士第與兄困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公事復除起居郎兼右侍郎給事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積官至宣奉大夫君世居郡之慈溪奉直公質直而好義以善人稱於鄉慈湖先生楊文元公嘗誌其墓積厚報豐遂生君爲聞人初與二兄因困自爲師友旣中第益留意古學爲郡博士專以考亭之書淑諸生州境有蠻寇帥廉君宜於士而習其俗越次命君攝事寇卽定浙右鹽筴最浩繁爲幕官者諸場歲時例有餽君皆卻絕戶庭如水王侍郎遂以侍從典州以其學行才

美爲于朝甫經讀輪當面對首論人主聽言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雖容其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切中千古之病時鄉袞執國柄咸謂美宜可劵取君力請員外治中以去旋引疾歸踰年復召橫經朱邸皇弟太傅嗣王嘉其三益之助愛敬彌篤復當陛對援周書撫后虐讎及文中子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之說懇懇爲上陳之尋以戎監轉對極言風憲之地未聞有十人疏攻一竦者封殷之司未聞有三舍人不肯草制者且謂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有所寄而賦不計緡石凡有泛入籍於公疏食布衣如苦行僧納時雖供億甚繁而郡不告匱版曹專官督賦如星火急圖郡皇駭莫知爲計君曰吾寧委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力丐祠且將以郡印牒專官專官聞之夜遁宜人至今言之尚流涕也董丞相槐以樞密召還上問江東之除直龍圖閣予祠十月升祕撰提舉泉諸道丙辰正月廉吏首以君對上悅除司農少卿適資讀講官缺員上遴選端良之士亟命君兼資讀輪當陛對奏謂國家必有所恃而後立今內外之臣恃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次論郡國當爲斯民計朝廷當爲郡國計乞命大臣應自前主計之臣奪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歸所屬庶幾郡國蒙一分之寬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其言一一如蓍龜上首肯且奉玉音卿在資善更煩盡心先是有以越職言事創秩者踰年責猶在牘君曰此非法也即日塗歸且乞敘用其人時有爲公論所指目者除職予郡君奏謂王安石欲去熙寧之君子則名以流俗京卞欲去元祐之君子則名爲邪黨秦檜欲去紹興之君子則名以異議李沐陳賈欲去慶元之君子則名以僞學某人復倡爲更化以來所收召之君子非所以爲世道計四月以資善堂滿歲遷制詞有曰雖舍章從事有閭閻侃侃似不能言之風及批敕塗黃乃謇謇謂有廩不可犯之色蓋上意也當國者惡之是月免兼琅闕進右螭八上章引退乙卯正月進左螭免牘三四上檢人吳燧摭而墜之除直龍圖閣予祠十月升祕撰提舉泉諸道丙辰正月甫抵司存復以舊班召公聞命凡泉司供帳悉付之護印者歸裝蕭然抵門奏事抗論益切大概以龍路彰仁

賢逝貨財偏聚爲言且謂未易相之前弊政固不少旣
易相之後弊政亦自若在廷之士皆危之君曰吾以一
布衣蒙上恩至此雖捐軀無以報利鈍非所計也未幾
口侍邸右遷仍兼琅閣贊讀如故皇子忠王開君再爲
講官嘗甚君每入講必援先儒格言反覆開陳王亦多
所諮聞七月進大司成旋眞除二卿陞翊善君親被主
知屢膺天獎兩地可以拾級而升然雅志恬淡入從僅
三月卽三疏祈閒辭甚苦至上留之不可二月以殿撰
宅牧武夷夏五領事首以考亭先生絜矩之義諭郡人
六人五人皆幼亡從孫將以公致仕澤補承務郎女二
人在室從孫九月辛酉葬君於邑之郎官坪之原幷徙
葉氏令人合隧潛嘗謂孔子才難之歎以爲唐虞之際
於斯爲盛際者接也言自唐虞下至於周而人才之盛
方見於斯意者自皐陶九德之目至周之九人而始備
乎故曰才難不其然乎後世之才固未易與盛周時比
然如君者亦幾於寬栗柔立愿恭亂敬擾毅直溫簡廉
剛塞彊義之大致矣其爲人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
爲奮往直前雖賁育之勇不能過故其立朝之節光明
俊偉與嚴霜烈日爭光至其治郡則純以寬大奉行詔
表忱實懇惻不出於大學末章人才貨財之二事草畢

令在宣時教條簡便刑罰寬息日未晡吏散庭宣簾闥
然人不知其爲太守治所也古所謂循吏非耶迺若馬
家孝友居鄉退遜處趙魏之鄉爭以陶朱猗頓相雄長
而泊然自好視貨財如糞土入都法從出領藩符不過
敗屋數間人不堪其憂而君處之裕如也可謂清風高
節遠追董孝而逼慈湖矣瞻眾鳥之翔飛悵祥鳳之孤
逝得不重爲世道惜耶潛與君交雖澹而意甚眞其死
也不克臨其棺其藏也不克臨其穴從孫以狀來請誌
其墓不忍辭而爲之銘曰有德之人默默循循內不足

者驕誇矜盈彼美雪窗抱德懷節退然無能厥聞四達
越三十載中外薦更不急不徐維義之行淳祐中年風
憲消弭亂匪自宅權貴所使誰能抗疏排雲敷陳君於
是時王吉賈生寶祐之初朋引儉慝邪餤欲熾正理幾
蝕誰遏其萌罔俾復然君於是時富弼李藩方在邸僚
里人當路頃步要津掉頭引去強禦橫行誰敢侮予直
唾怒虎折簪奮呼身在南邦心在王室方俟東歸妖夢
隨入名山大川舒斂英靈明則爲人幽復爲神不以存
存不以亡壞亦理之常無足怪者千載而下川陵變遷

視諸斯文敬心油然

故吏部侍郎孫公既葬十有九年嗣子從孫手故丞相
吳公所纂銘屬應麟識遺事應麟幼游公伯仲閒孝友
若萬石君家心誠慕之惟先君吏部爲嘉熙學官淳祐
尚書郎與公同升者三同補外亦三出處偕趨舍合先
詔晚侍經幄年不逮冀祐公獨翔兩省籌法從而重名
節如圭璧輕人爵如芥屭姦臣仇太學上書士將一網
斥之公特立不阿力辭大司成振袂投紱鴻飛冥冥遠
引乎建水之湄先見勇決公兼有之吳公時有所避大

節蚤而未載蓋有待也公沒後鴞集鳳沼正途蔽塞遂
稔閒釁之變易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茲不可不書前
修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爲好官易爲好人難公持身
玉雪一志初終楊文公富貴非所願劉文定爲元祐全
人位不滿台鼎奚憾焉公兄困文行競爽仕至朝請大
夫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於是奉直公贈太中大夫陸令
人贈碩人從孫襁褓而孤宮教君拊育誨飭如已子以
至成立今爲承奉郎二女長適某官史吉卿次適某官
高畯其壻皆宮教君主之華鄂相扶之誼可爲鄉閭法

兄子獬孫趾世科宰畿縣終朝奉郎一門第進士入成均者踵武殖德藝善固有自來公曁伯氏追琢陶染之功爲多清操素履不改布韋然遺子孫以安者在此昔虞仲翔對王景興鄧鄧句章有士六人到今流芳簡册應麟上論近世名卿於慈溪得三賢焉文元楊公文靖張公則聞而知之公則見而知之允矣君子愛直之遺德言不朽千載之思位雖詘其道信矣數雖短其名長矣識其大者著之銘陰以俟作朱一經者攷焉亦以附河東先友記云德祐初元朝請大夫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鄞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應麟記

書堂載闢諸生齋沐有請於文昌玉堂厚翁先生既蒙賜之記爲不朽之傳矣一日會堂上堂賓孫君一子袖出鉅編則前丞相履齋吳公所纂其先正吏部侍郎雪窗先生之銘而文昌玉堂先生爲之補其遺事於後昔甫六十而令終失此北門之鎖鑰也噫

道契生吳潛題

祭文

徐參政淸叟

鄞山嵯峨鄞水洋洪矞鍾才賢爲聖世瑞惟公之生陶

和毓粹拾芥魏科聲英膺仕其司封駁恪守公是其參
屬從時有欲議成均虛席公爲帥氏去就從容無瑕可
指暨守建藩露綏未幾不事急詩一廉如水使其爲邦
獲至滿歲郡計必紓民生必遂于嗟云何二豎作祟建
民無福失此良吏余叨受廛愴爲出涕匪私吾鄉抑廬
斯世哲人云亡邦國殄瘁

蔡參政 抗

惟公稟識趣之高明蔼襟度之粹夷學術根於正大政
事尚乎寬慈信有爲而有守亦不激以不隨休休如有

容而瑣闥封駁則一事不苟恂恂似不言而儲宮訓迪
則片善必規蓋有所謂仁者之勇而無魂於帝子之師
忠君一節歷終始以不變治郡一廉舉表裏以無欺當
教條之甫頒即仁聲之四馳覽征海賦一本以苦節之
訓止爭息訟惟去其無情之辭三月備雅於摩撫千里
隨見於轉移何上天之難諶而哲人之遽逐嗚呼哀哉
某曩幸於同班列夙起敬於羽儀方期公於大用朗遷
止於如斯閒靈輿之戒道紛湫泗之交顧遺一觴而致
酹姑寓哀於此詞

史安撫嵩之

屈與公同鄉仕與公同契惟是死生之殊爲之痛哭流
涕攷其憂愛則長孺宣公議論則仲舒賈誼操行則管
寧鄧原政事則黃霸龔遂粵躋月卿直進蜩陛銓曹弄
印就以節畀暨入修門終始一致分庭臺班精綜銓事
風采振揚黃門要地羣玉召對學士國器醰退益流而
領竹使謂即衮歸寧料蟬蛻經綸萬端汔未盡試西風
吹訃音類掩袂我方駐轅公亦繼至丹碧數驛倍勞鑒
寐擬尋洛社歲晚陪侍予來幾日山頹星墜痛鄉舊之

彫傷嗟吾徒其何恃屬閻符之攸拘莫越境而赴議攸
往東芻將此搤淚公茹其誠必歆此酹

章運使 鑄 趙提舉

丹山黯兮碧水淒西風起兮白楊飛愁雲慘兮素車馳
薤露歌兮辰光稀昔旌麾兮今轜紛祖道兮垂涕洟
同僚盡心兮悵英規親友歸原兮憶歌詩樂莫樂兮心
相知樂未極兮已纏悲莫東芻兮酒盈卮巫陽下招兮
魂其歸詞有盡兮哀無涯鑪有知兮庶格思
嗚呼鄮山崔嵬實鍾異材公稟其粹琮璧瑰瑰慈溪鑿

被實涵清簡公膺其操冰雪學問所至貫通會伊
標榜不立務世宗師文章所發藻班摛宋機軸大成萬
口傳誦登登清要兩拜夕郎潘房翊詩酒佩荷謹綢密
一說照耀百世非沽非激職在獻替一出一處繫國重
輕疏五當去莫能留行公來建安實重閩粵民安訟理
甫及兩月式燕嘉賓心氣和平胡爲越夕遽隔死生悠
悠蒼天豈未欲治哲人其萎邦國殄瘁某等或聯班署
或尾瑣闥鞏府鼎峙輔車相依辱知幾年抱恨千古痛
念嬰兒驟失慈父賴有猶子克紹名門上承先志下裕
冀侑以哀詞爲天下哭非哭吾私

林趙二倅

嗟嗟我公百世典刑和而不流直哉惟清其聞望粹乎
後昆惟公此念淚語難盡天人之際窅不可問東芻薄
奠侑以哀詞爲天下哭非哭吾私

趙運管

嗚呼山巒蔥兮鄧峯水清漣兮慈湖偉鍾美兮名門多
彪英兮亭衢公挺生兮爲五十年之眞儒國有瑞鎮兮
獻可之明其論駁蔚有三舍人之風采其去國殆如唐
道有宗主士有賢師兮民有慈父卻富貴而不慕兮安
恬靜而有餘朝青瑣兮執詔夜青鎖兮緝書業業兢兢
兮王事申申天天兮非居蔬食自給兮濟然淵明之高
蹤大圭無玷兮凜然溫公之清規方擁騶以南來兮冀
痛況某等叨陪賓從之趨承敬致一奠長號撫膺嗚呼

寬君子之憂顧會下車之無幾兮洽德風而教雨政清簡而不擾兮心矜惻而不侮至六旬之未久兮民相孚而安堵儼初筵之宴賓兮公溫顏而笑語何一夕而相去兮倏蟬蛻而輕舉豈死生之了然兮本無開於去住抑歲已而賢嗟兮乃厄運之適遇顏跖壽夭兮理固不能以勝數嗚呼哀哉人才寥落兮梗余心之歔欷國步多艱兮嗟緩急其誰與公兀然而化兮音容絶於千古悵師德之末由兮惜依仁之無所率同僚而入奠兮各潸然其巾淚

建陽鄧竿 盈之

嗚呼素商慘兮秋聲白露淒兮夕駭耄倪引領而矗顧道路讀碑而墮淚是惟某人方輪載途道出乎東陽之屬隸也惟公泰山儒宗南宮魁第白金耀之陞華豔荷羲之入侍夕拜而稟批救之風晨入而倡舉幡之義進退莫不有度富貴不淫其志睨政地而卻立請守麾而出試碧水潛蕩考亭闕里以絜矩之道新其民以誠已之學淑其士方補和鼎梦覺景象之頓異使少遲歲月之久將盡吐民物之氣何趣人之無福我公不幸而卻世也然人知爲建民惜不知爲天下惜知爲世道喟也維今局勢猶棋國事如蜩方眾芳之彫落更一賢之淪棄豈天其舍我不欲當今之平治邪抑賢人之嗟莫逃乎巳蛇之歲邪某負鴛道傍甫爲屬吏接誨言於從容樂教條之簡易倏焉訃聞傷此殄瘁憶公之來煌煌千騎悵公之往悠悠丹旆豈不爾思濟然出涕敬帥吏民有嚴路祭蓋非獨以哭吾私實爲斯世斯文而一酹

崇安趙宰 時錄

公之學問淵止水深公之節行雪霽冰清公之文章玉振金聲公之政事鑑空衡平自魁蘭省闊步修程鷺臺麟閣迭著香名牡轡虎符綽有口稱尚憑熊軾來鎮龜城麥歧興詠竹馬歡迎丹山碧水與有光明謂宜促覲均福蒼生天不憖遺遽殞哲人施者未艾聞其已屯某邑之屬吏興言涕零瞻望弗及觴酒盈盈英魂如在監此赤忱

門生上元尉翁泳 監岳祭公亮

孟子既沒聖學不傳葬葬泯泯千五百年宋德休明篤

生濂洛天使先覺覺其後覺中興三哲海內所宗集厥大成則惟文公同時亦有邪說暴行編取佛老文以孔孟口其傳之翼翼緜緜公生其閒獨曰不然周程正傳乃在朱子躬取四書日求厥理宏綱機要既會於心茫茫墜緒力期往詣以事聖君以翊帝子以之庶民以之取士謂公亮三世簪與斯文謂泳從師正傳早聲品題亹惜薦於天子不求而得公實知已帝命我公出鎮於藩民休深仁士無閒言曾幾何時訃音忽至感念殊知有淚如水昔迎公車平洲之頭今哭公柩錦溪之陬哀痛無悰莫名盛德之一二傳述言行當有遂門人之志

黃制幹夢松　陳制幹一愚　儲教授欅　趙察判善魁　趙節推　趙察推　施知錄諦祖　建安王丞珉　趙司理時玲　趙司戶希逢　趙司理與率　蔡司法應龍　池監場佰琦　趙權宰槩　唐權宰慶逢　趙簿與眠

吾國之脈脈以諸賢責備其閒誰歟德全皎皎夷清或激而偏穆穆惠和或流而凶不激不流惟公獨然慈湖其鄉泰山其傳渾融一致孰後孰先掇科入仕踰三十年眼閱餘子紛紛乞憐榮辱頃刻加膝墜淵豈無砥柱頹波不遷結知九重謝絕貪緣出藩入從鳳笞鸞鞭指曰可見冕集飛蟬公謂富貴如風中煙萬古不磨名義爲堅蒼佩解去有鶴銜鱣書瑣駁奏逐雀者鷇身輕一葉祈閒屢牋帝不可留借重蕃宣丹山巖巖碧灣瀠瀠

民彫土瘠疇致或前公古元結曰我所便觸熱南來赤帷甫襄民物蘇醒露潤飆鮮頌聲四起壽公歲千黃堂深靚窴之初筵曾不趨宿玉樓已仙仁胡不壽疾胡不痊民之無祿俾公逝川凡我寮屬日指周全公今往矣中流失船盍簪一酹泣涕漣漣善類星稀如何蒼天

通判兄

嗚呼四海之內孰無兄弟惟予與汝相與之情則未易殫形方其周旋於膝下之羞也自經營菽水之外勉以讀書蓋朝斯而夕斯也暨汝登第得配於京則靡私其

財惟以供同堂之衆無二心也初詢冷宮則恪守廉介所得奉餘惟以給宗親之貧而不以奉口體也甚而一飲一食一絲一縷必與衆共雖自困於飢寒如也始得寶延誰不私爲若子若孫之計而首及於季弟亦既抱子矣而且及於子之子固不恤其後或有或亡也得官於三十年而一貧如故兄弟聚居破屋幾無以容欲構一室度用新楮二三千緡而竟不克就則以急於用事之節屹然不移則得於性能而天授者也豈蹐從裘

駸駸柄用而力祈閑廣則不以富貴累其守也出麾藩郡聞其彫弊矣而自恃勤廉則不以難易阻行也幼年多病懶於應酬度其所以逐祿者則以家貧不能自給而篤於兄弟宗族之誼也臨別賦詩其卒章曰不知凝事何時了風雨牀頭養莫齡執手傷離有淚如注家問往來僅閱三月耿蘭之報何爲乎忽焉而前嗚呼痛哉

將守一分之素以寬民無情之詞而省刑以如此之盛心晚節亦當壽考而康寧孰信夫兩月之閒乃遽棄於遐齡又孰信夫一日之閒暨藥遽至於弗靈圖於形者固莫逃乎數而仁者必壽雖理亦不可得而明嗚呼哀哉有女既長有子方生無屋可居無田可耕胡爲宗族之前三日而汝已死耶汝之躬行天尊之速耶予之不孝不友獲戾于天而致汝之死耶

六子姪在建寧成服時

鄞山嵯峨鍾此耆英應奉五行武子囊螢性資物表退然不爭富貴分內澹然無營待人如同胞事親如奉盈見不善如探湯應萬物如履冰宜致仕路之高騫不改書生之舊盟不必書張公藝之忍字和氣萃一門之弟兄不必置范文正之義田俸入以活族而無奇贏他人有容於勉強叔父皆出於安行士曰孫公今之獨醒歸榮養振熙寧三舍人之風采起紹興兩資講之芳馨丹心一片之耿耿絲鬢一握而星星上方有意於大用顧乃屢疏而辭榮必得請而後已遂出守於丹碧之城正將守一分之素以寬民無情之詞而省刑以如此之盛心晚節亦當壽考而康寧孰信夫兩月之閒乃遽棄於遐齡又孰信夫一日之閒暨藥遽至於弗靈圖於形者固莫逃乎數而仁者必壽雖理亦不可得而明嗚呼哀哉有女既長有子方生無屋可居無田可耕胡爲宗族

親黨無所不用其極乃獨於此而不用吾情豈彼蒼者天亦知吾叔父爲身之念輕抑平日尊德樂道之如許先哲特令一則於考亭文豈厭世濁濁潔身而逝抑又豈天上玉樓於已歲而徑成嗚呼哀哉小姪不天少也孤孀施恩鞠哺課業韓鎧在家在官每令合并其如成我知我殆有父母之所不能豈知大恩之未報而歲霜之夜零嗚呼哀哉叔父之來竹馬歡迎會幾何時白旆央央鄉賢憫惻於周身之具臺使光寵以弔唁之誠監郡同寮之宜力後事蓋無一節之不精雖高誼古心之不可及亦遺德餘澤之有可憑嗚呼哀哉望峴首之碑者莫不相顧而失驚況乎友者欲久存其道親者欲久存其咸如之何其不嗟歎而失聲又況乎屬爲叔姪誼均父子又如之何其不涕泗縱橫所以不敢即死以從九原者蓋欲護旅櫬於故鄉陪令子之一經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嗚呼可以觀臣道矣夫惟不欺故能犯犯非亢也誠之不容已也應奎讀我公之集仰窺其爲心蓋自委質後已不知有成敗利鈍故其言懇切暢達直以身任天下之重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爲哉是故臣非忠之難難在立誠耳嗚呼茲集也可以觀矣是用刻之以永其傳焉嘉靖丁酉歲十月朔日裔孫應奎百拜識于江陰之敬止堂

按公所修譜牒自鄞始祖至公凡十世又十一世至應奎則公蓋應奎十世祖也距今餘三百年于茲遺稿猶幸覩之噫休烈耿存家法可繼其所以藉我子孫者豈直遺安已耶草廬吳先生世之聞人觀所撰誌銘則我祖之在當時可知矣先是應奎懼其稿之逸嘗壽諸梓已乃出必載之因竊窺其涘而測其深殆其志貞而靡固也其行危而匪激也其言核而可迪也其學稽而適宗也其才宏而練務也生不苟祿死不忘君古所謂純臣者非歟顧屢召屢黜用不償志豈有朱末造非我祖一身之不遇耶抑天地浩氣聚爲正人國將昌則使數之事功以康民物國將亂則使著之節義以扶人極未

可以遏不遇論耶嗟夫孌爲事功不爲節義君子之心也乃皆有道而穀亦無事功可見將焉用之應奎對越遺編窶牆我祖蓋惴惴焉懼以忝世蔑自安矣嗚呼祖宗有美而弗知弗能繼也其如子孫何哉嘉靖二十五年臘月二日寓汴崇正書院不肖孫應奎再百拜謹識

勿齋集卷之一

仁和邵章

宜秋山房藏書

提要

臣等謹案勿齋集二卷宋楊至質撰至質字休文號勿齋閩阜山道士淸祐中勅賜高士右街鑒儀主管教門公事是集皆其四六書啟多與一時當事酬答之作其兼領旌德觀都監謝京尹趙節齋啟云覩以道名境隨人重知章有學始專鑑曲之塵霞淸老能詩故奉金陵之香火倘酒甕飯甕之輩徒齋鐘粥鼓之羞云云蓋亦以文學自負不屑等于黃冠者流第二卷中大抵代人之作當由娴于詞翰故士大夫假手者多也宋末敝劄之文多喜配合經史成語湊泊生硬又喜參文句往往冗長萎弱唐以前舊格蕩然至質所作雖篇幅少狹而對偶工緻吐屬雅潔猶有樊南甲乙集之遺正未可以方外輕之矣乾隆四十九年閏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太乙宮清心齋謝陳提舉

宋 楊至質 撰

茅洞煙深繆執住山之分竹宮天近忽煩赴隴之書姓名誤徹于冕旒行輩輒先于冠褐竊惟祠嚴太乙是謂貴神星應少微故名高士當建紹乾亭之際多梁由園綺之臣召對禁中每訣經而論道故還物外且錫號以賜書比年以來此事皆廢何者蹊趨而徑入甚于車載而斗量一洗而凡馬空咸服明公之能斷敷行而彩鳳詔庶有異人之肯來如某者平凡無

奇孤潔自守結習偶隨于筆硯蹤跡遂遍于江湖名山大川所到領攬諸老先輩于時從遊間結屋以聚書將息形而休影潛修煙霞之長恍驚歲月之侵二十年不入修門果能北道五千言東之高閣未喪斯文俄有命以自天俾陳力而就列即清夜黎明之地拙積年鋪席之摩毋若宋人然借曰熏衿之殊器猶昔崔子也或疑虎鼠之同宮修文輔教政效寸長歸美執恭庶伸素志終愧荒唐之學難酬希潤之恩茲孟春遐某性稟高明躬持溫恪聖經賢傳滙玉海于胷中秀句英詞綵錦囊于筆底書豈詘鍾王之妙談鋒透老釋之微公餘蕭散于園池客至從容于詩酒如其額拔樂以甄收某感佩陶甄私激昂晚節仰視聖人之壽常瞻大尉之尊十事蔑封切慕愛山之种放三書袖入仍詩望闕之嵩高稍別庸流式酬異遇

代失儀降官謝丞相

搢屏弗恭愆儀九陛糾彈曰可貶秋一階蚤皇慈寬大之恩繇廟論優容之賜合誅而貸識感于慚某塵翳性天津迷學海半世徒勞于桑布一官竊蔭于簪紳愛予教之以忠俾守過庭之訓事君犯而無隱永懷戀闕之誠自祇役于簡書每飾躬于冰蘗尊湖學

製開邊粗給于軍需酌清貧丞攝郡嘗疲于荒政游刃列剡重累洪鈞分符服領之南矯首泰階之下問民疾苦安得中和以作詩歌藉國威靈所至覃陽方少公事壁苟全于細滿玉爰食于長安負展當披奏牘墜笏于地遽失朝依初非天之過顏若有物以劑肘碎牙俯拾敢希前譜之高風拄頰遊觀空羨昔賢之妙西山之爽氣桄榔之羞葵猶縈之刑昌逃負芒以還席葉而待譴從忠厚勿削籍于宜敷施及頹隋尚寓刑于坎北頭顱自省骨肉知歸茲蓋伏遇某成一德以居心兼三王而施事聲色不動作成縈泚之精

忠名德相莹保用問蒼之故物因侍尊嚴之謙曲陳
末減之條全此微疑冀之薄罰某敢不銘藏厚德敬
戒前非加恐懼以修身期周旋之中禮抽手版付丞
相休閒地負于明時奉介圭覲我王入對或存于他
日其爲摧謝罔旣敷判

代賀丞相除太傅

恭惟敷制大廷報功眞宰帝怡愉而奉太后載加冊
玉之禮公燮理以備周官爰正面槐之席事光典禮
廣汝臣工茲蓋恭遇某壯材蓍龜先見五百歲
孕靈于海岳二十年宅揆于廟堂擁昭立宣不動色

而匡天下平淮縛蔡當戮力而復中原精禋旣肇于
南郊介福畢臻于王母集指神而歸美寫琬琰以成
章法寫東朝肅領皇儀之盛玉音中出諶踏公傅之
榮圖田併衍于帝朕鼎路益隆于體貌坐而論道對
不呼名佐宋一經見聖君而賢相封齊四履坊異姓
以貞王某託命大鈞勞心小邑捧黃麻而欲舞望赤
舄以無階時翁炭峙粮糧方備潢池之盜作鹽梅作
翹羹永同巖石之賜

兼領旌德觀都監謝京尹趙節齋

歸尋杞菊擬乞閒身領監湖山迺兼祕宇雖大府體
召拂之意恐先賢懷拜信之疑竊惟視以道名境寵
人重知章有學始專鑑曲之煙雲清老能詩故奉金
陵之香火倘酒甕飯囊之譏徒齋鐘粥鼓之羞伏念
某略帶書癡未除劍氣一壑足安于晚節十齋再入
于舊巢之嵩高平賊之諸漫云詣闕無簑衣通神之
術敢望築宮片文隻字屢送上方敗屋頹墻如在傳
舍公卿清心而憐客吏言旌德之缺人疏樞寵頒綸
斛俱至以高士爲主簿或識喬木之下鶯從天子作
門生焉用小兒之棄馬維宏景居山三營別館而堯
夫在洛十置行窩使學徒有所指歸與耆舊相爲款

密至若邛鶴者按行于林屋袖青蛇者飛過于洞
庭何得爲等是遊戲爲高齋一出不惡向長隄獨
步亦佳茲蓋某堂堂乎漢宗英純純然京兆尹大而
皇藁補袞職之閫細而薪米得都人之歡聞小隊以
行春正新亭之出日問坡仙之何在周旋靖自于一
堂喚彌明于此來管領侯劉之二子山列不移于請
囑玉音特許其往還某敢不强賦梅花脩戢楊柳環
數十里皆水洗清坐客之俗塵後三百年有人增入
黃圖之新志

謝運使江古心萬里請住玉隆

前街應制寄依藜杖之光十國出符俾轄錦衣之榮
溢榮衮于疏請借牀覲于齋居試言道家之大山莫
若旌陽之故宅冠袍所衆之地領袖必得其人過者
垂涎多買遊談之煩舌從而染指誰惜常住之眼珠
此皆自輕吾道幾墜伏念某江湖漂泊木石冥頑未
能茹商皓之芝固嘗竊許君之柏因元戎枉駕以戾
止爲同列爭席而翩然識面于山中屢作天賓翠
擾之夢送頭皮于官裏誤陪甘泉泰時之祠因內醮
以進詩辱上恩而濶筆俯加訓諭未許言歸望閣公
都督之稽政懇諸昧設餘猶高士之揭忽傳好音熊

魚雖欲而莫諫猴鶴殆驕面且怨茲蓋伏遇某名高
日月威振風霜訪六一翁瀧岡之居登進賢最創二
十士鶯洲之學作成才人游教移青絲玉節之華併領
盡棟朱簾之勝爰披圖而開俗信拔宅以乘仙頗聞
勝勝之區久缺焚修之長著鶴爭鼠已在吾目獨鶴
昂雞孰當人心左浮丘右洪崖百閒不如一見近皇
甫遠居易三占則從二言某何德以堪不來而得價
非高于少室身難出于長安舍已事以勤館人中誦
之禮某居憚薄命仰負盛心思笠垂雲阻訪洪崖之
舊珠簾捲雨尚從滕閣之遊公如遠歸僕則退聽
他日從公之語趁霜天而收柿栗空吟昨宵夢母之
詩末先桑榆尚可桃李

謝何潛卿請仕玉隆不赴

倦歸得告暫離槃敧之班領衆修真游辱星臺之命
屬愆期而臥疾方露奏以祈閒玉音未俞鼎語奚答
跡遊帷之福地虛諾席者許時豈都仙之靈在天故
悠悠而弄印蓋大府之明如日不草草以畀人破猶
然投骨之爭俟角者爲麟之出果孚輿論必覓冥搜
如某者厭江湖而知休甘草木以俱腐三年去國誤
叨命召之榮十載住山自笑身謀之拙餘剛腸而嫉
惡第洗手以奉公竭錢雖儉戶屢粗滿前使者從而
過聽今明公何所取材置驛傳書示軍將打門之喜

送州津路移太守勸駕之勤旌名禰尚肅子帝旁恐
職業難共於歲下雨徵不起初非少室之山人一榻
縱慙定有南州之高士允副權衡之選庶新鐘鼓之
聲茲蓋伏遇某爲儒者宗負宰相器當乘軺而問俗
亟植蘇以臨民今下車無譁于戰蟻手摩鐵柱
有大造于層蛟遠瞻井相之陰森慨惜香花之牢落
孰爲主宰謀及國人忌虎符龍節之尊加鶴壑鹿冠
之禮某居憚薄命仰負盛心思笠垂雲阻訪洪崖之
舊珠簾捲雨尚從滕閣之遊公如遠歸僕則退聽

謝郡守潛戶部滅漕

烏傒謁郡敬賒貨粟之餉自粲送倉特損數苗之羅
即福地洞天而區別俾齋鐘粥鼓以交鳴一飯知恩
雙壇齊壽官攷閥阜授田之籍失于紹興經界之時
甫日陽北曰陰沃壤成腴于富室高不旱下不水豐
年粗給于常堂會祠糜之日薰致食單之雲集朝廷
初行儲畜之令官吏爭持操切之權違九重勅旨而
弗蠲與三邑獨坼而均配捜財猶肉捄粒如珠忍令
吏徒武昌門西之枌童抱杜陵屋上之茅誰無六根
天亦五賊伏念某液滿曷用盤錯非長詩柏葛杉俱
食濊掃交梨火棗久自栽培來從句曲之三茅擬種
眞愁縣令之破家期兒童迎細侯除道幸先于紫馬

定舍館見長者入城爰跨于青騾胃陳千一之愚樂
殺什三之數文移庾氏宛同魯肅之指囷恵及山人
不費眞卿之作帖所持者狡其說無疆茲盍恭遇某
秀出坤維望高乾緯一命落罹塘之棹十年參文石
之靴有宅占水精宮中自適其適無書至光範門下
時行則行遁荊漢符遠臨蒞洛謂吾年五十始守茲
土然歲羅十萬幾陪他州推赤子內濟中莫救前人
之失祭名山在境內務令蔌衆之安于招徠補發之
閒示委曲代輸之意某敢不謹持杓柄仍卜燈花飯
頴瘦生戴笠已憐于杜甫酒材春乏臥樓更念于洪
崖忘其在豫章爾望

謝向容王宰飭刺盜柏賊

山木干章蓁嚴樵禁宮墻數仞輒入偷兒斧痕幾類
于乾陵公事遂干于偃室極懲不貸厚德何窮窺惟
王母桃紅兒三嘗而啖帝董君杏熟虎四出以啄人
神仙幻化固未易窺寇竊侵漁且不能免而況槎居
海上駕乘或犯于斗牛桂在月中斬伐猶驚于蟾兎

穿窬之鼠妙于食豆之雞未論椗頂之昇仙足使桐鄉之愛我某守株知繆採蘼懷慚期盡剖于薄薤怕愈加于刀鋸召賊曹呼伍伯已銜赤縣之恩效隱者笞羌夷尚齎萬高之功莫如自治不在多言

謝縣宰免伐墓樟

墓木拱矣諸孫均霜露之懷匠石過之令尹赦斧斤之厄閻宗感涕行路齎嗟蓋閻宰有民人一縣常誇于桃李誰無父祖九原謹護于松楸故法垂穿心禁步之條而禮著爲室斬丘之戒睠言冷族居傍先塋墦間之祭序以衣冠相承累世江邊之樹狀如車蓋

勿齋集卷上

其大十圍陰陽家謂蔭蓋之宜于姪輩起科名之望適睽弟呼廬而罔利致貧夫馘僧以歛官人亡譬存操二十七年之白奚神出鬼沒輸一萬千致之青銅巨椹刻木之舞文直爲老悖而買命柮固丹活縱輩吕仙之盟盥務以媚完儉帶黃巢之劍跡茲藍恭遇某英禦發塋定力擊天明堂發標有待于相材嚴邑緜桐聊尋于寶氣市生柴炊廬飲初不與百姓交聽大風收重門何以令衆庶見宋求鉅橛戰立崇閎庸新萬目之觀豈吝千金之費某亭之楮可榮也固莫逃黃霸之神吾子于虎又死焉決不墮泰山之猛桃

知桂館竹宮岩冕京闕亦有石壇花院錯落衮鄉由來天上無思懵仙焉用世間不啻而不啻溪彼以爵而吾敎人皆醉而我醒忽瓶卷之探名上之官府辱筆頭之加點付以家山固貪青眼之榮柰蹈白身之戒甫涓辰而隸役時拘已以捫衷學問未充易狀持于風教材猶不敏定敗缺于公私非惟作杞菊之羞又將爲桃李之玷茲監恭遇某名高黃甲班在紫宸刖鴛鋟洋威鎮千村之狐兎專城瀟渚化行三邑之豚魚人妖首破于黥胥女魅遁罹于皐戚愛民如子移粟于河振貧而活青州親見富公之陰德吐哺而延白

屋尤推姬旦之盛心故雖山林下人亦或俎豆間物元裳者鶴諫墨而蠅某敢不並緣詩書滴汝泉石庶幾我節而民正萬一老安而少懷富壽多男從華封而祝帝中和樂敬效益部以歌襄恐趣歸列宿之行使遽失二天之託其于依戴罔既鋪陳

回臨江趙仲

一鶚元裳前峴泥軾雙魚尺素忽到檄雁粲盈幅以成文墜多儁而爲貺誦藏無斁感耀俱深嘗謂高尚者不事王侯神仙者間游塵市隱圖南于華頂貴客自來現洞賓于岳陽時人不識若夫住山應世出郭呈身平生所喪已多一見安得如故比承某題輿榮上迓騎縯前臣非黃冠師敢廢郊迎之禮公下白屋士獲睹山立之標小詩蚓竅而蠅聲歸夢鹿眠而鵬掛詎期專介寵俾芳函刻贊經刻夜氣信共西山之臭味授筆投墨焉解子雲之覃思織蕉輕過于五絲釀桂香醲于一醆 檻監州有餽行路皆驚某倦客江湖溢尸泉石幸依劉干此地知說項者何人文士中朝誰與寢于羽禍橋夫前路果乘毀于青鞋祇候拔行庶幾傾倒文士樵鞋皆來劉中語

迓郡守章吏部

銀苑宅牧童境內之名山竹馬迎新喚雲間之孤鶴除道郤買臣之至候閫彩尹喜之恭覩以爭先禮云賀上敬惟某名垂宇宙學貫天人祖笏父衣雁塔聯題于數世聊珪從棨龍門獨擅于一時帝曰象賢官爲博士晉稱摩壘宿廚參綜覈于銓曹田穢以退休迺剖符而更治盡錦暗榮于沈井曉帆恰漲于蒿灘五馬不受二毛方當壯歲兩劉以及三孔親提遺風坐令安商之化行路見中和之詩作然念斯民之困簣書去載之墾數上產以隨苗幾竭稻粱于南畝指清江而索楷頻尋杜若于芳洲舊新之券俱輕公

私之嗇成匱不有鞭霆之手曷施活國之方珥筆一
雙百轉移于風俗去天尺五亟選表于公卿伏念某
逃儒自初進道不敏未辨九還之鼎浪升諸老之堂
油幕從聿撤嘗供于盾墨金門應制杖仍照于蔡燈
幸得請而號最附合捷開而作高臥誤狥家山之衆
非敢眩鄹中之藥如全椒遇應物庶容拾瀾底之薪
贊倘兼厘鋪刊閣既

勿齋集卷上

上提刑蕭大著

聞公子之名有日矣方圖上謁于霜臺謂處士之廬
無人焉頗覺包羞于雲壑亟裁短贄仰瀆嚴威盡聞
君子小人有同牛驥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跳物情什
伯之不齊豈啻二三之無取賢如滅明必不至于
假之室學如子路亦奚爲于丘之門皇華茲貴于林
塘王氣倍添于草木神仙勿遠但消金鎖之製開車
馬曾看未必蘆花之淺入畏襪向人之熱笑推敲
衙尹之狂刺字縱漫吾舌儘在忽覩析屋五花之判
殺令教門一葉之輕彼雀角鼠牙聽訟固煩于召伯
茅能頭豕腹聯詩豈乏于嗣明不勝惜然興語之慚
殆有招之使來之意恭惟某儒宗學博王佐才高紹
唐室之相家瑪將及遘此漢朝之人傑吾不如何既
濟蓮山清切之聯宜掌薇省雄嚴之制出節旹臨於
廣部發倉全活于飢氓就著繡衣間登席帽翔而後
集授代之衆甚高死者復生平反之德滋洽詔暑因
而親錄言夙駕以周諏二使星明身俯趨于寶墀五
原雨足手刱挽于銀河毋庸訴皇恐之漸當徑侍通
明之殿某謹身素拙于道無聞傳食四方不作蝸營
而狗苟歸休一壑可堪鶴怨以猿驚正拟扑掇于塵編
湏聞攬轡以按行莫敢曳裾而造請春秋之貶猩及
其類左右之容孰爲之先異三子者言點也倘蒙于
殊顧扣兩端而竭鄙夫恐坐于同科爲客解嘲豈予
好辯

辭岳濟

使臣橐有光將大轉木牛之衆先生飯不足緣新移
玉女之厨嘗聞先之齊家果于此乎觀政其嗟可去
惡得無辭某維其久負郭二頃田不自樂陋巷一簞
食故起單于千里遂傳食于諸侯門外東方何晉飽

死山頭杜甫元自瘦生備嘗殘杯冷炙之悲辛巳決早韭晩菘之歸計公由中而補外客驅去而復還推故擊鮮或詫逢辰之有幸張頤待哺焉知過午而未餐以益民之耳目爲令太苛倘累人以口腹于禮教重借令東十圖篋亦能捕幾張匙忍驅無天殷殷之雷笑看行地亭亭之日不起筆史誰哀王孫既豆羹得則生雖草具易爲食果念及門東之索禮貌有虧第詰之鎰下之炊司存自謹豈期顓扑反速與臺縱投鼠之忌何庸然打鴨之驚莫甚酒不及而公榮無恚猶別親疎醵忘設則穆生竟行當明就去若尙懷萬之兵曾趨漣水養珠履三千之客未遜春申倘然忘由己之飢非不推食我之食曲行懲戒猶示等差與其撫瑣瑣細故以撓人何息無磊磊奇士以赴我請從此逝幸鶩其路因黃粱而悟夢魂休說邯鄲之富貴有青精以好顏色別爲梁宋之遊遊懷刻在庭結蕝有路

回太乙兒都監

太乙燈明雖陪諸老祿公堤近因就三賢得之聊當

戀豆之念是愈負伐檀之譏恭惟某稟天英靈有祖風烈爲肥甘自足于口每苦樂快同乎人騙油幢百萬之兵曾趨漣水養珠履三千之客未遜春申倘然忘由己之飢非不推食我之食曲行懲戒猶示等差與其撫瑣瑣細故以撓人何息無磊磊奇士以赴我請從此逝幸鶩其路因黃粱而悟夢魂休說邯鄲之富貴有青精以好顏色別爲梁宋之遊遊懷刻在庭畏敬如道慈悲憐千里之遠來頭銜未改忍一夫之獨泣脚迹同升昔聞經略之大師今見禁修之高士某脊枯欲脫霑溷休看非錢不行免上貼麻之請有書可讀但願乞骸而歸

太乙宮宮主謝提舉

心清事簡謹守齋規恩重望輕謬參宮務雖奏言之

神速奈材具之荒疎竊惟貴神所宅甲于御前道家者流仰之天上夫何近歲頗異前聞非惠非莊莫識滄粟之趣若藏若穀俱爲博塞之遊讀黃庭者誤字固多點周易者研朱能幾習違挑于市井孤洒喪于朝廷欲挽頹波必資定力如某者知身有患于世無營既祓祓以還鄉復招莊而赴國舍近取遠爭看御筆之新除辭尊居卑但保青氈之舊物效簞瓢于陋巷憶筍蕨于春山倍覺彌綸使填領神與人而問所欲掉頭即控于牢詞知我者謂何求覩面訖承于寵渥曷出諸君之右輒居方丈之西因閒就冗已失本心欲去翻留眞成繆計茲蓋某典刑前輩骨相臞仙丹臒三田不服少年之藥香凝一室閒看平旦之經佩形弓旅矢以事君禱桂館竹宮而報國凡依棲之羽服均披拂之春風其敢不洗手奉公直躬率下少課焚修之報益權進退之宜

謝徐叔寬見訪

解陳蕃之榻風慕當家訪子雲之亭忽臨吾地惜定交之不早辱委贄以甚勤伏惟某雙劍產靈五車飽讀體物瀏亮每久手而風成拇陣扶搖欻摘髭之第晚效盥漱盥盥之米搆簪攬山川之奇窮當益堅感

謝徐叔寬見訪

解陳蕃之榻風慕當家訪子雲之亭忽臨吾地惜定交之不早辱委贄以甚勤伏惟某雙劍產靈五車飽讀體物瀏亮每久手而風成拇陣扶搖欻摘髭之第晚效盥漱盥盥之米搆簪攬山川之奇窮當益堅感

不能屈曰恭覓信敏惠兄弟以此五字爲字聊相對于蓁荊從賢能俊秀升即齊摯于丹桂某若棲且老戶閾誰來捧駢儷之大篇誠清修之儔客楊氏爲我諒無拔毛利天下之談徐卿生兒申誦回頭鶺鴒之句永歌不足小住爲佳

回鄒元叔謝給飯牌

勤耀及山方隨苗于上產給符自庫迺繼飯于先生非惟見憐客之心蓋亦云隆師之意行供已久言謝何遑恭惟某富有紙田親傳書種怕入長安而炊桂肯從閭阜以飯蔬諸弟子事茲有年或笑從徒而安

坐大丈夫不能自食雅應進食以療飢雖殊孟子之養鍾庸免顏回之執爨將軍未老從者皆興此日一節匙漫操于雲子他年五鼎幷定進于賓鄧某夙負素囷偶開舊店嗟吾山之豆落羨君谷之黍生母啻錙銖歸遂承顏之樂兄因益韻毋貽紗帽之嫌去榻即懸新條猶在

回茅山白雲觀林管幹

懸榻重冰蓋見堂前之青草緘書遠至忽分嶺上之白雲當暑讀之有風清甚恭惟某器懷脫逸掖勇求還丹發言爲詩類不食煙火語得時行道固亦結茅飯

緣偶然值大兵而凶年聊依阿姊于明月佇膺一札入踐兩街某年華向凋世味俱薄斷送未甘于宮裏遊戲只在乎人間我自倒行徒識子雲之字君如晒笑同尋和靖之梅

四周子魯催詩

比承風馭肯顧雲扃接塵尾之談信無虛士示牛腰之軸云是鉅公游貽偶儷之絨猥索平凡之句方乞爲寒木玉何以報綠綺琴詩三百雖多奚爲徒累洪崖碁枰之樸母七十相依爲命緬懷高高柿栗之居深慚短章莫究盛事擊唾壺而略讀覆醬瓿以無疑

回雷應雷

歸間一壑爲去國之外臣投贄兩章有叩門之熱客問其甲子生以庚辰正老泉讀書之年亦康節望兒之歲高門不讓遠到何疑謂童子出視之試驗雷琴之清濁與先生前行也少須霞佩之頡頏

回王秀才謝會

袖詩過我方嗟識面之遲樽酒延賓乃告墮肱之厄雖名山非容易可到幸佳客肯瞻翩而來本期衡嶽之雲開不料石頭之路滑蓋文章類脫腕之敏而官職有折脅之祥偏袒而露右肩想費良醫之塗抹持蟹而用左手還容老子之周旋

回曾道士求掛搭

三書詣關焉用詩囊六驗歸堂合呈飯鈔縱使無心而出岫豈應空手以入山舊識雖多清規難案學行脚去恐遭同舍之鵬取告身來便駐橫江之鶴願文爲惠佩意良勤

回趙簽判送管轉帖

息爭優老擬變前規求退得遷甚非本志畫幙重干金之享打門驚雙璧之投古杉欲搖頑石亦駭念鳥飛之久倦況鼈技以俱窮三叉路口已悔迷塗百尺竿頭焉能進步無阿堵物從而回買非軍資庫可以寄留折洛陽耆舊之書幸察堯夫之非傲謝鄉里小兒之米容教靖節之早歸略具稟酬切祈矜體

回蕭秀才

緇葛還鄉竊衣夜行之錦珠璣擲地誰書畫臥之裙偶飛夢以遊仙遂愆儀于肅客伏惟某名呈天北譽振湖南秀才三耳憶昔過從觀音手失今留挽莫遂樽酒論文之欵徒深屋梁落月之懷冠屨袈裟俟他時之和會鞶袍手版勉即日之榮登

回張副宮賀封額

鬼蜮混并終作雙瑱之長仙龍幸會併疏九陛之恩
未論吾教之有人聊補此山之缺典伏承某應酬局
熟佐使功深詣闕休上書期挽河而洗甲坐石時得
句甘捧鉢以抄雲鋪張大篇光耀老眼某無他私意
利我公家紫詰黃麻偶成勳于一旦素書青策猶借
譽于諸方

回陳管轄

某松篁歲晚膠漆年多擊竹而和踏歌高尋仙侶眠
雲而謝丹詔遠振祖風雜旌鑼迎導之聲思金石鏗
鎗之句某髮俱雪矣筆非椽如老馬爲駒殊悔六州

之錯後人收果儘多九府之圜

回黃講師

某頁心止水講舌生風讀易而至得妻寫比屠蛟之
堵入山而遇頑石親見牧羊之兄吟詩七言夸我二
美某名隨謗得事以志成帝命維新辱權衡于楊子
祖風可振勉衣鉢于誰暫

回王監官

某棲心造道餘事談兵續孤鴈落霞之文身慣遊于
南浦授七星斬蛇之劍派親接於癡堂喜曠典之秩
神賦新篇而遺我某偶然集事久矣妨賢張筱二王
曷發才雄之歎軍中一范尚觀戰陣之功

再領宮事回陳溪山

太乙天貴神揖別竹宮之香火青壇吾舊物喚醒葛
岫之煙霞羣議欲去而復還誰識放行而把住過勤
膠漆之友寵惠珠璣之篇路摧車峽覆舟固人心之
難料水斷蛟蛭剸革惟吾力之猶能毋袖手以旁觀
庶開誠而忠告

代上趙憲催春削

繡衣立霄漢之春發生有日寶塔合浮圖之頂望賜
如天海駛不勝之私拱聽惟新之令竊效選曹之立

法最嚴憲節之舉賢幾州幾吏褒訟審觀其職業縱緣衆劾必出我門臧淮南鴻寶之
丹孰無炙色得季布黃金之諾諒不食言重念某學
淺過庭材非入幙惟簡書之是畏幸齒髮之方强能
勿勞乎未了癡兒之事與其進也甚知丈人之眞當
迎候于輕軺即褒存于傲鬲察九仞之泉子棄井約
斗升之水于西江辰來何遲祇候並春之徇鐸仕如
此急或虞半夜之負舟忘喋喋之數窮申拳拳之三
請恭惟某閒平聞望伊洛淵源用謀王斷國之規任
明刑折獄之寄周原從而歷按贛石爲之安流倚長

劍于崆峒之癭鼠子帖服懸明鏡于方皇之目馬羣遂空絲其許可之不輕是以搜羅而殆遍某辱屬籍願列師門政傳神可在阿堵之中如捕羽則便扶搖而上光宗盟而後異姓雖大造之有成待國士而報眾人非小生之所敢歟依至而敷控奚殫

代于劉帥史尚書薦舉

擁帥幢開制閫大江均戴於使天攀相衮叙年家小草輒投于恩地願下察之塵土仰煩座之星辰忘其等威控此悃幅竊效累朝龍虎之榜號多士則有之若求兩家鴻雁之行俱三人者鮮矣鼎立臨江之孔

台聯番水之洪從今競秀之榮誰篤同登之契維先君而二父託端殿之一丙半刺史攜客而上鬱孤最崇交于繡幙今丞相省親而道溢浦特枉顧于緹屏書云情猶兄弟而姓不同意者施及子孫而恩罔替然骨骼龍豬之別故飛翔鷦鷯之殊可言而言謂進則進伏念某斗筲何算寸線無長鎮院厠名僅取踏槐之效棘闈還試尚希賜筋之傳偶遺霑霑之露濡即微官而束縛讀荊國臨川之集訪蕭洲文選之樓貴人欲出我門猥蒙推挽癡兒待了公事靡憚勤勞拳拳食蘗以飲冰堊堊丹臒而塗墅在舄選莫難于藏

予建觀九尺四寸之餘功爲宜屬于曹交共載而東當復于上

勿齋集卷上

宋 楊至質 撰

代貼職官觀謝宰執

久閒田舍敢略堂察之招再命著庭訖遂祠官之請
職有華于寓直祿且仰以資貧感激上恩搓陳私謝
伏念某生居村僻性稟平常方隆師親友之圖何致
君澤民之有粗償邑債仍負州丞固多病以匄歸坐
糜閒廩當引年而未謝寘懋明時聖皇躬攬以改元
善類同升而資治訪諸生之在否冠八士以呼延遜
績弗俞除書頻下鴻鴻並集許接武于道山犬馬既

衰難覩光于天閣歷寫由中之懇果蒙從欲之仁寵
之東壁之圖書俾以中茅之香火身不離于鄉曲名
嘅掛于班行于公朝何所重輕倍煩造化在老境不
啻滿足可謂遭逢若集注之語言竭平生之精力金
籯教子居家聊用于講摩竹簡送官詔郡誤蒙于宣
取預慚膚淺無補光明茲蓋恭遇某名震華夷功存
社稷親擁虞淵之日靜排黃道之雲湯於伊尹學而
臣信天之德懋舜於皐陶選於衆見稽古之謨申勤
勞百廢之鼎新指顧庶僚之晉用猥承衰朽均忝榮
光某敢不思見太平力延殘景擬聖主賢臣之須共

黃童白叟之嬉炙背雖暄徒抱獻君之志掛冠已晚
嗣騰謝事之章

代賀趙大資沿海制置

某恭審宸廷作命制閫澄威公衣錦以還鄉四革趨
朝於魏闕士持戟而失伍一言靖忠於蕭墻海水無
波天顏有喜恭惟某高明而傑特沉厚而疏通睨天
下之英才孰出其右運胷中之武庫所向無前江淮
十年旗鼓百戰指畫斷匈奴之臂談笑取郅支之頭
大勳赫奕於旗常靜樂婆娑於泉石時方多事吾豈
久閒蜀國何茫然起一琴於清獻鄉隣有鬬者驚三

箭於將軍方按轡以拊循函投戈而羅拜匪洛社望
崇久著疑潢池兵弄未休吏皆趨庭帝且前席灑堆
如象焉用從東吳之船渭水非熊亟入運西樞之柄
息烽烟於邊鄙壯磐石於邦家某江國晚生天街末
冠至登龍門而未遂運驢駕以何堪連讀綠綈聳占紫
氣晉公之貌孰似庶諸道左之迎大農之穀幾何庸
上關中之計其於慶倚莫既編刊

代賀淛東安撫趙大資

某恭審青冥授鉞紫殿移珂席之前賈誼所陳緩朝
九陛陝以東周公是主坐鎮千巖誕敷幕府之錄密

送京師之福恭惟某海山間氣宗社重臣材氣無雙
不敎眼中之餘予威名有赫平吞塞北之匈奴屏江
蔽淮井井其規模足國强兵班班平勳業偶作平泉
之興間尋洛社之圖王曰遄歸撫猱猱於劍閣士而
失伍戢螳蜋於柳營與其五月以渡瀘未若暮春而
禊會爰改綸於省拔迺植蠢於帝鄉官殿天基申景
命萬年之福樓臺雲影聚蓬萊三島之仙風流文物
全屬遨頭期會簿書不煩老手稍奏保釐之績亟躋
宥密之聯某繆聽朝雞遂供流馬愧咨諏之何有唯
曠敗之是虞欣聆歷吉以啟藩幸甚依鄰而席花旗
奇士留東閤尙隨輦路之塵贊徯俱深敷陳罔究

代賀淮東總領兼鎭江吳侍郎

旌可望藥石攸資陪元戎出野亭徒想鏡湖之集觀
某恭審抗旌領饟持憲專城印何纍纍王人跨諸侯
之序鄂不韡韡兄弟繼馮君之歌臺府鼎新衣冠甚
盛恭惟某紫垣魁宿薄海儁人有天地有君臣造大
學中庸之道言文章言政事登承明侍從之班妙年
歷歷於淸華敏手恢恢於繁劇天當平治帝曰疇咨
依離索之懷歙揚之粃糠在前敢憶鵷堂之舊臭味
也草木於我毋忘誨藥之忠贊係欲言剪裁莫究

代賀史侍郎知平江兼提舉

某恭審疏榮魏閫移鎮吳門蕩節風生繼袞衣之先
蹟雖望畫永賡畫戟之清吟臺府併新吏民交慶恭
惟某神姿凝粹德寓恢洪八葉名家親實相門之勿
一經教子密傳道學之燈方當文度居膝上之時盡
得陳平宰天下之說論思益峻培養加深水斷蛟陸
剸犀出神鋒於寶匣前鞭鸞後箠鳳騁逸駕於華涂
頻分半竹之符久報嘉禾之政充仁心於父母凜清
操於冰霜童子袴襦之歌轉聞而上公卿簪紱之望
盍歸乎來帝念姑蘇之民地大扶風之郡迎送疲於
數易撫摩庶其少蘇雙旌啟藩萬物吐氣摘山煮海
不妨拜使者之廳聽履持衡即入侍玉皇之案某登
談最晚誦陽何堪夢欲斷於朝雞扶且窮於鼷鼠幸
光華之密邇均蔭賴之扶踈同官爲寮敢附甘泉之
新法國士待我定從東閣之舊人贊倚有懷敷膽罔
既

代喜雪賀宰執

伏以四時成歲冬且至以陽生一德享天雲亟同而
雨雪乾坤益瑞海宇均歡恭惟某密運大鈞力凝和
氣放金穰之占野閔鐵甲之屯邊謂宿麥連雲欲仍
驅於厲鬼則飛花剪水必嚴飭於元冥湊綉紋一線
之添慶瑤陛六龔之集某繆共漕轉與覩休祥嘉頌
歸周端叶豐年之夢潛枚縛蔡嗣聽捷書之音

代冬至節賀秀王

某伏以漢得天統歷方行於萬年冬亞歲朝陽果來
於七日偉磐宗之元老庸川至之嘉祥恭惟某德瑩
冰壺望高璿柄王曰叔父大開茅土之封天與善人
端介椿松之壽對繡紋之添線奉絲絡之送珍某間
俗在原庇寒知夏木牛流馬曷被軍纊之温玉帶垂
魚祇仰御床之近

代冬至賀平江史侍郎

某伏以鳳闕書雲協禔葭而應候虎丘擎雪映麾節
以生光順臨剛長之辰繢集大來之福恭惟某清風
肅吏愛日宜民東閣吟梅猶記調羹之味紫宸鳴玉
巍通候對之班行矣賜環從而問笏某咨諏何補芘
覆居多巷陌張燈憶舊遊於大府殿庭稱慶迎新渥
於脩門

代回慶元守賀冬

伏謂魯觀書雲動葭灰而應候鄭樓擎雪照茸蠡以
生光順臨剛長之辰繢集大來之福恭惟某清風肅
吏愛日宜民東閣梅開續衙寒於山意西湖水合懷

倚月於欄干佇頒黃扇之金歸佩紫宸之玉某容誦
何補芘覆居多朝路隨君空憶瓊瑤之跡新堂領客
猶聞絲竹之音贊仰有忱敷刊罔究

代回嘉興守賀冬

伏以鳳閣書雲聽徵陽於玉琯鴛湖飛雪照瑞彩於
牙旗順臨剛長之辰繽集大來之福恭惟某半符易
牧令袴興歌近尺五之天境因人而增重占丈三之
景政與節以俱新稍陳履祓之儀歸遂塤篪之樂巍
登文石密侍甘泉某諏度無堪茫依有素華鸝聒樂
喜聞叶氣之回異畝產禾更上豐年之奏其於頌贊

罔究敷謄

代臨安倅章謝宰執

伏以嚴邑字民僅逃官謗神皐列倅遽忝恩除惟地
近而格高愧人微而資淺鴻鈞所播汎軼奚堪竊謂
天府之副車號稱小尹錢塘之都會密拱大廷置員
或過於三輔通決實關於庶務蓋彈壓輦轂以佐而
長非平分風月以夸諸人遠若熙寧坡老居於是席
近而嘉定諫臣出於此涂顧事任之不輕必材能而
後稱伏念某清荅晚進小草微蹤捕架書多敢墮綺
紈之習堆床笏少居懷弓冶之羞一同遠試於甌閩

三載偶沉於桴鼓初無政最何有言揚全璧東歸爰
寀長安之米掃門上謁冒陳光範之書縱治中六百
石猶階而可升如城南尺五天則夢所不到賴提挈
之力大蒙造化之功深日往月來毋多侍從朝登夕
至眞如便家非惟撫鶴鷁之原得誨孤而治葬抑少
憩雞豚之社容息蹇以磨鉛當此僥跡若爲報寒茲
蓋恭遇某入荒開域一柱擎天蕭也規曹也隨歷歷
奮庸而熙載房之謀杜之斷惓惓修政以攘夷器名
每謹於繁纓人物率歸於夾袋有如塊鑛均沐埏鎔
某敢不佩服隆私持循先訓庶題輿而佐岳稍結綬
之簪裾菩畢微生仰詶厚德

代回沿海制置趙都承

某恭審欽謨宥密進撰凝嚴謀帥誰先漢臣無出誼
之右在師中吉周公其主陝之東辭玉陛而有行合
天朝而交慶恭惟某胸蟠萬卷筆倒三江自其少年
早負臺閣之望安於平進歷更麾節之勞當朝廷救
楮之時應君子拔茅之彙密勿百寮之上周旋二柄
之間過政事堂丞相每改容而聽用春秋法史臣仍
載筆而書方將登法從簪豸之班相與定匈奴金繒

之議若時古郎有事春蒐校六步七步之徒士輸誠而失伍膺再命三命之寵公甚壯而臨藩前茅戒嚴細柳改色親授青冥之鉞閭閻別墅之某昌黎入廷凑之軍信兒郎之帖服光弼代子儀之將見旗幟之精明亟聽褒嘉歸陪論獻某侍朝甚幸將漕無堪政依樞柄之餘輝擬預月旦之清集況朱轓之出鎮欣紫綬之增光羈懷彌感於別離盛禮敢當於駢儷著鞭先我自隣骨肉之屯折柳送君膩視功名之會襟期所共心畫奚殫

代回嚴州衛守

勿齋集卷下

恭審作命典藩簡辰植轂書登金匱密聯東壁之輝車擁朱轓高歷客星之次叔度之來何暮文正之宗有光恭惟某學富鄴籤姿凝皇玉儼若思毋不敬威儀素習於三千進平遑恢有餘肯綮蚤經於十二振伯仲塤篪之譽擅春秋蘭菊之芳宜在朝廷乃更州縣遡牙檣於清瀨森棨戟於上游田廬閭苦於白催帑廩頗從而赤立規模自我必易局以置基手段過人儘無麵而作餅稍修歛月之令亟騰五袴之歌入爲公卿淨洗兵甲某使華昜稱王事徒勞鏡中之髮既星江頭之潮如屋政擬擘牋而賀上遽蒙惠翰之

代回嚴州衛守

恭審選賢班綬分牧京畿得結轖十數人榮佩銀菟之印封姬姓八百國清占水精之宮下車有初比屋相慶恭惟某行高天揖量大淵淳博洽多聞映太乙青藜之杖風流自命披謫仙紫綺之裘人知直上以干霄我則徐行而按轡既飛鳧而展驥載騎馬以驩雞禁緜東床飽觀奇士判花西省盡列從臣官盤薄意信知於此不凡駢儷遺我書似亦未能免俗占謝甚率馳仰徒勤

代回常州衛寺丞

恭審改符作牧縮戍之官衡嶽雲開勿膏車而秣馬荆溪月滿直泛宅以浮家條教一爭歌謠四達恭惟某金簉學富玉海文深不踏丹梯一第特恩予耳爭

麾翠轂萬鍾何有我哉典章淹貫於胷中政事笑談於筆底翩翩敷歷譽聲稱就零陵山水之鄉周爰咨度作平泉花木之夢登賦歸來上儁念於世家公出臨於隣郡山無貢錫坐凝燕寢之香驛有賜環入試麋丸之墨某星軺昌稱霜鬢堪驚政壞曠敗之虞乃侈寅恭之幸浴乎沂與曾子賸思石浦之琴書瞻彼淇美衛公兔繼沙堤之衣鉢貽箋首及報染奚殫

代回新嘉興守余監丞

恭審用傳出門分符作守在春秋爲檇李雅地望之雄輔京兆曰扶風未覺天光之遠先聲易達生意頓歸而復駐鮮于非駿敢稱一漕之福星益部有襄及聽三章之童子占詶良率馳仰徒勤

代回温州趙少監

恭審塗芝作誥列戟專城二千石起家分左符於漢殿八百國同姓輔東屏於周藩來暮有歌和衷甚幸於戎器仲難爲弟少公盍列於政涂肯槃薄而佩縞迺怡愉而戲綵帝念阜陵潛龍之所民罹泰山猛虎之苛出命維新改轅自近鴛湖棹穩何異探蘇隄之梅鳳沼詩來還勝夢謝池之草稍報撫摩之最遄歸選表之班某漕轉罔功茫依知幸衛袖忽貽於駢製襄巾惟謹於珍藏見爾送人殆取揶揄之笑轉而聞上佇傳宣布之歌贊後實屋禀詶莫磬

代回江陰王守

伏審分符作守宅甸服以惟良儁道之官過帝關而不入特陳書素瞻想車音恭惟某源流雄奇被服温潔是父是子早競茁於蘭芽其人其天今獨存於華萼維志澹而不躁雖徐步而自高既臥黃紬洊憑緹軨柯山棻散訪一斧之仙蹤申水波澄應三刀之佳夢曷云不敢於壯緜足堪愛養於細民小試蕃宣急登選表某驅馳已勤蚤晚何堪律宜黜而乃升身欲歸而復駐鮮于非駿敢稱一漕之福星益部有襄及聽三章之童子占詶良率馳仰徒勤

代回温州趙少監

恭審塗芝作誥列戟專城二千石起家分左符於漢殿八百國同姓輔東屏於周藩來暮有歌和衷甚幸恭惟某行高天揖量大淵渟博洽多聞太乙下青藜之杖風流自命謫仙披紫綺之裘恢恢政事之科歷歷功名之會既飛鳧而展驥即騎馬以聽雞學宰相居都司結綬歷更于二府以君子除戎器寰裳薄近于千巖蘭亭之樂未央宣室之恩彌切相勢相攸翠篠駕彼朱轓無嘆愁聲小借慈祥之父母有治理效遄歸選表之公卿某莫稱班行猥供漕轉厭簿書之塵土

夢松菊之田園一鶴隨公喜流傳于新政雙魚遺我愧先辱于華牋未以罪行庶其忠告

代回台州李監簿

恭審城專左輔星直中台竹馬塡郊除道歡迎于新守木牛供粟同寮解后于故人想見部封便安條教恭惟某根蟠仙李響振天鈞論議長江袞袞流而不盡剸裁游刃恢恢地而有餘惟溫良恭遜熟以持身故安靜和平見諸行事薄味監州之璽函聽待漏之雞章滿公車類朝奏而暮下軍多戎器爰內修而外攘聚精神而勤持國計普惠愛而澤浹民生駕言皐

蓋陟彼丹丘未庸庭戶之令修頓覺閭閻之疾愈天非雖而穀熟城不沒而江平五百茗花聊具石橋之供三千牘草遍歸金馬之班某將指何堪思歸未遂每憶侍朝之欵殊恨定交之遲俶茲寅恭幸甚蒙賴課民二母蘇知膽布于中和遺我雙鯉魚愧難勝于駢儷爲報草草有懷卷卷

代回婺州陳中郎

恭審寓直宸奎承流寶婺青氈吾物弄印訖以畀堯紫馬君來騎竹窺其羽迎仮鼎專初合幸獲爲寮恭惟某學博而文宏道醇而德備一麟獨出士知韓愈之之野偶稽慶幅尙請誨言

代回林提管

伏以漢使乘軺猥將隆指鄒賓入幕首屈英游糟丘之職徒以勞人頹洲之雋迺肯從我瞻言一葦辱此雙魚恭惟某天材素高吏業滋敏凭奏種桃之最擬爲橋李之游謂太微二十五星盍掌華于鄧省如長安十千一斗姑振領于兵厨稍展修能亟躋要列某莫稱覿風之寄粗有慶賢之心故人斯來何事弗集庶同出袖間之手豈徒流地上之錢繼西湖賦梅花儘有餘暇比南豐持香瓣則似過情占報不臻晤言以罄

代回臨安劉通判

伏以我來君去莫留畫幕之賢德辱言揚少見戀袍之意高文有貺私謝何爲伏惟某丹穴產奇紫荊爭秀雙鳧游歲早收墨綬之勳孤鶩登臨曾續珠簾之句簡拔既居于小尹班聯行趁于大昕某老矣臨戎幸而集事憶家山之游子已趨歸裝寄江驛之梅花毋忘宿契暑宜護重日聽褒遷

代回與國羅知軍

自天子所用更治以專城與父老言知阻飢于塾水寬條假布生意俱回伏惟某綽有父風歷收吏最從軍油幕慣聯慷慨之詩借地玉階屢吐崢嶸之論睠富川之爲郡滙泉澤以橫流未蘇魚鼈之民況宿貔貅之戍上心所屬敏手攸資人活青州親稚山而聳粟圖開赤縣同備棫以脩車某雪去霜還心疲形瘁得元結參錯部內何幸蒙成客少游欵段里中已堅歸計

代回蘇參議

帝簡簫韶出自黃閒之派官居議幕來看畫棟之雲有惠書函足占條契伏惟某温良有守恬暇無營迺奏最于絃歌肯賦閒于香火郊坰可出屈工部于劍

南境土未還致匈奴于闕下有謀則就不約而同某偶幸旅旌已堅祠請覩小醜以鼠子何謂功多遇少公之桐孫庶冤文獻解嚴甫定裹報殊疎

代謝趙提刑舉狀

五位合乎天數冒干霜斧之威一字華于衮褒亟使露車之奏取之自遠聞者皆驚極感琢于肺肝略敷刊于筆墨竊謂宦路每拘于選調舉員尤重于職司并四者難尚鴈永求而弗獲制一以待猶龍晴點則便飛此下寮切于歸投而崇臺樂于成就伏念某蕞然小子縛以微官清江碧嶂素號富岡綠水紅蓮今

爲苦海旱蝗相踵田間多菜色之民羅餌孔艱庭下
少雁行之吏方孜孜于職守遑汲汲于身謀箇一失
則廢前功姑穿楊而進步丹九還而換骨因菰鼎以
垂涎春光纔動于鬱孤寶樹遂圓于窣堵頑冥坐井
何有粹明愚曾面墻若爲閭敏責粗逃于官謗能曷
取于民稱奚假過優揣摩增愧茲蓋恭遇某材堪柱
石身在江湖以道相傳續千載聖人之脉得情勿喜
盡一成君子之心居禮樂而有光知賢材而必舉顧
如孱瑣莫稱拔揚某敢不勵志公廉諷恩特達氣象
彷杏雩之樂聲華薰桂籍之香庶幾報坐主于門闌

抑以見先君于地下豈他人不如同姓毛原幸得以
宗周毋爾音而有遐心籍混敢從而叛愈丹扃所嚮
皦日斯臨

代謝皮右丞相

慈恩託契上台記夾袋之名模範移書下幘被繡衣
之薦開雲霄于萬里收桃李于一門恩重命輕感深
涕集籲謂選人唯班改是務舉主最職司爲嚴并四
者難盡連貫虎侯之札鈌一以待必勇奪龍舟之標
非金剛楮有以攝持則玉女盈何緣拄到不先不後
如取如攜伏念某樸樕微荄駑駘蹇步泛蓮佽水初
微晝諸之能食粟飯冰第謹律身之戒望七階而勃
窣繞三樹以彷徨同年豈無情特荷老端明之垂睠
他日又獨立仍蒙大丞相之興憐方紅旗踏報于捷
書正綠服親浮于壽斟念郗氏一枝之桂下郇公五
朶之雲何德以堪其應猶譽茲蓋恭遇某上醫扶國
鉅棟擎天魏公白督視而歸君臣相說汾陽居令公
之位父母俱存精神會于一堂威稜加乎四裔堅黃
河如帶之約續豐水有芑之詩材無細大悉以作成
官若中外從而器使故令合頴樂以轉鈞某敢不恪
秉素心仰詶大造覩遠臣以所主不離父子兄弟之
間報國士以衆人卽受天地鬼神之譴指縱惟命赴
踏奚辭

代趙僉判賀宣召

應制非才久斷黎燈之夢趣歸有旨仍霑樺燭之香
顧莖聽之方新欲循墻而不可靖惟忝竊實出吹噓
未控謝箑篁車先辱贈錦繡段因儷篇之從臾重行
計之趑趄非關人去而山輕寧免林慚而澗愧雖夜
對莫分於蓮炬然春光久泄于柳條朕不乘卿敢誦
北闕隱廬之句公如送客請續南浦綠波之詩更惜
言于開陳庶以禮而津遣舉莫廢也愛則助之略此

稟酬嗣圖侍養

與趙丞辭漕臺片棒

案畔掌書浪夸仙秩幕中草檄偶繼勞塵槧鉛徒弊于精魂印綬亟還于脯腊類無耕而用馬敢不獵以懸鶉遺貶甚勤控免難已蓋始因疾諗待來年然後損之若仍以俸言則今日之受非也盍甘却長者之賜是粗守頑夫之廉善爲我辭無出公右奢華歲節既沽沽酒之十千特達衷言終覓買山之百萬客聽響卜別拜隆頒

回王象先惠詩

高士不爲猥釐官務德公寡出謹執師喪及茲三退而强留酒辱兩章而言賀自量衰繆莫稱褒期維其因用藥而識君臣故不廢伐木以全朋友吾二人在耳想無下石之言臣百口保之儘有住山之日少安勿躁薄責尤宜

回赤城觀熊書記

效茅仙戲赤城夙窺英躅從予雲問奇字忽枉高軒袖衙偶儷之文展折空虛之喜莫厭隨舉予親續宜傾薰匊中書傳之香領物外煙霞之趣文章一伎漫遊藝于筆端道德二經素儒眞于舌本得時則駕而

月斯征某勉矣欲休歸歟遂賦金玉有定價慚非識寶之人風雲入壯懷宜擇立身之地矧當年少政要書多

謝聶秀才贄見

虛簷曛日政搔老子之二毛滿座生風喜見秀才之三耳辱贈我錦繡段知同飲玻瓈江久客邊淮干戈永定乍歸鄉井松菊猶存何至遽啼飢而號寒要不害安貧而守約吾無隱爾難持嶺上之白雲君其圖之自有書中之金屋居慚地主聊酌鄉人

回王監官賀宣召

處士歸山仍居宰席使人赴隴促返蓬廬开轅猶骰予之選官詣闕類胡孫之入袋偶然洗幽谷之恥或者興捷徑之嘲寵詒詩篇極佩友誼方移庭而勤夙駕莫犯座而應客星較入斗一石之才言語浪夸千予建觀九尺四寸之榦功名宜屬于曹交共載而東當復予上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垣
校對官編修臣李鎔
謄錄監生臣張梓

楊休文南宋一黃冠耳啟劄駢儷之文才氣縱橫巧思絢合當代名家幾與抗手蓋一時風氣所趨雖方外之人亦能操觚削翰以文藝鳴於士大夫之間可謂難能矣此册乃迻錄文津閣庫本尚係原編之舊刊畢誌此庚申仲冬之鼎手讓於南昌宜秋館

南城李 通校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８４
作者＝
页数＝７７３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